

官场现形记下



清·李宝嘉

中国古典精华文库

官场现形记

第二部

(清) 李宝嘉 著

第三十一回

改營規觀察上條陳 說洋活哨官遭毆打

話說冒得官回家之後，囑付太太把女兒紮扮停當，又收拾了一間房屋，將家中上下人等統通交代清楚。他自己一路出來，先送信給統領的小戈什，托他務必將此事拉攏成功，感德匪淺。自己卻躲在一個朋友家去過夜。

卻說統領向例，每天這頓晚飯是從不在家吃的，託名在外面應酬，其實是天天在秦淮河裏鬼混。這天到了下午，仍舊坐轎出門，先在船上打牌，又到釣魚巷裏吃酒。約摸應酬到十一點多鐘，畢竟心上有事，便先吩咐打轎回去。小戈什的心上明白，預先叮囑轎夫，叫他把轎子一直擡到冒得官的公館跟前，打門進去。羊統領假充酒醉，跟了進來。此時冒家上下都是串通好的，當把他一領到小姐房中，衆人一哄而出。統領等房中無人，才上前同小姐勾搭。聽說這一夜總共問了冒小姐不少的話，冒小姐只是不答，賽同啞子一樣。羊統領以爲他是害羞，所以並不在意。

良宵易過，便是天明。羊統領正在好睡的時候，忽聽得大門外有人敲門，打的震天價響，隨後接著有人出來開門。這進來的人分明是個男人聲氣。羊統領雖然是個偷花的老手，到了此時，不禁心中害怕起來，生恐是小戈什誤聽人言，以致落了他們的圈套，連忙一骨碌從床上爬起，察看動靜，聽了聽，只

聽得房間外面有人低低的說話。於是羊統領格外疑心，正想穿起長衣，輕輕拔去門門，拿在手中，預備當作兵器，可以奪門而出。說時遲，那時快，羊統領在裏面各事停當，走到門前，又側著耳朵聽了一聽，誰知反無動靜，於是心上更為驚疑不定。想要開門，一時又不敢去開，只得呆呆站立在門內，約摸站了有兩刻鐘之久。冒小姐業亦披衣下床。此時冒小姐棠睡初醒，花容愈媚。羊統領越看越愛，不禁看出了神，忘其所以，輕輕說得一句道：“天還早得很為甚麼不再睡一會兒？”冒小姐亦不理他。卻不料這一問早被門外一個人聽見，用手指頭輕輕把門叩了兩下，亦說道：“天還早得很統領為甚麼不再睡一會兒？”羊統領一聽門外有男人說話，這一嚇非同小可！但是說話的聲音很熟，一時想不起是誰，怔在那裏半天喘不出氣來。還是冒小姐爽快，連忙邁步近門前，伸手將兩扇門豁琅一聲拉了開來，說了聲“有話讓你們當面講”。羊統領起初還當是小姐過來拉他的卻不料有此一番舉動。房門開處，朝外一望，只見一個男人直僵僵的朝著房門跪著不動。那人低著頭，亦看不出面貌。羊統領滿腹狐疑更是摸不著頭腦。正在兩難的時候，幸虧門外跪的人先開口道：“沐恩在這裏伺候老師。難得老師賞臉，沐恩感恩匪淺！”說完這兩句，擡起頭來聽統領吩咐話。羊統領仔細一看，認得他是冒得官，直弄得毫無主意。只聽得冒得官又說道：“丫頭還不過來幫著我求求統領！”一言未了，他女兒亦跪下了。

羊統領至此方才恍然大悟，見他們跪著不起，知道沒有歹意，急忙的一手去拉冒得官，一手去拉小姐，嘴裏說道：“你們這番好意我都曉得。此刻我要回去彼此心照就是了。”冒得官起來之後，又請一個安，說道：“全仗老師栽培！”其時臉水早點心都已齊備。羊統領只揩了一把臉，立刻要走，冒得官

父女兩個拉著，抵死不放，定要統領吃過點心再去。羊統領無奈，只得每樣夾了一點吃了方才走的。冒得官又趕出門外，站過出班，方才進來。

自此以後，羊統領便天天到他家走動。又過了兩日，卻把冒得官傳了去問過仔細，見了制台，替他竭力的洗刷。制台一心修道還來不及，那裏有工夫管這閒事，便也不去追問。統領回來，便借了一樁事，把朱得貴的差使撤掉還不算，又要斥革他的功名，辦他的遞解。朱得貴急了，到處托人替他求請。冒得官便挺身而出，說：“我去替你求情。”見了統領鬼混了一陣，統領非但不革他的功名，並且還賞他一封信，叫他到四川良大人標下去當差。一個好人全做在冒得官身上。這朱得貴非但不恨他，而且還感激他，這便是狡猾人的作用。

話分兩頭。且說羊統領在江南久了，認識的人亦就漸漸的多了。而且他南京有賣買，上海有賣買都是同人家合股開的，便有他現在南京一片字型大小裏做擋手的一個人，其人姓田，號子密，是徽州人，生的又矮又胖，但是頭髮不多，只拖了一根極細極短的辮子，因此衆人就適他一個表號叫“田小辮子”。這田小辮子做了十幾年的擋手，手裏著實有錢。近來忽然官興發作，羊統領便勸他道：“如要做官，捐個同、通到江南來，有我的面子，無論那個道台跟著托托，差使是一定有的。”無奈田小辮子在南京住久了，磕來碰去的官，道台居多；他便有心爬高，官小了不要做，一定要捐道台，他自己拿錢捐官，朋友是不好止住他的，只好聽其所爲。等到上兌之後，便把店中之事料理清楚，又替東家找了一個人攔手，他便起身進京引見。

他東家往來的人都是官場，他在官場登久了，而且一心一意又酷慕的是官，官場的規矩應該是在行的了，誰知大謬不然。不要說別的，單說他進京引見的時候，有人請他上館子吃飯，

他到的晚了，大夥兒已入了座，還有叫的條子亦在那裏。他進門之後，見了人就作揖。見了相公亦是作揖。後來人家問他：“怎麼你見了相公要如此恭敬？”他說：“我看見他們穿著靴子，我想起我在南京的時候，那些局子裏當差的老爺們都是天天穿著靴子的，我見了他們，疑心他們是部裏的司官老爺才從衙門裏下來。他們做京官的是不好得罪的。橫豎‘禮多人不怪’，多作兩個揖算得甚麼！”自己做錯了事，人家說說他，他還不服。諸如此類的笑話，也不知鬧出多少。

等他到省之後，齊巧這江南的藩司、糧道、鹽道統通換了新人，他一個也不認得。這天大早，頭一個上制台衙門，到了司、道官廳上。人家是曉得制台脾氣的，總要打過九點鐘才上衙門。他一進官廳，就在炕上頭一位坐下。後來等等大家不來，他便不耐煩，獨自一個坐在炕上打盹，穿首簇新的蟒袍補褂，身子一歪就睡著了。睡了一會，各位候補道也有有差使的，也有沒有差使的，霎時間絡絡續續來了五六十位。號房看見別位大人來到，方才把他推醒。他一隻手揉眼睛，卻拿一隻手滿身的亂抓，說是炕上有臭蟲，把他咬著了。說話間定睛一看，一見來了許多人，把他嚇了一跳。幸虧全是候補道，其中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連忙下炕，一一招呼。招呼之後，正待歸坐，卻見一個人走了進來，也是紅頂花翎，朝珠補褂。他卻不認得這人是誰，見了面，一揖之後，忙問：“貴姓？”那人說：“姓齊。”接下來又問：“台甫？”旁邊走上來一位候補道，是羊統領的熟人，曾經托過他招呼田小辮子的；這位候補道忙把田小辮子一拉，說了聲：“這是方伯。”田小辮子連忙應聲道：“原來是方翁先生，失敬失敬！”藩台也不理他，徑自坐下。

這個擋口，外面又進來一個人，大家都認得是兩淮運使，

新從揚州上省稟見的。衆人見了，一齊都招呼過。獨有田小辮子又頂住問“貴姓、台甫”，運司說了。接著又問“貴班”，運司亦看出他是外行，便回了聲“兄弟是兩淮運司”。誰知田小辮子不聽則已，及至聽了“運司”二字，那副又驚又喜的情形，真正描畫不出。陡然把大拇指頭一伸，說道：“啊喲！還了得！財神爺來了！”大衆聽了他的話都爲詫異，就是那位運司亦楞住了。只聽得田小辮子說道：“你們想想看：兩淮運司的缺有名的是‘一個鐘頭進來一個元寶’，一個元寶五十兩；一天一夜二十四個鐘頭，就是二十四個元寶，二十四個元寶就是一千二百兩。十天一萬二千兩，一個月三十天，便是三萬六千兩。十個月三十六萬，再加兩個月七萬二，一共是四十三萬二。啊唷唷！還了得！這們一個缺，只要給我做上一年就盡夠了！”

“他正說得高興，忽然旁邊有他一個同寅插嘴道：“有如此的好缺，怎麼給人家做人家還不肯要呢？”衆人忙問：“給誰誰不要？”那人說道：“就是那個唐什麼先生，不是有旨意放他這個缺，他一定要辭不做嗎？”又一個人說道；”唐某人呢，本來是個大名士。做名士的人不免就把銀錢看輕些，任你是甚麼好缺也都不在他心上。而且現在的這個運司缺亦比前差了許多。”田小辮子道：“任他缺分如何壞，做官的利息總比做生意的好。”衆人見他說的窮形盡致，也不理他。

停了一刻，約摸已有十點打過，制臺布老祖前應做的功課一一停當，方才出外見客。頭一班司、道進見。田小辮子是初次稟到的人，於是隨著一同進去，見了制台。一切禮節全是隔夜操練好的，居然還沒有大錯，不過一件毛病不好，是愛搶說話，無論制台問到他不問到他，他都要搶著說。幸虧這位制台是位好好先生，倒也並不動氣。見過一面之後，第二天藩司上院就說他的壞話，說他是生意人出身，官場上的規矩都不懂得。

制台道：“還好，尚不失他的本色。這種人倒是老實人，是不會說假話的。而且他在南京年代多了，有些外頭的事情我們不曉得，倒好問問他。究竟他還沒有沾染官場習氣，諒來不敢蒙蔽我們。”藩台見制台如此，亦沒有別的說話。等到公事回完，只好退了下來。

第二天又一同上院。湊巧同見的有營務處上的一位道台。制台朝著這位道台道：“現在營制太不講究。這以羊某人所帶的幾營而論：有一營一半是德國操，一半是英國操；又一營全是德國操，忽然當中又攙了些長苗子。這長苗子是我們中國原有的，如今攙在這德國操內，中又不中，外又不外，倒成了一個中外合璧。我兄弟年紀大了，有些事情怕心煩，總要諸位費心幫幫忙。羊某人也是馬馬糊糊的。你們總得說說他才好。還有此一件習氣最不好：我每逢出門，看見街上有些兵都把洋槍倒掬在肩膀上，那一頭也有拴一把雨傘的，也有挂一雙釘鞋的，真正難看！”制台說到這裏，那個營務處道台還沒有答腔，田小辮子搶著說道：“不瞞大帥說：職道在敝居停羊某人營裏看得多了，德國操的洋槍都是倒掬的，大帥倒不必怪他。”制台聽了，也不去理他，只同那個營務處上的道台說話。

一會又說道：“新近有個大挑知縣上了一個條陳，其中有些話都是窒礙難行，畢竟書生之見，全是紙上談兵。這些營務事情，如非親身閱歷，決不能言之中肯。”田小辮子又插嘴道：“職道跟敝居停羊某人相處久了，有年職道同敝居停談起這件事，職道擬過幾條條陳，很蒙敝居停說好。明天倒要抄出來送給大帥瞧瞧。”制台道：“你有什麼見解，儘管寫出來。”田小辮子又答應了“是”。等到院上下來，便把從前在店裏專管寫信的一位朋友請了來，同他商議。他自己拿嘴說，那個朋友拿筆寫。寫了又寫，改了又改，足足弄了十六個鐘頭，好

容易寫了一個手折；其中又打了幾個補釘。

到了次日上院，齊巧這日制台感冒，止轅不見客。田小辮子撲了一個空，心中甚是怏怏，便同巡捕官說道：“我是來遞條陳的，與別位司、道不同。老帥既不出來見客，可以帶我到簽押房裏獨見的。”巡捕官道：“老帥今天連老祖跟前的功課都沒有做，此刻剛正吃過藥，蒙著兩條棉被在那裏出汗。早有過吩咐，統通不見，請大人明天再過來罷。”田小辮子無奈，只得悶悶而回。誰知制台一連病了五天，就一邊止了三天轅門。田小辮子要見不能見，真把他急得要死。

到了第六天，制台的病稍為好些。因為江南地方大，事情多，不好不出來理事，於是由兩三個跟班的架著，勉強出來會客。田小辮子跟了一班司、道進見。自然是藩台同著鹽、糧二道說話，問：“老帥今天可大安了？”制台道：“病是好了，不過覺著沒有氣力。到了我這樣的年紀，算算不大，怎麼一病之後，竟其如此無用？”別人尚未開口，田小辮子先搶著說道：“老帥白天忙，晚上忙，時晨有早晨的公事，夜裏有夜裏的公事；人有多少精神，禁得起如此的磨呢！老帥總要保養保養才好！”他說的原是真話。不料這位制台上房裏一共有十一個姨太太，聽了他話，一時誤會了意，沈吟了半天，忽然說道：“老兄的話很不錯。但是兄弟姬妾雖多，這兩年因為常常在老祖跟前當差，一直是齋戒的，怎麼還會生病？”田小辮子連忙介面道：“職道說的公事是老帥天天辦的公事，並不是……”說到這裏，也咽住了。

制台見他說話莽撞，心上好不自在，半天不響，正想端茶送客，忽然田小辮子站起來，從袖筒裏掏出一個手折，雙手奉上制台，說道：“這是上回老帥吩咐擬的條陳，職道已經寫好了五六天了，帶來請老帥過目。”制台說了半天的話，早已

力倦神疲，恨不得他們即刻出去，好到上房歇息。偏偏田小辮子要他看條陳。他要待不看，無奈他是好好先生做慣的了，一時又放不下臉來。只好打起精神，把手折接了過來，掙扎著大略看了一遍；兩手拿著手折，禁不住瑟瑟的亂抖。藩台怕他勞神，便說：“大帥新病之後，不可勞神，條陳上的事情過天再斟酌罷。”誰知田小辮子拉了藩台袖子一把，道：“兄弟這個條陳，是大帥五六天前頭吩咐的。”一面說，一面又跑到制台前，拿手指著條陳，說道：“大帥，條陳不多，只有四條。大帥請看這第一條。”此時制台正被他弄得頭昏眼花，又見他自己離位指點，毫無官體；本來就要端茶送客的，如今見他這個樣子，倒要看看他的條陳如何再講。但是頭裏發暈，雖然帶了眼鏡，也是看不清楚，便道：“你說給我聽罷。”田小辮子一聽大喜，忙把手折接了過來，雙手高捧，站在地當中，高聲朗誦。未曾念滿三行，已經念了好些破句：原來替他做手折的人，其中略為掉了幾句文，所以田小辮子念不斷句。制台聽了不懂，便問大眾：“諸公懂他的話不懂？”各位司、道都不言語。

制台道：“你老實講給我聽罷，不要念了。”田小辮子便解說道：“職道的第一條條陳是出兵打仗，所有的隊伍都不准他們吃飽。”制台道：“還是要克扣軍餉不是？俗語說的好，‘皇帝不差餓兵’，怎麼叫他們餓著肚皮打仗呢？”田小辮子道：“大帥不知道，這裏頭有個比方：職道家裏養了個貓，每天只給他一頓飯吃，到了晚上就不給他吃了，等他餓著肚皮。他要找食吃，就得捉耗子。倘或那天晚上給他東西吃了，他吃飽了肚皮就去睡覺，便不肯出力了。現在拿貓比我們的兵，拿耗子比外國人。要我們的兵去打外國，斷斷乎不可給他吃得個全飽，只好叫他吃個半飽，等到走了一截的路，他們餓了，自

然要拚命趕到外國人營盤裏搶東西吃。搶東西事小，那外國人的隊伍，可被我們就吵亂了。”制台道：“不錯，不錯。外國人想是死的，隨你到他營盤裏搶東西吃。他們的炮火那裏去了？我看倒是一個兵不養，等到有起事來，備角文書給閻王爺，請他把‘枉死城’裏的餓鬼放出來打仗，豈不更為省事？”說完，哈哈一笑。田小辮子雖然聽不出制台是奚落他的話，但見制台的笑，料想其中必有緣幫故，於是臉上一紅，說道：“這個道理，是職道想了好幾天悟出來的。”

制台聽他說的話開味，合也不覺勞乏，反催他說，道：“第一條我已懂得了，你說第二條。”田小辮子見制台要聽他條陳，更把他喜的了不得，連忙說道：“前頭第一條講的是陸師。這第二條講的是炮臺。現在我們江南頂吃重的是江防，要緊口子上都有炮臺。這炮臺上的大炮是專門打江裏的船的。職道有一個好法子：是教這炮臺的兵天天拿了大千里鏡把這江裏的路看清。譬如外國人的船是朝著西面來的，我們就架上大炮朝著東面打去；倘若是朝著東面來的，我們就朝著西面打去。這叫做‘迎頭痛剿’、萬無一失。至於或南或北，都是如此。”制台道：“炮臺上的炮不打江裏的敵船打那一個？難道拔轉來打自己的人不成？至於炮臺上的人，原該應懂得點測量的；等到看見了敵船，東西南北，對準水線，亦要算准時刻，約摸船還未到的前關一秒鐘或兩秒鐘，三秒鐘，就得把炮放出。等到炮子到那裏，卻好船亦走到那裏，剛剛碰上，自然是百發百中，萬無一失。天下那裏有但辨方向，不論遠近，向海闊天空的地方亂開炮的道理？況且放一個炮要多少錢，你也仔細算算沒有？”田小辮子見制台正言厲色的駁他，又當著各位司、道面上，一時臉上落不下，只好強辯道：“職道所說的‘迎頭痛剿’，原說的是對準了船頭才好開炮。”制台道：“等到船頭對準炮

門已來不及了；等到炮子到跟前，那船早已走過，豈不又是落了空？總之，不懂得情形還是不要假充內行的好！”田小辮子被制台駁的無話可說，於是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一聲也不敢啊。

此時制台同他駁了半天，虛火上來，也有了精神了，索性叫他再把後頭兩條逐一解說出來。田小辮子只得又吞吞吐吐的說道：“第三條是爲整頓營規起見，怕的是臨陣退縮，私自逃走，或者在外頭鬧亂子闖禍。照職道這個法子，就不怕他們了。”制台道：“有什麼高明法子？倒要請教請教。”田小辮子道：“職道也不過如此想，可行不可行，還求大帥的示下。”制台道：“快講！不要說這些費話了！”田小辮子道：“凡是我們的兵，一概叫他們剃去一條眉毛。職道想這眉毛最是無用之物，剃了也不疼的。每個人只有一條眉毛，無論他走到那裏，都容易辨認。倘若是逃走以及鬧了亂子，隨時拿到就可正法，是斷乎不會冤枉的。”制台道：“從前漢朝有個‘赤眉賊’，如今本朝倒有了‘無眉兵’了，真正奇聞！你快一齊說了罷！”

田小辮子只得又說道：“這第四條是每逢出兵打仗的時候，或是出去打鹽梟，拿強盜，所有我們的兵，一齊畫了花臉出去。”制台道：“畫了花臉，可是去唱戲？”田小辮子道：“兵的臉上畫的花花綠綠的，好叫強盜看著害怕。他們老遠的瞧著，一定當是天神天將來了，不要說是打強盜，就是去打外國人，外國人從來沒有見過，見了也是害怕的。”制台道：“你的法子很好，倒又是一個義和團了！”田小辮子把臉一紅道：“職道雖然沒有見過義和團，常常聽北邊下來的朋友談起團裏的打扮，有些都學黃天霸的模樣。職道現在乃是又換一個樣兒，是照著戲臺上打英雄的那些花臉去畫，無論什麼人見了都害怕的。”

田小辮子只圖自己說得高興，不提防制台聽了他的條陳，竟其大動肝火，頓時唾了一口道：“呸！這樣放屁的話，也要當作條陳來上！你們諸公聽聽，傳出去豈非笑談！江南的道台都是如此，將來候補的一定還要多哩！”田小辮子還當制台有心說笑話，同他嘔著玩耍，便亦笑嘻嘻的湊趣說道：“江南本來有個口號，是：‘婊子多，驢子多，候補道多。’”制台不等他說完，便介面道：“像你這樣的候補道，本來只好比比驢子！婊子！再稍微上等點的人，你就比不上！”其時藩台等人見制台說話說的長遠了，恐怕他累著又要犯毛病，上了年紀的人是經不起的。況且這位制台是忠厚慣的，今忽一旦動了真火，田小辮子又是個市井無賴，不曉得甚麼輕重的，生恐他兩個人把話說搶，將來不好收場。於是不等端茶碗，便一齊站立告辭。制台一面送他們，還一面數說田小辮子。此時田小辮要強辯也不敢強辯了，於是跟著大眾一塊兒出去。

走到外面，將要上轎，便有他的相好埋怨他這個條陳今天是不應該上的；勸他的人，就是他的同寅趙元常。他便拉了趙元常袖子，自己分辯道：“我那裏有工夫上這撈什子！這原來是大帥他自己問我要的。他問我要，我怎麼好說不給他？而且條陳上不上在我，用不用由他，他也犯不著生這樣大氣，拿人不當人！人家的官小雖小，到底也是個道台，銀子一萬多兩呢！”趙元常見他的爲人呆頭呆腦，說的話不倫不類，又想到制台剛才待他的情形，恐怕事情不妙。趙元常本是羊統領的知交，田小辮子到省，羊統領曾托過他，說：“田小辮子是個生意人，一切規矩都不懂得，總得你老哥隨時指點指點他才好。”所以這趙元常才肯埋怨他，勸他不要多講話。後來他不服趙元常的話，趙元常也生氣，便趁空回了羊統領，說：“田某人太不懂事，總得統領自己把他叫來開導開導才好。”羊統領本來

同他很關切的，當時一口應允，說：“等我馬上關照他。”

齊巧這日陰天很有雨意，羊統領沒有事情做，便叫差官拿了片子把一向同在一起的幾個道台，甚麼孫大鬍子、餘蓋臣、藩金士、糖葫蘆、烏額拉布、田小辮子一共六位，又面約了趙元常，通統賓主八位，同到釣魚巷大喬家打牌吃酒。趙元常因另有事情，說明白去去再來。羊統領卻自己坐了轎子先去吃煙。這大喬同羊統領也有三年多的交情了，見面之後，另有副肉麻情形，難描難畫。一霎時親熱完了，所請的七位大人也陸續來了。當下先打牌，後吃酒。

卻不料那田小辮子田大人新叫的一個姑娘，名字叫翠喜，是烏額拉布烏大人的舊交。烏額拉布同田小辮子今天是第一次相會，看見田小辮子同翠喜要好，心上著實吃醋。起初田小辮子還不覺得，後來烏大人的臉色漸漸的紫裏發青，青裏變白。他是旗下人，又是闊少出身，是有點脾氣的。手裏打的是麻雀牌，心上想的卻是他二人。這一副牌齊巧是他做莊，一個不留神，發出一個中風，底家拍了下來。上家跟手發了一張白板，對面也拍出。其時田小辮子正坐對面，翠喜歪在他懷裏替他發牌，一會勸田小辮子發這張牌，一會又說發那張牌。田小辮子聽他說話，發出來一張八萬，底家一攤就出。仔細看時，原來是北風暗克，二三四萬一搭，三張七萬一張八萬等張。如今翠喜發出八萬，底家數了數：中風四副，北風暗克八副，三張七萬四副，八萬吊頭不算，連著和下來十副頭，已有二十六副，一翻五十二，兩翻一百零四，萬字一色，三翻二百零八。烏額拉布做莊，打的是五百塊洋錢一底的麼二架，莊家單輸這一副牌已經二百多塊。烏額拉布輸倒輸得起，只因這張牌是翠喜發的，再加以醋意，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頓時拿牌往前一推，漲紅了臉，說道：“我們打牌四個人，如今倒

多出一個人來了！看了兩家的牌，發給人家和，原來你們是串通好了來做我一個的！”翠喜忙分辯道：“我又不曉得下家等的是八萬。你莊家固然要輸，田大人也要陪著你輸。”烏額拉佈道：“自然要輸！你可曉得你們田大人不是莊，輸的總要比我少些？”翠喜道：“一個老爺不是做一個姑娘，一個姑娘不是做一個老爺，甚麼我的田大人！你們諸位大人聽聽，這話好笑不好笑！”

田小辮子看見烏額拉布同翠喜倒蛋，心上已經不願意。他本是個“草包”，毫無知識的人，聽了翠喜的話，便也發話道：“‘中正街的驢子，誰有錢誰騎！’烏大人，你不要這個樣子！”烏額拉布見田小辮子說出這樣的話來，便也惱羞成怒，伸手拿田小辮子兜胸一把，那一隻手就想去拉他的辮子。幸虧糖葫蘆眼睛快，說道：“別的好拉，他的辮子是拉不得的！共總只剩了這兩根毛，拉了去就要當和尚了！”烏額拉布果然放手。說時遲，那時快，田小辮子也拉住烏額拉布的領口不放。只聽得田小辮子罵烏額拉布“烏龜”；烏額拉布亦罵田小辮子“田雞”。田小辮子說：“我做田雞總比你當烏龜的好些！”當下你一句，我一句，兩人對罵的話，記也記不清。這日打牌的人共是兩桌，大眾見他二人扭在一處，只得一齊住手，過來相勸。其時外邊正下傾盆大雨，天井裏雨聲嘩喇嘩喇，鬧的說話都聽不清楚。大家勸了半天，無奈他二人總是揪著不放。烏額拉布臉上又被田小辮子拿手指甲挖破了好兩處，雖然沒有出血，早已一條條都發了紅了。羊統領雖然是武官，無奈平時酒色過度，氣力是一點沒有的，上前拉了半天，絲毫拉不動二人。又想，“倘或被他們二人一個不留神，誤碰一下子，恐怕吃不住。”便自己度德量力，退了下來。後來好容易被孫大鬍子、趙元常一千人將他倆勸住的。烏額拉布坐定之後，方覺得臉上

火辣辣的發疼；及至立起走到穿衣鏡跟前一看，才曉得被田小辮子挖傷了好幾處，明天上不得衙門，見不得客，心上格外生氣。一面告訴別人，一面立起身來想找田小辮子報復。其時田小辮子已被趙元常等拖到別的屋裏去坐。烏額拉布見找他不到，於是又跺著腳罵個不了。羊統領道：“烏大哥臉上的傷，可惜是田小辮子挖的；倘或換在相好身上，是相好拿他弄到這個樣兒，烏大哥非但不罵他，而且還要得意呢。”說的大家嗤的一笑。

其時天已不早。外面雨勢雖小了些，依舊淅淅瀝瀝下個不了。羊統領便吩咐擺席。正要叫人去請田、趙二位大人，只見趙元常獨自一個進來，說田小辮子不肯吃酒，一個人溜回去了。羊統領只好隨他。於是大家入座，商議著明天上院，叫人替烏額拉布請了三天感冒假，好在釣魚巷養傷。

席面上正說著話，忽見外面走進四五個人來。爲首的渾身拖泥帶水，用一塊白手巾紮著頭，手巾上還有許多鮮血。走進門來，一見統領，便拍托一聲，雙膝跪地，口稱：“軍門救標下的命！”羊統領一見之下，不覺大驚失色，心上想：“剛才他們打架的時候，並不見有他在內。怎麼他的頭會打破？”正在疑疑惑惑，又聽那個人說道：“標下伺候軍門這多少年，從來沒有誤過差事；就是誤了差事，軍門要責罰標下，或打或罵，標下都是願意的。如今憑空裏添了個外國上司，靠著洋勢，他都打起人來，這還了得！標下是天朝人，雖說都司不值錢，也是皇上家的官，怎麼好被鬼子打！標下今年活到毛六十歲的人了，以後這個臉往那裏擺！總得求求軍門替標下作主！”說罷，又碰了幾個頭，跪著不起來。

羊統領還不明白他的說話，便問：“你到底是做什麼的？你說在我這裏當差，怎麼我不認得你？你好好一個人，怎麼會

叫外國人打？總是你自己不好，得罪了他了。”那人道：“標下在新軍左營當了十八年的差。軍門有時出門或者回來，標下跟著本營的營官接差送差，軍門的面貌早已看熟的了；平時沒有事，標下又夠不上常到軍門跟前伺候你老人家，軍門那裏會認得標下呢？至於外國人那裏，標下算得忍耐的了。他說外國話，標下也學著說外國話對答他，並沒有說錯甚麼，他搶過馬棒就是一頓。現在頭上已打破了兩個大窟窿，淌了半碗的血。軍門不替標下作主，標下拚著這條老命不要，一定同那鬼子拼一拼！”

其時臺面上的人算孫大鬍子公事頂明白，聽了那人的話，沒頭沒腦，心上氣悶得很，急忙插嘴問道：“你到底是誰？叫個甚麼名字？怎麼會同外國人在一塊兒？說明白了好叫你軍門大人替你作主。”羊統領到此，亦被孫大鬍子一言提醒，幫著催他快說。又見那個人回道：“標下叫龍占元，是兩江儘先補用都司，現在新軍左營當哨官。五天頭裏，標下奉了營官的差遣，同了本營的翻譯到下關迎接本營的洋教習。那知一等等了五天，連個影子都沒有。偏偏今天下大雨，標下以為下雨那外國人總不會來的了；正因等的不耐煩，就跑到一個朋友家去躲雨。那曉得正是下大雨的時候，輪船正攏碼頭。標下聽見輪船上放氣，趕緊跑到躉船上去看；只見外國人站在那裏生氣，說天下雨把他行李弄潮了。諸位大人想想看，是天下雨濕了他的行李，又不是人家弄潮他的。標下因為他是外國人，制台大人尚且另眼看待，標下算得甚麼東西。當時就趕緊上前周旋他。他一連問了幾句話，標下又趕緊的答應他。不料標下周旋他倒周旋壞了。他咕咧呱啦說的是些甚麼話，標下還一句不懂，他已經動了氣，拿起腿來朝著標下就是兩腳。標下說：‘有話好說，你犯不著踢人。’他也不聽見，順手就把標下手裏的馬棒

搶了過去，一連拿標下打了十幾下子，以致把頭打破。標下說的句句真言。諸位大人不相信，現今翻譯同了標下同來，他就是個見證。”

說到這裏，跟他來的人當中，便有一個衣服穿的略為齊全的，走上來朝著羊統領打了一個千，自稱他是營裏的翻譯：“一向少來替軍門請安。今天是被龍占元龍都司拉了來替他做見證的。”羊統領見他打千，也只把身子略欠了一欠，仍舊坐下，問他道：“怎麼好端端的會叫洋教習打他？洋教習說些甚麼？他是怎麼回答的？”那翻譯便湊前一步，道：“回統領的話，龍都司實實在在被洋人打的可不輕，頭都打破。他說的話，一字兒不假。至於他爲了甚麼捱打，卻要怪他自己不會說話。”羊統領道：“是啊，外國人斷乎不會憑空打他的，總是他自己不好。”此時龍占元跪在地下，聽見翻譯說他不是，統領怪他不好，直把他氣的臉紅筋脹，昂著頭，噉著嘴，一個人賭咒。

羊統領也不理他，便催翻譯快說。翻譯回道：“千不是，萬不是，總是老天爺今天下雨的不是。如果不下雨，洋人的行李不會弄潮，就沒有這場事了。偏偏輪船攏碼頭，偏偏下大雨。那洋人的行李從輪船上搬到躉船上，雖然一跨就過，搬行李的人又沒有拿傘，不免弄潮了些。洋人的脾氣亦實在難說話，到了躉船上，就跳著腳罵人。等他罵過一會子，沒有人在他跟前，他也只好罷手。齊巧龍都司要去討好，上去同他拉手，周旋他。好洋人的脾氣是越扶越醉的。不理他倒也罷了，理了他，他倒跳上架子了。龍都司同他拉手，他不同他拉，卻把他的手一推，瞪著眼睛打著外國話問他。你不會外國話，不理他也就罷了，偏偏這位龍總爺又要充內行，不曉得從那裏學會的，別的話一句不會說，單單會說‘亦司’一句。洋人打著外國話問他：

‘你可是來接我的不是？’龍都司接了一聲‘亦司’。洋人又問：‘既然派你來接我，爲甚麼不早來？你可是偷懶不來？’龍都司又答應了一聲‘亦司’。洋人聽了他‘亦司亦司’，心上愈覺不高興。又問他道：“‘你不來接我，如今天下雨，你可是有心要弄壞我的行李不是？’這時候，我們懂得外國話，都在旁邊替他發急。誰知他不慌不忙又答應了一聲‘亦司’。洋人可就不答應了。他手裏本來有根棍子的，舉起棍子兜頭就打，誰知用力過猛，棍子一碰就斷。彼時洋人氣不過，一面嘴裏罵他，一面就伸手把他手裏的馬棒奪了過來，沒頭沒臉就是一頓。等到頭已打破，他嘴裏還在那裏‘亦司亦司’。真正把我們旁邊人氣昏了！後來好不容易把洋人勸開。等到雨下小些，叫了馬車，連人連行李一齊替他送回家去。我們這裏大家都怪龍都司說：“你同洋人說話，怎麼只管說‘亦司亦司’一句？如今爲這‘亦司’上可就吃了苦了。我們說話，他還不服，說：‘我們官場上向來是上頭吩咐話，我們做下屬的人總得“是是是”，“著著著”、如今我拿待上司的規矩待他，他還心上不高興，伸出手來打人，真正是豈有此理！’現在洋人已經回家去了。龍都司因爲捱了洋人的打，而且頭亦打傷，心上不甘，特地奔到軍門公館裏喊冤。到了公館裏，曉得軍門在這裏，所以又趕了來的。”

羊統領聽完了一席話，不禁緊鎖雙眉，把頭搖了兩搖，說道：“我就曉得你們這些人不安本分，專門替我惹亂子！好端端的，外國人那裏，你又去得罪他做什麼？”龍占元道：“標下怎敢得罪外國人。他打標下卻是打得不在理。”羊統領道：“你要怎樣？”龍占元道：“求大人伸冤。”羊統領尚未答言，畢竟孫大鬍子老奸巨猾，忙替羊統領出主意道：“人已經被外國人打了，你有甚麼法子想，你去替他伸冤？終究是我們

自己人不好。他不去躲雨，輪船一到，他就把外國人接了下來，自然沒得話說。如今是他自己誤了公事，反說外國人不講情理，這場官司就怕打到制台跟前，非但打不贏，而且還要弄出交涉重案。我們現在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人已打了，外國人不來問你的信，總算有你的臉了。如今反要生出是非來，我看很可不必！”一席話提醒了羊統領，立刻把臉一沈，朝著龍占元發落道：“本營營官派你去接洋教習，沒有叫你去躲雨；你偷著去躲雨，以致外國人的行李沒人照應，自然要弄潮的了。這要怪你自己不好，外國人打你是應該的。以後當差使都這樣的誤事還了得！”一面說，一面回頭吩咐同來的翻譯，叫他回去同營官說：“叫他另外派人。這龍哨官，我非但撤去他的差使，而且還要重辦，以爲妄言生事者戒！”翻譯聽了羊統領的吩咐，只好答應著。可把龍占元急死了，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口稱：“軍門開恩！標下以後不敢生事了，如今也不求伸冤了。”羊統領道：“你們衆位請聽，他到如今還說他自己冤枉。‘不到黃河心不死’，我一定不能饒他！明天我還要把外國人請了來，叫他看我發落！”龍占元一聽不妙，又連忙磕頭，連忙改口，又求“諸位大人可憐標下，替標下好言一聲罷！”羊統領又問他：“冤枉不冤枉？”龍占元回稱：“不冤枉。”又問：“該打不該打？”回稱：“實在該打。”羊統領見他自己認了不是，還不肯放他，叫同來的翻譯把他帶回去交代給營官：“倘或三天之內，外國人不來說話便罷；倘有一言半語，我是問他要人的！”龍占元至此方才無話可辯，又磕了一個頭起來，含著眼淚，抱頭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寫保折筵前親起草 謀厘局枕畔代求差

卻說羊統領雖然喝退了龍占元，只因他憑空多事，得罪了洋教習，深怕洋教習前來理論，因此心上很不自在，又加以田小辮子同烏額拉布兩個人吃醋打架，弄得合席大衆，興致索然。於是無精打彩，草草吃完，各自回去。

第二天羊統領特地把田小辮子請來，先埋怨他不該到制台前上條陳，弄得制台不高興，又怪他不該同烏某人翻臉：“過天我替你倆和和事；不然，天天同在一個官廳子上，彼此見面不說話，算個甚麼呢！”田小辮子畢竟是做過他的夥計，吃過他的飯的，聽了他的話，心上雖然不服，嘴裏不便說甚麼，只好答應著。

又過了兩天，羊統領見洋教習不來找他說甚麼，於是才把心上一塊石頭放下。後來龍占元是本營營官又上來回過羊統領，求統領免其看管，並且不要撤他差使。當時又被羊統領著實說了他許多不好，看他本營營官面上，暫免撤差，只記大過三次，以儆將來。龍占元又親自上來叩謝。羊統領吩咐他道：“現在的英文學堂滿街都是，你既然有志學洋話，爲甚麼不去拜一個先生，好好的學上兩年？一月只消化上一兩塊洋錢的束脩，等到洋話學好了，你也好去充當翻譯，再不然，到上海洋行裏做個‘康白度’，一年賺上幾千銀子，可比在我這裏當哨

官強得多哩。要照現在的樣子，只學得一言半語，不零不落，反招人家的笑話，這是何苦來呢！”龍占元道：“回軍門的話，標下從前總共讀有三個月的洋書。通學堂裏只有標下天分高強，一本‘潑辣買’，只剩得八頁沒有讀。後來有了生意就不讀了。過了兩年，如今只有‘亦司’這一句話沒有忘記，滿打算借此應酬應酬外國人，不提防倒捱了一頓打。這一下子可把標下打苦了！到如今頭上還沒有好，以後標下再不敢說洋話了。倘若再學會兩句，標下有幾個腦袋，又是馬棒，又是拳頭，這不是性命相關嗎？”羊統領聽了，點點頭道：“不會也罷了。完完全全做個中國人，總比那些做漢奸的好。”龍占元於是又答應了幾聲“是”，然後退了出來。

這裏羊統領便想仍到釣魚巷相好家擺一台酒，以便好替烏、田兩個人和事。兩天頭裏寫了知單，叫差官分頭去請。所請的無非仍舊是前天打牌吃酒的幾個，其中卻添了兩位：一位是趙大人，號堯莊，乃廣西人氏，說是制台衙門的幕府。還有人說：制台凡遇到做摺子奏皇上，都得同他商量，制台自己不起稿，都是他代筆。全省的官員，文自藩司以下，武自提、鎮以下，都願意同他拉攏。然而他面子上極其不肯同人家來往，坐在那裏總不肯同人說話。不曉得是架子大呢，亦不曉得是關防嚴密的緣故，望上去很像有脾氣似的。他的官雖是知府，只有道台以上的官請他吃飯，他或者還肯賞光。就是道台，亦得要當紅差使的；倘或是黑道台以及他同寅以下的官，都不在他心上。人家同他說話，他只是仰著頭，臉朝天，眼睛望著別處。別人問三句，回答一句，有時候還冷笑笑，一聲兒也不言語，因此大眾都稱他為“趙大架子”。這回羊統領請他，他曉得羊統領上頭的聲光極好，而且廣有錢財，愛交朋友，所以請帖送去，答應肯來。又一個姓胡，號筱峰，行二，也是捐的道台班

子。有人說他父親曾經當過“長毛”，後來投降的，官亦做到鎮台。胡筱峰一直在老人家手裏當少爺。脾氣亦並非不好，不過他的爲人，一天到晚，坐亦不是，站亦不是。人家要靜，他偏要動。說起話來，沒頭沒腦。到人家頂住問他，他又說到別處去了。知道他底細的人，都叫他“小長毛”。後來人家同他相處久了，摸著他的脾氣，又送他一個表號，叫他爲“胡二搗亂”。

且說胡二搗亂這天因爲羊統領請他在釣魚巷吃花酒，直把他樂的了不得。頭天晚上就叫管家開箱子把衣服拿好。其時是四月天氣，因爲氣節早，已經很熱，拿出來的衣服是春紗長衫，單紗馬褂。當天晚上忽下了兩點雨，清晨起來，微微覺得有點涼颼颼的，他又叫管家替他拿夾紗袍子，夾紗馬褂。紮扮停當，專等羊統領來催請。羊統領請的是晚飯，他忘記看帖子，以爲請的是早飯，所以一早就把衣服穿好了。等了一回，不見來催，又把他急的了不得，動問管家：“羊統領請客可是今天不是？不要你們記錯了！”管家回：“不錯，是今天。”隔夜雖然下了幾點雨，第二天仍舊很好的太陽。胡二搗亂在公館裏前院後院，前廳後廳跑了十幾趟，一來心上煩燥，二來天氣畢竟熱，跑得他頭上出汗，夾紗袍子，夾紗馬褂穿不住了，於是又穿了件熟羅長衫，單紗馬褂，裏面又穿了件夾紗背心。此時已有晌午，還不見羊統領來催。又問管家：“到底是甚麼時候？”當中有一個記得的，回了聲：“請的是晚飯。”胡二搗亂罵了聲：“王八蛋！爲什麼不早說！”於是仍在自己家裏吃中飯。

好容易捱到三點半鐘，到這時候，熟羅長衫也有些不合景了，只得仍舊換了春紗長衫，單紗馬褂。剛要出門，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於是仍舊回轉上房，在抽屜裏翻了半天，翻出一個鼻煙壺來，說道：“街上驢馬糞把人熏的實在難受，有了這

個就不怕了。”等到坐上轎子，誰知鼻煙壺是空的，又叫管家回去拿煙。管家拿不到，好容易自己下轎方才找到。走到半路上，又想起未曾帶扇子，不及回家去取，幸虧街上有信扇子鋪，就下轎買了一把。一回又想到早晚天氣是涼的，晚上回去要添衣服，於是又吩咐管家回家去把小夾襖拿了爲，預備晚上好穿。如此者往返耽擱，及至到釣魚巷已經有五點多鐘了。幸虧止到得一個主人，其餘之客一個未到。胡二搗亂到處搗亂，人家同他沒有甚麼談頭的。同羊統領見面之後，略爲寒暄了兩句，便也無話可說。羊統領自去躺下吃煙。胡二搗亂便趁空找著姑娘搗亂，也不顧羊統領吃醋，只是搗亂他的。搗亂了半天，恨的那些姑娘們都罵他爲“斷命胡二”。胡二搗亂只得嘻著嘴笑。後來端上點心來，請他吃點心，方才住手。

又歇了一回，請的客人絡絡續續的來了。羊統領見田小辮子、烏額拉布二人到了，便拉了他倆的手，說了許多的話，又給他二人一家作了兩個揖，說：“你二位千萬不要鬧了。大家都是好朋友，獨有你二位見面不說話，好像有心病似的，叫人家瞧著算什麼呢！”其時田小辮子頗有願和之意，無奈烏額拉布因爲臉上挖的傷還沒有好，一定不肯講和。禁不起羊統領再三朝著他打拱作揖，後來又請了一個安，旁觀那些客人亦幫著實說，烏額拉布方才氣平。大家都派田小辮子不是。羊統領叫他替烏大人送了一碗茶，兩個人又彼此作了一個揖，各道歉意，方才了事。

其時已有七點半鐘了，羊統領數了數所請的人卻已到齊，只有制台幕府趙堯莊趙大架子沒有到。後來想叫差官去請，又怕他正陪著制台說話，恐有不便，只好靜等。誰知一直等到九點鐘才見他來。他是制台衙門裏的闊幕，人人都要巴結他的。大概的人，他不過略爲把手拱了一拱，便一手拉了餘蓋臣到煙

鋪上說話，連主人都不在眼睛裏。後來擺好席面，主人就來讓坐，他方同主人謙了一謙。主人手執酒壺，又等了好半天，一直等他把話講完，方才起身入座。主人連忙敬他第一位。他又讓了一句道：“還有別位沒有？”餘蘊臣道：“這裏並沒有第二個人僭你堯翁的。”趙大架子也不答言，昂然據首座而坐，其餘的人亦就依次入座。

通臺面上只有餘蘊臣當的差使頂闊，而且錢亦很多。新近制台又委了他學堂總辦，常常提起某人很能辦事。餘蘊臣便趁這個機會托人關說，求大帥賞他一個明保，送部引見。制台雖然應允，但是摺子尚未上去。餘蘊臣又打聽得制台凡有折奏，都是這趙大架子拿權，因此餘蘊臣就極意的拉攏他。趙大架子的架子雖大，等到見了錢，架子亦就會小的。當初也不曉得餘蘊臣私底下饋送他若干，弄得這趙大架子竟同餘蘊臣非常知己。這時候到了臺面上，趙大架子還只是同餘蘊臣扳談，下來再同主人對答兩句，餘下的人，他既不消理人，人家亦不敢仰攀他同他說話。在釣魚巷吃酒是要叫局的，趙大架子恐怕有礙關防，一定不肯破例，主人只得隨他。其他賓主每人只叫得一個，亦爲著趙大架子在座，怕他說話的緣故。因此這一席酒人雖不少，頗覺冷清得很。

趙大架子吃了兩樣菜，仍舊離座躺在炕上吃煙。餘蘊臣是同他有密切關係的，便亦離座相陪。後來主人讓他歸位吃菜，他始終未再入席，搖搖頭，對餘蘊臣說：“這般人兄弟同他們談不來的。”餘蘊臣得了這個風聲，便偷偷的關照過主人，叫他們只管吃，不要等了。趙大架子吃煙，自己不會裝。餘蘊臣雖然不吃煙，打煙倒是在行的，當下幸虧他替趙大架子連打了十幾口，吃得滿屋之中煙霧騰騰。霎時菜已上齊，主人又過來請吃稀飯。趙大架子又搖頭，說：“心上怪膩的慌，不能吃

了。”餘蘊臣也陪著不吃。主人深抱不安。席散之後，又走過來道歉，又說：“雖外替趙大人、余大人留了飯。”趙大架子回稱：“謝謝。”說完這句，立起身來想要穿了馬褂就走。餘蘊臣曉得他不願久留，便讓他同到自己相好王小五子那裏去坐，趙大架子點頭應允。兩人一同出門。其時主人早已穿好了馬褂，候著送了。一時別過主人，同到王小五子屋裏。王小五子接著，自然另有一副場面。餘蘊臣立刻脫去馬褂，橫了下來，又趕著替趙大架子打煙。王小五子趕過來替他代打，餘蘊臣還不要。一連等趙大架子又抽過七八口，漸漸的有了精神，兩手抱著水煙袋，坐在炕沿上想要吃煙。余蘊臣忙叫王小五子過來替他裝煙。此時余蘊臣一見房內無人，便把身子湊前一步，想要同趙大架子說話。趙大架子忽然先問道：“蘊翁，托你安置的兩個人，怎麼樣了？”餘蘊臣道：“兄弟早同藩台說過，一有調動，就委他兩人前去。”趙大架子道：“還要等幾個月？”餘蘊臣道：“現在正在這裏替他倆對付著看。有兩處就在這幾天裏頭期滿，不過幾天就要委他們的，那裏用著幾個月。你老先生委的事，豈有盡著耽擱的道理！”餘蘊臣這時候本來想請趙大架子過來商量自己事情的，不料趙大架子同他說安置人的話，自己的事倒弄得一時不好開口，只得權時隱忍著，仍舊竭力的敷衍。又叫王小五子備了稀飯，留趙大架子吃。趙大架子推頭有公事，還要到衙門裏去，餘蘊臣不好挽留，自己的事始終未曾能夠向他開口。臨到出來上橋，便邀他明天晚上到這裏吃晚飯。趙大架子道：“看罷咧；如果沒有公事，准來。”

趙大架子去後，餘蘊臣當夜便住在王小五子家。王小五子見余蘊臣很巴結趙大架子，就問趙大架子的履歷。餘蘊臣便告訴他說：“趙大人是制台衙門的師爺，見了制台是並起並坐的，通南京城裏沒有再闊過他的。”王小五子便問：“余大人，你

當的甚麼差使？一年有多砂錢進款？”餘蘊臣便說自己“當的是通省牙厘局總辦。所有那些外府州、縣，大小鎮、市上的厘局，都是歸我管的。這些局裏的委員老爺，我要用就用，我不要用就換掉，他們不敢不依我的。”王小五子道：“他們那些官都歸你管，你的官有多們大？”餘蘊臣道：“我的官是道台，所以才能夠當這牙厘局總辦。”王小五子鼻子裏嗤的一笑，道：“道台是什麼東西，就這們闊！”說到這裏，又自言自語道：“天，原來如此！”忽然又問道：“余大人，我問你：我聽說現在的官拿錢都好買得來的，你這個官從前化過幾個錢？”餘蘊臣起初聽他罵道台“什麼東西”，心上老大不高興；後來又見他問自己的官從前化過幾個錢，便正言厲色道：“我是正途兩榜出身，是用不著化錢的。化錢的另是一起人，名字叫‘捐班’。我們是瞧他不起的。”王小五子道：“余大人，官好捐，你們的差事想亦是捐來的了？”餘蘊臣道：“呀呀呼！差事那裏好捐！私下化了錢買差使的固然亦有，然而我得這個差使是本事換來的，一個錢沒有化。就是人家在我手裏當差使，我也是一文不要的，那是再要公正沒有。”王小五子道：“照此說來，你余大人是一個錢不要的了？”餘蘊臣道：“這個自然。”

王小五子道：“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前個月裏，有天春大人請你吃酒，我看見他當面送給你一張銀票，說是六千兩銀子。春大人還再三的替你請安，求你把個什麼厘局給他。不是你接了他的銀票，滿口答應他的嗎？不到十天，果然有人說起春大人升了厘局總辦，上任去了。”余蘊臣見王小五子揭出他的短處，只得支吾其詞道：“他的差使本來要委的了。銀子是他該我的，如今他還我，並不是化了錢買差使的。這種話你以後少說。”

王小五子道：“照這樣說起來，沒有銀子的人也可以得差使了？”餘蓋臣道：“怎麼不得。老實對你說，只要上頭有照應，或者有人囑託，看朋友面上，亦總要委他差使的。”王小五子道：“原來派差使也要看交情的。余大人，咱倆的交情怎麼樣？我要薦個人給你，你得好好的派他一樁事情。”餘蓋臣當他說笑話，並不在意，只答應了一聲道：“這個自然。你薦給我的人，我總拿頭一分的好差使給他。”王小五子嘿嘿無語的歇了半晌，起身收拾安寢。

一宵易過，又是天明。到了次日，餘蓋臣惦記著自己的事情，上院下來，隨又寫信給趙大架子，約他今天晚上同到王小五子家吃酒。趙大架子回說：“公事忙，不得脫身；等到事完出衙門，八點鐘在自己相好貴寶那裏吃晚飯，可以面談一切。”餘蓋臣只得遵命。才打七點鐘，便餓著肚皮先趕到貴寶房間裏伺候。一等等到九點鐘，趙大架子才從衙門裏出來，餘蓋臣接著，賽如捧鳳凰似的把他迎了進來。一進門先抽煙。堂子裏曉得他的脾氣的，早已替他預備下打好的煙二十來口，一齊都打在煙地子上，賽如排槍一樣，一排排的都放在煙盤裏，只等趙大架子一到，便有三四根槍，兩三個人替他輪流上煙對火門。此時，趙大架子來不及同餘蓋臣說話，只見他躺在炕上，呼呼的拚性命的只管抽個不了。有時貴寶來不及，餘蓋臣還幫著替他對火，足足抽了一點鐘。其時已有十點鐘了，趙大架子要吃飯。飯菜是早已預備下的。當下只有他同餘蓋臣兩個人對面吃。貴寶打橫，伺候上菜添飯。趙大架子叫他同吃，他不肯吃。趙大架子還生氣，說道：“陪我吃頓飯有什麼要緊的，就這樣的不好意思起來？你們當窯姐的人，只怕不好的意思的事情盡多著哩！”說罷，便把面孔板起，做出一副生氣的樣子。餘蓋臣搭訕著替他們解和。

等到把飯吃完，趙大架子一面漱口，餘蘊臣又順手點了一根紙吹給他。慢慢的談了幾句公事，然後趁勢問他：“這兩天大帥背後于兄弟有甚麼話說？”趙大架子道：“不是蘊翁提起，兄弟早在這裏打算主意了。無奈兄弟公事實在忙，一天到晚，竟其沒有動筆的時候。”餘蘊臣忙問：“甚麼事一定要堯翁親自動筆？”趙大架子道：“就是蘊翁得明保的那句話了。”餘蘊臣一聽“明保”二字，正是他心上最爲關切之事，不禁眉飛色舞，仔細一想，又怕趙大架子拿他看輕，立刻又做出一副謹慎小心的樣子，柔聲下氣的說道：“這都是大帥的恩典，堯翁的栽培！”趙大架子道：“豈敢！不過制軍既有這個意思，我們做朋友的人，那裏不替朋友幫句忙。說也好笑，前幾天是兄弟催制軍，這兩天反了過來，倒是他催兄弟。”餘蘊臣道：“催甚麼？”趙大架子道：“起先是制軍雖然有了保舉蘊翁的意思，一直沒有定規，是兄弟天天追著他問，同他說道：‘像餘某人這樣人，真要算是江南第一個出色人員；大帥既有恩典給他，摺子可在早些進去，將來朝廷或者有什麼恩典，也好叫他及早自效。’制軍聽了兄弟的話，果然答應了，就立逼著兄弟替他起稿子。這兩天兄弟一來因爲事情忙，沒有工夫動筆，二來，怎麼保舉法子，下個什麼考語，也得商量商量。”

餘蘊臣道：“正爲這件事，兄弟要過來求教。承堯翁的吹噓，又順堯翁替兄弟上勁，真正感激得很！但是還望你堯翁成全到底，考語下得體面些，那就是感之不盡！”說罷，特地離位，深深一揖，又說得一句道：“全仗大力！”趙大架子兩手捧著水煙袋，趕忙拱手還禮，卻一面說道：“自家兄弟，說那裏話來！今天既是蘊翁提起，我們都是自己人，蘊翁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兄弟無不遵辦。照樣寫了上去，制軍看了，也不好挑剔什麼。”餘蘊臣道：“這是堯翁的格外成全，兄弟何敢妄

參末議。而且又是自己的事，天下斷無自稱自贊的道理，只得仍請堯翁先生主裁。”趙大架子聽了他這一路恭維，心上著實高興。原想立刻就替他起稿，可以賣弄他的權力；無奈吃過了飯沒有過癮，霎時煙癮上來，坐立不安，十分難過，便道：“你我不是外人，你來，我念你寫，寫了出來，彼此商議。”其時餘蓋臣還不肯寫，後來又被趙大架子再三的相催，說：“你我自家人，有什麼怕人的。不是說句大話，現在南京城裏，除了你我，餘人都不在咱眼裏！我念你寫，這不同我寫的一樣嗎？”

其實是餘蓋臣心上巴不得這個摺子自己竭力的恭維自己，今見趙大架子一再讓他自己寫，遂也不便過於推辭，便向貴寶要了一副筆硯一張紙，讓趙大架子炕上吃煙，他卻自己坐在桌子邊起稿。嫌挂的保險燈不亮，又叫人特地點了一支洋燭。貴寶曉得他要寫字，忙著來替他磨墨。餘蓋臣不要，叫他到炕上替趙大架子裝煙。貴寶去後，餘蓋臣便提筆在手，拿眼瞧著趙大架子，看他說甚麼，好依著他寫。足足等了七八袋大煙的時候，約摸趙大架子煙癮已過得一半，隨見趙大架子一骨碌從炕上爬起，卻先歪著身子，提起茶壺，就著茶壺嘴抽了兩口，方才坐起來說道：“兄弟的意思，摺子上沒有多少話說，還是夾片罷。”餘蓋臣道：“似乎摺子鄭重些，叫上頭看得起些。”趙大架子道：“這倒不在乎。橫豎保了上去，上頭沒有不准的，總還你一個‘著照所請’。依兄弟看來，其實是一樣的。”餘蓋臣見他如此說，也不敢過於計較，只得跟著他說道：“既然如此，就是夾片亦好。”趙大架子見餘蓋臣擎筆在手只是不寫，便道：“你寫啊。”餘蓋臣道：“等堯翁念了好寫。”趙大架子笑道：“蓋翁的大才，還有什麼不曉得的。你別同我客氣，你儘管寫罷，寫出來一定合式的。我要過癮，你費點心罷。”

說完，仍舊躺下，呼呼抽他的煙去了。

餘蓋臣至此，面子上只得勉強著自己起稿，心上卻是十二公高興，嘴裏卻不住的說道：“姑且等兄弟擬了出來再呈政。”此時趙大架子只顧抽煙，一聲不響，幸喜餘蓋臣是正途出身，又在江南曆練了這幾多年，公事文理也還辦得來。於是提筆在手，想了想，一口氣便寫了好幾行。後來填到自己的考語，心上想“還是空著十六個字的地步等趙某人去填。”既而一想：“又怕趙某人填的字眼不能如意，不如自己寫好了同他去斟酌。他同我這樣交情，諒來不致改我的。”主意打定，又斟酌了半天，結結實實自己下了十六個字的考語；後頭帶著敘他辦厘金、辦學堂如何成效，說得天花亂墜，又足足的寫了幾行。一霎寫完，便自己離位，拿著底子踱到煙炕前請趙大架子過目。趙大架子接在手中，就在煙燈上看了一回，一聲不言語，又心上盤算了一回。

餘蓋臣忍耐不住，急忙問他道：“堯翁看了，還好用不好用？兄弟于這上頭不在行，總求堯翁的指教！”趙大架子道：“格式倒還不錯，就是考語還得……”餘蓋臣不等他說完，接嘴問道：“考語怎麼樣？”趙大架子道：“若照堯翁的大才，這幾句考語著實當之無愧。不過寫到摺子上，語氣似乎總還要軟些，叫上頭看著也受用。如果說的過於好了，一來不像上司考核下屬的口氣，二來也不像摺子上的話頭。兄弟妄談，蓋翁高見以為何如？”說罷，仍把底稿遞在餘蓋臣手裏。

餘蓋臣一聽他話，不禁面孔漲是緋紅，半天說不出話來，楞了一回，仍舊蹣跚到桌子跟前坐下，提起筆來想改。誰知改來改去，不是怕趙大架子說話，就是自己嫌不好，捱了半天，仍舊未曾改定，只得老著臉皮朝趙大架子說道：“這個考語還是請你堯翁代擬了罷。‘不是撐船手，休來弄竹竿’，兄弟實實

在在有點來不得了。”趙大架子道：“我們知己之說，這考語雖只有幾個字，輕了也不好，重了也不好。我兄弟擬了出來，還得送制軍閱過。一向制軍卻沒有改過兄弟的筆墨；如今倘若未能弄好，被他改上一兩句，兄弟卻坍台不下。所以要替你蓋翁斟酌盡善，就是這個緣故。蓋翁自己人，我兄弟不妨直說。”餘蓋臣聽了愈爲感激，當下便親自蘸飽了筆，送到炕床邊，請趙大架子動手。趙大架子道：“這個兄弟也得思量思量看。”於是亦不接他的筆，仍把身體橫了下來，一聲不言語，一口氣又吃了五六口煙。吃完了煙，趿著鞋皮，走下炕來，把原稿略爲改換了幾句，卻把十六個字考語統通換掉。餘蓋臣看了，似乎覺得還不能滿意；但是恐怕趙大架子動氣，只得連稱“好極好極”。趙大架子改好之後，便往衣裳袋中一塞。因爲堂子裏的煙吃的不爽快，要回到公館裏過癮。餘蓋臣只得穿了馬褂，陪著一同出門。臨時上轎，餘蓋臣又打了一拱，說了許多感激的話。又道：“大帥前深荷一力成全，明天過來叩謝。”說完，兩人分手。

余蓋臣仍往王小五子家而來。其時已有夜半十二點鐘。餘蓋臣尚未走進王小五子家的大門，黑影裏望見有個人先從他家裏出來。燈光之下，雖不十分明白，然而神氣還看得出，很像是個熟人似的。後來彼此又擦肩而過。這人沒有看見餘蓋臣，餘蓋臣卻看清這人，原來是認得的。但是官職比他差了幾級，大人卑職，名分攸關。餘蓋臣怕他看出，不好意思，連忙拿頭別了過去。等到這人去遠，方一步步踱進了大門，霎時走到王小五子房中，他倆本是老相好，又兼餘蓋臣明保到手，心上便也十分高興，見面之後，說不盡那副肉麻的情形，兩個人鬼混了一陣。

王小五子忽然想起昨夜的話來，連忙說道：“余大人，我

托你一樁事情，你可得答應我！”餘蘊臣道：“好答應的我自然答應。”王小五子道：“你別同我調脾。好答應也要你答應，不好答應也要你答應，你先答應了我才說。”餘蘊臣道：“到底甚麼事要我答應？”王小五子道：“不是你昨兒說的，在你手下當差的人統通不能錢買，只要上頭有面子，或者是朋友相好的交情薦來的都可以派得。這個話可有沒有？”餘蘊臣道：“自然派差使一個錢不要，但是面子也得看什麼面子，就是相好也要看什麼相好，不能執一而論的。”王小五子道：“我不同你說這些。你但看咱倆的交情怎麼樣？”餘蘊臣道：“用不著提到咱倆的交情。難道你有什麼人薦給我不成？咱倆交情雖厚，你要薦人我卻不收。”

王小五子見他說不收，登時把臉一沈，拿頭睡在餘蘊臣的懷裏，卻拿兩隻粉嫩雪白的手抱住餘蘊臣的黑油津津的胖臉，撒嬌撒癡的說道：“你不答應我，我定見不成功！”此時餘蘊臣穿了一件簇新的外國緞夾袍子，被王小五子拿頭在他懷裏膩了兩膩，登時縐了一大片。餘蘊臣向來是吝嗇慣的，見了肉痛，爲的是相好面上，有些說不出口，只好往肚皮裏咽。兩個人揪了半天，畢竟餘蘊臣可惜那件衣服，連連說道：“有話起來說，……不要這個樣子，被別人看了要笑話的。”王小五子又把臉一板道：“誰不曉得我是余大人的相好？將來我還要嫁你哩！我嫁了你，我便是厘金局總辦的太太，誰敢不巴結我，誰敢來笑我！”餘蘊臣又只得順著他說道：“不錯，你嫁了我，你不是我的太太。我有了你這位好太太，從此發後，釣魚巷也不來了。”王小五子又把眼一眇，道：“這些話誰相信你！誰不曉得余大人的相好多！這些話快別同我客氣！倒是我托你的事情怎麼樣？”

說話間，余蘊臣接連打了幾個呵欠，伸手摸出夾金表來一

看，短針已過一點，長針卻指在六點鐘上。餘蘊臣道：“啊唷！不早了！我們快睡了，明天還要早起上院哩。”一面說，一面自己寬去衣服，躺在床上去了。王小五子道：“你不答應，我不許你睡覺。”於是也不及卸裝，趕到床上同他纏個不了。餘蘊臣被他鬧急了，便道：“你先把人頭說給我，等我好替你對付著看。”王小五子見他已有允意，便不同他吵了，和衣歪著，拿頭靠在枕頭上，低聲說道：“我說的不是別人，你們同在一處做官，還有什麼不認得的。”餘蘊臣道：“到底是誰？”王小五子道：“就是候補同知黃大老爺，他托我的。”餘蘊臣道：“姓黃的天底下多得很沒頭沒腦，叫我去找那一個？”王小五子道：“真個我記性不好，他有個條子在這裏。”說著，便伸手從衣服小襟袋裏把個名條摸了出來，跟手又叫房間裏奶奶點了一支洋燭。餘蘊臣睡眼朦朧的拿起名條靠近燭光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知府用、試用同知黃在新，叩求憲恩賞委厘捐差事”兩行小字。餘蘊臣不看則已，看了之時，不覺心上畢拍一跳，半天不言語。王小五子忙問：“看清楚沒有，這人可是認得的？”餘蘊臣還不響，又停了一大會，方問得一句道：“這人是幾時來嫖你起的？這條子可是方才給你的？”王小五見問，也不由得臉上一紅，楞了半天，回答不出話來。

列位看官；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方才余蘊臣在王小五子大門口碰見的那個人就是黃在新。這黃在新雖是江南的官，同餘蘊臣比起來，一個道台，一個同知，兩人官階不同，不在一個官廳子上，餘蘊臣如何偏會認識他？只因這黃在新最會鑽營，凡在紅點的道台，他沒有一個不巴結，因此都同他認得。他此時身上雖有幾個差使，無奈薪水不多，無濟於事。因見餘蘊臣正當厘金局的老總，便想謀個厘局差事，托了幾個人遞了幾張

條子，餘蘊臣尚未給他下落。他心上著急。幸喜他平日也常到釣魚巷走走，與餘蘊臣有同靴之誼。王小五子見他臉蛋兒長得標致，便同他十分要好，餘蘊臣反退後一步。黃在新在王小五子家走動，餘蘊臣卻一字兒不知；余蘊臣在王小五子玩耍，黃在新卻盡知底裏。即此一端，已可見王小五子待他二人的厚薄。

此時餘蘊臣看了名條，想起剛才齊巧碰見他在這裏出去，不免心上一動。又接著問王小五子的話，王小五子又對答不出，自然格外疑心。疑心過重，便是吃醋的根苗。此時餘蘊臣看了王小五子的情形，心上早已懂得八九，接連哼哼冷笑兩聲，說道：“他的條子沒有人替他遞了，居然會想著了你，托你替他求差使！他這人真會鑽！倒是你倆是幾時認識起來的，你卻同他如此關切？”王小五子見餘蘊臣生了疑心，畢竟他自己賊人膽虛，亦不敢撒嬌撒癡，立刻拿兩隻手扳著餘蘊臣的腦袋，同他臉對臉的笑著說道：“這裏頭有個講究，你不曉得，等我來告訴你：我是江西人，七歲上就賣在檔子班裏學唱戲。等到十五歲上才到的南京。這黃大老爺他也是江西人，同我是嫡親同鄉。他是我自己家裏的人，有什麼不認得的。我替他求差使，也無非照應同鄉的意思，有什麼動疑的。”余蘊臣連連搖頭，道：“算了罷！你們江西人我也請教過的了，做官的，讀書的，於這鄉誼上很有限。不信你一個做窯姐的倒比他們做官的、讀書的有義氣！這話不要來騙我！況且你七歲上就賣在檔子班裏，東飄西蕩，這姓黃的果然是你的同鄉，你也不會認得他的。這話越說越不對！倒是你倆有了多少時候的交情？你老實對我說罷。他不同你有交情，你爲甚麼要替他求差使呢？我曉得我們化了錢，無非做個大冤桶，替人家墊腰！如今竟其公然替恩客說人情求差使！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被你們弄著玩！”

此時餘蘊臣越說越氣，也不睡覺了，一骨碌從床上坐起，

吩咐叫轎夫打轎子，又自己立誓道：“從今以後，再不到這裏來了！倘若以後再到這裏，你們看我左腳邁到這屋裏來，你們拿刀砍我的左腳；右腳邁到這屋裏來，你們拿刀砍我的右腳！”一面說，一面卷卷袖子，直把兩個袖子卷到手灣子上頭，兩隻眼睛睜的像銅鈴似的，又拿兩隻手去盤辮子。辮子盤好，人家總以為他這個樣子一定要打人了，誰知並不打人，卻叉著兩隻臂膊，握緊了兩個拳頭，坐在床沿上生氣。

再說王小五子起先聽見餘蓋臣拿他數落，不禁臉上一陣陣的紅上來，心頭止不住必必的跳。後來又見他爬起，連忙和著身子去按捺他；無奈氣力太小，當不住餘蓋臣的蠻力，按了半天按他不下，只得隨他起來。後來見他盤好辮子，並不打人，方才把心放下，連忙和顏悅色的自己分辯道：“同鄉有甚麼好假冒的。天生同鄉是同鄉，我不能拿他當外人看待。至於問我如何認得他，蘇州來的洪大人，清江來的陸大人，每逢吃酒都有他在座，慢慢的我就認得了他。怎麼沒有交情我就不作興認得他的？”餘蓋臣也不理他，只是坐在床沿上生氣。鬧得大了，連著房間裏的奶奶都上來勸和。餘蓋臣只是不言語。一進進到五更雞叫之後，天色微微的有點亮了，餘蓋臣也不等轎子了，要了長衣裳，紮扮停當，一直徑去。王小五子抵死留他不住，只得聽其自然。

餘蓋臣走到街上，尚是冷冷清清的一無所有。此時心上又氣又悶，不知不覺忘記了東南西北，又走錯了一大段。後來好不容易雇了一部東洋車子，才把他拉到公館。打門進去一路罵轎夫，罵跟班的，罵老媽，罵丫頭，一直罵進了上房。驚動了上下人等，曉得大人在外頭住夜回來，於是重新打洗臉水，拿漱口水、茂生肥皂、引見胰子，又叫廚子做點心，真正忙個不了。

齊巧這日是轅期，照例上院。點心未曾吃完，轎子已伺候

好。等到走到院上，已有靠九點鐘了。餘蘊臣還是氣吁吁的。頭一個會見了孫大鬍子，便把黃在新托王小五子求差使的話統通告訴他；又說：“黃在新的品行太覺不堪，甚麼人不好托，單單會托到婊子，真正笑話！”孫大鬍子笑道：“這也難怪他，實在是你蘊翁同王小五子的交情非他可比。朋友說的話不及貴相知說的靈，所以黃某人才走的這條路。出來做官爲的是賺錢，只要有錢賺，也顧不得這些了。”余蘊臣聽了孫大鬍子奚落他的話，不由的把臉一紅，拿話分辯道：“我們逛窯子也不進行去流水罷了，算是什麼交情！”孫大鬍子忙接嘴道：“又行去，又流水，還算不得交情？不曉得要弄到什麼分上才算得交情呢？”余蘊臣發急道：“人家同你說正經話，你偏拿人來取笑，真正豈有此理？老實對你講罷：王小五子同黃某人都是江西人，他替他求差使，乃是照應同鄉的意思。”孫大胡子道：“一個當妓女的，居然肯照應同鄉，賢于士大夫遠矣！蘊翁，你應該立刻委他一個上等的厘差：一來顧全貴相好的面子，二來也可以愧勵愧勵那般不顧鄉情的士大夫。你們衆位聽聽，我兄弟說的可是不是？”此時官廳子上的人已經來的不少了，天天在一起的幾個熟人聽了他言，都說：“應得如此。”無奈余蘊臣決計不答應，一定還要回制台撤去他的差使，拿他參辦，以爲卑鄙無恥，巧於鑽營者戒。當時又被孫大鬍子指駁了一句，余蘊臣方始頓口無言。欲知孫大鬍子說的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查帳目奉劄謁銀行 借名頭斂錢開書局

話說孫大鬍子聽見餘蘊臣一定要稟揭黃在新托妓謀差的事，一再勸他都不肯聽。孫大鬍子哼哼冷笑道：“他托妓謀差雖然是他的壞處；然而你做監司大員的人，你不到窯子裏去怎麼會曉是他托妓謀差呢？這樁事還怪你不是。”餘蘊臣被他這一駁，頓時閉口無言。歇了半天，才勉強說道：“我們嫖婬子不過是好玩罷了。他鑽營差使竟走婬子的門路，這品行上總說不過去！我就是不到上頭去說他壞話，這種人要是我手裏得意，叫他一輩子不用想了！”說完，面子上雖把此事丟開，後來又著實到王小五子家發了幾回脾氣。經王小五子千賠不是，萬賠不是，後來又把這話通知了黃在新，嚇的黃在新有許多時不敢公然到釣魚巷王小五子家住夜。餘蘊臣拿不到破綻，方才罷手。又過了兩月，餘蘊臣的保折批了回來，所保送部引見，也已奉旨允准。等到奉到飭知，立刻上院叩謝。接著便是同寅前來道喜，下僚紛紛稟賀。餘蘊臣少不得置辦酒席請這班同寅。同寅當中多半都是好玩的，家裏請酒不算數，一定要在釣魚巷擺酒請他們。余蘊臣也樂得借花獻佛，一來趁他們的心願，二來又應酬了相好。回回吃酒都推趙大架子爲首座，趙大架子便亦居之不疑。接連又是你一台，我一台，替他賀喜。如此者輪流吃過，足足有半個多月光景。

真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餘蓋臣便想請咨人都引見。制台答應，所有他的差事，一齊都委了別人暫行代管，爲他不久就要回來的。一連幾天，白天忙著料理交代，晚上又有一班相好輪流擺酒替他餞行。有天夜裏，正在釣魚巷吃的有點醉醺醺了，他忽然發議論道：“回想兄弟才到省頭一天的光景，再想不到今日是這個樣子。我還記得我到省頭一天，其時正是黃制軍第二次到江南來。我頭一天上院，沒有傳見。其實上司見不見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倒是那時候臉上總覺得攔不下去，從官廳子上走出去上轎，賽如對了跟班、轎夫都像沒有臉見他們似的。此時得差得缺的心還沒有，心上總想：‘我連上司都見不著，我還出來做什麼官呢！’到了第二次上院還沒有見。因爲別人見不著的很多，並不光我一個，那時心上便坦然了許多，見了轎夫、跟班也不難爲情了。以至頂到如今，偏偏碰著這位制軍是不輕易見客的，他見也好，不見也好，便也漠然無動於中了。我還記得從前沒有得事的時候，只指望能夠得一個長差使，便已心滿意足了。實因江南道台太多，得缺本非易事。誰料後來接二連三的竟其弄了好幾個長差使在身上，一天到晚忙個不了。此時不以爲樂，反以爲苦，屢次三番想辭掉兩個，無奈上頭一定不放。現在憑空的又得了這個明保，索性不叫我過安安穩穩的日子，拿我送部引見，想是我命裏注定的，今年流年犯了‘驛馬星’，所以要叫我出這一趟遠門。”衆人道：“‘能者多勞’，像你蓋翁的這樣大才，怎麼上頭肯放你呢。至於這回明保乃是放缺的先聲，光當當差使也顯不出蓋翁大才，所以制軍一定要有此一舉。從此簡在帝心，陳臬開藩，都是意中之事，放個把實缺，小焉者也，算不得什麼。”餘蓋臣道：“承諸位老哥厚愛，放個把缺做做，兄弟也無庸多讓。至於將來還有甚麼好處，兄弟卻不敢妄想。”說罷，那副得意

揚揚之色早流露於不自知了。霎時席散。

又過了兩天，上院稟辭。剛剛走到院上，齊巧昨日制台接到軍機大臣上的字寄，說是一連有三個都老爺奏參江南吏治，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幾個官：甚麼孫大鬍子、田小辮子、烏額拉布、餘蓋臣，還有督幕趙大架子、統領羊紫辰等一千人統通在內。其中所參的劣迹，以餘蓋臣、趙大架子頂利害。說餘蓋臣總辦厘金，非但出賣厘差，並且以剔除中飽爲名，私向屬員需索陋規。等到屬員和盤托出，他又並不將此款歸入公家，一律飽其私囊。某人饋送若干，某局繳進若干，那位參他的都老爺查的清清楚楚，摺子上都聲敘明白。還說他出賣厘差，並不在南京過付；上海有一片錢莊，內中有他一個把弟擋手，專門替他經手。人家要送他銀子，只要送到這片錢莊上，由他把弟出封信給他，或者打個電報，南京這邊馬上就把差使委了出來，真正是再要靈驗沒有。摺子上又說他所有賺來的銀子，足有五十多萬兩，很在上海置買了些地皮產業，剩下的一齊存在一片銀行裏。至於參趙大架子頂重的頭一款，是說他霸持招搖；甚至某月某日，收某人賄賂若干，亦查的明明白白。又說兩江總督保舉道員餘某一折，系趙某及餘某在秦淮河妓女貴寶房中擬定折稿。摺子後頭歸結到兩江總督身上，說他年老多病，昏瞶糊塗，日惟以扶鸞求仙爲事，置吏治民生於不顧。此外孫大胡子、田小辮子、烏額拉布、羊紫辰不過都是帶筆。在初入仕途的人見了，難免擔驚受怕，至於歷練慣的人，卻也毫不在意。

閒話休題，言歸正傳。且說這日餘蓋臣剛把手本遞了上去，制台一見是他，雖說是自己保舉的人，究竟事關欽派查辦之案，便也不敢回護，忙叫巡捕官傳話給他，叫他不必要動身，在省候信。巡捕出來說完這句，各自走開，也不說制台請見，也不說制台道乏。餘蓋臣摸不著頭腦，在官廳子上呆了半天，有些不

知底裏的人還過來敷衍他，問他幾時榮行，他也只好含含糊糊的回答。後來坐了一回，看見各位司、道上去，又見各位司、道下來。其時藩台、糧道都已得信，見了制台出來，朝著他都淡淡的，似招呼不招呼的，各自上轎而去。他甚爲沒趣，也只好搭訕著出來。這時候，他的差使都已交會別人替代，他已無公事可辦，院上下來，一直徑回公館，一天未曾出門，卻也無人前來拜他。

頭天晚上，趙大架子還面約今日下午在貴賓房中擺酒送行，誰知等到天黑還不見來催請。自己卻又爲了早晨之事，好生委決不下，派了師爺、管家出去打聽，獨自無精打彩的在家靜等。誰知等到起更，一個管家從院上回來稟報說：“趙大架子趙大人不知爲了什麼事情，行李鋪蓋統通從院上搬了出來。後來小的又打聽到孫大胡子孫大人門口，才曉得京城裏有幾位都老爺說了閒話，連制台都落了不是，總算仍舊派了制台查辦，還算給還他的面子。”餘蓋臣急忙問道：“這位都老爺是誰？但不知有幾個人參在裏頭？孫大人在內不在內？”管家道：“聽說雖然在內，並不十二分要緊。趙大人參的卻很不輕。”餘蓋臣又急忙說道：“我呢？”家人不言語。余蓋臣連連搖頭，連連跺腳，道：“完了！完了！怪不得趙大人他說今兒請我吃飯的，原來他自己遭了事，所以沒有來催請。但是我自己被參，爲的是那一件，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怎麼好呢！”一回又想到自己平時所作所爲，簡直沒有一件妥當的，一霎時萬虛千愁，坐立不定。

正躊躇間，派出去打聽消息的一位元師爺也從外面回來了，手裏還抄了制台新出的一張諭帖。餘蓋臣見面就問：“打聽的事怎麼樣了？”那位師爺有心在東家面前討好，不肯直談，只聽他吞吞吐吐的說道：“聽說京城裏有什麼消息，大約在省城

候補的統通在內。這一定是都老爺想好處，我們不要理他！觀察這樣的憲眷，還怕什麼呢。”餘蓋臣道：“不是怕什麼，爲的是到底參的是那幾件事。你手裏拿的什麼？”那位師爺見問，索性把他所抄的那張諭帖往袖筒裏一藏說：“沒有甚麼。”餘蓋臣道：“明明白白的看見有張紙寫的字，你瞞我做什麼呢？”師爺到此無奈，方把一張諭帖拿了出來。餘蓋臣取過看時，只見上面寫的無非勸戒屬員嗣後不准再到秦淮河吃酒住夜，倘若陽奉陰違，定行參辦不貸各等語。這張諭帖是寫了貼在官廳子上的，如今被這位師爺抄了回來。餘蓋臣看過後，就往旁邊一攔，說道：“這種東西，那一任制台沒有？我也看慣了。他下他的諭帖，我住我的夜，管他媽的事！這也值得遮遮掩掩的！”那師爺被東家搶白了兩句，面孔漲得緋紅，一聲也不言語。餘蓋臣又問道：“我叫你打聽的事，有什麼瞞我的？你快老實說罷！”那師爺只是咳嗽了兩聲，一句話還是沒有。餘蓋臣知道他是無能之輩，便跺著腳，說道：“真正是什麼材料！——這從那兒說起！”說完了這句，便背著手一個人在廳上踱來踱去。他不理師爺，師爺亦嚇的不敢出氣。

攔下餘蓋臣在家裏候信不題。且說制台自接奉廷寄之後，卻也不敢怠慢，立刻就派了藩司、糧道兩個人，按照所參各款，逐一查辦。因爲幕友趙大架子被參在內，留住衙門恐怕不便，就叫自己兄弟二大人通信給他，叫他暫時搬出衙門，好遮人耳目。趙大架子無奈，只得依從。所以頭天雖在相好貴寶家中定了酒席，並未前去請客。到了第二天，貴寶派了男女班子到石壩街趙大人公館裏請安，聽見門上說起，才曉得大人出了岔子，如今在家裏養病，生人一概不見。男女班子無奈，只得悵悵而回。

此時省城裏面一齊曉得制台委了藩台、糧道查辦此案。幸

喜都是同寅，彼此大半認識，一個個便想打點人情，希圖開脫。其中糧道爲人卻很爽快，有人來囑託他，他便同人家說道：“制台雖然拿這件事委了兄弟，其實也不過敷衍了帳而已。現在的事情，那一樁那一件，不是上瞞下就是下瞞上？幾時見查辦參案，有壞掉一大票的？非但兄弟不肯做這個惡人，就是制台也不肯失他自己的面子。他手下的這些人雖然不好，難道他平時是聾子、瞎子，全無聞見，必要等到都老爺說了話，他才一個個的揪了出來？豈不愈顯得他平時毫無覺察麼？不過其中也總得有一兩個當災的人，好遮掩人家耳目。總算都老爺的話並非全假，等他平平氣，以後也免得再開口了。兄弟說的句句真言，所以諸公儘管放心罷了。”衆人聽了他言，俱各把心放下。不料藩台自從奉到委割的那一天起，卻是凡有客來，一概擋駕。今天調卷，明天提人，頗覺雷厲風行。大家都不免提心吊膽，然而想起糧道的話，曉得制台將來一定要顧自己的面子，決不會參掉多少人的；不過彼此難爲幾吊銀子，沒有什麼大不了事，便亦聽其自然。

藩台見人家不來打點，他便有心公事公辦，先從餘蓋臣下手，同制台說：“原參餘道出賣厘差，銀子放在上海。別的雖然沒有憑據，然而銀子存在銀行裏是有簿子可查的；只要查明白了簿子上是餘蓋臣的花戶，便一定是他的贓款了。現在是什麼時候！庫款如此空虛，他們還要如此作弊，真正沒有良心了！司裏同餘道雖是同寅，然而爲大局起見，決計不敢回護的。”制台道：“別的還好辦，銀行是外國人的，恐怕他不由你去查哩。”藩台道：“銀行雖是外國人開的，然而做的是中國人生意。既然做我們中國人生意，一年到頭賺我們中國人的錢也不少了，難道這點交情還沒有？我又不向他捐錢，看看帳簿子有什麼不可的。”制台道：“既然老哥說可以，料想沒有

什麼不可以的。本省的官雖多，能夠辦事的人究竟很少，還是老哥諸事諳練，這件事情就借重老哥辛苦一趟罷。早些去早些回來，也好早點複奏進去，免得再生枝節。”藩台一想，“話雖如此說，究竟自己做了這幾年的官，從來未同外國人打過交道。外國人樞眼睛，高鼻子，雖然見過幾個；但是上海地方，聽說一共總有十幾國的人，我是一省的藩台，到了那裏總得一家家的都去拜望拜望。彼此言語不通，這個十幾國的翻譯倒不好找。一個弄得不得法，被翻譯瞞著我做了手腳！”左思右想，總覺不好，只得回復制台道：“司裏的公事，承上宣下，一來忙的實在走不脫身；二來司裏亦不會說外國話，不認得外國字，將來到了銀行裏查起外國帳來，一個字不認得，還不是白去。這樁事關係很大，請大人委了別人罷。”制台道：“好在總要帶著翻譯去的，只要帶個明白點的翻譯就是了。就是兄弟亦不會說外國話，不認得外國字，怎麼也在這裏辦交涉呢？”藩台被制台頂的無話可說，只得又稟請了一位洋務局裏的提調，乃是本省候補知府，姓楊，名達仁；因為他從小在水師學堂裏出身，認得鬼子多，而且也會說兩句外國應酬話，同了他去，便借他做個靠山。他本任之事，當由制台割委鹽道暫行兼理。

藩台無奈，只得回家部署行裝。因系欽派案件，不敢耽誤，次日有下水輪船，遂即攜帶隨員、幕友徑赴上海。一路上，兩手很捏著一把汗，深悔自己多嘴，惹出這件事來。次日輪船到了上海，上海縣接著迎入公館。跟手進城去拜上海道。見面之後，敘及要到銀行查帳之事。上海道道：“但不知餘某人的銀子是放在那一戶銀行裏的？”藩台大驚道：“難道銀行還有兩家嗎？”上海道道：“但只英國就有麥加利、滙豐兩戶銀行。此外俄國有道勝銀行，日本有正金銀行，以及何蘭國、法蘭西統通有銀行，共有幾十家呢。”藩台聽說，楞了半天，又

說道：“我們在省裏只曉得有滙豐銀行滙豐洋票，幾年頭裏，兄弟在上海的時候也曾使過幾張，卻不曉得有許多的銀行。依兄弟想來，只有滙豐同我們中國人來往，余某人的這銀子大約是放在滙豐，我們只消到滙豐去查就是了。”上海道道：“外國人銀行開在上海的，原是爲著做中國人生意來的，那一片不好存銀子；並不光滙豐一家是如此。但是滙豐兩個字，人家說起來似乎熟些，或者餘某人的銀子就放在他家也未可知。方伯就先到他家去查查也無妨。”藩台聽說稱“是”。於是端茶告辭。

回到公館，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想到滙豐家去查帳。起身梳洗之後，便吩咐套馬車。穿好行裝，帶了翻譯，兩個人同上了馬車，一直往黃浦灘而來。未曾上車的時候，車夫就問：“到那裏去？”藩台說：“滙豐銀行。”馬夫說：“今天禮拜，銀行是不開門的。”那翻譯因是省裏帶來的，在內地久了，也忘記禮拜不禮拜。被馬夫一句話提醒，他亦恍然道：“不錯，禮拜日外國人是不辦公事的，去了也是白去。不如大人到別處拜客，明天一早再去不遲。”藩台道：“管他媽的禮拜不禮拜！我到他門口飛張片子，我總算到過的了。就是他不辦公事，料想客人總好見的。我昨天就到此地，今天還不去拜他，被外國人瞧著也不好。況且我今天見了他，先把大概情形告訴了他，明天再去查帳也就容易些。”翻譯道：“禮拜關門，連客也是不見的，不如明兒一塊去的好。”藩台道：“你們這些人，多走一步路都是怕的！橫豎坐馬車，又不要你跑了去，多走一趟也不難！”翻譯也不敢說別的，只好跟了他走。

一霎時走到滙豐銀行門口，果見兩扇大門緊緊閉著。投帖的人叫喚了半天，亦沒有一個人答應。投帖的無奈，只得走到馬車跟前，據實回復。藩台道：“既然沒有人，留張片子就是

了。”投帖的又跑回去，拿張片子塞了半天亦沒有塞進，只好蘸了點唾沫，拿片子貼在門上走的。藩台自己覺著無趣，又怕翻譯笑他，說他不懂外國規矩，同到公館，坐定之後，便對手下的人說道：“外國人禮拜不辦事、不會客，我有什麼不曉得的。不過上頭委了我這件事，照例文章總得做到。將來有帳查得到，固然是有面子；即使查不到，我們這裏到底來過兩趟，總算是盡心的了。”他如此說，手下的人只好連連答應稱“是”。

到了第二天，便是禮拜一，銀行裏開了門。他老人家仍舊坐了馬車趕去。未曾到銀行門口，投帖的已經老早的拿著名片想由前門闖進去，上了臺階，就挺著嗓子喊“接帖”。幸虧沒有被外國人碰見，撞見一個細崽，連忙揮手叫他出去，又指引他叫他走後門到後頭去。等到投帖的下了臺階，藩台也下了馬車了。投帖的上前稟明原由。藩台心上很不高興，自想：“我是客，我來拜他，怎麼叫我走後門？”原來這滙豐銀行做中國人的賣買，甚麼取洋錢，兌匯票，帳房、櫃檯統通都設在後面，所以那細崽指引他到後邊去。當下藩台無奈，只得跟了投帖的號房走到後面。大眾見他戴著大紅頂子，都以為詫異：說他倘然是來兌銀子的，用不著穿衣帽；如果是拜買辦的，很可以穿便衣，也用不著如此恭敬。

其時櫃檯上收付洋錢，查對支票，正在忙個不了，也沒有去招呼他。號房拿了名片，叫喚了幾聲“接帖”，沒有人理他；便拉住一個人，問：“外國人在那間屋裏住？”那人道：“我是來支洋錢的，我不曉得。你去問他們櫃上罷。”號房無奈，站在櫃檯邊望了一望，都是忙忙碌碌的，不好插嘴，急的藩台罵：“沒中用的王八蛋！連帖子都不會投，還當什麼號房！”號房急了，隨檢了櫃檯上一個鼻架銅絲眼鏡的小夥子先

生，問他：“外國人在那裏？我們大人要拜他。”小夥子先生望了他一眼，並不理他，仍舊低下頭，手摸算盤，跌跌撻撻算他的帳去了。號房沒法，只得又檢了一個嘴上兩撇鼠須的老頭子先生，照前問了一句。畢竟老頭子先生古道可風，回問了聲：“你們是那裏來的？要找外國人做甚麼？”號房還沒有回答他來的是藩台大人，那老頭子先生手裏早拿了一管筆，一疊支票，一張張的往簿子上自己去謄清，再問他話也聽不見了。號房急得要死，藩台瞧著生氣。

正在走頭無路的時候，忽見裏面走出一個中國人來，也不曉得是行裏的什麼人。藩台便親自上前向他詢問，自稱是江南藩司，奉了制台大人的差使，要找外國人說一句話，看一筆帳。那人聽說他是藩台，便把兩隻眼拿他上下估量了一番，回報了一聲：“外國人忙著，在樓上，你要找他，他也沒工夫會你的。”此時翻譯跟在後頭，便說：“不看洋人，先會會你們買辦先生也好。”那人道：“買辦也忙著哩。你有什麼事情？”藩台道：“有個姓餘的道台在你們貴行裏存了一筆銀子，我要查看看到底是有沒有。”那人道：“我們這裏沒有甚麼姓餘的道台，不曉得。我要到街上有事情去，你問別人罷。”揚長的竟出後門去了。

其時來支洋錢取銀子的人越聚越多，看洋錢的叮呤噹啣，都灌到藩台耳朵裏去。洋錢都用大筐籬盛著，害琅一擲，不曉得幾千幾萬似的。整包的鈔票，一疊一疊的數給人看，花花綠綠，都耀到藩台眼睛裏去。此時藩台心上著實羨慕，想：“我官居藩司，綜理一省財政，也算得有錢了，然而總不敵人家的多。”正想著，忽聽翻譯說道：“啊唷，已經十二點半鐘了！”藩台道：“十二點半鐘便怎樣？”翻譯道：“一到十二點半，他們就要走了。”藩台道：“很好，我們就在這裏候他。

他總得出來的，等他們出來的時候，我們趕上去問他們一聲，不就結了嗎。”正說著，只見許多人一哄而出，紛紛都向後門出去，也不分那個是買辦，那個是帳房，那個是跑街，那個是跑樓。一千人出去之後，卻並不見一個外國人。你道爲何？原來外國人都是從前門走的，所以藩台等了半天還是白等。直等到大衆去淨之後，靜悄悄的雅雀無聲。

翻譯明知就裏，也不敢說別的，只好說：“請大人暫回公館吃飯。過天托人找到他的買辦，問他一聲，或者就托他代查。大人犯不著褻尊，自己一趟趟往這裏來。”藩台看此情形，也覺無味，只得搭訕著說道：“我同餘某人並不是冤家，一定要來查他的帳，不過我不來兩趟，上頭總說我不肯盡心。如今外國人不見我，這事便不與我相干，我回省也有得交代了。至於買辦那裏，你們明天順便去問一聲也好。我們的事情，凡是力量可以做到的，無不樣樣做到。他不理你，那卻無法了。至於當差使，也說不到‘褻尊’二字。外國人瞧不起我們中國的官，也不自今日爲始了。這件事我碰著了，倒還是心平氣和的。”說罷，拉起衣裳一直出來上馬車趕回公館。

翻譯當天果去托人找著了買辦，提起前情。買辦道：“不要說難查；就是容易查，他有銀子盡著他存，他愛存那裏就那裏，總不能當他是贓款辦。幸而你們大人沒有來見外國人；倘若見了外國人，被外國人說笑上兩句，那卻難爲情呢！”翻譯聽了無話，回來回了藩台。於是藩台才打斷了查帳的念頭，只想拿話搪塞制台。不敢說洋人不見，他造了一篇謠言，說問過洋人，簿子上沒有餘某人的花戶，所以無從查起。一面先行電稟，一面預備自行回省。

這日正想夜裏趁招商局輪船動身。早晨還在棧房裏默默自想：“深悔自己多事，憑空的要捉人家的錯處。如今人家錯處

捉不著，自己倒弄了一場沒趣。”越想越沒味。正在出神的時候，忽然門上傳進一個手本，又拎著好幾部書，又有一個黃紙簿子，上面題著“萬善同歸”四個大字。藩台見了詫異。忙取手本看時，只見上面寫著“總辦上海善書局候選知縣王慕善。”又看那幾部書：一部是《太上感應篇詳解》，一部是《聖諭廣訓圖釋》，一部是《陰騭文制藝》，一部是《戒淫寶鑒》，一部是《雷祖勸孝真言》。藩台看了，心上尋思道：“原來都是些善書。刻善書固是好事，但他忽然要來找我，卻爲何事？”心上正想回復不見。那個拿手本的二爺說道：“這位王老爺據他自己說起，真正是個好人。自從他開了這個書局之後，所有的淫書已經被他搜尋著七百八十三種，現在一齊存在局中，預備大人調查。有些書外頭都沒有板子，只有他那裏一部。他隨身帶個手折，都開的明明白白，預備當面呈上來的。”藩台一聽這話，心上便想：“姑且叫他進來問問再說。我生平淫書亦算看得多了，那時奉有七百八十幾種？他既然有，姑且調來看看。等到看過，再出示禁止不遲。”主意打定，便吩咐了一聲“請”。

少停王慕善進來，磕頭請安，自不必說。歸坐之後，藩台先問他：“這個局子是幾時開的？一共刻了多少書？”王慕善道：“回大人的話，從卑職曾祖手裏以至傳到如今，一直以行善爲念。到卑職父親晚年，就想創個‘善書會’；苦於力量不足，沒有辦得起來。卑職仰承先志，現在雖然粗具規模，然而經費總還不夠，所刻的書亦有限得很，剛才呈上來的幾部都是的。卑職此業，一來想求大人提倡提倡；二來還有和篇淫書目錄，等大人寓目之後，求大人賞張告示，嚴行禁止，免得擾亂人心。”一面說，一面又站起來把呈上來的書檢出二部，指著說道：“凡事以尊主爲本，所以卑職特地注了這部《聖諭廣

訓圖釋》，是專門預備將來進呈用的。這一部《太上感應篇詳解》，是卑職仰體制台大人的意思做的。聽說制台大人極信奉的是道教，這《太上感應篇》便是道教老祖李老子先生親手著的救世真言，卑職足足費了三年零六個月工夫，方才解釋得完。意思想要再求大人賞張告示，禁止收買翻刻，只准卑局一家專利；如此卑局方能持久，以後有什麼善書，便可多刻幾部。就是大人有什麼著作，卑局亦可效勞。”

藩台道：“能夠多刻幾部原是極好的事；不過專利一層，我們做大憲的人，只能禁人爲非，那能禁人向善，至於提倡一節，亦是我人應盡之責。什麼《聖諭廣訓圖釋》、《太上感應篇詳解》，你明天可送幾百部來，等我下個公事，派給各府、州、縣去看。”王慕善道：“卑局裏的書能得大人如此提倡，將來一定可以暢銷。卑職回去就在每部書的面上加上‘奉憲鑒定’四個大字。明天每樣先繳進兩百部來。”藩台道：“很好。”王慕善道：“請大人的示：這筆書價，卑職還是具個領字由大人這裏來領呢？還是等到大人回省之後再到大人庫上來領呢？”藩台初意，以爲他這些善書雖然賣錢，至於這一二百部一定是捐送給各府、州、縣看的。今見他論到書價，心上便有點不高興。楞了半天，說道：“即然想要勸人爲善，最好把這些書捐送與人家，如果要人家拿錢，恐怕來買的就少了。”王慕善不禁一驚道：“回大人的話：三部、五部，卑職還捐送得起；再多，不要說是卑職捐不起，就是卑局裏也難支援得住！”

藩台道：“這開書局的經費是那裏來的？”王慕善道：“都是捐得來的。”說著，又把那本《萬善同歸》的簿子翻了出來，查給藩台瞧。一頭指著，一頭說道：“這是某軍門捐洋銀五十兩，這是某中丞捐洋五千元，這是某方伯捐銀三十

兩，這是某太守捐洋四十元。”隨後又特地翻出一條給藩台看，道：“只是家兄王子密部郎，就是現在做小軍機的，他也幫過二十四兩。”藩台道：“原來老兄是子翁的令弟！兄弟同令兄很要好，兄弟去年陞見進京，我們兩個很說得來。但是這些錢都是衆人捐湊的，更不應該拿他賣錢。兄弟既同令兄相好，將來回省這後，替老兄想個法子，弄一筆永遠經費。外府州、縣有肯爲善的，也等他們捐兩個。”王慕善聽了，特地離位請了一個安，又說了聲“謝大人栽培。”藩台道：“這書同簿子你先帶回去。我這裏有什麼捐款隨手就送來給你，不消得寫簿子的。”王慕善於是感激涕零而去。

藩台送客回來，對著同來的幕友相公說道：“現在的時勢，拿著王法嚇唬人叫人做好人還沒人聽你的話；如今忽然拿著善書去勸化人，你送給他瞧他還不要瞧，還要叫人家拿錢，豈非是做夢！說句老實話，這些書我就不要瞧。倒是把他那七百多種淫書調來看看，一定有些新鮮東西在內。”藩台說到這裏，便有個幕友插嘴道：“方伯既灰曉得他這些書沒用，爲什麼還勸他捐給人家看呢？”藩台道：“勸人爲善，一來名氣好聽；二來他是小軍機王子密的令弟，把他敷衍過去就完了。我那裏有這許多工夫去替他派書，替他斂錢呢。”衆人聽了，方才明白。到得晚上，便即搭了輪船回省銷差。

次日，王慕善還癡心妄想，當他未走，把善書裝了兩板箱，叫人擡著，自己跟著送到行轅裏來。到門一問，才曉得藩台大人昨兒夜裏已經離了上海。王慕善至此，還不覺得藩台昨兒同他說的一番話是敷衍他的，還疑心有了什麼要緊公事，急於回省。仍舊把書箱擡了回來，同人商量，把書箱交輪船寄上去。自己又另外打了一個稟帖，隨著書箱同寄南京。

藩台回省查的參案，預先請過制台的示，無非是“事出有

因，查無實據”，大概的洗刷一個乾乾淨淨。再把官小的壞上一兩個，什麼羊紫辰、孫大鬍子、趙大架子一千人統通無事，稟複上去制台據詳奏了出去。凡是被參的人，又私底下托人到京裏打點，省得都老爺再說別的閒話，一天大事，竟如此瓦解冰銷。這是中國官場辦事一向大頭小尾慣的，並不是做書的人先詳後略，有始無終也。

閒話慢表。且說王慕善自經藩憲一番獎勵，他果然於次日刻了一塊戳記，凡他所刻的善書，每部之上都加了“奉憲鑒定”四個大字。又特地上了幾家新聞紙的告白。又把自己書局門口原有的招牌重新寫過，是“奉憲設立善書總局”。招牌之旁添了兩扇虎頭牌，寫的是“書局重地，閒人免入”。一面又挂著一條軍棍。據他自己說：“現在我這片書局既然改了由官經辦，我應得按照總辦體制，夥計們就是司事。”又吩咐手下的人：“以後都得稱我爲總辦。”看了日子，開局懸挂招牌。預先由帳房在九華樓定了幾桌酒，發了一張知單，凡認識的官紳兩途，請了好幾十位，單子上也有寫“知”字的，也有寫“代知”的，還有寫“謝謝”的。有些不曉得他的根底的，還當他的確是小軍機王某人的令弟，同藩台有多大的交情，一齊湊了分子來送禮。

吉期既到，書局門前懸燈結彩；堂屋正中桌圍椅披，鋪設一新；又點了一對大蠟燭，王慕善穿了行裝，挂著一副忠孝帶，先在堂中關聖帝君神像面前拈香行禮。磕頭起來，手下的司事又一齊向他叩頭賀喜。然後人來客往，足足鬧了半日。王慕善生怕正經官紳來的不多，掃他的面子，預先托了人走了門路，處處說好。居然到了那日，大老紳衿也到得兩位。王慕善便殷勤勤留往吃飯，當下居中一席，賓主六位，王慕善自己奉陪，五個客人統通都是道台：第一位姓宋，號子仁，廣東人氏。官

居分省試用道，乃是這裏有名的紳董，常常要同上海道見面的。第二位姓申，號義琢，蘇州人氏，乃是一片善局裏的總董。自從他爺爺手裏創辦善舉，無論那一省有什麼賑捐，都是他家起頭。有名的申大善人，沒有一個不曉的，到這申義甫手裏，也著實有幾文了。申義甫每辦一次賑捐，連捐帶保，不到五六年，居然由知縣也升到道台，指省浙江。因為近年光景甚好，過的日子很舒服，也就不去到省了。第三位新從京裏引見出來，路過上海，尚未到省的一位湖南試用道，姓朱，號禮齋，山西人氏。王慕善因為他也是觀察，借他來裝場面的，偏偏這位朱禮齋最歡喜擺自己的觀察架子，有人問他“貴姓、台甫”他對答之後，一定要贅上一句“兄弟是湖南候補道”。無論湖南人員，別省人員，也不論候選、候補，只要官比他小的，見了他面，無論在張園裏，或者戲館裏，番菜館裏，尊他一聲“大人”，他馬上就替人家惠茶東，惠戲價，惠酒帳。上海有片票號，都說有他的本錢在內，手筆亦著實開闊：有人拿了手本到他公館裏請安，同他敘大人、卑職，他一定請見，倘或告幫，少則十塊、八塊，多則三十、二十，亦常常的給人家。王慕善曉得他這個脾氣，便有心交給他，無論那裏碰著，老遠的就是一個安，高高朗朗叫一聲“大人”。請起安來，眼睛望著鼻子，低下了頭，拿兩隻手往屁股後頭一癢。倘或朱觀察問長問短，他滿嘴的“是是是，者者者”。因此朱觀察很賞識他，肯同他來往。第四位是一位江西候補道，姓蔡，號智闇，乃浙江人氏。是聰明刁刻一路的人。曾經代理過三個月鹽道。自以為拿過印把子的人，覺得比眾不同，眼眶子裏只有督、撫、藩、臬，別人都不在他心上了。因與王慕善稍微沾點親戚，王慕善特地央他來陪客。他初意想要不來的，後來聽說宋子仁、申義甫一千人統通在彼，曉得場面還好，所以趕得來的。還有一位姓翁，號信

人，山東人氏。身上只捐了一個候選道，在上海做做生意。不知如何被王慕善請得來的，便把他屈坐了第五位。幸虧他爲人顛顛預預，於這些上頭倒也並不在意。

當下坐定之後，王慕善先開口問宋子仁、申義甫二位道：“宋老伯，申老伯，這兩天的公事一定忙得很？”宋子仁皺著眉頭，說道：“不要說別的，單是兩江制台、蘇州撫台托查的事件就有七八樁在身上。還有上海道托我出來調處的事情，還有地方官辦不了的事情，亦一齊來找我。真是天天吃了人參，精神亦來不及！剛剛上海道還在兄弟那邊。上海道前腳走，上海縣跟著又來。並不是欺他官小，對不住他，只好擋駕；見面之後，有得同你纏，只怕到此刻還不得來。義翁，你這兩天接到山東的電報沒有？黃河怎麼樣了？”申義甫立刻擺出一副憂國憂民的面孔，道：“利津口子還沒合龍，齊河的大堤又沖開了，山東撫台昨兒一天共總有九個電報給兄弟，托兄弟立刻替他彙十萬銀子去。子翁，現在市面銀根如此之緊，一時那裏提得到許多！後來又來一個電報，說叫二小兒到工上去當差，年終合龍，兩個過班可得道員。因此面情難卻，彙了五萬銀子給他。二小兒亦就這兩天動身前去。子翁可有什麼信帶？”宋子仁道：“恭喜，恭喜！二世兄不日也同義翁一樣，真正是鳳毛濟美！兄弟有什麼信，回來寫好再送過來。”

正談論間，代理過江西鹽道的蔡智庵因與朱禮齋、翁信人扳談，彼此問起“貴姓、台甫”。朱禮齋回答之後，又從靴頁子裏掏出一張“申報”，上面刻著分發人員名單，便指著一行說道：“上月引見分發的這湖南道朱議孫就是兄弟。”蔡智庵自以爲曾經拿過印把子的人，自然目空一切。誰知翁信人也只是不理他。只有王慕善替他亂吹說：“這位朱大人，學問經濟，名重一時。這回晉京引見，上頭聖眷極好，不日就要放缺

的。”蔡智庵不等他說完，急於替自己表揚道：“現在皇上很留心吏治，所以我們敝省撫憲陸大中丞委派兄弟代理鹽道的折子上頭特地帶加了四個字的考語。諸位要曉得，代理的時候雖短，有得代理就會署事，有得署事就會補缺。同是一樣候補道，盡有候補了幾十年，一回印把子拿不到的多著哩。”王慕善聽了，不勝傾倒。這時候，朱禮齋已經問過翁信人的“貴班”，翁信人說是“候選道”。蔡智庵道：“信翁要做事情，何不分發到省？不要說補缺，就是像兄弟代理過一次，到底多了一副官銜牌，說起來名氣也好聽些。”翁通道：“我不過在這裏做做生意，本來算不得什麼，不過常常要同你們諸位在一塊兒，所以不得不捐個道台裝裝場面。我這道台，名字叫做‘上場道台’：見了你們諸位道台在這裏，我也是道台；如果見起生意人來，我還做我的一品大百姓。”翁信人一面說，一面端起酒杯來一連喝了五大鍾，也微微的有了點酒意。蔡智庵被他說的頓口無言，朱禮齋也做聲不得。

申義甫大善士便提起：“刷印善書一節，直是關係人心風俗的一件事情。明天小兒到北邊，可以叫他帶幾十部去順便送送人，也算得一樁善舉。”王慕善道：“小侄這片書局所出的書，有諸位老伯、諸位憲台提倡，不愁沒有銷路。但是吃本利害，小侄自己一個錢的薪水不支，以及天天到局裏辦公事，什麼馬車錢，包車夫，還有吃的香煙、茶葉，都是小侄自己貼的。真正是涓滴歸公，一絲一毫不敢亂用。如此謹慎，每月還要墊得五六百塊。什麼朋友薪水，刻板刷印的工錢，以及紙張等類，沒有一項少得來的。上回南京藩台到這裏，小侄前去叩見，顧他老人家美意，允話各項善書每種要一千部，割派各府、州、縣代為分銷。將來這筆書價，就在他們養廉銀子裏扣回，卻是再好沒有。不過目下要墊本印書，至少非四五千金不辦，所

以小侄要求諸位老伯、諸位憲台替小侄想個法兒，支援過去。將來少則三月，多則五月，各府、州、縣書價領到之後，一定本利同歸。小侄是決不食言的。”

當下各位道台聽了他的話，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一句話也沒有。到底朱禮齋慷慨，首先創議，助銀王百兩。王慕善立刻請安，“謝大人提倡。”跟手宋子仁說了聲：“兄弟只好勉竭棉力，捐一百銀子，附附驥的了。”蔡智庵是向來吝嗇的，不肯自己拿錢，卻替王慕善出主意，說道：“這件事情，我們盡力幫一千，幫八百，在我們已經出了一身大汗；然而缺少還多，於是仍屬無濟。兄弟有個愚見，不知申義翁以爲如何？”申大善士忙要請教。蔡智庵道：“所有各省賑捐銀子都在義翁手裏，無非是存在莊上生息。現在兄弟做個中人，求義翁撥借王大哥五千，利錢或照莊拆，就是多點也不妨。將來書價領到，本利雙還。一則成全了善舉，二來義翁又可多收幾個利錢，豈不公私兩便？”宋子仁也幫著勸說，連稱“智翁所言極是……”。王慕善聽得心花都開。只見申大善士連連搖頭道：“使不得！使不得！這筆賑捐銀子，自從先曾祖存到如今，已有八十多年，是從來沒有人提過。如今五千金雖然爲數不多，王大哥非荒唐之人，兄弟亦沒有什麼不放心。但是此例一開，人人都好來借。借的多了，都像王大哥這樣謹慎的人是不打緊；設有差池，這筆款子誰來歸還？所以兄弟這個不能出借的苦衷，還求諸公原諒！”

正說話間，忽見外面來了一個人，急匆匆走到申義甫耳朵旁邊說了兩句話。登時申大善士面孔失色。大家正要問信，又見走進兩個堂子裏的娘姨、大姐直至筵前，朝著王慕善說道：“恭喜耐王大少！倪先生，倪先生也來哉。”一句話，又把個王慕善弄得置身無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辦義賑善人是富 盜虛聲廉吏難爲

話說王慕善這日正在局裏請客吃酒，忽然走進來兩個堂子裏的娘姨、大姐，笑嘻嘻的朝著他說：“我們先生就來。”王慕善一看，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相好西蒼芳花媛媛的一個大姐，名叫阿金，一個娘姨，名喚阿巧的。便是前個月裏過節，王慕善短欠這花媛媛十二台酒錢，九十六個局錢，節邊正因轉運不靈，沒有送去。花媛媛的母親平時因見這位王大少來往的很有幾個大人老爺，諒非安心漂帳的人，一時掉頭不轉也是有的，因此並未叫娘姨、大姐上門來討，以爲過節之後，只要王大少仍舊前來照應，這錢終究要還的。誰料自從節前頂到如今，王大少一趟未曾光降。到局裏問問，總說在家裏，到公館裏問問，又說在局裏，打定主意，總不叫你見面。後來又聽他同走的朋友講起，說王某人節後又做了百花底的周寶寶，兩人十分要好，不到一月，已經吃過三個雙台，碰過八場和。

花媛媛的娘心上恨極了，幾次三番的要去候他，總被他預先得信，不是從後門逃走便是賴在周寶寶房間進住不出來。因此，花媛媛的娘一連候了幾日未曾候到，只得天天仍舊到書局裏來跑。後來碰到過一次，花媛媛的娘本來要同他拼命的，禁不起他花言巧語，下氣柔聲，一味的軟纏，央告花媛媛的娘道：“姆媽不要動氣，實因前帳未付，沒臉登門，並非不放在

心上。”又道：“姆媽，我的事情你是曉得的。目下我這片書局，新馬路宋子仁宋大人，鐵馬路做善舉的申義甫申大人，都肯幫我銀子，把局面著實還要撐大。目下他們幾位都已答應，但是銀子還未到手，等到他們把錢一送來，頭一注就先拿來還你。非但酒錢、菜錢兩三百塊算不得什麼，並且我從前許過媛媛送他一副金釧臂如今也要了此心願。請你今天先回去，我少則十天，多則半月，一定不會誤你事的。”

花媛媛的娘道：“大少，人心是肉做的！你春天來做我們媛媛的時候，還是個小先生；如今……”王慕善不等他說完，便道：“你不要說了，我有什麼不曉得的。將來銀子下來的多，我還要討媛媛做姨太太哩。你就是我的丈母娘。我討了媛媛，接你丈母娘一塊同住。”花媛媛的娘道：“大少，你只要把局錢、菜錢算還給我就夠了！別的好處我亦不敢想了！”王慕善道：“事情將來定規要如此辦，你放心罷了。”花媛媛的娘只得權時隱忍而去，連他跳槽的事亦未揭穿。

誰知過了半個多月，仍無消息。花媛媛的娘一連又叫人來過兩三趟，無奈總不見面。他這片書局乃開在靶子路北面，來一趟非輕容易。花媛媛的娘急了，乃買通王慕善的車夫。車夫便告訴他：“幾時幾日開局，我們東家一定在這裏的，你們盡管來就是了。”花媛媛的娘記在肚裏。誰知到了開局的那一天，王慕善早已防備，預先托了宋子仁替他到營裏借了四名親兵，穿著號褂子站在局門口，彈壓閒人；又請巡捕房派了兩個華捕，幫同禁阻，一切閒雜人等毋許擅入。

卻說花媛媛的娘，這日有事在心，一早便喚女兒起身。收拾停當，已有十一點半鐘，及至走到，不差亦有半點鐘了。只見人來客往，馬車包車，著實不少。花媛媛母女兩個曉得此時不便，又在外面茶館裏等了點半鐘，看看來的人已去大半，方

同了阿金、阿巧至門前。親兵、巡捕攔阻不准進去。媛媛母女二人面孔究竟還嫩，禁不起呼喝，便退了出來。畢竟阿巧心機靈巧，便道：“既到此間，那有不見之理！”便讓媛媛母女仍到茶館裏去坐，他就拉了阿金硬闖進去。巡捕喝問何人，阿巧便說是王老爺自己公館的人。巡捕不便阻攔，任其揚長進去。王慕善一見，果然大吃一驚。臺面上正是一班貴客，倘若鬧穿，諸多不便。急能生巧，便道：“你們來得極好。我家大老爺本來有封信在這裏，我因為有事，所以還沒送來。如此，就托你二人帶了去，省得我走一趟。”說罷，趁著到房取信為由，把阿金、阿巧一直領到帳房，先埋怨他不該當著大眾坍我的台，又說：“上下不過幾天，怎的就急到這步田地？”阿巧道：“事情並不與我相干。他娘兒兩個一定要來，同在茶館裏；大少，你自己同他去說罷。”

王慕善綳綳眉頭，道：“我正在這裏有事，他們偏偏要來同我胡纏！”阿巧道：“這是你自己不好，說話不當話，也怪不得別人。洋錢一時來不及，多少給他們幾個，陸陸續續的開銷點，他們也不來找你了。”王慕善曉得今天的事非錢不能了結，硬硬頭皮，從帳房櫃子裏取出昨兒新借來的一封洋錢，數了數，除用之外，只剩得六十多塊了。於是把零頭留下，先拿五十塊錢給媛媛。又拿十塊給阿金、阿巧平分，求他二人快快勸他母女回去，有話過天再說。阿巧、阿金見錢眼開，樂得做好人，拿著洋錢，倒反千恩萬謝而去。

王慕善見他二人走出大門，方把一塊石頭放下，重新趕到客堂入席，連說：“對不住！……”又道：“剛才來的兩個人，說也好笑，他先生就是普慶裏的洪如意。還是家兄去年路過上海的時候照應過他幾十個局，碰過幾場和，吃過兩台酒。等到家兄進京之後，他倆常常通信，還帶過東西，都是小侄替

他們傳遞。”宋子仁道：“令兄大人真要算個風流才子了！洪如意是由蘇州來的，一切氣派到底兩樣。”當下你一句，我一句，竟把花媛媛一段故事，絲毫未曾揭穿。

王慕善於是把心放下，舉箸讓菜，忽然才覺得不見了上面第二位申大善士，忙問衆人：“申老伯那裏去了？”宋子仁對他說：“申義翁聽說爲著莊上存的一筆款子，也不曉得怎樣，管家來送了個信給他，他就急忙忙的去。不及關照你，托我們關照你。一打岔就忘記了。”王慕善聽了，甚爲氣悶。只因蔡智庵有勸他代借五千銀子的一句話，雖未答應，在王慕善卻不能不癡心妄想。當下席散，衆人告辭。

次日，朱禮齋果然送到五百銀子。王慕善千恩萬謝，自不必說。但是上節過節拖欠太多，五百銀子換了六百幾十塊錢，還還局帳，還還店帳。大老官有了錢，腰把子就硬起來了，不免又要多擺幾個雙台以及吃大菜，又麻雀，坐馬車，看戲，制行頭，都是跟著來的。不到十天，五百雪花銀早花得乾乾淨淨。等到錢化完了，又想到：“宋子仁還答應過我一百銀子，不免向他要來應用。”偏偏碰著這位老先生極其羅蘇，又是極其小心，見面之後，問長問短；問：“局裏一個月有多少開銷？現在已刻了多少書？每年可趁幾個錢？”王慕善於是隨嘴亂編，只求搪塞過去，好拿他的銀子。後來宋子仁又說了許多勉勵他的話，然後拿出來一張月底的期票。王慕善錢既到手，如獲至寶，便也不肯久坐，隨意敷衍了幾句，一溜煙辭了出來。回到局裏，一看是張期票遠水救不得近火，於歡喜之中不免稍爲失望。躊躇了半天，只得托本局帳房朋友，化了幾塊洋錢，到小錢莊上去貼現，貼了回來，又被帳房扣下五十多塊，說是工匠薪工，廚房伙食，再不付，人家都要散工了。王慕善因到手只有八十來塊錢，急的朝著帳房跺腳，心上雖不願意，而又奈何

他不得。八十來塊錢禁不得大用，不到三天又完了。

沒得錢用，只得雖覓別法，又想：“錢少了，實在不夠揮霍。現在不去找蔡智庵，前天承他美意，肯替我向申義甫設法。“主意打定，便去找蔡智庵。蔡智庵聽出前天申義甫的口氣，曉得他一定不肯挪借，恐怕自己去說不成功，要坍台的，便道：“這話須得你老哥自己去找他，我們旁邊人只能敲敲邊鼓。他同老哥交情厚，自然會替老哥想法子的。”王慕善不知他用意，便道：“卑職遵大人的示，且等卑職去過之後，看是如何說法，再來稟複大人，求大人替卑職想個法兒。”蔡智庵道：“就是如此。”王慕善從蔡智庵那裏出來，果然去找申大善士。進門之後，托門上人通報。門上人說：“我們大人正接著山西電報，聽說山西今年鬧荒年，撫台有電報來托這裏彙銀子去，正請了閻二老爺來，在廳上商量呢。你老還是此刻見，還是停刻見？”王慕善一想：“我這趟來的真不湊巧！偏偏來找他，偏偏碰著他有事。但既來到此間，斷無不見佛面之理。”便道：“不管是誰，你替我回就是了。”

門上人遞上名片。申義甫一見是他，肚皮裏就有點不願意，心上想道：“那天蔡某人一開口就勸我借給他五千銀子，好容易被我藉端逃走。他今日又纏上門來，真正討厭！”欲待不見，不料王慕善已到廊簷底下等請了。申大善士無法，只得叫“請”。見面之後，寒暄過去，申義甫不等他說話，先問他道：“你曉得了沒有？”王慕善回稱不知；又問：“老伯有什麼事情？”申義甫道：“山西荒年，草根樹皮沒得吃了，現在吃人肉。撫台有電報來托我替他捐一百萬銀子的款，立等散放。老兄，你是曉得我的光景的，不要說是一百、八十萬，就是十萬、八萬、三千、五千，我也得一個個的在人頭上捐下來，那裏有這筆閑款來墊哩。”王慕善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老伯做的是好事，如果有錢墊，自然早解去一天可以把人早救活一天。”申義甫道：“呀呀乎！兄弟若不是辦的頂真，都像這樣東挪西借起來，那裏還能撐得起這個局面。”閻二先生也幫著申義甫，說申大先生如何勤懇，如何爲難，“現在賑捐已成強弩之末，那裏能像從前來的容易”。滔滔汨汨，說個不了。

王慕善到此，方請教他姓字。申義甫道：“你連閻二先生閻大善人還不認得？也難爲你這個老上海了！他姓閻，他的號叫閻佐之，新近由知州保舉了直隸州。已經三次奉旨嘉獎，有兩回上諭高頭，兄弟名字底下一個總是他。”閻二先生聽了，滿面孔義形於色，便亦請教王慕善的名號，王慕善說了。申義甫道：“這位王大哥，就是我同你說過開辦善書局的那一位。”閻二先生道：“我們中國人認得字的有限，要做善事，靠著善書教化人終究事倍功半。倘若拿善書送給人家，人家不看，這書豈不白丟？依兄弟愚見：總不如實事求是，做些眼前功德，到底實在些。申大先生以爲何如？”申義甫未及開口，王慕善道：“兄弟力量不足，所以只好刻刻書，勸化勸化人。如果本錢大，力量足，像申老伯做的這些事我都要做的。”

閻二先生冷笑道：“做善事要本錢，任憑你一輩子都做不成！兄弟資格淺，說不著。即以我們這申大先生而論，當初他家太太老伯手裏，何嘗有錢。他家太太老伯起初處個小館，一年不過十來吊錢。後來本鄉里因他年高望重，就推他做了一位鄉董。他老人家從此到處募捐，廣行善事。俗語說：‘和尚吃八方。’他家太太老伯連著師姑庵裏的錢都會募了來做好事，也總算神通廣大了。他家太太老伯不在的時候，已經積聚下幾百吊錢。到他太太老伯，以至他老伯手裏，齊巧那兩年山東、河南接連決口，京、津一帶，赤地千里。地方上曉得他家肯做善事，就把他推戴起來，凡有賑捐，一概由他家經手。所以等到

他家老伯去世，莊上的銀子已經存了好幾十萬了。申老伯去世的前頭幾年，記得那時候我只有十三歲。有天到申府上替申老伯請安，申老伯攔著我的手，說道：‘你們小孩子家，第一總要做好人；做好人，終究有返本的。你想，我公公手裏是什麼光景？連頓粗茶淡飯也吃不飽。自從做了善事，到我手裏，如今房子也有了，田地也有了，官也有了，家裏老婆孩子也有了，伺候的人也有了，那一樁不是做善事來的？“皇天不負苦心人”，這句話是一點不錯的。’後來申老伯去世，就傳到我們這位申大先生手裏。申大先生更與衆不同，非但場面比前頭來的大，如今他老人家的頂子已經亮藍，指日就要紅了。你不聽見說他們世兄即日也要保道台？真正是鳳毛濟美，可欽，可敬！”

王慕善聽了，不勝豔羨，隨向閻二先生說道：“你佐翁先生雖然不及申老伯，照此下去，發財亦是意中之事。”閻二先生道：“說那裏話！我那裏比得上他！《大學》上說的‘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我現在正在這裏求著哩。”申義甫道：“不用你求，山西這一趟，你亦跑不掉。現在算來算去與其我們捐了銀子彙上去叫他們去做現成好人，何如我們自己去，也樂得叫他們地方上供應供應。我們吃辛吃苦，賣了許多面子，捐了許多銀子，還不應該好好的巴結巴結我們嗎。而且還可以多帶幾個人去，將來義賑出力，保案當中也樂得多提拔幾個人。”閻二先生一疊連聲的答應“是”，又問：“大約幾時可以動身？”申義甫道：“至少亦得十來天。現在頂要緊的是刻捐冊，刻好了，好托報館裏替我們一家家去分送。稿子我這裏已經擬好了一張，你看看，還有要改的地方沒有？”閻二先生大約看了一遍，說道：“好是好，但是還少了八個字。”申義甫忙問：“那八個字？”閻二先生道：“‘經手私肥，雷

殛火焚’這八個字好少的嗎？你若是不把這八個字刻上去，人家一定不相信。”申義甫道：“是極，是極！這是我一時忘記，這八個字本來是不能少的。”

其時王慕善亦站起來幫著看了捐冊底稿一遍，愣在旁邊，一聲不敢言語。後來聽了他二人攀談，方曉得其中還有這許多講究。隨後申、閻二人又議論到名字。申義甫道：“兄弟是勸捐世家，居中頭一個，兄弟也不消客氣的人。其餘的你斟酌去罷。”王慕善至此忽然動了附驥的念頭，便朝著申義甫說道：“申老伯，小侄雖是材力淺薄，這勸捐的事，自分還辦得來。可否這捐冊後頭附上小侄一個名字？一來等小侄附驥，叫人家瞧著小侄得與諸大善士在一塊兒辦事，也是莫大的榮幸。再則小侄也可以借此磨練磨練。小侄情願報效，捐來的錢，涓滴歸公，一個薪水也不敢領。”

申義甫聽了他話，同閻二先生兩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歇了半天，申義甫未及開言，閻二先生先發話道：“備個名字在裏頭，這樣事倒不容易。你不要以為安個名字上去是小事，一個名字雖然只有三個字，一個要有幾百萬銀子的沈重。你自問你有這個肩膀擔得起這個沈重不能？”王慕善道：“既然如此，我去找宋子仁宋老伯做個保人，可好不好？”申義甫一想：“他這來是為借錢來的，現在借錢的話說不出口，倒想幫著勸捐，只求附個名字，我不好不答應他。而且他所來往的都是幾個觀察，看上去場面還不錯，樂得送個人情答應了他。”便道：“並不是兄弟不相信吾兄，一定要吾兄找保人，實因事情關係者大，並不是兄弟一人之事，兄弟也作不得主。有個保人，人家就不會批評到兄弟了。”王慕善道：“這個小侄都知道。”申義甫又道：“吾兄現在做了我們自己一家人了，但願吾兄從此一帆風順，升官發財，各式事情都在此中生髮，真正

是名利雙收，再好沒有。從前人說：‘爲善最樂’，兄弟是過來人，難道還騙你嗎？”王慕善聽了，自然高興。

閻二先生道：“現在捐冊還沒有刻，再一筆筆的捐起來，至快也要二十天才得動身。今年十月裏乃是家慈的七十晉九的生日。上次廣西賑捐請獎案內已經替他老人家請了二品封典。前月家表兄進京，順便把誥命軸子領到。兄弟打算看個日子，借張園替他老人家熱鬧一天。十月裏兄弟要出去放賑，不能在家裏，也就借此預祝，以盡人子之心。大先生以爲何如？”申義甫道：“是極，是極！顯親揚名，本該如此。佐兄不是這兩年辦賑，那裏能夠有此一番作爲。如有知單公啓，兄弟一定預名。”閻二先生道：“本要借重。”又閒談了一回，彼此別去。

自從這天起，申義甫便拿紅紙另寫了一張“勸捐山西急賑總局”的條子貼在門口。王慕善便不時的到他家裏鬼混。過了三天，捐冊石印好了，下一排末了一個果然刻著王慕善的名字。王慕善看了，心上著實得意。所有捐冊，除送報館代爲隨報分送外，但止王慕善一個人身上就揣了五六百張。每到一處，開口三句話不離本行，立刻從懷裏掏出捐冊來送給人看，又指著末一個名字，說道：“這就是兄弟，現在也在這裏頭幫忙。諸公如要賑濟，不妨交給兄弟，同送到局裏都是一樣的。再者兄弟是初進去，等兄弟名下多捐幾個，也替兄弟撐撐面子。”人家見他說得如此懇切，有些抹不下臉的，不免都得應酬他幾塊，然而大注捐款一注沒有。捐了三天，捐冊送掉三百多份，只捐得一百八十幾塊洋錢，都是些零星碎戶。王慕善便有些懶惰起來。及至回到局裏一問，才曉得申大先生三天不出門，坐在家裏已經捐了人家十幾萬了。王慕善才曉得這勸捐一事，竟同做官一樣，非有資格不可。

正是有話便長，無話便短。過了幾天，便是閻二先生替他

老太太預祝的日子。到了幾天頭裏，先把張園大洋房定下，隔夜帶了家人前去鋪設一新。又定了一班髦兒戲，發了一張知單，總共請了三百多客，都是上海有名的大人先生。到了次日，閻二先生一早起來，穿了袍褂，坐了馬車，趕到張園。又把自己妾生的一個兒子帶了來。這個兒子才有九歲，也紮扮著，穿著小袍套小靴帽，戴著五品頂子。說今天來的客多，好叫他幫著回拜。此外帳房家人，一共去了十來個。

閻二先生是七點鐘到的張園。八點鐘頭一位客到，乃是這裏有名的一位道台，叫做“磕頭道台”。這人年紀也有四十來歲了。據他自己說，他這個道台也捐了二十來年了，指省湖北一直沒有當過差使。公館住在上海。專候人家有喜慶等事，他便穿著衣帽前來擺闊，無論這家同他有無來往，只要是場面上的人，被他曉得了，到了這一天，一定是他頭一個戴著大紅頂子前來磕頭的。後來大家看熟了，就送他這們一個美號，叫做“磕頭道台”。人家見磕頭道台無處不磕頭，就有些不認得的人，偶遇家中有事，亦就發付帖子給他，等他來磕頭。這位磕頭道台吃量又好，每到一個人家，總要等到開過席吃過中飯才走，有時候並且連晚飯都吃了去。人家有事，人來客往，總得有人陪客。別位大人先生，就是發帖子請他光陪，來雖來，不過同點卯應名一般，一來就走，而且還有拿架子不來的；獨有這位磕頭道台，他一到之後，馬上就替你陪客送客，一直忙碌到走，不消主人費心的。因此各家有事都要請他。

且說這天磕頭道台到了大洋房裏，拜過壽堂，見過主人，讓坐奉茶。此時為時尚早，大洋房內空落落的一個客沒有。主人閻二先生因這位磕頭道台沒有什麼談頭，便把兒子喚過來，叫他替老伯請安。磕頭道台一見，先問幾歲，讀什麼書。閻二先生一一回答過。磕頭道台又見他戴著頂子，便問：“世兄貴

班？”閻二先生道：“還是前年四川水災賑捐案內買的捐票捐的一個同知職銜。小孩子年紀小，等他大些再替他弄實官。”

磕頭道台道：“現在捐票什麼折頭？兄弟想請一個三代一品封典。”閻二先生道：“有有有。某翁是自己人，我老實說。若是別人，就是出了錢我也不同他講的。某翁要辦這件事，姑且再等一兩個月。這回山西義賑，極少要捐七八十萬。有些捐整千整萬的人，他們各人會替自己請獎，或者移獎子弟，我們想不到他的好處；就是請獎之外，有點盈餘，也爲數有限。其次，當舖錢業雖然由各府各縣傳諭各幫首董勒令派捐，將來他們這些捐票仍舊要出賣與人，希冀撈回兩個。這種捐票都跟著大行大市走的，我們也占不到便宜。要拾便宜倒在零碎捐款上頭。人家捐了一百、八十，十塊、八塊，誰還想什麼好處。然而積少成多，這便是經手人的沾光。譬如有一百萬銀子的捐款，照例請獎，人所共知的也不過十萬、二十萬，其餘的都要等到湊齊整數。將要奏報出去的時候，那一省的事就由那一省的督、撫同我們商量好了，定個折扣賣給人家，仍舊可以請獎。人家樂得便宜，誰不來買。而且這筆賣買多半還是我們經手。”

磕頭道台道：“如此一來，就是打個六折、七折賣給人家，豈不是一百萬銀子的捐款又多出六七十萬嗎？倒可以救人不少！”

閻二先生道：“你這人好呆！再拿這銀子去賑濟，我們一年辛苦到頭，爲的什麼。果然如此，我爲什麼不叫你買捐票，倒叫你等兩天呢？叫你等兩天就有便宜給你。不過這裏頭也不是我兄弟一人之事。現在山西急等賑濟，靠你觀察的面子，只要能夠經手募捐萬把銀子，於照例請獎之外，兄弟並且可以在別人名下想個法子再送你一個保舉；不要說是一個三代一品封典，別的官還可以得好幾個哩。”

磕頭道台聽了，著實心動。不過要他募捐一萬銀子，尚待躊躇。

正談論間，客人也陸陸續續的來了，於是打住話頭。後來客人漸漸的多了，主人便吩咐開席。磕頭道台搶著代做主人，讓人喝酒。自從冷葷盤子吃起，以至吃到後四道，一直沒有住嘴。末了上了一碗紅燒蹄子，他先讓衆人吃。衆人都說：“謝謝，實在吃不下了。”他見衆人不吃，便拿筷子橫著一卷，一張蹄子的皮統通被他卷來，放在飯碗上。只見他拿筷子把蹄子一塊一塊夾碎，有一寸見方大小，和在飯裏，不上一刻工夫，狼吞虎咽，居然吃個精光。依他肚皮，還沒有吃飽，因見衆人都停了筷子，他亦只好罷休。這桌席散，齊巧有後來的客，多開一席。他又搶著代東，吃過第二頓方才吃飽。抹過臉，又著實替主人張羅了一回，看了一回堂戲，後來見客人都已散完，他才走的。

且說閻二先生等老太太生日做過，停了一日，出門謝過客，便預備起身。他說出去放賑是穿不得皮袍子的，山西天冷，叫家裏人替他做了一身絲棉襖褲穿在裏頭，將來外面就是單件破棉袍子也很夠了。因為要做大善士，面子上不能不裝做十二分儉樸。銀子可以由匯兌莊彙去，棉襖棉褲不能不自己帶去。好在沿途都有地方官派人照料。大善士是前去救人的，皇上還要另眼看待，不要說是一個小小州縣。一個不好，只要大善士一封信給撫台，立刻拿他撤任，就是參官亦容易。因此上，誰敢不來巴結他！諸事停當，便帶了師爺、二爺一塊兒上了火輪船，取道京、津，徑往山西。在路行走非止一日，他到那裏，沿途都打電報給山西撫台；好在大善士打電報是不花錢的。

有天到了山西境界。山西撫台預先有滾單下來給沿途州、縣，說是南方大善士閻某人帶了銀子，還有棉襖棉褲前來賑濟，是救我們山西百姓來的，我們地方上不好不盡地主之誼，一路之上都要好好派人招呼。那些州、縣接到本省上司公事，有什

麼不盡心的。打尖住宿，一齊都預備公館。有些還張燈結綵，地方官自己出來迎接，大善士到店之後，還送魚翅酒席。閻二先生要做出清正的樣子，一到店忙叫店家把燈彩一齊撤去，人家送來的酒席，一概不收。問店裏夥計要一碗開水，把帶來的饅頭泡上兩個，吃了充饑；同人家說：“我們有乾糧吃，還算過的天堂日子。將來走到太原那邊，赤地千里，寸穀不收，草根樹皮都沒得吃，餓得吃人肉，那日子才不是人過的哩！”說到這裏，恨不得就哭出來，說道：“我想到那些遭難人的苦楚，我連乾糧都吃不下了！”人家看了他這個樣子，都拿他十分敬重，齊說：“這才真正是好人哩！”這個風聲一出，下站辦差的便不敢替他張燈結綵送酒席了。誰知他見人家辦差草率，便道人家有心怠慢他，說：“我費了千辛萬苦，帶了銀子來到你們山西地方放賑，原來替你們地方上救百姓的，怎麼連點供應都沒有？吃的東西亦不預備？還是瞧不起我們拿我們不當人呢？還是多嫌我們不要我們來放賑？既然多嫌我們不要我們來放賑，我立刻寫封信給撫台，等我們回去就是了。”地方官一見大善士生了氣，那還了得！早嚇得屁滾尿流。自己當面求情求不下，又托了紳士出來挽留，才算答應的。等到地方官趕把酒席做好送來，他又說不要了，又道：“我不是爭他這點東西，爲的是場面上下不去。況且我們辦善舉的人，自有乾糧充饑，是從來不受人家酒席的。”決計不收，一定叫來人擡回去。地方官拿他無可如何，只得忍氣吞聲而止。有些州、縣還有意巴結大善士，連大善士的師爺、二爺都得好處，托他在大善士跟前吹噓，將來大善士到省，好在撫、藩跟前替他說好話，調好缺。因此，這一路上，大善士甚有威風。

一日到了太原地界。這太原一府正是被災頂重的地方。大善士見機，曉得善門難開；倘若再像從前耀武揚威，被鄉下那

些人瞧見，一擁而前，那時節，連他的肉都被人家吃掉還不夠。於是吩咐手下人，分做三四起，一齊扮做逃荒的樣子，都不坐車，走了十幾裏。等到進了城，見了本城地方官，然後再聲張起來，說是南邊閻大善士到了。撫台得了信，不等他來拜，先自己去拜他，說了多少仰慕感激的話，一口一聲“閻老先生”，又面諭首府、縣好生款待，好生招呼。閻二先生的官階雖然只有個知州，然而這一回乃是賑濟而來，便擺出他大善士的架子，連撫台亦不放在眼裏，竟稱撫台爲某翁，自己稱兄弟。齊巧這位撫台乃是最講究這些過節的，現在爲著要銀子賑濟，不能不仰仗於他，雖然奈何他不得，心上卻實在不高興，面子上依舊竭力敷衍。

閻二先生頭天到得太原，第二天就派了手下司事等衆帶了錢米，分往各處，稽查戶口，核實散放；自己也穿了極破的衣服跟在裏頭做事。列位要曉得：這些做大善士的人，一年到頭，捐了人家多少銀錢，自己吃辛吃苦，畢竟那被災戶口也著實沾光；若無此輩更不知要死掉多少人，有了此輩到底救活性命不少。此乃做書人持平之論；若是一概抹殺，便不成爲恕道了。但是辦捐的人能夠清白乃心，實事求是，不於此中想好處的雖然也有；至於像這回書上所說的各節，卻亦不能全免。既然有了這種人這等事，做書的人拿他描畫出來，也不算得刻薄了。

閒話少敘。且說閻二先生在太原足足放了兩個多月的賑，又辦了些善後事宜，功德做了不少，銀子卻也用去不少。不但山西百姓頌聲載道，就是山西官員，從巡撫以下，也沒有一個不感激他的。他到此更覺揚揚得意，目中無人。又他生平爲人度量極小，天底下人，除他之外，沒有一個好的。回省之後，見了撫台，便把他放賑所到的地方那些府、廳、州、縣，某人如何不好，某人如何不好，一半公怨，一半私仇，竟說的沒有

一個好人。撫台聽了，當時亦著實生氣，吩咐藩台把情節較重的撤參了幾個。

畢竟他的架子太大了，不滿意於人的地方很多。起先是他到撫臺面前說人不好，後來漸漸的有人到撫臺面前說他不好。人衆我寡，一張嘴如何說得過衆人。撫台想起他的前情，見了人那副傲慢樣子，心上很不舒服他。因此便將計就計，上了一個摺子，上敘：

“山西吏治，早已壞到極處。現當大旱之後，戶口凋殘，元氣一時難以驟復；非得關心民瘼之員，竭力撫循，不足以資補救。茲查有南中義紳、分省補用知州閻某人，此次由上海捐集鉅款，來晉賑濟，急公好義，已堪嘉尚。自到太原後，臣屢次接見，見其才識宏通，性情樸實；每至一處放賑，往往惡衣菲食，與廝養同甘苦，賓士於炎天烈日之中，實屬堅忍耐勞，難能可貴。及試以他事，尤復剛毅果敢，不避嫌怨，實爲當今不可多得之員。伏乞俯念晉省需才，允留該員在晉差遣委用之處，出自逾格鴻慈”各等語。摺子上去，朝廷自然沒有不答應的。

有天批折回來，撫台也不聲張，袖了摺子前去拜他。見面之後，又著實拿他擡舉，慢慢露出借重之意。閻二先生聽了，只當是撫台敷衍他的話，不免拿腔做勢，添了許多自擡身價的話，說甚麼“現在山東，直隸都等著我去放賑，我顧了你們便顧不了別處。現在除非有上諭留我在貴省幫忙，那是無可如何之事。除此以外，無論是誰都留我不住。”撫台到此方微微的一笑，從袖筒裏取出批折，送到他的面前。此時也不稱他爲閻老先生，但說得一句道：“現在有上諭在此，老兄請看。”閻二先生一聽大驚，趕忙接在後中看時，只見前是山西撫台的摺子保舉他，留他在山西的派話；後面一行奉旨，是“閻某人

著交某人差遣委用”十幾個字。閻二先生看到這裏，一時又驚又喜，兩手拿著摺子放不下來。驚的是：他在我面前，從未提過一聲，憑空的一個摺子竟其把我留下。喜的是：我本是一個沒有省分的人，現在忽然歸了特旨班，即日就可補缺。因此心上忐忑不定。但是既經留在山西，同撫台便是堂屬體制，不能再照前番稱呼。一旦要我恭順起來，並非心有不甘，實在面子上一時放不下去。前日是並起並坐，今日是“大人、卑職”，未免叫不出口，難以爲情。仔細思量，躊躇不決。既而一想：“他既然能夠曉得我的好處，保舉我，他便是我的知己。古人雲：‘感恩知己。’我既感他的恩，就是叫聲大人，有何不可。”主意打定，於是放下摺子，慌忙離座，恭恭敬敬朝撫台磕了個頭。磕頭之後，接著請了一個安，說了聲“卑職蒙大人提拔，謝大人栽培。卑職情願伺候大人，替大人效力”。撫台仍舊照前同他客氣：每逢稟見，無不立請，見了面總是灌米湯。有些實缺道、府都趕他不上。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撫台從沒道過一個“不”字，因而官場上有些黑點的反去趨奉他，巴結他。他起初同人家還客氣，到得後來，也就“居之不疑”了。

又過了些時，他帶來的銀錢已漸漸放完，因爲要在撫臺面前討好，又打電報到上海彙了十幾萬來。起先銀子都歸他一人經手，除掉放賑之外，並無別用。自從改歸山西差遣之後，上海二批彙來的錢，撫台漸漸也要干預；有時並借辦理善後爲名，向他支付。他礙於撫台情面，不敢不付。十幾萬銀子，經不得幾回也就完了。銀子用完再打電報到上海；人家曉得他已經做了山西的官，而且銀子已用掉不少，大約可以無須再行接濟，以後的錢便來得不像前頭容易了。

他此時正在熱頭上，爲了一件甚麼事到撫臺面前說首府不

好。撫台馬上把首府撤任，就同藩台商量，派閻某人署理。藩台說：“閻某人乃是知州班次，署理知府，未免銜缺不甚相當。”撫台把臉一板，道：“現在是什麼時候，還拘什麼資格嗎？我從前保舉他，留他在山西，就想要重用他的。現在朝廷尚且破格用人，你我豈可拘守成例！”藩台被撫台駁得無話可說，只得諾諾稱“是”。回到衙門裏，立刻挂牌；然而爲他碰了撫台一個釘子，心上總不高興。第二天閻二先生上去謝委，獨獨藩台沒有見他。

撫台又立逼催他接印。恰巧前任這幾個月碰著天旱，一無進款，賠的也苦極了，也樂得收交卸一天早輕快一天，閻二先生擇定第三天接印。他老先生向來是儉樸慣的，上任的那一天，坐了一乘破轎子，名爲四轎。其實只有兩個轎夫，一把紅傘，一面鑼，喝道的亦止有一個。問問那些人那裏去，回稱：“都餓跑了。”閻二先生不便挑剔。等到拜過印，升堂點卯，六房書吏只有三個人，差役亦只有五六個。點卯應名都是一個人輪流上來好幾趟。及至看他們穿的衣裳，都同叫化子一樣。閻二先生手裏早捏著一把汗，曉得荒年沒有收成，這個缺萬無生髮；只得將機就計，做個清官，還好矇騙上司的耳目。等到接印之後，一連十幾日，下屬應送的到任規，一處沒有，而且弄得是政簡刑清，案無留牘，連下屬申詳的案件，半個月來，亦是一樁沒有。並不是德化感人，實因太原一府的百姓都已死淨逃光，所以接印以來，竟無一事可做。

他這時仍舊總辦放賑事務。看看秋盡冬來，北方天氣寒冷，未交十月，已下得一場大雪。上海一連去了幾個電報，不見有銀子彙來，心中正在愁悶，一日端坐衙中，忽然接到撫台一個劄子，折閱之下，這一急非同小可！要知所爲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捐鉅資綽綽得高官 吝小費貂璫發妙謔

話說閻二先生自從代理太原府以來，每日上院稟見撫台，以及撫台同他公事往來，外面甚是謙恭。雖然缺分苦些，幸而碰著這種上司，倒也相處甚安，怡然自得。不料一日正坐衙中，忽然院上發來一角公事，折閱之下，乃是撫台下給他的劄子。前面敘說他集款放賑如何得力，接著又說：

“現在已交冬令，不能布種；若待交春，又得好幾個月光景。這幾個月當中，百姓不能餐風飲雪，非再得鉅款接濟，何以延此殘生？該員聲望素孚，官紳信服。爲此特劄該員迅速多集款項，源源接濟、幸勿始勤終惰，有負委任”各等語。閻二先生接到劄子，躊躇了半夜。次日上院，又要顧自己面子，不敢說上海不能接濟的話，只說已經打了電報去催，大約不久就有回信的。撫台聽了，無甚說得。過了三日，又下一個劄子催他。

他弄急了，便和一個同來放賑的朋友，現在他衙門裏做帳房的一位何師爺商量。何師爺廣有韜略，料事如神，想了一想，說道：“撫台一回回的劄子，只怕爲的自己，不是爲的百姓罷！”閻二先生道：“何以見得？”何師爺道：“現在太原府的百姓都已完了。到了春天，雨水調勻，所有的田地，自然有人回來耕種。目下逃的逃，死的死，往往走出十裏、八裏，一

點人煙都沒有，那裏還要這許多銀子去賑濟。所以晚生想來，一定是撫台自己想好處。他總覺著你太尊上海地方面子大，扯得動，一個電報去，自然有幾十萬彙下來，那裏曉得今非昔比，呼應不靈！”閻二先生道：“如今上了他的圈套，要脫亦脫不掉。你有什麼好法子呢？”

何師爺此時雖然挂名管帳，其實自從東家接任到今，一個進帳沒有。而且這位東家又極其苛刻，每日零用，連合衙門上下吃飯，不到一吊錢。就是要賺他兩個，亦爲數有限。這個帳他正管得不耐煩。如今聽了東家的話，他便將計就計，相好了一條計策，說道：“太尊明日上院，只消求撫台給晚生一個劄子。晚生拚著辛苦，替太尊回上海去走一趟。”閻二先生道：“劄子上怎麼說法？”何師爺道：“勸捐。”閻二先生道：“目下捐務已成強弩之末，況且上海有申大先生一幫在那裏，你人微言輕，怎麼會做過他們？”何師爺聽了，笑道：“勸捐是假，報效是真。”閻二先生聽到“報效”二字，便曉得其中另有文章，連問：“報效如何辦法？……”何師爺道：“若照部定章程，開個捐局專替山西辦捐，人家有了銀子，不論那裏都好上兌，何必定要跑到你們局裏。此我所以不說勸捐，而說勸人報效：因爲勸捐是呆的，報效是活的。我只要撫臺上一個摺子，先說本省災區甚廣，需款甚繁，倘有報捐在一萬兩以上者，准其專折奏請獎勵。”閻二先生道：“能捐一萬銀子的有幾個呢？”何師爺道：“晚生的話還沒有說完。捐不捐在他，出奏的權柄在我。能捐一萬銀子的固然不多，只要他能夠捐上六七千，我們同撫台說明，算他一萬，給他一個便宜，人家誰不趕著來呢。合起捐官的錢來，所多有限，將來一奉旨就是特旨班，人家又何樂而不爲呢。這筆款子叫名是山西賑濟，賑濟多少，有甚憑據？盡著撫台的便，隨他愛怎麼報銷就怎麼報銷。

如此辦法，撫台有了好處；一定沒別的說話。你太尊就是要調好缺，過府班，都是容易之事。他還肯再叫你在這太原府喝西風嗎？”

一席話說得閻二先生不覺恍然大悟，連連點頭，連稱“你話不錯……”。又道：“話雖如此說，明天我就上去照你的話回撫台，這個劄子一定是一要就到。但是你一無官職，他下劄子給你，稱呼你甚麼呢？”何師爺道：“太尊辦了這幾十萬銀子的捐款，還怕替晚生對付不出一個官來？起碼至少一個同知總要叨光的了。”閻二先生笑了一笑，心上也明白：“將來一個官總得應酬他的，准其明日等把話同撫台說好，隨後填張實收給他就是了。”

商量已定，次日上院，便把勸人報效的法子告訴了撫台。又道：“我們山西沒有外銷的款子，所以有些事情絀於經費，都不能辦，現在開了這個大門，以後盡多盡用，部裏頭還能夠再來挑剔我們嗎？”撫台聽了，如果甚喜，便問：“這件事仍舊要到上海去辦，那裏有錢的主兒多，款子好集，但是派誰去呢？”閻二先生便把何師爺保舉上去，又說：“這何某就是在上海幫著卑府辦捐，後來又同到此地放賑的。此人人頭極熟，而且很靠得住。委他勸辦一定可以得力。”撫台道：“你老哥想出來的法子就不錯，保舉的人亦是萬無一失的。”說著，便叫人請了奏摺師爺來，同他說知底細，一面拜折進京，一面就下公事給何師爺，委他到上海勸辦。次日何師爺上轅謝委，一張嘴猶如蜜糖一般，說得撫台竟拿他十二分器重。

閻二先生又趁空求調好缺。撫台說：“我亦曉得你苦久了，要緊替你對付一個好缺，補補你前頭的辛苦。你由知州保直隸州的部文已到。這回賑濟案內，我同藩台說，單保一個‘過班’尚不足以酬勞；所以於‘免補’之外，又加一個‘俟補’

知府後，以道員用’。兄弟老實說：這山西太原府一府的百姓不全虧了你一個人，還有誰來救他們的命呢？就是再多給你點好處也不爲過。”閻二先生聽了，謝了又謝。不久撫台果然同藩台說了，另外委了他一個美缺。不在話下。

且說這位何師爺名順，號孝先，乃是紹興人氏。自從奉了委割，便也不肯耽擱，過了兩日，遂即上院稟辭。又蒙撫台發下來二百銀子的盤費，又有在省的上司、同寅托他到上海辦洋貨買東西的錢，倒也有二三百兩，一共約有五百銀子光景。他便留起二百兩當盤纏，拿那三百兩換了現錢帶著。走到路上，遇見那些被災的人鬻兒賣女的，他男的不要，專買女的；壞的不要，單檢好的。那些人都餓昏了，只要還價就肯賣人。人家討價，譬如十歲的人只要十吊，五歲的只要五吊。全還價，每一歲只肯出五百小錢。人家想錢用，沒得法子，只好賣給他。於是被他這一買，不到三天，竟其買到五十多個女孩子。他一路之上爲這五十多個女孩子倒也花得盤費不少。到了上海，檢了幾個年紀大些，面孔長得標致些的留下，預備將來自己收用。其餘的或是賣給親戚，或是賣給朋友，總收人家好幾倍錢。末後又剩下二十多個沒有人要。幸虧他上海人頭熟，找到一個熟識的媒婆，統通交代了他，販了出去，大大的賣了一筆錢。後來這些女孩子也曉得被媒婆子一齊賣到一個何等所在。做書的人既非目睹，說說亦是罪過，也就付諸不論不議之列了。

且說何師爺回到上海，便自己另外賃了一座公館，挂起“奉旨設立報效山西賑捐總局”的牌子。未到上海的前頭，已吩咐手下人等不准再稱何師爺，須改口稱老爺。靠著山西巡撫的虛火，天天拜客，竭力同人家拉攏。有人請酒，一概親到。如此者應酬了一個月下來，居然有些人上他的吊，報效一萬銀子的有三個，八千銀子的有四個，六千銀子的有十來個。一面

上兌，一面就打電報給山西撫台，替人家專折奏請獎勵。真正是信實通商，財源茂盛。等到三個月下來，居然捐到三十多萬銀子，他一齊作為六七千報銷上去；下餘的都是他自己所賺。山西撫台得了他這筆銀子，究竟拿去做了什麼用度？曾否有一文好處到百姓沒有？無人查考，不得而知。

單說何孝先自辦此事以來，居然別開生路，與申大善士一幫旗鼓相當，彼此各不相下。畢竟他是山西撫台奏派的，卻也拿他無可如何。又過些時，何孝先私自打電報托山西撫台於賑捐案內兩個保舉，從同知上一直保到道台，又加了二品頂戴。從此搖搖擺擺，每逢官場有事，他竟充作大人物了。偶然人家請他吃飯，帖子寫錯，或稱他為“何老爺”、“何大老爺”，他一定不到。只要稱他“大人”，那是頂高興沒有。從此以後，羨慕他的人更多，不是親也是親，不是友也是友，都願意同他往來。就有他一個表弟，是從前瞧不起他的，如今見他已做了道台，居然他表弟到上海也就來拜他了。

他表弟姓唐，行二，湖州人，是他姑夫的兒子。他姑夫做過兩任鎮台，一任提台，手中廣有錢財。他表弟當少爺出身，十八歲上由蔭生連捐帶保，雖然有個知府前程，一直卻跟在老子任所，並沒有出去做官。因他自小有個脾氣，最歡喜吃鴉片煙，十二歲就上了癮，一天要吃八九錢。人家都說吃煙的人心是靜的，誰知他竟其大謬不然：往往問人家一句話，人家才回答得一半，他已經說到別處去了。他有年夏天穿了衣帽出門拜客，竟其忘記穿襯衫，同主人說說話，不知不覺會把茶碗打翻。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一天到晚，少說總得鬧上兩個亂子，因此大眾送他一個美號，叫他做“唐二亂子”。

且說這唐二亂子二十一歲上丁父憂，三年服滿，又在家裏享了年福。這年二十四，忽然想到上海去逛逛，預備化上一二

萬玩一下子，還想順便在堂子裏討兩個姨太太。到了上海，雖然同鄉甚多，但因他一直是在外頭隨任，平時同這般同鄉並沒有甚麼來往，所以彼此不大接洽。恰巧他列兄何孝先新過道班，總辦山西捐輸，場面很大，唐二亂子於是找到了他。當天何孝先就請他吃大菜，替他接風，跟手下來，又請他吃花酒，薦相好給他。唐二亂子畢竟無所不亂，席上朋友叫的局，他見一個愛一個，沒有一個不轉局。後來又把老表兄何孝先素來有交情的一個大先生，名字叫甄寶玉的，轉了過去。何孝先心上雖不願意，但念他同亂人一般，無理可講，只好隨他。好在他煙癮過深，也不能再作別事，樂得聽其所為，彼此不露痕迹。

唐二亂子又好買東西：不要說別的，但是香水，一買就是一百瓶；雪匣煙，一買就是二百匣。別的東西，以此類推，也可想而知了。一連亂了十幾日。何孝先見他用的銀子像水淌一般，趁空便兜攬他報效之事。他問報效是何規矩，何孝先一一告訴了他。因為他是有錢的人，冤桶是做慣的，樂得用他兩個，於是把折扣上兌的話藏起不說，反說：“正項是一萬，正項之外，再送三千給撫台，包你一個‘特旨道’一定到手。你是大員之後，將來上見的時候，只得山西撫台摺子上多加上兩句，還怕沒有另外恩典給你。有此一條路，就是要放缺也很容易的。”一席話說得唐二亂子心癢難抓，躍躍欲試。但是帶來的銀子，看看所剩無幾，辦不了這樁正經，忙同何孝先商量，要派人回家去彙銀子。何孝先是曉得他底細的，便說：“一萬幾千銀子，有你老表弟聲光，那裏借不出，何必一定要家裏彙了來？”唐二亂子道：“本來我亦等用錢，索性派人回去多弄幾文出來。”何孝先怕過了幾天有人打岔，事情不成功，況且上海辦捐的人，鉛頭覓縫，無孔而入，設或耽擱下來，被人家弄了去，豈不是悔之不及。盤算了一會，道：“老表，你如果

要辦這件事，是耽誤不得的。我昨天還接到山西撫台衙門裏的信，恐怕這個局子早晚要撤，這種機會求亦求不到，失掉可惜！依我的意思：這萬多銀子，我來替你擔，你不過出兩個利錢，一個月、兩個月還我不妨。你如果如此辦，馬上我就回局子，一面填給你收條，一面打電報知會山西。這事情辦的很快，不到一個月就好奉旨的。一奉旨你就是‘特旨道’。趕著下個月進京，萬壽慶典還趕得上。趁這擋口，我替你山西弄個差使。這裏頭事在人爲，兩三個月，只怕已經放了實缺也論不定。”一席話說得唐二亂子高興非常，連說：“准其托老表兄代借銀子。……利錢照算，票子我寫。”何孝先見賣買做成，樂得拿他拍馬屁，今天看戲，明天吃酒。每到一處，先替他向人報名，說這位就是唐觀察，有些扯順風旗的，亦就一口一聲的觀察。唐二亂子更覺樂不可支。何孝先便勸他道：“老弟，你即日就要出去做官了，像你天天吃煙，總得睡到天黑才起來。倘若放實缺到外邊呢，自由自便，倒也無甚要緊，但是初到省總得趕早上幾天衙門。而且你要預先進京謀幹謀幹，京裏那些大老，那一個不是三更更多天就起來上朝的。老弟，別的事，我不勸你，這個起早，我總得勸你曆練曆練才好。”唐二亂子道：“要說起早，我不能；要說磨晚，等到太陽出了再睡，我卻辦得到。我倘若到京城，拚著夜夜不睡，趕大早見他們就是了。”何孝先道：“他們朝上下來還要上衙門辦公事，等到回私宅見客總要頂到吃過中飯。你早去了，他們也不得見的。就是你到省之後，總算夜夜不睡，頂到天亮上院；難道見過撫台，別的客就一個不拜？人家來拜你，亦難道一概擋駕？倘若上頭委件事情叫你立刻去辦，你難道亦要等到回來睡醒了再去辦？只怕有點不能罷。”唐二亂子想了一想道：“老表兄，你說的話不錯。我就明天起，遵你教，學著起早何如？”當時無話。

是夜唐二亂子果然早睡。臨睡的時候又吩咐管家：“明天起早喊我。”管家答應著。無奈他睡慣晚的人，早睡了睡不著，在床上翻來複去，雞叫了好幾遍，兩隻眼一直睜到天亮。看看窗戶角上有點太陽光射了下來，恰恰才有點朦朧，不提防管家來喊他了，一連叫了三聲，把他喚醒。心上老大不自在，想要罵人，忽然想起“今天原是我起早，叫他們喊我的”，於是隱忍不言，揉揉眼睛爬了起來。當下管家忙著打洗臉水，買早點心。衆管家曉得少爺今天是起早，恐怕熬不住，只好拿鴉片來提精神，於是兩個管家，一個遞一個裝煙，足足吃了三十六口。剛坐起來，卻又打了兩個呵欠。正想再橫下去睡睡，卻好何孝先來了。一見他起早，不禁手舞足蹈，連連誇獎他有志氣：“能夠如此奮發有爲，將來甚麼事不好做呢！”唐二亂子一笑不答。何孝先便說：“你不是要買翡翠翎管嗎？我替你找了好兩天，如今好容易才找到一個，真正是滿綠。你不相信，拿一大碗水來，把翎管放在裏頭，連一大碗水都是碧綠的。”唐二亂子道：“要多少價錢？”何孝先曉得他大老官脾氣，早同那賣翎管的捐客串通好的，叫他把價錢多報些。當時聽見唐二亂子問價，便回稱“三千塊”。誰知唐二亂子聽了，鼻子裏嗤的一笑，道：“三千塊買得出甚麼好東西！快快拿回去！看亦不要看！”那個賣翎管的捐客聽他說了這兩句，氣的頭也不回，提了東西，一掀簾子竟去了。

唐二亂子道：“我想我這趟進京，齊巧趕上萬壽，總得進幾樣貢才好。你替我想，這趟貢要預備多少銀子？”何孝先道：“少了拿不出手，我想總得兩三萬銀子。你看夠不夠？”唐二亂子又嗤的一笑，道：“兩三萬銀子夠什麼！至少也得十來萬。”何孝先道：“你正項要用十來萬，你還預備多少去配他？你一個候補道，不走門子幫襯幫襯，你這東西誰替你孝敬

上去呢？”唐二亂子道：“自己端進去。”何孝先道：“說得好容易！不經老公的手，他們肯叫你把東西送到佛爺面前嗎？要他們經手，就得好好的一筆錢。你東西值十萬，一切費用只怕連十萬還不夠！”唐二亂子道：“我們是世家子弟，都要塞起狗洞來還了得！”何孝先道：“你不信，你試試看。”唐二亂子道：“這些閒話少說，這種錢我終究是不出的。如今且說辦幾樣什麼貢。”何孝先先想了一樁是電氣車。唐二亂子雖亂，此時忽福至心靈，連說：“用不得！……這個車在此地大馬路我碰見過幾次。大馬路如此寬的街，我還嫌他走的太快，怕他鬧亂子；若是宮裏，那裏容得這傢夥。不妥！不妥！”何孝先又說電氣燈，唐二亂子又嫌不新鮮。後來又說了幾樣，都不中意。還是他自己點對，想出四樣東西，是：一個瑪瑙瓶，一座翡翠假山，四粒大金剛鑽，一串珍珠朝珠。好容易把東西配齊，忙著裝滿停當。

看看又耽擱了半個月，唐二亂子要緊進京。齊巧山西電報亦來，說是已經保了出去。得電之後，自然歡喜。過了一天，又接到家信，由家裏托票號又彙來十多萬銀子。取到之後，算還何孝先的墊款，還了制辦貢貨的價錢，然後寫了招商局豐順輪船大餐間的票子，預備進京。

在路非止一日，已到北京。唐二亂子是自小嬌生慣養，以至成人，今番受了輪船火車上下勞頓，早害得他叫苦連天。預先托人在順治門外南半截胡同賃了一所房子，搬了進去，就一連睡了三天。又叫人請大夫替他看脈。大夫把了脈出來，同管家說：“你們大人不過路上受了點辛苦，沒有什麼大毛病，將息兩天就好的。”管家連忙搖手，道：“先生，你萬萬不可如此說！你要說他沒病，你二道就沒有生意了。你一定要說他有病，而且說病的很利害。開的藥味要多，價錢要大，頂好每劑

藥裏都要有人參；他瞧了才歡喜，說你的本事不錯，明日仍舊請你。”大夫道：“人參是補貨，無論什麼病可以吃的嗎？”管家道：“大老官吃藥，不過呷上一口就吐掉的。本來沒有什麼病，橫豎藥又吃不到肚皮裏去，莫說是人參，就是再開上些別的亦不防。我們已同對過藥鋪裏說明，方子上有人參，叫他不論什麼放上些，價錢儘管開大，賺了錢一家一半。先生，你若是要生意好，要我們敝上天天來請你，你醫金不妨多要些，三十兩，二十兩，儘管開口；要的少了，他還瞧不起你。這個錢我們亦是一家一半。先生，我們講的是真話，並不是玩話。他是有錢的人，不賺他的賺誰的。”那個醫生唯唯遵教而去。

到了次日，唐二亂子果然又派人來請。那醫生便同來人說：“貴上的症候很不輕，而且不好耽誤日子，一天最好要看三趟。”又說：“我爲著要替你們貴上看病，把別的主顧生意一齊回掉，專看你一家，總得二十四塊錢一趟，再加四元六角掛號錢。”唐二亂子一一遵命。等到開出方子來，動不動人參五錢、珠粉二錢，一貼藥總在好幾十塊。唐二亂子吃過之後，連稱：“大夫有本事！……果然病已好了許多！”又過了幾天，方才出門拜客。

此番來京，爲的是萬壽進貢，於是見人就打聽進貢的規矩。也不管席面上戲館裏有人沒人，一味信口胡吹，又道：“我這分貢要值到十萬銀子，至少賞個三品京堂侍郎銜，才算化的不冤枉。”人家聽了他，都說他是個癡子，這些話豈可在稠人廣衆地方說的。他並不以爲意。

他有個內兄，姓查，號珊丹，大家叫順了嘴，都叫他爲“查三蛋”。這查三蛋現在居官刑部額外主事，在京城前後混了二十多年。幸虧他人頭還熟，專門替人家拉拉皮條，經手經手事情，居然手裏著實好過。如今聽見妹夫來京，曉得妹夫是

個闊少出身，手筆著實不小，早存心要弄他幾個，便借至親爲名，天天跑到唐二亂子寓處替他辦這樣，弄那樣，著實關切。不料唐二亂子是大爺脾氣，只好人家巴結他，他卻不會敷衍別人的。查三蛋見妹夫同他不甚親熱，便疑心妹夫瞧他不起，心上老大不自在，因此心上愈加想要算計他一下子。

唐二亂子是肚皮裏存不下一句話的，把進貢的事天天朝著大衆說。查三蛋立刻拉在身上，說：“我裏頭極熟，宮門費一切等事，等我找個人進去替你講，十萬銀子的貢，大約化上三萬銀子的使費也就夠了。”無奈唐二亂子另有一個偏見，別的錢都肯化，單單這個“宮門費”不肯化，說：“我有銀子寧可報效皇上。他們是什麼東西，要我巴結他！我做皇上家的官，是天子奴才；他們伺候皇上，難道不是奴才？我爲什麼要送錢給他用？我有三萬銀子，我大八成的道台都可捐得了。我爲什麼拿錢塞狗洞！”查三蛋道：“‘閻王好見，小鬼難當’。他們這些人賽如就是些小鬼，你同他們纏些甚麼？見上司還要門包，難道見皇上就不要門包麼？這宮門費就同門包一樣，從敬事房起，裏裏外外有四十八處，一千多人分這筆錢，怎麼好少他們的呢？”唐二亂子一聽內兄要他化錢，心上愈加不高興，閉著眼睛，搖頭不語。其實查三蛋說的都是真話，就是勸他出三萬兩，也恰在分際，所謂‘不即不離’。無奈唐二亂子因爲舅爺是窮京官，本來就瞧他不起的，如今見他想要經手，越發生了疑心，所以彼此更不投機。查三蛋一見妹夫有疑他的心思，就是要掏良心也不肯掏了。

此時趨奉唐二亂子的人真不少，大家一見查三蛋話不投機，就有個想討好的私下同唐二亂子說：“我認得軍機上某王爺，大約只消化得一萬銀子，這分貢禮就托王爺替我們帶了進去。有王爺的面子，還怕上頭不收？王爺又在軍機上，這事情由

他經手，將來上頭有什麼恩典，少不得仍在王爺手裏經過，他得了你一萬銀子，一定是替你盡心的。不要說京堂，論不定上頭只肯給你一個京堂，王爺替你求求，變個侍郎，亦未可知。”唐二亂子信以為真，從此便不理他內兄，把這事全托了那個人。那個人又天天來候信，催著付銀子，又道：“早進去一天，觀察就早高升一天。”唐二亂子果然把一萬銀子給了他。誰知那人錢已到手，一連三日沒有回復。

唐二亂子急了。幸虧他是直性子的人，等到沒得主意的時候，仍舊請了舅爺來商量。查三蛋見妹夫又請教到他，便乃揚揚得意的說道：“你這人本來好糊塗！我們至親，豈肯叫你上當。你不相信，偏要聽人家的瞎話，拿我們不當人。如今怎麼樣？一萬銀子那裏去了？事情到底辦成沒有？”唐二亂子道：“這些話不用說了。都是我不好，誤聽人言，丟掉一萬銀子算不了什麼！”查三蛋道：“我叫你只出三萬銀子的宮門費，你嫌多；如今又貼上一萬，倒說算不得甚麼。真正不曉得你們打的是什麼算盤！”唐二亂子一聲不響，悶在那裏吃煙。查三蛋又道：“京城裏這種人——撞木鍾的人很多，一個不留心就上了當去。等到騙了你的銀子，你要找他，也就沒有地方去找他的？我且請教你：那個人到底叫個什麼名字？你怎麼會認得他的？”唐二亂子道：“那人沒有姓，名字叫文明，是個在旗的。還是那天在志美齋席面上認得的。他說他是內務府的司員，現住城裏石附馬大街。我想他既是內務府的官，一定裏頭的信息靈通的，所以就托他去辦。誰知遭了他的騙！真正意想不到之事！”查三蛋道：“越發荒謬！他既是內務府的人員，不在裏頭走門路，倒走到外頭來！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也好，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這已過去的事情，也不用談他了，且商量現在我們怎麼辦法。”唐二亂子道：“我已經吃虧一萬，現在

你再要三萬豈不是總共要化去四萬？我總嫌太多。如今我只肯再出兩萬，連失撇的總共三萬，也算依你的數了。”查三蛋道：“一萬銀子是你自己願意被人家騙去，與我何干？又不是我用的！這話可笑不可笑！”唐二亂子道：“我不管！我總在這個算盤上算。”查三蛋低頭一想：“他的算盤如此打法。我如今按照三七叫他拿錢，並沒有叫他多拿分文。無論那裏，看他用錢用的很大方，獨獨於我至親面上如此計較。而且我辦的仍舊是他切己之事。他同我調脾，我也犯不著拿好良心待他。看來他上過一次當還不夠，定要叫他再上一次，方能明白。”主意打定，便道：“既然你只肯兩萬，三成之中，不過少得一成，同前途去商量起來看。只要他們肯收，我又何苦要你多化呢。”唐二亂子聽得此言入耳，方才說了聲“費心”。

查三蛋退辭出去，便去找到素來同他做連手的一個老公，告訴他有這筆買賣。老公不等他提價錢，先說道：“三爺的事情，又是令親，我們應得效力。”查三蛋道：“不是這等說。”便附耳如此這般，述了一遍，又道：“我們雖是親戚，但是他太覺瞧人不起，只肯出一萬銀子的宮門費。他是有錢的人，不是拿不出，等他多化兩個亦不打緊。”老公一聽，他們至親尚且如此，樂得多敲兩個。連忙堆下笑來說道：“他是什麼東西！連著親戚都不認，真正豈有此理！就是三爺不吩咐，咱也要打個抱不平的！我去招呼他，叫他把一萬銀子先交進來。就說上頭統通替他回好，叫他後天十點鐘把東西送上來。等他到了這裏，咱們自然有法子擺佈他。”查三蛋諾諾連聲，連忙趕到唐二亂子寓所同他說：“准定二萬銀子的宮門費，由大總管替我們到上頭去回過。叫你今天先把宮門費交代清楚，後天大早再自己押著東西進去。”唐二亂子道：“何如！我說這些人是個無底洞，多給他多要，少給他少要。不是我攔得緊，豈不

又白填掉一萬，如今二萬銀子我是情願出的。”說著，便叫一個帶來的朋友，拿著摺子到錢莊上劃二萬銀子交給查三蛋，替他料理各事。查三蛋銀子到手之後，自己先扣下一半，只拿一半交代了老公。老公會意。

到了第三天，唐二亂子起了一個大早，把貢禮分作兩台，叫人擡著。查三蛋在前引路，他自己卻坐車跟在後頭。由八點鐘起身，一直走到九點半鐘，約摸走了十來裏，走到一個地方。查三蛋下車，說：“這裏就是宮門了，閒雜人不准進去。”衆人於是一齊歇下。查三蛋揮手，又叫衆人退去。唐二亂子亦只得下車等候。等了一回，只見裏頭走出兩個人來，穿著靴帽袍子。查三蛋便招呼唐二亂子，說：“門裏出來的就是總管的手下徒弟，所有貢禮交代他倆一樣的。”唐二亂子一聽是裏頭的人，連忙走上前去，恭恭敬敬請了一個安，口稱：“唐某人現有孝敬老佛爺的一點意思。相煩老爺們代呈上去。”誰料那兩個老公見了他，大模大樣，一聲不響。後來聽他說話，便拿眼瞧了他一瞧，說道：“你這人好大膽！佛爺有過上諭，說過今年慶典，不准報效。你又來進什麼貢！你是甚麼官？”唐二亂子道：“道台。”老公道：“虧你是個道台，不是個戲臺！咱問你：你這官上怎麼來的？”唐二亂子道：“山西賑捐案內報效，蒙山西撫院保的。”老公道：“銀子捐來的就是，拉什麼報效！名字倒好聽！咱一見你，就曉得你不是羊毛筆換來的！如果是科甲出身，怎麼連個字都不認得？佛爺不准報效，有過上諭，通天底下，誰不曉得，單單你不遵旨。今兒若不是看查老爺分上，一定拿你交慎刑司，辦你個‘膽大鑽營，卑鄙無恥’！下去候著罷！”那老公說完了這兩句，揚長的走進去。

唐二亂子這一嚇，早嚇得渾身是汗，連煙癮都嚇回去了。歇了半天，問人道：“我這是在那裏？”其時擡東西的人早已

散去，身旁止有查三蛋一個。查三蛋一見他這個樣子，曉得他是嚇呆了，立刻就走過來替他把頭上的汗擦幹，對他說道：“當初我就說錢少了，你不聽我。可恨這些人，我來同他說，他們連我都騙了。既然二萬不夠，何不當時就同我說明，卻到今天拿我們開心！”

此時唐二亂子神志已清，回想剛才老公們的說話不好，又記起末後還叫他“下去候著”的一句話，看來凶多吉少，越發急的話都說不出。只聽查三蛋附著他的耳朵說道：“老妹丈，今天的事情鬧壞了！有我亦不中用！看這樣子，若非大大的再破費兩個不能下場！”唐二亂子一心只想免禍，多化兩個錢是小事，立刻滿口應允。查三蛋便留他一人在外看守東西，自己卻跑上臺階，走到門裏，找著剛才的那個老公。往來奔波，做神做鬼，又添了二萬銀子。先把貢禮留下做當頭。二萬銀子交來，非但把貢禮賞收，而且還有好處，倘不交二萬銀子，非但不還東西，而且還要辦“膽大鑽營”的罪。三面言定，把貢禮交代清楚。唐二亂子方急急的跟了查三蛋出來。這天起得太早，煙癮沒有過足，再加此一嚇，又跑了許多路，等到回寓，已經同死人一樣了。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騙中騙又逢鬼魅 強中強巧遇機緣

話說唐二亂子唐觀察從宮門進貢回來，受了一肚皮的氣，又驚又嚇，又急又氣。回到寓處，脫去衣裳，先吃鴉片煙過癮。一面過癮，一面追想：“今日之事，明明是舅爺查三蛋混帳！我想我待他也不算錯，拿他當個人托他辦事，不料他竟其如此靠不住！你早說辦不來，我不好另托別人？何至於今天坍這一回台呢！”往來盤算，越想越氣。然而現在的事情少他不得，明曉得他不好，又不敢拿他怎們發作，只好悶在肚裏。過足了癮，開飯吃飯。老爺一肚皮悶氣無處發泄，只好拿著二爺來出氣，自從進門之後罵人起，一直罵到吃過飯還未住口。

查三蛋見他罵的不耐煩，於是問他：“許人家的二萬頭怎麼樣？”唐二亂子道：“有什麼怎麼樣！不過是我晦氣，注著破財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叫朋友拿摺子再到錢莊裏打二萬銀子的票子給查三蛋。臨走的時候，卻朝著查三蛋深深一揖，道：“老哥，這遭你可照應照應愚妹丈罷！愚妹丈錢雖化得起，也不是偷來的！出的也不算少了！我也不敢想甚麼好處，只圖個‘財去身安樂’罷！老哥，千萬費心！”查三蛋聽他的話內中含著有刺，畢竟自己心虛，不禁面上一紅一白，想要回敬兩句，也就無辭可說了。掙扎了半天，才說得一句道：“我們至親，我若是拿你弄著玩，還成個人嗎。單是他們不答應，

也是叫我沒有法子！”唐二亂子並不理他。查三蛋同了那個朋友去劃銀子不題。約摸過了五個鐘頭的時候，其時已將天黑，唐二亂子見他沒有回報，不免心中又生疑慮，便想派人去找他。正談論間，只見他從外頭興興頭頭的進來，連稱“恭喜……”。唐二亂子一聽“恭喜”二字，不禁前嫌盡釋，忙問：“銀子可曾交代？進的貢怎麼樣了？”查三蛋道：“銀子自然交代。貢都進上去了。聽說上頭佛爺很歡喜，總管又幫著替你說話，已有旨意下來，賞你個四品銜。”唐二亂子道：“甚麼四品銜！我自己現現成成的二品頂戴，進了這些東西，至少也賞我個頭品頂戴，怎麼還是四品銜？難道叫我縮回去戴藍頂子不成？”查三蛋道：“只個不曉得。但是，恩出自上，大小你總得感激。就是你說的有現成的紅頂子，這個不相干。——那是捐來的，就是特旨賞的，到底兩樣。”唐二亂子道：“道臺本是四品，也不在乎又賞這個四品銜！”查三蛋道：“這個何足為奇！怎麼有人賞個三品銜，派署巡撫？難道巡撫不比三品銜大些？”終究唐二亂子秉性忠厚，被查三蛋引經據典一駁，便已無話可說；並不曉得凡賞三品銜署理巡撫的都由廢員起用一層。他仕路閱曆尚淺，這都不必怪他。且說他自從奉到賞加四品銜的資訊，心上一直不高興。無奈查三蛋只是在傍架弄著，說：“無論大小，總是上頭的恩典。到底上起任來，官銜牌多一付。你雖不在乎此，人愛卻求之不得。無論如何，明天謝恩總要去的，倘若不去，便是看不起皇上。皇上家的事情，一翻臉你就吃不了。還是依著他辦的好。”唐二亂子無奈，只得一一遵行。

到了第二日謝恩下來，無精打彩的，也沒有拜客，一直回到寓處，心想：“我化了不差十五萬銀子，只弄到這們一點點好處，真正划算不來！”一個人正低著頭亂想，忽見管家拿進

一張名片來，說是“有客拜會”。唐二亂子舉頭看時，只見片子上寫著“師林”兩個大字，便知又是旗人了。楞了一回，回稱：“我不認得這人。他是誰？來拜我做甚麼？”管家道：“小的也問過他們爺們。他們爺們說：他老爺是內務府堂郎中的兄弟。曉得上回文明文老爺拿了老爺一萬銀子，事情沒有辦妥。如今這一萬銀子的事情，連堂官都曉得了，交派他老爺的哥哥查辦這事。他老爺的哥哥爲著事情忙，所以特地派他四老爺來的，因爲自己親兄弟，各式事情靠得住點。”唐二亂子此時正因一注注的銀子化的冤枉，心上肉痛，一聽這話，心想：“這樁事怎麼會被內務府堂官曉得？如果內務府堂官用了我的錢，少不得總有好處到我，倘若沒有用，這個錢果然被姓文的吃起，也總有個水落石出，不如請他進來問問再講。”主意打定，便吩咐一聲“請”。

此時六月天氣，正是免褂時候。師四老爺下得車來，身上穿了一件米色的亮紗開氣袍，竹青襯衫，頭上圍帽，腳下千層板的靴子，腰裏羊脂玉螭虎龍的扣帶，四面挂著粘片搭連袋、眼鏡套、扇套、表帕、檳榔荷包，大襟裏拽著小朝煙袋，還有什麼漢玉件頭，叮呤噹啷，前前後後都已挂滿。進門的時候，手裏還搖著團扇，鼻子上架著大圓墨晶眼鏡。走到會客廳坐下。等了一回，主人出來。師四老爺慌忙除掉眼鏡，把團扇遞在管家手中，因系初見，深深一躬。唐二亂子連忙還禮。禮畢歸坐，先敘寒暄。

師四老爺爲人著實圓到，見了唐二亂子說了無數若干的仰慕話，又說：“兄弟常常聽見家兄提起大名，每恨不能一見；今日齊巧有堂派查辦的公事，家兄裏頭事情多，不得閑，所以派了兄弟來的。所查的事情，老哥想已曉得的了？”唐二亂子道：“恰恰曉得。多承諸位大人及令兄大人費心，兄弟實在感

激得很！諸位大人及令兄大人跟前，兄弟還沒有過來請安，甚是抱歉！”師四老爺道：“自家人，說那裏話來！”唐二亂子道：“文某人同四哥是同衙門？”師四老爺道：“兄弟在銀庫上行走，文某人在外頭當些零碎差使，雖同衙門，卻不同在一處，不過曉得有他這麼一個人罷了。現在是上頭堂官曉得了這樁事情。不瞞老哥說：這些事情原是瞞上不瞞下，常常有的，就是家兄及兄弟也常常替人家經手。堂官曉得了這件事很生氣，說：‘被他這一鬧，豈不拿我們內務府的牌子都鬧壞了嗎！’馬上要撤姓文的差使，還要拿他參辦。後來是家兄出了一個主意，說：‘文某人這注錢到手不多幾天，大約還可以歸原。現在不如暫且不拿他發作，由我們下頭嚇嚇他，騙騙他；等他將原銀繳了出來，就求上頭給他一個恩典。一來保全他的聲名，二來拿銀子還了原主，亦可見得我們內務府的牌子到底不錯。’堂官聽了家兄的話，甚以為然，答應照辦。誰知家兄事情雖則拉在身上，無奈一天到晚公事忙不了，那裏還有工夫管這些閑帳。一擱擱了三天，難為上頭堂官倒惦記著這事，今天又問了下來，所以家兄特地派兄弟過來先問問詳細情形，好斟酌一個辦法。”唐二亂子道：“多蒙費心！”說著，便把姓文的事情細述一遍。又道：“兄弟並不是捨不得這一萬銀子，為的是情理上說不過去。”師四老爺道：“是喲，等到回去告訴了家兄，再過來稟複。”

於是二人又談了些別的閒話。唐二亂子著實拿師四老爺恭維；又道：“現在朝廷廣開言路，昨兒新下上諭，內務府人員可以保送御史，將業貴府衙門又多一條出路。”師四老爺皺著眉頭，說道：“好什麼！外頭面子上好看，裏頭內骨子吃虧。粵海、淮安，江甯織造一齊裁掉，你算算，一年要少進幾個錢？做了都老爺，難道就不喝西風？就是再添一千個都老爺，

也抵不上兩個監督、一個織造的好：這叫做‘明升暗降’。”

唐二亂子又問他住處。師四老爺道：“家兄及兄弟都是一天到晚不回家的時候多。有什麼事情，兄弟過來，千萬不敢勞駕。”說完，起身告辭。臨時上車，又再三作揖打恭，叫唐二亂子不要回拜。唐二亂子只得答應著。等到師四老爺去後，唐二亂子一人想道：“憑空丟掉一萬銀子，一點聲音也沒有聽見，真正恨人！卻不料這事竟被內務府堂官曉得，看起來這銀子倒還有回來的指望。銀子小事，堵堵查三蛋的嘴也好。”想罷，怡然自得。因為師四老爺再三叮囑不要回拜，只好遵命，意思想過天邀他吃飯，以補此情。

誰知到了次日一大早，師四老爺改穿了便衣過來，說：“昨日兄弟回去之後，就把詳細情形告訴家兄。家兄當時就把姓文的找了來。你曉得這姓文的是誰？”唐二亂子道：“不曉得。”師四老爺道：“他就是福中堂的嫡親侄少爺。他叔叔現在闖了，未曾入闕，就奉旨擡進了廂白旗。因為他侄兒沒出息，不幹正經，所以一點不肯照應他，由他一個人去混。他還常常打著他叔叔的旗號，在外頭招搖撞騙，弄人家的錢。被福中堂曉得了，打過好幾頓，鎖在一間空屋裏，此番不曉得幾時放出來的。我們堂官總看他叔叔分上，常派他個小差使，等他混兩個錢使；大一點事情又不敢派他，怕他要鬧亂子。如今好，索性又把堂官的旗號打出來了。家兄一想，這件事倘要認真辦起來，與受同科，不但姓文的擔不起，就是老哥亦落不是的。再說句老實話，福中堂的面上也不好看。平時他老人家雖然恨他侄兒，等到有起事情來，‘折了膀子往裏灣’，總是幫自己人的。就是老兄也不犯著因此得罪福中堂。所以家兄一聽是他，越發要替兩面把這事圓全下來。當時找著他之後，衙門裏不便說話，家兄請他上館子，吃到了一半，才把這事先吐一點風給

他。他起初還想賴，後來被家兄點了兩句眼，他無話說了，然後自己招認的，自認是一時糊塗，央告家兄替他想法子。家兄看他軟了下來，索性嚇他一嚇，便同他說道：‘你老哥這件事也太荒唐了！原主兒已在都察院拿你告下了，不久就有文書來提你歸案的。堂官今兒早上得了這個信，氣的了不得，已回過你們老中堂。將來都察院文書來的時候，因為要顧本衙門的聲名，不能不拿你公事公辦。’誰知這一嚇，才把個小哥嚇毛了。這小哥兒不管有人沒人，在館子裏朝著家兄就跪下了，求著替他想法子。家兄一見大驚，說：‘這是什麼地方！有話請起來說，被人家瞧著算那一回事呢！’家兄叫他起，他不肯起，後來好容易被家兄拉了起來。家兄就問他：‘你這個錢可曾動過沒有？’那姓文的回稱：‘剛正騙到之後，一直沒有敢出手。這兩天聽聽外頭風聲定些，到昨日才動了九百幾十銀子。’家兄道：‘好好好。現在你把那未動的九千零幾十兩銀子拿了來。堂官跟前，我替你想法子去，保你無事。’姓文的說：‘總要能夠按住姓唐的不告才好。’家兄就說：‘唐觀察那裏，有我們兄弟倆替你求情，這點面子還有。’”

唐二亂子此時聽得一萬銀子尚有九千多好收回，早已心滿意足，便連連的說道：“不要說是還能夠收九千多，就是再少些，只要賢昆仲一句話，兄弟無不遵命。……況且賢昆仲替兄弟出了一把力，難道兄弟就不該應拿出兩吊銀子來道乏嗎。”師四老爺道：“咱們自己人，還說甚麼道乏！你快別說了，叫人不好意思的。”唐二亂子道：“四哥雖如此說，兄弟總得盡心的。”

師四老爺道：“兄弟的話還沒有完。家兄見他肯把九千多銀子交出來，便不肯放鬆一步。當時拿話攏住他，等到吃完了飯，同他同車到他家裏，叫他把銀子一五一十統通交代了家兄，

點過數目不錯，然後家兄又到衙門裏找到兄弟，叫兄弟先過來送個信。並且叫兄弟代達，說姓文的拿了老哥這邊一萬銀子，已經被敝衙門的兩位堂官統通知道。後來是家兄出主意，叫姓文的吐出來，求上頭保全他的功名。現在上頭已答應。姓文的銀子，家兄亦業已到手。卻不料已經被他用掉了九百多兩，歸不得原，上頭堂官跟前就不好交代。倘若爲著這九百多兩銀子弄得姓文的壞官：一來他們令叔面子上不好看；二來家兄騙他這個九千多銀子出來，原答應他保他無事，現在也不可失信於他。但是銀子只有九千零幾十兩，堂官不好拿來交還吾兄。愚兄弟有錢的時候呢，這幾百銀子就替姓文的墊了出來，等他光光臉；只要預先同老哥說一聲，將來老哥銀子到手之後，把那九百多兩仍舊算還就是了，連利錢都不要的。大家都是爲朋友，有什麼說不明白。無奈愚兄弟應酬大，錢來不夠用，都弄得前缺後空。一個堂郎中，一個銀庫，連著九百多銀子都墊不出，說出來人家亦不相信。要不是老哥跟前，彼此知己，兄弟也不好實說。”唐二亂子道：“笑話！賢昆仲如此出力，已經當不起，怎麼好再叫賢昆仲帖錢。少掉九百多銀子，兄弟情願自己吃虧，既不要賢昆仲代認，也決計不要文某人吐出來，一則顧全福中堂面子，二則我們那裏不拉個朋友。拜求四哥代爲稟複貴衙門的幾位大人，這九百多兩銀子就說我姓唐的情願不要了，務求諸位大人不必追究此事。”

師四老爺連忙分辯道：“你老哥不在乎這九百多銀子，我們有什麼不曉得。不過姓文的總得把一萬銀子歸原，由他完完全全交到堂官手裏，再由堂官完完全全交給老哥，然後大家都有面子，倘若少了一分一厘，姓文的就不能交代上頭，上頭也不能交還老哥。這是老哥不說甚麼，勉強收了，終究於敝衙門聲名有礙。現在用了這九百多銀子，上頭堂官還不曉得是姓文

的拉住家兄替他想法子。所以家兄叫小弟過來代達：不看別的，總看他令叔福中堂分上，由老哥這邊借給他九百多銀子，等他把一萬之數湊足，交代上頭。好在此款終究是歸老哥的。將來老哥一同收了回來，彼此不響起。如此辦法，不但成全了姓文的功名，且顧全了他叔叔福中堂的面子，三則敝衙門也保全聲名不少。我們敝衙門人沒有一個不感激老哥。至於老哥說甚麼道乏，我們敝衙門上下已承老哥保全不少，還敢想什麼好處；就是老哥另有賞賜，家兄及小弟亦決計不敢再領的。”唐二亂子聽了他話，心上盤算了一回，自言自語道：“面子上叫我拿九百銀子去換九千銀子回來，而且連那九百也還我，不過他們借去用一用，此事原無不可。但是我同姓師的才第二回見面，一來人心測摸不定，二來他哥是堂郎中，他自己又管著銀庫，如此發財的官，連九百多銀子都無處拉攏，這個話誰能相信。我已一誤再誤，目下不能不格外小心。我與其脫空九百多銀子，我情願失撇二千銀子：姓文的用掉九百多，總算一千，我不要他還我；九千當中，我情願再送他昆仲一千道乏。況且這種事情何必定要煩動堂官，莫妙於大家私下了結。”主意打定，便委宛曲折告訴了師四老爺。師四老爺也曉得他九百多銀子不肯脫空，然而面子上掉不過來，便道：“這也怪不得老哥。兄弟同老哥新交，姓文的九千銀子沒有拿回來，反叫老哥先拿出九百多兩，無論誰不能相信。”唐二亂子亦忙分辯道：“並不是不相信四哥，爲的是大家簡便辦法，省得堂官知道。”師四老爺道：“這事原是堂上派下來的，怎能夠不稟複。這事亦是兄弟荒唐，不該應來同老哥商量，先叫老哥墊銀子。現在不說別的，姓文的用掉的九百多不要他還，兄弟回去同家兄商議，無論如何爲難，總替他想個法兒湊齊這一萬整數，等他在堂官面前交代過排場。堂官眼前既然老哥不願出面，兄弟同家兄說，

將來仍由兄弟把這一萬銀子的銀票送過來。兄弟也不同意老哥客氣，老哥就預備一張一千銀子的銀票還了兄弟就是了。雖弟雖沾光幾十銀子，拿回去到堂官跟前替老哥賞賞人也不能少的。至於道乏，萬萬不敢。”

唐二亂子見他說得如此，有何不放心之理，立刻滿口應承。師四老爺又問：“老哥給姓文的一萬銀子是誰家的票子？”唐二亂子道：“是恒利家的票子。”師四老爺道：“如此甚好。我們來往的亦是恒利。明天仍到恒利打張一萬銀子的票子來就是了。”說罷自去。唐二亂子果然也到恒利劃了一張一千銀子的票子，預備第二天換給師四老爺；另寫了一千，說是人家出了這們一把力，總得道乏的。誰知到了次日，左等不來，右等不來。唐二亂子心上急的發躁，想：“他說得如此老靠，斷無不來之理，莫非出了岔子，又有什麼變卦？”左思右想，反弄得坐立不定。

好容易等到天黑，師四老爺來了。唐二亂子喜得什麼似的，迎了進來，讓茶讓煙。師四老爺說：“本來早好來了，無奈堂官定要見老哥一面，反怪老哥許多不是，都是家兄替你抗下來的。現在也不要你去見了。銀子也拿來，這話也不用提了。爲了這件事，兄弟今兒一天沒有吃飯。”唐二亂子忙說：“我們同去吃館子。”師四老爺道：“兄弟還有公事，要緊把東西交代了回去，改日再奉擾罷。”唐二亂子一再挽留，見他不肯，只得罷休。於是師四老爺方在靴頁子裏掏出一大搭的銀票，從幾萬至幾千，一共約有十幾張，翻來複去，才檢出一張一萬銀子的票子。剛要遞到唐二亂子手裏，又說：“昨兒說明白要恒利的票子，這張不是。”於是又收了回去，又在票子當中檢了半天，檢出一張恒利的一萬票子，交代唐二亂子看過無誤。

唐二亂子見他有許多銀票，心想：“到底內務府的官兒有錢。他昨天還推頭沒有錢墊，這話哄誰呢。”師四老爺也覺著，連忙自己遮蓋道：“這都是上頭髮下來給工匠的。兄弟若有這些錢，也早發財了，不在這裏做官了。”說話之間，唐二亂子也把自己寫好的兩張一千頭的銀票拿出來交代師四老爺。師四老爺一看是兩張，忙問：“這一千做什麼用？”唐二亂子道：“令兄大人及四哥公事忙，兄弟連一標酒都沒有奉請，這個折個幹罷。”師四老爺把眉頭一皺，道：“說明白不要，你老哥一定要費事，叫兄弟怎麼好意思呢。”唐二亂子道：“這算得什麼！以後叨教之處多著哩。”師四老爺道：“既然老哥說到這裏，兄弟亦不敢自外，兄弟這裏謝賞了。”說著，一個安請了下去。請安起來，把銀票收在靴頁子裏，說有要緊公事，匆匆告辭出門而去。臨走的時候，唐二亂子又頂住問他的住處，預備過天來拜。師四老爺隨嘴說了一個。

自此唐二亂子得意非凡。過天查三蛋來了，唐二亂子又把這話說給他聽，面孔上很露出一副得意揚揚之色。查三蛋只是冷笑笑，心上卻也詫異，說道：“像他這樣的昏蛋，居然也會碰著好人，真正奇怪！”誰知過了一天出門拜客，趕到師四老爺所說的地方，問來問去，那裏有姓師的住宅。唐二亂子罵車夫無用。等到回來，又差人到內務府去打聽堂郎中及銀庫上，那裏有什麼姓師的。唐二亂子這才嚇壞了。連忙再取出那張一萬頭票子，差個朋友到恒利家去照票。櫃上人接票在手，仔細端詳了一回，又進去對了一回票根，走出來問：“你這票子是那裏來的？”去人說：“是人家還來。怎樣？”櫃上人冷笑一聲道：“這時那裏來的假票子！幸虧彼此是熟人，不然，可就要得罪了。如今相煩回去拜上令東，請查查這張票子是那裏來的，膽敢冒充小號的票子！查明白了，小號是要辦人的！”去

人一聽這話，嚇得面孔失色，連忙回來通知了東家。唐二亂子也急得跺腳，大罵姓師的不是東西，立刻叫人去報了坊官，叫坊官替他辦人。自此以後，唐二亂子就躲在家裏生氣，一連十幾天沒有出門。查三蛋也曉得了，不過背後拿他說笑了幾句，卻沒有當面說破。

又過了些時，到了引見日期，唐二亂子隨班引見。本來指省湖北，奉旨照例發往。齊巧碰著這兩日朝廷有事，沒有拿他召見。白白賠了十五萬銀子進貢，不過賞了一個四品銜，餘外一點好處沒有。這也只好怪自己運氣不好，注定破財，須怨不得別人。

閒話少敘。且說唐二亂子領憑到省，在路火車輪船非止一日。路過上海，故地重臨，少不得有許多舊好新歡，又著實搗亂了十幾天，方才搭了長江輪船前往湖北。

單說此時做湖廣總督的乃是一位旗人，名字叫做湍多歡。這人內寵極多，原有十個姨太太，湖北有名的叫做“制台衙門十美圖”。上年有個屬員，因想他一個什麼差使，又特地在上海買了兩個絕色女子送他。湍制台一見大喜，立刻賞收，從此便成了十二位姨太太。湖北人又改稱他為“十二金釵”，不說“十美圖”了。

湍制台未曾添收這兩位姨太太的時候，他十位姨太太當中，只有九姨太最得寵。這九姨太是天津侯家後窯子裏出身，生得瘦刮刮長攏面孔，兩個水汪汪的眼睛，模樣兒倒還長得不錯，只是脾氣太刁鑽了些。天生一張嘴，說出話來甜蜜蜜的，真叫人又喜又愛，聽著真正入耳；若是他與這人不對，罵起人來，卻是再要尖毒也沒有。他巴結只巴結一個老爺，常常在老爺跟著狐狸似的批評這個姨太太不好，那個姨太太不好。起先湍制台總還聽他的話，拿那些姨太太打罵出氣。然而湍制

台雖然糊塗，總有一天明白，而且天天聽他絮聒，也覺得討厭。

有天這九姨太又說大姨太怎麼不好，怎麼不好。湍制台聽得不耐煩，冷笑了一笑，隨口說了一句道：“我光聽見你說人家不好，到底你比別人是怎樣個好法？我總不能把別人一齊趕掉，單留你一個。況且這大姨太是從前伺候過老太爺、老太太的。就是去世的太太也很歡喜他。我看死人面上，他就是有不好，也要擔待他三分。你既然多嫌他，你住後進，他住前院，你不去見他就是了。”九姨太因為湍制台一向是同他遷就慣的，忽然今兒幫了別人，這一氣非同小可！不等湍制台說完，早把眉毛一豎，眼睛一瞪，拿出十指尖尖的手朝著自己的粉嫩香腮，畢畢拍拍一連打了十幾下子，一頭打，一頭自己罵自己道：“我知道我這話就說錯了！我是什麼東西，好比得上人家！人家是伺候過老太爺、老太太的！有功之臣，自然老爺要另眼看待！既然要拿他擡上天去，橫豎太太死了，為什麼不拿他就扶了正？我們一齊死了讓他！”

湍制台是吃鴉片的，每位姨太太屋裏都有煙傢夥。九姨太順手在煙盤裏撈起一盒子鴉片往嘴裏一送，趁勢把身子一歪，就在地下困倒了；困在地下又趁勢打了幾個滾，兩隻手在地下亂抓，兩隻腳卻蹬在地板上，繃冬繃冬的響；頭上的頭髮也散了，一頭悲翠簪子也蹬成好幾段了；嘴裏還是哭罵不止。湍制台看了這個樣子，又氣又恨又發急：氣的是九姨太有己無人，恨的是九姨太以死訛詐；急的是九姨太吞了鴉片煙，倘若不救，就要七竅流血死的。事到此間，只得勉強捺定性子，請醫生弄了藥來，拿他灌救。誰知一連弄了多少藥，九姨太只是咬定牙關，不肯往嘴裏送。湍制台急得沒法，於是又自己賠小心，拿話騙他說：“把大姨太立刻送回北京老家裏去，不准他在任

上。”以為如此，九姨太總可以不尋死了。豈知仍然還自個不開口。自從頭天晚上鬧起，一直鬧到第二天下午四點鐘，看看一周時不差只有三個時辰，過了這三個時辰，便不能救，只好靜等下棺材了。

湍制台被他鬧的早已精疲力倦。一回想到九姨太脾氣不好，不免恨罵兩聲；一回又想到他倆恩情，不免又私自一人落淚。此時房間裏有許多老媽子、丫頭圍住九姨太等死，他一個人卻躺在對過房間床上傷心。正在前思後想，一籌莫展的時候，忽見九姨太的一個帖身大丫頭進房有事。這丫頭年紀二九，很有幾分姿色，女孩兒家到了這等年紀，自然也有了心事。碰著這位湍制台又是個色中餓鬼，無人的時候，見了這丫頭常常有些手腳不穩。這丫頭曉得老爺愛上了他，也不免動了知己之感，但是懼怕九姨太的利害，不敢如何。口雖不言，偶然眼睛一眇，就傳出無限深情，湍制台是何等樣人，豈有不領略之理。且說此時湍制台見他一人進得房來，頓時把痛恨九姨太的心思全移在他一人身上，便招手將他叫近身邊，借探問九姨太為名，好同他勾搭。當時說過幾句話，湍制台忽然拿嘴朝著對過房間努了兩努，說道：“阿彌陀佛！他這個居然也有死的日子！等他一死，我就拿你補他的缺。你願意不願意？”說著，就伸手要拉這丫頭的手。丫頭見是如此，恐防人來看見，連忙拿手一縮，道：“你等著罷！你當他眼前會死？你再等一百年，他亦不會死的！只怕這種煙吃了下去，他的精神格外好些！”湍制台詫異道：“據你說起來，難道他吃的不是鴉片煙？然而明明白白，我見他在煙盤子裏拿的。你不要胡說，不是鴉片是甚麼？”大丫頭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告訴別人。”湍制台一聽這話，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也不下床，就跪在床沿上發咒道：“你同我說的話，我若是同別人說了，叫我不得好死！”

大丫頭道：“爲了這一點點的事，也不犯著發這大的咒。”湍制台也未聽清，但是一味胡纏，拉著袖子催他快說。

大丫頭道：“不是三個月頭裏九姨太鬧著有喜，說肚子大了起來，老爺喜的甚麼似的，弄了多少藥給他吃，還有一罐子的益母膏，叫他天天拿開水沖著吃的？誰知過了兩個月，九姨太肚子也痛了，又說並不是喜，藥也不吃了，就把剩下來的半罐子益母膏丟在抽屜裏，一直也沒有人問信。齊巧前天收拾抽屜，把他拿了出來，不料被九姨太瞧見，奪了過去。昨兒九姨太同大姨太鬥了嘴回來，就把個大姨太恨得什麼似的，口說：‘一定要老爺打發了大姨太；倘若老爺不肯，我就同他拚命！’後來又說：‘我的命沒這們不值錢！我死了，倒等他享福不成！’一面說，一面就找了個小煙盒子，挑了些益母膏在裏頭，原是預備同老爺拚命的。九姨太挑這些益母膏的時候，只有我在跟前。他還囑咐我不准說。所以你老爺發急只是空發急。老實對你說，九姨太是不會死的。”湍制台聽了，方才恍然大悟，說：“這賤人如此可惡！原來是裝死，訛詐我的！”還要同大丫頭說什麼，大丫頭已經掙脫身子，說聲“有事”，去了。湍制台只得眼巴巴望他出去，又生了一回悶氣。曉得九姨太是裝死，索性不去理他，一個人到外面去了。

這裏九姨太見湍制台不來理他，只道老爺見他不肯吃藥，無法施救，索性死心塌地避了出去。弄得事情不能收篷，自己懊悔不疊，卻不料大丫頭有背後一番言語。想來想去，今日之事總無下場。等了半天，老爺仍無音信。看看一周時已到，到時不死，反被人拿住破綻。於是躊躇了半天，只得自己裝作惡心，幹吊了半天，哇的一口，吐出些白沫，旁邊看守他的人都說：“好了！九姨太把煙吐了出來就不妨事了。”當時老媽三五個，一個捶背，一個揉胸，又有一個拿飯湯，又有一個倒開

水，鬧得七手八腳，煙霧騰天。又聽得九姨太哇的一聲，把方才吃的飯湯也吐了出來。自己反說道：“我吞了生煙，等我自己死，豈不很好！何必一定要救我回來，做人家的眼中釘，肉中刺！”說著，又嗚嗚咽咽哭起來了。大眾見九姨太回醒轉來，立刻著人報信給老爺。老媽子又拿了一把苕帚把他吐的東西掃了出去。誰知吐的全是水，一些煙氣都沒有。

卻說湍制台到前面簽押房裏坐了一回，不覺神思困倦，歪在床上，朦朧睡去。正在又濃又甜的時候，不提防那個不解事的老婆子，因九姨太回醒過來，前來報信，倏起把湍制台驚醒，恨的湍制台把老婆子罵了兩句，又說什麼：“我早曉得他不曾死的，要你們大驚小怪！”老婆子討了沒趣，只得趑趄著退到後面。

九姨太便從這日起，借病為名，一連十幾天不出房門。湍制台亦發脾氣，一連十幾天止轅，沒有見客，卻也不到上房。畢竟九姨太自己詐死，賊人心虛，這幾天內反比前頭安穩了許多。不在話下。單說湍制台自從聽了大丫頭的話，從此便不把九姨太放在心上，卻一心想哄騙這大丫頭上手。無奈大丫頭懼怕九姨太，不敢造次。湍制台亦恐怕因此家庭之間越發攪得不安，於是亦只得罷手。但是自從九姨太失寵之後，眼前的幾位姨太太都不在他心上，不免終日無精打采，悶悶不樂。

合當他色運享通，這幾天止衙門不見客，他為一省之主，一舉一動，做屬員的都刻刻留心，便有一位候補知縣，姓過名翹，打聽得制台所以止轅之故，原來為此。這人本是有人家，到省雖不多年，卻是善於鑽營，為此中第一能手。他既得此消息，並不通知別人，亦不合人商量。從漢口到上海只有三天多路，一水可通。他便請了一個月的假，帶了一萬多銀子，面子上說到上海消遣，其實是暗中物色人材。一耍耍了二十來天，並無

所遇。看看限期將滿，遂打電報叫湖北公館替他又續了二十天的假。四處托人，才化了八百洋錢從蘇州買到一個女人帶回上海。過老爺意思說：“孝敬上司，至少一對起碼。”然而上海堂子裏看來看去都不中意。後首有人薦了一局，跟局的是個大姐，名字叫迷齊眼小腳阿毛，面孔雖然生得肥胖，卻是眉眼傳情，異常流動。過老爺一見大喜，著實在他家報效，同這迷齊眼小腳阿毛訂了相知。有天阿毛到過老爺棧房裏玩耍，看見了蘇州買的女人，阿毛還當是過老爺的家眷。後首說來說去，才說明是替湖北制台討的姨太太。這話傳到阿毛娘的耳朵裏，著實羨慕，說：“別人家勿曉得阿是前世修來路！”過老爺道：“只要你願意，我就把你們毛官討了去，也送給制台做姨太太，可好？”阿毛的娘還未開口，過老爺已被阿毛一把拉住辮子，狠狠的打了兩下嘴巴，說道：“倪是要搭耐軋姘頭格，倪勿做啥制台格小老媽！”又過了兩天，倒是阿毛的娘做媒，把他外甥女，也是做大姐，名字叫阿土的說給了過老爺。過老爺看過，甚是對眼。阿毛的娘說道：“倪外甥男魚才好格，不過腳大點。”過老爺也打著強蘇白說道：“不要緊格。制台是旗人，大腳是看慣格。”就問要多少錢。阿毛的娘說：“俚有男人格，現在搭俚男人了斷，連一應使費才勒海，一共要耐一千二百塊洋錢。”過老爺一口應允。將日人錢兩交。又過了幾天。過老爺見事辦妥，所費不多，甚是歡喜。又化了幾千銀子制辦衣飾，把他二人打扮得煥然一新，又買了些別的禮物。諸事停當，方寫了江裕輪船的官艙，徑回湖北。

恰巧領憑到省的湖北候補道唐二亂子剛在上海玩夠了，也包了這只船的大餐間一同到省。這唐二亂子的管家同過老爺的管家都是山東同鄉，彼此談起各人主人的官階事業。唐二亂子的管家回來告訴了主人，竟說過大老爺替湖北制台接家眷來的。

唐二亂子初入仕途，惟恐禮節不周，也不問青紅皂白，立刻叫管家拿了手本，到官艙裏替憲太太請安，又說：“如果憲太太在官艙裏住的不舒服，情願把大餐間奉讓。”過大老爺一看手本，細問自己的管家，才曉得大餐間住的是原來湖北本省的上司，也只得拿了手本過來稟見。彼此會面，唐二亂子估量他一定同制台非親即故，見面之後，異常客氣。又問：“憲太太幾時到的上海？”過老爺正想靠此虛火，便不同唐二亂子說真話，但說得一聲“同來的不是制台大太太，乃是兩位姨太太”。唐二亂子道：“大太太、姨太太，都是一樣的，不妨就請過來住。兄弟是吃煙人，到官艙裏倒反便當些。”後來過老爺執定不肯，方始罷休。

唐二亂子因過老爺能夠替制台接家眷，這個分兒一定不小，所以拿他十分看重。過老爺也因為他是本省道台，將來總有仰仗之處，所以也竭力的還他下屬禮制。在路非止一日。一日到了漢口，擺過了江，唐二亂子自去尋覓公館不題。

且說過老爺帶了兩個女人先回到自己家中，把他太太住的正屋騰了出來讓兩位候補姨太太居住。制台跟前文巡捕，有個是他拜把子的，靠他做了內線，又重重的送了一分上海禮物，托他趁空把這話回了制台。這兩月湍制台正因身旁沒有一個隨心的人，心上頗不高興；一聽這話，豈有不樂之理，忙說：“多少身價？由我這裏還他。”巡捕回道：“這是過令竭誠報效的，非但身價不敢領，就是衣服首飾，統通由過令制辦齊全，送了進來。”湍制台聽了，皺著眉頭道：“他化的錢不少罷？”巡捕道：“兩三萬銀子過令還報效得起。他在大帥手下當差，大帥要栽培他，那裏不栽培他。他就再報效些，算得甚麼。只要大帥肯賞收，他就快活死了！就請大帥吩咐個吉日好接進來。”湍制台道：“看什麼日子！今兒晚上擡進來就是了。”

從前湍制台娶第十位姨太太的時候，九姨太正在紅頭上，尋死覓活，著實鬧了一大陣，有半年多沒有平復。這回的事情原是他自己不好，湍制台因此也就公然無忌，倏地一添就添了兩位。九姨太竟其無可如何，有氣癰在肚裏，只好罵自己用的丫頭、老媽出氣。湍制台亦不理他。

過老爺孝敬的這兩位姨太太：蘇州買的一位，年紀大些，人亦忠厚些，就排行做第十一，阿土排行第十二。阿土年紀小雖小，心眼極多。進得衙門，不得半月，一來是他自己留心，二來也是湍制台枕上的教導，居然一應賣差賣缺，弄銀子的機關，就明白了一大半。此時他初到，人家還不拿他放在眼裏。除了過老爺之外，他亦並無第二個恩人，因此便一心只想報答這過老爺的好處。此時湍制台感激過老爺送妾之情，已經委他辦理文案，又兼了別處兩個差使，暫時敷衍，隨後出有優差美缺，再行調劑。過老爺倒也安之若素。卻不料這第十二姨太太，每到無事的時候，便在這些姊妹當中套問人家：“我們做姨太太的，一年到頭到底有多少進項？”就有人告訴他，從前只有九姨太有些，脫天漏網的事做的頂多，銀子少了不要，至少五百起碼，以及幾千幾萬不等。他因此便有心籠絡九姨太，好學九姨太的本事。九姨太此時是失寵之人，見了這兩位新的，自然生氣。等到阿土前來敷衍他，卻又把他喜的了不得。畢竟性子爽直，一個不留心，又把自己的生平所作所爲，統通告訴了阿土。阿土大喜，趁空就在湍制臺面前試演起來。頭一個是替過老爺要缺，而且要一個上等好缺。湍制台情面難卻，第二天就把話傳給了藩台，不到三天，牌已挂出去了。

過老爺自從進來當文案，合衙門上下，不到半個月，統通被他溜熟，又結交了制台一個貼身小二爺做內線，常常到十二姨太跟前通個信。此番得缺，就托小二爺暗地送了十二姨太五

千銀子的妝敬，小二爺經手在外，言明只要有缺，每年加送若干銀子。這便是十二姨太開門第一樁賣買。十二姨太見這宗賣買做得得意，等到過老爺上任去後，又把衙門裏的委員以及門政大爺勾通了好幾位，只要圖得湍制台心上歡喜，言聽計從，他們便好從中行事。

此時唐二亂子到省已將一月，照例的文章都已做過。但他是初到省的人員，兩眼墨黑，他不認得上司，上司也不認得他。彼此雖然見過一面，不過旅進旅退，上司亦未必就有他在心上。所以凡是初到省的人，要得到一個差使，若非另有腳路，竟比登天還難！還虧他胸無主宰，最愛結交。自從路上認得了過老爺，到省之後，他倆便時常來往。但吃虧頭一個月過老爺自己的事情還沒有著落，如何能夠替人家說話，好容易熬到十二姨太把過老爺事情弄好，但又是要出赴外任，不能常在省城。等到稟辭的前兩天，唐二亂子在寓處備了酒席替他餞行。話到投機，過老爺就把湍制台貼身小二爺這條門路說給了唐二亂子，自己又替他從中湊合。自此，唐二亂子有些內線，只要不惜銀錢，差使自然唾手可得。況兼這十二姨太精明強幹，不上兩月，便把全套本領統通學會，無錢不要，無事不爲，真要算得一女中豪傑了。要知所爲之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繳憲帖老父託人情 補劄稿寵姬打官話

話說湖北湍制台從前曾做過雲南臬司，彼時做雲南藩司的乃是一個漢人，姓劉，名進吉。他二人氣味相投，又為同在一省做官，於是兩人就換了帖，拜了把兄弟。後來湍制台官運亨通，從雲南臬司任上就升了貴州藩司，又調任江甯藩司，升江蘇巡撫；不上兩年，又升湖廣總督，真正是一帆風順，再要升得快亦沒有了。劉進吉到底吃了漢人的虧，一任雲南藩司就做了十一年半，一直沒有調動。到了第十二年的下半年，才把他調了湖南藩司，正受湖廣總督管轄。官場的規矩：從前把兄弟一朝做了堂屬，是要繳帖的。劉藩司陞見進京，路過武昌，就把從前湍制台同他換的那副帖子找了出來，拿了紅封套套好，等到上衙門的時候，交代了巡捕官，說是繳還憲帖。巡捕官拿了進去。湍制台先看手本，曉得是他到了，連忙叫“請”。巡捕官又把繳帖的話回明。湍制台偏要拉交情，便道：“我同劉大人交非泛泛。你去同他說，若論皇上家的公事，我亦不能不公辦；至於這帖子，他一定要還我，我卻不敢當。總而言之：我們私底下見面，總還是把兄弟。”巡捕官遵諭，傳話出來。劉藩司無奈，只得受了憲帖，跟著手本上去。見面之後，無非先行他的官禮。湍制台異常親熱。劉藩台年紀大，湍制台年紀小，所以湍制台竟其口口聲聲稱劉藩台為大哥，自己稱小

弟。

劉藩台一直當他是真念交情，便把繳帖的話亦不再提了。在武昌住了五日，湍制台又請他吃過飯。接著稟辭過江，坐了輪船徑到上海，又換船到天津，然後搭了火車進京。藩、臬大員照例是要宮門請安的；召見下來，又赴各位軍機大臣處稟安。一連在京城應酬了半個月。他乃是一個古板人，從不曉得什麼叫做走門路，所以上頭仍舊叫他回任。等到請訓後，仍由原道出京。二次路過武昌，湍制台同他還是很要好，留住了幾天，方才赴長沙上任。

無奈劉藩台是個上了年紀的人，素來身體生得又高又胖。到任不及三月，有天萬壽，跟了撫台拜牌，磕頭起來，一個不留心，人家踏住了他的衣角，害得他跌了一個筋斗。誰知這一跌，竟其跌得中了風了，當時就嘴眼歪斜，口吐白沫。撫台一見大驚，立刻就叫人把他抱在轎子裏頭，送回藩台衙門。他有個大少爺，是捐的湖北候補道，此時正進京引見，不在跟著。衙門裏只有兩個姨太太，幾個小少爺，一個大少奶奶，兩個孫女兒。一見他老人家中了風，合衙門上下都驚慌了，立刻打電報給大少爺。大少爺得到電報，幸虧其時引見已完，立刻起身出京，到了武昌也沒有稟到就趕回長沙老人家任上來了。此時他父親劉藩台接連換了七八個醫生，前後吃過二十幾劑藥，居然神志漸清，不過身子虛弱，不能用心。當時就托撫台替他請了一個月的假，以便將養。誰知一月之後，還不能出來辦事。他心下思量：“自己已有這們一把年紀，兒子亦經出仕，做了二三十年的官，銀子亦有了。古人說得好：‘急流勇退。’我如今很可以回家享福了，何必再在外頭吃辛吃苦替兒孫作馬牛呢。”主意打定，便上了一個稟帖給撫台，托撫台替他告病。撫台念他是老資格，一切公事都還在行，起先還照例留過

他兩次，後來見他一定要告退，也只得隨他了。摺子上去，批了下來，是沒有不准的。一面先由巡撫派人署理，以便他好交卸。交卸之後，又在長沙住了些時。常言道：“無官一身輕。”劉藩台此時卻有此等光景。

閒話少敘。且說他大少爺號叫劉頤伯，因見老人家病體漸愈，他乃引見到省的人，是有憑限的，連忙先叩別了老太爺，徑赴武昌稟到。臨走的時候，劉藩台自恃同湍制台有舊，便寫了一封書信交給頤伯轉呈湍制台，無非是托他照應兒子的意思。自己說明暫住長沙，等到兒子得有差使，即行迎養。當時分派已定，然後頤伯起身。等到了武昌，見過制台，呈上書信，湍制台問長問短，異常關切。官場上的人最妒忌不過的，因見制台向劉頤伯如此關切，大家齊說：“劉某人不久一定就要得差使的。”就是劉頤伯自己亦以為靠著老太爺的交情，大小總有個事情當當，不會久賦閑的。那知一等等了三個月，制台見面總是很要好，提到“差使”二字，卻是沒得下文。劉頤伯亦托過藩台替他吹噓過。湍制台說：“一來誰不曉得我同他老人家是把兄弟，二來劉道年紀還輕，等他閱曆閱曆再派他事情，人家就不會說我閒話了。”藩台出來把話傳給了劉頤伯，亦無可如何。

又過了些時，長沙來信，說老太爺在長沙住的氣悶，要到武昌來走走。劉頤伯只好打發家人去接。誰知老太爺動身的頭天晚上，公館裏廚子做菜，掉了個火在柴堆上，就此燒了起來。自上燈時候燒起，一直燒到第二天大天白亮，足足燒了兩條街。這劉進吉一世的宦囊全被火神收去，好容易把一家大小救了出來。當火旺的時候，劉進吉一直要往火裏跳，說：“我這條老命也不要了！”幸虧一個小兒子，兩三個管家拿他拉牢的。這火整整燒了一夜，合城文武官員帶領兵役整整救了一夜。連撫

台都親自出來看火。當下一衆官員打聽得前任藩台劉大人被燒，便由首縣出來替他設法安置：另外替他賃所房子，暫時住下；衣服伙食都是首縣備辦的。到底撫台念舊，首先送他一百銀子。合城的官一見撫台尚且如此，於是大家湊攏，亦送了有個七八百金。無奈劉進吉是上了歲數的人，禁不起這一嚇一急，老毛病又發作了。

起火之後，曾有電報到武昌通知劉頤伯。等到劉頤伯趕到，他老人家早已病得人事不知了。後來好不容易找到前頭替他看的那個醫生，吃了幾帖藥，方才慢慢的回醒轉來。又將養了半個月，漸漸能夠起來，便吵著要離開長沙。兒子無奈，只得又湊了盤川，率領家眷，伺候老太爺同到武昌。此時老頭子還以為制台湍某人是我的把弟，如今老把兄落了難，他斷無坐視之理。一到武昌，就坐了轎子，拄了拐杖，上制台衙門求見。他此時是不做官的人了，自己以為可以脫略形骸，不必再拘官禮，見面之後，滿嘴“愚兄老弟”，人家聽了甚是親熱，豈知制台上大不為然。見了面雖然是你兄我弟，留茶留飯，無奈等到了差使，總輪劉頤伯不著。

有天劉進吉急了，見了湍制台，說起兒子的差使。湍制台道：“實不相瞞，咱倆把兄弟誰不曉得。世兄到省未及一年，小點事情委了他，對你老哥不起，要說著名的優差，又恐怕旁人說話。這個苦衷，你老哥不體諒我，誰體諒我呢。老哥儘管放心，將來世兄的事情，總在小弟身上就是了。”劉進吉無奈，只好隱忍回家。

後來還是同寅當中向劉頤伯說起，方曉得湍制台的為人最是講究禮節的。劉進吉第一次到武昌，沒有繳回憲帖，心上已經一個不高興，等到劉頤伯到省，誰知道他的號這個“頤”字，又犯了湍制台祖老太爺的名諱下一個字：因此二事，常覺耿耿

於心。湍制台有天同藩台說：“劉某人的號重了我們祖老太爺一個字，兄弟見了面，甚是不好稱呼。”湍制台說這句話，原是想他改號的意思。不料這位藩台是個馬馬糊糊的，聽過之後也就忘記，並沒有同劉頤伯講起。劉頤伯一直不曉得，所以未曾改換。湍制台還道他有心違抗，心上愈覺不高興。

等到劉頤伯打聽了出來，回來告訴了老太爺。老太爺聽了，自不免又生了一回暗氣。但是爲兒子差使起見，又不敢不遵辦。不過所有的東西早被長沙一把天火都收了去，什麼值錢的東西都搶不出，那個還顧這副帖子。劉進吉見帖子找不著，心上發急。幸虧劉頤伯明白，曉得湍制台一個字不會寫，這帖子一定是文案委員代筆的。”現在只需托個人把他的三代履歷抄出來，照樣謄上一張，只要是他的三代履歷，他好說不收。”劉進吉聽了兒子的話，想想沒法，只好照辦。卻巧文案上有位陸老爺，是劉頤伯的同鄉，常常到公館裏來的，劉頤伯便托了他。陸老爺道：“容易得很，制軍的履歷，卑職統通曉得。新近還同荊州將軍換了一副帖，也是卑職寫的。大人只要把老大人同他換帖的年分記清，不要把年紀寫錯，那是頂要緊的。”劉頤伯喜之不盡，立刻問過老太爺，把某年換帖的話告訴了陸老爺。陸老爺回去，自己又賠了一付大紅全帖，用恭楷寫好了，送了過來。劉頤伯受了，送給老太爺過目。老太爺道：“只要三代名字不錯就是了，其餘的字只怕他還有一半不認得哩。”劉頤伯卻又自己改了一個號，叫做期伯，不叫頤伯了。次日一早，爺子二人一同上院，老子繳還憲帖，兒子稟明改號。當由巡捕官進內回明。湍制台接到帖子，笑了一笑，也不說什麼，也不叫請見。巡捕官站了一回無可說得，只得出來替制台說了一聲“道乏”，父子二人悵悵而回。

因爲臬台爲人還明白些，並且同制台交情還好，到了次日，

劉期伯便去見臬台，申明老人家繳帖，並自己改號的意思，順便托臬台代為吹噓。臬台滿口應允。次日上院，見了湍制台，照話敘了一遍。湍制台笑著說道：“從前他少君不在我手下，他不還我這副帖子倒也罷了，如今既然在我手下當差，被人家說起，我同某人把兄弟，我照應他的兒子，這個名聲可擔不起！所以他這回來還帖子，我卻不同他客氣了。至於他們少君的號犯了我們先祖的諱，吾兄是知道的。我們在旗，頂講究的是這回事。他同兄弟在一省做官，保不住彼此見面，總有個稱呼，他如果不改，叫兄弟稱他什麼呢？他既然‘過而能改’，兄弟亦就‘既往不咎’了。”臬台接著說：“劉道老太爺年紀大了，一身的病，家累又重得很，自遭‘回祿’之後，家產一無所有。劉道到省亦有好幾個月了，總求大帥看他老人家分上，賞他一個好點的差使，等他老太爺也好借此養老。”湍制台道：“這還用說嗎，我同他是個什麼交情！你去同他講，他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叫他放心就是了。”臬台下來回復了劉期伯。不在話下。

且說湍制台過了兩天，果然傳見劉期伯，見面先問：“老人家近來身體可好？”著實關切。後來提到差使一事，湍制台便同他說道：“銀元局也是我們湖北數一數二的差使了，衛某人當了兩年，也不曉得他是怎麼弄的，現在丁憂下來，聽說還虧空二萬多。今兒早上托了藩台來同我說，想要後任替他彌補。老實說：我同衛某人也沒有這個交情，不過看徐中堂面上，所以才委他這個差使。現在你老哥可能答應下來，替他彌補這個虧空不能？”

劉期伯一想：“這明明是問我能夠替他擔虧空，才把這事委我的意思。我想銀元局乃是著名的優差，聽說弄得好，一年可得二三十萬。果然如此，這頭二萬銀了算得什麼，不如且答

應了他。等到差使到手，果然有這許多進項，我也不在乎此，倘若進款有限，將來還好指望他調劑一個好點的差使。”主意打定，便回道：“蒙大帥的栽培。衛道的這點虧空，不消大帥費得心，職道自當替他設法彌補。”湍制台道：“你能替他彌補，那就好極了。”劉期伯又請安謝過。等到退出，告訴了老太爺，自然閤家歡喜。

誰知過了兩天，委劄還未下來。劉期伯又托了臬台進去問信。湍制台道：“前天我不過問問他，能否還有這個力量籌畫一二萬金借給衛某人彌補虧空。他說能夠，足見他光景還好，一時並不等什麼差使。所以這銀元局事情，兄弟已經委了胡道胡某人了。”臬台又說：“劉道自己倒不要緊，一個年紀還輕，就是閱曆兩年再得差使，並不為晚；二則像大帥這樣的公正廉明，做屬員的人，只要自己謹慎小心，安分守己，還愁將來不得差缺嗎。所以這個銀元局得與不得，劉道甚為坦然。不過他老太爺年紀太大了，總盼望兒子能夠得一個差使，等他老頭子看著好放心。司裏所以肯來替他求，就是這個意思。”湍制台一聽臬台的話，頗為入耳，便道：“既然如此，厘金會辦現要委人，不妨就先委了他。等有什麼好點的差使出來，我再替他對付罷。”臬台出來通知劉期伯。劉期伯雖然滿肚皮不願意，也就無可如何。只等奉到劄子，第二天照例上院謝委，自去到差不題。

且說湍制台所說委辦銀元局的胡道，你道何人？他的老底子卻江西的富商。到他老人家手裏，已經不及從前，然而還有幾十萬銀子的產業，等到這胡道當了家，生意一年年的失本下來，漸漸的有點支不住。因見做官的利息尚好，便把產業一概並歸別人，自己捐了個道台，來到湖北候補。候補了幾年，並沒得什麼差使。他又是舒服慣的，來到湖北候補。平時用度極

大，看看只有出，沒有進，任你有多大家私，也只有日少一日。後來他自己也急了，便去同朋友們商量。就有同他知己的勸他走門路，送錢給制台用，將本就利，小往大來，那是再要靈驗沒有。胡道台亦深以爲然。當時就托人替他走了一位折奏師爺的門路，先送制台二萬兩，指名要銀元局總辦；接差之後再送一萬；以後倘若留辦，每一年認送二萬。另外又送這位折奏師爺八千兩，以作酬勞。三面言明，只等過付。

卻不料這個檔口，正是上文所說的那位過老爺得缺赴任，因爲使過唐二亂子的錢，便把湍制台帖身跟班小二爺的這條門路說給了唐二亂子，又替他二人介紹了。這小二爺年紀雖小，只因制台聽他說話，權柄卻著實來得大，合衙門的人都聽他指揮。而且這小二爺專會看風色，各位姨太太都不巴結，單巴結十二姨太。十二姨太正想有這們一個人好做他的連手，故爾他倆竟其串通一氣，只瞞湍制台一人。此時省裏候補的人，因走小二爺門路得法的，著實不少。唐二亂子到省不久，並不曉得那個差使好，那個差使不好。人家見他朝天搗亂，也沒有人肯拿真話告訴他。至於他的爲人，外面雖然搗亂，心上並非不知巴結向上。瞧著一班紅道台，天天跟著兩司上院見制台，見撫台；院上下來便是什麼局什麼局，局裏一樣有般官小的人，拿他當上司奉承。每逢出門，一樣是戈什親兵，呼麼喝六。看了好不眼熱。空閒之時，便走來同二爺商量，想要弄個闊點事情當當。此時十二姨太正在招權納賄的時候，小二爺替他出力，便囑咐唐二亂子，叫他一共拿出二萬五千兩，包他銀元局一定到手。初起唐二亂子還不曉得銀元局有多少進項，聽小二爺一說，嚇的把舌頭一伸，幾乎縮不進去。回家之後，又去請教過旁人，果然不錯，便一心一意拿出銀子托小二爺替他走這條門路。

誰知這邊才說停當，那邊姓胡的亦恰恰同折奏師爺議妥，只等下委割，付銀子了。小二爺一聽不妙，一面先把外頭壓住，叫外頭不要送稿，聽他的消息。他此時正是氣焰熏天，沒有人敢違拗的。一面進來同十二姨太打主意，想計策。議論了半天，畢竟十二姨太有才情，便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只等今天晚上，老爺進房之後，看我眼色行事。”小二爺會意，答應著自去安排去了。

且說這天湍制台做成了一注賣買，頗覺怡然自得，專候銀割兩交。於是制台催師爺，師爺催門上，說明天當送稿，次日下割。不料催了幾次，一直等到天黑。外頭還沒送稿。畢竟制台公事多，一天到晚忙個不了，又不能專在這上頭用心，橫豎銀子是現成的，偶然想起，催上一二次也就算了。到了晚上，公事停當，這兩個月只有十二姨太頂得寵，湍制台是一天離不開的，是夜仍然到他房中。坐定之後，想起日間之事，還罵門上公事不上緊的辦：“吃中飯的時候就叫送稿，頂如今還不送來，真正豈有此理！”一言未了，小二爺忙在門外答應一聲道：“怎麼還不送來！等小的催去。”說罷，登登登的一氣跑出去了。

不多一會，果見小二爺帶了一個門上進來，呈上公事。湍制台看見，還罵門上，問他：“白天幹的什麼事！如今趕晚上才送來！”說罷，就在洋燈底下把稿看了一遍。正要舉起筆來填注胡道台的名字，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十二姨太倏地離坐，趕上前來，一個巴掌把湍制台手中之筆打落在地。湍制台忙問：“怎的？”十二姨太也不答言，但說：“現在什麼時候，那裏來的大蚊子！”湍制台方曉得十二姨太打他一下，原來是替他趕蚊子的，於是叫人舉火照地替他尋筆。

趁這檔口，十二姨太便問：“什麼公事這等要緊？要寫什

麼，不好等到明天到簽押房裏去寫？”湍制台忙道：“爲的是一件要緊事。”十二姨太道：“什麼事”湍制台道：“你女人家問他做甚麼？我爲的是公事，說了你也不曉得。”十二姨太道：“我偏要曉得曉得。”湍制台道：“告訴你亦不要緊，爲要委一個人差使。”十二姨太道：“什麼差使不好明天委，等不及就在今天這一夜？”湍制台道：“爲著有個講究，所以一定要今天委定。”十二姨太道：“到底什麼差使？你要委那一個？你不告訴我，我不依！”湍制台道：“你這人真正麻煩！我委人差使，也用著你來管我嗎？我就告訴你：只爲著我們省城裏鑄洋錢的銀元局，前頭的總辦丁艱，如今要委人接他的手。”十二姨太搶著說道：“你要委那一個？”湍制台道：“我要委一個姓胡的，他是個道台。”十二姨太道：“慢著。我有一個人要委，這人姓唐，也是個道台。這個差使你替我給了姓唐的，不要給姓胡的了！等一回再出了什麼好差使再委姓胡的。你說好不好？”湍制台道：“呀呀乎！派差使也是你們女人可以管得的！你說的姓唐的我知道，這個人是有名的唐二亂子，這等差使派了這樣人去當也好了！我定歸不答應，你快別鬧了！把筆拾起來，等我畫稿。連夜還要謄了出來，明兒早上用了印，標過朱，才好發下去，等人家也好早點到差。”

十二姨太見制台不答應他的話，登時柳眉雙豎，桃眼圓睜，筆也不尋了，這個老虎勢，就望湍制台懷裏撲了過來；撲到湍制台懷裏，就拿個頭往湍制台夾肢窩裏直躺下去。湍制台一向是拿他寵慣的，見了這樣，想要發作兩句，無奈發作不出，只得皺著眉頭，說道：“你要委別人，我不願意，你也不能朝著我這個樣子。究竟這個官是我做的，怎麼能被你作了主意？”十二姨太道：“我要委姓唐的，你不委，我就不答應！”說著，

順手拿過一隻花碗來就往地下順手一摔，豁琅一聲響，早已變爲好幾片了。跟手又要再摔別的東西。湍制台道：“我不委姓唐的，這又何苦拿東西來出氣？”話猶未了，十二姨太忽伸手到桌子上，把剛才送進來的那張稿，早已嗤的一聲，撕成兩片了。湍制台道：“這更不成句話了！這是公事，怎麼好撕的！”十二姨太也不理他，一味撒妖撒癡，要委姓唐的。他倆的抖嘴吵鬧，小二爺都在旁邊看的明明白白。等到看見十二姨太把公事撕掉，便朝送公事進來的那個門上努努嘴，說了聲“你先出去，明兒快照樣再補張進來。”小二爺進來把筆拾起，也就跟手出去。

十二姨太見門上及小二爺都出去，便又換了一副神情，弄得湍制台不曉得拿他怎樣才好。一回十二姨太要湍制台把這銀元局的事情說給他聽；一回又要湍制台拿手把住他的手寫字與他看；一回又問唐二亂子的名字怎樣寫。湍制台道：“你要委他差使，怎麼連他的名字都不會寫？”十二姨太拿眼睛一瞅，道：“我會寫字，我早搶過來把稿畫好，也不用你費心了。”湍制台無奈，只得寫給他看。十二姨太又嫌寫的不清爽，要寫真字，不要帶草。說著，便把方才撕破的那件送進來的稿，檢了個無字的地方，叫湍制台拿筆寫給他看。湍制台一見是張破紙，果然把唐二亂子的名字一筆筆的寫了出來。

十二姨太等他寫完，便說：“曉得了，不用你寫了，時候不早，我們睡罷。”湍制台巴不得一聲，立刻寬衣上床。十二姨太順手把撕破的字紙以及湍制台寫的字，團作一團，一齊往抽屜裏一放，又把洋燈旋暗。湍制台並不留意。等到睡下，兩個人又咕唧了一回。歇了半天，湍制台沈沈睡去。十二姨太聽了聽，房中並無聲息，便輕輕的披衣下床，走到桌子邊，仍把洋燈旋亮，輕輕從抽屜中取出那團字紙，在燈光底下，仍舊把

他弄舒攤了，一張張攤在桌上。好在一張紙分爲兩片，漿子現成，是容易補的，便另取了一條紙，從裂縫處在後面用漿子貼好，翻過來一看，仍舊完完全全一張公事。唐某人三個字的名字，又是湍制台自己寫的。十二姨太看了，不勝之喜。此時小二爺早在門外伺候好的，從門簾縫裏見十二姨太諸事停當，亦輕輕的掀簾進來。十二姨太便將公事交在他的手中，把嘴一努，小二爺會意，立刻躡手躡腳，趕忙出去，連夜辦事不題。這裏十二姨太仍舊寬衣上床。湍制台猶自大夢方酣，睡得好死人一般，毫無知覺。

一宵易過，容易天明。湍制台起身下床，十二姨太裝著未醒。湍制台也不叫他，獨自一人洗面漱口，吃早點心，自然另有丫環、老媽承值。點心剛吃到一半，忽見外面傳進一個手本，就是新委銀元局總辦唐某人在外候著謝委。湍制台聽說，楞了一回，問道：“誰來謝委？”外面門上回稱：“候補道唐某人謝委。”制台詫異道：“委的什麼差使？可是撫台委的？何以撫台並沒咨會我？”門上回道：“就是才委的銀元局。”湍制台更爲詫異，連點心都不吃了，筷子一放，說道：“我並沒有委他，是誰委的？”拿手本的門上笑而不答，湍制台更摸不著頭路。

正相持間，忽見十二姨太一骨碌從床上坐起，一手揉眼睛，一面問道：“什麼事？”湍制台道：“不是你昨兒晚上要給唐某人銀元局嗎？一夜一過，他已經來謝委了，你說奇怪不奇怪！”十二姨太把臉一板道：“我當作什麼事，原來這個！有什麼稀奇的！”湍制台愈覺不解，說道：“你的話我不懂！”十二姨太冷笑道：“自家做的事，還有什麼不懂的。你不委他，他怎麼敢來冒充？”湍制台道：“我何曾委他？”十二姨太道：“昨天的稿是誰填的姓唐的名字？”湍制台道：“我何曾填姓

唐的名字？”十二姨太道：“呸！自家做事，竟忘記掉了！不是你寫了一個是草字，我不認得，你又趕著寫一個真字的給我瞧嗎？就是那個！”湍制台道：“那不是拉破的紙嗎？”十二姨太道：“實不相瞞：等你睡著之後，我已經拿他補好了。兩點鐘補好，三點鐘發誓，四點鐘用印過朱，頂五點鐘已經送到姓唐的公館裏去了。他接到了劄子，立刻就來謝委，這人辦事看來再至誠沒有。這明明是你自己做的事，怎麼好推頭不曉得！”

一席話說的湍制台嘴上的鬍子一根根的蹣了起來，氣憤憤的道：“你們這些人真正荒唐！真正豈有此理！這些事都好如此胡鬧的！這姓唐的也太不安分了！我一定參他，看他還能夠在那裏當差使！”十二姨太冷笑道：“你要參他的官，我看你還自先參自己罷。‘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你賣缺賣差，也賣的不少了，也好分點生意給我們做做。現在‘生米已經做成熟飯’，我看你得好休便好休。你一定要參姓唐的，我就頭一個不答應。等到弄點事情出來，我們總陪得過你。我勸你還是馬馬糊糊的過去，大家不響，心上明白。這個差使，你賣給姓胡的拿他幾個錢，等到姓唐的到差之後，我叫他再找補你一萬銀子就是了。”

湍制台聽了，氣的一個肚皮幾乎脹破，坐著一聲也不響，獨自一個心上思量：“倘若發作起來，畢竟姨太太出賣‘風雲雷雨’，於自己的聲名也有礙。何如忍氣吞聲，等他們做過這一遭兒，以後免得說話，而且還有一萬銀子好拿。縱然姓胡的不得銀元局，不肯出前天說的那個數目，另外拿個別的差使給他，他至少一半還得送我。兩邊合攏起來，數目亦差仿不多。罷罷罷，橫豎我不吃虧，也就隨他們去罷。”想了一回，居然臉上的顏色也就和平了許多。拿手本的門上還站在那裏候示。

湍制台發怒道：“怎麼等不及！叫他等一回兒，什麼要緊！也總得等我吃過點心再去會他！”說完了這句，重新舉起筷子把點心吃完，方才洗臉換衣服出去會面。

等他轉背之後，十二姨太太指指他對家人們說道：“他自己賣買做慣的，怎麼能夠禁得住別人。以後你們有什麼事情，只管來對我說，我自然有法子擺佈，也不怕他不依！”家人們亦俱含笑不言。自此這十二姨太太膽子越弄越大，湍制台竟非他敵手。這是後話不題。

且說湍制台出去見了唐二亂子，面上氣色雖然不好，然而一時實在反不過臉來，只得打官話勉勵他幾句，然後端茶送客。唐二亂子自去到差不題。這裏姓胡的弄了一場空，幸虧預先說明銀割兩交，所以銀子未曾出手。後來見銀元局委了唐二亂子，不免去找折奏師爺責其言而無信。折奏師爺有冤沒處伸，於是來問東家。此時湍制台又不便說是姨太太所爲，只得含糊其詞，遮掩過去。後來又被折奏師爺釘不過，始終委了他一個略次一點的差事，也拿到他一萬多銀子，才把這事過去。以後還有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爺乘龍充快婿 知客僧拉馬認乾娘

卻說湍制台九姨太身邊的那個大丫頭，自見湍制臺屬意于他，他便有心惹草粘花，時向湍制台跟著勾搭。後來忽然又見湍制台從外面收了兩個姨太太，他便曉得自已無分。嗣後遇見了湍制台總是氣的蹺著嘴唇，連正眼也不看湍制台一眼，至於當差使更不用說了。湍制台也因自己已經有了十二個妾；又兼這新收的十二姨太法力高強，能把個湍制台壓伏的服服貼貼，因此也就打斷這個念頭。但是每逢見面，觸起前情，總覺自己於心有愧。又因這大丫頭見了面，一言不發，總是氣憤憤的，更是過意不去。因此這湍制台左右爲難，便想早點替他配匹一個年輕貌美，有錢有勢的丈夫；等他們一夫一妻，安穩度日，藉以稍贖前愆。

主意打定，於是先在候補道、府當中，看來看去，不是年紀太大，便是家有正妻，嫁過去一定不能如意；至於同、通、州、縣一班，捐納的流品太雜，科甲班酸氣難當，看了多人，亦不中意。湍制台心中因此甚爲悶悶。後來爲了一件公事，傳督標各營將官來轅諭話。內有署理本標右營遊擊戴世昌一員，卻生得面如冠玉，狀貌魁梧，看上去不過三十左右。此時湍制台有心替大丫頭挑選女婿，等到大衆諭話之後，便向他問長問短，著實垂青。幸喜這戴世昌人極聰明，隨機應變。當時湍制

台看了，甚爲合意。

等到送客之後，當晚單傳中軍副將王占城到內衙簽押房，細問這戴世昌的細底，有無家眷在此。王占城一一稟知，說：“他是上年八月斷弦，目下尚虛中饋。堂上既無二老，膝前子女猶虛。”湍制台一聽大喜，就說：“我看這人相貌非凡，將來一定要闊，我很有心要提拔提拔他。”王占城道：“大帥賞識一定不差。倘蒙憲恩栽培，實是戴遊擊之幸。”湍制台聽了，正想托他做媒，忽然想起：“我一個做制台的人，怎麼管起丫頭們的事來？說出去甚爲不雅。”轉念一想：“不好說是丫頭，須改個稱呼，人家便不至於說笑我了。”想了一會，便道：“現在有一事相煩：從前我們大太太去世的前天，曾扶養親戚家的一個女孩子，認爲幹女兒，等我們大太太去世，一直便是我這第九個妾照管。如今剛剛十八歲。自古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雖則是我幹女兒，因我自己並未生養，所以我待他卻同我自己所生的無二。今天我看見戴遊擊甚是中意，又兼老兄說他斷弦之後，還未續娶；如此說來，正是絕好一頭親事。相煩老兄做個媒人，並且同戴遊擊說，他武官沒有錢，不要害怕，將來男女兩家的事，都是我一力承當。”

王占城諾諾連聲。出去之後，連夜就把戴世昌請了過來，告訴他這番情由，又連稱“恭喜”，口稱：“吾兄有這種機會，將來前程未可限量。”戴世昌聽了，不禁又喜又驚又怕：喜的是本省制台如今要招他做女婿；驚的是我是個當武官的，怎麼配得上制台千金！轉念一想：“我要同他攀親，這個親事闊雖闊，但是要拿多少錢去配他？”因此心中七上八下，楞了半天，除卻嘻開嘴笑之外，並無他話。王占城懂得他的意思，又把湍制台的美意，什麼男女兩家都歸他一人承當的話說了出來。戴世昌聽了，止不住感激涕零，連連給王占城請安，請他費

心。

王占城不敢怠慢，次日一早，上轅稟複製台。稟明之後，湍制台回轉上房，不往別處，一直竟到九姨太房中。此時他老人家久已把九姨太丟在腦後了，今兒忽然見他進來，賽如天上掉下來的寶貝一般。想要前來奉承，一想自己是得過寵的，須要自留身分；如果不去理他，或者此時什麼回心轉意，反恐因此冷了他的心。正在左右爲難的時候，湍制台早已坐下，說道：“我今兒來找你，不爲別的事情，爲著我們上房裏丫頭，年紀大的，留著也要作怪，我想打發掉兩個，眼睛跟前也清清楚楚。你跟前的那個大丫頭，今年年紀也不小了，也很好打發了，你又不缺什麼人用。所以我特地同你說一聲兒。”

九姨太起先聽見湍制台要打發他的丫頭，心上老大不自在。要說不遵，怕他著惱；如果依他，爲什麼檢著我欺負？尚在躊躇的時候，只聽湍制台又說道：“你的丫頭，我是拿他另眼看待的呢。我替他檢了一個做官的女婿，又是年輕，又是有錢，亦總算對得住他的了。但是一件，既然說是配個做官的，怎麼好說我們的使女？我想來想去，沒有法子，只好說是你的幹女兒。你說好不好？”九姨太本來滿肚皮不願意，後來見說是許給一個做官的，方才把氣平下；又想：“這丫頭果然大了，留在家裏，亦是禍害。倘若再被老爺看上了眼，做了什麼十三姨太，更不得了，不如將機就計，拿他出脫也好。”想完，便道：“我當不起他做我的幹女兒，就說是你的幹女兒罷。”湍制台道：“你我並不分家，你的我的，還不是一樣嗎。”九姨太道：“既然如此，也得叫他出來替你磕個頭。”湍制台道：“這也可不必了。”正說著，九姨太已把大丫頭喚了出來，叫他替老爺磕頭，還要改稱呼。大丫頭扭扭捏捏的替湍制台磕了一個頭，湍制台還了一個半禮，起來又替九姨太行過禮，九姨

太便吩咐一應人等都得改稱呼，因他小名喚做寶珠，就稱他爲寶小姐。

過了兩天，湍制台便催著男家趕緊行聘，叫善後局拔了三千銀子給戴世昌，以作喜事之用，又委了戴世昌兩個差使。此時湍制台因爲自己沒有女兒，竟把這大丫頭當作自己親生的一樣看待，也撥三千銀子給九姨太，叫九姨太替他辦嫁裝。有了錢，樣樣都是現成的。男家看的是十月初二日的吉期。戴世昌特地又租了一座大公館。三天頭裏，請媒人過帖，送衣服首飾，面子上也很下得去。兩位媒人：一位中軍王占城，一位首府康乃芳。到了這一天，一齊穿著公服到制台衙門裏來。湍制台卻是自己沒有出來奉陪，推說自己有公事，叫侄少爺出來陪的。兩個媒人也沒有坐大廳，是在西面花廳另外坐的：這倒是湍制台愛惜聲名的緣故。

且說到了正日，男府中張燈結綵，異常鬧熱。雖然有些人也曉得是制台姨太太跟前用的丫環，但是制台外面總說是亡妻的幹女兒，大家也不肯同他計較，樂得將錯就錯，順勢奉承。還有些官員借此緣由前來送禮，湍制台也樂得檢禮重的任意收下。這場喜事居然也弄到頭兩萬銀子，又做了人家的幹丈人，頗爲值得。花轎過去，一切繁文都不必說。到了三朝，寶小姐同了新姑爺來回門。內裏便是九姨太做主人。九姨太自己不會生養，平空裏有了這個女婿，自然也是歡喜。而且這女婿能言慣道，把個幹丈母娘奉承得什麼似的，因此這九姨太更覺樂不可支。

閒話少敘。單說這戴世昌自從做了總督東床，一來自己年紀輕，閒曆少，二來有了這個靠山，自不免有些趾高氣揚，眼睛內瞧不起同寅。於是這些同寅當中也不免因羨生妒生忌，更有幾個曉得這寶小姐底細的，言語之間，便不免帶點譏刺。起

初戴世昌還不覺著，後來聽得多了，也漸漸的有點詫異，回家便把這話告訴了妻子。寶小姐道：“我的娘是亡過大太太的好姊妹，我才養下來三天，大太太就抱了過來。人家的閒話，有影無形，聽他做甚！”話雖如此說，但是面孔上甚不好看。戴世昌便亦丟過。

但是一樣：寶小姐回到衙內，除了湍制台、九姨太認他爲幹女兒之外，其他別位姨太太以及侄少爺等還拿他當丫頭看待，不過比起別人略有體面。他亦不敢同這些人並起並坐。他有幾個舊夥伴見了他拿他取笑：一個個都來讓他，請他坐，請他吃茶；一口一聲的稱他爲小姐，把他急的什麼似的。十二位姨太太當中，除掉九姨太，自然算十二姨太嘴頂刻毒，見了人一句不讓。自見老爺擡舉九姨太的丫頭，心上很不舒服。一日聽見大衆奉承寶小姐，更把他惱了，便對著自己丫頭連連冷笑道：“什麼小姐！你們只好叫他一聲‘丫小姐’，將來你們一個個都有分的。”誰知自從十二姨太這一句話，便是一傳十，十傳百，通衙門都曉得了。有些刻薄的，更指指點點，當著他面拿這話說給他聽，把他氣的了不得，而又無從發作。後來又把這話傳到戴世昌的耳朵裏，心上也覺氣悶，忽念要靠這假泰山的勢力，也只得隱忍不言。

這假泰山果有勢力，成親不到三月，便把他補實遊擊。除了尋常差使之外，又派了一隻兵輪委他管帶。人家見他有此腳力，合城文武官員，除掉提、鎮、兩司之外，沒有一個不巴結他的，就有一班候補道也都要仰承他的鼻息。至於內裏這位寶小姐，真正是小人得志，弄得個氣焰熏天，見了戴世昌，喝去呼來，簡直像他的奴才一樣。後來人家走戴世昌的門路，戴世昌又轉走他妻子的門路，替湍制台拉過兩回皮條，一共也有一萬六千銀子。湍制台受了。自此以後，把柄落在這寶小姐手裏，

索性撒嬌撒癡，更把這幹爸爸不放在眼裏了。

寶小姐有一樣脾氣，是歡喜人家稱呼他“姑奶奶”，不要人家稱他“戴太太”。你道爲何？他說稱他“戴太太”，不過是戴大人的妻子，沒有什麼稀罕；稱他“姑奶奶”，方合他制台幹小姐的身分。他常常同人家說：“不是我說句大話：通湖北一省之中，誰家沒有小姐？誰家小姐不出嫁？出了嫁就是姑奶奶。這些姑奶奶當中，那有大過似我的？”他既歡喜奉承，人家也就樂得前來奉承他。有些候補老爺，單走戴世昌的門路不中用，必定又叫自己妻子前來奉承寶小姐。大家是曉得脾氣的，見了面，姑奶奶長，姑奶奶短，叫的應天價響。候補老爺當中，該錢的少，這些太太們同他來往，知道他是闊出身，眼睛眶子是大的，東西少了拿不出手，有些都當了當，買禮送他。

當中就有一家太太，他老爺姓瞿，號耐庵。據說是個知縣班子，當過兩年保甲，半年發審，都是苦事情，別的差使卻沒有當過，心上想調一個好點的，就回家同太太商量，要太太走這條門路。太太拿腔做勢，說道：“自古道‘做官做官’，是要你們老爺自己做的，我們當太太的只曉得跟著老爺享福，別的事是不管的。”禁不住瞿耐庵左作一揖，右打一恭，幾乎要下跪。太太道：“我要同你講好了價錢，我們再去辦這一回事。”瞿耐庵道：“聽太太吩咐。”太太道：“你得了好事情，一年給我多少錢？”瞿耐庵道：“我同你又不分家，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這又何用說在前頭呢？”太太道：“不是這樣說。等你有了事，我問你要錢比抽你的筋還難，不如預先說明白了好。”瞿耐庵道：“太太用錢，我何曾敢說一個‘不’字；沒有亦是沒法的事。”太太道：“我不曉得你是個什麼差使，多少我不好說，你自己憑良心罷。”瞿耐庵想了半

天，才說得一句“一家一半”。太太不等說完，登時柳眉雙豎，杏眼圓睜，喝道：“什麼一家一半！那一半你要留著給誰用？”瞿耐庵連連陪笑道：“留著太太用。……我替你收好著。”太太道：“不用你費心，我自己會收的。”瞿耐庵道：“太太說得是，說得是！”連連屏氣斂息，不敢做聲。太太又吩咐道：“我替你辦事情，我是要化錢的。頭一面，一分禮是不能少的，你想要差使，以後還得時時刻刻去點綴點綴。你現在已經窮的什麼似的，那裏還有錢給我用。無非苦我這副老臉出去向人家挪借，借不著，自己當當。這筆錢難道就不要還我嗎？”瞿耐庵道：“應得還！應得還！既然太太如此說法，以後差使上來的錢，一齊歸太太經管，就是我要用錢，也在太太手裏來討。你說可好不好？”太太道：“如此也罷了。當下商量已定，就想托一個廟裏的和尚做了牽線。

此時寶小姐聲氣廣通，交遊開闊，省城裏除了藩台、糧道兩家太太之外，所有的太太一齊同他來往。他們這般女朋友竟比男朋友來得還要熱鬧：今天東家吃酒，明天西家抹牌；一齊坐著四人大轎，點著官銜燈籠，親兵隨從簇擁著，出出進進，好不威武。就這裏頭說差使，託人情，在湖北省城裏賽如開了一片大字型大小一樣。

寶小姐又愛逛廟宇，所有大大小小的寺院都有他的功德。譬如寶小姐捐一百塊洋錢，這廟裏的和尚、姑子一定要回送公館裏管家大爺一分，上房裏老媽、丫環一分，每一分至少也得十幾塊洋錢。寶小姐進款雖多，無奈出款也不少。就是寶小姐不願意多出，手下的那些老媽、丫環們也一定要勸他多出。和尚、姑子還時常到公館裏請安，見了面，拿兩手一合，頭一低，念一聲“阿彌陀佛”，然後再說聲“請姑奶奶的安”，跟著下來，就盡性的拿“姑奶奶”奉承。無論有多少的高帽子，寶小

姐都戴得上。寶小姐既向這般人混熟了，以後就天天的往寺院裏跑，又請那些要好的太太、奶奶們吃素飯。人家見他禮佛拜懺便認他是持齋行善一流，於是人家要回席請他，也只得把他請在廟裏。這個風聲傳了出去，慢慢地那些會鑽門路的人也就一個個的來同和尚、姑子拉攏了。

閒話休敘。且說這武昌省城有名是一座龍華寺。這龍華寺坐落在賓陽門內，乃是個極大叢林，聽說亦有千幾百年的香火。寺裏居中一座“大雄寶殿”，供的是釋迦牟尼。此外觀音殿、羅漢堂、齋堂、客堂、禪堂、僧房，曲曲灣灣，已經不在少處。另外還有精室，專備接待女客。因為龍華寺是武昌名勝所在，所以合城文武官員，空閒時候都走來隨喜隨喜，就是過往的洲客亦都有慕名來的。寺裏有方丈，是專門只管清修，不問別事，執事的另外有人。頂閣的是知客，專管應酬客人以及同各衙門來往。督、撫、司、道以下，統通認得。凡是當知客和尚：第一要面孔生得好，走到人前不至於討厭；第二要嘴巴會說，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見了官場說官場上的話，見了生意人說生意場中的話，真正要八面圓通，十二分周到，方能當得此任。知客和尚專管知客，不要上殿做佛事。又常常聽見人說起，知客應酬老爺們還容易，最難的是應酬太太們。應酬了老爺、老爺當中不肯化錢的居多；應酬了太太，卻是大把銀子抓給他們用。所以他們趨奉太太競其比趨奉老爺還要來得起勁。這位太太的老爺是什麼人，同誰家是親戚，跟著伺候的人誰拿權誰不拿權，和尚肚皮裏都有詳詳細細的一本帳，說出來是不會錯的。

單說這龍華寺裏的知客，法號善哉，是鎮江人氏。自少在金山寺出家，生的眉清目秀，一表非凡，而且人亦能言會道。二十三歲上，因往四川朝山回來，路過武昌，就在這龍華寺內

挂單，一連住了幾日。此時龍華寺當家老和尚正苦少個幫手，見他伶俐聰明，討人歡喜，遂寫一封書信給金山寺裏的老和尚，留這善哉和尚在龍華寺裏執事。過了幾個月，當家老和尚見他著實來得，就升他爲知客和尚。不上一年，凡是湖北省裏的貴官顯宦，豪賈富商，他沒有一個不認得，而且還沒有一個不同他說得來。他更有一件本事，是這些大人老爺們的太太，尤其沒有一個不喜歡到他寺裏走動。不說別的佈施，單是佛事一項，已經比前頭要多出好幾倍了。他既有此人緣，也就樂得借此替人家拉攏，人家自然不肯叫他白出力的。

此時這善哉和尚打聽得寶小姐是制台幹小姐，是湖北第一分閹人，便借捐建水陸功德爲名，先送了一分禮物，無非是吃食等類；又送了兩副請帖，暫時不說佈施，只說是“某日開建道場，請戴大人同姑奶奶前往隨喜”。寶小姐是少年性情，聽見有好玩的所在，沒有不趕著去的。善哉和尚又早同戴府管家聯絡一氣，某日前往，預先送信給他。到了這天，善哉和尚竭力張羅，把寺裏寺外陳設一新。男客所在，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是提、鎮、司、道以及督、撫衙門的幕友、官親；二等是實缺、候補府班以下人員至首縣止，同著些閹商家，什麼洋行買辦，錢莊匯票等字型大小；三等乃是候補州、縣，以及佐貳各官，同隨常賣買人等。三等地方都另有招呼的人。戴世昌雖是遊擊，因系制台的幹女婿，所以坐了第一等客位。女客所在也分三等，同男客不相上下。善哉和尚卻又另外替寶小姐備了一間精室。這精室之中，特地買了一張外國床，一副新被褥，湖色外國紗帳子，鴨毛枕頭，說是預備姑奶奶歇中覺的。床面前四張外國椅子，一張小小圓臺；圓臺上放著一個小小船合，堆著些蜜餞點心之類，極其精致，說是預備姑奶奶隨意吃吃的。靠窗一張妝台，脂、粉、鏡奩，梳、篦、金暴花水之類，亦都

全備，又道是預備姑奶奶或是覺後或是飯後重新梳妝用的。床後頭還有馬桶一個。寶小姐有了這個好地方，又加以和尚竭力趨奉，比書上說的“先意承志”，做人家兒子的也沒有這樣孝順。

寶小姐來的多了，外頭的名聲也大了，就有些想走門路的鑽頭覓縫的來巴結善哉和尚。善哉和尚也就此出賣些“風雲雷雨”，以顯他的聲光。這個風聲恰巧被瞿耐庵的太太曉得了。這瞿耐庵的太太平時也是極其相信吃齋念佛的，見了出家人，分外有緣，無事便到這龍華寺裏來跑，因此同這善哉和尚也極相熟。但是一樣：瞿耐庵的太太手裏是沒有什麼錢的，和尚的眼睛最爲勢利不過，見了有錢的施主就把他比下來了。這回起建水陸道場，開懺的那一天，寶小姐到場，只吃了一頓飯，就捐了五百兩銀子。瞿太太也跟來隨喜，好容易在家裏連當帶借，送了十塊錢給和尚。和尚那裏拿他放在眼裏，不過是來者不拒，多多少少，一齊留下罷了。瞿太太雖然竭力拉攏，無奈手筆不大，總覺上不得台盤。此乃境遇使然，無可奈何之事。

恰巧四十九天功德圓滿。善哉和尚弄錢本事真大，又把老和尚架弄出來，說是要傳戒。預先刻了傳單，外府州、縣，分頭叫人去貼。這個風聲一出，那些願意受戒的善男信女，果然不遠千里而來。此番善哉和尚卻是大開山門，定了規例：凡來受戒的，每人定要多少錢。要了錢還不算，還要叫這些人吃苦頭。一個個都跪在老和尚面前，拿些蘄艾，分爲九團或十二團，放在光郎頭上，用火點著；燒到後來，靠著頭皮，把他油都烤了出去，燒的吱吱的響。這人痛的愁眉苦臉，流淚滿面，嘴裏頭只是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不敢說一聲痛。凡受過戒的都說：“燒到痛的時候，只要念‘阿彌陀佛’，佛菩薩自然會來救你的。就是要痛，也就不痛了。”又說道：“凡一個

人入了道，七情六欲是不能免的。如今這一燒，可把他燒斷，永遠不想開葷，亦不想偷女人了。”如是者一個個頭上就同骨牌攢了眼的一樣，這地方永遠不生頭髮，其名又謂“燒香洞”。凡有香洞和尚，到那裏都好挂單，有飯吃，大家都肯佈施他；要說是沒有香洞，大家都叫他野和尚，可是沒有人理的。燒過香洞之後，還要進禪堂。禪堂裏的規矩是：坐一炷香，跪一炷香，輪流到九天九夜，一刻不得休歇，亦不准打盹睡覺。九天之後，方算圓滿。這九天裏頭，倘然錯了他一點規矩，另外有管他們的人，抗著又粗又長的板子，要在光郎頭上敲的。看起來真正苦惱，並不是修行，直截是受罪！

閒話少敘。單說此時這龍華寺受戒的人，只有僧衆，並無女人。善哉和尚會出主意，便出來同一班太太們說道：“諸位太太都是前世裏修行，所以這一輩子才有這們大的福分；倘若這一輩子裏再修行修行，下一輩子還不曉得怎樣好哩！”一句話提醒了衆人，便問：“怎樣修行的好？”善哉和尚道：“阿彌陀佛！若要修行，也沒有別的，只要同我們出家人一樣，到大和尚跟前受個戒，等大和尚替你們起個法名。以後遇見寺裏做什麼功德，量力施布點，這就是修行了。”寶小姐道：“要剃頭髮不要？”善哉和尚道：“阿彌陀佛！我的姑奶奶，倘若要你們剃頭髮，豈不同姑子一樣？以後這們大的福分叫誰去享呢？小僧說的原是帶發修行，只要一心皈依，都是一樣的。”寶小姐道：“既然如此，我亦來一分，修修來世也是好的。”又問：“要多少錢？”善哉和尚道：“隨緣樂助，亦要看各人的身分，姑奶奶大才斟酌罷了。”於是在座的各家太太聽見和尚說“隨緣樂助”，大家高興，就有一大半要受戒的。當時算寶小姐頂闊，送了大和尚三百塊洋錢，說是孝敬老師傅的贊敬；又拿出一百塊錢來齋僧，說是同衆位師兄結結緣的。和尚笑納

之後，大和尚就替他起了一個法號，叫做妙善。其餘各位受戒的女太太們，從四元起碼，以至幾十元爲止。瞿太太亦送了十塊洋錢，隨同受戒。等到事完之後，和尚又備了幾桌素齋，請衆位受戒的女太太一同到來，以敘同門之禮。

瞿太太是有心巴結寶小姐的，如今借此爲由，被他搭上了手，便爾趨前跟後，做出千奇百怪的樣子來奉承寶小姐。又時常到寶小姐公館裏去請安，送東送西，更不必說。有天寶小姐在一位姊妹家裏吃醉了酒，其日瞿太太也在座。瞿太太一見這樣，便過來替他捶背，替他裝煙，又親自攙扶他上轎，一直把寶小姐送回公館。這一夜瞿太太也沒有回家，就在寶小姐公館裏伺候了一夜。第二天寶小姐酒醒，很覺得過意不去。後來彼此熟了，見瞿太太常常如此，也就安之若素了。瞿太太的脾氣再要隨和沒有，連老媽的氣都肯受的。有些丫環問他要東西不必說，空著還要拿他說笑取樂。寶小姐見丫環們如此，他也和在裏頭拿瞿太太來開心。

有天亦是寶小姐醉後，瞿太太過來替他倒了一碗茶，接著又裝了幾袋水煙。寶小姐醉態可掬的，一手摟著瞿太太的頸項，說道：“我來世修修，修到有你這個女兒，我就開心死了！”瞿太太道：“我是巴而不得做姑奶奶的女兒，只怕夠不上。”寶小姐道：“別的都是可以，倒是你是上了歲數的人，我只有這一點點年紀，那有你做我的女兒的道理。”瞿太太道：“姑奶奶說那裏話來！常言說得好：‘有志不在年高。’我那一樁趕得上姑奶奶？只要姑奶奶肯收留，我就情願拜在膝下，常常伺候你老人家。”此時寶小姐已有十分酒意，忘其所以，聽了瞿太太的話，並不思量，便沖口而出道：“既然如此，你就替我磕個頭，叫我一聲‘娘’罷。以後我疼你。”一句話直把個瞿太太樂得要死，果真爬在地下替寶小姐磕了一個頭，叫了一聲

“乾娘”。寶小姐趁著酒蓋了臉，便答應了一聲，見他磕頭，動也不動。

當日瞿太太伺候寶小姐睡覺之後，立刻趕回家中。此時他老爺瞿耐庵蒙戴世昌替他吹噓，已經委了清道局的差使。這天正領了薪水回來，等太太等到半夜不見回家，以為一定是戴公館留下，今天不轉的了，豈知三更過後，忽聽打門聲急。開出門去一看，不是別人，原來就是太太。太太回家，不說別的，劈口便問：“薪水領到沒有？”瞿耐庵道：“恰恰今日領到。因為太太未曾過目，所以不敢動用。”太太道：“好”。登時取了出來一看整整七十塊洋錢。太太便吩咐備燕菜酒席兩桌，下餘的備辦男女衣料四分，再配些別的禮物，一概明天候用。瞿耐庵是懼怕太太，一向奉命如神的，只得諾諾連聲，不敢違拗。次日一早，備辦停當。太太也早起梳洗。諸事齊備，便擡了酒席禮物，徑往戴公館而來。

這日寶小姐因為昨夜酒醉，人甚困乏，睡到十二點鐘方才起身。人報瞿太太到來。只見瞿太太身穿補褂，腰系紅裙；他老爺是有花翎的，所以太太頭上也插著一支四寸長的小花翎；扭扭捏捏走進宅門，後面兩個擡合擡著禮物酒席。寶小姐忘記昨夜醉後之事，見了甚為詫異。見面之後，忙問所以。瞿太太笑而不言。但見他走到客堂，拿圈身椅兩把，居中一擺。跟來的人隨手把紅氍鋪下。瞿太太便說：“請你們大人。今日是寄女兒特地過來叩見乾爹、乾娘，是不用回避的了。”此時戴世昌正躲在房中，聽了摸不著頭路，寶小姐也覺茫然。倒是旁邊的丫頭、老媽記著，便把昨夜之事說出。寶小姐道：“醉後之言，何足為憑。我那裏好收瞿太太做幹女兒！真正把我折死了！”剛剛跨出房門，想要推讓，瞿太太已拜倒在地了，嘴裏還說：“既然乾爹不出來，朝上拜過亦是一樣的。”寶小姐連

忙還禮，連說：“這裏那裏說起！……”瞿太太拜過之後，趕忙又把禮物獻上，說是兩分送給乾爹、乾娘，兩分連著一席酒，是托乾娘孝敬與幹外公、幹外婆的。寶小姐只是謙著不受。瞿太太那裏肯依，說：“昨夜已蒙乾娘收留，倘今天不算，叫我把臉擱在那裏去呢？”於是旁邊一衆丫頭、老媽都湊趣說：“今天瞿太太來拜乾娘，乃是出於一片至誠，太太倒是收了他的好，叫他心上快活。太太只要以後疼他就是了。”此時寶小姐無可如何，只得老老臉皮認了他做幹女兒。後來戴世昌也出來見過禮。寶小姐又把丫頭、老媽、底下人、廚子，統通叫了上來叩見瞿太太。大家亦改口叫他瞿姑奶奶。當時擺席吃酒。

等到飯後，寶小姐一想，自己總覺過意不去：“索性今天把他帶進制台衙門，叫他認認幹外公、幹外婆，也可顯顯我的手面。”當下便把此意同瞿太太說知。瞿太太有何不願之理，登時滿口答應，又說：“於理應得去請安的。”於是寶小姐先打發老媽到制台衙門裏去說明白，只說姑奶奶收了一個幹女兒，立刻進來叩見老爺同九姨太太，但是且慢說出入頭來。老媽去後，寶小姐帶著瞿太太也就跟手上轎而去。

一霎時到得湍制台衙門，自然是一徑到九姨太上房裏。此時湍制台聽了老媽的話，都曉得寶小姐收了一個幹女兒，大家以爲總是人家的小姐了。九姨太急忙預備見面禮。正鬧著，人報寶小姐回來了。大家立起身看時，都想看看這位小姐長得面貌如何。只見寶小姐走到頭裏，後面跟了一個臉上起皺紋的老婆婆，再細看看，頭髮也有幾根白了。大家見了詫異，還當是那小姐的娘自己同來的，然而來的只有他倆，並沒有第三個。因此大衆格外疑心。此時湍制台亦正在房中，從玻璃窗內看見，也覺著奇怪。只聽得寶小姐在院子裏喊道：“乾媽，我同個人

來給你瞧瞧。”一頭說，一頭走進上房，吩咐老媽把紅氈鋪地。寶小姐就拉了瞿太太一把，說道：“你就在這裏拜見外公、外婆罷。”大衆至此方才明白，這同來的老婆婆就是他的幹女兒。但是他要收個幹女兒，爲什麼不收個年輕的，倒收個老太婆？真正叫人不明白。但是他如此一片至誠，九姨太只得出來同他謙了一回，受了他一禮，讓他坐下，彼此寒暄了一回。瞿太太又把孝敬的禮物送上，九姨太也送了五十塊洋錢的見面錢。然後招呼開席，直吃到二更天，方才盡歡而散。這天湍制台雖未出來相見，但把他孝敬的禮物收下，也要算得賞臉的了。且說瞿太太這天因爲頭一天來，不便住下，約摸到了時候，便即起身告辭。九姨太還再三叮嚀，叫他空了只管進來，現在是自己一家人，用不著客氣的了。

此時瞿太太喜的心花都工。相別出來上轎，在轎子裏滿腹盤算，思量幾時再進來，又思量過天還得備席請請幹外婆，又想：“他們是闊，眼眶子是大的，請他們不能過於寒儉，須得稍爲體面些。”又想：“橫豎有今天幹外婆送我的五十塊錢，‘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拿來應酬他。彼此要好了，少不得總要替我們老爺弄點事情。只要弄得一個好點差使，就有在裏頭了。”又想：“這條門路全虧了善哉和尚；等到有了錢，須得到他寺裏大大的佈施些，以補報他這番美意。”正盤算間，不提防轎子落地，說是已經到了自己家的門口了。瞿太太定了一定神，方才從轎子裏走出來。還沒有出轎門，忽然一個跟班的走上來回道：“太太，老爺不好了！今天出出小恭，跌斷了一只腿了！”瞿太太聽了，不禁大吃一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省錢財懼內誤庸醫 瞞消息藏嬌感俠友

話說瞿太太從院上回來，在轎子裏聽說老爺跌斷了一條腿，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問道：“怎麼好端端的會把腿跌斷了？是什麼時候跌斷的？”跟班回道：“今兒早上，老爺送過太太上轎之後，也就到了局子裏辦公事；但是今兒一天總是低著頭想心事，沒精打彩，沒有吃飯就回來的。恰恰進門，提著褲子要去解手。小的正走過，看見擺尿缸的地方原來潮濕，亦不曉得那一位在尿缸旁邊掉了一個錢在地下。老爺見了錢，彎著腰要去拾，不想怎樣一個不留心就滑倒了，弄得滿身是溺還在其次，只聽老爺‘啊唷’一聲，說是一條腿跌斷了。”瞿太太罵道：“混帳東西！地下掉了錢，你們不去拾，要叫老爺去拾！”跟班的道：“小的又沒瞧見錢，後來是老爺說了出來才曉得的。”瞿太太道：“跌壞了怎麼樣？請大夫瞧過沒有？”跟班的道：“老爺跌倒之後，只顧啊唷的叫。他老人家的身坯來得又大，小的一個人怎麼拉得動他。好容易找了打雜的、廚子、轎夫，才把他老人家連擡帶扛的擡進上房床上睡下。齊巧那個會說外國話的胡二老爺有事來拜會，一聽說是他老人家跌斷了腿，胡二老爺就急了，說道：‘我們做官的人全靠著這兩條腿辦事，又要磕頭，又要請安，還要跑路。如今把他跌折了，豈不把吃飯的傢夥完了嗎！’到底胡二老爺關切，進去看過老爺之後，

立刻就出去找了一位外國大夫來瞧了一瞧。”瞿太太大驚道：“爲甚麼不請一個傷科看看？那外國大夫豈是我們請得起的？”跟班的道：“老爺亦何嘗不是如此說，所以一聽見胡二老爺說請外國大夫，可把他老人家急死了，說：‘我這分家私都交給他還不夠！我情願做個殘廢罷！’誰知胡二老爺硬作主，自己去把個外國大夫請了來。老爺一定不要看，胡二老爺捉住老爺的腿，一定要看。外國大夫看了一回，便說：‘治雖可治，將來走起路來，不免要一瘸一拐的呢。’胡二老爺道：‘好好好，只要能夠會走路，可以磕得頭，請得安，就做個瘸子也不打緊。’外國大夫道：‘倘若只要磕頭請安，那是我敢寫得包票的。’後來胡二老爺要他包醫，他要三十兩銀子。”瞿太太道：“老爺怎麼說？”跟班的道：“老爺急的什麼似的，暗底下拉了胡二老爺好幾把，朝著他搖頭，說是不要他包醫。胡二老爺沒法，方才又打了兩句外國話，同著外國大夫走的。”

瞿太太一聽這話，方才把一塊石頭落地。一面往上房裏走，一面又問：“可請個傷科來瞧過沒有？”跟班的道：“請是請過一個走方郎中瞧過，亦要什麼十五塊錢包醫，老爺還嫌多。後來請了一個畫辰州符的來到家裏畫過一道符，一個錢沒花，亦沒見什麼功效。”太太道：“爲什麼不早送個信給我？”跟班的道：“小的趕到戴公館，說太太到了制台衙門裏去了。太太，你想，制台的衙門可是我們進得去的，所以小的也就回來了。”

正說著，太太已到上房，走進里間一看，老爺正睡在床上哼哼哩。太太把帳子梟開，望了一望，問了聲“怎麼好好的會把腿跌壞了”，又問：“現在痛的怎麼樣了？那個畫符的先生，他可包得你不做殘廢不能？”老爺正在痛得發暈，一聽太太的聲息，似乎明白了些，但回答得兩句道：“你回來了？今天

幾乎拿我跌死！”說完了這兩句，仍舊哼哼不已。太太就在床沿上坐下，歎了一口氣，說道：“我們又不是沒有見過錢的人！你要錢用，儘管告訴我，自然有地方弄給你，何犯著爲了一個錢跌斷一條腿呢！如果一個治不好，當真的不能磕頭請安起來，你這一輩子不就完了嗎！叫我這一輩子指望什麼呢！”說著，也就唬嗷唬嗷的哭起來了。

瞿耐庵道：“你別哭了。現在既已回來，該應怎麼找個大夫給我瞧瞧。”太太道：“外國大夫價錢大，無論如何，我們是請不起的，這個也不用提他了。如今你們趕快把傷科獨眼龍王先生請了來，問他要多少錢，我給他。務必今夜裏請他來一趟！就是睡了覺也要來的！”跟班的去了一會，回來說道：“王先生說的：一過晚上十點鐘，就是拿八擡轎去擡他也不來的。有話明天時辰再講罷。”太太道：“這東西混帳！你去同他說，他再不來，我去叫制台衙門裏的人押著他來，看他敢不來！”說著，就想坐轎子再回到制台衙門裏去。還是瞿耐庵明白，連連搖手，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去不得！去不得！你這一往回，要有多少時候？再等一會天就亮了。一會再去請他，他總要來的，何苦半夜裏吵到制台衙門裏去。請了來請封仍舊一個錢不能少的。我多熬一會就是了。”太太一想，他話不錯，只得依他。果然不多一刻，天也亮了。又過了一會，太太忙叫人去請獨眼龍王先生。家人去了好半天才回來，說道：“先生才起來，正看門診，總得門診看完了才得來呢。”瞿耐庵夫婦無法，只得靜等。

誰知一等等到下半年四點鐘敲過，王先生才來。當時引進上房，先問：“是怎麼跌的？”瞿耐庵連忙伸出來給他看。王先生生來只有一隻眼，歪著頭，斜著眼，看了一會，說是：“骨頭跌錯了筍了，只要拿他扳過來就是了，沒有什麼大不了

的事。”瞿太太在帳子後頭說道：“既然如此，就請你先生替他扳過來就是了。”王先生道：“如果是別人家，一定要他五十塊大洋，你們這裏，打個九折罷。”瞿太太把舌頭一伸，道：“要的可不少！怎麼比外國大夫還貴？”王先生也不答腔。瞿太太又再三同他磋商。王先生道：“要我治，我得這個價錢；要省錢，可以不必請我。你們要曉得：你們老爺這條腿是值錢的，不比尋常人的腿，不要磕頭，不要請安，可以隨隨便便的。我要替他弄好，三五天就要叫他走路哩。外面有外敷的藥，裏頭有內托的藥。我這副藥。珍珠八寶，樣樣都全，但是這副藥本就四十塊大洋。倘若只要扳扳好，不消上藥，也費我半點鐘工夫，至少也得五塊洋錢。”瞿太太道：“只要你扳扳好，不敷藥，可以不可以？”王先生道：“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好得慢些。跌壞的雖是骨頭，那骨頭四面的肉就因此血不流通；血不流通，這肉豈不是同死的一樣。將來一點點都要爛的；爛過之後，還得上藥，然後去腐生新。合算起來，化的錢只有比我多些，還要耽擱日子。你們划算得來，我就依著你做。我原是無可無不可的。”瞿太太一想，四十五塊錢總嫌太多，心上思量：“且叫他把骨頭的筍頭扳進。至於藥可以不用他的，昨天我在幹外婆屋裏看見玻璃櫥裏擺著藥瓶，什麼跌打損傷藥、生肌散，樣樣都有，我只要去討點就是了，只怕還要比他的好些哩。”主意打定，便道：“好些的藥我們自己有，只要至制台衙門裏去討來。現在只要你先生替他扳准了就是了。”王先生一聽生意不成功，一來是心上不高興，二來也是他本事有限，當下不問青紅皂白，能扳不能扳，便拉住瞿耐庵的腿，看准受傷的地方，用兩隻手下死力的一扳。只聽得床上啊唷的一聲，瞿耐庵早已昏暈過去了。

瞿太太正在帳子後頭，一聽這個聲響，知道不妙，立刻三

步並做兩步，趕到前面，忙問：“怎的？”王先生也不打言。瞿太太梟開帳子一眼，只見老爺已經兩眼直翻，氣息全無，頭上汗珠子的黃豆大小。瞿太太一見這個樣子，曉得是被王先生扳壞了。又見王先生拿神子卷了兩卷，把條腿夾在夾肢窩裏，想用蠻勁再把這條腿扳過來。瞿太太發急道：“先生！你快松手罷！再弄下去，他的腿本來不折的，倒被你一弄弄折了也論不定！如今的人還不知是活是死哩！”一面說，一面又拿老爺掐人中，渾身的揉來揉去。幸虧歇了不多一會，瞿耐庵慢慢的回醒過來，只是“啊唷啊唷”的喊痛。大家一見老爺有了活命，方始放心。

王先生受了瞿太太的埋怨，只好鬆手，站在一旁，瞪著一只眼睛在那裏呆望。好容易瞧著瞿老爺有了活氣，他又想上前去用勁。瞿太太連忙搖手道：“你快別來了！你再來來，我們老爺要送在你手裏了！叫門房裏趕緊替先生打發了馬錢，請先生回府罷。”王先生無法，只得跟了跟班的走到門房裏，替他發給了四百錢的馬錢。王先生不答應，一定要五塊洋錢，說：“我是你們請了來的，同你們太太講明白的，不下藥，單要五塊洋錢。現在是你們不要我治，並不是我不治。如今要少我的錢可不能。”門房裏人道：“你先生的本事太好，所以不請你治！老實同你說，你的本事一個錢不值！現在給你四百錢，已經有你面子了，不走做甚……”王先生一見門房裏人罵他，愈加不肯幹休，賴在門房裏不肯去，說：“你們要壞我的招牌，我是要同你們拚命的！”門房裏人道：“這王八羔子不走，真個等做……”一面說，一面就伸出手來打了王先生兩拳。王先生氣急了，於是躺在地下喊地方救命。鬧的大了，上房裏都聽見了。瞿耐庵睡在床上，說道：“這種人同他鬧什麼！給他兩個錢，叫他走罷。”瞿太太道：“你有錢你給他，我可是沒有

這多錢。他肯走就走，不肯走，我去到制台衙門裏去一聲說，叫首縣押著他走！”一面說，一面自己走到外頭叫底下人趕他出去。正吵著，齊巧胡二老爺走來看瞿耐庵的病。瞿太太連忙退回上房。胡二老爺便問：“吵的什麼事？”門房裏人說了。還是胡二老爺顧大局，走過來好勸歹勸，又在自己搭連袋裏摸了一塊洋錢給他，才肯走的。王先生臨走的時候還說：“今天若不是看你二老爺臉上，我一定同他拚一拚哩！”說完了這一句，方才揮揮衣服，辭別胡二老爺出門。

胡二老爺跟了瞿家跟班的直入內室。瞿太太仍舊躲入床後頭。胡二老爺當下便問：“大哥的腿怎麼樣了？可能好些？”瞿耐庵說不動話，只是搖頭。胡二老爺是瞿老爺的把兄弟，所以異常關切，便朝著跟班的說道：“外國大夫既不請，中國大夫又是如此，現在總得想個法子，找個妥當的人替他看看才好，總不能聽其自然。照這樣子，幾時才會好呢？我也曉得你們老爺光景，彼此至好，這二三十塊錢，就是我替他出也不打緊。”剛說到這裏，瞿太太一聽他肯出錢，便在床背後接腔道：“難得二老爺如此關切，一回一回的好意！只要外國大夫包得好，就請二老爺同了他來就是了。”胡二老爺道：“這個外國大夫在外國學堂考過，是頂頂有名的，連這個都醫不好，還做什麼大夫。而且三十塊錢要的亦並不算多。”瞿太太道：“既然如此，就拜託費心了。”胡二老爺去不多時，果然同了外國大夫來，言明三十塊洋錢包醫，簽字為憑。當下就由外國大夫替他推拿了半天，也沒下甚麼藥。畢竟外國大夫本事大，當天就好了許多。前後亦只看過三次，居然慢慢的能夠行動，亦沒有做癰子。他夫婦二人自然歡喜不盡。不在話下。

單說瞿太太自從拜寶小姐做了乾娘之後，只有瞿耐庵腿痛的兩天沒有去，以後仍是天天去的。制台衙門裏亦跟寶小姐去

過兩次，九姨太太亦請過他。雖不算十分親熱，在人家瞧著，已經是十二分大面子了。瞿太太便趁空先托寶小姐替他老爺謀事情，說道：“不瞞寄娘說，你女婿自從弄了這個官到省，就背了一身的空子。雖說得過幾個差使，無奈省裏花費大，所領的薪水連澆裹還不夠。現在官場的情形，只要有差使，無論大小，人家有事總要找到你，反不如沒有差使的好。現在你女婿就是吃了這個有差使的虧，所以空子越發大了。不怕你老人家笑話，照這樣子再當上兩年，還要弄得精打光呢。現在只求你老人家疼我，你老人家不疼我，更叫我找誰呢！”

一番話說得寶小姐不由不大發慈悲，特地爲他到了制台衙門一趟，先把這話告訴了九姨太太。九姨太太道：“你這話很可以自己同你乾爹說。”寶小姐道：“我托乾爹這點事情，不怕他不依；然而總得拜託乾娘替我敲敲邊鼓，來得快些。”九姨太太應允。寶小姐立即跑到內簽押房逼著湍制台委瞿耐庵一個好缺。湍制台起初不答應，說：“他是有差之人，很可敷衍。現在省城裏候補的人，熬上十幾年見不著一個紅點子的都有，叫他不要貪心不足。”寶小姐一見湍制台不答應，登時撒嬌撒癡，因見簽押房裏無人，便一屁股坐在制台身上，一手拉著制台的耳朵，說：“乾爹！這件事我已經答應了人家，你不答應我，我還有什麼臉出去！”說著，便從懷裏掏出手帕子哭起來了。湍制台被他纏不過，只得應允。寶小姐一直等他應允，方才收淚，另外坐下。跟手九姨太太亦走進來，又幫著他說了兩句“敲邊鼓”的話。湍制台自然是無可推卻，當面說定，次日見了藩台，就叫他替瞿耐庵對付一個缺，然後寶小姐走的。

原來瞿耐庵老夫婦兩個，年紀均在四十七八，一直沒有養過兒子。瞿耐庵望子心切，每逢提起沒有兒子的話，總是長籲短歎。心上想弄小，只是怕太太，不敢出口。太太也明曉得他

的意思，自己不會生養，無奈醋心太重，凡事都可商量，只有娶姨太太這句話，一直不肯放鬆。每見老爺望子心切，他總在一旁寬慰，說什麼“得子遲早有命。命中注定有兒子，早晚總會養的。某家太太五十幾歲，一樣生產。咱們兩口子究竟還沒有趕上人家的年紀，要心急做什麼呢。”瞿耐庵被他駁過幾次，雖然面子上無可說得，然而心總不死。朋友們都曉得他有懼內的毛病，說起話來，總不免拿他取笑。起先瞿耐庵還要抵賴，後來曉得的人多了，瞿耐庵也就自己承認了。

有天一個朋友請他吃飯，同桌的都是愛嫖的人。有兩個創議，說席散之後，要過江到漢口去吃花酒，今天一夜不回來。於是同席的人都答應說去，獨有瞿大老爺不響。大家無非又拿他取笑，說他怕太太，恐怕回來要罰跪。此時瞿耐庵已經吃了幾杯酒，酒蓋著臉，忽然膽子壯了起來，就說了聲“我也同去”。衆人又問他：“你這話可當真？”瞿耐庵道：“怎麼不當真！我也不過讓他些，果然怕了他也好了，還做什麼男子漢大丈夫呢！”衆人見他如此，都覺稀罕。當天果然同他到漢口去玩了一夜，第二天酒醒，不覺懊悔起來，怕太太生氣。回家之後，少不得造謠言，說局子裏有公事，又有外頭解來的強盜，臬台因爲他老手，特地派他審問，足足審了一夜，所以一夜未回。太太信以爲真，以爲臬台叫他問案乃是有面子的事情，非但不追究他，而且也甚歡喜，不過說了一句：“既然有公事，爲甚麼不差人送個信回來，省得家裏等門？而且夜裏天冷，也好差人送件衣服給你。”瞿耐庵一見太太如此體貼，連忙感謝不盡。

過了十天半個月，朋友們見他吃花酒沒有事，以後就常常有人請他。起先還辭過幾次，後來曉得太太受騙，便爾膽子漸漸的大了起來，也就時常跟著朋友們走動走動了。他雖然是有

家小的人，但是積威之下，只有懼怕的心，沒有歡樂的心；忽然一天到得堂子裏面，打情罵俏，骨軟筋酥，真同初世爲人一般，其快樂可想而知。這時候漢口有個做窯姐的，名字叫做愛珠，姿色甚是平常，生意也不興旺。自從那日瞿耐庵破例跟著朋友吃花酒，因爲他沒有局帶，有個朋友就把愛珠薦給與他。愛珠生意本來清淡，好容易弄到這個孤老，豈有不巴結之理。當夜吃完了酒，其時已經不早，愛珠屢次三番要留瞿老爺住在他那裏。無奈瞿老爺一來怕有玷官箴，二來怕“河東獅吼”，足足坐了一夜。愛珠也就陪了一夜。到了第二天，過江回省，見了太太，胡造一派謠言，搪塞過去。這便是第一次破戒。這次住雖未住，然而瞿老爺心上感念愛珠相待之情，已覺得是世界上有一無二了。

後來瞿老爺時常跟著朋友們過江閒逛。人家請他吃酒，愛珠少不得也要敲他吃酒，朋友們也要他複東道。推來推去，無可推卻。使有一天，趁太太到戴公館寶小姐那裏請安，午飯之後，跟班的回來說：“太太跟著戴太太到了制台衙門裏去，留住了吃晚飯，今天恐怕不得回來，叫小的回來拿衣服。”瞿耐庵一聽大喜，曉得太太是在戴公館、制台衙門常常住的，今天決計不回，便趁這個空，偷偷開了箱子，換了一身的新衣服。齊巧這天早上領的薪水尚未交帳，便包了二十塊錢溜過江去，到得愛珠那裏。一班好玩的朋友是天天在漢口的，自然一招就到。這天瞿老爺居然擺了一台酒，自己坐了主位。愛珠坐在身旁，不時還同他咬耳朵說話。直把個瞿老爺樂得手舞足蹈，比起候補老爺忽蒙挂牌署缺，接任之後第一次升堂理事，其開心也不過如此。

這天愛珠又留他。他曉得今天太太是不回家了，便爾一口答應。這一夜，他倆要好，自不必說。愛珠在枕頭上訴說他本

是好人家女兒，父母因為沒有錢用，所以才拿他賣到窯子裏來。“誰知竟是個火坑！老鴇的氣也受夠了！實實在在一天住不下去！你老爺倘若有心救我，就求你救到底！我只要出得此門，就是做丫頭亦是情願的！”說完了這兩句，不住的嘔嘔嘔的哭。瞿耐庵聽了傷心，也幫著掉眼淚。後來愛珠再三問他：“你老爺的意思到底怎麼樣……”瞿耐庵一時也回答不出；一來是愛他，二來又是可憐他，滿心滿意，想要弄他。但是一樣：太太是著名的潑辣貨，這事萬萬商量不通的。倘若瞞著他做了，將來這饑荒一定不少。因此便把念頭冷了下來。禁不住愛珠一隻手偎住他的脖子，一面又臉對臉的說道：“瞿老爺，你好狠心！我如此的求你，你都不肯可憐可憐我！你放心！我來的時候，老鴇只出二百五十塊洋錢；你如今潑出再多一半，有了五百塊，也盡夠使的了。”瞿老爺一聽五百塊錢，不禁心上又畢拍一跳，思量：“我那里弄這五百塊洋錢呢！”當時便楞住無語，然而心上又實實舍他不得，只說：“等明天商量起來再看”，也沒有回絕他。到了次日，約摸太太尚不會回家，恰巧有位朋友在別的窯子裏約他吃酒打牌，因此也沒有過江回省。這天愛珠又頂住他問過幾次。瞿耐庵也巴不得討他，但是苦於太太不准，二來亦是款項難籌，一時無從答應。

齊巧這天請他吃酒的這位朋友，姓筴，號玄洞，是湖北著名有錢的人。論起他的錢來，也不是自己賺的，是他老人家做武官，打“長毛”，在軍營裏得來的。這兩年他老人家過世了，他自己尚在服中，就出來爛嫖爛賭，無論什麼朋友都肯結交，一齊拉了來吃酒。不過他天生就的另外一種脾氣，是：朋友遇有急難，問他借錢，他是是一毛不拔的；倘若是在窯子裏替婊子贖身，或者在賭臺上人家借做賭本，他卻整百整千的借給人家，從來沒有回頭過。因此湖北官、幕兩途，凡是好玩的人都

肯同他交結。他並且很高興借著官場勢力欺壓欺壓那些烏龜王八開窯子的。

瞿耐庵曉得他這個脾氣。齊巧這天正是他請吃酒，不覺打動念頭，想好了主意，先走到筮玄洞相好家裏，問“筮老爺來了沒有？”窯子裏人回稱：“筮老爺剛起身，在屋裏吃大煙呢。”瞿耐庵掀簾進去。筮玄洞立即起身相迎，劈口便問：“今兒晚上奉請條子接到了沒有？”瞿耐庵忙稱：“一定過來奉陪。”當下言來中語去，扳談了半天。瞿耐庵思思索索，想要說又不好直說。楞了好幾次，才走到筮玄洞身旁，附耳說了一句道：“有件事要同老哥商量。”筮玄洞見他來時，早已一手拿著煙燈坐焉洗耳恭聽，聽說有事商量，便正顏厲色的問他：“有什麼事情？”瞿耐庵又扭扭捏捏的半天，把臉漲的緋紅，說道：“不爲別的，就是愛珠的事情。”筮玄洞道：“可是你要娶他？”瞿耐庵道：“老哥真真是明鑒萬里！怎麼一猜就猜著了！”說著，便把愛珠要跟他的話一五一十說了，又說：“別的都好商量，單是身價要五百塊洋錢這件事頂煩難，一時往那裏去湊！所以來同老哥斟酌斟酌。”筮玄洞道：“身價倒是小事。你是曉得我的脾氣的：無論什麼好朋友，就是親戚本家，他老子娘死了，沒有棺材睡，跪在地下問我借錢告幫，這個錢我是向來不借的：倘然有人家要討小，或是賭錢輸了，這個錢我最肯幫忙的。不過你老嫂子答應不答應？不要將來我們旁邊人都弄得沒趣！”瞿耐庵又把臉一紅道：“這個……”筮玄洞道：“這個怎麼樣？”瞿耐庵道：“等我再去斟酌斟酌看。”筮玄洞道：“斟酌好了，快約我個信。我的錢是現成的。”

瞿耐庵仍回到愛珠屋裏，拿兩隻眼睛瞧著愛珠，一聲不響，呆坐了半天。愛珠又問他：“事情怎麼樣？”瞿耐庵看了半

天，實在捨不得，一時色膽包天，只說得一句道：“依你辦就是了，有什麼怎麼樣！”愛珠便催他立刻叫了老鴇來在當面商量。老鴇來了，瞿耐庵吱吱了半天，臉漲紅了，還是說不清楚。幸虧愛珠自己爽爽快快的說了。老鴇先討他八百，後來磨來磨去，磨到五百五。愛珠問：“瞿老爺，怎麼樣？”瞿老爺道：“五百塊錢是有的，多了我沒處去借。”老鴇道：“瞿大老爺大福大量，何在乎這五十塊錢！”愛珠也生了氣說：“瞿老爺！爲了五十塊錢，不肯救我麼？”說著就哭。瞿耐庵沒有法子，又去找筮玄洞。筮玄洞就一口答應代借五百五十塊，又說：“娶了過來，你老哥總得另外打公館。這裏洋街上西頭有我一處房子空著，你不妨就般了去先住起來。”又道：“正價雖有，零星開銷也不能省的，我討小討慣的了，還有什麼不曉得的。索性成全你倒底罷：五百五的正價，算是借項，如今再多送你兩百塊錢，就算是我的賀儀，我也不另外送了。”於是瞿耐庵感激不盡。當天就去看房子，租傢夥，諸事停當，然後到窯子裏同老鴇交清楚，連夜一頂小轎把愛珠接了出來。

這天瞿耐庵一心只有新討的小老婆在心上，潑出膽子來做，早把太太丟在九霄雲外了。這一夜又沒有過江。第二天晚上，特地叫了兩席酒請請衆位朋友。自然是筮玄洞首坐。席面上大家又叫局豁拳，盡情取樂。等到席散，又有十二點半了。接連瞿耐庵三夜沒有回省。他太太跟著寶小姐在制台衙門裏，恰恰亦住了三夜。

第四天太太回來，問起老爺。家人不便直回，說：“老爺在局裏辦公事，三天三夜沒有回來。”太太大動疑心，說：“他這個差使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整日整夜辦不完？就是上司有什麼公事交代他辦，亦何至於連著回家睡覺的工夫都沒有了？這話我不相信！”立刻吩咐跟班：“趕快到局子裏看看老

爺到底在那裏不在！”跟班心上是明白的，出來打了一個轉身，回來告訴太太說：“老爺正在局子裏忙著呢。”瞿太太是何等樣人，眼睛比鏡子還亮，早看出這跟班說的是假話，便說：“是了，替我打轎子。”跟班的只得依他。等到上了轎，請示到那裏。瞿太太說：“到局子裏看老爺去。”一句話把跟班的嚇急了，只好硬硬頭皮，跟到那裏再說。

當時一群人跟著太太的轎子一直走到局子裏。誰知局子裏聲息全無，一個鬼影子也沒有。瞿太太見了把門的，劈口就問：“瞿大老爺今天來過沒有？”把門的回到：“大老爺有四天不到這裏來了。”瞿太太回頭瞧著跟班的哼哼兩聲，嚇得跟班臉色都變了。瞿太太下轎問明白了，走到老爺素來辦公事的一間屋子裏坐下。那個跟班連忙拿雞毛撣子撣桌子上的灰塵，又忙著替太太獻茶。瞿太太道：“用不著你忙！我有話問你！”跟班的拉長了嗓子，一疊連聲的答應“者，者”，手裏還是不住的做他的事情。瞿太太看著格外生氣，又厲聲罵道：“混帳王八蛋！你說老爺在局子裏，如今到那裏去了？你替我把老爺找出來！找不出來問你要！”那個跟班的還只顧答應“者，者”，站在底下，拿兩隻眼睛相著鼻子，一句別的話也沒有。太太氣極了，一疊連聲的拍桌子罵王八蛋，叫他還出老爺來。

其時同來的還有一個是本在公館廚房裏做打雜的，現在亦升作二爺了。這人姓胡，名福，最愛挑唆是非，說人壞話。瞿太太歡喜他。外頭有什麼事，都是他聽了來說，賽如耳報神一般，所以才會提升到二爺。瞿太太到局子裏下轎，他早已跑到別屋子裏向別人家的二爺探問詳細，知道老爺這兩天同了朋友出城過江到漢口窯子裏玩耍，戀著不回來。他得到這資訊，又如趕頭報似的，趕過來到上瞿太太跟前，彎著腰，蠍蠍螫螫的，將此情由全般托出。他說話說得旁人都不聽見，只見瞿太太面

孔氣得鐵青，四肢厥冷，坐在椅子上半天說不出話來。後來想了半天，這事情非得自己親身過江到漢口，決不能掃穴擒渠。當時又問胡福：“老爺在漢口什麼人家住夜？”胡福道：“出去問過衆人，都說不曉得，橫豎到了漢口總打聽得出的。”瞿太太無奈，遂命：“打轎！你們都跟著我到漢口去！”衆人只得答應著。要知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紛憑片語 紹心法清訟誦多才

話說瞿太太零時過得江來，下船登岸。轎夫仍把轎子擡起，都說：“怎麼一個大地方，曉得老爺在那裏？到那裏去問呢？”到底瞿太太有才情，吩咐一個跟班的，叫他到夏口廳馬老爺衙門裏去，就說是制台衙門裏來的，要找瞿老爺，叫他打發幾個人幫著去找了來。家人奉令，如飛而去。瞿太太也不下轎。就叫轎夫把轎子擡到夏口廳衙門左近，歇了下來等回信。原來這位夏口廳馬老爺在湖北廳班當中，也很算得一位能員，上司跟前巴結得好，就是做錯了兩件事，亦就含糊過去了。他雖是地主官，也時常到戲館裏、窯子裏走走，不說是彈壓，就說是查夜。就是瞿耐庵、笪玄洞幾個人，近來也很同他在一塊兒。瞿耐庵討愛珠一事，他深曉得，昨夜請客，他亦在座。這天在衙門裏，忽然門上人上來回：“制台衙門有人來問瞿大老爺，叫這裏派人幫著去找。”他便急得屁滾尿流，立刻叫門上人出來說：“瞿大老爺新公館在洋街西頭第二條弄堂，進弄右手轉彎，第三個大門便是。”又派了兩名練勇同去引路。當下又問：“制台衙門裏甚麼人找他？爲的是什麼事？”來人含含糊糊的回了兩句，同了練勇自去。走不多時，遇見瞿太太的轎子，跟班的上前稟複說：“老爺在某處新公館裏。”

瞿太太一聽“新公館”三個字，知道老爺有了相好，另外

租的房子，這一氣更非同小可！隨催轎夫跟著練勇一路同到洋銜西頭，按照馬大老爺所說的地方，走進弄堂，數到第三個大門，敲門進去。瞿太太在轎子裏問：“這裏住的可是姓瞿的？”只見一個老頭子出來回道：“不錯，姓‘徐’。你是那裏來的？”瞿太太不由分說，一面下轎，一面就直著嗓子喊道：“叫那殺坯出來！我同他說話！辦的好公事！天天哄我在局子裏，如今局子搬到這裏來了！快出來，我同你去見制台！”一面罵，一面又號令手下人：“快替我打！”其時帶來的人都是些粗鹵之輩，不問青紅皂白，一陣乒乒乓乓，把這家樓底下的東西打了個淨光。那個老頭子氣昏了，連說：“反了！反了！這是那裏來的強盜！”正鬧著，瞿太太已到樓上搜尋了一回，一看樣子不對，急忙下樓，問同來的練勇道：“可是這裏不是？怎麼不對呀？”那房主老頭兒也說道：“你們到底找的是那個？怎麼也不問個青紅皂白，就出來亂打人！世界上那有這種道理！”瞿太太自知打錯，連忙出門上轎，罵手下人糊塗，不問明白就亂敲門。老頭子見自己的東西被他們搗毀，如今一言不發，便想走出去上轎，立刻三步並做兩步跑出來，拉住轎杠要拚命。幸虧有兩個練勇助威，一陣吆喝，又要舉起鞭子來打，才把老頭子嚇回去了。

這裏瞿太太在轎子裏還罵手下人，罵練勇。內中的一個練勇稍須明白些，便說：“莫不是我們轉灣轉錯了罷？我們姑且到那邊第三家去問聲看。”剛剛走到那邊第三家門口，只見本公館裏另外一個管家正在那裏敲門。瞿太太一見有自己的人來敲門，便道：“就是這裏了！”那管家一見太太趕到，曉得其事已破，連忙上前打一個千，說道：“替太太請安。小的亦是來找老爺的，想不到太太也會找到這裏來。”瞿太太道：“你們一個鼻子管裏出氣，做的好事情，當是我不知道！如今被我

訪著了你倒裝起沒事人來了！你仔細著！等我同你老爺算完帳再同你算帳！”說完，推門進去。卻不料其時瞿老爺已不在這裏了，只有新娶的愛珠同一個老媽在樓上，一見樓下來了許多人，知道不妙，坐在樓上不敢則聲。瞿太太因剛才打錯了人家，故到此不敢造次，連問兩聲，不見有人答應，便即邁步登樓。一見樓上只有兩個女人，不敢指定他一定是老爺的相好，只得先問一聲：“這裏可是瞿老爺的新公館？”愛珠望望他，並不答應。瞿太太只得又問，歇了半晌，愛珠才說道：“你是什麼人？爲什麼走到這裏來？”瞿太太見問，反不免楞住了。站在扶梯邊，進不得進，退不得退。

正在爲難的時候，忽然胡福上來報道：“太太，正是這裏。跟班老爺出門的黃升報信來了。”瞿太太一聽是這裏，立刻膽子放大，厲聲說道：“叫他上來！”黃升上樓見了太太，就跪在地下磕頭，說是替太太叩喜。瞿太太發怒道：“老爺討小，他歡喜，我是沒有什麼歡喜，用不著你們來巴結！我是不受這一切的！”黃升道：“小的替太太叩喜，不是這個，爲的是老爺挂了牌了。”瞿太太一聽“挂牌”二字，很像吃了一驚似的，連忙問道：“挂那裏？”黃升道：“署理興國州。”瞿太太道：“這一個缺也罷了，但是還不能遂我的心願。橫豎我們這位老爺，無論得了甚麼缺，出去做官總是一個糊塗官。你們不相信，只要看他做的事情。他說年紀大了，愁的沒兒子，要討小，難道我就不怕絕了後代？自然我的心比他還急。我又沒有說不准他討小。如今瞞著我做這樣的事情，你們想想看，叫我心上怎麼不氣呢！”

衆人一見太太嘴裏雖說有氣，其實面子上比起初上樓的時候已經好了許多。就以瞿太太本心而論，此番率領衆人一鼓作氣而來，原想打一個落花流水；忽然得了老爺署缺資訊，曉得

乾娘寶小姐的手面做到，心中一高興，不知不覺，早把方才的氣恨十分中撇去九分。但是面子上一時落不下去，只得做腔做勢，說道：“我末，辛辛苦苦的東去求人，西去求人，朝著人家磕頭禮拜，好容易替他弄了這個缺來。他瞞著我，倒在外頭窮開心。我這是何犯著呢。他指日到任，手裏有了錢，眼睛裏更可以沒有我了。不如我今天同他拚了罷！我也沒福氣做什麼現任太太，等我死了，好讓人家享福！”說道，便要尋繩子，找剪子，要自己尋死。一衆管家老媽只得上前解勸。此時新姨太太愛珠坐在窗口揩眼淚，只是不動身。一衆管家因聽得老爺挂牌，都不肯多事，一個個站著不動。瞿太太看了，愈加不肯罷休，說：“你們都是幫著老爺的，不替我太太出力！老爺得了缺，你們想發財；你們可曉得老爺的這個缺都是太太一人之力麼？既然大家沒良心，索性讓我到制台衙門裏去，拿這個缺仍舊還了制台，叫他另委別人。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我又不是衆人的灰孫子！”說罷，大哭不止。

正鬧著，人報：“馬老爺上來。”原來瞿太太初上樓之後，齊巧瞿耐庵亦從外頭回來，剛進大門，一聽說是太太在這裏，早嚇得魂不附體。知道事情不妙，心上盤算了一回：“別的朋友都靠不住，只有夏口廳馬老爺精明強幹，最能隨機應變，不如找了他來，想個法子把個閻王請開，不然，饑荒有得打哩！”想好主意，剛出大門，那邊第三家被太太打錯的那個姓徐的老頭兒趕了過來，一把拉住瞿耐庵，說：“你太太打壞了我的東西，要你賠我！你若不賠，我要叫洋東出場，到領事那裏告你的！”瞿耐庵聽了，頓口無言。還是跟去的管家會說話，朝姓徐的千賠不是，萬賠不是，才把老爺放手。瞿耐庵得了命，立刻一溜煙跑到夏口廳衙門，將以上情形同馬老爺說知。馬老爺無可推卻，只得趕了過來。瞿太太雖然從未見面，事到此一

問，也說不得了。

當下馬老爺上樓，也不說別的，但連連跺腳，說道：“要人家冒名頂替，亦得看什麼人去！他們叫耐庵頂這個名，我就說不對，如今果然鬧出事來了！如今果然鬧出事來了！打錯了中國人還不要緊，怎麼打到一個洋行買辦家去！馬上人家告訴了洋東，洋東稟了領事，立時三刻，領事打德律風來，不但要賠東西，還要辦人。大家都是好朋友，叫我怎麼辦呢！”他說的話雖然是沒頭沒腦，瞿太太聽了，大致亦有點懂得，本來是坐著的，到此也只好站了起來。馬老爺裝作不認識，連問：“那一位是瞿太太？……”管家們說了。馬老爺才趕過來作揖，瞿太太也只得福了一福。

馬老爺又說道：“這事情只怪我們朋友不好，連累大嫂過這一趟江，生這一回氣。這女人本是在窯子裏的，因為老鴇凶不過，所以兄弟起頭，合了幾個朋友，大家湊錢拿他贖了出來。兄弟是做官人，如何討得姨子；衆朋友都仗義，你亦不要，我辦不要，原想等個對勁的朋友，送給他做姨太太。當時就有人送給我們耐庵兄的。兄弟曉得耐庵兄的脾氣，糊裏糊塗，不是可以討得小的人，所以力勸不可。當時朋友們商議，大家拿出錢來養活他，供他吃，供他用，還要門口替他寫個公館條子，省得不三不四的人鬧進來。大嫂是曉得的：我們漢口比不得省城，遊勇會匪，所在皆是，動不動要闖禍的；有了公館條子，他們就不敢進來了。其時便有朋友說玩話：‘耐庵兄怕姨子，不敢討小，我偏要害他一害，將來這裏我就寫個瞿公館，等老姨子曉得了，叫他吃頓苦頭也是好的。’條子如今還沒有寫，不料這話已經傳開，果然把大嫂騙到這裏，嘔這一口氣，真正豈有此理！”

瞿太太聽說，低頭一想：“幸虧沒有動手，幾幾乎又錯打

了人！”又轉念想道：“如果不是這裏，何以我叫人請問你馬老爺，你馬老爺派了練勇同我到這裏來呢？爲甚麼黃升亦到這裏來找老爺呢？”當把這話說了出來。馬老爺賴道：“我並沒有這個話。果然耐庵討了小，要瞞你嫂子，我豈肯再叫人同了你來。一定是我們門口亦是聽了謠言，以訛傳訛。大嫂斷斷不要相信！”瞿太太又問黃升。虧得黃升人尚伶俐，亦就趁勢回道：“小的亦是聽見外面如此說，所以會找到這裏來，不過是來碰碰看，並不敢說定老爺一定要在這裏。”

瞿太太又把瞿老爺幾天在外不回家的話說了。馬老爺道：“公事呢，原有公事。”又湊前一步，低聲對瞿太太說道：“新近我們漢口到了幾個維新黨，不曉得住在那一片棧房裏，上頭特地派了耐庵過來訪拿，恐怕聲張起來，那幾個維新黨要逃走，所以只以玩耍爲名，原是想叫旁人看不出的意思。大嫂，你不曉得，這維新黨是要造反的，若捉住了就要正法的。這兩年很被做兄弟的辦掉幾百個。不料現在還有這種大膽的人來到這裏，又不曉得有什麼舉動。將來耐庵把人拿著了，還要大大的得保舉呢。”瞿太太道：“如今挂了牌，就要到任，怎麼還能來辦這個呢？”馬老爺道：“牌是藩台挂的，拿維新黨是臬台委的，大家不接頭。大約總得把這件事情辦完了才得去上任。”瞿太太道：“維新黨是要造反的，是不好惹的。有了缺還是早到任的好。等我去同制台說，把這差使委了別人罷。我們拿了人家的腦袋去換保舉，怕人勢勢的，這保舉還是不得的好。”馬老爺道：“制台跟前有大嫂自己去，自然一說就妥。”瞿太太又搶著說道：“倒是前頭打錯的那個人家，怎麼找補找補他才好？”馬老爺皺著眉頭道：“這倒是頂爲難的一樁事情！現在牽涉洋商，又驚動了領事，恐怕要釀成交涉重案咧！”瞿太太亦著急道：“到底怎麼辦呢？這個總得拜託你馬老爺的了！”

說著，又福了一福。馬老爺見瞿太太一面已經軟了下來，不至生變，便也趁勢收篷，立刻拿胸脯一拍，道：“爲朋友，說不得包在我身上替他辦妥就是了。大嫂此地也不便久留，就請過江回省。且看事情辦的怎麼樣，兄弟再寫信給耐庵兄。”於是瞿太太千恩萬謝，偃旗息鼓，率領衆人，悄悄回省而去。

這裏馬老爺回到衙門，一看瞿耐庵還在那裏候信。馬老爺先把他署缺的話說了，催他趕緊回省謝委，又把方才同他太太造的一派假話也告訴了他，以便彼此接洽，一面又叫人安慰徐老頭子，打壞的東西，一齊認賠，還叫人替他點一副香燭，賠禮了事。又同瞿耐庵商量：“現在看尊嫂如此舉動，尊寵只好留在漢口，同了去是不便的。等你到任一兩月之後，看看情形如何再來迎接。好在這裏有我們朋友替你照應，你只管放心前去。”瞿耐庵見各事都已辦妥，異常感激，方才辭別馬老爺渡江回省，向公館而來。

回家之後，雖說有馬老爺教他的一派胡言可以抵制，畢竟是賊人膽虛，見了太太總有點扭扭捏捏說不出話來。幸虧他太太打錯了一個人家，又走錯了一個人家，亦覺得心上沒趣，沒精打采。見了老爺，但說得一句：“還不趕緊去謝委！”又道：“拿什麼維新黨的差使可以趁空讓給別人罷，自己犯不著攬在身上。”瞿耐庵一見馬老爺之計已行，便道：“這捉人的差使，我就去回復了臬台，叫他另外派人，我們可以馬上就去到任。”瞿太太道：“你辭得掉，頂好，倘若辭不掉，只好苦了我再到制台衙門裏替你去走一趟。”瞿耐庵道：“容易得很，一辭就掉，不消太太費心。”說著，便換了衣服，赴各憲衙門謝委。第二天瞿太太又到戴公館叩謝過乾娘。又求寶小姐把他帶到制台衙門叩謝過幹外公、幹外婆。瞿耐庵不日也就稟辭。接著便是上司薦人，同寅餞行，亦忙了好幾日。

臨走的頭一天，瞿耐庵又到夏口廳馬老爺那裏再三把新娶的愛妾相托。馬老爺自然一口答應，當下又請教做官的法門。馬老爺說：“耐庵，你雖然候補了多年，如今卻是第一回拿印把子。我們做官人有七個字秘訣。那七個字呢？叫做‘一緊，二慢，三罷休’。各式事情到手，先給人家一個老虎勢，一來叫人家害怕，二來叫上司瞧著我們辦事還認真：這便叫做‘一緊’。等到人家怕了我們，自然會生出後文無數文章。上司見我們緊在前頭，決不至再疑心我們有什麼；然後把這事緩了下來，好等人家來打點：這叫做‘二慢’。‘千里爲官只爲財’，只要這個到手。……”馬老爺說著，把兩個指頭一比。瞿耐庵明白，曉得他說的是錢了。馬老爺又說：“無論原告怎麼來催，我們只是給他一個不理，百姓見我們不理，他們自然不來告狀：這就叫做‘三罷休’。耐庵，你要曉得，我們湖北民風刁悍，最喜健訟，現在我們不理他，亦是個清訟之法。至於別的法門，一時亦說不盡。好在你請的這位刑名老夫子王召興本是此中老手，一切趨避之法他都懂的，隨時請教他就是了。”瞿耐庵聽了，甚是佩服。回家收拾行李，雇船起程。

等到上了船，頭一夜，瞿太太等人靜之後，親自出來船前船後看了幾十遍，生怕老爺另雇了船帶了相好同去。後來見老爺一直睡在大船上，曉得沒有別人同來，方才放心。

興國州離省不過四五天路程。頭天派人下去下紅諭。次日趕到本州，書差接著。瞿耐庵拜過前任，便預備第二天接印。這天原看定時辰，午時接印。到了十一點半鐘，瞿老爺換了蟒袍補褂，打著全副執事，前往衙門裏上任。齊巧有個鄉下人不懂得規矩，穿了一身重孝，走上前來拉住轎杠，攔輿喊冤。轎子跟前一班聽差的衙役三班，趕忙一齊過來呼喝，無奈這鄉下人蠻力如牛，抵死不放。瞿老爺忌諱最深，這日原定了時辰接

印，說是黃曆上雖然好星宿不少，底下還有個壞星宿，恐怕沖撞了不好，特地在補褂當中挂了一面小銅鏡子，鏡子上還畫了一個八卦，原取“諸邪回避”的意思。如今忽見一個穿重孝的人拉輿叫喊，早把瞿老爺嚇得面如土色，以為到底時辰不好，必定撞著什麼“披麻星”了。

好不容易定了一定神，方問得一句：“這穿孝的是什麼人？”那鄉下人見老爺說了話，連忙跪下著：“小的冤枉！小的是王七。小的的父親上個月死了，有兩個本家想搶家當，爭著過繼，硬說小的不是小的的父親養的，因此要把小的母子趕出大門。”瞿老爺道：“不是你父親養的。難道是你娘拖油瓶拖來的嗎？”王七道：“我的青天大老爺！為的就是這句話！前任大老爺得了被告的錢，所以就把小的斷輸了。小的打聽得今日青天大老爺上任，所以趕來求伸冤的。”瞿老爺不等說完，拍著扶手板，大罵道：“好刁的百姓！我沒有來到這裏就曉得你們興國州的百姓健訟！如今還沒有接印，你就來告狀！甚麼大不了的事情！這是你們家務事，亦要老爺替你管？我署這個缺，原是上頭因我在省裏苦夠了，所以特地委個缺給我，原是調劑我的意思，不是叫我來替你們管家務！一個興國州，十幾萬百姓，一家家都要我老爺管起來，我亦來不及呀！趕出去！不准！”差役們一陣吆喝，七八個人一齊上前來拖，好容易把個王七拖走。王七嘴裏還是一味的喊“冤枉”，見老爺不准，索性在轎子旁邊大哭起來。瞿老爺聽著討厭，連連吐饞唾，連連說：“晦氣！……”後來見王七痛哭不止，不由無名火動，在轎子裏大聲喊道：“替我把那王八蛋鎖起來！等我接了印再打他！”新官號令，衙役們無有不遵的，立刻把王七鎖起。

說話間瞿老爺已經到了大堂下轎。禮生告吉時已到，鼓手

吹打著。等老爺拜過了印，便是老爺升座，典吏堂參，書差叩賀。瞿老爺急急等諸事完畢，一天怒氣便在王七身上發作，立刻叫人把他提到案前跪下，拍著驚堂木，罵道：“你要告狀，明天不好來，噯！後天不好來，偏偏老爺今天接印，你撞個來！你死了老子的人不怕忌諱，老爺今天是初接印，是要圖個吉利的！拉下去！替我打！”兩旁差役一聲吆喝，猶如鷹抓燕雀一般，把王七拖翻在地，剝去下衣，霎時間兩條腿上早已打成兩個大窟窿，血流滿地。瞿老爺瞧著底下一灘紅的，方才把心安了一半。原來他的意思，以為“我今日頭一天接任，看見這個身穿重孝的人，未免大不吉利，如今把他打的見血，也可以除除晦氣了。”他坐在堂上一直不作聲，掌刑的皂班便一直不敢停手。看看打到八百，他還不則聲。倒是值堂的簽押二爺瞧著不對，輕輕的回了老爺，方把王七放起來，然而已經不能行動了。瞿耐庵至此方命退堂。

此時前任還住在衙門裏，沒有讓出。瞿耐庵只好另外憑了公館辦事，把太太一塊兒接了上來同住。

且說他的前任姓王，表字柏臣，乃是個試用知州。委署這個缺未及一年，齊巧碰著開徵時候，天天有銀子進來，把他興頭的了不得，以為只要收過這委錢漕，就是交卸，亦可以在省裏候補幾年了。那知樂極悲生，剛才開徵之後，未及十天，家鄉來了電報，說是老太爺沒了。王柏臣系屬親子，例當呈報丁憂。報了丁憂，就要交卸，白白的望著錢糧漕米，只好讓別人去收。當下他看過電報，回心一想，連忙拿電報往身子一拽，吩咐左右不准聲張。他全不想一個外府州、縣衙門，憑空裏來了一個電報，大家總以為省裏上司來的什麼公事，後來好不容易才打聽出來。然而他老人家雖然死了老太爺，因為要瞞衆人，並不舉哀。後被大家看破了，不免指指摘摘，私相

議論。

王柏臣曉得遮蓋不住，只得把帳房及錢谷師爺請來，並幾個有臉面、有權柄的大爺們亦叫齊。等到衆人到了，他一齊讓到簽押房床後頭一間套屋裏去。兩位師爺坐著，幾個大爺站著，別的人一概趕出。王柏臣更親手把兩扇門關好，然後回轉身來，朝著兩位師爺一跪就下。大家雖然明曉得他是丁艱，面子上只作不知，一齊做出詫異的樣子，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斷斷乎不敢當！快快請起！”說著，兩位師爺也跪下了。王柏臣只是不起，爬在地下，哭著說道：“兄弟接到家鄉電報，先嚴前天已經見背了！”兩位師爺又故作嗟歎，說道：“老伯大人是什麼病？怎麼我們竟其一點沒有曉得呢？”王柏臣道：“如今他老人家死已死了，俗語說得好：‘死者不可複生。’總求兩位照應照應我們這些活的。我一家門幾十口人吃飯，丁憂下來，一靠就是三年，坐吃山空，如何干靠得住！如今事情，權柄是在你們二位手裏。”又指著幾個大爺們說道：“至於他們都是兄弟的舊人，他們也巴不得兄弟遲交卸一天好一天。只要你二位肯把丁憂的事情替兄弟瞞起，多耽擱一個月或二十天，不要聲張出來，上頭亦緩點報上去。趁這檔口，好叫兄弟多弄兩文，以爲將來丁憂盤纏，便是兩兄莫大之恩！就是先嚴在九泉之下，亦是感激你二位的！”一席話說得兩人都回答不出。還是帳房師爺有主意，一想：“東家早交卸一天印把子，我們亦少賺一天錢。好在他匿喪與我們無干，我們樂得答應他，做個順水人情，彼此有益。”便把這話又與錢谷師爺說明，錢谷師爺亦應允了。幾個大爺們更是不願意老爺早交卸的。於是彼此相戒不言。王柏臣重行爬下替兩位師爺磕了一個頭，爬了起來，送兩位師爺出去，一路說說笑笑，裝作沒事人一般。

當天帳房師爺同錢谷師爺又出來商量了一條主意，說：“現在錢糧才動頭開徵，十幾天裏如何收得齊？總得想個法子叫鄉下人願意在我們手裏來完才好。於是商量了一個跌價的法子：譬如原收四吊錢一兩的，如今改爲三吊八或是三吊六，言明幾天爲限。鄉下人有利可圖，自然是踴躍從事。如此辦法，一來錢糧可以早收到手，二來還落個好聲名。商妥之後，當把這話告訴了王柏臣。王柏臣一想不差，使叫照辦，立刻發出告示，四鄉八鎮統通貼遍。鄉下人見有利益可沾，果然趕著來完。看看到了半個月，這一季的錢糧已完到六七成了，王柏臣的銀子也賺得不少了。帳房、錢谷二位師爺又商量道：“錢糧已收到一大半，可以勸東家報丁憂了。等到派人下來，總得有好幾天，怕不要收到八九分。多少留點後任收收，等人家撈兩個，也堵堵人家的嘴，倘若收得太足了，後任一個撈不到，恐怕要出亂子。”當把這話又通知了王柏臣，王柏臣還捨不得。兩位師爺便說：“有了這個樣子，我們也很對得住東家了。到這時候再不把丁憂報出去，倘或出了什麼岔子，我們是不包場的。”便有人把這話又告訴了王柏臣。

王柏臣是個毛燥脾氣，一聽這話，便跳得三丈高，直著嗓子喊道：“我死了老太爺我不報，我匿喪，有罪名我自己去擔，要他們急的那一門呢！”話雖如此說，自己轉念一想：“不對，如今我自己把丁憂的事情嚷了出去，倘若不報丁憂，這話傳了出去將來終究要擔處分的。罷罷罷，我就吃點虧罷！”當時就把這話交代了出去。又自譬自解道：“丁憂大事，總以家信爲憑，電報是作不得准的。猶如大官大員升官調缺，總以部文爲憑，電傳上諭亦是作不得准的。所以我前頭雖然接到電報不報丁憂，於例上亦沒有什麼說不過去。”此時合衙門上下方才一齊曉得老爺丁憂，一個個走來慰問。王柏臣也假做出聞訃

的樣子，乾號了一場。一面稟報上司，一面將印信交代典史太爺看管。跟手就在衙門裏設了老太爺的靈位，發報喪條子，即日成服。從同城起以及大小紳士，一齊都來叩奠。

轉眼間上頭委的瞿耐庵也就到了。瞿耐庵未到之前，算計正是開徵時候，恨不得立時到任。等得接印之後一問，錢糧已被前任收去九成光景，登時把他氣的話都說不出來。後來訪問前任用的是個什麼法子，才曉得每兩銀子跌去大錢四百，所以鄉下人都趕著來完。常言道：“好事不出門，惡言傳千里。”王柏臣接著電報十幾天不報丁憂，這話早已沸沸揚揚，傳的同城都已知道，就有些耳報神到瞿耐庵面前送信討好。瞿耐庵拿到這個把柄，恨不得立時就要稟揭他。遂只詳求實在，又有人把帳房師爺待出主意，叫他跌價的話說了出來。於是瞿耐庵恨這帳房師爺比恨王柏臣還要利害，總想抓他一個錯，拿練子鎖了他來，打他二千板子，方雪此恨。

此時王柏臣錢雖到手，一聽外頭風聲不好，加以後任同他更如水火，現在尚未結算交代，後任已經處處挑剔，事事爲難。凡他手裏頂紅的書差，不上三天，都被後任換了個乾淨，就是斷好的案子，亦被後任翻了好幾起。此時瞿耐庵一心只顧同前任作對，一樁事到手，不問有理無理，但是前任手裏占上風的，他總得反過來叫他占下風，要是前任批駁的，到他手裏一定批准。

有天坐堂，一件案情有姓張的欠了姓孫的錢，有二十多年未還。還是前任手裏，姓孫的來告了，王柏臣斷姓張的先還若干，其餘撥付。兩造遵斷下去。這個檔口，齊巧新舊交替，等姓張的繳錢上來，已是瞿大老爺手裏了。瞿大老爺有心要拿前任斷定的案子批駁，就傳諭下來，硬叫姓孫的找出中人來方准具領。姓孫的說：“我的老爺！事情隔了二十多年，中人已

經死了，那裏去找中人？橫豎有紙筆爲憑，被告肯認帳就是了。”瞿耐庵道：“放屁！姓張的答應，我老爺不答應！沒有中人，沒有證見，就聽你們馬馬糊糊過去嗎？錢存案，候尋到中人再領。”一陣吆喝，把兩邊都攆下去。這是一樁。

又有一樁：是一個姓富的定了一家姓田的女兒做媳婦。後來姓田的忽然賴婚，說了姓富的兒子許多壞話，就把女兒另外許給一個姓黃的。姓富的曉得了，到州裏來打官司。前任王柏臣斷的是叫姓黃的退還禮金，拿姓田的訓飭了兩句，吩咐他不准賴婚，仍舊將女兒許配姓富的。當時三家已遵斷具結。到了瞿耐庵手裏，姓黃又來翻案。瞿耐庵一翻舊卷，便諭姓田的仍將女兒許于姓黃的兒子。姓富的不答應，上堂跪求。老爺說：“你兒子不學好，所以人家不肯拿女兒許給他。只要你兒子肯改過，還怕沒有人家給他老婆嗎？不去教訓自己的兒子，倒在這裏咆哮公堂，真正豈有此理！再不遵斷，本州就要打了！”一頓臭罵，又把姓富的罵了下去。

過了一天又問案。頭一起乃是胡老六偷割了徐大海的稻子，卻不是前任手裏的事。瞿耐庵坐到堂上看了看狀子，便把原告叫了上來問了兩句，叫他下去。又叫被告胡老六上來，便拍著桌子，罵道：“好個混帳王八蛋！人家種的稻子，要你去割他的！”便喊叫：“拉下去打他三百板子！”被告胡老六道：“小的還有下情。”瞿耐庵喝令：“打了再說！”早有皂役把他托翻了，打了三百板，放他起來跪著。瞿耐庵道：“你有什麼話，快說！快說！”胡老六道：“小的的地是同徐大海隔壁。他占了小的地，小的不依他，他不講理，所以小的才去割他的稻子的。”瞿耐庵道：“原來如此。”再把原告徐大海帶上，罵道：“天下人總要自己沒有錯才可告人！你既然自己錯在前頭，怎麼能怪別人呢？也拉下去打三百！”徐大海道：

“小的沒有錯。”瞿耐庵道：“天下那有自己肯說自己錯的！不必多說！快打！快打！”站堂的早把徐大海拉下去，亦打了三百。瞿耐庵便喝令到一邊去，具結完案。

隨手問第二起，乃是盧老四告錢小驢子，說他酗酒罵人。瞿耐庵也是先帶了原告問過，叫他下去，把被告帶上來，打了一百。被告說：“小的平時一鍾酒不喝的，見了酒頭裏就暈，怎麼會吃醉了酒罵人呢？是他誣賴小的的。”瞿耐庵又信以為真了，竟把原告喊上來，幫著被告硬說他是誣告，也打一百。仍舊帶在一旁具結。

於是又問第三起，是一個人家大小老婆打架兒。大老婆朱苟氏，小老婆朱呂氏，男人朱駱駝。這件事實在是小老婆撒潑行兇，把大老婆的臉都抓破，男人制伏不下，所以大老婆來告狀的。瞿耐庵把狀子略看了一看，便叫帶朱苟氏。朱苟氏上來跪下，剛說得幾句，瞿耐庵不等他說完，便氣吁吁的罵道：“統天底下，你做大老婆的就沒有好東西！常言說得好：‘上梁不整下梁差。’你倘若是個好的，小老婆敢同你打架麼？這要怪你自己不好。我老爺那裏有工夫替你管這些閒事！不准！”又把男人朱駱駝叫上來吩咐道：“你家裏有這樣凶的大老婆，為什麼要討小？既然討了小，就應該在外頭，不應該叫他們住在一塊兒。鬧出事來，你自己又降伏不住他們，今天來找我老爺。你想，我老爺又要伺候上司，又要替皇上家收錢糧，再管你們的閑帳，我老爺是三頭六臂也來不及！快快回去，拿大小老婆分開在兩下裏住，包你平安無事。”朱駱駝道：“起初本是兩下住的，後來大的打上門來，吵鬧過幾次，才並的宅。”瞿耐庵道：“這就是大的不是了！”說著，要打。大老婆急了，求了好半天，算沒有打。亦是具結完案。

接著又審第四起，乃是兩個鄉下人：一個叫楊狗子，一個

叫徐劃子。兩個爲了一隻雞，楊狗子說是他的，徐劃子又說是他的，說不明白，就打起駕來。楊狗子力氣大，把徐劃子右腿上踢傷了一塊，一齊扭到州裏來喊冤。官叫仵作驗傷。仵作上來，把徐劃子的褲子脫了下來，看了半天，跪下稟過。瞿大老爺便同徐劃子說道：“容易。他踢壞了你的右腿，我老爺現在就打他的右腿。”於是吩咐把楊狗子翻倒在地，叫皂隸只准拿板子打他的右腿，一連打了一百多下。先是發青，後爲發紫，看看顏色同徐劃子腿上踢傷的差不多了，瞿耐庵便命放起來。嘴裏又不住的自贊道：“像我這樣的老爺，真正再要公平沒有！”於是徐、楊二人又爭論那只雞。瞿耐庵道：“這雞頂不是好東西！爲了他害得你們打架！老爺替你們講和罷。”正說著，忽拿面孔一板，道：“這雞兩個人都不准要，充公！來，替我拎到大廚房裏去，叫他倆下具結。”衙役一聲吆喝，兩個人只得一瘸一拐的走了下來，眼望著雞早拎到後頭去了。

這天瞿耐庵從早上問案，一直問到晚方才退堂。足足問了二三十起案子，其判斷與頭四起都大同小異。

第二天正想再要坐堂，只見篤案門上拿了幾十張稟帖進來，說是：“這些人因爲老你爺精明不過，都不願意打官司了。這是息呈，請老爺過目。請老爺的示，還是准與不准？”瞿耐庵忙道：“自然一齊准。我正恨這興國州的百姓健訟；如今我才坐幾回堂，他們就一齊息訟，可見道政齊刑，天下不可治之百姓。現在上頭正在講究清訟，這個地方，照樣子，只要我再做一兩個月，怕不政簡刑清麼。”相罷，怡然自得。

那知這兩天來，把一個興國州的百姓早已炸了，一齊都說：“如今王官丁了艱，來了這個昏官，我們百姓還有性命吧！”又加瞿耐庵自以爲是制台的親眷，腰把子是硬的，別人是抗他不動的，便不把紳士放在眼裏，到任之後，一家亦沒有

去拜過。弄得一般狗頭紳士起先望他來，以爲可以同他聯絡的，等到後來一現他一家不拜，便生了怨望之心，都說：“這位大老爺瞧不起，我們也不犯著幫他。”又過兩天，聽見瞿耐庵問案笑話，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其中更生出無數謠言，添了無數假話，竟把個瞿庵說得一錢不值，恨不得早叫這瘟官離任才好。於是這話傳到王柏臣耳朵裏，便把他急的了不得。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極意媚鄉紳 算交代有心改帳簿

話說王柏臣正爲這兩天外頭風聲不好，人家說他匿喪，心上懷著鬼胎，忐忑不定。瞿耐庵亦爲錢糧收不到手，更加恨他，四處八方，打聽他的壞處。又查考他是幾時跌的價錢，幾時報的丁憂：應該是聞訃在前，跌價在後；如今一查不對，倒是沒有聞訃丁憂，他先跌起價來。他好端端的在任上，又沒有要交卸的消息。據此看來，再參以外面人的議論，明明是匿喪無疑了。瞿耐庵問案雖糊塗，弄錢的本事卻精明，既然拿到了這個把柄，一腔怨氣，便想由此發作，立刻請了刑名師爺替他擬了一個稟稿，謄清用印，稟揭出去。

瞿耐庵這面發稟帖，王柏臣那面也曉得了，急得搔頭抓耳，坐立不安。亦請了自己的朋友前來商議。大家亦是面面相對，一籌莫展。還虧了帳房師爺有主意，一想：“東家自到任以來，外面的口碑雖然不見得怎樣，幸虧同紳士還聯絡。無論什麼事情，只看紳士如何說，他便如何辦，有時還拿了公事走到紳士家中，同他們商量，聽他們的主意。至於他們紳士們自己的事，更不用說了。因此地方上一般紳士都同他要好，沒有一個願意他去的。如今是丁憂，也叫做沒法。不料他有匿喪的一件事，被後任稟揭出去，果然鬧出來，大家面子不好看，不如叫他同紳士商量。”一面想，一面又問：“電報是那裏送來的？”王

柏臣說是：“電報打到裕厚錢莊。由裕厚錢莊送來的。”帳房師爺道：“既然不是一直打到衙門裏來的，這話就更好辦了。”原來這裕厚錢莊是同王柏臣頂要好的一個在籍候補員外郎趙員外開的。論功名，趙員外在興國州並不算很闊，但是借著州官同他要好，有此勢力，便覺與衆不同。當下賓東二人想著了他。帳房師爺出主意，先叫廚房裏備了一席酒，叫管家拿了帖子去送給他。說：“敝上本來要請大老爺過去敘敘，因為七中不便，所以叫小的送過來的。”趙員外收了酒席，跟手王柏臣又叫人送給他四件頂好的細毛皮衣，一挂琥珀朝珠。送禮的管家說：“敝上因為就要走了，不能常常同大老爺在一塊兒，這是自己常穿的幾件衣服，一挂朝珠，留在大老爺這裏做個紀念罷。”趙員外無可推託，亦只得留下。“平時本來要好，受他的好處已經不少，如今臨走忽然又送這些貴重東西，未免令人局促不安。莫不是外面傳說他甚麼匪喪那話是真的？果然是真的，倒可趁此又敲他一個竹杠了。”

正盤算間，忽見王柏臣差人拿著片子來請，當下連忙換了衣服，坐著轎子到州裏來。此時王柏臣還沒有搬出衙門，因為在苦，自己不便出迎，只好叫帳房師爺接了出來，一直把他領到簽押房同王柏相見。王柏臣做出在苦的樣子，讓趙員外同帳房師爺在高椅子上坐了，自己卻坐在一個矮杌子上。先寒暄了幾句。王柏臣一看左右無人，便走近趙員外身旁同他咕唧了半天，所說無非是外面風聲不好，後任想出他的花樣，彼此交好，務必要他幫忙的意思。

趙員外考究所以，才曉得電報是他錢莊上轉來，嘴裏雖然諾諾連聲，心上卻不住的打主意。等到王柏臣說完，他主意亦已打好，連忙介面道：“是呀，老父台不說，治弟為著這件事正在這裏替老父台擔心呢！頭一個就是敝錢莊的一個夥計到治

弟家裏來報信。治弟因爲是老父台的事情，一來我們自己人，二來匿喪是革職處分，所以治弟當時就關照他，叫他不要響起，並且同他說：‘王大老爺待人厚道，你如今替他出了力，包在我身上，將來總要補報你的。’這個夥計經過治弟囑咐，一定不會多嘴。這話是那裏來的，老父台倒要查考查考。”王柏臣道：“查也無須查得，只要老哥肯幫忙，現在兄弟已被後任稟了出去，這種公事，上頭少不得總要派人來查，上頭派人來查，自然頭一樁要搜尋這電報的底子。只說是老哥替兄弟扣了下來，兄弟始終一個不知情，總不能說兄弟的不是。”

趙員外道：“不是這樣說，且等我想想來。”於是一個人抱著水煙袋，閉著眼睛，出了一會神，歇了半天，才說道：“這件事不該這樣辦法。”王柏臣便問：“如何辦法？”趙員外道：“你說電報是我扣下來的，不給你曉得，總算地方上紳士大家愛戴你，不願你去任，所以才有此舉。這事情並非不好如此辦，但是光我一個人辦不到，總得還要請出幾位來，大家商量商量，約會齊了才好辦。”王柏臣一聽不錯，便求他寫信聯絡衆位。一面說話，一面便把紙墨筆硯取了出來，請他當面寫信，又親自動手替他磨墨。趙員外又楞了一會，道：“且慢。來了電報，不給你曉得，總算是我替你扣下來的，但是你沒有得信，憑空的錢糧跌價，這話總說不過去，總是一個大漏洞。我們總得預先斟酌好了，方才妥當。”

王柏臣聽他說得有理，亦就呆在一旁出神。趙員外道：“這事情不是三言兩語可以了結的，等治弟出去商量一個主意，再進來回復老父台就是了。”列位要曉得：趙員外既然存了主意要敲王柏臣的竹杠，人有見面之情，自然當著面有許多話說不出。王柏臣不懂得，還要起身相留。幸虧帳房師爺明白，丟個眼色約束家，叫他不必留他，又幫著東家，替東家再三拜託

趙員外，說道：“你老先生有甚麼指教，敝居停不能出門，兄弟過來領教就是了。”趙員外於是起身別去。

到得晚上，王柏臣急不可耐，差了帳房師爺前去探聽回音。趙員外見了面，便道：“主意是有一條，亦是兄弟想出來的，不過我們這當中還有幾位心上不是如此。”帳房師爺急欲請教。趙員外道：“電報是敝錢莊上通知了兄弟，由兄弟通知了各紳士，就是大家意思要留這位賢父母多做兩天，顯得我們地方上愛戴之情。這事只要兄弟領個頭，他們衆人倒也無可無不可。至於錢糧何以預先跌價？倘說是賢父母體恤百姓的苦處，雖亦說得過去，但是夾著丁憂一層，總不免爲人藉口。何如由我們紳士大家頂上一個稟帖，敍說百姓如何苦，求他減價的意思，倒填年月，遞了進去？有了這個根子，便見得王老父台此舉不是爲著丁憂了。還有一個逼進一層的辦法：索性由我們紳士上個公稟，就說是王老父台在這裏做官，如何清正，如何認真，百姓實在舍他不得。現在國家有事之秋，正當破格用人之際，可否先由瞿某人代理起來，等他穿孝百日過後，仍舊由他署理，以收爲地擇人之效。稟帖後頭，並可把後任這幾天斷的案子敍了進去，以見眼前非王某人趕緊回任竭力整頓不可。後任既然會出王老父台的花樣，我們就給他兩拳也下爲過。不過其中卻要同後任做一個大大冤家，因此有幾個人主意還拿不定。”

帳房師爺聽了他話，心上明白，曉得他無非爲兩個錢，只要有了幾個錢，別人的事，他都可以作得主意。又想：“這事就要做得快，一天天蹉跎過去，等上頭查了下來，反爲不妙。”於是起身把嘴附在趙員外耳朵旁邊，索性老老實實問他多少數目，又說：“這錢並不是送你老先生的，爲的是諸公跟前總得點綴點綴。況且敝居停這季錢糧已經收了九分九，無非是你

們諸公所賜，這幾個錢也是情願出的。”趙員外聽他說得冠冕，也就不同他客氣，索性照實說，討了二千的價。禁不起帳房師爺再四磋磨，答應了一千。彼此定議。回來通知了王柏臣。王柏臣無可說得，只得照辦，次日一早把銀子劃了過去。

趙員外跟手送進來一張求減銀價的公呈，倒填年月，還是一個月前頭的事，又把保留他的稿稟也一塊兒請他過目。王柏臣著了自然歡喜。雖然是銀子買來的，面子上卻很拿趙員外感激。一會又說要拿女兒許給趙員外的兒子，同他做親家；一會又說：“倘若上頭能夠批准留任，將來不但你老兄有什麼事情，兄弟一力幫忙；就是老兄的親戚朋友有了什麼事情，只要囑咐了兄弟，兄弟無不照應。最好就請吾兄先把自己的親戚朋友名號開張單子給兄弟，等兄弟拿他帖在簽押房裏，遇見什麼事，兄弟一覽便知，也免得驚動老兄了。”趙員外道：“承情得很！但願如此，再好沒有！但是批准不批准，其權操之自上，亦非治弟們可能拿穩的。”王柏臣道：“諸公的公稟，並非一人之私言，上憲俯順輿情，沒有不批准的。”趙員外道：“那亦看罷了。”說完辭去。王柏臣重復千恩萬謝的拿他送到二門口，又叫帳房師爺送出了大門。自此王柏臣便一心一意靜候回批。

誰知瞿耐庵稟揭他的稟帖，不過虛張聲勢，其實並沒有出去。後來聽說衆紳士遞公稟保留前任，他便軟了下來，又從新同前任拉攏起來。起先前任王柏臣還催他早算交代，以便回籍守制，瞿耐庵道：“忙什麼！聽說地方紳士一齊有稟帖上去保留你，將來這個缺總是你的，我不過替你看幾天印罷了。依我看起來，這交代很可以不必算的。”王柏臣道：“雖然地方上愛戴，究竟也要看上頭的憲眷。像你耐翁同制憲的交情，不要說是一個興國州，就是比興國州再好上十倍的缺也容易！”瞿

耐庵道：“這句話，兄弟也不用客氣，倒是拿得穩的。”一連幾天，彼此往來甚是親熱。

過了一天，上頭的批稟下來，說：

“王牧現在既已丁憂，自應開缺回籍守制。州缺業已委人署理，早經稟報接印任事在案。目下非軍務吃緊之際，何得援倒奪情？況該牧在任並無實在政績及民，該紳等率爲稟請保留原任，無非出自該牧賄囑，以爲沽名釣譽地步。紳等此舉殊屬冒昧，所請著不予准。”

一個釘子碰了下來，王柏臣無可說得，只好收拾收拾行李，預備交代起程。好在囊橐充盈，倒也無所顧戀。

至於瞿耐庵一邊，一到任之後，曉得錢糧已被前任收個淨盡，心上老大不自在，把前任恨如切骨，時時刻刻想出前任的手。後來聽說紳士有稟保留，一來曉得他民情愛戴，二業亦指望他真能留任，自己可以另圖別缺；所以前幾日間同前任重新和好。等到紳士稟帖被駁，前任既不得留，自己絕了指望，於是一腔怒氣，仍複勾起。自己從這日起，便與前任不再見面，逐日督率著師爺們去算交代。欠項款目自不必說，都要一一斤斤較量，至於細頭關目，下至一張板凳，一盞洋燈，也叫前任開帳點收，缺一不可。

瞿耐庵的帳房就是他的舅子，名喚賀推仁，本在家鄉教書度日；自從姊丈得了差使，就把他叫到武昌在公館幫閒爲業，帶著叫他當當雜差，管管零用帳。一連吃了一 year 零兩個月閑飯。姊夫得缺，就升他作帳房，自此更把他興頭的了不得。通衙門上下都尊爲舅老爺。下人有點不好，舅老爺雖不敢徑同老爺去說，卻趁便就跑到太太跟前報信，由太太傳話給老爺，將那下人或打或罵。因此舅老爺的作用更比尋常不同。這賀推仁更有一件本事，是專會見風使船，看眼色行事，頭兩天見姊夫同前

任不對，他便於中興風作浪，挑剔前任的帳房。後來兩天，姊夫忽同前任又要好起來，他亦請前任帳房吃茶吃酒。近來兩天見姊夫同前任翻臉，他的架子登時亦就“水長船高”。向來州、縣衙門，凡遇過年、過節以及督、撫、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慶等事，做屬員的孝敬都有一定數目，甚麼缺應該多少，一任任相沿下來，都不敢增減毫分。此外還有上司衙門裏的幕賓，以及什麼監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節，或是到任，應得應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於門敬、跟敬，更是各種衙門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辦差，總督大閱辦差，欽差過境辦差，還有查驛站的委員，查地丁的委員，查錢糧的委員，查監獄的委員，重重疊疊，一時也說他不盡。諸如此類，種種開銷，倘無一定而不可易章程，將來開銷起來，少則固惹人言，多則是遂成爲例。所以這州、縣官帳房一席，竟非有絕大才幹不能勝任。每見新官到任，後任同前任因銀錢交代，雖不免彼此齟齬，而後任帳房同前任帳房，卻要卑禮厚幣，柔氣低聲，以爲事事叨教地步。缺分無論大小，做帳房的都有歷代相傳的一本秘書，這本秘書就是他們開銷的帳簿了。後任帳房要到前任手裏買這本帳簿，缺分大的，竟是三百、五百的討價，至少也得一二百兩或數十兩不等。這筆本錢都是做帳房的自己挖腰包，與東家不相干涉。只要前後任帳房彼此聯絡要好，自然討價也會便宜，倘然有些犄犄，就是拚出價錢，那前任的帳房亦是不肯輕易出手的。

賀推仁同前任帳房忽冷忽熱，忽熱忽冷，人家同他會過幾次，早把他的底細看得穿而又穿。他不請教人，人家也不俯就他。瞿耐庵到任不多幾日，不要說別的，但是本衙門的開銷，什麼差役工食、犯人口糧，他胸中毫無主宰，早弄得頭昏眼花，七顛八倒，又不敢去請示東家，只索同首府所薦的一個雜務門

上馬二爺商量。馬二爺曆充立幕，這些規矩是懂得的，便問：“舅老爺同前任帳房師爺接過頭沒有？簿子可曾拿過來？”賀推仁道：“會是會過多次，卻不曉得有什麼簿子。”馬二爺一聽這話，曉得他是外行，因為舅老爺是太太面上的人，不敢給他當上，便把做帳房的訣竅，一五一十，統通告訴了一遍。

賀推仁至此方才恍然大悟，便道：“據你說，怎麼樣呢？”馬二爺道：“依家人愚見：舅老爺先把這些應開銷的帳目暫時攔起，叫他們過天來領，一面自己再去拜望拜望前任的帳房師爺，然後備副帖子請他們明天吃飯，才好同他們開口這件事情。”賀推仁道：“吃飯是我已經請過的。”馬二爺道：“前頭請的不算數，現在是專為叨教來的。”賀推仁道：“倘若我請了他，他再不把簿子交給我，豈不是我又化了冤錢？”馬二爺道：“唉！我的舅老爺！吃頓飯值得什麼，這本簿子是要拿銀子買的！”賀推仁一聽，不禁大為失色，忙問：“多少銀子？”馬二爺道：“一二百兩、三四百兩，都論不定，像這個缺幾十兩是不來的。”賀推仁聽說要許多銀子，嚇得舌頭伸了出來縮不回去，歇了半天，才說道：“人家都說帳房是好事情，像我來了這幾天，一個錢都沒有見，那裏有許多銀子去買這個呢！”馬二爺道：“這是州、縣衙門裏的通例，做了帳房是說不得的。沒有銀子好借，將來還人家就是了。”賀推仁道：“當了帳房好處沒有，先叫我去拖債，我可不能！姑且等我斟酌斟酌再說。”於是趁空便把這話告訴了他姊姊瞿太太。瞿太太道：“放屁！衙門裏買東西，無論那一項都有一個九五扣，這是帳房的呆出息。至於做官的，只有拿進兩個，那裏有拿出去給人家的。什麼工食、口糧，都是官的好處，我從小就聽見人說，這些都用不著開銷的。他們不要拿那簿子當寶貝，你看

我沒有簿子也辦得來！”一頓話說得賀推仁無言可答。

過了兩天，忽然府裏聽差的有信來，說本府大人新近添了一位孫少爺各屬要送禮。瞿耐庵曉得賀推仁不懂得這個規矩，索性不同他說話，叫了雜務門馬二爺上來問他。馬二爺又把前言回了一遍，又說：“這本簿子是萬萬少不得的！”瞿耐庵默然無言，回來同刑、錢老夫子提起此事。錢谷老夫子是個老在行，便道：“怎麼耐翁接印這許多天，賀推翁這件事還沒辦好？這件事向例沒有接印的前頭就要弄好的。幸虧得這帳房兄弟同他熟識，等兄弟同他去說起來看。”瞿耐庵道：“如此就拜託了。”錢谷老夫子果然替他去跑了兩天。前任帳房見了面甚是客氣，不過提到帳簿，前任帳房便同錢谷老夫子咬耳朵咬了半天，又說：“彼此都是自己人，我兄弟好瞞得你嗎。如今將下情奉告過你老先生，料想你老先生也不會責備我兄弟了。”錢谷老夫子也曉得這事非錢不行，只得回來勸東家送他們一百銀子，又說：“這是起碼的價錢。”瞿耐庵預先聽了太太的吩咐，一個錢不肯往外拿。錢谷老夫子一看，事情不會合攏，也就搭訕著出去，不來干預這事。

原來前任帳房的爲人也是精明不過的，曉得瞿耐庵生性吝嗇，決計不肯多拿錢的，不如趁此時簿子還在手中，樂得做他兩注賣買。主意打定，便叫值帳房的傳話出去：“凡是要常常到帳房裏領錢的主兒，叫他們或是今天，或是明天，分班來見，師爺有話交代他們。”衆人還不曉得什麼事情。到了天黑之後，先是把宅門的同了茶房進來，打了一個千，尊了一聲：“師老爺”，垂手一旁站著聽吩咐。只見那帳房師爺笑嘻嘻的對他們先說了一聲“辛苦”。把門的道：“小的當差使日子雖淺，蒙大老爺、師老爺擡舉，不要說沒有捱過一下板子，並且連罵都沒有罵一聲。如今大老爺走了，師老爺也要跟著一塊兒去，小

的們心上實在捨不得師老爺走。”帳房師爺道：“只要你們曉得就好，所以你們曉得好歹，大老爺同我也有恩典給你們。”他二人一聽有恩典給他，於是又湊前一步。

帳房師爺拿帳翻了一翻，先指給把門的看，道：“這是你門下應該領的工食。你每月只領幾個錢，原是歷任相沿下來的，並不是我克扣你們。如今我要走了，曉得你們都是苦人，可以替你們想法子的地方，我總肯替你們想法子的。幸虧這簿子還沒有交代過去，等我來做樁好事，替你把簿子改了過來，總說是月月領全的。後任亦不在乎此。”把門的聽了這話，連忙跪下磕了一個頭，說了聲“謝師老爺栽培！不但小的感念師老爺的恩典，就是小的家裏的老婆孩子也沒有一個不感念師老爺的！”

帳房師爺也不理他。又指出一條拿給茶房看，說：“這是你領的工食。歷任手裏只領多少，我如今也替你改了過來。”帳房師爺的意思，以為如此，那茶房又要磕頭的了，豈知茶房呆著，昂然不動。停了一回，說道：“回師老爺的話：‘有例不興，無例不減。’這兩句俗語料想師老爺是曉得的。師老爺肯照顧小的，小的豈有不知感激之理！但是小的這差使也不止當了一年了，歷任大老爺，一任去，一任來，當說也伺候過七八任。等到要臨走的時候，帳房師爺總是叫小的們來，說體恤小的們，那一款，這一款，都替小的們複了舊。不過師爺們改簿子，稍些要花兩個辛苦錢。小的們聽了這個說話，總以為當真的了，心上想：‘果然如此，便是一輩子沾光，就是眼前化兩個也還有限。’連忙回家借錢或是當當孝敬師爺，有的寫張領紙，多借一兩個月工食以作報效。誰知前任師爺錢已到手，也不管你後頭了。到了後任帳房手裏，那知扣得更凶。譬如前任帳房只發五成的，這後任只發二三成，有的一成都不發。小

的們便上去回說：‘師老爺！這個前任有帳可以查得的。’那帳房便發怒道：‘混帳王八蛋！我豈不知道有帳！你可曉得那帳是假的，一齊是你們化了錢買囑前任替你們改的！’我的師老爺，你老人家想，這些後任的帳房怎麼就會曉得我們化了錢改的？真正眼睛比鏡子還亮。當時小的們已經化了一筆冤錢孝敬前任，還沒有補上空子，那裏還禁得後任分文不給呢？到了無可奈何之時，只得托了人去疏通，老實對後任說，前任實實在在是個什麼數目。好容易把話說明白，後任還怪小的們不應該預支透付，以致好處都被前任占去，一定還在後來領的數目裏一筆一筆的明扣了去，絲毫也不肯讓一點。小的們上過一回當還不死心，等到第二任又是如此的一辦，等到再戳破以後，便死心塌地不來想這些好處了。如今蒙師老爺恩典，小的心上實是感激！但求師老爺還是按照舊帳移交過去，免得後任挑剔，小的們就感恩不淺！小的說的句句真言，燈光菩薩在這裏，小的倘有一句假話，便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帳房師爺聽了他這番議論，氣的半天說不出話來。仔細想了想，他的話又實在不錯，無可駁得，只得微微的冷笑了兩聲，說道：“你說的很是！倒怪我瞎操心了！”說著，拿簿子往桌上一推，取了一根火煤子就燈上點著了火，兩隻手拜著了水煙袋，坐在那裏呼嚕呼嚕吃個不了。茶房碰了釘子，退縮到門外，還不敢就出去。站了好一回，帳房師爺才吩咐得一句道：“你們還在這裏做什麼！”於是把門的又向師爺磕了一個頭，說了聲“謝師老爺恩典”。那茶房仍舊昂立動，搭訕著跟著一塊兒退出去。帳房師爺眼望著他們出去了，心上甚是覺著沒趣。

幸虧到了次日，別的主顧很有幾個相信他的話，仍舊把他鼓起興來。他見了人總推頭說自己不要錢，不過改簿子的人不

能不略爲點綴。一連做了兩晚上的賣買，居然也弄到大大的一筆錢。然後把簿子通通另外謄了一遍，預備後任來要。

再說後任瞿耐庵見前任不把簿子交出，便接二連三，一天好幾遍叫人來討。背後頭還說：“他再不交來，我一定稟明上頭，看他在湖北省裏還想吃飯不吃飯！”瞿太太見事不了，又從旁代出主意：“現在人心難測，就把簿子交了出來，誰能保他簿子裏不做手腳。總而言之句話：這裏頭的弊病，前任同後任不對，一定拿數目改大。譬如孝敬上司，應該送一百的，他一定要寫二百；開發底下，向來是發一半的，他一定要寫發全分，或者七成八成。他們的心上總要我們多出錢他才高興。你在省裏候補的時候，這些事不留心，我是姊妹當中有些他們的老爺也做過現任的交卸回來，都把這弊病告訴了我，我都記在心上，所以有些開銷都瞞不過我。只要這本帳簿拿到我眼睛裏來，是真是假，我都有點數目。現在你姑且答應他一百銀子。同他言明在先：先拿簿子送來看過，果然真的，我自然照送，一個不少，倘若一筆假帳被我查了出來，非但一個錢沒有，我還要四處八方寫信去壞他名聲的。”瞿耐庵聽了太太吩咐，自然奉命如神，仍舊出來去找錢谷老夫子托作介紹。錢谷老夫子道：“話呢，不妨如此說，但是不送銀子，人家的簿子也決計不肯拿出來的。至於不許他造假帳，這句話我可以同他講的。”無奈瞿耐庵聽了太太的話，決計不肯先送銀子。錢谷老夫子急了，便道：“這一百銀子暫且算了我的，將來看帳不對，在我的束脩上扣就是了。”在他的意思，以爲如此說法，他們決計無可推卻，豈知瞿耐庵夫婦倒反認以爲真，以爲有他擔待，這一百兩銀子將來總收得回來的。於是滿口答應，當天就劃了一張票子送給錢谷老夫子。

等到錢谷老夫子將帳簿取了過來，太太略爲翻著看了一看，

以爲這興國州是個大缺，送上司的壽禮、節禮至少一百金一次。豈知帳簿上開的只有八十元或是五十無，頂多的也不過百元。從前他老爺也到外府州、縣出過差，各府州、縣於例送菲敬之外，一定還有加敬；譬如菲敬送三十兩，加敬竟加至五六十兩不等。候補老爺出差全靠這些。今看帳簿，菲敬倒還不差上下，但是加敬只有四兩、六兩，至多也只有十兩。此時他夫婦二人倒不疑心這簿子是假的了。但是如此一個大缺，教敬上司只有這個數目，應酬同寅也只有這個數目，心上不免疑疑惑惑。既而一想：“州、縣缺分本有明缺、暗缺之分：明缺好處在面子上，暗缺好處在骨子裏：在面子上的應酬大，在骨子裏的應酬小。照此看來，這個缺倒是一個暗缺，很可做得。”如此一想，也不疑心了。誰知看到後面，有些開銷，或是送同城的，或是開發本衙門書差的數目，反見加大起來。於是瞿太太遂執定說這個簿子是前任帳房所改，一百銀子一定不能照送，要扣錢谷老夫子束脩，錢谷老夫子不肯，於是又鬧出一番口舌。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歡喜便宜暗中上當 附庸風雅忙裏偷閒

話說瞿耐庵夫婦吵著要扣錢谷老夫子一百銀子的束脩，錢谷老夫子不肯，鬧著要辭館，瞿耐庵急了，只得又托人出來挽留。裏面太太還只顧吵著扣束脩，又說什麼“一季扣不來，分作四季扣就是了，要少我一個錢可是不能！”瞿耐庵無奈，只得答應著。

帳房簿子既已到手，頂要緊的應酬，目下府太尊添了孫少爺，應送多少賀敬？翻開簿子一看，並無專條。瞿太太廣有才情，於是拿了別條來比擬。上頭有一條是：“本道添少爺，本署送賀敬一百元。”瞿太太道：“就拿這個比比罷。本府比本道差一層，一百塊應得打一個八折，送八十塊；孫少爺又比不得少爺，應再打一個八折；八八六十四，就送他六十四塊罷。”於是叫書啓師爺把賀稟寫好，專人送到府裏交納。

不料本府是個旗人，他自己官名叫喜元。他祖老太爺養他老太爺的那一年，剛正六十四歲，因此就替他老太爺起了個官名，叫做“六十四”。旗人有個通病，頂忌的是犯他的諱，不獨端制台一人爲然。這喜太守亦正坐此病。他老太爺名叫六十四，這幾個字是萬萬不准人家觸犯的。喜太守自接府篆，同寅薦一位書啓師爺，姓的是大耳朵的陸字。喜太守見了心上不願意，便說：“大寫小寫都是一樣，以後稱呼起來不好出口，可

否請師爺換一個？”師爺道：“別的好改，怎麼叫我改起姓來！”曉得館地不好處，於是棄館而去。喜太尊也無可如何，只得聽其自去。喜太尊雖然不大認得字，有些公事上的日子總得自己標寫，每逢寫到“六十四”三個字，一定要缺一筆；頭一次標“十”字也缺一筆。旁邊稿案便說：“回老爺的話：‘十’字缺一筆不又成了一個‘一’字嗎？”他一想不錯，連忙把筆放下，躊躇了半天沒得法想。還是稿案有主意，叫他橫過一橫之後，一豎只寫一半，不要頭透。他聞言大喜，從此以後便照辦，每逢寫到“十”字，一豎只豎一半，還誇獎這稿案，說他有才情。又說：“我們現在升官發財是那裏來的？不是老太爺養咱們，咱們那裏有這個官做呢？如今連他老人家的諱都忘了，還成個人嗎。至於我，如今也是一府之主了，這一府的人總亦不能犯我的。”於是合衙門上下摸著老爺這個脾氣，一齊留心，不敢觸犯。

偏偏這回孫少爺做滿月，興國州孝敬的賀禮，簽條上竟寫了個“喜敬六十四元”。先是本府門政大爺接到手裏一看，還沒有嫌錢少，先看了簽條上寫的字，不覺眉頭一縐，心上轉念道：“真正湊巧！統共六個字，倒把他老人家父子兩代的諱一齊都鬧上了。我們如果不說明，照這樣子拿上去，我們就得先碰釘子，又要怪我們不教給他了。”轉了一回念頭，又看到那封門包，也寫得明明白白是“六元四角”。門政大爺到此方才覺得興國州送的賀禮不夠數；於是問來人道：“你們貴上的缺，在湖北省裏也算得上中字型大小了。怎麼也不查查帳，只送這一點點？這個是有老例的。”瞿耐庵派去的管家說道：“例到查過，是沒有的。敝上怕上頭大人挑眼，所以特特爲爲查了幾條別的例，才斟酌了這麼一個數目。相煩你替咱費心，拿了上去。”門政大爺一面搖頭，一面又說道：“你們貴上大老爺這

回署缺，是初任還是做過幾任了？”派去的管家回稱“是初任”。門政大爺道：“這也怪不得你們老爺不曉得這個規矩了。”派去的管家問“什麼規矩”。門政大爺道：“你不瞧見這簽條上的字嗎？又是‘喜元’，又是‘六十四’，把他父子兩代的諱都幹上去。你們老爺既然做他的下屬，怎麼連他的諱都不打聽打聽？你可曉得他們在旗的人，犯了他的諱，比當面罵他‘混帳王八蛋’還要利害？你老爺怎麼不打聽明白了就出做官？”一頓話說得派去的管家呆了，只得拜求費心，說：“求你想個法子替敝上遮瞞遮瞞，敝上總是感激，總要補報的。”

門政大爺見他孝敬的錢不在分寸上，曉得這位老爺手筆一定不大的，便安心出出他的醜，等他以後怕了好來打點。主意打定，一聲不響，先把六元四角揣起，然後拿了六十四塊，便直徑奔上房裏來告訴主人。恰巧喜太尊正在上房同姨太太打麻雀牌哩，打的是兩塊錢一底的小麻雀。喜太尊先前輸了錢不肯拿出來，其時正和了一副九十六副，姨太太想同他扣帳，他不肯，起身上前要搶姨太太的籌碼。正鬧著，齊巧門政大爺拿著洋錢進來。姨太太道：“不要搶了，送了洋錢來了。”喜太尊一聽有洋錢送來，果然放手，忙問：“洋錢在哪里？”門政大爺大慌不忙，登時把一個手本，一封喜敬，擺在喜太尊面前。喜太尊一看手本，知道是新任興國州知州瞿某人，忽然想起一樁事來，回頭問門政大爺道：“瞿某人到任也有好多天了，怎麼‘到任規’還沒送來？興國州是好缺，他都如此疲玩起來，叫我這本府指望誰呢？”門政大爺道：“這是送的孫少爺滿月的賀禮。他有人在這裏，‘到任規’卻沒有提起。”於是喜太尊方才歪過頭去瞧那一封洋錢，一瞧是“喜敬六十四元”六個小字，面色登時改變，從椅子上直站起來，嘴裏不住的連聲說：“啊！啊”啊了兩聲，仍舊回過頭去問門政大爺道：“怎

麼他到任，你們也沒有寫封信去拿這個教導教導他？”門政大爺道：“這個向來是應該他們來請示的。他們既然做到屬員，這些上頭就該當心。等到他們來問奴才，奴才自然交代他，他不來問，奴才怎麼好寫信給他呢。”喜太尊道：“寫兩封信也不要緊，你既然沒有寫信通知他們，等他來了，你就該告訴他來人，叫他拿回去重新寫過再送來。如今拿了這個來給我瞧，可是有心給我下不去不是？”

門政大爺道：“老爺且請息怒。請老爺先瞧瞧他送的數目可對不對？”喜太尊至此方看出他止送有六十四塊。此時也不管簽條上有他老太爺的名諱，便登的一聲，接著豁琅兩響，把封洋錢摔在地下，早把包洋錢的紙摔破，洋錢滾了滿地了。喜太尊一頭跺腳，一頭罵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他這明明是瞧不起我本府！我做本府也不是今天才做起，到他手裏要破我的例可是不能！怎麼他這個知州腰把子可是比別人硬繃些，就把我本府不放在眼裏！‘到任規’不送，賀禮亦只送這一點點！哼！他不要眼睛裏沒有人！有些事情，他能逃過我本府手嗎！把這洋錢還給他，不收！”喜太尊說完這句，麻雀牌也不打了，一個人背著手自到房裏生氣去了。

這裏門政大爺方從地板上把洋錢一塊一塊的拾起，連著手本捧了出來。那瞿耐庵派去的管家正坐在外面候信哩。門政大爺走進門房，也把洋錢和手本往桌上一摔，道：“夥計！碰下來了！上頭說‘謝謝’，你帶回去罷！”瞿耐庵派去的管家還要說別的，門政大爺因見又有人來說話，便去同別人去聒卿，也不來理他了。瞿耐庵管家無奈，只得把洋錢、手本揣了出來，回到下處，曉得事不妙，不敢徑回本州，連夜打了一個稟帖給主人說明原委，聽示辦理。等到稟帖寄到，瞿耐庵看過之後，不覺手裏捏著一把汗，進來請教太太。誰知太太聽了反行所無

事，連說：“他不收，很好！……我的錢本來不在這裏嫌多，一定要孝敬他的。好歹咱們是署事，好便好，不好，到一年之後，他東我西，我不認得他，我也不仰攀他，要他認得我。派去的人趕緊寫信叫他回來。就說我眼睛裏沒有本府，我擔得起，看他拿我怎樣！”瞿耐庵聽了太太的話，一想不錯，於是寫了封信把管家叫了回來。後來本府喜太尊又等了半個月，不見興國州添送進來，“到任規”也始終沒送，心下奇怪，仔細一打聽，才曉得他有這們一位仗腰的太太，面子上雖說不出，只好暗地想法子。閒話少敘。且說瞿耐庵夫婦二人因見本府尚奈何他不得，以後膽子更大，除了督、撫、兩司之外，其餘連本道都不在他眼裏。三節兩壽，孝敬上司的錢，雖不敢任情減少，然而總是照著前任移交過來的簿子送的。各位司、道大人都念他同制台有點瓜葛，大家都不與他計較，不過恨在心裏。究竟多送少送，瞿耐庵並不曉得，以為“照著簿子，我總交代得過了”。只有撫台是同制台敵體的，有些節敬、門包等項送得少了，便由首縣傳出話來，說他一兩句，或是退了回來。瞿耐庵弄得不償，告訴人說：“我是照例送的，怎麼他們還貪心不足？”無奈撫台面子，只好補些進去。有時候添過原數，有時候不及原數，總叫使他錢的人心上總不舒服，這也非止一次了。還有些過境內委員老爺，或是專門來查事件的，他也是照著簿子開發，以致沒一位委員不同他爭論。

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瞿耐庵自從到任至今也有半年了。治下的百姓因他聽斷糊塗，一個個痛心疾首，還是平常，甚至上司，同寅也沒有一個喜歡他的。磕來碰去，只有替他說壞話的人，沒有一個說他好的人。他自以為：“我于上司面上的孝敬，同寅當中的應酬，並沒有少人一個，而且筆筆都是照著前任移交的簿子送的。就是到任之初，同本府稍

有齟齬，後爲首縣前來打圓場，情面難卻，一切‘到任規’，孫少爺滿月賀禮，都按照簿子上孝敬本道的數目孝敬本府，也算得盡心的了。”那知本府亦恨之入骨。一處處弄得天怒人怨，在他自己始終亦莫明其所以然。

不料此時他太太所依靠的于外公湍制台奉旨進京陛見，接著又有旨意叫他署理直隸總督，一時不得回任。這裏制台就奉旨派了撫台升署，撫台一缺就派了藩台升署，臬台、鹽道以次遞升，另外委了一位候補道署理鹽道。省中大局已定，所屬印委各員，送舊迎新，自有一番忙碌，不消細述

且說這位署理制台的，姓賈，名世文。底子是個拔貢做過一任教官，後來過班知縣，連升帶保，不到二十年工夫，居然做到封疆大吏，在湖北巡撫任上也足足有了三個年頭。這年實年紀六十六歲。生平保養的很好，所以到如今還是精神充足。自稱生平有兩樁絕技：一樁是畫梅花，一樁是寫字。

他的書法，自稱是王右軍一路，常常對人說：“我有一本王羲之寫的‘前赤壁賦’，筆筆真楷，碧波清爽，一筆不壞，聽說還是漢朝一個有名的石匠刻的。兄弟自從得了這部帖，每天總得臨寫一遍，一年三百六十日，從沒有一天不寫的。”大家聽了他的話，幸虧官場上有學問的人也少，究竟王右軍是那一朝代的人，一百個當中，論不定只有三個兩個曉得。曉得的也不過付之一笑，不曉得的還當是真的哩。他說近來有名的大員如同彭玉麟、任道熔等，都歡喜畫梅花，他因此也學著畫梅花。他畫梅花另有一個訣竅，說是只要圈兒畫得圓，梗兒畫得粗，便是能手。每逢畫的時候，或是大堂幅，或是屏幅，自己來不及，便叫管家幫著畫圈。管家畫不圓。他便檢了幾個沙殼子小錢鋪在紙上，叫管家依著錢畫，沒有不圓的了。等到管家畫完之後，然後再經他的手鉤須加點。

有些下屬想要趨奉他，每於上來稟見的時候，談完了公事，有的便在袖筒管裏或是靴頁子裏，掏出一張紙或是一把扇子，雙手捧著，說一聲“卑職求大人墨寶”，或是“求大人法繪”。那是他再要高興沒有，必定還要說一句：“你倒歡喜我的書畫麼？”那人答應一聲“是”，他更樂的了不得。送客回來，不到天黑便已寫好，畫好，叫差官送給那人了。

後來大家摸著他的脾氣，就有一位候補知縣，姓衛，名瓚，號佔先，因為在省裏空的實在沒有路子走了，曾於半個月前頭，求過賈制台賞過一幅小堂畫。賈制台的脾氣是每逢人家求他書畫，一定要詳詳細細把這人履歷細問一遍，沒差的就可得差，無缺的就可得缺。候補班子法中，有些人因走這條路子得法的很不少。衛佔先為此也趕到這條路上來。但是求書畫的人也多了，一個湖北省城那裏有這許多缺，許多差使應酬他們。弄到後來，書畫雖還是有求必應，差缺卻有點來不及了。衛佔先心上躊躇了一回，忽然想出一條主意來，故意的說：“有事面稟。”號房替他傳話進去。賈制台一看手本，記得是上次求過書畫的，吩咐叫“請”。見面之後，略為扳談了幾句。衛佔先扭扭捏捏又從袖子管裏掏出一卷紙來，說：“大人畫的梅花，卑職實在愛得很！意思再求大人賞畫一張，預備將來傳之子孫，垂之久遠。”賈制台道：“不是我已經給你畫過一張嗎？”衛佔先故意把臉一紅，吞吞吐吐的，半天才回道：“回大人話：卑職該死！卑職該死！卑職沒出息！卑職因為候補的實在窮不過，那張畫卑職領到了兩天，就被人家買了去了。”

賈制台一聽這話，不禁滿臉堆下笑來，忙問道：“我的畫，人家要買嗎？”衛佔先正言厲色的答道：“不但人家要買，並且搶著買！起先人家計價，卑職要值十兩銀子。”賈制台縐著眉，搖著頭道：“不值罷！不值罷！”又忙問：“你到底幾個

錢賣的？”衛佔先道：“卑職實實在在到手二十塊洋錢。”賈制台詫異道：“你只討人家十兩，怎麼倒到手二十塊洋錢？”衛佔先道：“卑職討了那人十兩，那人回家去取銀子，忽然來了一個東洋人，說是聽見朋友說起卑職這裏有大人畫的梅花，也要來買。”賈制台又驚又喜道：“怎麼東洋人也歡喜我的畫？”衛佔先道：“大人容稟。”賈制台道：“快說！”衛佔先道：“東洋人跑來要畫，卑職回他：‘只有一張。’他說：‘一張就是一張。’卑職拿出來給他看過之後，他便問：‘多少銀子？’卑職回他：‘十兩銀子。已經被別的朋友買了去了。’東洋人道：‘你退還他的銀子，我給你十四塊洋錢。’卑職說：‘人家已經買定，是不好退還的。’東洋人只道卑職不願意，立刻就十六塊、十八塊，一直添到二十塊，不由分說，把洋錢丟下，拿著畫就跑了。後來那個朋友拿了十兩銀子再來，卑職只好怪他沒有留定錢，所以被別人買了去。那個朋友還滿肚皮不願意，說卑職不是。”賈制台道：“本來是你不是。”衛佔先一聽制台派他不是，立刻站起來答應了幾聲“是”。賈制台道：“你既然十兩銀子許給了人家，怎麼還可以再賣給東洋人呢？果然東洋人要我的畫，你何妨多約他兩天，進來同我說明，等我畫了再給他？”衛佔先連連稱“是”，又說：“卑職也是因為候補的實在苦極了，所以才斗膽拿這個賣給人的。”

賈制台道：“既然有人要，我就替你多畫兩張也使得。”說罷便吩咐衛佔先跟著自己同到簽押房裏來。賈制台進屋之後，便自己除去靴帽，脫去大衣，催管家磨墨，立刻把紙攤開，蘸飽了筆就畫。又吩咐衛佔先也脫去衣帽，坐在一旁觀看。正在畫得高興時候，巡捕上來回：“藩司有公事稟見。”賈制台道：“停一刻兒。”接著又是學台來拜。賈制台道：“剛剛有事，偏偏他們纏不清！替我擋駕！”巡捕出去回頭了。接著又

是臬司稟見說是“夏口廳馬同知捉住幾個維新黨，請示怎麼辦法”夏口廳馬同知也跟來預備傳見。還有些客官來稟見的，官廳子上坐得有如許若干人，只等他老人家請見。他老人家專替衛佔先畫梅花，只是不出來。

外面學台雖然擋住未曾進來，藩、臬兩司以及各項稟見的人卻都等得不耐煩。當下藩台先探問：“到底督憲在裏面會的什麼客，這半天不出來？”探來探去，好容易探到，說是大人正在簽押房裏替候補知縣衛某人畫畫哩。藩台一向是有毛燥脾氣的，一聽這話，不覺怒氣衝天，在官廳子上，連連說道：“我們是有公事來的，拿我們丟在一邊，倒有閑情別致在裏頭替人家畫畫兒！真正豈有此理！……我做的是皇上家的官，沒有這樣閒工夫好耐性去等他！既然不見，等我走！”說著，賭氣走出官廳，上轎去了。

且說這時候署藩台的亦是一個旗人，官名喚做噶割騰額，年紀只有三十歲。他父親曾做過兵部尚書，去世的時候，他年紀不過二十一歲。早年捐有郎中在身，到部學習行走。父親見背，遂蒙皇上天恩，仍以本部郎中，遇缺即補，服滿補缺。幸虧此時他岳丈執掌軍機，歇了三年，齊巧碰到京察年分，本部堂官就拿他保薦上去，引見下來，奉旨以道、府用。不到半年，就放湖北武昌鹽法道。是年只有二十七歲。到底年紀輕的人，一心想做好官，很替地方上辦了些事，口碑倒也很好。次年還是湍制台任上保薦賢員，把他的政績臚列上陳，奉朱批，先行傳旨嘉獎。他裏面有丈人照應，外面又有總督奏保，所以外放未及三年，便已升授本省臬司。這番湍制台調署直隸總督，本省撫台署理督篆，藩台署理撫篆，所以就請他署理藩篆。他到任之後，靠著自己內有奧援，總有點心高氣傲。有些事情，凡是藩司分所應為的，在別人一定還要請示督、撫，在他卻不

免有點獨斷獨行，不把督、撫放在眼裏。

此番偶然要好，爲了一件公事前來請示制台。齊巧賈制台替衛佔先畫畫，沒有立刻出來相會，叫他在官廳裏等了一會，把他等的不耐煩，賭口氣出門上轎，徑回衙門，公事亦不回了。歇了一會，賈制台把畫畫完，題了款，用了圖章，又同衛佔先賞玩了一回，方才想起藩台來了半天了，立刻到廳上請見。那知等了一刻，外面傳進話來，說是藩司已經回去了。賈制台聽說藩台已去，便也罷休。

只因他平日爲人很有點號令不常，起居無節，一時高興起來，想到那個人，無論是藩台，是臬台，馬上就傳見，等到人家來了，他或是畫畫，或是寫字，竟可以十天不出來，把這人忘記在九霄雲外。巡捕曉得他的脾氣，回過一遍兩遍，多回了怕他生氣，也只好把那人丟在官廳上老等。常有早晨傳見的人，到得晚上還不請見，晚上傳見的人，到得三更、四更還不請見。他睡覺又沒有一定的時刻，會著客，看著公事，坐在那裏都會朦朧睡去。一天到夜，一夜到天亮，少說也要睡二三十次。幸虧睡的時候不大，只要稍爲朦一朦，仍舊是清清楚楚的了。他還有一個脾氣，是不歡喜剃頭的。他說剃發匠拿刀子剃在頭上，比拿刀子割他的頭還難過，所以往往一兩個月不剃頭，亦不打辮子。人家見了，定要老大的嚇一跳，倘不說明白是制台，不拿他當作囚犯看待，一定拿他當做孤哀子看待了。除了畫梅花寫字之外，最講究的是寫四六信。常常同書啓老夫子們討論，說是一個人只要會做四六信，別的學問一定是不差的。因爲這四六信對仗既要工整，聲調又要鏗鏘。譬如干支對干支，卦名對卦名，鳥獸對鳥獸，草木對草木，倘若拿干支對卦名，使鳥獸對草木，便不算得好手了。至於聲調更是要緊的，一封信念到完，一直順流水瀉，從不作興有一個隔頓。一班書啓相公、

文案老爺，曉得制台講究這個，便一個個在這上頭用心思。至于文理浮泛些，或是用的典故不的當，他老人家卻也不甚斤斤較量。閒話少敘。且說他有位堂母舅，敘起來卻是他母親的從堂兄弟，不過從前替他批過文章，又算是受過業的老夫子。他外祖家是江西袁州人氏。這位堂母舅一直是個老貢生，近來爲著年紀大了，家裏人口衆多，處館不能養活，忽然動了做官之興。想來想去，只有這位老賢甥可以幫助幾百銀子。後來又聽見老賢甥升署總督，越發把他喜歡的了不得。意思就想自己到湖北來走一趟，一來想看看老賢甥，二來順便弄點事情做做：“倘若事情不成功，幾百銀子總得幫助我的，彼時回來弄個教官，捐足花樣，倘能補得一缺，也好做下半世的吃著。”主意打定，好容易湊足盤川，待要動身，忽地又害起病來。老年人禁不起病，不到兩三天，便把他病的骨瘦如柴，四肢無力。依他的意思，還要掙扎動身前去。他老婆同兒子再三諫阻，不容他起身，他只得罷手。於是婉婉曲曲修了一封書，差自己的大兒子趁了船一直來到湖北省城，尋個好客寓住下。他的大兒子，便是賈制台的表弟了。這位老表有點禿頂，爲他姓蕭，鄉下人都叫他爲“蕭禿子”，後來念順了嘴，竟其稱爲“小兔子。”

且說小兔子一直是在家鄉住慣的，沒有見過甚麼大什面。平常在家鄉的時候，見的捕廳老爺，已經當作貴人看待，如今要叫他去見制台，又聽人家說起制台的官比捕廳老爺還要大個十七八級，就是伺候制台的以及在制台跟著當底下人的，論起官來，都要比捕廳老爺要大幾成，一路早捏一把汗。如今到得這裏，不見事情不成功，只得硬硬頭皮，穿了一身新衣服，戴了一頂古式大帽子，檢出幾樣土儀，叫棧房裏夥計替他拎到制台衙門跟前。東探西望，好容易找到一個人。小兔子卑躬屈節，

自己拿了“愚表弟蕭慎”的名片，向那人低低說道：“我是大人的表弟，大人是我的表哥。我有事情要見他，相煩你替我通報一聲。”

那人拿眼朝他看了兩眼，因聽說是大人的表弟，方才把嘴努了一努，叫他去找號房。小兔子走到號房門口，又探望了半天，才見一個人在床上睡覺，於是從床上把那人喚醒。那號房一接名片，曉得是大人親戚不敢怠慢，立刻通報。傳出話來叫“請”。仍舊由號房替他把土儀拿著，把他領了進去叩見表哥。賈制台看了老母舅的信，自有一番寒暄，問長問短，小兔子除掉諾諾答應之外，更無別話說得。賈制台見他上不得台盤，知道沒有談頭，便吩咐叫他在客棧暫住，“等我寫好回信，連銀子就送過來。”小兔子本來是見官害怕的，因見表哥叫他住外面在候信，便也不敢再到衙門裏來。

賈制台的公事本忙，記性又不好，一攔攔了一個月，竟把這事忘記。後來又接到老母舅一封信，方才想起，忙請書啓老夫子替他打信稿子，寫回信，說是送老母舅五百銀子。又對書啓老夫子說：“這是我的老母舅。這封信須要說幾句家常話，用不著大客氣的。”書啓老夫子回到書房，按照家常信的樣子寫了一封，送給賈制台過目。賈制台取過來看了一遍，因為上頭說的話如同白話一樣，心中不甚愜意，吩咐把文案上委員請一位來。委員到來，賈制台仍照前話告訴他一番，又道：“雖是家常信，但是我這位舅太爺，我小的時候曾經跟他批過文章，於家常之中，仍得加點材料才好，也好叫老夫子曉得我如今的筆墨如何？”委員答應退下，自去構思，約摸有三個鐘頭，做好寫好，上來呈政。無奈當中又用了許多典故，賈制台有點不懂，看了心上氣悶得很。後來看見信裏有“渭陽”兩個字，不覺顛頭播腦，反而稱讚這位文案有才情；又道：“我這封信本

是給娘舅帶銀子去的。‘詩經’上這兩句我還記得，是‘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如今用這個典故，可稱確切不移。好好好！但是別的句子又做得太文雅些，不像我們至親說的話了。爲了這封信，倒很辛苦你們。無奈寫來寫去，總不的當。你們如今也不必費心了，還是等我自己寫罷。”文案退去之後，賈制台拿兩封信給衆人看，說：“不信一個武昌省城，連封信都沒人寫，還要我老頭子自己煩心，真正是難了！”

人家總以爲他既如此說，這封信一定馬上自己動手的，況且舅太爺還在那裏指望他寄銀子。誰知小兔子在棧房裏，一住住了兩個月，不敢來見表哥。他老人家事情又多，幾個打岔，竟把這件事忘記在九霄雲外。忽然一天接到舅母的電報，說是娘舅已死。懇情立刻打發他兒子回去。賈制台到此方想起五百銀子未寄，信亦不曾寫，如今已來不及了。無可說得，只得叫人把表弟找來，當面怪表弟：“爲什麼躲著我表哥，自從一面之後，一直不再來見我？我只當你已經動身回去了，我有銀子，我給誰帶呢？”幸虧小兔子是個鋸了嘴的葫蘆，由他埋怨，一聲不響，聽憑賈制台給了他幾個錢，次日便起身奔回原籍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無節 一班齷齪堂構相承

話說小兔子去了三四天，賈制台忽然接到蘄州知州一個夾單，說是“憲台表老爺蕭某人趁了輪船路過卑境，停船的時候，上下搭客混雜不分，偶不小心，包裹裏的銀子被扒兒手悉數扒去，現在住在敝署，不能前進，請示辦理”等語。原來小兔子自從上了輪船，東張西望，並不照顧自己的行李，以致遇見扒手。當時齊巧解開包裹找衣服穿，一摸銀子沒有了，立刻吵著鬧著，要船上人替他捉賊。賊捉不到，就哭著要船上茶房賠他，一會又說要上岸去告狀。船上的人落得順水推船，趁著輪船還未離岸，馬上動手把他的行李送到岸上，由他去告狀。他問了問，曉得靠船地方是蘄州該管，忙坐了一輛小車子，奔到州裏來告狀。這州官姓區，號奉仁，一聽是制台的表弟，便也不敢怠慢，立刻請他到衙門裏來住，一面稟明制台，請示辦法。夾單後面又說：“這銀子是在輪船上失去的。輪船自有洋人該管，卑職並無治外法權，還求大人詳察。”他的意思以為著此一筆，這事便不與他相干，無非欲脫自己的干系。誰知制台看了這兩句，心上不自在，便道：“不管他岸上水裏，總是他蘄州該管，少了東西就得問他要。我的親戚，他們尚且如此，別的小民更不用說了！”罷了，便下了一個劄子，將蘄州區牧嚴行申飭，說他捕務廢弛，“限三天人贓並獲，逾限不獲，定行撤委”。

區奉仁接到此信，無奈只得來同小兔子商量，私底下答應小兔子，凡是此番失去的銀子都歸他賠，額外又送了二十四兩銀子的程儀，又另外替他寫了船票，打發一個家人，兩個練勇，送他回籍。一面自己上省稟見制台，面陳此事。

這位區知州是晚上上了火就趕著過江的。到了省裏，恐怕制台記挂表弟，立刻上院稟見。幸虧賈制台是個起居無節的，三四更天一樣會客。巡捕、號房曉得他的脾氣，便也不敢回家，大家輪班在院上伺候。所以雖是三更半夜，轅門裏頭仍舊熱鬧得很。區奉仁走到官廳一看，已經有個人在那裏了。這個人歪在首縣一向坐慣的一張炕上，低著頭打盹，有人走過他的面前，他也不曾覺得。這裏官廳子共是三間廡間，只點了一支指頭細的蠟燭，照得滿屋三間仍是黑沈沈的，看得不十分清楚。區奉仁是久在外任，省城裏這些同寅素來隔膜，初時來時，見那人坐著不動，便也懶得上前招呼。此時正是十月天氣，忽然起了一陣北風，吹得門窗戶扇唏哩嘩喇的響。蠟燭火被風一閃，早已蠟油直瀉下來，一支蠟燭便已剩得無幾了。區奉仁此時也覺得陰氣凜凜，寒毛直豎。正想叫管家取件衣服來穿，尚未開口，只見炕上那個打盹的人，忽然“啊唷”一聲，從炕上下來，站著伸了一個懶腰，仍就歪下，卻不知從那裏拖到一件又破又舊的一口鍾圍在身上，擁抱而臥；一雙腳露在外頭，卻是穿了一雙靴子。區奉仁看了甚是疑心，既不曉得他是個甚麼人：“倘若是個官，何以並無家人伺候，卻要在這裏睡覺？”一面尋思，一面看表。他初進來的時候是十一點三刻，此時已經是三點一刻。

正在看表，忽然聽見窗戶外面一班差人、轎夫蹲在那裏，嘴裏不住的唏哩嘩哩的響，好像吃麵條子似的。區奉仁聽得清切，便想：“此時也不早了，肚裏也有些餓了，我何不叫他們

也買一碗吃了，一來可以充饑，二來可以抵當寒氣。”主意打定，便想推出門去叫人。誰知外面風大得很，尖風削麵，猶如刀子割的一般。尚未開口，管家們早已瞧見，趕了進來，動問：“老爺有何使喚？”區奉仁連忙縮了回來，仍舊坐下，喘息稍定，便把買面吃的話說了。管家道：“三更半夜，那裏有賣面的。他們一般是凍的在那裏唬哩噓哩的喘氣，並不是吃面，老爺想是聽錯了。老爺要吃面，等小的出去，到轅門外面去買了來。”區奉仁點點頭。管家自去買面。停了好半天，只買得一碗稀粥，說是天將四鼓，面是沒有的了。區奉仁只得罷休。

吃過了粥，登時身上有了熱氣，就問：“上頭爲什麼還不請見？”管家回道：“聽說同首府說話哩。首府從掌燈就進來，一直跑進簽押房！大人留著吃晚飯，談字，談畫，一直談到如今還沒有談完。江漢關道從白天兩點鐘到這裏，都沒有見著哩。這位大人只有同首府說得來，有些司、道都不如他。”區奉仁道：“首府本來同制台是把兄弟。”管家道：“聽說現在又拜了門，拜制台做教師，不認把兄弟了。通武昌省城，只有他可以進得內簽押房，別人只好在外頭老等。”區奉仁道：“照這樣子，可曉得他幾時才見？”管家道：“小的進來就問過號房，馬上就見亦說不定，十天半個月亦說不定，就此忘記了不見也說不定。”區奉仁道：“我是有缺的人，見他一面，把話說過了，我就要回去的。被他如此耽誤下來也好了！”管家道：“這話難說。不是爲此，怎麼這官廳子上一個個都怨聲載道呢？”

主仆二人正講得高興，忽見炕上圍著一口鍾睡覺的那個人一骨碌爬起，一手揉眼睛，一手拿一口鍾推在一邊，又拿兩手拱了一拱，說道：“老同寅，放肆了！你閣下才來了一霎工夫

已經等的不耐煩，兄弟到這裏不差有一個月了！”區奉仁一聽這話，大爲錯愕，忙站起來，請教“貴姓、台甫”。那人便亦起身相迎，回稱：“姓瞿，號耐庵。”區奉仁一聽這“瞿耐庵”三字很熟，想了一回，想不起來。

原來瞿耐庵自從到了興國州，前任因爲同他不對，前任帳房又因需索不遂，就把歷任移交的帳簿子一齊改了給他。譬如素來孝敬上司一百兩銀子的，他簿子上卻是改做一百元；應該一百元的，都改做五十元。無論瞿耐庵的太太如何精明，如何在行，見了這個簿子，總信以爲真，決不疑心是假造的。誰知這可上了當了：送一處碰一處，送兩處碰兩處，連他自己還不明白所以然，已經得罪的人不少了。你道前任帳房的心思可惡不可惡！

起初湍制台的湖北，丫姑爺戴世昌腰把子挺得起，說得動話，瞿耐庵靠著他的虛火，有些上司曉得他的來歷，大衆看制台分上，都不來同他計較，所以孝敬上司的數目就是少些，還不覺得。不料湍制台一朝調離，丫姑爺尚且失勢，他這個假外孫婿更說不著了。賈制台初署督篆，就有人說他話。起先賈制台還看前任的面子，不肯拿他即時撤任。後來說他的壞話人多了，又把他在任上聽斷如何糊塗，太太如何要錢，一齊掀了出來。齊巧本府上省，賈制台問到首府，首府又替他下了一副藥、因此才拿他撤任。

撤任回省，接連上了三天轅門，制台都沒有見他。後來因爲要甄別一票人，忽然想著了他，平空裏忽然傳見。瞿耐庵聞命之後，忙得什麼似的，也沒有坐轎子，就趕到制台衙門裏來。來傳的人是十二點一刻到他公館，瞿耐庵沒有吃午飯，不到十二點三刻就趕到轅門，走進官廳，一直坐了老等。誰知左等也不見請，右等也不見請，想要回去，又不敢回去。肚裏餓得難

過，只好買些點心充饑。看看天黑下來，找到一個素來認得的巡捕，托他請示。巡捕道：“他老人家的脾氣，你還不知道麼？誰敢上去替你回！他一天不見你，就得等一天；他十天不見你，就得等十天；他一個月不見你，就得等一個月。他什麼時候要見，你無論三更半夜，天明雞叫，你都得在這兒伺候著。倘若走了，不在這裏，他發起脾氣來，那可不是玩的！”原來這巡捕當初也因少拿了瞿耐庵的錢，心上亦很不舒服他，樂得拿話嚇他，叫他心上難過難過。瞿耐庵本來是個沒有志氣的，又加太太威風一倒，沒了仗腰的人，聽了巡捕的話，早嚇得魂不附體，只得諾諾連聲，退回官廳子上靜等。那知等到半夜，裏邊還沒有傳見。這一夜，竟是坐了一夜，一直未曾合眼。

等到第二天天明，就在官廳子上洗臉，吃點心。停了一刻，上衙門的人都來了，管廳子上人都擠滿。等到制台傳見了幾個，其餘統通散去，又只剩得他一個。仍舊不敢回家，只得又叫管家到公館裏搬了茶飯來吃。這日又等了一天，還沒請見。又去請教巡捕。巡捕生氣，說道：“你這人好麻煩！同你說過，大人的脾氣是不好打發的！既然來了，走不得！怎麼還是問不完？”瞿耐庵嚇的不敢出氣，仍回到官廳上。這夜不比昨夜了，因為昨夜一夜未曾合眼，身子疲倦得很，偶然往炕上躺躺，誰知一躺就躺著了。這一覺好睡，一直睡到第二天出太陽才醒。接著又有人來上院。他碰見熟人也就招呼，好像是特地穿了衣帽專門在官廳上陪客似的。一霎時各官散去，他仍舊從公館裏搬了茶飯來吃。只因其時天氣尚不十分寒冷，所以穿了一件袍套還熬得住。

如是者又過了幾天，一直不回公館。太太生了疑心，說：“老爺不要又是到漢口被什麼女人迷住了，所以不回來？”偷偷的自己過江探問。無意之中，又打聽到前次率領家人去打的

那個人家，的確是老爺討的小老婆，那女人名喚愛珠，本是漢口窯子裏的人。當時不知道怎樣被夏口廳馬老爺一個鬼串，竟被他迷住了。後來瞿耐庵到任，很寄過幾百銀子給這女人。不過瞿耐庵懼內得很，一直不敢接他上任。那愛珠又是堂子裏出身，楊花水性。幸虧馬老爺顧朋友，說道：“倘喏照此胡鬧上去，終究不是個了局。”就寫了一封信給瞿耐庵，說愛珠如何不好，“恐怕將來爲盛名之累，已經替你打發了”瞿耐庵得信之後，無可如何，只索丟開這個念頭。如今這事全盤被太太訪聞，始而不禁大怒，既而曉得人已打發，方才把氣平下。漢口找不到老爺，於是過江回省。怕家人說的話靠不住，又叫自己貼身老媽摸到制台衙門州、縣官廳上瞧了一瞧，果然老爺一個人坐在那裏，方始放心。天天派了人送飯送衣服給老爺。過了幾天，又因天氣冷了，夜裏實實熬不住，被頭褥子無處安放，只送了一件一口鍾，又一條洋毯，以爲夜間禦寒之用。

閒話少敘。且說當時區奉仁拿他端詳了一回，方才想起從前有人提過他是前任制台的寄外孫婿。聞名不如見面，怎麼今天也會弄到這個樣子，便大略的問了一問。瞿耐庵是老實人，就一五一十的把從前如何得缺，後來如何撤任，回省上轅門，制台如何不見，如今平空的傳見，及至來了，一等等了一個月不見傳見，以及巡捕又不准他走的話，詳述一遍。區奉仁聽了，一面替他歎息，一面又自己擔心，不覺皺緊眉頭，說道：“吾兄在省候補，是個賦閑的人，有這閒工夫等他，兄弟是實缺人員，地方上有公事，怎麼夠耽擱得許久呢？”瞿耐庵道：“你要不來便罷，既然來了，少不得就要等他。我正苦沒有人作伴，如今好了，有了你老哥，我們空著無事談談，兄弟倒著實可以領教了。”區奉仁道：“不要取笑！他不見終究不是個事。兄弟這趟上省只帶了中毛衣服來，大毛的都沒帶，原想就好

回任的。如今被你老哥這一說，兄弟還要派人回蘄州去拿衣服哩。”

瞿耐庵道：“今兒這個樣子大約是不會傳見的了。你把補褂脫去，也到這炕上來睡一回兒；就是不睡著，我們躺著談心。夜深了，天氣冷，兩個人睡在這炕上總比外面好些。我這裏還有一條洋毯，你拿去蓋蓋腳；我這裏有一口鍾，也可以無須這個了。”起先區奉仁還同他客氣，不肯上炕來睡。後來聽聽裏面杳無消息，夜靜天寒，窗戶又是破碎的，一陣陣的涼風吹了進來，實在有些熬不住了，瞿耐庵又催了三回，方才上炕睡的。兩個人就拿了兩個炕枕作枕頭。

睡下之後，瞿耐庵又同他說：“不瞞老哥說：這三間屋裏，上面有幾根椽子，每根椽子裏有幾塊磚頭，地下有幾塊方磚，其中有幾塊整的，幾塊破的，兄弟肚子裏有一本帳，早把他記得清清楚楚了。”區奉仁聽他說得奇怪，忙問所以。瞿耐庵方同他說：“兄弟要見不得見，天天在這裏替他們看守老營。別人走了，單剩兄弟一個，空著沒有事做，又沒有人談天，我只好在這裏數磚頭了。”區奉仁聞言，甚為歎息。瞿耐庵又說：“我們睡一會罷。停刻天亮，又有人來上衙門，一耽誤又是半天哩。”卻好區奉仁也有點倦意，便亦朦朧睡去。次日起來，才穿好衣服，趕早上衙門的人已經來了。他倆是日又等了一天，仍未傳見。這夜又在官廳上蓋著洋毯睡了一夜。

到了第三天，區奉仁熬不住了。幸虧他是現任，平時制台衙門裏照例規矩並沒有錯，人緣亦還好，便找著制台的一個門口，化上一千兩銀子，托他疏通。那人拍胸脯說，各事都在他的身上。齊巧這天有人稟見，巡捕替他把手本一塊兒遞了上去，賈制台叫“請”。進去的時候，惟恐大人見怪，兩手捏著一把汗。及至見了面，制台挨排問話，問到他，只說得兩三句：第

一句是“你幾時來的？”區奉仁恭恭敬敬回了聲“卑職前天就來了”。上頭又說：“長江一帶剪綹賊多得很啊，輪船到的時候，總得多派幾個人彈壓彈壓才好。”區奉仁答應了兩聲“是”。制台馬上端茶送客。區奉仁方才把心放下。等到站了起來，又重新請一個安，說：“大人如無什麼吩咐，卑職稟辭，今天晚上就打算回去。”賈制台點點頭道：“你趕緊回去罷。”說罷，把一千人送到宅門，一呵腰，制台進去。

然後區奉仁又去上藩、臬兩司衙門。從司、道衙門裏下來，回到寓處，收拾行李。剛要起身，忽見執帖門上拿著手本上來回稱：“新選蘄州吏目隨太爺特來稟見。”區奉仁一看，手本上寫“藍翎五品頂戴、新選蘄州吏目隨鳳占”一行小字，便道：“我馬上就要出城趕過江的，那裏還有工夫會他。”執帖門道：“自從老爺一到這裏，才去上制台衙門，不曉得他怎樣打聽著的，當天就奔了來。老爺一直沒回家，他就一連跑了好幾趟。他說老爺是他親臨上司，應得天天到這裏來伺候的。”區奉仁聽他說話還恭順，便說了聲“請”。執帖門出去。

一霎時只見隨鳳占隨太爺戴著五品翎頂，外面一樣是補褂朝珠，因為第一次見面，照例穿著蟒袍。未曾進門，先把馬蹄袖放了下來；一進門，只見他把兩隻手往後一攣，恭恭敬敬走到當中跪下，碰了三個頭，起來請了一個安。跟手從袖筒管裏拿履歷掏了出來，雙手奉上，又請了一個安。此番區奉仁見下屬不比見制台了，大模大樣的，回禮起來，收了履歷。隨鳳占替他請安，他只拿只右手往前一豎，把腰呵了呵，就算已經還禮了。當下分賓坐下。區奉仁大約把履歷翻了一翻，因為認得的字有限，也就不往下看了。翻完了履歷，便問：“老兄貴處是山東？”隨鳳占道：“卑職是安徽廬州府人。”區奉仁詫異道：“怎麼履歷上說是山東呢？”再翻出來一看，才知道他是

山東振捐局捐的官，原來錯看到隔壁第二行去了。自覺沒趣，只得搭訕著問了幾句：“你是幾時來的？幾時去上任？”隨鳳占一一回答了。立刻端茶送客。也同制台送下屬一樣，送了一半路，一呵腰進去了，隨鳳占又趕到城外，照例稟送，區奉仁自去回任不題。單說隨鳳占稟到了十幾天，未見藩台挂牌飭赴新任，他心上發急。因為同武昌府有些淵源，便天天到府裏稟見。頭一次首府還單請他進去，談了兩句，答應他吹噓，以後就隨著大衆站班見了。有天首府見了藩台，順便替他求了一求。藩台答應。首府回來，看見站班的那些佐雜當中，隨鳳占也在其內，進了宅門，就叫號房請隨太爺進來。號房傳話出去，隨鳳占馬上滿面春風，賽如臉上裝金的一樣，一手整帽子，一手提衣服，跟了號房進去。見面之後，首府無非拿藩台應允的話述了一遍。隨鳳占請安，謝過栽培，首府見無甚說得，也只好照例送客。

等到隨鳳占出來之後，他那些同班的人接著，一齊趕上前來拿他圍住了，問他：“太尊傳見什麼事情？”隨鳳占得意洋洋的還不肯說真話，只說：“有兩個差使，太尊叫我去，我不高興去。太尊叫我保舉幾個人，我一時肚皮裏沒有人，答應明天給他回音。”大衆一聽首府有什麼差使，於是一齊攢聚過來，足足有二三十個，竟把隨鳳占圍在垓心。好在一班都是佐雜太爺，人到窮了志氣就沒有了，什麼怪像都做得出。其時正在隆冬天氣，有的穿件單外褂，有的竟其還是紗的，一個個都釘著黃線織的補子，有些黃線都已宕了下來，腳下的靴子多是尖頭上長了一對眼睛，有兩個穿著“抓地虎”，還算是好的咧。至于頭上戴的帽子，呢的也有，絨的也有，都是破舊不堪，間或有一兩頂皮的，也是光板子，沒有毛的了。大堂底下，敞豁豁的一堆人站在那裏，都一個個凍的紅眼睛，紅鼻子，還有些一

把鬍子的人，眼淚鼻涕從鬍子上直挂下來，拿著灰色布的手巾在那裏揩抹。如今聽說首府叫隨鳳占保舉人，便認定了隨鳳占一定有什麼大來頭了，一齊圍住了他，請問“貴姓、台甫”。

當中有一個稍些漂亮些的，親自走到大堂暖閣後面一看，瞥見有個萬民傘的傘架子在那裏，他就搬了出來，靠牆擺好，請他坐下談天。隨鳳占看看沒有板凳，難拂他的美意，只得同他坐下，也請教他的名姓。那人自稱姓申，號守堯，是個府經班子，二十四歲上就出來候補，今年六十八歲子。先捐了個典史，在河南等過幾年，分在衛輝府當差。有年派了個保甲差使，晚上帶了巡勇出門查夜。有一個吃酒醉的人，攔住當路罵人，被他碰見了。彼時少年氣盛，拉下來就五十板。等到打完了，那人才說：“我是監生。”捐了監的人，不革功名是打不得屁股的。當時無法，只得拿他開釋。誰知第二天，通城的監生老爺都來不答應他，說他擅責有功名的人，聲稱要到府裏去告他。他就此一嚇，卷卷行李逃走了。後來還是那個捱打的人恐怕鬧出來於自己面子不好看，私自出來求人家，勸大眾不要鬧了，這才罷休。後來本府也曉得了，明知他是畏罪而逃，樂得把差使委派別人。地方上少掉一個試用典史是不打緊的，倒也沒有人追究。他鬧了這個亂子，河南不能再去。齊巧他兄弟一輩子當中，當初有個捐巡檢的，後為這人死了，他就頂了這巡檢名字，化幾個錢，捐免驗看，一直到湖北候補，正碰著官運亨通，那年修理堤工案內，得了一個異常勞績，保舉免補本班，以府經補用。年代隔得遠了，他自己也常常拿從前的事情告訴別人，以鳴得意。還說什麼“你們不要瞧我不起，雖然是官卑職小，監生老爺都被我打過的！”人家聽慣了，都說他有些痰氣，沒有人去理會他。此時同隨鳳占拉攏上了，便嘻開了一張鬍子嘴，同隨鳳占一並排坐在傘架子上，扳談起來。隨鳳占難卻他這番

美意，只得同他坐在一塊兒談天。

究竟佐雜太爺們眼眶子淺，見申守堯同隨鳳占如此親熱，以爲他二人一定又有什麼淵源，看來太尊所說的什麼差使，論不定就要被申某奪去了。於是有些不看風色的人，偏偏跟了他二人到暖閣後面，聽他二人講話。又有些醋心重的人，一旁咕嚕說道：“人家好，有門路，巴結得上紅差使。不要說起是一樁事情輪不到我們頭上，就是有十樁、八樁也早被後長的人搶了去了。我們何必在這裏礙人家的眼，還是走開，省得結一重怨。”又有些人說道：“我偏不服氣！我定要在這裏聽他們說些什麼。有什麼瞞人事情，要這樣鬼鬼祟祟的！”

一千人正在言三語四，刺刺不休，忽見斜刺裏走過一個少年，穿著一身半新的袍套，向一個老頭子深深一輯，道：“梅翁老伯，常遠不見了！小侄昨天回來就到公館裏請安，還是老伯母親自出來開門的，一定要小侄裏頭坐。小侄一問老伯不在家，看見老伯母還只穿了一件單襯子，頭也沒梳，正有那裏燒水煮飯，所以小侄也就出來了。今日湊巧老伯在這裏，正想同老伯談談。”又聽那老頭子道：“失迎得很！兄弟家裏也沒得個客坐，偶然有個客氣些的人來了，兄弟都是叫內人到門外街上頓一刻兒，好讓客人到房裏來，在床上坐坐，連吃煙，連睡覺，連會客，都是這一張床。老兄來了，兄弟不在家，褻瀆得很！”又聽那少年道：“老伯，小侄是自家人，說那裏話來！”又聽老頭子道：“老兄這趟差使，想還得意？”少年道：“小侄記著老伯的教訓，該同人家爭的地方，一點沒有放鬆。所以這趟差使雖苦，除用之外，也剩到八塊洋錢。”老頭子道：“你已經吃了虧了！到底你們年紀輕，是沒有什麼用頭的。”少年聽了不服氣，說道：“銀錢大事，再比小侄年紀輕的人，他也會丁是丁，卯是卯的；況且我們出來爲的是那一項，豈有不同

人家要，白睜著眼吃人家虧的道理。”老頭子道：“你且不要不服氣。你走了幾個地方？”少年道：“我的劄子一共是五處地方，走了半個多月才走完的。”老頭子說：“你又來！五個地方只剩得八塊洋錢，好算多？不信一處地方連著兩三塊錢都不要送。如今合算起來，每處只送得一塊六角錢。我們是老邁無能了，終年是輪不到一個紅點子。像你們年輕的人，差使到了手了又如此的辜負那差使，這才真正可惜哩。”少年道：“依你老伯怎麼樣？”老頭子道：“叫我至少一處三隻大洋，三五一十五塊錢總得剩的。”少年道：“人家送出來何嘗不是三塊、四塊，但是，自家也要用幾文。人家送了這筆洋錢來，力錢總得開銷人兩個。”老頭子把嘴一披，道：“你闊！你太爺要賞他們！他們跟慣州縣大老爺的人，那個腰裏不是裝飽的，就稀罕你這幾角洋錢！叫我是老老臉皮，來的人請他坐下，倒碗茶讓他吃，同他們謙恭些，是不犯本錢的。至於力錢，抹抹臉，我亦不同他們客氣了。人家見我如此待他，就是我拿出來，他亦不好意思收了。所以這筆錢我就樂得省下，自己亦好多用兩天，至於你說什麼零用，這卻是沒有底的，倘若要闊，一天有多少都用得完，但是貪圖舒服，也很可不必再出來當這個差使了。”

老頭子只管絮絮叨叨不住，少年聽了甚不耐煩。齊巧隨鳳占同申守堯在暖閣後面談了一回也走了出來。申守堯是認得那兩個人的，便問少年道：“你同梅翁談些什麼？”少年正待開口，卻被老頭子搶著說了一遍，無非是怪少年不知甘苦，不會弄錢的一派話。少年聽了不服氣，又同他爭論。申守堯便從中解勸道：“這話怪不得梅翁要說。你老兄派的幾處地方總還在上中字型大小裏頭。他們現任大老爺。一年兩三萬往腰裏拿，我們面上，他就是多應酬幾文，也不過水牛身上拔一根毛。所以兄

弟也是出差每到一處，等他們把照例的送了出來，我一定要客氣，同他們推上兩推。並不說嫌少不收，我興說：‘彼此至好，這個斷斷乎不敢當的。不過在省城裏候補了多少年，光景實在不好，現在情願寫借票，商借幾文，’如此說法，他們總得加你幾文。有些客氣的，借的數目比送的數目還多。”少年道：“開口問人家借，借多少呢？”申守堯道：“這也沒有一定。總而言之：開出口去伸出手去，不會落空就是了。”少年道：“到底這借票還寫不寫呢？”申守堯道：“你這人又呆了，錢既到手，抹抹臉皮，還有什麼筆據給人家。倘若一處處都寫起來，要是一年出上三趟差，至少也寫得二十來張借票，這筆帳今輩子還得清嗎？不過是一句好看話罷了。況且幾塊錢的小事，就是寫票據，人家也不肯接手的，倒不如大大方方說聲‘多謝’，彼此了事。”

三個人正說得高興，不提防隨鳳占站在旁邊一齊聽得明明白白，便插口說道：“守翁的話呢，固然不錯。然而也要鑒貌辨色，隨風駛船。這當中並沒有什麼一定的。”衆人見他一旁插口，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不覺都楞在那裏。申守堯便替他拉扯，朝著一老一少說：“這位是新選蘄州右堂，姓隨，官印叫鳳占。宦途得意得很，不日就要到任的。而且是老成練達，真要算我們佐雜班中出色人員了！”一老一少聽了，連忙作揖，極道仰慕之忱。申守堯又替二人通報姓名，指著年老的道：“這位姓秦，號梅士，同兄弟同班，都是府經。”又指年少的道：“這位學槐兄，今年秋天才驗看。同太尊第二位少奶奶娘家沾一點親，極蒙太尊照拂，到省不到半年，已經委過好幾個差使了。”隨鳳占亦連稱“久仰”。又道：“恰恰聽見諸公高論，甚是佩服！”秦梅士道：“見笑得很！像你老兄，指日就要到任的，比起我們這些終年聽鼓的到底兩樣。”隨鳳占道：

“豈敢，豈敢！不過兄弟自從出來做官，一直是捐了花樣，補的實缺，從沒有在省城裏候補過一天。不過這裏頭的經濟，從前常常聽見先君提起，所以其中奧妙也還曉得一二。”衆人忙問：“老伯大人從前一向那裏得意？”隨鳳占道：“兄弟家裏，自從先祖就在山東做官。先祖見背之後，君也就驗看到省，一直是在山左的，等到兄弟，卻是一直選了出來，僥倖沒有受過這苦，雖然都是佐班，兄弟家裏也總算得三代做官了。”衆人道：“有你老哥這般大才，真要算得犁牛之子，跨竈之兒了。但是老伯從前是怎麼一個訣竅，可否見示一二？”申守堯道：“你們不要吵，且聽他說。老成人的見解一定是不同的。”

隨鳳占道：“先君從前在山東聽鼓的時候，有年奉首府的劄子，叫老人家到各屬去查一件什麼事情。先君到了第二縣，我還記得明明白白的，是長清縣。這長清在山東省裏也算一個上中缺，這位縣大爺又同先君稍爲有些淵源。到了長清，見面之後，他就留先君到衙門裏去住。先君一想，住店總得錢，有得省樂得省，就把鋪蓋往衙門裏一搬。橫豎衙門裏空房子多得很。先君住的那間屋子就在帳房的緊隔壁。當時住了下來，本官又打發門上來招呼，說：‘請太爺同帳房一塊兒吃飯。’衙門裏大廚房的菜是不能進嘴的，帳房師爺要好，又特地添了兩樣菜，先君吃著倒也很舒服。誰知住了一夜，第二天本官就下鄉相驗去了，離城一百多裏路，來回總得三四天。臨走的時候還同先君說：‘老兄不妨在這裏多盤桓幾天。倘若要緊動身。一切我已交代過帳房了。’先君以爲他已經交代過帳房，總不會錯的。第三天，先君覺著住在那兒白擾人家沒有味兒，就同帳房商量，說要就走的話。帳房答應了。先君先回到屋裏收拾行李。停了一會，帳房就叫人送過兩吊京錢來，說是太爺的差費。先君此來本想他多送兩個的，等到兩吊錢一送出來，氣的

話都說不出！”申守堯道：“兩吊錢還比兩塊錢多些，現在一塊洋錢只換得八百有零。”隨鳳占道：“呀呀呼！我的太爺！北邊用的小錢，五百錢算一吊，一個算兩個，兩中只有一千文，合起洋錢來還不到一元三角。”申守堯道：“那亦太少了。”隨鳳占道：“就是這句話了。所以當時先君見了，著實動氣，就同送錢來的人說：‘我同你家大老爺的交情並不在錢上頭，這個斷斷乎不好收的。’那人聽了先君的話，先還不肯拿回去，後來見先君執定不收才拿了。帳房就在隔壁，是聽得見的。那人過去，把先君的話述了一遍。只聽得帳房半天不說話，歇了一回，才說道：‘兩吊不肯，只好再加一吊。這錢又不是我的，我也不便拿東家的錢亂做好人。’先君一聽隔壁的話，知道不妙。等到第二趟送來，這時候頂爲難：倘若是不推，明明是同他爭這一吊錢，面子上不好看，無奈，只得略爲推了一推。那送來的人自然還不肯拿回去。先君也就自己轉圓，說道：‘論理呢，這個錢我是不好收的。但是你們大老爺又不在家，我倘若一定不收，又叫你們師老爺爲難，我只好留在這裏。師老爺前，先替我道謝罷。’諸公，你們想，這時候倘若先君再不收他的，他們索性拿了回去，老實不再送來，你奈何他？你奈何他？所以這些地方全虧看得亮，好推便推，不好推只得留下。這就叫做見風駛船，鑒貌辨色。這些話是先君常常教導兄弟的。諸公以爲何如？”大家聽了，一齊點頭稱“妙”，說：“老伯大人的議論，真是我們佐班中的玉律金科！”

正說得高興，忽見一個女老媽，身上穿的又破又爛，向申守堯說道：“老爺的事情完了沒有？衣裳脫下來交代給我，我好替你拿回去。家裏今天還沒米下鍋，太太叫我去當當，我要回去子。”申守堯不聽則已，聽了之時，怪這老媽不會說話，伸手一個巴掌，打的這老媽一個趔趄，站腳不穩，躺下了。欲

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臺盤 拉辮子兩番爭節禮

卻說申守堯因爲跟他拿衣帽的老媽說出他的窘況，一時面上落不下去，只得嗔怪老媽不會說話，順手一個巴掌打了過去，不料用力過猛，把老媽打倒了。偏偏這個老媽又是個潑辣貨，趁勢往地下一躺，說了聲“老爺，你儘管打！你打死我，我也不起來了！”說完了這句，就在地下號陶痛哭起來。幸虧這時候，有些小老爺因爲方才站班已經見著首府，他們說話的檔口，早已散去十之八九，此時所剩不過五六個人，被他這一哭，卻驚動了許多人，一齊圍住來看。申守堯只得紅著臉，彎了腰去拖他；拖不起來，只得盡著罵他。罵了又要還嘴；氣極了，舉來腿來又是兩腳。那老媽見老爺動手動腳，索性賴著不起來，只是哭著喊冤枉。府衙門裏的號房、把門的出來吆喝都不聽，後來還虧了本府的門政大爺出來罵了兩句，又說拿他送到首縣裏去，方才住了哭，站了起來，拿手在那裏揉眼睛。此時弄得個申守堯說不出的感激，意思想走到門政大爺跟著敷衍兩句，誰知等到走上前去，還未開口，那門政大爺早把他看了兩眼，回轉身就進去了。申守堯更覺羞赧無地自容，意思又想過來趁熱吆喝老媽兩句，誰知老媽早已跑掉，靴子、帽子、衣包都丟在地下，沒有人拿。申守堯更急得沒法。隨鳳占說：“可惜兄弟還要到別處拜客，否則我叫我的跟班的替你拎回去了。”

申守堯道：“不消費心。”

幾個人當中，畢竟是老頭子秦梅士古道熱腸，便說：“守兄的衣帽脫下來沒有人拿，我們怎麼走呢？”說完，喊了一聲“小狗子”。只見一個面黃肌瘦的小廝應了一聲，跑過來叫了一聲“爸爸”，一旁侍立，卻舉起一隻袖子來擦鼻涕。老頭子道：“這位是隨老伯，這位是申老伯，見過了沒有？”小狗子說：“申老伯是認得的，只是隨老伯沒有見過。”老頭就叫他請安。小狗子果然請了一個安，叫了聲“老伯”。隨鳳占便曉得是老頭子的兒子了，於是拉住了手，問長問短，又道：“世兄品貌非凡，將來是要一定發達的。”老頭子道：“承贊，承贊。這是三小兒，今年已經十五歲了，不肯讀書，外才倒還有點。每逢兄弟上衙門，省得帶人，總是叫他跟著，或是拿拿衣帽，或是拜客投投帖。這些事情還做得來。”老頭子一面說，一面回頭吩咐兒子道：“你在這裏站著聽什麼！還不拿鞋來給我換！”小狗子聽說，立刻從懷裏掏出一個小布包，把鞋取出，等他爸爸換好。老頭子亦一面把衣裳脫下折好，同靴子包在一處，又把申守堯的包裹、靴子、帽盒，亦交代兒子拿著。申守堯先還不肯，老頭子一定要好，只得隨他。無奈小狗子兩只手拿不了許多。幸虧他人還伶俐，便在大堂底下找了一根棍子，兩頭挑著，又把他爸爸的大帽子合在自己頭上，然後挑了衣包，籲呀籲呀的一路喊了出去。衆人至此方曉得老頭子拿兒子是當跟班用的。

閒話少敘。單說秦梅士打發兒子把申守堯的衣帽送到他的寓處，只見那老媽正坐在堂屋裏哭罵哩，氣得申守堯要立刻趕他出去。老媽坐著不肯走，口稱：“要我走容易，把工錢算還了給我，我立刻走。還有老爺許我的，天天跟著上衙門拿衣帽，另外加錢給我的。”申守堯道：“那時說明白，有了差使再貼

補你，如今我老爺並沒有得什麼差使，你怎好問我要呢？”老媽道：“這個不貼，送禮的腳錢總應該給我的了。”申守堯道：“送禮也有限得幾注。”老媽道：“不管他多少，總是我名分上應得的錢。老爺，你是做官做府的人，難道還吃我們這幾個腳錢不成？我記得清清楚楚，自從去年五月到如今，大大小小，也有三塊多錢的腳錢。從前你老爺說過，這筆錢要提給太太六成，餘下的替我們收著一塊兒分。如今多算點，太太名下算扣掉兩塊大洋，還有一塊多錢的多餘。連著十三個半月的工錢，一個月八角洋錢，八得八，三八兩塊四，再加半個月四角洋錢，一共是十元八角。加上腳錢。老爺，我就再讓些，你一共給我十二塊洋錢罷。”

申守堯一聽老媽要許多錢，急得頭裏火星直迸，恨不得伸手就要打他，嘴裏嚷著罵：“混帳王八蛋！豈有此理！我老爺那裏欠你這許多工錢？我有數的，也不過還該你三個月沒有付，如今倒賴我說是有十三個半月沒付，真正豈有此理！就是送禮的腳錢，我也是筆筆有帳，通共不到一塊錢。除掉太太的六成，所餘不過三四角洋錢，那裏有這許多？明明訛人罷哩！本來這錢我是要立刻給你的，因為你會訛人，如今把腳錢罰掉，我不給了。”老媽道：“還有工錢呢？”申守堯道：“依我算三個月工錢就拿了去。彼此一刀兩斷，永遠不准進我的大門！”老媽道：“好便宜！你倒會打如意算盤！十三個半月工錢，只付三個月！你同我了事，我卻不同你幹休！還有送禮的腳錢，也不能少我半個的！老爺，你試試！你如果少我一個錢，我同你到江夏縣打官司去！賴了人家的工錢，還要吃人家的腳錢，這樣下作，還充什麼老爺！”申守堯不聽則已，聽了他這番議論，立刻奔上前來，一手把老媽的領口拉住，要同他拼命。老媽索性發起潑來，跳罵不止，口口聲聲“老爺賴工錢！吃腳

錢”！

他主仆拌嘴的時候，太太正在樓上捉蟲子，所以沒有下來，後來聽得不象樣子，只得蓬著頭下來解勸。其時小狗子還未走，亦幫著在旁邊拉申守堯的袖子。小狗子一手拉，一面說道：“申老伯，你不要去理那混帳東西。等他走了以後，老伯要送禮，等我來替你送，就是上衙門，也是我來替你拿衣帽，這些事情我都會做。不稀罕他，取他的寶！”申守堯道：“世兄，你是我們秦大哥的少爺，我怎麼好常常的煩你送禮拿衣帽呢？”小狗子道：“這些事我都做慣的，況且送禮是你申老伯挑我嫌錢，以後十個錢我亦只要四個錢罷了。”申守堯聽了他的話，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心想：“我們當佐班的竟不曉得是些什麼東西，養出來的兒子都如此的下作！”

正想著，齊巧太太亦下來了，見是老爺同老媽嘔氣，太太心上是明白的，曉得老爺這兩天是沒有錢，不要說是十二塊，就是三塊亦拿不出；面子上只得勸老爺不要生氣，卻丟了個眼色把老媽招呼到後面窩盤他，叫她不要生氣，仍舊做下去，“老爺一時氣頭上說的話是不好作準的。”起先老媽還一口咬定不答應，禁不住太太左說好話，右說好話，面情難卻，也只好住下來再說。

當時，秦小狗子把申守堯拉開之後，即便把衣帽等等——點交清楚。申守堯留他吃茶也不要，留他吃飯也不要，嘴裏雖說不要，兩隻腳只是站著不肯走。申守堯摸不著頭腦，問他：“有什麼話說？”他說：“問申老伯要八個銅錢買糖山查吃。”可憐申守堯的搭連袋那裏有什麼銅錢！但是小狗子開了口，又不好回他沒有，只得仍舊進去同太太商量。太太道：“構前天當的當，只剩了二十三個大錢，在褥子底下，買半升米還不夠。今日又沒有米下鍋，橫豎總要再當的了。你就數八個給他。餘

下的替我收好，我還要兩用兩天呢！”一霎時申守堯把錢拿了出來。小狗子爬在地下給申老伯磕了一個頭，方才接過銅錢，一頭走，一頭數了出去。

小狗子去了，申守堯聽了聽後面沒有聲息，曉得太太已經把老媽窩盤好了，不至於問他要錢，於是一塊石頭放下。這天仍是太太叫老媽出去當了當買了米來，才有飯吃。等到做好，太太一頭吃飯，一頭數說道：“當初我嫁你的時候，並不想什麼大富大貴，只圖有碗飽飯吃也夠了。後來你出來做官，我們老人家還說：‘如今好了，某人出去做了官，你可以不愁的了。’人家做官是升官發財，誰曉得我們做官是越做越窮，眼前當都沒得當了！照此一天一天的下去，叫我怎麼樣呢！”申守堯聽了太太的話，滿面羞慚，說道：“我自從出來做官，也總算巴結的了，衙門牌期沒有一回不到。時運不濟，叫我也沒法想！”說罷，連連歎氣。太太更是撲簌簌的淚如雨下，索性飯亦不吃了。申守堯看了這個樣子，亦只吃了半碗飯，湊巧有朋友來找他，也就出去了。

向來申守堯吃了中飯出門，一定是要半夜裏才回來，這天出去了不到兩個鐘頭就回來了。一進門，拍手跳腳，竟把他興頭的了不得！太太見了反覺稀奇，問他：“爲什麼大早的回來？”他說：“好了！好了！我們做佐班的向來是被人家壓住了頭做的，沒有人拿我們當作人的。如今好了，有了出頭之日了！”太太問他：“怎麼有了出頭之日？”申守堯道：“我剛才同朋友出門，走到素來我同他商量借錢的胡太爺家。齊巧胡太爺出差回來，稟見藩台。藩台同他說：‘剛剛從院上下來，制台今天已有過話：自從明天起，凡是佐雜一班，一概有個坐位，不像從前只是站著見了。’制台還說：‘大小都是皇上家的官，我瞧他不起，便是褻瀆朝廷的命官。坐了下來，他們有什麼話，

都可以同他談談。’太太，你想這位制台也總算好的了。想我候補了十幾年，真正氣也受夠了。到底如此，彼此坐下談兩句，他也好曉得曉得我。你不記得今年八月裏，算命的還說我今年流年臘月大利？看來就此得法，也未可知。而且還有一樣，藩台見制台也不過有個坐位，如今我們佐班竟同藩台一樣，你想這一跳跳的多高！”

太太聽了，尋思了半天，說道：“慢著！你從前不是對我說，你們做官的並不分什麼大小，同制台就同哥兒兄弟一樣？怎麼你今兒又說從前都是站著見他呢？站著見他，不就合他的二爺一樣嗎？”申守堯臉上一紅，一時回答不出，歇了好一會，才說道：“如今好了，是用不著站著見他了。”一面支吾，一面心上尋思：“難怪他們婦道之家，不懂得我們當佐雜的，連制台衙門裏的一條狗還不如，能夠比上他的二爺倒好了！”正想著，又聽得太太說道：“你不要騙我了。你站著見也好，坐著見他也好，就是跪著見也好，我只要有錢用，有飯吃，不要當當就好了。”申守堯道：“你不要愁，如今興了這個規矩，以後就有了指望了，你等著罷。”太太也不理他。

本來次日申守堯是不上衙門的，因為制台有了這句話，又說檢班次老的，一天先傳見二三十員。自己算了算：“論起資格來，雖然還算不得十二分老，論不定制台高興，或者多見幾個，也未可知。與其臨傳不到，還是早去伺候的為是。”主意打定，次日一早，仍舊是老媽拿了衣帽跟著到了制台衙門。頭天制台的話早已傳遍的了，所以到了這天，那些佐貳老爺都興頭的了不得，上衙門的格外來得多。申守堯到了制台大堂底下，換好衣帽，會見秦梅士、隨鳳占一千人。隨鳳占說是昨晚已蒙藩憲挂牌，今天稟見，帶著稟辭。又說蘄州吏目一缺，打聽得近兩年來，全被前任弄壞了，見了制軍，有些話要得當面請示。

秦梅士亦預備下多少話，見了制軍要面稟。

一千人正在那裏簇簇私議，只見藩台、臬台、糧道、鹽道，以及各著名局所總辦、道班、府班、首府、首縣，同、通、州、縣班實缺、候補，一起一起的進去出來。從藩、臬起，首府止，出來上轎的時候，一班佐雜老爺都趕著走出來站班。那些大人們，有兩位客氣的，還同他們點點頭；有幾個架子大的，便亦昂頭不顧的走出去了。

各官自清早七點鐘上院，一等等到十二點，制台方才統通見完。然後巡捕拿手本下來，說是傳見三十位佐班。某人某人，叫著名字，叫了上去，依著齒序，魚貫而入，不得攙前落後。各位太爺雖然高興，畢竟是第一次上臺盤。由不得戰戰兢兢，上下三十六個牙打對。還有幾個名字在後的，恐怕不能露臉，便越過幾個人跳上前去，前頭的人又不答應，便上前去拉他們，後頭的不服，又同前頭的吵鬧起來。巡捕官等得不耐煩，連連催道：“快些罷！……有話下來說！我睺你這些太爺，怎麼好啊！”那些太爺被巡捕吆喝了兩句。不敢則聲，一齊放放馬蹄袖，跟了進來。走到會客廳上，制台已經站在居中，傳諭不要磕頭。大眾團團請了一個安。制台攤了一攤手，說了一聲“坐”，便團團的坐了下來。有些人兩隻眼睛只管望著大帥，沒有照顧後面，也有坐在茶几上的，也有一張椅子上已經有人坐了，這人又坐了下去，以致坐無可坐，又趕到對面，在廳上兜了一個大圈子的。亂了半天，方才坐定。

大家必恭必敬，聲息俱無，靜聽大帥吩咐，只聽得賈制台說道：“現在各處官場體制，佐雜見首府多半都是站班見的，不要說是督、撫了。我如今破除成例，望你們大家都知道自愛才好。這兩天事情忙，過幾天我還要挨班傳見，當面考考你們。聽清爽了沒有？”起先衆人聽制台說要考試，早已彼此面面相

覷，一聲回答不出。等到臨了問“大家聽見了沒有”，方才還有兩個答應了一聲。制台見話已說完，無可再說，只得端起茶碗送客。隨鳳占進來的時候，原預備有許多說話面稟的，及至見了制台，不知不覺，就像被制台把他的氣逼住了，半個字也說不出。衆人答應“是”，也只得答應“是”，衆人端茶碗，也只得端茶碗。剛把茶碗端起，忽聽得拍撻一聲，不知是誰的茶碗跌碎了。定睛看時，原來是右手末二位那位太爺，不知怎樣會把茶碗跌在地下，砸得粉碎，把茶潑了一地，連制台的開氣袍子上都濺潮了。制台一面站起抖擻衣裳上的水，一面嘴裏說道：“這是怎麼說！這是怎麼說！”急的那位太爺蹲在地上，拿兩隻馬蹄袖擄那打碎瓷片子，弄得袖子盡濕，嘴裏自言自語的說：“卑職該死！卑職該死！打碎茶碗，卑職來賠！”制台也不理他。那人擄了一會，無法可想，也只得站了起來。衆人至此方看明白，打碎茶碗的不是別人，正是申守堯。原來他此番得蒙制台賞坐，竟自以爲莫大之榮寵，一時樂得手舞足蹈，心花都開。一見端茶送客，正想趕著出來，以便誇示同僚。豈知那茶碗托子是沒有底的，湊巧他那碗茶又是才泡的開水滾燙，連錫托子都燙熱了，他見制臺端茶，忙將兩手把碗連托子舉起，不覺燙了一下，一時要放不敢放，一個不當心，誤將指頭伸在托子底下，往上一頂，那茶碗拍拉托一聲，翻到在地下來了。此時衆人既看清是申守堯，直把他羞得滿面緋紅，無地自容。制台拿他望了兩眼，想要說他兩句，又實在無可說得，只站起身來，回頭對巡捕說道：“以後還得照舊罷。這些人是上不得台盤，擡舉不來的。”說完了這句，也不送客，一直徑往裏頭去了。

這裏衆人先還不敢走，只見制台的一個跟班進來說道：“諸位太爺不走等甚麼？還想大人再出來送你們嗎？倒合了一

句俗話，鼻子上挂鰲魚，叫做休想！”衆人聽說，只得相將出來。申守堯思思索索的跟在衆人後頭，走的很慢。那爺們又說道：“剛才大人的話可聽見了沒有？這廳上的椅子，除了今天，明天又沒得坐了。如果捨不得，不妨再進來多坐一會去。

“衆人雖明曉得他是奚落的話，但奈何他不得，只好低著頭退了出去，仍走到大堂底下。秦梅士年老嘴快，首先走來把申守堯埋怨一頓，說：“我們熬了幾十年，才熬到這們一個際遇，如今又被你鬧回去了。你一人的成敗有限，這是關係我們佐班大局的，怎麼能夠不來怪你呢！”申守堯自知理屈，不敢置辯。還是隨鳳占爲人圓通，忙過來解勸道：“惟其只有今天坐得一次，越顯得難得之機會。將來我們這輩人千秋之後，這件事行述上都刻得的。老前輩以爲何如？”衆人議論了一回，各自散去。隨鳳占隨又分赴別位大憲衙門，叩謝稟辭，預備上任。且說他這個吏目，在湖北省佐貳實缺當中，雖然算不得好缺，比較起來，還算中中。隨鳳占自己又抱定了一個宗旨，叫做“事在人爲”。他的意思，以爲各種樣缺總要想法自己去做，決沒有賠累的。他捐了花樣，新選到省，手中本來略有幾文。因爲吏目自從九品，上任之後，轎子跟著只能打把藍傘，鄉下人不懂得，還說這轎子裏的老爺是穿“服”的。心想藍傘實在不好看，要捐個五品翎銜又夠不上。齊巧有人用他十二塊錢，抵押給他一張空白五品翎頂獎劄。他得了這個，非凡之喜，立刻穿戴起來，手本上居然加了“藍翎五品頂戴”六個小字。又想在省裏做好四副銜牌帶去：一副是“蘄州右堂”，一副是“五品頂戴”，一副是“賞戴藍翎”。那一副湊不出，想了半天，忽然想起“我的五品翎頂是軍功上來的”，便湊了一副“軍功加三級”。把四副官銜牌湊齊，找了個漆匠加工製造，五天包好，帶去上任。

到了蘄州，照例先去稟見堂翁區奉仁。知州大老爺沒有官廳，右堂太爺至此，只得先下門房，見了門政大爺，送過門包，自然以好顏相向，彼此如兄若弟的鬼混了半天。門政大爺隨口編了幾句恭維的話，隨鳳占亦說了些“諸事拜求關照”的話。等到裏頭堂翁請見，跟著手本進去，一般花衣補服，燦爛奪目。同堂翁區奉仁雖然在省城裏已經見過，不能算數，重新磕頭行禮。區奉仁讓他坐下，彼此敷衍了幾句，端茶送客。隨鳳占辭了出來，預先托過執帖門上，凡是堂翁衙裏官親、老夫子，打帳房起，錢谷、刑名、書啓、徵收、教讀、大少爺、二少爺、姑爺、表少爺，由執帖門上領著，一處處都去拜過。每處一張小字官銜名片。也有見著的，也有擋駕的。連堂翁的一個十二歲的小兒子，他還給他作了一個揖。又托執帖門上拿手本替他到上房裏給太太請安，太太說不敢當，然後退了出去。其時一個州衙門已經大半個走遍了。下來之後，仍在門房裏歇腳。門口幾位拿權的大爺，是早已溜的熟而又熟，就是堂翁的跟班，隨鳳占亦都一一招呼過。三小子倒上茶來，還站起來同他呵一呵腰，說一聲“勞駕”。跟手下來拜同寅，拜紳士，所有大小鋪戶，轎過之處，一概飛片。整整拜了一天客，未曾拜完。

預選吉日是第二天臘月十九，接鈐任事。到了這天，地保辦差，招了無數若干的化子，替太爺打著傘，抗著牌；又弄了兩個鼓手，一個打鼓，一個吹嗩吶，一路吡哩叭喇冬，一直吹進了衙門。隨鳳占身穿朝服，下了轎，一樣三跪九叩首，贊禮生吆喝著，接過了木頭戳子，因為上有堂翁，放不得炮，只放了兩挂一千頭的鞭炮。下來便是改換公服，升堂受賀。啓用木戳。自有他那手下的一班人向他行禮。退堂之後，接著又到堂翁跟前稟知任事，照例三天衙門，不用細述。

隨鳳占雖系初任，幸虧是世代佐班，一切經絡都還牢記在

心，並不隔膜。他曉得做捕廳的好處全在三節，所以急急趕來上任，生恐怕節禮被前任預支了。到地頭的頭一天，稟見堂翁下來，就到鹽公堂以及各當舖等處拜會管事人。見面之後，無非先拿人家一泡臭恭維，慢慢的談及缺分清苦，以後全仗諸位幫忙，然後再談到年下節敬一層。蘄州城廂裏外一共有七家當舖，內中有兩家當舖是新換擋手，只知道年下送捕廳有此一分禮，那署事的預先托人來預借，擋手的不曉得新選實缺就要來的，以為早晚都是一樣，他既來借，樂得送個人情。有兩家老硬的，卻板定一定要到年下再送，預先來借，竟其一毛不拔。那署事的卻也拿他無可如何。還有兩家通融辦理，等他來借，只借給他一半。譬如一向是送兩塊洋錢的，先叫他帶一塊去，說明白那一塊須留送正任，那署事的亦只好罷手。內中只有鹽公堂的管事人，因同這位署事的是同鄉，見他來借，另外送了他兩塊，說是彼此鄉情，格外送的程儀。至於正項，須得到年下方好支送。那署事的為鹽公堂的節禮向比別處多些，不肯輕輕放過，便道：“從中秋到年下一共是一百三十五天，我做了一百二十來天，這筆錢應該我得。”但雖如此說，無奈人家只是不肯送，便也無可如何，只得罷手。

單說隨鳳占自到蘄州之後，東也拜客，西也拜客，東也探聽，西也探聽，不上三天，居然把前任署事的一本帳簿都打聽得清清楚楚，放在肚裏。自己又去同人家講：“兄弟本來今年是不打算到任的了，只因憲恩高厚，曉得年底下總有點出息，所以上頭才叫兄弟趕了來的。兄弟倘若隨隨便便，不去頂真，不特自己對不住自己，並且辜負上頭的一番美意。至於一切照例規矩，料想諸位都是按照舊章。”說到這裏，禁不住強作歡顏，哈哈一笑，接著又道：“兄弟是實缺，彼此以後相聚的日子正長，將來叨教的地方甚多，諸位一定是照應兄弟的，還要

兄弟多慮嗎。”說罷，又哈哈大笑。他一連走了多處，都是如此說法。有幾家年禮未被前任收去的，聽了他話，樂得送個順水人情，有兩家不懂得這裏頭訣竅，已經預先在前任面上做過好人，聽此說話，卻不免有點後悔。

閒話少敘。卻說隨鳳占接印下來，忙叫自己的內弟同了一個心腹跟班，追著前任清算交代，一草一木，不能短少，別的更不消說了。前任移交下來，一些是五隻吃茶的蓋碗，內中有一隻沒有蓋子。這邊點收的時候，那個跟班的一個不當心，又跌碎了一隻蓋子。無奈這跟班的又想自己討好，不肯說是跌破了，見了老爺，只推頭說是前任只交過來三只有蓋子的，以爲一隻茶碗蓋子爲價有限，推頭在前任身上，老爺或者不好意思再去問他討，這事就過去了。誰知這位太爺一根針也不肯放鬆，定規不答應，逼著跟班的找前任去討蓋子：“倘若沒有，就剝下他的王八蓋來給我！”那跟班心上是明白的，自己打破了，怎麼好向人家去討呢。於是賴著不肯去。隨鳳占罵他說：“跟了我這許多年，如今越發好了，幫著別人，不幫著我老爺，一點忠心都沒有了！”跟班的被他催得無可如何，只得出去打了一個轉身，仍舊空著手回來，說：“沒有。”隨鳳占不免又拿他埋怨了頓，怪他無用，一定要自己去討，後來還是被舅老爺勸下的。交代算清，聽說前任明天就要回省。他一聽不妙，忙忙的連夜出門，找齊了城廂內外地保，叫他們去吩咐各煙館，各賭場，以及私門頭窯子：“凡是右堂太爺衙門有規矩的，都通知他們一概不准付。倘若私自傳授，我太爺一定不算，從新要第二分的。況且他是署事，我是實缺，將來他們這些人都是要在我手下過日子的。如果不聽吩咐，叫他們以後小心！”著地保分頭傳命去後，他一想：“煙館、賭場、窯子等處是我吃得住的。唯獨當舖都是些有勢力的紳衿開的，有兩家已被前任

收了去，年下未必肯再送我，豈不白白的吃虧。這事須得趁早向前任算了回來，倘若被他走了，這錢問誰去找呢。”主意打定，立刻親自去拜望前任。

前任聽說他來，只得出來相見。只見他進門之後，勉勉強強作了一個揖。歸坐之後，把臉紅了幾陣，要說又不爽爽快快的說，吞吞吐吐了半天，才說道：“兄弟今日過來，有一樁事情要請教……”說到這裏，又咽住了。歇了一會，又說道：“論理呢，兄弟世代爲官，這幾個錢也見過的。但是既然犯了本錢出來做官，所爲何事？倘若一處不計較，兩處不在乎，這也可以不必出來現世了。這事論不定還是他們因我們新舊交替，趁空蒙蔽，也未可知。所以兄弟不得不過來言語一聲，大家明明心迹，這就不爲小人所欺了。”

前任署事的見他說了半天只是繞圈子裏，還沒有說到本題；雖然心上也有點數，究爲何事，不得而知，楞在那裏，不則一聲。隨鳳占見他不答，只得又說道：“所爲的並非別事，就是年下節禮一層。這筆錢雖然有限，也是名分所關，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我們也犯不著做什麼好人不要。但是這筆錢，兄弟一向是曉得的，總得拖到年下，他們方肯送來。有幾處脾氣不好的，弄到大年三十還不送來，總要派了人到他們店裏去等，等到三更半夜，方才封了出來。我說他們這些人是犯賤的，一定要弄得人家上門，不知是何打算！”前任署事的聽他如此講，方才順著他的嘴說道：“這班人真是可惡得很！不到年下，早一天決計不肯通融的。”隨鳳占忽然把臉一板道：“兄弟說的是別省外府州、縣，都是這個樣子，誰知此地這些人家竟其大謬不然！”前任聽了他的說話，曉得他指的是自己，面子上只得做出詫愕的神氣，裝作不懂。

隨鳳占又笑嘻嘻說道：“做官的苦處，你老哥是曉得的。

我們這個缺，一年之計在於三節；所以兄弟一接印之後，就忙忙的先去打聽這個。這也瞞不過吾兄，這是我們養命之源，豈有不上勁之理。誰知連走幾家，他們都說這分年禮已被老兄支來用了。兄弟想，兄弟是實缺，老兄不過署事。倘若兄弟是大年初一接印，這筆錢自然是歸老兄所得；倘若是二十九接印，年裏還有一天，這錢就應兄弟得了。兄弟聽他們說話奇怪，心想吾兄是個要面子的人，決不至於如此無恥。而且他們這筆錢一向非到年下不付，何以此番忽然慷慨肯借？所以很疑心他們趁我們新舊交替，兩面影射。兄弟一向是事事留心，所以今天特地過來請教一聲，以免爲所蒙蔽。”前任署事的聽他此話，一句回答不出。隨鳳占又道：“我曉得老哥決不做對不住朋友的事情，咱倆一同到兩家當舖裏去，把話說說明白，也明明你老哥的心迹。”說罷，起身要走。前任署事的只是推頭明天要動身，收拾行李，實在沒有工夫出門。隨鳳占道：“老哥不去，豈不被人家瞧著真果的同他們串通，已經支用了嗎？”

前任一想：“這事遮遮掩掩，終不是個了局，不如說穿了，看他如何。”想定主意，便哼哼冷笑了兩聲，說道：“你老哥也太精明了！固然你是實缺，兄弟是署事。你說你是憲恩高厚，叫你來收節禮的，難道兄弟不是上憲栽培，就會到這裏來嗎？辛苦了一節，好容易熬到年下，才收人家這分節禮。我們算算日子看：你到任不過十幾天，我兄弟在任一百多天，論理年下的這分禮統通都應該我收才是。你是實缺，做得日子長著哩，自然該我們署事的占點便宜。”

隨鳳占見他直認不辭，不覺氣憤填膺，狠狠的說道：“那可不能！通天底下沒有這個道理！照此說來，一定這個錢已經被你支了用了！我趕了來做什麼的！我同你老實說：彼此顧交情，留下臉，小小不言的事情，我也不追究了。你把這預支的

年禮乖乖的替我吐了出來，大家客客氣氣；如果要賴著不肯往外拿，哼哼，我不同你講理，我們同去見堂翁，等堂翁替我評評這個理去！”前任署事的聽他說話強橫，便也不肯相讓，連連說道：“見堂翁就見堂翁，我亦不怕他什麼！……”隨鳳占見他不怕，立刻走上前去一把胸脯，說了聲“我們同去”！前任署事的見他動手，也乘勢一把辮子，兩個人從右堂扭了出來，一扭扭到正堂的宅門裏頭。

把門的是認得的，連忙上前相勸。誰知兩個人都用死力揪住不放，再三的拉亦拉不開。兩家的管家都跟著。一揪揪到門房裏，只見執帖門上同了幾位門政大爺正在那裏打麻雀牌哩。見了這個樣子，一齊上前喝阻。隨鳳占說：“他眼睛裏太沒有我實缺了！我要見堂翁，請堂翁替我評評這個理！”前任亦說“一共總我只收到人家四塊錢的節禮，這錢也是我名分應得的。他要見堂翁，我就陪他來見堂翁。我沒有短處，不怕什麼！”幾位門政大爺聽了他二人說話，無可袒護，只得上來勸的勸，拉的拉，好不容易才把他兩位拉開。州裏執帖門跺著腳說道：“你二位這是怎麼說呢？說起來，大小是個官，怎麼連著一點官禮都不要了？快別這個樣子，叫上頭聽見了生氣，就是旁人瞧著也要笑話的。有什麼話，我們當面講講開。俗話說的好，叫做是‘君子動口，小人動手’，怎麼你二位連這兩句話都不曉得嗎？”他倆扭進來的時候，各人都覺著自己理長，恨不得見了堂翁，各人把各人苦處訴說一頓。及至被執帖大爺訓斥一番，登時啞口無言，不知不覺，氣焰矮了大半截，坐在那裏，一聲不響。執帖門上又叫三小子絞手巾給他倆擦臉，又叫泡蓋碗茶，著實殷勤。

那班打麻雀牌的人也不打了，一齊拿眼睛釘住他倆，聽他說些什麼，始終隨鳳占熬了半天，熬不住了，把前任預支年禮

的話，原原本本述了一遍。前任見他開口。也搶著把他的苦況陳說一番。又說：“可憐我到了臨要交卸的幾天，是一點勢力也沒有了。那些人真正勢利，向他們開口，說到舌敝唇焦，只有兩家一家拿出來兩塊大洋，一共總只有四塊大洋。你看，他就鬧得這個樣子！”隨鳳占道：“怎麼四塊還嫌少？依你要多少？”前任還未開口，只聽一個打牌的人說道：“真是你們這些太爺眼眶子淺！四塊錢也值得鬧到這個樣子！我們打麻雀，只要和上一百副就有了。旁家和一百副，做莊還不要。四塊洋錢什麼稀奇！我昨天還輸了四十多塊哩！”執帖門道：“老哥，誰能比得上你？你們錢漕大爺，一年好幾千的掙，人家當小老爺，做上十年官，還不曉得能夠賺到這個數目不能！”錢漕道：“我有錢賺，我可惜做不著老爺，他們大小總是皇上家的官。”又一個同賭的道：“罷罷罷！你們沒瞧見他們剛才一路扭進來的時候，爲了四塊洋錢，這個官簡直也不在他二位心上，倘若有幾千銀子給他賺，只怕叫他不做官都情願的。你老哥眼饞他倆做官，我來做下中人，你倆就換一換，可好不好？”錢漕門道：“我有了錢，我不會自己捐官，我爲什麼要人家的？”那個同賭的道：“我只要有錢賺，就是給我官做我亦不要。”衆人你一句，我一句，直把個隨鳳占同前任羞得無地自容，也深悔自己孟浪，如今坍台坍在他們這一班奴才手裏。當下隨鳳占也沒有再說別的，淡淡的談了兩句，自行回去。至於那前任，另有同他說得來的人，早拉他到別的屋裏去了。一天大事，瓦解冰消。

一直等到年下，隨鳳占還差人到那兩家當舖去討年禮。人家回稱早就送過了。隨鳳占道：“我沒有收到，不能算數。”後首說來說去，大家總念他大小是個朝廷的官，將來論不定或者有仰仗他的地方，也就不肯過於同他計較，又每家送了他一

只大洋，方才過去。

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瞬間三春易過，已到四月。向例各屬犯人，到了這個時定須解往省城，由大憲訂期會訊詳察有無冤枉，這日巡撫、司、道統通朝服升座，提犯勘驗，其名謂之“秋審大典。”其實不過點名過堂。大員之中有好名的，還捐幾文錢買些蒲扇、莎藥之類，賞給那些犯人，實則爲數亦甚有限。名字說是“秋審”，及至犯人上堂之後，就是有冤枉，那坐在頭上的幾位大人實在也沒閒工夫同犯人說話，所以這番俱是虛應故事。

閒話休題。且說蘄州是黃州府該管，到了這個時候，府太尊便把合屬的捕廳開了單子，酌派兩位解犯進省。這趟到省，不定有一月、半月耽擱，本缺未便久懸，例在本府候補佐貳當中輪派兩人前往代理，亦是調劑屬員的意思。這年府太尊所委兩人，偏偏有隨鳳占在內。到得四月初十邊，本府公事跟著府委代理的一同下來。隨鳳占照例交卸，解犯上省。倘若到省沒有耽擱，約計四月底、五月初就可回來，趕收節禮，尚不爲晚；設遇有事，遲至節後亦未可知。隨鳳占奉到此禮，心上甚是懊悶。但是太尊所委，便也無可如何，只得將鈐記交與代理的人看管，自己跟手整頓行裝，急急進省。

不料到省之後，各屬犯人剛剛這天到齊。臬台正要請撫台幾時秋審，偏偏這天撫台得了病症，請了幾個大夫都醫不好。又有人說：“撫台犯的是外症，面目浮腫，很不好看，嘴裏還有一股氣味，叫人聞了噁心。後首來請到一位外國大夫，方才有了把握，配了幾瓶藥水，送給撫台吃過。”據外國大夫說：吃了他這個藥水，有什麼病症，一齊從小便裏出去，決不會上頭面的了。但是一時總得避風，不能出外見客。因此就把這“秋審”一事耽誤下來。一班實缺捕廳太爺眼巴巴望著，恨不

得早把此事辦過，也可以早些回任。無奈撫台病著，一時不能舉行，公事不完，又不敢擅離省城一步。各位太爺異常焦躁。

書中單表隨鳳占隨太爺只因端節就在目前，一時不能回任，眼看著一分節禮要被人家奪去，更是茶飯無心，坐立不安。等到四月二十六這一天，聽得同寅說起撫台的病雖有轉機，但一時總難出外，必須節後方能舉行秋審。他一聽此信，猶如渾身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回寓後，一言不發，躊躇了半夜，方想出一條主意來。他想：“照此樣子下去，不過閒居在省，一無事事，我何如趁此擋口，趕回蘄州，就騙人家說是公事已完。人家見我回來，自然這節禮決計不會再送到別人手中去了。等到節禮收齊，安安穩穩，過完了節，我再回省。神不知，鬼不覺，豈不大妙！”主意打定，立刻叫家人收拾行李，出城過江，趁了下水輪船，徑向蘄州進發。臨走的時候，有同他住在一起一位同差的，問他那裏去。他說：“接到家信，太太在蘄州生產，家裏沒人照應，不得不親自回去。這裏的事，千萬拜託老兄不要說破。”人家見他說得如此懇切，這種順水人情自然樂得送的，便亦無話，聽其自去。誰知他老人家回到蘄州，既不稟見堂翁，亦不拜客，並不與代理的見面，天天鑽在那幾家當舖裏，或是鹽公堂裏走走，同人家說：“我已經回來了，幾時幾日接的印。”人家都信以為真。到了五月初三，所有的禮物都被他收了去了。

那代理的人起先聽說撫台有病，把“秋審”一事擱起，曉得實缺一時不得回來，滿心歡喜，以為這分節禮逃不出我的掌握之中。那知等到初五早上，依然杳無消息。趕緊著人出去打聽，才知道早被隨太爺半路上截了去了。這一氣非同小可！立刻出門查訪，後在一個小客棧裏把隨太爺找著。見面之後，不由分說，拿隨太爺一把辮子，說他擅離職守，捏稱回任，定要

扭他到堂翁跟前，請堂翁稟明太尊，請示定奪。隨太爺亦不肯相讓。因此彼此又衝突起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詞聲名掃地 渥承憲眷氣焰熏天

卻說正任蘄州吏目隨鳳占被代理的找著扭罵了一頓，隨鳳占不服，就同他衝突起來。代理的要拉了他去見堂翁，說他擅離差次，私自回任，問他當個什麼處分。隨鳳占說：“我來了，又沒有要你交印，怎麼好說我私自回任？”代理的說：“你沒接印，怎麼私底下好受人家的節禮？”隨鳳占說：“我是正任，自然這個應歸我收。”代理的不服，一定要上稟帖告他。畢竟是隨鳳占理短，敵不過人家，只得連夜到州裏叩見堂翁，托堂翁代為斡旋。

這日州官區奉仁正辦了兩席酒，請一班幕友、官親，慶賞端陽。正待入座，人報：“前任捕廳隨太爺坐在帳房裏，請帳房師爺說話。”帳房師爺不及入席，趕過來同他相見，只見他穿著行裝，一見面先磕頭拜節。帳房師爺還禮不疊。磕頭起來，分賓歸坐。帳房師爺未及開談，隨鳳占先說道：“兄弟有件事，總得老夫子幫忙。”帳房師爺到此方問他差使是幾時交卸的，幾時回來的。隨鳳占見問，只得把生怕節禮被人受去，私自趕回來的苦衷，細說了一遍；又說：“代理的爲了此事要稟揭兄弟，所以兄弟特地先來求求老夫子，堂翁跟前務求好言一聲，感激不盡！”說完，又一連請了兩個安。帳房師爺因爲他時常進來拍馬屁，彼此極熟，不好意思駁他。讓他一人帳房裏坐，

自己到廳上，一五一十告訴了東家區奉仁。區奉仁亦念他素來格守下屬體制，聽了帳房的話，有心替他幫忙。便讓衆位吃完了酒，等到席散，也有十點多鐘了，然後再把隨鳳占傳上去。面子上說話，少不得派他幾句不是。隨鳳占亦再三自己引錯，只求堂翁栽培。區奉仁答應他，等把代理的請了來，替他把話說開。

正待送客，齊巧代理的拿著手本也來了。區奉仁連忙讓隨鳳占仍到帳房裏坐，然後把代理的請了進來。代理的見了堂翁，跪在地下，不肯起來。區奉仁道：“有話起來好說，爲什麼要這個樣子呢？”代理的道：“堂翁替卑職作主，卑職才起來。”區奉仁道：“到底什麼事情呢？”代理的道：“卑職的飯，都被隨某人一個人吃完了。卑職這個缺，情願不做了。”區奉仁道：“你起來，我們商量。”一面說，一面又拉了他一把。於是起立歸坐。區奉仁又問：“到底什麼事情？”代理的道：“卑職分府當差，整整二十七個年頭。前頭洪太尊、陸太尊，卑職統通伺候過。這是代理，大小也有五六次，也有一月的，也有半月的。”區奉仁道：“這些我都曉得，你不用說了。你但說現在隨某人同你怎樣。”代理的道：“分府當差的人，不論差使、署缺，都是輪流得的。卑職好容易熬到代理這個缺，偏偏碰著隨某人一時不能回任，節下有些卑職應得的規矩……”不想說到這裏，區奉仁故意的把臉一板道：“什麼規矩？怎麼我不曉得？你倒說說看！”

代理的一見堂翁頂起真來，不由得戰戰兢兢，陪著笑臉，回道：“堂翁明鑒：就是外邊有些人家送的節禮。”區奉仁聽了，哼哼冷笑兩聲道：“汰！原來是節禮啊！”又正言厲色問道：“多少呢？”代理的道：“也有四塊的，也有兩塊的，頂多的不過六塊，一古腦兒也有三十多塊錢。”區奉仁道：“怎

麼樣呢？”代理的撇著哭聲回道：“都被隨某人收了去了，卑職一個沒有撈著！卑職這一趟代理，不是白白的代理，一點好處都沒有了麼。所以卑職要求堂翁作主！”說罷，從袖筒管裏抽出一個稟帖，雙手捧上，又請了一個安。看那樣子，兩個眼泡裏含著眼淚，恨不得馬上就哭出來了。

區奉仁接在手中，先看紅稟由頭，只見上面寫的是“代理蘄州吏目、試用從九品錢瓊光稟：爲前任吏目偷離省城，私是回任，冒收節敬，懇恩作主由。”區奉仁一頭看，一頭說道：“他是正任，你是代理，只好稱他做正任。”又念到“私是回任”，想了一回，道：“汰！私自的自字寫錯了。但是他沒有要你交卸，說不到回任兩個字”。又念過末了一句，說道：“亦沒有自稱節敬的道理。虧你做了二十七年官，還沒有曉的節敬是個私的！”順手又看白稟，只見“敬稟者”底下頭一句就是“竊卑職前任右堂隨某人”。區奉仁也不往下再看，就往桌子上一撩，說道：“這稟帖可是老哥的手筆？”錢瓊光答應一聲“是”。又說：“卑職寫得不好。”區奉仁道：“高明之極！但是這件事兄弟也不好辦。隨某人呢，私自回來，原是不應該的，但是你老哥告他冒收節敬，這節敬可是上得稟帖的？我倘若把你這稟帖通詳上去，隨某人固不必說，于你老哥恐怕亦不大便當罷？”

錢瓊光一聽堂翁如此一番教訓，不禁恍然大悟，生怕堂翁作起真來，於自己前程有礙，立刻站了起來，意思上前收回那個稟帖。區奉仁懂得他的來意，連忙拿手一揷，說道：“慢著！公事公辦。既然動了公事，那有收回之理？你老哥且請回去聽信，兄弟自有辦法。”說罷，端茶送客。錢瓊光只得出來。

這裏區奉仁便把帳房請了來，叫他出去替他們二人調處此事。隨鳳占私離差次，本是就應該的，現在罰他把已收到的節

禮，退出一半，津帖後任。隨鳳占聽了本不願意，後見堂翁動了氣，要上稟帖給本府，方才服了軟，拿出十六塊大洋交到帳房手裏。稟辭過堂翁，仍自回省，等候秋審不題。

這裏錢瓊光自從見了堂翁下來，一個錢沒有撈著，反留個把柄在堂翁手裏，心上害怕，在門房裏坐了半天，不得主意，只得回去。次日大早，仍舊渡了過來。門口的人一齊勸他上去見帳房師爺。他一想沒法，只得照辦。其時隨鳳占吐出來的十六塊洋錢已到帳房手裏。只因他的人緣不及隨鳳占來的圓通，及至見面之後，吱吱喳喳，又把臭唾沫吐了帳房師爺一臉，還沒有把話講明白。帳房師爺看他可憐，意思想把十六塊洋錢拿出來給他，回頭一想：“倘若就此付給他，他一定不承情的。”只得先把東家要通稟上頭的話，加上些枝葉，說給他聽。直把他嚇得跪在地下磕頭。然後帳房師爺又裝著出去見東家，替他求情。鬼鬼祟祟了半天，回來同他說，東家已答應不提這事了。錢瓊光不勝感激。至此方慢慢的講到：“我兄弟念你老兄是個苦惱子，特地再三替你同隨某人商量，把節禮分給你一半，你倆也就不用再鬧了。”

錢瓊光見了起初的情形，但求堂翁不要拿他的稟帖通詳上去，已經是非常之幸，斷想不到後來帳房師爺又拿出十六塊洋錢給他。把他感激的那副情形，真是畫也畫不出，立刻爬在地下，磕了八個頭。磕起來少說作了十來個揖，千“費心”，萬“費心”，說個不了。又托帳房師爺帶他到堂翁跟前叩謝憲恩。帳房師爺說：“他現在有公事，我替你說到一樣的了。”於是錢瓊光又作了一個揖，然後拿了洋錢，告辭出去。

回到自己捕廳裏，把十六塊洋錢拿出來，翻來複去的看了半天，又一塊一塊的在桌上釘了好幾回，一聽響聲不錯，格外感激州裏帳房照應他，連一塊啞板的都沒有。總想如何酬謝酬

謝他才好。一面想，一面取塊小毛巾，把洋錢包好，放在枕頭旁邊，跟手出去解手。解手回來，一個人低著頭走，忽然想到：“四月底城外河裏新到了一隻檔子班的船，一共有七八個江西女人，有兩個長的很標致。南街上氈帽鋪裏掌櫃王二瞎子請過我一趟，臨行的時候，還再三的托我照應他們。我不如明天到那裏，叫他們替我弄幾樣菜，化上一兩塊錢請這位老夫子，補補他的情才好。”主意打定，回到屋裏，不知不覺，把剛才十六塊洋錢陡然忘記放在那裏去了。桌子抽屜，書箱裏面，統通找到，無奈只是無影無蹤。直把他急的出了一身大汗，找了半天，仍舊找不著，恍恍惚惚，自己也不辨是真是夢。於是和衣往床上躺下，慢慢的想：“到底我剛才放在那裏的？”一會又怪自己記性不好，恨的像什麼似的！不料偶一轉側，忽聽得當的一聲，原來一包洋錢，小手巾未曾包好，被個小枕頭碰了一個，所以響的。

錢瓊光翻過身來一看，洋錢有了，立刻打開來數了數，不錯，還是十六塊。這一喜更非同小可！仍舊拿手巾包好，塞在身上袋裏，便起身叫管家到南街上招呼王二瞎子，托他去到檔子班船上，叫他們明天晚上到館子裏叫幾樣菜，說是要請州裏帳房師老爺吃飯，交代館子裏，菜要弄好些，再叫船上收拾收拾乾淨。底下人奉命去後，他自己又盤算道：“明天請的客自然是帳房老夫子首座。”忽又想起：“我今兒在帳房裏，看見本官的二老爺，見了我，還問我這趟代理弄得好有幾個錢，看來著實關切，也不好不請請他。我們在外頭，那裏不拉個朋友呢。”屈指一算：“帳房老夫子一位，本官二老爺兩位，王二瞎子三位，連自己一共才有四個人。人頭太少，索性多請兩位，把南關裏鹹肉鋪老闆孫老董，東門外豐大藥材行跑街周小驢子，一齊請了來，大家熱鬧。料想他們聽見我請的是州裏二老爺、

帳房師爺，他們一齊都要趕得來的。況且如此一請，人家曉得我同州裏要好，目下於我的事情也不爲無益。”主意打定，正在洋洋自得，那差出去的管家也回來了，回稱：“王二爺聽說老爺請州裏師爺吃飯，忙的他立刻自己出城到船上去交代，連館子裏也是自己去的。”錢瓊光點點頭，又道：“我請的不但帳房師爺，還有區大老爺的二老爺哩。”

管家出去，錢瓊光也就安寢。畢竟有事在心，睡不大著。次日一早起身，洗臉之後，就趕過來自己請客。先落門房，取出一張官街名片，先上去稟見二老爺。執帖門上進去了一回，回來說道：“二老爺昨兒在房裏叉了半夜麻雀，到了後半夜忽然發起痧來，鬧到天亮才好的，如今睡著了，只好擋你老的駕罷。”錢瓊光一聽這話，不覺心中一個失望，嘴裏還說：“我今天備了酒席，專誠要請他老人家賞光的，怎麼病起來了？真真不湊巧了！”於是又親身到帳房裏，想當面去約帳房師爺。

不料走到帳房裏，只見里間外間桌子上面以及床上，堆著無數若干的簿子，帳房師爺手裏攥著一管筆，一頭查，一頭念，旁邊兩個書辦在那裏幫著寫。帳房一見他來，也不及招呼，只說得一句“請坐！兄弟忙著哩。”錢瓊光見插不下嘴，一人悶坐了半天。值帳房的送上水煙袋，一吃吃了五根火煤子。無奈帳房還沒有忙完，只得站起身來告辭，意思想帳房出來送客的時候，可以把請他吃飯的話通知於他。誰知錢瓊光這裏說“失陪”，帳房把身子欠了一欠，說了聲“對不住，我這裏忙著，不能送了，過天再會罷。”說完，仍舊查他的簿子。

錢瓊光無法，只得出來，心想：“今天特爲請他們吃飯，一個也不來。化了冤錢事小，被王二瞎子一班人瞧著，我這個臉擺在那裏去呢！”一回又怪帳房師爺道：“我專誠來請你吃飯，你不該只顧做你的事情，拿我攔在旁邊，一理不理。諒

你不過靠著東家騙碗飯吃，也不是什麼大好老，就這樣的大模大樣，瞧人不起！至於那位二老爺，昨天不病，明天不病，偏偏今兒我定了茶，他今兒病了，得知是真是假。他們既然不來，我也不稀罕他們來！”

一面想，一面又走到門房裏。執帖門上見他沒精打彩的，便問：“錢太爺，心上轉什麼念頭？很像滿肚皮心事似的。”誰知一句話倒把錢瓊光提醒，一想：“二老爺、帳房既然不來，我不如拿這桌菜請請底下的朋友，人家看起來，一樣是州裏的人。只怕這幾位拿權的大爺，到堂翁跟前說起話來，還比什麼帳房、二老爺格外香些。況且我自從到任至今，也沒有請過他們，今兒這局，豈不一當兩便。”於是就把這話告訴了執帖門上，托他把錢漕、稿案、雜務、簽押、書稟、用印，幾位有名目的大爺統通請到。跟班人多，不能遍約，只約得跟班頭一位。說明今天是夜局。執帖門上明曉得他是請上頭請不到，所以改請他們的，便推頭“沒有空，謝謝罷”。錢瓊光也沒聽見，忙著又托這屋裏的三小子替他去請客。一霎時三小子回來說：“稿案毛大爺、簽押盧大爺恐怕晚上有堂事，不敢走開；雜務上朱大爺，用印的馬大爺，爲了這兩天上頭常常有呼喚，亦抽不得身；錢漕上陸大爺，爲他二奶奶養孩子，請了假，已經兩天不來了；只有跟班上蕭二爺說是等到老爺睡了覺，一定過來奉擾的。”三小子未說完，執帖門上又道：“他們統通不來，你爲我一個人，何必要費事呢？”錢瓊光道：“還有蕭二爺同你倆呢。他們掃我的面子，難道咱們老兄弟，你還好說不來嗎。”於是又千叮萬囑，直到執帖門上點頭應允，方才告別。回到自己衙內，心想：“他們竟如此瞧我不起，竟其一個不來；肯來的又是拿不到權的人。真正越想越氣！”

好容易熬到下午，王二瞎子親自跑來，說：“一切都預備

好了。館子裏聽說請的是州裏師老爺，貼本都情願。但不知這位師爺甚麼時候才過來？”只見錢瓊光臉上紅了一陣，說道：“他們一齊體諒我，不肯叫我化錢，一定還要拉我在衙門裏吃飯，說著就吩咐大廚房裏添菜。我想我今天的菜已經托了你了，他們既然不來，我不好叫你爲難，只得又請了兩位別的客。”王二瞎子道：“你早告訴了我，這菜可以退得掉的。但不知請的又是那兩位？”錢瓊光不好說請的是跟班上的，只含糊說了聲“還是衙門裏的”。王二瞎子一聽仍是衙門裏的人，就是聲光比帳房差些，尚屬慰情聊勝於無。

依王二瞎子意思，還想等著衙門裏的人到齊，一塊陪出城，似乎面上有光彩些。錢瓊光是曉得的，跟班上蕭二爺，非得老爺睡了覺是不得出來的，便說：“不必罷，我們先出去吃著煙等他們罷。”於是兩人步行出城。到了船上，一班女戲子迎了出來，一個個擦著粉，戴著花，妖妖嬈嬈的，“錢太爺”、“王二爺”，叫的應天響。錢太爺走進艙裏，只見居中擺了一張煙鋪。王二瞎子是大癮，見了煙鋪就躺下了。船上女老班也進艙招呼，問衙門裏的老爺幾時好來。王二瞎子不等印太爺開口，拿指頭算著時候，說道：“現在是五點鐘，州裏大老爺吃點心，六點鐘看公事，七點鐘坐堂。大約這幾位老爺八點鐘可以出城。”

錢瓊光道：“那可來不及。我們這位堂翁也是個大癮頭，每日吃三頓煙，一頓總得吃上一個時辰。這個時辰單是抽煙，專門替他裝煙的，一共有五六個，還來不及。此刻五點鐘，不過才升帳先過癮。到六點鐘吃點心，七點鐘看公事；八點鐘吃中飯，九點鐘坐堂；碰著堂事少，十點鐘也可以完了，回到上房吃晚飯過癮。十二點半鐘，再到簽押房看公事。打過兩點，再到上房抽煙，這頓煙一直要抽到大天亮。不過以後有上房裏的人伺候，跟班上的爺們都可以沒事了。”王二瞎子道：“他

老這們大的癮，設若有起事來，怎麼樣呢？”錢瓊光道：“有起事來，或是進省上衙門，總是來吞生煙。”

正說著，孫老輩先來了，曉得要陪州裏的老夫子吃飯，特地換了一簇新衣服。王二瞎子道：“老輩，今兒錢太爺是請你來做陪客的，不是請你來招女婿的，為什麼穿的衣服同新女婿一樣呢？”孫老輩道：“難得錢老父台賞飯吃，請的又是州裏的老夫子，自然應該穿件新衣服，恭敬些。”

三個人閒談了好一回，船上又搬出些點心來吃過。王二瞎子掏出表來一看，九點鐘只差得五分了，不但州裏的客沒來，連著周小驢子也沒音信，大家甚是奇怪。又等了半個鐘頭，忽聽見船頭上有人叫喚，大家總以為是請的特客來了，一齊起身相迎。及至進艙一看，原來就是周小驢子，跑的滿身是汗，一件官紗大衫已濕透了立場截了，一隻手只拿扇子扇個不了。王二瞎子勸他脫去長衫，又叫船上打盆水給他洗臉。錢瓊光便問他：“為何來得如此之晚？”周小驢子道：“不要說起，今兒替一個朋友忙了一天。”錢瓊光問：“是什麼事情？”周小驢子道：“也是治弟的一個鄉親，他有個姑表妹妹，從前他姑媽在世的時候有過話，允許把這個女兒給我們這個鄉親做媳婦的。後來姑媽死了，姑夫變了卦，嫌這內侄不學好，把女兒又許給別人了。”錢瓊光道：“當初媒人是誰？”周小驢子道：“有了媒人倒好了，為的是至親，姑媽親口許的，用不著媒人。”錢瓊光道：“婚書總有？”周小驢子道：“這個不曉得有沒有。治弟爲了這件事，今天替他們跑了一天，無奈說不合攏，看來恐怕要成訟的了。”錢瓊光道：“一無媒證，二無婚書，這官司是走到天邊亦打不贏的。”周小驢子道：“現在我們這鄉親情願……”說到這裏又不說了。王二瞎子會意，拿嘴朝著錢瓊光一努，對周小驢子道：“擺著我們錢老父台在這裏你不

托。該應怎麼辦，大家商量好了。只要替你鄉親爭口氣；再不然，錢老父台同州裏上頭下頭都說得來，還怕有辦不到的事嗎。”

一句話提醒了周小驢子，忙說道：“他姑夫那邊只要出張票，不怕他不遵。”錢瓊光道：“單是出張票容易。兄弟自從到任之後，承諸位鄉親照顧，一共出過十多張票。不瞞諸位說，這票都是諸位照顧兄弟的。這件事兄弟衙門裏很可辦得，用不著驚動州裏的。”周小驢子道：“你老父台肯辦這件事，那還有什麼說的，包管一張票出去，不怕他姑夫不把女兒送過來。捕衙的規矩治弟是懂得的。如今我們這鄉親，他是有錢的主兒，我一定叫他多出幾文。俗語說得好，叫做‘爭氣不爭財’。只要這件扳過來，不但治弟面子上有光彩，將業敝鄉親還要送老父台的萬民傘咧。”錢瓊光道：“全仗費心！你老哥今兒回去，叫他明天一早就把呈子送過來。兄弟這邊簽稿並行，當天就出票的。”

幾個人又閒談了一回。王二瞎子躺在煙鋪上，一連打了幾個呵欠，都說：“天不早了，怎麼請的客還不來？不要是忘記了罷？”錢瓊光道：“我有數的，他們早不得來。這時候敢快了。”又停了一會，只聽得岸上咕咕呱呱的，一片說笑之聲，走到岸灘上，又哼兒哈兒的，叫船上打扶手。霎時上得船來。錢瓊光急忙迎出去一看，原來來的只有一個蕭二爺，還有一個小爺們，是常常替堂翁裝水煙的，雖然面善得很，卻不曉得他姓甚名誰。當下不便動問，只問得一聲：“爲什麼某人不來？”小爺們搶著說道：“老爺派他進省，他不得來，所以叫我來代理的。蕭大爺，今天咱代理執帖門，你說咱闊不闊！”一面說，一面走進艙中。衆人一齊起身相迎，見面之後，都恭恭敬敬的作揖。不料這小爺們是打千打慣的，見了人，一伸腿就灣

下去了。衆人之中亦只有錢瓊光還安還得快。那三個卻都不在行，王二瞎子幸虧被錢瓊光扶了一把，否則幾乎跌倒。當下都勸他倆寬衣。只見這小爺們身胚很小，卻穿了一件又長又大的紗大褂，錢瓊光認得這件大褂是堂翁天天穿著會客的；再看手裏的潮州扇子，指頭上搬指，腰裏的表帕、荷包，沒有一件不是堂翁的。當面不便說破，心上卻也好笑。

一會，歸坐奉茶。錢瓊光先問：“二位爲什麼來的這麼晚？”蕭大爺先回答道：“九點半鍾本來就可以來的，齊巧我們東家接到省裏一封信。外頭還沒有人知道，先送個信給你，你明天一早好穿了衣裳過來道喜。”錢瓊光忙問道：“堂翁有什麼喜事？”小爺們搶著說道：“我們老爺升了官了。”蕭大爺進來的時候，當著王二瞎子一班人，自己還想充做師爺，所以一口一聲的“我們東家”。今見小爺們說了聲“我們老爺”，他便把小爺們瞅了一眼。幸虧在場的人都沒留意。

錢瓊光又接著問道：“堂翁高升到那裏？”小爺們又搶著說道：“或者武昌府，或者黃州府，都論不定。”蕭大爺道：“你別聽他胡說。我們東家，他身上本有個補缺後的同知直隸州，如今又保了個……保了個什麼？……你看，我的記性真正不好，偏偏又忘記了。”一面說，一面又低著頭，皺著眉，閉著眼睛，想了半天，還是想不出。又拿自己的拳頭打著自己的頭，說道：“保得個什麼？……怎麼我說不上來？”小爺們又搶著說道：“蕭大爺，這封信是雜務上拿進來的，那時候我正在椅子後頭替他老人家裝煙。他老指著信上一句，對雜務上說：‘你看。’我在他背後，亦就踮著腳望了一望，原來這信上有我的名字，有‘應升’兩個字。我自己的名字，我是認得的。”錢瓊光是在官場上閱曆久的了，曉得保案上有“應升”兩個字，一定是應升之缺升用，便道：“他老人家已有了同知

直隸州，再升什麼，自然一定是知府了。明天應得過去道喜，費心二位關照。”蕭大爺道：“自家人，說那裏話來！”此時錢瓊光正因不曉得小爺們的尊姓大名，心上悶悶，因此一番酬答，倒曉得了。

當因時候不早，忙命擺席。自然是蕭大爺首座，小爺們二座。在席面上，蕭大爺還留身分，提到州官，口口聲聲“我們東家”，在座人始終瞧不破他的底細。只有小爺們吃無吃相，坐無坐相。夜裏天熱，打赤了膊，把條辮子盤在頭上，拿兩條腿蹲在椅子上，盡性的喝酒吃菜。檔子班的女人，叫名頭是賣技不賣身的，他偏要同他們動手動腳。有兩個女人，在人面前一定要撇清，被他這一鬧，一個個都咕都著嘴，說什麼“你們老爺，手要放尊重些”！說罷，把手一摔走開。小爺們生氣，罵聲“混帳王八蛋！你瞧不起我大爺，明兒回去一定告訴本官，出票拿你們，看你怕不怕！”船上女人也不理他，主人錢瓊光只好起身相勸。

好容易一席酒吃完，看看已將天亮。小爺們是帶著跑上房的，怕誤了差使，老爺要罵，立刻披衣要走。主人還再三相留，吃了稀飯再去。蕭大爺亦勸他慢些，“我同錢太爺還有句話說。”小爺們等不及，只是躁腳，說：“誤了差使，釘子是我碰！你飽人不知餓人饑！我勸你快走罷！”蕭大爺被他催得無奈，只得穿衣告辭。等到主人送到船頭上，小爺們早披了又長又大的那件長褂，站在岸上了。當時他二人自回衙門不題。

且說錢瓊光回到艙中，王二瞎子便埋怨他道：“怎麼請到這位寶貝？”錢瓊光把臉一紅，想了想，說道：“你不要看輕了他，他在本州大老爺跟前，倒是頭一分的紅人呢。一天到晚，除掉睡覺，那有一刻工夫離得掉他。總而言之：我們做官，總要隨機應變，能屈能伸，才不會吃虧。即如他們所說的州裏大

老爺得了保舉，他們就肯送信給我；我既然先得信，今天我就頭一個去道喜，上司瞧著自然歡喜。倘若不請他們吃飯，誰有這閒工夫來通知我。可見同人拉攏是沒有吃虧的。這叫做做官的訣竅。”王二瞎子被他說得頓口無言。周小驢子起身先行，說：“要辦那件事去。治晚馬上就去同前途接頭，盡兩個鐘頭趕來回復老父台。”錢瓊光道：“兄弟就回去，一面先把票子寫好，空著名字等填。等老兄來過，兄弟再到州裏賀喜。專候，專候。”說罷，拱手而別。錢瓊光也同王、孫兩個各自回去，不在話下。

單說錢瓊光雖然熬了一夜，只因有利可圖，便也不覺勞乏。回到捕衙，業已紅日高升，急忙翻出舊卷，查照舊票的底子，把票寫好，只空著案由及原被告的名字未填。寫好之後，看了兩遍，索性又取出木頭戳子用好，又拿朱筆把日子填好。其時已有八點鐘了，算算時候已不止兩個鐘頭，無奈不見周小驢子前來，心上異常著急。看看時候不早，又須趕到州衙門裏道喜，急得他什麼似的。無奈，只得穿好衣帽靜坐，專等周小驢子一到，交割清楚，便好度了過來。

事有湊巧，剛剛衣服穿的一半，周小驢子來了。二人相見大喜。周小驢子在袖子裏取出那張稟帖，錢瓊光大略一看，只見上面很有些不懂得句子，忙把原被告名字記清，又再三斟酌一番，把案由摘敘了三四句，從抽屜裏取出來票來填好，立刻派了一個人，叫他跟著周先先一同去。然後周小驢子從大襟袋裏取出一個紅封袋，雙手奉上。錢瓊光接在手裏一掂，似乎覺得甚輕，忙問：“這裏頭是若干？”周小驢子道：“這裏頭是四塊折席，不成意思，不過送老父台吃杯酒的。”錢瓊光躊躇了一回，說道：“不瞞老哥說，兄弟是代理，就要交卸的人。同老哥相好，承老哥照顧這件事，兄弟多也不敢望，只望他一

個全數。不在說別的，單是這張票，兄弟從城外一回來就連忙弄好了，專等你老哥來。這票上的字都是兄弟自己寫的。倘若照衙門裏的規矩辦起來，至少也得十天起碼，那裏有這樣快。此事落在別人身上，哼哼，至少也得要他三十隻洋！如今只要你十塊，真是格外克己的了。”

周小驢子聽了他這一番話，又見他不肯收那四塊，知道事情不得過場，於是從袋裏又挖出兩塊洋錢，還說：“這兩塊是治弟代墊的。替朋友辦事，少不得也要替他作三分主。”錢瓊光道：“兄弟是個爽快人，你老哥替朋友辦事也是義氣，你索性爽快些再替他添兩塊。一共兄弟受他八塊，你回去開銷他十塊，我們弄個二八扣。你費了心，我也不另外替人道乏了。”周小驢子又思思索索的半天，好容易才添了一塊，說了無數的叨情話，說什麼”這總是老父台照應治弟的，多賞治弟一塊買鞋穿罷。”錢瓊光無奈。

周小驢子去後，方急忙趕到州裏去。雖然曉得堂翁是起得遲的，但是爲了道喜，不得不早些過來。此時，合衙門的人因爲老爺得了保案，都是喜氣衝衝的。錢瓊光蟒袍補褂，照例先下門房。常見的那位執帖大爺，已經奉派進省，這天是雜務門兼執帖，錢瓊光也是認得的，急忙取出手本交給，托他上去代回，說是稟賀、稟見。雜務門進去了一回，忽然滿頭是汗，怒衝衝的走回門房，把大帽子摘下往桌子上一擦，說道：“媽的晦氣！他升官，人家就該死了！幸虧他得的保舉，不過是個虛好看，倘若真正做了知府，那架子更要大呢！倘若做了道台，天都可以撐破！再大更不用說了！總而言之：我們當奴才的不是人！錢太爺，大小像你這樣，總得是個官才好！”

錢瓊光聽了他半天說話，也摸不著頭腦，只得搭訕著站起來，說道：“堂翁可曾升帳沒有？我還是就進去，還是等一會

兒？”雜務門道：“得了保舉，早把他喜的睡不著了。今天一早就起來了，忙著做官銜牌，糊對子。因為做牌的來的晚了些，開口就罵人。誰不是人生父母養的？攔得住被他‘混帳王八蛋’，罵了去，喝了來！大爺越想越氣，不吃這碗飯了！”錢瓊光一聽堂翁已經起來多時，心上著急，恨不得馬上進去才好，後來直等得雜務門氣平了，然後領了他進去見的。

這時候區奉仁正在大廳上，就昨夜接的那封喜信攔在面前，旁邊坐著幾位朋友、官親，如帳房、書啓、二老爺之類，都在那裏湊趣。錢瓊光進了大廳，恭恭敬敬跪下磕了三個頭，替堂翁叩喜，又與各位師爺及二老爺相見。堂翁讓他坐，然後坐下。區奉仁一面孔得意之色，先開口道：“你是幾時曉得的？”錢瓊光一想不好說是昨夜裏得信，只得回稱：“剛剛得信。”區奉仁道：“還是你一個人曉得，還是同城統通曉得？”錢瓊光道：“只有卑職一個人得信，所以趕過來先替堂翁叩喜。”區奉仁道：“是啊，我料想他們是不會曉得的。我得的是密保，上頭只有撫台自己曉得，連藩台都還不明白哩。還是那年獲盜案內，撫台親口許我的，到如今果然保了出來。可見做上憲的人，又要賞罰分明，又要記性好，夫然後叫人心服。這位撫台，兄弟同他也算投緣的了，將來倒要送副門生帖子去才是。”說著，便同帳房說：“我的話可不是？”帳房說：“是極！”

區奉仁又道：“我已經有了同知直隸州了，再升用，升個什麼？自然一定是知府了。你看這些混帳王八蛋！我從早上叫他們趕做一付‘升用府正堂’的官銜牌，到如今木匠還不來，真正可惡！此時同城雖然還不曉得，馬上他們得了信都要來道喜的。今天他們來討，明天我去謝步，這副牌是執事裏一定要用的。況且這是恩出自上，比捐的總體面些。”師爺們一齊應了一聲“是”。區奉仁又望著錢瓊光說道：“我們湖北的體制，

佐貳見知府是沒得坐位的。兄弟雖然不講究這個，但是體制所關，將來過了班，就是要隨隨便便也就不能了。”錢瓊光明曉得這句話說的是他，想了半天，無可回答，只應了一聲“是”。

正說著，書辦上來請示，說是裏裏外外，或是柱子上，或是門上，有些對聯都要另換新的，要請師爺擬好了句子，好交代書辦去寫。區奉仁忙回臉過有去對啓書老夫子說道：“這個要請你老夫子費心了。”書啓師爺忙又應一聲“是”，隨手請教是怎麼做法。區奉仁道：“前頭的對子都是按著州、縣官做的，如今兄弟得了升用知府，有些什麼‘五馬黃堂’等類的字眼都可以用得著了。兄弟如今一來公事忙，二來上了年紀，也不肯用這個心思了。至於暖閣當中，我倒想好了一句成句，就是帖‘一品當朝’四個字的地方，你們拿紅紙比好尺寸，替我寫‘憲眷優隆’四個字，照樣帖在屏門當中。”回頭又問書啓：“老夫子以爲何如？”

書啓尚未答言，二老爺接著說道：“這四個字似乎太俗。”區奉仁聽了似不願意，道：“這四個字，人家四六信裏常常用的，又是成句，總比‘一品當朝’四個字來得文雅。”二老爺道：“暖閣當中，不是‘當朝一品’，就是‘指日高升’，從沒有用過別的字眼。”區奉仁更發怒道：“你們這些人真正不通！不靠著憲眷，怎麼能夠升官呢？我這四個字，把你所說的兩句，統通包括在內。所以一等人有一等人的材料。老弟，不是我瞧你不起，像你這樣執迷不化，將來能夠趕到愚兄這個分兒還是早咧！”二老爺見哥哥動了氣，也就撇起了嘴，不言語了。

區奉仁正待再說下去，忽聽外面一片人聲，大家不覺嚇了一跳，忙叫人出去查問。只見稿案門飛跑似的進來，回道：

“有些人來告錢太爺受了人家的狀子，又出票子拿人，逼得人家吃了鴉片煙，現在趕來求老爺替他伸冤。那個吃大煙的也擡了來了，還不知有氣沒氣。”區奉仁道：“混帳！我的衙門裏准他們把屍首擡來的嗎？你跟官跟了這許多年，這一點點規矩還不曉得？今天老爺有喜事，連點忌諱都沒有了！混帳王八蛋！還不替我轟出去！”稿案門道：“這是錢太爺不該受人家的狀子，人家無路伸冤，所以才來上控的。”區奉仁聽得“上控”二字，忽然明白，方才回過臉去，對準錢太爺發作道：“你做的好官啊！這是你鬧的亂子，弄得人家到我這裏來上控。我自己公事累不了，你還要弄點事情出來叫我忙忙。現在怎麼說？”

錢瓊光起先聽了稿案門的話，早已嚇得瑟瑟的抖，後來又聽了堂翁的教訓，便拍托一聲，身不由己的跪下了。區奉仁並不讓他起來，又拉著長腔，說什麼“擅受民詞，有幹例禁，你既出來做官，連這個還不曉得嗎？我也顧不得你，我是照例要揭參的。”錢瓊光一聽要參官，更嚇的魂不附體，只是跪在地下磕響頭不起來，求堂翁開恩。區奉仁拿他訓斥的半天，還不曉得外面究竟鬧的是什麼事情，便道：“你就在這裏朝我跪到天黑也不中用。你自己鬧的亂子，快自己出去了結過再來見我。”錢瓊光跪在地下還是不動。區奉仁問他為什麼不出去。錢瓊光道：“不瞞堂翁說，卑職這一出去，可沒有命了！”區奉仁道：“到底爲著什麼事情，你自己總該有點數的。”錢瓊光又磕頭道：“卑職該死！卑職同他們來往，共有好兩件事情，實在不曉得是那一件。”區奉仁道：“好個不安本分的人！”錢瓊光道：“都是他們來找卑職的，卑職也只盼能夠替他們把事情了掉，也免得堂翁操心。”

區奉仁道：“承情”。至此方回頭問稿案門：“到底外面爲了什麼事情？”稿案門回稱：“爲的是一個人家有個女兒，

有個光棍想要娶他。那家不肯，這光棍就托人化了錢給錢太爺，托錢太爺出票子抓那個該女兒的人，說是抓了來要打板子。那人急了，就吃了生大煙。鄉鄰不服，所以鬧到這裏來的。”錢瓊光至此，方才明白就是早上的那樁事，深恨周小驢子事情辦得不妥當。

裏面說了半天話，外面的人聲已往。稿案門再出去問了問，才知已被雜務門吆喝住，只等老爺坐堂審問，不敢羅唆了。區奉仁一聽外頭人聲已息，才說：“那個吞煙的，趕緊拿點藥水給他吃，或者有救。”人回：“已經灌過了，聽說吃的不多，大約可以救得的。”區奉仁於是把心放下，又朝著錢瓊光發作了幾句，方才自往簽押房裏而去。錢瓊光不免跟了帳房師爺同到帳房裏，就左一個安，右一個安，一面請安，一面軟求道：“晚生一時荒謬，總得求你老夫子成全！”師爺道：“你老哥就要交卸的人了，何必再去多事。這事你自己鬧的亂子，還不快去想了法子壓伏壓伏他們，等到堂翁坐了堂，那事就只好辦了。”

一句話提醒了錢瓊光，立刻退出帳房，走到雜務門的門房裏。雜務門正在外面幫著灌那吞煙的人，一霎回來，見了面，少不得又是一番埋怨，說：“我的太爺！幾乎玩成功一條人命！虧你，我亦不曉得你是怎樣鬧的！”停了一回，又說道：“現在你放心罷，人命是沒有的了。你今天算好運氣，偏偏碰著我們這位老爺有喜事不坐堂。你有這半天一夜的工夫，能夠完結，趕快去完結了再來；完結不了，明天再審。”

錢瓊光於是再三感謝，方才辭別出來。回到捕衙，蟒袍補褂，統通汗透的了。馬上叫人去找周小驢子，周小驢子逃走了，不在家。錢瓊光無奈，只得去找王二瞎子，因他地面上人頭還熟，托他找個人出來勸和勸和。王二瞎子昨夜擾過他的酒，少

不得出來幫忙。當時就找到了兩個人：一個是善堂董事，一個是從前做過圖正的，後來因為上了歲數，就把圖正一應事務，統通交代兒子承受，自己不管。他倆都是年高望重的人，又是捕廳老父台見委之事，一想彼此都有仰仗的地方，樂得借此交結交結。王二瞎子見他倆已允，便先尋了本圖地保，同著原差又找到原告，在小茶館裏會齊，開議此事。幸虧原告那邊吞煙吞的不多，一經施治，便無妨礙。又經王二瞎子、善堂董事一幹人，連騙帶嚇，原告一面，只求太爺不逼他把女兒嫁給那個光棍，他亦情願息訟。錢瓊光就答應他：“前頭那張票不算數，立刻吊銷。所有你們婚嫁之事，我太爺一概不管。”於是一天大事，瓦解冰銷。

錢瓊光又進去求了帳房師爺、錢谷師爺，替他到堂翁面前講情。湊巧堂翁這兩天正因升官一事，滿心快活，只圖省事，便也不來問信。過了兩日，正任吏目隨鳳占回任，錢瓊光照例交卸，自行回府銷差，這事也就完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卻洋貨尚書挽利權 換銀票公子工心計

且說蘄州州官區奉仁自從得了保舉之後，回城齊來道喜，少不得一一答拜；又辦了酒席，請他們吃喝；一連忙了幾日，方才停當。後來奉到部文核准，行知下來，自己又特地進了一趟省，叩謝憲恩。正想回任，忽然奉到藩台公事，說他從前當過好幾處局子的收支委員，帳目清楚，公事在行。現在北京派有欽差童大人前來清查財政，由江、皖各省，一路而來，目下已到南京，指日就臨湖北，所有本省司庫局所，凡屬銀錢出入之地，均須造冊報銷，以備欽差查考。因此特地留下區奉仁在省辦理此事，蘄州本缺，另委一位元候補同知前去代理。雖說是短局，然而區奉仁放著一個實缺不得回任，卻在省裏幫人家清理帳目，心上很不願意。但是迫於憲令，亦叫做無可奈何而已。

且說這位欽差姓童，表字子良，原籍山西人氏。乃是兩榜出身，由部曹外放知府，一直升到封疆大吏，三年前調京當差，改以侍郎候補，第二年就補了缺，做了兩年侍郎，目下正奉旨署理戶部尚書。此時朝廷正因府庫空虛，有些應辦的事，都因沒有款項，停住了手。便有人上了一個摺子，說：

現在東南各省，如兩江、湖廣、閩、浙、兩粵等處，均系財賦之區，錢糧厘稅，歲入以數千萬計。然而錢漕有積欠，

厘金有中飽；如能加意搜剔，一年之中，定可有益公家不少。無如各省督、撫狃於積習，敬且因循，決不肯破除情面，認真厘剔。近來又有了什麼外銷名目，說是籌了款項，只能辦理本省之事，將來不過一紙空文咨部塞責。似此不顧大局，自便私圖，若非欽派親信大員，前往各省詳細稽查，認真清理，將來財政竭蹶，根本動搖，其弊當不可勝言。

各等語。朝廷看了這個摺子，甚是動聽，馬上召見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商議此事。童子良亦以此舉爲然，並且自己保舉自己說：“臣在外省做官做了二十年，一切情形都熟。先下江南，後到閩、廣，大約有半年工夫，就可回京複命。”朝廷准奏。跟手就下一條上諭，派童某人前往江南等省查辦事件。

次日童大人謝恩，召見下來，就在本部裏選了八位司員，又在別部裏奏調了幾位，此外還有軍機囑託、老公囑託，大小一共又收了五十多張條子，一齊派爲隨員。又因爲自己膝下只有一個大兒子，是前頭正太太所生，餘外都是妾生的幾個小兒子，若把大的留在家裏，恐怕他欺負小的，只得把大的帶了出門。安排停當，方才檢了日子，陛辭出京。

且說童子良生平卻有一個脾氣，最犯惡的是洋人：無論什麼東西，吃的、用的，凡帶著一個“洋”字，他決計不肯親近。所以他渾身上下，穿的都是鄉下人自織的粗布，洋布、洋呢之類是找不出一點的。但是到了五十多歲上，因爲生病抽上了鴉片煙，再戒不脫，一天在朝房裏，有位王爺同他說笑話道：“子良，你不是犯惡洋貨嗎？你爲什麼抽洋煙呢？”一句說話惱了他，回得家來，就把煙燈、煙槍統通摔掉，對家裏人說：“我從今再不吃這撈什子了！”誰知他老人家煙癮狠大，兩個時辰不抽，眼淚鼻涕就一齊來了。家裏人看他難過，想要勸他，

又不敢十分相勸。才勸得一句，他便回道：“你們隨我罷，我寧可死也不破戒的了！”

後來，實在熬不過了，一息奄奄，說不出話來，拿眼睛望著他大兒子，意思想叫他大少爺替他備辦後事。他大少爺此時也有十八九歲了，讀書雖不成，外才是有的。見了父親這個樣子，便追問所以立志戒煙的原故。當時就有人提起，只因某王爺說了一句笑話，所以把老頭子害到這步田地。到底大少爺有主意，想了一想，道：“說了洋煙，無怪乎他老人家要不吃了。如今你們只說是雲南土熬的廣膏。雲南、廣東都是中國地方，並不是外洋來的，自然他老人家沒得說了。”家人遵命，慌忙另外取了一付煙盤，端到房中，童子良見了，連忙搖手，意思不要他們進來。後來家人照著大少爺的話回了，方才一連呼十幾口。這一頓，竟比平時多吃了三錢，方才過癮。

過了幾天，齊巧前頭同他說笑話的那位王爺請他吃飯。見面之後，童子很便叫著自己名字告訴王爺，說道：“童某現在不吃洋煙了。”王爺一聽大喜，連忙誇獎他，說道：“有志不在年高。你老先生竟能立志戒煙，打起精神替主子辦事，真正是國家之福！”一面吃酒，一面留心看他到底吃不吃。誰知他吃到一半，叫值席的倒了一碗熱茶給他，趁人不見，從荷包裏摸出一個煙泡，化在茶裏吃了。這位王爺是同他向來說慣笑話的，今天拿住了這個把柄，便問他：“既然不抽洋煙，為什麼還要吞煙泡呢？”他便正言厲色的答道：“童某吃的是本土，是不相干的。”王爺說：“吃煙吞泡還不是一樣嗎，怎麼叫做不相干呢？”童子良道：“回王爺話：所謂戒煙者，原戒的是洋藥，本不是戒的本土，但看各關報銷冊，洋藥進口稅一年有多少，便曉得我們中國人吃洋煙的多少。如今先從童某起，頭一個不抽洋煙，拿本土來抵制他，以後慢慢勸他。倘或天下人

一齊都吃本土，不吃洋煙，還愁甚麼利源外溢呢。童某並不是歡喜一定要吃這個撈什子，原不過以身作法，叫天下人曉得我是爲洋藥節流，便是爲本土開源，如此一片苦心而已。”王爺道：“不想老先生抽抽鴉片煙，卻有如此的一番大經濟在內。可佩！可佩！”這是一樁事。

還有一樁，這一樁乃是要錢。做官的人要錢，本來算不得什麼。但是他卻另有一副脾氣，是專要銀子，不要洋錢，爲的洋錢的“洋”字又犯了他的忌諱。從前京城裏面本來是不用什麼洋錢的，用的全是當十大錢，無非銀子換錢，錢換銀子，倒也爽快。近來幾年洋錢漸漸的用開了，北京城也有了。有些會打小算盤的人，譬如一向是孝敬一百兩的，如今只消一百塊錢，化上七十多兩銀子，也甚覺得冠冕。無奈這位童大人，要是人家送他洋錢，他一定譬還不受。送他錢的人，不是門生，便是故吏，總是有求於他的人，如今見他不受，大家心上都要詫異。後來訪著緣故，只得換了銀子再去送，合起數目來，總比洋錢還要多些。他到此亦不謙讓了，除掉現銀子，便是銀票：一千兩、二千兩、三百兩、五百兩，白紙寫的居多。還有些人因爲寫的白紙票子，恐怕忌諱，竟用大紅緞子寫的，倒也新鮮得很。

他生平雖愛錢，卻是一文不肯浪費。凡是人家送給他的銀票，上房後面另有一間小屋。這間屋是墨測黑，連個窗戶都沒有的，然而一步一鎖，無論甚麼人不准進去的，就是兒子亦只准站在門外。一天老頭子在這屋裏有事情。大少爺進來回話，因爲受過父親的教訓，不敢徑入房中，站在門外老等。等了一回，忽聽老頭子在小屋裏叫喚起來，方見姨太太點了個亮，掀開門簾，在門口站著，亦不敢進去。仿佛老頭子在地下摸索了一回，忽然一跳就起，說道：“還好！有了！”隨手出來，把門鎖好。姨太太照火的時候，大少爺留心觀看。只見這間小屋

裏，四面牆上貼的，一張一張，很像帳條子一樣。及至仔細一看，才曉得牆上貼的都是銀票。大少爺把舌頭一伸，心中暗暗歡喜：“原來老人家有這許多家當，這間小屋卻是他老人家的一間銀庫！”

又過了兩年，有幾省督、撫奏請置辦機器，試造中國洋錢。他老先生見了這個摺子，老大不以爲然。無奈朝廷已經批准，他也無可換回，只得回轉家中，生了兩天氣，說：“好好一個中國，爲甚麼要用夷變夏！中國用慣銀子的，如今偏要學外國的樣，鑄甚麼中國洋錢！這個洋錢日後倘若用開，豈不是全個成了他們外國人的世界？那還了得！我情願早死一天，眼睛閉了乾淨，免得日後叫我瞧著難過。”他雖如此說，人家亦不來睬他。到了第二年，有兩省銀元造成，解到部裏，其時他老人家已掌戶部，司員撿了一包，請他過目。他閉著眼睛，說道：“我不忍看這些亡國東西，你們拿了去罷！”司官曉得他素來脾氣，只得退了下來，後來這話傳開了，京城裏面都以爲笑話。

有天，有個門生，本是個翰林底子，因得京察記名，奉旨簡放江西九江府知府。召見下來，到老師跟前著辭行。童子良道：“聽說九江地方是很熱鬧的。”門生道：“本是通商碼頭，各國商人都有。在那裏是很不好做的，門生特來請請老師的教訓。”童子良歎口氣道：“那裏有這許多國度！總而言之句話：他們外國人，想出法子來騙我們錢的。我不相信他們外國人就窮到這步田地，自己家裏做不出生意，一定要趕到我們中國做生意。偏偏就有我們這些不爭氣的督、撫去隨和，他們的洋錢不夠使，我們又特地買了機器，鑄出洋錢來給他們使。不曉得他們外國人有何功何德到我們，我們要如此的巴結他！我真正不懂！”門生道：“我們中國自鑄的洋錢本不叫做洋錢，有的叫銀元，亦叫龍圓。”童子良道：“亦不過多換幾個名字，

騙騙皇上罷了，還不同外國洋錢一個樣子嗎。”門生道：“大小雖一個樣子，花樣卻是不同。我們的龍圓，正中盤的是一條龍，所以叫做龍圓。”

童子良聽說花樣不同外國一樣，不覺心上一動，說道：“你有沒有？可拿個來我瞧瞧。”這位門生齊巧身邊有兩塊洋錢，一塊鷹洋，一塊龍元，便取出來，說聲“老師請看。”童子良接在手中，一見有一塊鷹洋在內，便縐著眉頭，說道：“怎麼老弟你亦用這個？”隨手就拿這塊洋錢在炕几上一丟，卻拿了那塊龍元不住的端詳。後來看見有龍的一面四轉亦有洋字，他老人家便把面孔一板道：“老弟！怎麼你也來欺我？如果不是造了送給外國人的，為什麼要刻上這些外國字呢？我總疑心現在的人，一定是吃了外國人的迷混藥，所以樣樣都幫著外國人，真正不解！”後來這個門生又再三告訴他：“中國所以鑄造龍元，原是想出法子抵制外國洋錢的意思，就同老師單吃本土，不吃洋煙，同一用意。”童子良經此一番譬解，雖然明白了許多，然而總為這龍元上面刻了洋字，決計不肯使用。

閒話少敘。單說他此番派了九省欽差，到處查帳籌款，不但那九省大小官員，聽得他來，個個不安其位，就是別省聽著，也為擔心。當時他上去請訓，奏稱道：“臣這趟出京，要由旱道而走，十八站到清江浦，然後坐了民船，再下江南。”上頭問他：“為什麼不坐火車到天津，再換輪船到上海？豈不快些？”他便碰頭奏道：“臣是天朝的大臣，應該按照國家的制度辦事。什麼火車、輪船，走的雖快，總不外乎奇技淫巧；臣若坐了，有傷國體，所以斷斷不敢。”上頭聽他說的話很冠冕而且曉得他為人古板，也就隨他去了。但是按照官站，須要經過山東，朝廷便諭他順便帶看河工。他亦說：“山東黃河，年來時常決口，聽說其中弊端百出，臣到山東後，定當嚴密稽查，決不敢

有負委任。”上頭聽了，無甚說得。

過了一天，又上去陛辭下來，便在部裏支了盤川，帶了隨員，徑向北道旱路進發。未曾動身的前頭，發信給各地方大員，叫他們傳諭所屬，無非說：“本大臣砥礪廉隅，一介不取。所到之處，一概不許辦差。倘敢不遵，定行參處。”如此通飭下去，總以為這位欽差是清廉自矢，決計不用地方上破費銀錢的了。豈知他所費的更多。你道是何緣故呢？現在不說別的，單指轎馬一項而論：欽差坐的是長轎，擡轎子的每班四人，每天要換三班。一位少大人，隨員六七十位，有的坐轎，有的坐車。欽差隨員，各人都有跟人，都有行李。通扯起來，轎子至少亦得二三十頂，轎車、大車一百多輛，馬亦要一百多匹。這筆費用，一天共需幾何？部裏支得盤川，如何夠使？欽差每到一處，總要面諭地方官：“所有夫價，即便寫了領紙，交給巡捕官到我這裏來領。”地方官當時只得諾諾遵命。等到下來，一一發付之後，那裏還敢向欽差大人手裏討取。然而等到欽差臨動身的時候，這張領紙又一定要來討取去的，地方官又不敢不照寫。然而只見領紙進來，從不見銀子出去。好在地方官亦早已自認晦氣，決不要欽差還的。至於欽差自己心上亦未始不明白，但是不如此，不能顯得清廉，況且自己亦那裏貼得出許多呢。

最要緊的是：每到一處，地方官辦差太省儉了，固然不好，太華麗了，也不相宜。欽差尚未來到，便有欽差的巡捕先趕早一步來，名字叫做“先站”，其實是同地方官講價錢來的。看缺分大小，一千、八百，盡著量要。若是地方官孝敬的能夠如願，他便把欽差脾氣歡喜什麼，不歡喜什麼，都說了出來；地方官摸著欽差的脾氣，這差事自然是好辦了。倘若送的不能如願，他便不肯以實相告，盡著地方官去瞎碰。

此番欽差因奉旨查辦河工，所以繞著濟南。撫台恐怕首縣

辦差，一個人兼顧不到，特地派了兩個同知，兩個知縣，幫著去辦。使用銀子，都在善後局裏支領。偏所派的四位當中，有一位同知手筆極緊，除掉行轅應用的物件，不得不辦了送去，其餘小錢一文不肯浪費。巡捕官預先下來，只有首縣私下答應他八百銀子。那巡捕官一定要三千，說：“欽差到你們這裏，總得多住幾天，隨時可以挑眼的。咱們勸你多破費幾文，爲的是彼此平安，省得欽差挑眼之後，大家沒味。”首縣聽了，甚以爲然，無奈那位同知大老爺執定不肯。首縣無奈，只得又自己暗裏送了這巡捕五百金。

此是山東省城是早已曉是欽差脾氣不喜歡洋貨的，所以行轅之內，一切擺設鋪陳，凡是洋鍾、洋表、洋毯、洋燈、洋桌、洋椅之類，一概不用。等到晚上，點了無數若干的牛油蠟燭，不拿洋燈比較，也還覺得明亮。至於其他一切陳設，都是中國土貨。吃的東西，又無非照例的燕菜席，滿、漢席。欽差住了幾天，尚無話說。其時已是四月，天氣漸熱。跟班的出來，說大人嫌吃的水不乾淨，就是擰出手巾來也有股氣味。辦差的聽見了，立刻就叫人到趵突泉打了水來給欽差吃。又買了一打林文煙香水交給跟班上，說：“每逢欽差洗臉，面盆裏沖上些香水，就沒有氣味了，而且還香噴噴的好聞。”誰知拿了進去，欽差還沒有聞著，打手巾把子的人已經挑眼了，拿著香水送到欽差面前，說：“這是外國人的藥水，他們拿來藥你的。”欽差聽了，便氣的了不得，寫信給撫台，要查辦辦差的。撫台忙傳那四個辦差的到轅問話。四個人據實稟明，說那香水原是可以避暑氣的，而且還可以避疫氣。撫台複了欽差。欽差又查問那裏買的，後來聽說是洋貨店裏買的，欽差愈加不高興，說：“我就同女人一樣，守節已經到了六七十歲了，難道還要半路上失節不成。你們這些人都不是好人，總要想出法子來害我，

到底是何居心！”

這個風聲傳了出去，不但辦差的人處處小心，就是合省官員來稟見的，幾是稍微帶點洋氣的東西，都不敢叫他瞧見。有天同司、道談論公事，談得時候多了些，忘記了時辰，便問：“現在是什麼時辰了？”有位候補道，無意之中說了聲“現在大約有一點鐘了”。童子良不聽則已，聽了之時，便把眉頭一縐，眼睛一楞，說：“你老哥說的什麼？兄弟不懂。”嘴裏說不懂，心上卻是明白的，曉得他們所說的一定是表上的時刻，便想到這些人身上一定帶著有表。半天不言語，側著耳朵一聽，偏偏同他坐的頂近一位道台，外褂裏面剔剔的響。童子良聽了一會，便問這位道台：“你老哥身上有什麼東西，一剔一剔的響？”又問：“你們衆位可曾聽見沒有？”衆人都不敢言，直把那位道台羞得耳根都紅，坐立不穩。童子良還算忠厚，未曾當面揭穿，只第二天見了撫台，說：“某道人是漂亮的，但是漂亮人總不免華而不實，不肯務正。所以兄弟取人，總在惘惘無華一路。”撫台聽了，先還摸不著頭腦，還以為某人辦事不誠實，所以欽差才加了他這個考語；後來別位司、道說起，曉得是為帶著表，方才付之一笑了事。

欽差在濟南住了十來天，所查辦的事，無非是河工局裏多孝敬他幾萬銀子，沒什麼大不了之事。河工局送的是公款，為的是保全大局起見，欽差受了自無話說。撫台又另處送了程儀，下來便是司、道孝敬，府、縣孝敬，還有些相好處的孝敬：欽差亦一一笑納。

另外又有位平度州知州，這州官乃是在旗，名喚巴吉，表字祥甫。平度州缺，在東三府裏也算得中等的缺。巴祥甫到任，已經做過五六年了，這年又得了“卓異”，照例送部引見。他身上本有“在任候補直隸州”字樣，等到引見下來，又得了個

“回任候升”。回省之後，上司都拿他當老州縣看待，自然立即飭回本任的。回任不多幾時，偏偏臨清州出缺。臨清州乃是直隸州。巴祥甫因爲自己資格已到，不免有覬覦之心。親自進省，托人在大憲面前吹噓，意思想求大人拿他升補。上頭尚在遊移兩可。這個檔口，齊巧欽差來到，一連忙了十幾天，就把這事擱起。巴祥甫心上雖然著急，也屬無可如何。

巴祥甫有個哥哥，從前曾經拜在欽差門下，巴祥甫因此淵源，也就拿著門生的帖子前去叩見、居然傳見，留下談了半天，甚是親熱，等到見了下來，就有他的親家，也在省裏候補的，勸他送分重禮給欽差，趁勢托欽差說兩句好話，撫台一定答應。巴祥甫亦以爲然，意思想送欽差八千銀子。他親家道：“送銀子不及送東西的體面。”原來巴祥甫省城裏的什麼事情都是托他這位親家替他經手的。他親家新近亦是替一個朋友辦了一分禮，就是送給一位什麼大人的，後來這分禮沒有收，那個朋友的錢亦就一直沒有拿出來。這分禮物總共值到五吊來往銀子，一齊擔在他親家身上，所以他親家急於想要出脫，齊巧碰著巴祥甫要送欽差的禮，他親家面子上勸他置辦東西，骨子實是要卸自己的干系，因此一力攬掇。那分禮物當中，如珠寶、翡翠之類，很有兩件值錢的。巴祥甫瞧了，因見親家討他六千，他看過六千還值，便爾應允。

但是巴祥甫的爲人，是有點馬馬糊糊的，把禮物大概看了一遍，面子上很覺過得去，便對親家說了聲“費心”，吩咐開寫禮單，即刻派人送去。不料送禮的家人去不多時，忽然趕回來找老爺，說是禮單之中有盤珠打璜金表一打，欽差巡捕說：“這是大人頂頂犯忌的東西，怎麼拿這個送他？非但不落好，倘或欽差生了氣，還怕于你老爺功名有礙。”巴祥甫道：“既然承他關照，我們就把表拿回來，再配一樣別的送去亦好。”

家人道：“小的亦是如此說，無奈巡捕老爺不准我們拿回來。”巴祥甫急了，只好親自趕去。走到那裏，巡捕拿他一味恫嚇，說：“已回過少大人了，不能由你拿回去掉換。你要太平無事，除非送三千銀子給少大人，托他替你想法子，還是個辦法。”巴祥甫無奈，只得同他磋商了半天，跌到二千。巡捕果然進去同大少爺說明。大少爺說：“叫他把銀子拿來，保他無事。”巴祥甫只得又回來，找到他親家，打了二千銀子的一張票子送了進去，然後巡捕連表連銀子，統通拿進去，交代了大少爺。大少爺又教了巡捕若干話，巡捕會意。

直等到裏頭傳開飯，童子良剛剛坐下，只見巡捕拿了手本、禮單從外面走了進來。方才走到院子裏，劈面大少爺從廂房裏走了出來，不由分說，攔住台盒瞧了一瞧，順手在盒子裏取出一捧東西。後裏拿著，卻嘴裏嚷著說道：“這人真正豈有此理！他不曉得這裏大人犯惡這個嗎？竟其大膽，敢拿這個往這裏送嗎？”一頭嚷，一頭搶在盒子前頭上來報信。其時拿手本、禮單的人已經到了童子良跟前了。童子良看了禮單，一見有金表在內，心上一個不高興，面孔登時沈了下來，要待發作，尚未發作。不料少爺才上得一層臺階，一個滑腳早滑倒了，嘩唧一聲，一大捧東西一齊丟在地下，還有些珠子的溜溜在地下亂滾。看上去，有兩個黃澄澄的的確像個金表，珠子早灑了滿地了。童子良一見大少爺跌倒，忙問：“怎麼樣了？”大少爺喘吁吁的站起來，把衣服撣了兩撣，也不拾地下的東西，便跑在他父親身邊，回道：“我正爲巴某人送的禮奇怪，所以搶著拿了來給你老人家瞧。”童子良此時早看清是表，便發話道：“你不曉得我頂恨這個東西嗎？還要拿了來氣我！替我把那地下的東西掃出去，就是跌破了，也不准放在這裏。”家人們答應一聲，早有幾個人把表搶著拿了出去，又一連兩三苕帚，地下一

顆珠子都掃的沒有了。童子良見表拿出去，方把巡捕埋怨道：“他們說不曉得，怎麼你們在我這裏當差使，連這個都不知道嗎？也不通知他們一聲，由著他們拿這個來氣我！”

巡捕見表拿了出去，沒有對證，方慢慢的辯道：“回大人的話：巴牧有兩句說話來，本要緊稟告大人知道的；倘若巴牧沒有那兩句話，標下亦決計不敢替他拿上來了。”童子良忙問：“什麼話？”巡捕道：“他說他這個表不是外國來的，是本地匠人自己造的。”童子良道：“怎麼本地人也會造表？造出表來做什麼用呢？”巡捕便按照大少爺吩咐他的話回道：“巴牧的意思，因為外國進來的表太多了，頂好中國人不買。無奈中國人有幾個能像大人這相正派，不要這些東西呢。但是外國進來的多了，中國的銀錢就不免慢慢的一齊淌出去了。現在也是萬不得已才想出這個抵制的法子，叫自己的匠人，仿照外國人的樣子造出一個表來，一樣報時報刻，中間的關振子就同鎖璜一樣，所以叫做打璜金表，面子上盤了多少珍珠，無非取其值錢好看的意思，所以叫做盤珠打璜金表。大人沒有瞧見，那底下一面還有‘大清光緒年制’六個字，上頭外國字一個都沒有，真正是自己本國土造的。”童子良聽了，居然信以為真，便道：“果然如此，還得說下去。如今跌碎了他的，倒辜負他這一片盛意了。”

巡捕見欽差怒氣已平，便笑著朝大少爺說道：“巴某人送禮來的時候，他自己倒也很明白。”童子良道：“怎樣講？”巡捕道：“他說：‘我巴某人拿了這東西孝敬欽差，不把話說明白，欽差一定要生氣的。說明白了，或者還念這片苦心，亦就包涵過去了。’巴某人還說：‘欽差是個正人，自古道，‘邪不勝正’，所以不歡喜這些東西的。’如今可被他一句話說著了。表是大人犯惡的，一進了院子門，大人老遠的瞅了一眼，

自然而然那東西就會跌在地下跌碎，不能近大人的身。這也不怪少大人拿的不好跌碎的，暗地裏自有神道在少大人手裏奪過來摔在地下的。真正是‘邪不勝正’，這話是萬不得錯的。”童子良聽了這番恭維，方才一面吃飯，一面慢慢的說道：“神道自有的。我們老太爺從前在山西做知縣，凡是出了疑難命盜案件，自己弄得沒有法子想，總是去求城隍老爺幫忙。洗過澡，換過新衣服，吃的是淨素，住在城隍廟裏，城隍老爺就托夢給他，或是強盜，或是兇犯，依著方向去找，回回都找到的。後來老太爺升天之後，老太太還做夢，說是老太爺也做了那一縣的城隍了。神道的確是有的，不可不相信。”巡捕道：“像大人這樣的職分，一定值日功曹暗中保護，城隍老爺位分小，還夠不上哩。”童子良把臉一板道：“這話不是可以混說的！那年陸中堂死了，他家是南方人，都按照南方風俗辦的事，當天化了多少錫箔，什麼望鄉台、城隍門、十八殿閻王，一齊都上了錢糧。城隍廟裏自從城隍老爺起，一直到小鬼土地，一齊都有燒化。人死了，頭一重先要到城隍老爺跟前掛號，任憑你中堂、尚書再大點的官都逃不過的。這話都可以混說，真正瞎胡鬧了！”

一席話說完，飯亦停當，方才下來，把巴祥甫送的禮物仔仔細細看了一遍。有個翡翠搬指，很中他老人家的意，帶了手上給大少爺瞧，問大少爺道：“你瞧，這搬指也不輸給你丈人的那一個了？”大少爺答應了一聲：“是”。童子良又看別的禮物也都過得去，便吩咐一齊收下，表已打碎，亦不追究。因此一個搬指對了他的胃口，卻很替巴祥甫出力，在撫臺面前替他說了許多好話，後來巴祥甫竟其如願以償，補授臨清州缺。這是後話不題。

單說大少爺憑空得著了十二隻金表，自然滿心歡喜。且說

他此番跟了老頭子出來，人家孝敬欽差，少不得也要孝敬少大人；銀子雖然也弄得不少，不過人心總無饜足之時，自然越多越好。老頭子自到山東，總共收了人家若干現的，若干票子，就帳上看起來，也就不在少數。後來老頭子又嫌現的累墜，於是又一概換了票子，床頭上有個拜匣，一齊鎖在裏面。莫說別人不能經手，就是自己兒子也不准近前一步。這間屋，一步一鎖，鑰匙是老頭子自己帶著。老頭子或是清晨起來，或是燈下無事，一定一天要早晚查點二次。統計在山東境內，得了十五萬六千銀子。少爺勸他與其自己帶在身邊，不如早些托票號裏彙到京城，也可存莊生息。無奈老頭子總覺放心不下，不以少爺之言爲然。

過了些時，山東銀子收齊了，便吩咐起馬，九站旱道，直到清江浦換船南下。在旱道上，這個拜匣就放在轎子裏面，每逢打尖住宿，等到無人之在時，依舊每日二次查點銀票。十五萬六千銀子的銀票，也有二千一張的，也有一千一張的，三百、五百也有、一百、二百也有。統算起來，共有三百幾十張銀票。查點一次，亦很費半天工夫。他在屋裏點票，一向是一個人不准入內，就是有客來拜，也不敢同，必須等到他老人家點完了數，鎖入拜匣，親隨人等方敢進見。

及至到了清江，坐的是大號南灣子船欽差自己一隻，少爺一隻，隨員人等一共是二十多隻，一字兒排在河心。少爺因爲老頭子一個人在船上未免冷清，同老頭子說，情願同老人家同船，以便早晚伺候。老頭子怕兒子偷他銀子，執意不肯。少爺見老頭子不允，也只好遵命。南灣子船極大，房艙又多。童子良特特爲爲叫辦差的替他做了兩扇牢固的門，以便隨時好鎖。到了清江，漕台請他吃飯，都是鎖了艙門才去的。漕台見了面，同他說：“我這裏有的是小火輪，我派兩條送你到蘇州，

免得路了耽擱。”童子良連連作揖推辭道：“你老哥還不曉得兄弟的脾氣嗎？我寧可天天頂風，一天走不上三裏路，我是情願的。小火輪雖快，是洋人的東西，兄弟生平頂頂恨的是洋貨，已經守了這幾十年，現在要兄弟失節是萬萬不能的了。況且兄弟苟其貪圖走的快，早由天津坐了火輪船到上海，也不到山東繞這一個大灣兒了。”漕台見他如此說法，曉得他牛性發作，也只好一笑置之。

單說少爺見老人家有這許多銀子，自己到不了手，總覺有點難過，變盡方法，總想偷老頭子一票，方才稱心。如此者處心積慮，已非一日。從清江一路行來，早晚靠了船，大少爺一定要過來請安。等到老頭子查點票子的時候，一定要把大少爺趕回自己船上去。大少爺也曉得老頭子的用意，生恐被他偷用了，將來輪不到小兒小女，無奈想放下總放不下。

有天船靠常州，到了晚上，時候還早，父子二人吃過了飯，隨便談了幾句，童子良就急急的催兒子過船。大少爺心上有點氣不服，走到船頭，盤算了一回，恰喜這夜並無月色，對面不見人影，他便悄悄的吩咐船家說：“我要在這船沿上出恭。”船上人道：“這裏河面寬，要當心，滑了腳不是玩的！船上有的是馬桶，還是艙裏穩當些。”大少爺道：“我歡喜如此，不准響，鬧得大人知道！”船上人見說他不聽，也只好隨他了。大少爺便依著船沿，慢慢的扶到後面，約摸老人家住的那間房艙。幸喜窗板露著有縫，趁勢蹲下，朝裏一望，可巧老頭子正是一個人在那裏點票子哩。大少爺看著眼饞，一頭看，一頭想主意。只見老頭子只是一張一張的點數，並不細看票子上的數目，一搭五十張，望上去有七八匣之內，拿鎖鎖好，擺在床頭。他老人家亦就順勢躺在床上，看那樣子，甚為怡然自得。大少爺隨即回自己船上。

一宵易過，容易天明。第二天開船，是日船到無錫。到了晚上，大少爺又過來偷著看了一回，也是如此。他便心上想道：“像他這種點法，只點票子的數，並不點銀的數，倘若有人暗地裏替他換下幾張，他會曉得嗎？有了，等我到了蘇州，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這銀子雖然不能全數到我的手，十成裏頭，總有六七成可以弄到手的。”主意打定，便買囑上下人等。等到船泊蘇州之後，偷個空上岸，先把自己的現銀子取出幾個大元寶，到錢鋪裏托他們一齊寫了銀票，也有十兩的，也有八兩的，極少也有四兩。錢鋪問他做什麼用，他說是賞人的，人家也不疑心了。回到船上，專等欽差上岸，或是拜客，或是赴宴，這個擋口，大少爺便開了老頭子住的艙門；鑰匙都是預先配好的，開了艙門，尋到拜匣所在，取出銀票，拿掉幾張大數目的，放上幾張小數目的，仍然包好放好。等到晚上老頭子點票子的時候，大少爺又去偷看了一回，只見老頭子依然是一張一張的點了個總數不差，無甚說得。因此大少爺膽子愈大，第二天又換上十來張，老頭子仍未看出，如此者不上五天，便把他老人家整千整百大數目的銀票統通偷換了去。

童欽差雖然仍舊逐日查點，無奈這個弊病始終沒有查出。又幸虧這童欽差平時一個錢不肯用的，這些銀票，將來回京之後，也不送到黑屋裏爲糊牆之用。大約這重公案，他老人家在世一日，總不會破的了。於是大少爺把心放下。後來手腳做的越多，膽子越大，老頭子這趟差使弄來的錢，足足有八九成到他兒子手裏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頻頻說白字 爲惜費急急煮烏煙

卻說童子良到了蘇州。江蘇是財賦之區，本是有名的地方。童子良此番是奉旨前來，一爲查舊帳，二爲籌新款。欽差還沒有下來，這裏官場上得了信，早已嚇毛了。此時做江蘇巡撫的，姓徐，號長綿，是直隸河間府人氏，一榜出身。藩台姓施，號步彤，是漢軍旗人氏。臬台姓蕭，號卣才，是江西人氏。他倆一個是保舉，一個是捐班，現在一齊做到監司大員，偏偏都在這蘇州城內。施藩台文理雖不甚清通，然而極愛掉文，又歡喜挖苦。因爲蕭臬台是江西人，他背後總要說他是個鋸碗的出身。蕭臬台聽見了，甚是恨他。

這日轅期，兩司上院，見了徐撫台。徐撫台先開口道：“裏頭總說我們江蘇是個發財地方，我們在這裏做官，也不知有多少好處，上頭不放心，一定要派欽差來查。我們做了封疆大吏，上頭還如此不放心我們，聽了叫人寒心！”施藩台答應了兩聲“是”，又說道：“回大帥的話：我們江蘇聲名好聽，其實是有名無實。即如司裏做了這個官，急急的‘量入爲出’，還是不夠用，一樣有虧空。”徐撫台聽了“量入爲出”四個字不懂，便問：“步翁說是什麼？”施藩台道：“司裏說的是‘量入爲出’，是不敢浪費的意思。”畢竟徐撫台是一榜出身，想了一想，忽然明白，笑著對臬台說道：“是了。施大哥眼睛近

視，把個量入爲出的‘入’字看錯個頭，認做個‘人’，字了。”蕭臬台道：“雖然看錯了一個字，然而‘量入爲出’，這個‘人’字還講得過。”徐撫台聽了，付之一笑。施藩台卻頗洋洋自得。

徐撫台又同兩司說道：“我們說正經話，欽差說來就來，我們須得早爲防備。你二位老兄所管的幾個局子，有些帳趁早叫人結算結算，趕緊把冊子造好，以備欽差查考。等到這一關搪塞過了，我兄弟亦決計不來管你的閒事。”藩、臬二司一齊躬身答應，齊說：“像大帥這樣體恤屬員，真正少有，司裏實在感激！”徐撫台道：“多糜費，少糜費，橫豎不是用的我的錢，我兄弟決計不來做個難人的。”藩、臬兩司下來，果然分頭交代屬員，趕造冊子不題。

正是有話便長，無話便短。轉眼間，童欽差已經到了蘇州了，一切接差請聖安等事，不必細述。且說童欽差見了巡撫徐長綿，問問地方上的情形，徐撫台無非拿場面上的話敷衍了半天。接著便是司道到行轅稟見。童欽差單傳兩司上去，先問地方上的公事，隨後又問藩台：“單就江蘇一省而論，厘金共是若干？”施藩台先回一聲“是”，接著說了句：“等司裏回去查查看。”童欽差聽了，無甚說得。歇了一回，又提到漕米，童欽差道：“這個是你老哥所曉得的了？”誰料施藩台仍舊答應了一聲“是”，接著又說了一句“等司裏回去查查看。”

童欽差一聽，他這個要回去查，那個要回去查，便很有些不高興。於是回過臉同蕭臬台議論江南的梟匪，施藩台又搶著說道：“前天無錫縣王令來省，司裏還同他說起：‘天錫的九龍山強盜很多，你們總得會同營裏，時常派幾條兵船去“遊戈遊戈”才好，不然，強盜膽子越弄越大，那裏離太湖又近，倘或將來同太湖裏的“烏匪”合起幫來，可不是頑的！’”施藩台

說得高興，童欽差一直等他說完，方同蕭臬台說道：“他說的什麼？我有好幾句不懂。什麼‘遊戈遊戈’，難道是下油鍋的油鍋不成？”蕭臬台明曉得施藩台又說了白字，不便當面揭穿駁他，只笑了一笑。童欽差又說道：“他說太湖裏還有什麼‘鳥匪’，那鳥兒自然會飛的，於地方上的公事，有什麼相干呢？哦！我明白了，大約是臬匪的‘臬’字。施大哥的一根木頭被人家坑了去了，自然那鳥兒沒處歇，就飛走了。施大哥好才情，真要算得想入非非的了！”

施藩台曉得童欽差是挖苦他，把臉紅了一陣，又掙扎著說道：“司裏實在是爲大局起見，行怕他們串通一氣，設或將來造起反來，總不免‘荼毒生靈’的。”童欽差聽了，只是皺眉頭。施藩台又說道：“現在緝捕營統領周副將，這人很有本事，賽如戲臺上的黃天霸一樣。還是前年司裏護院的時候，委他這個差使。而且這人不怕死，常同司裏說：“我們做皇上的官，吃皇上家的錢使，將來總要‘馬革裹屍’，才算對得起朝廷。”童欽差又搖了搖頭，說道：“做武官能夠不怕死，原是好的。但是你說的什麼‘馬革裹屍’，這句話我又不懂。”施藩台只是漲紅了臉，回答不出。蕭臬台於是替他分辯道：“回大人的話，施藩台眼睛有點近視，所說的‘馬革裹屍’，大約是‘馬革裹屍’，因爲近視眼看錯了半個字了。就是剛才說的什麼‘荼毒生靈’的‘荼’字，想來亦是這個緣故。”童欽差點頭笑了一笑，馬上端茶送客。一面吃茶，又笑著說道：“我們現在用得著這‘荼度生靈’了！”施藩台下來之後，朝蕭臬台拱拱手，道：“占翁，以後凡事照應些，欽差跟前是玩不得的！”於是各自上轎而去。

自此以後，童欽差便在蘇州住了下來。今天傳見牙厘局總辦，明天傳見銅元局委員，無非查問他們一年實收若干，開銷

若干，盈餘若干。所有局所，雖然一齊造了四柱清冊，呈送欽差過目，無奈童子良還不放心，背後頭同自己隨員說：“這些帳是假造的，都有點靠不住，總要自己徹底清查，方能作準。”於是見過總辦、會辦，大小委員，都不算數，一定要把局子裏的司事一齊傳到行轅，分班回話。

頭一天傳上來的一班人，童欽差只略爲敷衍了幾句話，並不查問公事。這一班退出，吩咐明天再換一班來見。等到第二天，換二班的上來，欽差竟其異常頂真，凡事都要考求一個實在。有些人回答不出，很碰欽差的釘子。於是大家齊說：“這是欽差用的計策，曉得頭一班上來見的人一定是各局總辦選了又選，都是幾個尖子，自然公事熟悉，應對如流，所以無須問得。等到第二班，一來總辦沒有預備，再則大家見頭一天欽差無甚說話，便亦隨隨便便，誰知欽差忽然改變，焉有不碰釘子之理。”司事碰了釘子，其過自然一齊歸在總辦身上。合蘇州省裏的幾個闊差使總辦一齊都是藩台當權，馬上傳見施藩台，當面申飭，問他所司何事。施藩台道：“司裏要算是頂真的了，幾次三番同他們三令五申，無奈這些人只有這個材料，總是這們不明不白的。”童子良道：“這裏頭的事，你可明白？”施藩台道：“等司裏回去查查看。”童子良氣的無話可說，便也不再理他。幸虧現任蘇州府知府爲人極會鑽營，而且公事亦明白，不知怎樣，欽差跟前被他溜上了，竟其大爲賞識，凡事都同他商量。這知府姓卜，號瓊名。但是過於精明的人，就不免流於刻薄一路。平時做官極其風厲，在街上看見有不順眼的人，抓過來就是一頓。尤其犯惡打前劉海的人，見了總要打的。他說這班都是無業遊民，往往有打個半死的。因此百姓恨極了他，背後都替他起了一個渾號，稱他爲“剝窮民”。藩台施步通文理雖然不甚通，公事亦極顛預，然而心地是慈悲的，所謂“雖

非好官，尚不失爲好人。”因見首府如此行爲，心上老大不以爲然，背後常說：“像某人這樣做官，真正是草菅人命了。”亦曾當面勸過他，無知卜知府陽奉陰違，也就奈何他不得。

欽差此番南來，無非爲的是籌款。江南財賦之區，查了幾天，尚無眉目，別處更可想而知了。童子良生怕回京無以交代，因此心上甚爲著急。卜知府曉得欽差的心事，便獻計于欽差，說是：“蘇州一府，有些鄉下人應該繳的錢糧漕米，都是地方上紳士包了去，總不能繳到十足。有的繳上八九成，有的繳上六七成，地方官怕他們，一直奈何他們不得。許多年積攢下來，爲數卻亦不少。”童子良道：“做百姓的食毛踐土，連國課都要欠起來不還，這還了得嗎！”卜知府道：“其過不在百姓而在紳士，百姓是早已十成交足，都收到紳士的腰包裏去了。蘇州省城裏還好，頂壞的是常熟、昭文兩縣，他那裏的人，只要中個舉，就可以出來替人家包完錢漕，進士更不用說了。”童子良道：“你也欠，他也欠，地方官就肯容他欠嗎？將來交不到數目，不還是地方官的責任嗎？”卜知府道：“地方官顧自己考成，亦只好拿那些沒勢力的欺負，做個移東補西的法子。至於有勢力的，拉攏他還來不及，還敢拿他怎樣呢。”童子良道：“一個舉人有多大的功名，膽敢如此！”卜知府道：“一個舉人原算不得什麼，他們合起幫來同地方官爲難，遇事掣肘，就叫你做不成功，所以有些州、縣，只好隱忍。卑府卻甚不以此爲然。”童子良道：“依你之見如何？”卜知府道：“卑府愚見：大人此番本是奉旨籌款而來，這筆錢，實實在在是皇上家的錢，極應該清理的，而且數目也不在少處。爲今之計，只要大人發個令，說要清賦，誰敢托欠，我們就辦誰。越是紳，越要辦得凶。辦兩個做榜樣，人家害怕，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不但以後的事情好辦，這筆錢清理出來，也盡夠大人回京複旨

交代的了。”

童子良這兩天正以籌不著款爲慮，聽了此言雖然合意，但是意思之中尚不免於躊躇，想了一想，說道：“這筆錢原是極應該清理的，但是，如此一鬧，不免總要得罪人。”卜知府道：“古人‘錢面無私’，大人能夠如此，包管大人的名聲格外好，也同古人一樣，傳之不朽；而且如此一辦，朝廷也一定說大人有忠心；朝廷相信了大人，誰還敢說什麼話呢？”童子良經他這一泡恭維，便覺他說的話果然不錯，連說：“兄弟照辦。”……但是，老兄到底在這裏做過幾年官，情形總比兄弟熟悉些，將來凡事還要仰仗！”卜知府亦深願效力。一連又議了幾日，把大概的辦法商量妥當，就委卜知府做了總辦。

卜知府本來是個喜歡多事的人，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行文各屬，查取拖欠的數目以及各花戶的姓名；查明之後，立刻委了委員，分赴各屬，先去拿人。那些地方官本來是同紳士不對的。今奉本府之命，又是欽差的公事，樂得假私濟公，凡來文指拿的人，沒有一名漏網。等到解到省城之後，凡是數目大的，一概下監，數目小的，捕廳看管。但是欠得年代太久了，總算起來，任憑你什麼人，一時如何還得起。於是變賣田地的也有，變賣房子的也有，把現在生意盤給人家的也有，一齊拿出錢彌補這筆虧空。然而這些都還是有產業、有生意的人，方能如此。要是一無底子的人，靠著自己一個功名，魚肉鄉愚，挾持官長，左手來，右手去，弄得的錢是早已用完了，到得此時，斥革功名，抄沒家產都不算，一定還要拷打監追。及至山窮水盡，一無法想，然後定他一個罪名，以爲玩視國課者戒。因此破家蕩產，鬻兒賣女，時有所聞。雖然是咎由自取，然而大家談起來，總說這卜知府辦的太煞認真了。

閒話少敘。但說卜知府奉到憲割之後，認真辦了幾天，又

去襄見欽差。童子良道：“兄弟即日就要起身前赴鎮江，沿江上駛；先到南京，其次安徽，其次江西，其次兩湖，回來再坐了海船，分赴閩、粵等省。到處查查帳，籌籌款，總得有一年半載耽擱。”這事既交代了老兄，大約有半年光景，總可清理出一個頭緒？”卜知府道：“不消半年。卑府是個急性子的人，凡事到手，總得辦掉了才睡得著覺。大約多則三月，少則兩月，總好銷差。”童子良道：“如此更好！”卜知府回去，真個是雷厲風行，絲毫不肯假借。怕委員們私下容情，一齊提來，自己審問。每天從早晨起來就坐在堂上問案，一直到夜方才退堂。他又在三大憲跟前稟明，說：“有欽差委派的事，不能常常上來伺候大人。”甚至每逢轅期，他獨不到。三憲面子上雖不拿他怎樣，心上卻甚是不快。

有天施藩台又同蕭臬台說道：“聽說荀某人是一天到晚坐在堂上問案子，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這人精明得很，賽如古時臯陶一般，有了他，可用不著你這臬台了。”施藩台說這話，蕭臬台心上本以為然；無奈施藩台又讀差了字音，把個臯陶的“陶”字，念做本音，像煞是什麼“糕桃”。蕭臬台楞了，忙問：“什麼叫做糕桃？”施藩台亦把臉紅了半天，回答不出。後來還是一位候補道忽然明白了他這句話，解出來與眾人聽了，臬台方才無言而罷。

按下卜知府在蘇州辦理清賦不表。且說此時做徐州府知府的，姓萬，號向榮，是四川人氏。這人以軍功出身，一直保到道台，放過實缺。到任不久，為了一件甚麼事，被禦史參了一本，本省巡撫查明複奏，奉旨降了一個知府。後來走了門路，經兩江總督咨調過來，當了半年的差使。齊巧徐州府出缺，他是實缺降調人員，又有上頭的照應，自然是他無疑了。

這萬太尊從前做道台的時候，很有點貪贓的名聲，就是降

官之後，又一直沒有斷過差使，所以手裏光景還好。到任之後，就把從前的積蓄以及新收的到任規費等先拿出一萬銀子，叫帳房替他存在莊上。每月定要一分利息，錢莊上不肯，只出得一個六厘；萬太尊不答應，後首說來說去，作為每月七厘半長存。這片錢莊乃本地幾個紳士掘出股分來合開的，下本不到一萬，放出去的帳面卻有十來萬上下。齊巧這年年成不好，各色生意大半有虧無贏，因此，錢業也不能獲利。後來放出去的帳又被人家倒掉幾注，到了年下，這片錢莊便覺得有點轉運不靈。萬太尊一聽消息不好，立刻逼著帳房去提那一萬銀子。錢莊上擋手的忙托了東家進來同太尊說，請他過了年再提。萬太尊見銀子提不出，更疑心這錢莊是掙不住的了，也不及思前顧後，登時一角公事給首縣，叫他一面提錢莊擋手，押繳存款，一面派人看守該莊前後門戶。知縣不知就裏，正在奉命而行，卻不料這個風聲一傳出去，凡是存戶，一齊拿了摺子到莊取現，登時把個錢莊逼倒。既倒之後，萬太尊不好說是為了自己的款子所以割縣拿人，只說是奸商虧空鉅款，地方官不能置之不問。便是錢莊已經閉倒，店夥四散，擋手的就是押在縣裏亦是枉然。後來幾個東家會議，先湊了三千銀子歸還太尊，請把擋手保出，以便清理。萬太尊無奈，只得應允。連利錢整整一萬零幾百銀子，現在所收到的不及三分之一，雖說保出去清理，究竟還在虛無縹緲之間。總算憑空失去一筆巨項，心上焉有不懊悶之理。

又過了些時，恰值新年。萬太尊有兩個少爺，生性好賭，正月無事，便有人同他到一片破落戶鄉紳人家去賭。無奈手氣不好，屢賭屢輸，不到幾天，就輸到五千多兩。少爺想要抵賴，又抵賴不脫。兄弟二人，彼此私下商量，無從設法，便心生一計，將他們聚賭的情形，一齊告訴與他父親。萬太尊轉念想道：“這拿賭是好事情，其中有無數生髮”便聲色不動，傳齊差役，

等到三更半夜，按照兒子所說的地方前往拿人，並帶了兒子同去，充做眼線。少爺一想：“倘或到得那裏被人家看破，反爲不妙。”但是老子跟前又不好說明，只得臨時推頭肚子疼，逃了回來。這裏萬太尊既已找著賭場所在，吩咐跟來的人把守住了前後門戶，然後打門進去，乘其不備，登時拿到十幾個人。其中很有幾個體面人，平時也到過府裏，同萬太尊平起平坐的，如今卻被差役們拉住了辮子；至於屋主那個破落鄉紳，更不用說了。此時這般人正在賭到高興頭上，桌子上洋錢、銀子、錢票、戒指、鐲頭、金表統通都有，連著籌碼、骨牌，萬太尊都指爲賭具，於是連賭具，連銀錢，親自動手，一搜而光；總共包了一個總包，交代跟來的家人，放在自己轎子肚裏，說是帶回衙門，銷毀充公。又親自率了多人，故意在這個人家上房內院仔細查點了一回，然後出來，叫差人拉了那十幾個人，同回衙門而去。

萬太尊明曉得被拿之人有體面人在內，便吩咐把一千人分別看管。第二天也不審問，專等這些人前來說法。果然不到三天，一齊說好。有些顧面子的，竟其出到三千、五千不等，就是再少的三百、二百也有，統通保了出去。萬太尊面子上說這筆錢是罰充善舉，其實各善堂裏並沒有拔給分文，後來也不曉得是如何報銷的。便有人說：這回拿賭，萬太尊總共拿進有一萬幾千銀子。少爺賴掉人家的五千多不算，當大賭臺上搜來的，聽說值到三四千亦不算，倘算起來，足足有兩萬朝外。不但上年被錢莊倒掉的一齊收回，而且更多了一倍，真可謂得之意外了。便是被拿的人，事後考察這事是如何被太尊曉得的，猜來猜去，便有人猜到少爺漏的消息，說道：“太尊的兩位少爺是天天到此地來的，獨有拿賭的那天沒來，如今索性連影子都不見了。賭輸了錢，欠的帳都有憑據，他如此混帳，我們要到道

裏去上控的。他既縱子爲非，又借拿賭爲名，敲我們的竹杠。如今這筆錢到底是捐在那片善堂裏，我們倒要查查看看。”衆人齊說：“是極。”於是一倡百和，大家都是這個說法。就有人把話傳到萬太尊耳朵裏，萬太尊道：“我不怕！他要告，先拿他們辦了再說！難道他們開賭是應該的？我的兒子好好的在家裏，沒有人來引誘，他就會跑出去同他們在一塊兒嗎？我不辦他們，只罰他們出幾個錢，難道還不應該？真正又好笑，又好氣！”萬太尊說罷，行所無事。後來再打聽打聽，那幾個罰錢的亦始終沒有敢去出首，大約是怕弄他不倒，自己先坐不是之故。

但是名氣越鬧越大，這個消息傳到京城裏，被一個都老爺曉得了。齊巧這都老爺是徐州人氏，便上了一個摺子，大大的拿這萬太尊參了幾款。這時恰碰著童子良到江西籌款，軍機裏寄出信來，就叫他就近查辦。童子良不免派了自己帶來的隨員，悄悄的到徐州府走了一遭。列位看官，可曉得現在官場，凡是奉派查辦事件，無論大小，可有幾件是鐵面無私的？委員到得蘇州，面子上說不拜客，只是住在店裏查訪，卻暗地裏早透個風給人，叫人到萬太尊那裏報信。萬太尊得這信，豈有不著急之理！立刻親自過來奉拜，送了一桌酒席，又想留在衙門裏去住。幾天下來，彼此熟了，還有什麼不拉交情的。再加派去的委員亦並不是吃素的，萬太尊斟酌送些，他再借些，延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

話休絮煩。此時童子良已由蘇州坐了民船到得南京，委員回來稟複了。萬太尊曉得事已消彌，不致再有出岔，於是也跟著進省，叩謝欽差，並且由先前那個委員替他說合，拜欽差童子良爲老師，借名送了一分厚禮，自不必說。正當這天進去稟見，同班連他共是三個；那兩個也是知府，都在省裏當什麼差

使的。齊巧頭天童子良病了一天一夜，又吐又瀉，甚是利害。這天本是不見客的，因為萬太尊是新收的門生，那兩個又有要緊的公事面回，所以一齊都請到臥室裏相見。預先傳諭萬太尊不必行禮，萬太尊答應著。

進得房來，只見欽差靠著兩個炕枕，坐在床上。三個人只恭恭敬敬的請了一個安。童子良略為把身子欠了一欠，上氣不接下氣的敷衍了兩句。三個躬身詢問：“福體欠安，今天怎麼樣了？”童子良因曉得那兩位知府當中，有一位略為懂得點醫道的，先把病勢大概說了幾句，又叫人把方子取出來，請他過目，問他怎麼樣，可用得用不得。那位不懂得醫道的先說道：“大人洪福齊天，定然吉人天相，馬上就會痊好的。”童子良也不理他。又聽得那個略為懂得點醫道的說道：“方才不過如此。但是卑府學問疏淺，大人明鑒萬里，還是大人鑒察施行罷。”

童子良著急道：“這是什麼話！我曉得老兄于此道甚是高明，所以特地請教。現在兄弟命在呼吸，還要如此的恭維，也真正太難了！諸位老兄在官場上磨練久了，敷衍的本事是第一等，像這樣子，只怕要敷衍到兄弟死了方才不敷衍呢！”

他倆聽了，面孔很紅了一陣，不敢作聲。到底新收的門生萬太尊格外貼切些，因見他倆都碰了釘子，便搭訕著說道：“上吐下瀉的病，只要吃兩口鴉片煙就好的。”童子良道：“是啊！我從前原本不忌這個東西的，現在到了江南來，因為天天要起早辦公事、見客，吃了他很不便當，又要耽擱工夫，又要糜費。像愚兄從前的癮，總得一兩銀子一天。所以到了蘇州就立志戒煙，天天吃藥丸子。前頭還覺撐得住，如今有了病倒有點撐不住了。”

萬太尊道：“老師是朝廷的棟梁，就是一天吃一兩銀子也不打緊。”童子良道：“小處不可大算，一天一兩，一年三百

六十兩。近年來大土的價錢又貴，三百六十兩，不過買上十二三隻土，還要自己看著煮，才不會走漏，一轉眼，就被他們偷了去了。”萬太尊道：“老師毛病要緊，多化幾兩銀子值得什麼！如果要土，門生那個地方本是出土的地方，而且的確確是我們中國的土。門生這趟帶來的不多，大約只夠老師一年用的，等到門生回去，再替老師辦些來，就是老師回京之後，門生年年供應些，亦還供應得起。”童子良一聽萬太尊有煙土送他，自然歡喜。因為病後，恐怕多說了話勞神，當時示意送客，三人一齊告辭出來。

萬太尊回到寓處，把從徐州帶來的煙土取出好些，送到行轅。童子良一齊收下。當天就傳話出來，叫到煙館裏挑選四名煮煙的好手到行轅伺候；又叫辦差的置辦鍋爐、木炭、磁缸等件預備應用；又特地派了大少爺及三個心腹隨員監督熬煙。大少爺道：“一天就是抽二兩，一時那裏就抽得這許多。有這些土，只要略為煮些，夠路上抽的就是了，其餘的不必煮，路上帶著，豈不便當些。如今一起煮好了，缸兒罐兒堆了一大堆，還要人去照顧他，一個不留心，不是打碎了罐子，或如倒翻了煙，真正不上算。”

童子良低低的說道：“你們小孩子家，真正糊塗！我為的如今煮煙，炭是有人辦差的，就是缸兒、罐兒，也不要自己出錢買。等到上起路來，船上不必說，走到旱路，還怕沒有人替我們擡著走嗎。每罐多少，每缸多少，我上頭都號了字，誰敢少咱們的。打翻了，少不得就叫地方官賠，用不著你操心。如今倘若不把他煮好了，將來帶到京裏，那一樣不要自己拿錢買呢？誰來替咱辦差？你們小孩子家，只顧得眼前一點，不曉得瞻前慮後，這點算盤都不會打，我看你們將來怎樣好啊！”一席話說得兒子無言可答。

不多一會，煮煙的也來了。童子良吩咐他們明天起早來煮。到了第二天，他老人家病也好些，居然也能到外面來走走了。就在花廳上擺起四個爐子煮煙。除掉大少爺之外，其餘三個隨員，雖然不戴大帽子，卻一齊穿了方馬褂上來，圍著爐子，川流不息的監察。童子良也穿了一件小夾襖，短打著，頭上又戴了一個風帽，拄著拐杖，自己出來監工，弄得三間廳上，煙霧騰天。碰著有些不要緊的官員來見，他就吩咐叫“請”。人家進來之後，或是立談數語，或是讓人家隨便旁邊椅上坐坐。人家見了，都為詫異。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還私債巧邀上憲歡 騙公文忍絕良朋義

卻說欽差童子良在南京養了半個月，病亦好了，公事亦查完了，總共湊到將近一百萬銀子光景。因見這邊實在無可再籌，只得起身溯江上駛。未曾動身之先，就有安徽派來道員一員、知縣兩員，前來迎迓。及至動身的幾天頭裏，江寧，上元兩縣曉得欽差不坐輪船的，特地封了十幾號大江船，又由長江水師提督派了十幾號炮船沿江護衛。

在路早行夜泊，非止一日。有天到得蕪湖，欽差因為沒甚公事，未曾登岸。及至將到安慶省城，文武大小官員一起出境迎接，照例周旋，無庸多述。因安徽省現在這位中丞亦有被參交查事件，所以欽差于盤查倉庫，提拨款項之後，只得暫時住下，查辦參案。

原來此時做安徽巡撫的，姓蔣，號愚齋，本貫四川人氏。先做過一任山東巡撫，上年春天才調過來的。由山東調安徽，乃是以繁調簡，蔣中丞心上本來不甚高興。實因其時皖北鳳、亳一帶土匪蠢動，朝廷因為這蔣中丞是軍功出身，前年山東曹州一帶亦是土匪作亂，經蔣中丞派了兵去治服的，所以朝廷特地調他過來，以便剿辦皖北土匪，無非為地擇人之意。蔣中丞接印之後，就派了一位營務處上的道台，姓黃，名保信；一員副將，姓胡、名鸞仁，帶了五營人馬，前去剿辦。稟辭的時候，

蔣中丞原面諭他們相機行事，及至到得那裏，他兩個辦不下來，就上了一個稟帖，說土匪如何猖狂，如何利害，請加派幾營兵，以資策應。

蔣中丞得稟後，就加派了一員記名總兵，姓蓋，名道運，統率了新練的什麼常備軍、續備軍，又是三四營，前去救應。此番蔣中丞因該匪等膽敢抗拒官軍，異常兇悍，實屬目無法紀，又加了一個劊子給他三個，叫他們如遇土匪，迎頭痛剿。畢竟土匪是烏合之衆，那裏禁起這大隊人馬，不下二個月，土匪也平了，那一帶的村莊也沒有了。問是怎樣沒有的，說是早被他三位架起大炮，轟的沒有了。於是“得勝回朝”。蔣中丞自有一番保奏：胡副將升總兵，蓋總兵升提督，黃道台亦得了什麼“巴圖魯”勇號。正在高興頭上，不提防被禦史參上幾本，說他們並不分別良莠，一律剿殺，又說蔣中丞濫保匪上，玩視民命，所以派了童子良查辦的。

蔣中丞未曾調任之前，安徽有一個候補知府，姓刁，名邁彭，歷任三大憲都歡喜他，凡是省裏的紅差使、闊差使，不是總辦，便是提調，都有他一分。然而除掉上司之外，卻沒有一個說他好的。蔣中丞亦早已聞得他的大名。等到接印下來，同司、道談起本省公事，便道：“怎麼我們安徽一省候補道、府如此之多，連個能夠辦事的都沒有？”兩司聽了愕然，各候補道更爲失色。蔣中丞歇了一會，又說道：“但凡有個會辦事的，何至於無論什麼差使都少不了刁某人一個呢？就是他能辦事，他一個人到底有多少本事，有多大能耐？一天到晚，忙了東又忙西，就是有兼人之材，恐怕亦辦不了！”各位司、道方才曉得中丞是專指刁某人而言，一齊把心放下。但是大衆聽撫憲如此口氣，知道不妙，就是想要替他說兩句好話也不敢說了。有些窮候補道，永遠不得差使的，心中反爲稱快。

等到下來，早有耳報神把這話傳給了刁邁彭了。刁邁彭自從到省十幾年，一直是走慣上風的，從沒有受過這種癩子。初聽這話，還是一鼓作氣的，說道：“明天就上院辭差使，決計不幹了！”親友們大家都勸他忍耐。又有人說：“中丞大約是初到這裏，誤聽人言，再過幾天，同你相處久了，曉得你的本領，自然也要傾倒的。”在外親友勸，在家太太勸，過了兩天，刁邁彭的氣也平了，也不想辭差使了，仍舊謹慎慎上他的局子，辦他的公事。卻不料藩台因撫台說他閒話，也不敢過於相信他，三四天後，忽然拿他所兼的差使委了別人兩個，大約還是些挂名不辦事的，正經差使卻沒有動。刁邁彭一見苗頭果然不對，此時一心害怕，惟恐還有甚麼下文，翻過來求藩台，求臬台，替他在撫憲面前說好話，保全他的差使還來不及，亦不說辭差使不幹的話了。

畢竟蔣中丞人尚忠厚，因見兩司代為求情，亦就答應暫時留差，以觀後效。兩司下來，傳諭給刁邁彭，叫他巴結聽差。刁邁彭不但感激涕零，異常出力，並且日夜鑽謀籠絡撫憲的法子，總要叫他以後開不得口才好。心想：“凡是面子上的巴結，人人都做得到的，不必去做。總要曉得撫台內裏的情形，或者有什麼隱事，人家不能知道的，我獨知道；或者他要辦一件事，未曾出口，我先辦到，那時候方能顯得我的本領。但是他做巡撫，我做屬員，平日內裏又無往來，如何能夠曉得他的隱事？”這天，整整躊躇了半夜。回到上房，正待睡覺，忽然有個老媽，因為太太平時很喜歡他，他不免常在主人眼前說同伴壞話。些時忽被同伴說他做賊，並且拿到賊贓，一時賴不過去，太太只得吩咐局裏聽差的勇役，一面看守好了這個老媽，一面去追趕薦頭，說是等到薦頭到來，一齊送到首縣裏去辦。這事從吃晚飯鬧起，一直等到二更多天，薦頭才來。太太正在上房發威，

薦頭同老媽直挺挺跪在地下。這個檔口，齊巧刁邁彭踱了進去問其所以，太太又罵薦頭好大的架子，叫了這半天才來。薦頭分辨說道：“實爲著撫台大人的三姨太太昨日添了一位小少爺，叫我雇奶媽，早晨送去一個，說是不好，剛才晚上又送去一個，進去之後，又等了好半天，所以誤了太太這裏的差事，只求太太開恩！”

太太聽了這話，心上生氣，說他拿撫台壓我。正待發作，誰知刁邁彭早聽的明明白白，忽然意有所觸，又見老媽年紀尚輕，甚是潔淨。刁邁彭便心生一計，連向太太搖手，叫他不要追問。太太摸不著頭腦。刁邁彭急走上前，附耳說了兩句，太太明白，果然就不響了。刁邁彭忙叫薦頭起來，向他說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們做薦頭的人也管不了這許多，薦來的人做賊，是怪不得你的。不過是你的來手，卻不能不同你言語一聲。剛才太太因爲你來得晚了生氣，如今把話說明，就沒有你的事了。”

薦頭正爲太太說就要拿他當窩家辦，嚇得心上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如今見刁大人這番說話，不但轉愁爲喜，立刻爬在地下替大人、太太磕了幾個響頭。回轉身來，就把那偷東西的老媽打了兩下巴掌，又著實拿他埋怨了幾句。刁邁彭又道：“這個人我本是要送他到縣裏重辦的，只爲到得縣裏，一定要追及薦頭人，于你亦有不便。我如今索性拿他交代與你帶去，只要把偷的東西拿回來，看你面上，饒他這一遭，等他以後別處好吃飯。”那老媽聽了，自然也是感激的了不得，亦磕了幾個頭，跟了薦頭，千恩萬謝而去。

第二天刁太太這裏仍舊由原薦頭薦了個人來。刁邁彭有意籠絡這薦頭，便同他問長問短，故意找些話出來搭訕著同他講。後來薦頭來得多了，刁邁彭同他熟慣了，甚至無話不談。有天

刁邁彭問他：“撫台衙門裏，你可常去？”薦頭道：“現在在院上用的老媽一大半是我薦得去的。”刁邁彭道：“有甚麼伶俐點的人沒有？”薦頭道：“可是太太跟前要添人？”刁邁彭道：“不是。現在沒有這樣伶俐人，也不必說；等到有了，你告訴我，我自有用他的去處，並且於你也有好處的。”薦頭道：“可惜一個人，大人公門裏若能再叫他進來了，這個人倒是很聰明的，而且人也乾淨，模樣兒也好，心也細，有什麼事情托他，是再不會錯的。”

刁邁彭忙問：“是誰？”又問：“我這裏爲什麼不能再來？”薦頭道：“就是前個月裏人家冤枉他做賊攆掉的那個王媽。大人明鑒；人家說他做賊，是冤枉的；同夥裏和他不對，所以說他做賊，無非想害他的意思。”刁邁彭道：“這個人很不錯，太太本來也很喜歡他。不過同夥當中都同他不對，因此我這裏他站不住腳，所以太太亦只好讓他走了乾淨。至於做賊的一件事，我也曉得冤枉的，所以當時我並不追問。”薦頭道：“大人、太太待他的恩典，他有什麼不知道！”刁邁彭道：“知道就好，可見得就不是個糊塗人。如今又是你的保舉，我現在就用他亦可以。”薦頭道：“他出去之後，我又薦他到南街上高道台翁館裏去。劉道台是一直沒有當過什麼差使的，公館裏沒有出息，聽說老媽的工錢都是付不出的。所以王媽雖然去了，並不願意在他家，鬧著要出來。既然大人要他，我回去就帶信給他，仍舊叫他到這裏來伺候大人同太太就是了。”

刁邁彭道：“錢歸我出，而且還可以多給他些好處。但是這個人並不是要他來伺候我，亦不是要他來伺候我們太太。要他去伺候一個人，伺候好了，我還重重有賞，連你都有好處的。”薦頭聽了，還當是刁大人有甚麼外室，瞞住了太太；因是熟慣了，便湊前一步，附耳問道：“可是去伺候姨太太？”刁邁

彭連連搖頭道：“不是，不是。你不要亂猜。”薦頭道：“這個我可猜不著了，到底去伺候誰，請大人吩咐了罷。”刁邁彭道：“現在離年不多幾天了，我還要消停兩天，今日不同你說，等你回家猜兩天，猜不著，等我過了年再告訴你。”薦頭無奈，只得回去。

正是光陰似箭，轉眼又是新年了。這天是大年初五，那薦頭急忙忙趕到刁公館裏給大人、太太叩喜。齊巧太太被一位要好的同寅內眷邀去吃年酒去了，只有刁邁彭在家。薦頭便問：“大人去年所說的那年樁事情，可把我悶壞了。今日請大人吩咐了罷。”刁邁彭說道：“你不要著急，我本來今天就要告訴你的，總而言之，這件事你能替我辦成，我老爺的升官，連你的發財，統通都在裏頭。”薦頭聽了，直喜得眉花眼笑，嘴都合不攏來。

刁邁彭正要望下說時，恰巧管家頭戴大帽子，拿了封信進來，說是：“老爺的喜信來了。”刁邁彭聽了，不覺陡然楞了一楞，於是把話頭打住。原來上年刁邁彭曾經托京裏一個朋友謀幹一件事情。這個管家乃是刁邁彭的心腹，曉是此事，所以今天接著了這封京信，以為必定是那件事的回信來了。及至刁邁彭拆開看過之後，才知不是，於是攔在一邊。

管家退去，刁邁彭方才說道：“我托你不為別的，為的你常常薦人到撫台衙門裏去，就是上回歇掉的那個王媽，我看這人還伶俐，我想托你拿他薦到撫台衙門裏去。我這裏有四十兩銀子，二十兩送你吃杯茶，那二十兩你替我給了王媽。你可曉得我托你把他薦了進去，所為何事？專為叫他在裏頭做一個小耳朵。凡是撫台大人有什麼事情，都來告訴我，就是沒有事情或是大人說些什麼閒話，一天到晚做些什麼事情，只要是他知道的，都可以來告訴我。我公館裏他不便來，他可送信給你，

由你再傳給我。但是至多三天總得報一次。這件事情辦成，我還要重重的謝你。以後若是王媽他家裏缺什麼錢用，你告訴我，都由我這裏給他。”

那薦頭聽了刁邁彭的一番話，沈吟了一回，回說：“這人現在已不在劉公館了，另外找一個人家，聽說出息很好。等我去挖挖看。大人賞他的銀子，我帶了去。這個請大人收了回去，我們怎好無功受祿呢。”刁邁彭道：“這一點點算不得什麼。你也不必客氣，將來我還要補報你的。”薦頭見刁邁彭執意要他收，他亦樂得享用，於是千恩萬謝，揣了銀子而去。走出宅門，刁邁彭又拿他喊住，問道：“你拿他送進去給那一個？倘若送到不相干人的眼前，那是沒用的。”薦頭道：“現在是二姨太太拿權，我自然拿他送到二姨太太跟前，大人放心就是了。”刁邁彭見他說話在行，也自放心。

果然那薦頭回去找到王媽，交代他十兩銀子，把刁邁彭的一番盛意說知，並說以後還有周濟他。王媽自然歡喜。本來他此時在劉公館裏出來，正待找主，有了這個機會，隨即一口答應。齊巧院上傳出話來，二姨太太房裏要雇個老媽，又要乾淨，又要能幹。薦頭得信，便把這王媽薦了進去。試了兩天工，居然甚合二姨太太之意。當時薦頭先把進去情形稟報過刁邁彭。過了兩天，王媽傳出話來，無非撫台大人昨日歡喜，今天生氣的一派話，並沒有甚麼大事情。以後或三天一報，或兩天一報，都是些不要緊的，甚至撫台大人同姨太太說笑的話也說了出來。刁邁彭聽了，不過付之一笑。只有一次是二姨太太過生日，別人都不曉得，只有他厚厚的送了一分禮。雖然撫憲大人有命譬謝，未曾賞收。然而從此以後，似乎覺得有了他這個人在心上，便不像先前那樣的犯惡他了。以後又有兩件事情被他得了風聲，都搶了先去，不用細述。

單說有天王媽又出來報說，說是撫台大人這兩天很有些愁眉不展。聽得二姨太太講起，說他老人家前年上京陛見的時候，借了一家錢莊上一萬二千銀子，前後已還過五千，還短七千。現在這個人生意不好，店亦倒了，派了人來逼這七千銀子。這位大人一向是一清如水的。現在這個來討帳的人，就住在院東一片客棧裏面。大人想要不還他，似乎對不住人家，而且聲名也不好聽，倘若是還他，一時又不湊手，因此甚覺爲難。刁邁彭聽在肚裏，等到王媽去後，便獨自一個踱到街上，尋到院東幾片客棧，一家家訪問，有無北京下來的人。等到問著了，又問這人名姓；問他到此之後，可是常常到院上去的，並他來往的是些什麼人，都打聽清楚。刁邁彭是在安慶住久的，人頭既熟，便找到這人的熟人，托他請這人吃飯，他卻自己作陪。席面上故意說這位撫台手裏如何有錢，如叫那人聽了回去，逼的更凶。過了一天，果然王媽又來報，說大人這兩天不知爲著何事，心上不快活，一天到夜罵人，飯亦吃不下去。

刁邁彭聽了歡喜，心想道：“時候到了。”便打了一張七千兩的票子，又另外打了一百兩的票子，帶在身上，去到棧房，找那個討帳的說話。幸喜幾天頭裏在臺面上同那人早已混熟了，彼此來往過多次，那人亦曾把討帳的話告訴過刁邁彭。刁邁彭立刻拍著胸脯，說道：“我們這位老憲台是有錢的，不應如此齷齪。你只管天天去討，將來實在討不著，等我進去同他帳房老夫子說，劃還給你就是了。”果然那人次日進去，逼的更緊。撫台不便親自出來會他，都是官親表侄少爺出來同他支吾。有時或竟在門房裏一坐半天，弄得個撫台難爲情的了不得，而又奈何他不得。想要同下屬商量，又難於啓齒。正在急的時候，忽然一連三天，不見那人前來。合衙門的人都爲詫異，派個人到他住的棧房裏打聽打聽，說是已經回京去了。棧房裏的人還

說：“這人本是專爲取一筆銀子來的，如今人家銀子已經還了他，還住在這裏做什麼呢。”出來打聽的人回去，把這話稟報上去，弄得個撫台更是滿腹狐疑，想不出其中緣故。

原來刁邁彭自從王媽送信之後，他袖了銀票，一直徑到棧房，找到那人，自己裝做是撫台帳房裏托出來做說客的，起先止允還一半，那人不肯，然後講到讓去利錢，那人方才肯了。叫他取出字據，銀契兩交，一刀割斷。然後又把那一張一百兩的票子取出，作爲撫台送的盤川。那人自是感激。又叫他寫了一張謝帖。那人次日便動身回京而去。刁邁彭把筆據謝帖帶了回家，心上盤算：“銀子已代還了，撫台的面子亦有了，怎麼想個法子，叫撫台曉得是我替他還的才好。”意思想托個人去通知他，恐怕他不認，亦屬徒然，若是自己去當面去同他講，更恐怕把他說臊了，反爲不美。而且這字據又不便公然送還他。躊躇了好兩天，才想出一個法子。當天足足忙了半夜。

諸事停當，次日飯後上院。這幾天撫台正爲要帳的人忽然走了，心上甚是疑惑不定。見他獨自一個來稟見，原本不想見他，後來說是有事面回，方才見的。進去之後，敷衍了幾句，並不提及公事。等到撫台問他，刁邁彭方才從從容容的從袖筒裏取出一個手折，雙手送給撫台，口稱：“大人上次命卑府抄的各局所的節略，凡是卑府所當過的差使，這上頭一齊有了。此外卑府沒有當過的，不曉得其中情形，不敢亂寫。”

撫台聽了，一時記不清楚自己從前到底有過這話沒有，隨手接了過來，往茶几上一擱，道：“等兄弟慢慢的看。”刁邁彭道：“這後頭還有卑府新擬的兩條條陳，要請大人教訓。”撫台聽說有條陳，不得不打開來，一頁一頁的翻看。大略的看了一遍：前面所敘的，無非是他歷來當的差使，如何興利，如何除弊的一派話。後頭果然又附了兩條條陳，一條用人，一條

理財，卻都是老生常談，看不出什麼好處。撫台正在看得不耐煩，忽地手折裏面夾著兩張紙頭，上面都寫著有字，一張是八行書信紙寫的，一張是紅紙寫的，急展開一半來一看，原來那張信紙寫的不是別樣，正是他老人家自己欠人家銀子的字據，那一張就是來討銀子的那個人的謝帖。再看欠據上，卻早已寫明“收清”塗銷了。撫台看了，當時不覺呆了一呆，隨時心上亦就明白過來，連手折，連字據，連謝帖，卷了一卷，攢在手裏，說了聲：“兄弟都曉得了，過天再談罷。”說完，端茶送客。

且說撫台蔣中丞送客之後，袖了那卷東西，回到簽押房裏，打開來仔仔細細的看了一回，的確是那張原據七千多銀子，連利錢足足一萬開外。”如此一筆鉅款，他竟替我還掉，可為難得！但是思想不出，他是怎麼曉得的，真正不解！”接著又看那張謝帖，寫明白“收到一百銀子川資”的話，心想：“他這又何苦呢！正項之外，還要多帖一百銀子。”仔細一想，明白了：“這是他明明替我做臉的意思。這人真有能耐，真想得到，倒看他不出！從前這人我還要撤他的，如今看來，倒是一個真能辦事的人，以後倒要補補他的情才好。”跟手又把他那個手折翻出來，自頭至尾，看了一遍。雖然不多幾句話，然而簡潔老當，有條不紊，的確是個老公事。再看那兩條條陳，亦覺得語多中肯。“在候補當中，竟要算個出色人員！”盤算了一會，回到上房。

接著吃晚飯。二姨太太陪著吃飯，正議論到那個要帳的走的奇怪。蔣中丞連忙介面道：“我正要告訴你們，這銀子竟有人替我代還了。”二姨太太聽了詫異，忙問：“是誰還的？”蔣中丞便一五一十的統通告訴了他。又說：“刁某人是個候補知府”，現在當的是什麼差使。此時，齊巧王媽站在二姨太太

身旁，伺候添飯，他心上是明白的，忙插嘴道：“這位老爺我伺候過他，他的光景我是知道的，雖然當了這幾年差使，還是窮的當當，手裏一個錢都沒有，那裏來的這一萬銀子呢？要不是他罷？”蔣中丞道：“的確是他。他當的都是好差使，還怕沒錢，頭兩萬銀子，算來難不倒他。”王媽道：“這位老爺的確確沒有錢。我伺候過他的太太一年多，還有什麼不曉得的。他的太太亦時常同我們說：‘這些差使給了我們這位老爺，真正冤枉呢！除掉幾兩薪水之外，外快一個不要，這兩年把我的嫁裝都賠完了，再過兩年就支不往了。這些差使若是委在別人身上，少說有五六萬銀子的財好發。’”

蔣中丞聽了疑惑道：“他既然沒得錢，怎麼能夠替我還帳呢？”王媽道：“這位老爺錢雖不要，然而手筆很大，一千、八百的常常幫人，自己沒有錢，外頭拖虧空。所以他身上聽說有毛五萬銀子的虧空，如今這筆錢，想來又是什麼莊上拉來的。有幾個差使在身上罩住，那裏總還拉得動，但怕將來沒了差使，不曉得拿什麼還人家呢。”蔣中丞聽了，心上盤算道：“據他這樣說來，真正是個好人了。”

從此以後，蔣中丞便拿他另眼看待，又委他做了本衙門的總文案，沒有事情，都可以穿了便服一直到簽押房裏同撫台談天的。此時刁大人的聲光竟比蔣中丞未到任之前還好。人家看了，都為奇怪，齊說：“某人做官真有本事，無論什麼撫台來，一個好一個。”總猜不出是個什麼決竅。

又過了一個月，童欽差要來的話早已宣佈開了，所有當銀錢差使的人，一齊捏著一把汗，刁邁彭更不必說。還算他有才具，只在暗地裏佈置，外面卻絲毫不肯矜張。等到欽差到了安慶住下，叫他們造報銷，他早已派人在南京抄到人家報銷的底子，怎樣欽差就賞識，怎樣欽差就批駁，他都了然於心，預備

停當。等到這裏欽差才吩咐下來，他第二天就把冊子呈了上去，又快又清楚，合了欽差的心。欽差看了大喜，一連傳見過三次，所說的話，又甚對欽差的脾胃。以後通省各局所的冊子都造好送了上來，欽差看了，有好有歹，然而總不及刁邁彭的好。因此欽差很賞識他，同蔣撫台說，要上摺子保舉他。撫台是承過他的情的，豈有不贊成之理。這是後話不題。

且說欽差童子良因奉朝廷命查辦蔣撫台“誤剿良民，濫保匪人”一案，案情重大，所以到了安慶之後，聲色不動，早派了兩個心腹，前往鳳、毫一帶密查。等到這裏司庫局所盤查停當，先前委去查事的人亦已回來了，徑同禦史參的話絲毫不錯。欽差便行文撫台，叫他把記名提督蓋道運、候補道黃保信、候補總兵胡鸞仁三員，先行摘去頂戴，有缺撤任，有差撤委，一齊先交首府看管，聽候嚴參，歸案審辦。這事一出，大家又嚇毛了。

先前蔣撫台也聽見風聲不好，便有人送信給他說，爲的就是上年皖北剿匪一案。蔣撫台說：“我有地方官奏報爲憑，所以才發兵的。至於派出去的人誤剿良民，這個我坐在省城裏，離著一千多裏路，我怎麼會曉得呢。這個須問他們帶兵的，其過並不在我。”又有人把話傳給了蓋道運等三個，說：“看上去撫台不肯幫忙。”蓋道運道：“我們是奉公差遣，他不叫我們去殺人，我們就能夠亂殺人嗎。這件事是他叫我們如此做的。欽差問起來，我有他的劄子爲憑，咱不怕！”說完，便把劄子取了出來，給大衆瞧了一瞧，仍舊拽在身上，又說一聲“這是咱的真憑據”！黃保信、胡鸞仁兩個聽他如此一說，亦各各把心放下。隨後又有人把蓋道運的話告訴了蔣撫台。蔣撫台一聽大驚，便把劄子的原稿吊出查看，覺得所說得話雖然過火，尚無大礙，惟獨後頭有一句是叫他們“迎頭痛剿”。看到這裏，

不覺把桌子一拍，道：“完了！這是我的指使了！”深悔當初自己沒有站定腳步，如今反被他們拿住了把柄，自己惱悔的了不得，然而又是一籌莫展。曉得刁邁彭見識廣，才情極大；況且這些屬員當中，亦只有同他知己；於是請了他來，密商這件事如何辦法。

這件事刁邁彭是早已知道的了。三人之中，黃保信黃道台還同他是把兄弟。依理，老把兄遭了事情，現在首府看管，做把弟人就該應進去瞧瞧他，上司跟前能夠盡辦的地方，替他幫點忙才是。無奈這位刁邁彭一聽撫台有卸罪於他三人身上的意思，將來他三人的罪名，重則殺頭，輕則出口，斷無輕恕之理，因此就把前頭交情一筆勾消，見了撫台，絕口不提一字，免得撫台心上生疑，這正是他做能員的秘訣。

此時，撫台傳見，正為商議這件事情。他便迎合憲意，說他三有如何荒唐，“極該拿他三人重辦，一來塞禦史之口，二來卸大人的干系。倘若大人再要回護他三人，將來一定兩敗俱傷，于大人反為無益。”蔣撫台聽了，雖甚以他話為然，但是因為前頭自己實實在在下過一個劄子，叫他們迎頭痛剿，如今把柄落在他們手裏，欽差提審起來，他們一定要把這個劄子呈上去的，豈不是一應干系都在自己身上，他們罪名反可減輕。因把詳細情節告訴了刁邁彭，問他如何是好。

刁邁彭至此也不免低頭沈吟了一回，問撫台要了那個劄子底稿，揣摩了半天，便道：“法子是有了一個，但是光卑府一個人做不來，還得找一個蓋某人的朋友，肯替大帥出力的，做個連手才好。”蔣撫台默默無語。後來還是刁邁彭想起武巡捕當中有一個名字叫做范顏清的，這人同蓋道運本是郎舅。後來為了借錢不遂，早已不大來往的了。“如今找他做個幫手，這事或者成功。”蔣撫台一聽這話，連忙站起身來，朝著刁邁彭深

深一揖，道：“兄弟的身家性命，一齊在老哥身上。千萬費心！一切拜託！”刁邁彭道：“卑府有一分心，盡一分力就是了。”就罷，退下。

刁邁彭也不及回公館，便去找著范顏清，先探他口氣，同他說：“想不以令親出此意外之事！”范顏清道：“我們是至親，不是我背後說，他也過於得意了。”刁邁彭一聽口音很對，便說：“你們是至親，到了這個時候，只應該幫幫他的忙才是。你是常在老帥身邊的人，總望你替他說句好話才好。今日連你都如此說他，他還有活命嗎？”范顏清道：“卑職的事情，瞞不過你大人的明鑒。常言道：‘至親莫如郎舅。’他是提鎮，卑職是千、把，說起來只有他提拔卑職的了，誰知倒是一點好處沾不到的。即如去年他平了土匪回來，隨折呢，本來不敢妄想，只求他大案裏頭帶個名字，就算我至親沾他這點光，也在情理之內。那曉得弄到後來竟是一場空，倒是些不三不四的一齊保舉了出來。所以如今卑職也看穿了，決計不去求他。卑職同他親雖親，究竟隔著一層。如今連他們的姑太太也不同他來往了，這可是同他一個娘肚裏爬出來的，尚且如此，更怪不得別人了。”刁邁彭一聽范顏清的話很是有隙可乘，便把他拉到里間房裏，同他咕唧了好一會，把撫台所托的事情，以及拉他幫忙的話，並如何擺佈他三個法子，密密的商量了半天。范顏清果然滿口答應：“情願拚著斷了這門親戚報效老帥，只求事成之後，求大人在老帥面前好言吹噓，求老帥的栽培就是了。”刁邁彭亦滿口答應。

二人計議已定。好個刁邁彭，回到公館，立刻叫廚子做了兩席酒，叫人挑著送到首府裏。一席說是自己送給黃大人的，那一席又換了兩個擡了進去，說是院上武巡捕范老爺送給他舅爺蓋大人的。隨後又見他二人不約而同，一齊來到首府，找了

首府陪著他，一個看朋友，一個看親戚。首府一見他二人都是撫台的紅人，焉有不領他進去之理。

蓋道運見了范顏清，雖然平時同他不對，如今自己是落難的人，他送了吃的，又親自來瞧，總算有情分的了，不得不拿他當做親人，同他訴了一番苦，又問姑太太的好。范顏清同他敷衍了幾句，又把刁邁彭引了過來，彼此相見。刁邁彭先見老把兄，自然另有一番替他抱屈的話，說得黃保信感激他，直拿他當做親兄弟一般看待。及至見了蓋道運，又是義形於色的說了一大泡。蓋道運是個武傢夥，更加容易哄騙，亦當他是真好人，便說撫台如何想卸罪於他三人身上：“現在我有撫台劄子為憑，欽差提審，我是要呈上去的。”刁邁彭亦竭力叫他把劄子收好，不但保得性命，而且保得前程。蓋道運自然佩服他的話。四個人又談了半天，他二人方才辭別而出。

第二天，范顏清說院上事忙，止有刁邁彭一個又到首府裏看他二人，說的話無非同昨天一樣。刁邁彭回到院上，同蔣撫台說“時候到了。再不辦，欽差要提人審問，就來不及了。”當夜，刁邁彭就住在院上簽押房裏，足足忙了半夜。第三天午前，又去瞧蓋道運，說是：“剛從院上下來，聽得說你三位的風聲不好。”蓋道運道：“無論如何，我有中丞這個憑據，總不會殺頭的。”刁邁彭道：“你別這樣講，他們做文官的心眼子總比你多兩個，你那裏是他對手。你姑且把劄子拿出來，等我替你看看還有什麼拿住他的把柄地方沒有。”頭兩天蓋道運聽了黃保信的話，說我們這位把弟如何能幹，如何在行，所以一聽他言，登時就要請教。齊巧黃保信這時也陪了過來，亦催道運把劄子拿出來，給某人瞧瞧還有什麼可以規避的方法。”蓋道運不加思索，忙從懷裏取出那角公事，雙手送上。

刁邁清剛正接到手中，忽然范顏清又從外面進來，拿個蓋

道運一把拉到對過房裏說話。大家曉得他是院上來的，一定是得了什麼風聲了，蓋道運不由得跟了過去。黃保信同胡鸞仁各各驚疑不定。刁邁彭將計就計，亦說：“範某人到這裏，一定有什麼話說，你二人姑且跟過去聽聽看。”他倆被這一句提醒，果然一齊走了過去，此時刁邁彭見房內無人，急急從袖筒裏把昨夜所改好的一個劄子取了出來，替他換上。那邊范顏清故意做得鬼鬼祟祟的，說是：“今天在院上，聽見老帥同兩司談起你老舅的事情，大約無甚要緊。老帥總得想法子出脫你們三位的罪名，可以保全自己。”

蓋道運聽了如此一講，又把心略略放下，忙說道：“果其如此，還像個人。”范顏清又故意多坐了一回，約摸刁邁彭手腳已經做好，倏地取出表來一看，說一聲：“不好了！誤了差了！”連忙起身告辭；又走過來喊了一聲：“刁大人，我們同走罷。老帥叫你起的那個稿子，今兒早上還催過兩遍，你交代上去沒有？”刁邁彭亦故作一驚道：“真的！我忘記了！我們同走，回來再來。”說完出來，便把劄子連封套交代了蓋道運，彼此拱拱手，同了范顏清揚揚而去。這裏蓋道運還算細心，拉開封套瞧了一瞧，見劄子依然在內，仍舊往身上一拽，行所無事。

且說童子良此番來到安徽籌款，沒有籌得什麼，安徽又是苦省分，撫台應酬的也不能如願，所以這事既已查到實在，就想徹底究辦。先叫帶來的司員擬定折稿，請旨把蓋道運等三個先行革職，歸案審辦。這是欽差在行轅裏做的事，撫台在外頭雖然得了風聲，然而無法彌補。偏偏又是刁邁彭因蒙欽差賞識，便天天到欽差行轅裏去獻殷勤，不但欽差歡喜他，連欽差的隨員跟人沒有一個不同他要好的，拜把子，送東西，應有盡有，所以弄得異常連絡。等到欽差參了出去，他得了風聲，又去化

錢給欽差隨員，托他們把摺子的稿子抄了出來。大眾以為折已拜發，無可挽回，落得賣他幾文。那曉得他稿子到手，立刻送到撫台跟前。

蔣撫台見上頭參的很凶，倘若認真的辦起來，不但自己功名不保，而且還防有餘罪，急同刁邁彭商量辦法。刁邁彭道：“只要欽差的這個底子到了我們手裏，卑府就有法子想了。”蔣撫台急欲請教。刁邁彭道：“要大人先下手奏出去，便可無事。”蔣撫台道：“欽差的摺子昨兒已經拜發，我們怎麼趕到他的頭裏呢？”刁邁彭道：“這有什麼難的。欽差摺子是按站走的，我們給他一個‘六百里加緊’，將來總是我們的先到。他三個的罪名橫豎是脫不掉的，如今劄子已經換到，他們沒有把柄，就冤枉他們一次，還怕什麼。現在只請大人先把這事奏參出去，只把罪名卸在他三個身上，自己亦不可推得十二分乾淨，失察處分必須自行檢舉的。如此一來，我們的摺子先到京，皇上先看見，欽差的摺子隨後趕到，就是再說得利害些，也就無用了。”

蔣撫台聽他說話甚是有理，立刻照辦，仔仔細細擬了一個摺子，請將蓋道運三個革職嚴懲，自己亦自請議處。當天把折子寫好拜發，由驛站六百里加緊遞到京城，果然比欽差的摺子早到得好幾天。上頭批了下來：“蓋道運三個一齊充發軍台，效力贖罪，巡撫蔣某交部議處。”旋經部議得“降三級調用”。虧得自己軍機裏有照應，求了上頭，改了個“革職留任”，仍舊還做他的撫台。

上諭下來的那天，蓋道運氣憤憤的不服，說：“我們是按照撫台的劄子辦事的，為什麼要辦我們的罪？”一定吵著，要首府上去替他伸冤。首府問他有什麼憑據。他就把劄子掏了出來，捧到首府面前，說：“老兄請看！這不是他叫我們‘迎頭

痛剿’的嗎”？怎麼如今全推在我們身上呢？”首府接過來一看，只有叫他們“相機剿辦”的字眼，並沒有許他“迎頭剿痛”的字眼，便把這話告訴了他，又把字義講給他聽。蓋道運還不明白。畢竟黃保信是文官，猜出其中的原故，一定是那天被刁邁彭偷換了去。把話說明，於是一齊痛罵刁邁彭，已經來不及了。後來欽差那面見朝廷先有旨意，亦道是蔣某人自己先行出奏，卻不曉得全是刁邁彭一個人串的鬼戲。後來刁邁彭在安徽做官，因此甚為得法。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焚遣財傷心說命婦 造揭帖密計遣群姬

卻說刁邁彭自蒙欽差童子良賞識，本省巡撫蔣中丞亦因他種種出力，心上十二分的感激。後來欽差那邊拿他保了個送部引見；撫台這邊明保，亦有好幾個摺子。刁邁彭就趁勢請咨進京引見。到京之後，又走了門路，引見下來，接著召見了一次，竟其奉旨以道員發往安徽補用。平空裏得了一個“特旨道”，聲光更與前不同了。回省之後，不特通省印委人員仰承鼻息，就是撫台，因為從前歷次承過他的情，不免諸事都請教他，有時還讓他三分。因此安徽省裏官場上竟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他做“二撫台”。這二撫台屢次署藩台，署臬台，署關道，署巡道，每遇缺出總有他一分，都是蔣撫台照應他的。後來又署了蕪湖關道。

到任未久，忽然當地有個外路紳衿，姓張，名守財，從前帶過兵，打過“擄匪”，事平之後，帶過十幾年營頭，又做過一任實缺提督。自從打“擄匪”擄來的錢財以及做統領克扣的軍餉，少說手裏有三百多萬家私。這人到了七十歲上，因為手裏錢也有了，官也到了極品了，看看世界上以後的官一天難做一天，如果還是戀棧，保不定那時出個亂子，皇上叫你去帶兵，或是打土匪，或是打洋人，打贏了還好，打輸了，豈非前功盡棄，自尋苦惱。齊巧這年新換的總督同他不對，很想抓他個岔

子，出他的手。虧得他見貌辨色，立刻告病還鄉，樂得帶了妻兒老小，回家享福，以保他的富貴。他原籍雖然不是蕪湖，只因從前帶營頭，曾經在蕪湖住過幾年，同地方上熟了，就在本地買了些地基，起了一所房子。後來在任上，手裏的錢多了，又派了回來，添買了一百幾十畝地，翻造了一所大住宅，宅子旁邊又起了一座大花園。

這張守財生平只有一樣不足，是年紀活到七十歲，膝下還是空無所有。前前後後，連買帶騙，他的姨太太，少說也有四五十個。到了後來，也有半路上逃走的，也有過了兩年不歡喜，送給朋友，賞給差官的，等到告病交卸的那年，連正太太、姨太太一共還有十九位。正太太是續娶的，其年不過四十來歲，聽說也是一位實缺總兵的女兒。張守財一向是在女人面上逞英豪慣了的，誰知娶了這位太太來，年紀比他差著三十歲，然而見了面，竟其伏帖帖不敢違拗半分。那十八位姨太太都還是太太未進門之前討的，自從太太進門，卻沒有添得一位。

在任上的時候，一來太太來的日子還淺，不便放出什麼手段，二則衙門裏耳目衆多，不至於鬧什麼笑話，所以彼時太太還不見得怎樣，不過禁止張守財不再添小老婆而已。等到交卸之後，回到蕪湖，他蓋造的那所大房子本是預先畫了圖樣，照著圖樣蓋的：上房一並排是個九間，原說明是太太住的上房。後頭緊靠著上房，四四方方，起了一座樓；樓上下的房間都是井字式，樓上是九間，樓下是九間；四面都有窗戶，只有當中的一間是一天到夜都要點火的。九間屋，每間都有兩三個門，可以走得通的。恰恰樓上一十八個房間，住了一十八位姨太太。正太太住了前面上房，怕這些姨太太不妥當，凡是這樓的四面，或是天井裏，或是夾道裏，有門可以通到外頭的，一齊叫木匠釘煞，或是叫泥水匠砌煞。倘若要出來，只准走一個總門。這

個總門通著太太後房，要走太太的後房裏出來，一定還要在太太的木床旁邊繞過。不但十八位姨太太出來一齊飛不掉太太的房間，就是伺候這十八位姨太太的人，無論老媽子、丫頭，沖壺開水，點個火，也要入太太後房，在床邊經過。鎮日價人來人去，太太並不嫌煩，而且以爲：“必須如此，方好免得老爺瞞了我同這班人有甚麼鬼鬼崇崇的事，或是私下拿銀子去給他們。只要有我這個總關口，不怕他插翅飛去。”按下慢表。

且說張守財告病回來，他是做過大員的人，地方官自然要拿他擡高了身分看待。縣裏官小說不著，本道刁邁彭乃是官場中著名的老猾，碰見這種主兒，而且又是該錢的，豈有不同他拉攏的道理。起先不過請吃飯，請吃酒，到得後來，照例拜了把子。張守財年尊居長，是老把哥；刁邁彭年輕，是老把弟。拜過把子不算，彼此兩家的內眷又互相往來。刁邁彭又特特爲爲穿了公服到張守財家裏拜過老把嫂；等到張守財到道衙門裏來的時候，又叫自己的妻子也出來拜見了大伯子。從此兩家往來甚是熱鬧。刁邁彭雖然屢次署缺，心還不足，又托人到京裏買通了門路，拿他實授蕪湖關道。這走門路的銀子，十成之中，聽說竟有九成是老把兄張守財拿出來的。

張守財一介武夫，本元雖足，到底年輕的時候，打過仗，受過傷，到了中年，斫喪過度，如今已是暮年了，還是整天的守著一群小老婆廝混，無論你如何好的身體，亦總有撐不住的一日。平時常常有點頭暈眼花，刁邁彭得了信，一定親自坐了轎子來看他，上房之內，直出直進，竟亦無須回避的。到底張守財是上了年紀的人，經不起常常有病，病了幾天，竟其躺在床上，不能起來了。不但精神模糊，言語蹇澀，而且骨瘦如柴，遍體火燒，到得後來，竟其痰湧上來，喘聲如鋸。這幾個月裏，只要稍微有點名氣的醫生，統通諸到，一個方子，總得

三四個先生商量好了，方才煎服。一帖藥至少六七十塊洋錢起碼。若是便宜了，太太一定要鬧著說：“便宜無好貨，這藥是吃了不中用的。”誰知越吃越壞，仍舊毫無功效。

後來又由刁邁彭薦了一個醫生，說是他們的同鄉，現在在上海行道，很有本事。張太太得到這個風聲，立刻就請刁邁彭寫了信，打發兩個差官去請，要多少銀子，就給他多少銀子。好在上海有來往的莊家，可以就近劃取的。等到到了上海，差官打到了醫生的下處，一看場面，好不威武，一樣帖著公館條子，但是上門看病的人，卻是一個不見，差官只得把信投進。那醫生見是蕪湖關道所薦，一定要包他三百銀子一天，盤川在外，醫好了再議。另外還要“安家費”二千兩。差官樣樣都遵命，只是安家費不肯出，說：“我們大人自從有了病，請的大夫少說也有八九十位了，無論什麼大價錢都肯出，從來沒有聽見還要什麼安家費的。先生如果缺錢使用，不妨在‘包銀’裏頭支五天使用，三五一十五，也有一千五百銀子。”那醫生見差官不允，立刻拿架子，說：“不去了。”又說：“我又不是唱戲的戲子，不應該說‘包銀’。同來請的是兩個差官，一個不認安家費，以致先生不肯去；那一個急了，便做好做歹，磕頭賠禮，仍舊統通答應了他，方才上輪船。在輪船上包的是大餐間，一切供應，不必細述。

誰知等到先生來到蕪湖，張守財的病已經九分九了。當時急急忙忙，張太太恨不得馬上就請這位名醫進去替老爺看脈，把藥灌下，就可以起死回生。齊巧這位先生偏偏要擺架子，一定不肯馬上就看，說是輪船上吹了風，又是一夜沒有好生睡覺，總得等他養養神，歇息一夜，到第二天再看。無論如何求他，總是不肯。甚至於張太太要出來跪求他，他只是執定不答應。他說：“我們做名醫的不是可以粗心浮氣的。等到將息過一兩

天，斂氣凝神，然後可以診脈。如此，開出方子來才能有用。”大家見他說得有理，也只得依他。這醫生是早晨到的，當天不看脈，到得晚上，張守財的病越發不成樣子了，看看只有出的氣，沒有進來的氣。

這兩天刁邁彭是一天兩三趟的來看病，偏偏這天有公事，等到上火才來。會見了上海請來的先生，問看過沒有。差官便把醫生的話回了。刁邁彭道：“人是眼看著就沒有用了，怎麼等到明天！還不早些請他進去看看，用兩味藥，把病人扳了過來。你們不會說話，等我去同他商量。”當下幸虧刁邁彭好言奉勸，才把先生勸得勉強答應了。於是由刁大人陪著，前面十幾個差官打了十幾個燈籠，把這位先生請到上房裏來。此時張太太見了先生，他的心上賽如老爺的救命星來了。滿上房裏，洋燈、保險燈、洋蠟燭、機器燈、點的燦亮。先生走到床前，只見病人困在床上，喉嚨裏只有痰出進抽的聲響。

那先生進去之後，坐在床前一張杌子上，閉著眼，歪著頭，三個指頭把了半天脈；一隻把完，再把一隻，足足把了一個鐘頭。把完之後，張太太急急問道：“先生，我們軍門的病，看是怎樣？”先生聽了，並不答腔，便約刁大人同到外面去開方子。張太太方再要問，先生已經走出門外。大家齊說：“這先生是有脾氣的，有些話是不能同他多講的。”當由刁大人讓了出來。先生一面吃水煙，一面想脈案方，說得一句“軍門這個病……”，下半截還沒有說出，裏面已經是號陶痛哭，一片舉哀的聲音，就有人趕出來報信，說是軍門歸天了。刁邁彭聽了這話，一跳就起，也不及顧，先跑到裏頭，幫著舉哀去了。

這裏先生雙手捧著一支煙袋，楞在那裏坐著發呆。正在出神的時候，不提防一個差官舉手一個巴掌，說：“你這個混帳王八蛋！不替我滾出去，還在這裏等什麼！說著，又是一腳。

先生亦因坐著沒味，便說：“我的當差的呢？我要到關道衙門去。”又道：“我是你們請來的，就是要我走，也得好好的打發我走，不應該這個樣子待我。我倒要同刁大人把這個情理再細細的同他講講。”差官道：“你早晨來了，叫你看病，你不看，擺你娘的臭架子！一直等到人不中用了，還是刁大人說著，你這才進去看！我們軍門的病都是你這雜種耽誤壞的！不走，等做不成！”說著，舉起拳頭又要打過來，幸虧刁大人的管家勸住，才騰空放那先生走的。

閒話少敘。再說張太太在上房裏，原指望請了這個名醫來，一帖藥下去，好救回軍門的性命。誰知先生前腳出去，軍門跟後就斷氣，立刻手忙腳亂起來。一位太太同著十八位姨太太，一齊號陶痛哭，哭的震天價響。正哭著，人報：“刁大人進來了。”張太太此時已經哭的死去活來。一衆老媽見是刁大人進來，但把十幾位姨太太架弄到後房裏去。刁大人靠著房門，望著死人亦乾號了幾聲。於是張太太又重新大哭，一面哭著，一面下跪給刁大人磕頭，說：“我們軍門伸腳去了，家下沒有作主的人，以後各事都要仰仗了！”刁邁彭急忙回說：“這都是兄弟身上應該辦的事，還要大嫂囑咐嗎。”說罷，又哭。

張守財既死之後，一切成殮成服，都不必說，橫豎有錢，馬上就可以辦得的。但是一件：他老人家做了這們大的一個官，又掙下了這們一分大家私，沒有兒子，叫誰承受？他本來出身微賤，平時于這些近支遠親，自己都弄不清楚。娶的這位續弦太太，又是個武官女兒，平時把攬家私以及駕馭這些姨太太，壓制手段是有的，至於如何懂得大道理，也未見得，所以於過繼兒子一事，竟不提起。至於那些姨太太，平日受他的壓制，服他的規矩，都是因為軍門在世，如今軍門死了，大家都是寡婦家，曉得太太也沒有仗腰的人，彼此還不是一樣，便慢慢的

有兩個不服規矩起來。太太到了此時，也竟奈何他們不得。

此時，張府上是整日整夜請了四十九位僧衆在大廳上拜禮“梁王懺”，晚上“施食”，鬧得晝夜不得休息。到了“三七”的頭兩天，有個尼闍的姑子走了一位姨太太的門路，也想插進來做幾天佛事。姨太太已答應了他。誰知太太不答應，一定要等和尚拜完四十九天功德圓滿之後，再用姑子。這件事本來小事情，誰知他們婦道家存了意見。這位姨太太不允，掃了他面子，立刻滿嘴裏嘰哩咕嚕的，瞎說了一泡，還是不算，又跑到軍門靈前，連哭帶罵，絮絮叨叨哭個不了。太太聽得話內有因，便把他拉住了，問他說些甚麼。這位姨太太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便一頭哭，一頭說道：“我只可憐我們老爺做了一輩子的官，如今死了，還不能夠叫他風光風光，多念幾天經，多拜幾堂懺，好超度他老人家早生天界，免在地獄裏受罪，如今連著這們一點點都不肯，我不曉得留著這些錢將來做什麼使？難道誰還要留著帖漢不成！如今他老人家死了，我曉得我們這些人更該沒有活命了！我也不想活了，索性大家鬧破了臉，我剃了頭髮當姑子去！”一面說，一面哭。

太太也有聽得明白的，氣的坐在房裏，瑟瑟的抖，後來又聽說什麼養漢不養漢，越發氣急了。也不顧前慮後，立起走到床前，把軍門在日素來存放房產契據、銀錢票子的一個鐵櫃，拿鑰匙開了開來，順手抱出一大捧的字據，一走走到靈前，說了聲：“老爺死了，我免得留著這樣東西害人！”抓了一把，捺在焚化錫箔的爐內，點了個火，呼呼的一齊燒著。說時遲，那時快，等到家人、小子、老媽、丫環上前來搶，已經把那一堆一齊送進去了。究竟這櫃子裏的東西，連張太太自家亦沒有個數，大約剛才所燒掉的一大包，估量上去至少亦得二三十萬產業。有些可以注失重補，有些票子，一燒之後，沒有查考，

亦就完了。當時張太太盛怒之下，不加思索，以致有此一番舉動。一霎燒完，正想回到上房裏，從櫃子裏再拿出一包來燒，誰知早被幾個老媽抱住，捺在一張椅子上，幾個人圍著，不容他再去拿了。張太太身不由己，這才跺著腳，連哭帶罵，罵個不了。起先說他閒話的那個姨太太，倒楞在一旁呆看，不言不語了。正當胡鬧的時候，早有人飛跑送信到道衙門裏去。刁邁彭得信趕來，不用通報，一直進去。因為進門的時候，就聽得人說張太太把些家當產業統通燒完，他便三步邁作兩步走到靈前，嘴裏連連說道：“這從那兒說起！這從那兒說起！”一見爐子裏還在那裏冒煙，他便伸手下去，抓了一下子，被火燙的手指頭生痛，連忙縮了回來。看看心總不死，於是又伸下去，抓出一疊四面已經焦黃，當中沒有燒到的幾張契紙，字迹還有些約略可辨。刁邁彭一面檢看，一面連連跌腳，說道：“這又何必！”看了半天，都是殘缺不全，無可如何，亦只有付之一歎，然後起身與張太太相見。

此時張太太早哭得頭髮散亂，啞著喉嚨，把這事的始末根由訴了一遍。訴罷，又跪下磕了一個頭，跪著不起來。刁邁彭再三讓他站起，他總是不肯起，口口聲聲要求刁邁彭作主。刁邁彭一想：“他們都是一般寡婦，沒有一個作主的。若論彼此交情，除了我也沒有第二個可以管得他的家事的。”於是也就不避嫌疑，滿口答應，又說：“大哥臨終的時候，我受了他的囑託，本來就想過來替他料理的，一來這兩天公事忙，二來因為大哥過去了才不多幾天，還不忍說到別事。如今既然嫂嫂這裏弄得吵鬧不安，那亦就說不得了。”張太太聽了，自然是千感萬謝，忙又磕了一個頭，磕頭起來，便請刁大人到屋裏來，拿櫃子指給他看，說：“我們軍門幾十年辛苦賺得來的，明天就請大人過來替他理個頭緒。應該怎麼個用頭，就求大人斟酌

一個數目，省得我嫂子受人的氣。”刁邁彭道：“這件事不是光理個頭緒就算完的，依我兄弟的愚見，總得分派分派才好。大哥身後掉下來的人又不止你嫂子一個，如果還像從前和在一起，那是萬萬做不到的。兄弟明天過來，自有一個辦法。”張太太一向是“惟我獨尊”的，如今聽說要拿家當分派，意思之間，以為：“這個家除了我更有何人？”便有點不高興。

當下刁邁彭回到自己衙門，獨自盤算著，說道：“這位軍門，他的錢當初也不曉得是怎麼來的，如今整大捧的被他太太一齊往火裏送。自己辛苦了一輩子，掙了這分大家私，死下來又沒有個傳宗接代的人，不知當初要留著這些錢何用！我剛才想要替他們大小老婆分派分派，似乎張太太心上還不高興。唉！我這人真正也太呆了！替他們分派之後，一個人守著十幾萬銀子，各人幹各人的，這錢豈非仍落他人之手。我明天何不另想一個主意，等到太太出面，把些小老婆好打發的打發幾個，打發不掉的，每人些須少分給他們幾個，餘下的，一齊仍歸太太掌管。如此辦法，少不得他太太總要相信我。以後各事經了我的手，便有了商量了。”轉念一想，“凡事不能光做一面，總要兩面光”，必須如此如此方好。

主意打定，第二天止衙門不見客，獨自一個溜到張家，先到大廳上見了張守財的幾個老差官。曉得這班人都很有點權柄，太太跟前亦都說得動話的。刁邁彭便著實拿他們擡舉，又要拉他們坐下談天。幾個老差官因他是實缺關道，又是主人把弟，齊說：“大人跟前，那有標下坐位。”刁邁彭道：“不必如此說。一來，諸位大小亦是皇上家的一個官；二來，你們太太托了我要替他料理料理家務，有些事情還得同諸位商量。現在跟前沒有別人。我們還是坐下好談。諸位不坐，我亦只好站著說話了。”衆人至此無奈，方才一齊斜簽著身子坐下。

刁邁彭先誇獎諸位如何忠心，“軍門過去了，全靠諸位替他料理這樣，料理那樣。”又說：“諸位跟了軍門這許多年，可惜不出去投標投營。有諸位的本領，倘若出去做官，還怕不做到提、鎮大員，戴紅頂子嗎。”隨後方才說到自己同軍門的交情：“如今軍門死了，無人問信，我做把弟的少不得要替他料理料理，就是人家說我什麼，也顧不得了。”此時，衆人已被刁邁彭灌足米湯，不由己的沖口而出，一齊說道：“大人是我們軍門的盟弟，軍門過去了，大人就是我們的主人，誰敢說得一句什麼！要是有人說話，標下亦不答應他，一定揍他。”刁邁彭哈哈大笑道：“就是說什麼，我亦不怕。我同軍門的交情非同別個，要是怕人說話，我也不往這裏來了。”說罷，就往上房裏跑。走了幾步，又停住了腳，回頭說道：“諸位都跟著軍門出過力，見過什面的人。我今天來到這裏，要同軍門的太太商量：現在我奉到上頭公事，要添招幾營人，又有幾營要換管帶。我看來去看去，只有諸位是老軍務，目前就要借重諸位跟我幫個忙才好。”

衆人一聽刁大人有委他們做管帶的意思，指日便是個官了，總比如今當奴才好，便一齊請安，“謝大人提拔”。然後跟著同到上房，見了張太太，照例請安，勸慰一番，然後又提到替他料理家務的話。此時一衆差官都當他是好人，見他同太太講話，並不生他的疑心，把他送到上房之後，便一齊退到外面，候著站班恭送。

刁邁彭見跟前的人漸漸少了，方才把想好的主意說了出來。張太太一聽，甚中其意，連忙滿臉堆著笑，說道：“到底我們軍門的眼力不差，交了這些個朋友，只有大人一位可以托得後事的。”說著，又歎氣道：“我們軍門一條命送在這班狐狸手裏！依我的意思，一齊趕掉，一個錢也不給他們。”刁邁

彭道：“這是斷斷乎不可，錢是要給幾個的。”張太太默默無言。刁邁彭又講到：“這班出過力的差官，很有幾個有才具的。兄弟的意思，想求嫂子賞薦幾個，等兄弟派他們點差事，幫幫兄弟。橫豎又不出門，府上有事，仍舊可以一喊就來的。”張太太道：“這是大人提拔他們。大人看誰好，就叫誰去。軍門過世之後，公館裏亦沒有甚麼事情，本來也要裁人。如今一得兩便，他們又有了出路，自然再好沒有了。”

刁邁彭辭別回去，第二天辦了五六個劊子，叫人送到張府上。那劊子便是委這幾個差官當什麼新軍管帶的。凡是張府上幾個拿權老差官，都被他統通調了去。這般人正愁著軍門過世以後絕了指望；如今憑空裏一齊得了差使，更勝軍門在日，有何不感激之理。自此以後，這班人便在刁邁彭手下當差。刁邁彭卻自從那日起，一直未曾再到過張府，後文再敘。

且說張太太自從聽了刁邁彭的話，同那班姨太太忽然又改了一副相待情形，天天同起同坐，又同在一塊兒吃飯，說話異常親熱。從前這班姨太太出出進進都要打太太的床前走過，如今太太也不拿他們防備了，便在中間屋裏另開了一個門，通著後頭，預備他們出進。太太又說：“我們現在都是一樣的，還分甚麼大小呢。”一班姨太太陡然見太太如此隨和，心上都覺得納罕。畢竟這班小老婆幾個是好出身？從前怕的是老爺，是太太，如今老爺已死了，太太也沒有威風了。有幾個安分守己的，還是規規矩矩，同前頭一樣，有幾個卻不免有點放蕩起來，同家人小廝嘻嘻哈哈。有時和尚進來參靈，或是念經念的短了，或是聲音不好聽了，這些姨太太還排揎他們一頓。後來，過了半月，借著到廟裏替軍門做佛事，就時常出去玩耍。太太非但不管他們，倒反勸他們出去散心，說：“你們都是一班年輕人，如今老爺死了，還有什麼指望，有得玩樂得出去玩玩。不比我

自從遭了老爺的事，就一直有病，那裏有玩的興致呢。”自那日起，張太太果然推頭有病，不出來吃飯。一班姨太太見他如此，樂得無拘無束，盡著性兒出去玩耍。太太睡在家裏，一問也不問。張府中照此樣子，已經有一個多月。

這一個多月，刁邁彭竟其推稱有公事，一趟未曾來過。又不時把他新委的幾個張府上的差官傳來諭話，說：“我這一陣因為公事忙，未曾到你們軍門家裏。自從軍門去世之後，留下這些年輕女人，我實在替他放心不下。你們得空，還得常常回去，帶著招呼招呼，也好替我分分心。”衆人一齊答應稱“是”。背後私議，齊說：“刁大人如此關切，真正是我們軍門的好朋友！”

又過兩天，正是初一，刁邁彭到城隍廟裏拈香，磕頭起來，說是：“神桌底下有張字帖似的，看是什麼東西。”便有人拾了起來，遞到刁邁彭手裏，故意看了一看，就往袖子裏一藏，出來上轎。此時那一班差官都跟來看見。刁邁彭回到衙中，脫去衣服，吩咐左右之人一齊退去，單把那班差官傳進來，拿這帖給他們看。又是埋怨自己，又是怪他們，說道：“我再三同你們說，我這陣子公事忙，不能常常到你們軍門公館裏去。況且現在又不比軍門在日，公館裏全是班女人，我常常跑了去亦很不便。所以再三交代你們，叫你們時常帶著回去招呼招呼，爲的就是怕鬧點事情出來，叫人家笑話。也不必實有其事，就是被人家造兩句謠言，亦就犯不著。你們不聽我的話，如今如何！被人家寫在匿名帖子上頭！這個寫帖子的人也是可惡！什麼事情不好說，偏偏要說他們寡婦家的事情！我總得叫縣裏查到這個人重辦他一辦。這個帖子幸虧是我瞧見，叫他們拾了起來，倘若被別人拾著人，傳揚出去，那時候名氣才好聽呢！”

刁邁彭一頭說，衆差官一面應“是”，一面看那匿名揭帖。內中有兩個識字的，只得把上寫的四句詩念給衆人聽道：“蕪湖城裏出新聞，提督軍門開後門，日日人前來賣俏，便宜浪子與淫僧。”

那兩個差官畢竟是武夫，字雖認得，句子的意思究竟還不懂。念完之後，楞住不響。刁邁彭特地逐句講給他們聽過，然後大家方才明白。內中就有一粗鹵的，聽了這些言語，不覺雙眉倒豎，兩眼圓睜，氣憤憤的說道：“這是怎麼說！這是怎麼說！我們軍門做了這們大的一個官，倒叫他死後丟臉！這件事標下倒有點不服氣！近來半個月，我們太太有病，睡在屋裏不出來，這一定是那班姨太太鬧的。太太病了，沒有人管他們，就鬧得無法無天了。大人，說不得，我們軍門死了，知己朋友可以幫著替他料理料理家務的，只有你老人家一位。標下在這裏替你老人家跪著，總得求你老人家替他管管才好！”於是一齊跪下。刁邁彭看了，皺著眉頭說道：“這事情鬧的太難爲情了，叫我亦不好管啊。也罷，等我慢慢的想個法子。你們且出去，一面打聽打聽，到底怎麼樣，一面訪訪那個寫匿名帖子的人到底是誰，查得人頭，我也好辦。況且這帖子既然被我拾著一張，看來總不止一張，外面一定還有，你們姑且留起心來。”衆差官只好答應著，退了下來。

有兩個回到公館裏把這話稟告了張太太。張太太聽了，一聲不響。歇了半天，方說：“我自己的病還不曉得怎樣。那裏有工夫管他們！你們姑且出去查查看，查到了什麼憑據，告訴我說，我再來問他們。”差官退出，因見太太並不追究此事，心中俱各憤憤，齊說：“軍門死了，怎麼連個管事的人都沒有了！盡他們無法無天，這還了得！”

於是又過兩天，那兩個性子暴的差官正在茶館裏吃茶回來，

將近走到轅門，忽見照壁前有許多人在那裏圍住了看。他倆亦就停止了腳，看他們看些什麼。原來牆上帖著一張字帖，衆人一頭看，一頭說，一頭譬解，也譬解不的當。你道如何？原來那張字帖正與前天刁大人在城隍廟裏拾著的一樣，不過第二句“提督軍門開後門”一句，改爲“大小老婆開後門”，換了四個字了。這兩個差官不看則已，看了之時，不覺一腔熱血，大抱不平，也不顧人多擁擠，立時邁步上前，把字帖揭在手中，並不回到道衙門，拿了字帖，一直徑到張公館上房，叫老媽稟報，說：“有要事面回太太。”太太便喚他們進見。那兩個差官見了太太，一言不發，把個字帖往太太面前一送，說一聲“太太請看”！太太瞧了，佯作不知，還問：“上頭說的是些甚麼？”差官道：“上回刁大人照這樣的字已經見過一張了，標下就來回過太太，請太太管管這些姨太太，少教他們出去，弄的聲名怪不好聽的。太太說：‘沒有工夫管他們。’如今好了，連太太的聲名也被他們帶累上了！”太太著急道：“怎麼有我在上頭？”差官道：“這第二句可不是連太太也被著他們糟蹋了麼。”

太太看了一遍，還是不懂，叫帳房師爺來講給他聽，方才明白。等到明白之後，這一氣真非同小可！登時面孔一板，兩腳一頓，也不顧有人沒人，蓬著個頭，穿了一身小衣裳，也不及穿裙子，一跑跑到軍門靈前，拍著靈台，又哭又罵，數說：“老爺在世，吃了皇上家的錢糧，不替皇上家辦事，只知道克扣軍餉，弄了錢來討小老婆。人家討小老婆，三個五個，也盡夠的了，你偏一討討上幾十個。又不是開窯子，要這群狐狸做什麼用！如今等你死了，留下這班禍害，替你換了頂戴還不算，還要拿我往渾水缸裏亂拉，連我的名聲也弄壞了！”一面夠說，一面回頭叫人：“替我把刁大人請了來。他是軍門的好兄弟，

軍門死了，他索性門也不上了！我們這裏的事，他一管也不管了！到底我們這裏大小老婆，那一個開後門，那一個賣俏，那一個同和尚往來，他是地方官，可以審得的。橫豎我是一直病著，連房門都沒有出，是瞞不過人的。將來審明白了那個狐狸幹的事，我同那個拚命！倘若審不出，我情願自己剃了頭發當姑子去。住在這裏，弄得名聲被別人帶累壞了，我卻犯不著！”說著，又叫人去催刁大人，說：“他爲什麼還不來？他不是軍門的好朋友嗎？軍門死了，他竟其信也不問了，活的不要管，問他對得住死的嗎！”

正吵著，刁大人來了。一隻腳才跨進門，張太太已經跪下了，口口聲聲“請大人伸冤！大人倘若不替我伸冤，我今天就死在大人跟前！”說完，從袖筒裏一把燦亮雪尖的剪刀伸了出來，就在面前地下一擺。刁邁彭見了，連連搖手，道：“快別如此！快別如此！有話起來說，我們好商量。我受了大哥臨終時候的囑託，我賽如就是他的顧命大臣一樣，還有什麼不盡心的。快快請起！快快請起！”起先張太太還只是跪著不起來，後來聽見刁大人答應了他，方才又磕了一個頭，從地下爬起，就在靈前一張矮腳杌子上坐下。刁邁彭亦即歸座。

張太太便一五一十把方才的話說了一遍。刁邁彭道：“這事原難怪大嫂生氣。大娘一直有病，睡在家裏，如今忽然拿你帶累在裏頭，自然你要生氣。但是這事情關係府上的大局，傳揚出去各聲不好聽，而且也對不住死的大哥。依兄弟愚見：還是請大嫂訓斥他們一番，等他們以後收斂些就是了。”差官插口道：“頭一回大人拾著那張貼子，標下就趕回來告訴太太說：‘請太太管管他們，不准他們出去，’太太不聽。如今果然鬧到自己身上來了。”刁邁彭道：“是啊，當初我交代你們，也爲的是這個。”張太太道：“我從前不管他們，是拿他們當

做人，留他們的臉；如今鬧到這步田地，大家的臉亦不要了。大人若是肯作主，對得住死的大哥，想個法子安放安放這些狐狸；若是不能，我就死了讓他！”說著，伸手拾起剪刀來，就想抹脖子，急的衆人連忙搶下。

刁邁彭裝做沒主意，向衆人道：“這事怎麼辦呢？”衆人也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得主意。張太太又只是催著問刁大人：“到底怎麼？”後來還是那個來送信的差官心直口快，幫著說道：“軍門過世之後，只有太太是一家之主，不要說是自盡，就是要往別處去住也是萬萬不能的。”張太太道：“留著我在這裏受氣！人家做了壞事，好一齊推在我的身上！既然不准我死，我無論如何，斷然不能再同這班狐狸住在一塊兒的！”差官道：“太太說到這步田地，料想是不能挽回的了。現在沒得法想，只好求大人把這些姨太太都叫出來問問：誰是安分守己的誰留下，以後跟著太太同住；既然住下，就有得服太太規矩。倘若不情願的，只好請他另外住，免得常在一塊兒淘氣。”張太太道：“這些人我是一個合不來的！”刁邁彭道：“好是好，壞是壞，不可執一而論。就是叫他們另外住，也得有個章程給他們，不是出去之後，就可以任所欲爲的。”

張太太道：“什麼章程！他們各人有各人的私房，還怕不夠吃用。公中的錢，那是一個不能動我的。不願意，儘管走！從前我沒有來的時候，小老婆聽說也打發掉不少了，沒有甚麼稀罕！後來這幾年，幸虧有我替他管得凶，所以沒鬧甚麼笑話。如今軍門過了世，還沒不斷七，他們就一個個的變了樣子！刁大人若看把兄弟分上，這班狐狸辦都可以辦得的，如今還要拿出錢來送給他們，那卻萬萬不能！”刁邁彭聽畢，湊近一步，低低說道：“這話做兄弟的豈有不知。但是如此一做，被別人瞧著，好像我們做事過於刻薄，不如好好的叫他們另外去住。

回來兄弟放個風聲給他們，並且不要他們住在這裏蕪湖地面上才好，叫他們遠遠的，我們看不見，聽不著，說句不中聽的話，就是他們跟了人逃走，也不與我們相干，以後我們倒反乾淨。大嫂意思以為何如？但是姨太太聽說一共還有頭二十位，……”張太太道：“還有十八個。”刁邁彭道：“也得做幾起慢慢的分派，不是一天可以去得完的。況其中果有一二安分守己的，也不妨留兩個陪伴陪伴自己。兄弟今天先把幾個常常愛出去玩的替你打發掉，其餘的過天再來。”張太太一聽他話有理，便也點頭應允，不作一聲。

刁邁彭於是回過臉，朝著衆人說道：“我同你們軍門是把兄弟，有些事情雖然我也應該管得；然而今天之事，一張匿名帖子也作不得憑據。我如今並不拿這帖子上說的話派誰的不是。不過一樣：現在軍門已經過世，太太便是一家之主，太太說的話，無論誰都不能違拗的。各位姨太太既然不服太太的規矩，愛出去現耍，以致把太太的名聲連累弄壞，這便是各位姨太太的不是。太太發過誓，不能再同各位姨太太住在一處，我勸來勸去，勸不下來。這是天長日久之事，倘若今天說和之後，明天又翻騰起來，或是鬧得比今天更凶，叫我旁邊人也來不及。所以我替他們想，也是分開住的好。現在有我做個當中人，也決計不會克苦了他們。我今天先替大家分派停當：願意去的，盡半月之內，各自另外去住。倘若半月之後不走，便是有心在這裏陪伴太太，太太亦並不難爲他，一樣分錢給他使，但是永遠不得再出大門。叫他們想想看，還是走那條路的好。”張太太道：“走的人一家給他多少，亦請刁大人吩咐個數目。”刁邁彭道：“這要太太吩咐的。”張太太不肯，一定要刁大人說。刁邁彭無奈，只得說道：“今天我來分派，無論走的同不走的，總歸一樣。至於走不走，聽便。各人衣服、首飾仍給本人。每

人另給摺子一個，就把大哥所有的當舖分派均勻，每人寫明：當本三萬，只准取利，不准動本。另外每人再給一千銀子的搬家費，不去的不給。”

張太太意思似乎太多。刁邁彭道：“出去之後仍是軍門的人，軍門有這分家當在這裏，不好少他們的。”說完，又對來的兩個差官說道：“你倆暫且在這裏伺候兩天。那位姨太太要走，我不便當面問他們，他們也不便對我說。今天請帳房先生把當舖裏官爭的一齊約好，趕把利錢摺子寫給他們。誰要走，有你們在這裏，也好幫著招呼招呼；不走的，再等我來同你們太太商量安置的法子。”

刁邁彭說先了一席話，便即起身告辭。他說話時，一衆姨太太在孝幔裏都聽得明明白白。有兩個規矩的，早打定主意不出去。有兩個尖刁的，聽了不服，說道：“我偏不走，看他能夠拿我怎樣！”後來轉念一想，“太太的氣，從前也受夠了。如今有了三萬銀子的利錢，又有自己私房，樂得出去享用，無拘無束。”因此也就不鬧。又有些本來不打算出去另住，聽了旁人的挑唆，或是老媽、丫環的竄掇，也覺得出去舒服些。因此願意分開另外住的，十八位之中倒有一十五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聽主使豪仆學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話說張守財一班姨太太自從太太鬧著不要他們同住，經刁邁彭一番分派，倒也覺得甚是公允，沒甚話說。其時十八位姨太太當中，止有三個安心不願意出去，情願跟著太太過活，也只好聽其自然。下餘的十五位，也有三個一起的，兩個一起的，合了夥，房子租在一塊兒，不但可以節省房金，而且彼此互有照應。其時正有一位大員的少爺在蕪湖買了一大畝地基，仿上海的樣子造了許多弄堂，弄堂裏全是住宅，也有三樓三底的，也有五樓五底的，大家都貪圖這裏便當，所以一齊都租了這裏的屋。而且這片房子裏頭，有戲園，有大菜館，有窯子，真要算得第一個熱鬧所在。姨太太們雖然不逛窯子，上茶館，然而戲園、大菜館是逃不掉的，因此現覺隨心樂意。刁大人限的是半月，這半月裏頭，油漆房子，置辦傢夥，並沒有一天得空；等到安排停當，搬了出來，卻也沒有一個逾限的。你道為何？只因這位張太太為人兇狠不過，所以一群姨太太也以早離開他一天早快活一天，大家都存了這個心，自然是不肯耽擱了。十五位當中卻有四位因為自己家裏或是有父母，有兄弟，得了這個信，把他們接出來同住，有的住本地，有的住鄉間，還有一二位竟住往別縣而去。其他十位卻一齊住在這熱鬧所在。

等到在張府臨出門的頭一天，刁大人特地叫差官傳諭他們，

說道：“諸位姨太太現在雖是搬出另住，也要自己顧自己的聲名。凡是庵觀寺院，戲園酒館，統通不可去得。現在大人正有告示帖在以上各處，不許容留婦女人內玩耍，倘有不遵，定須重辦！因爲此事，又特地派了十幾個委員，晝夜巡查。設若撞見委員們，委員們倘若置之不問，何以禁止旁人？如其毫不徇情，未免有傷顏面。爲此特地關照一聲，還是各自小心爲妙。”大家聽了，也有在意的，也有不在意的。按下不表。單說張太太自從十五位姨太太一齊出去另住之後，過了兩天，心上忽然想著：“刁大人做事好無決斷！這班狐狸爲什麼不趕掉了乾淨？他偏蠍蠍螫螫的，又像留住他們，卻又叫他們分出去住，等他無拘無束，將來一定無所不至，豈不把軍門的聲名愈加弄壞！正不知他是何用意！”正在疑疑惑惑，齊巧刁邁彭親來問候，張太太便問他所以縱容這班狐狸之故。

刁邁彭道：“依我的意思，頂好叫他們離開蕪湖地面，彼此不相聞問。無奈一時做不到，只好慢慢的來。好在我前天已經叫人透過風給他們，將來自有擺佈他們的法子，不消大嫂費心的。至於大嫂這裏，除掉分給各位姨太太之外，大約數目，我兄弟也粗知一二。也應該趁此時叫這裏帳房先生理出一個頭緒，該收的收，該放的放。譬如有什麼生意，也不妨做一兩樁。家當雖大，斷無坐吃山空的道理。此時大哥過世之後，大嫂是女流之輩，兄弟雖然不便經手，然而知無不言，也是我們做朋友的一點道理。”張太太道：“正是。軍門去世，我乃女流之輩，一些事兒不懂，將來各式事情正要仰仗，怎麼你刁大人倒說什麼‘不便經手’？刁大人不管，叫我將來靠那個呢？”說道，便大哭將起來。

刁邁彭道：“非是兄弟不管，但是兄弟實在有不便之故。彼此交情無論如何好，嫌疑總應得避的。況且大嫂這裏原有一

向用的帳房，把事情交代他們也就夠了。不瞞大嫂說，親近有好兩注生意，弄得好，將來都是對本的利錢。倘若大哥在日，兄弟早來合他說，叫他入股，如今想想總不便，所以幾次三番，人家叫兄弟來說，兄弟總沒有來說。雖說看准這賣買好做，不至於蝕到那裏；然而數目太大了，大嫂雖不疑心，亦總覺得駭人聽聞的。”

張太太道：“刁大人說那裏話來！你照顧我，就是照顧你去世的大哥。只要生意靠得住，你說好，我有什麼不做的。錢是我的，誰還能管得住我。至於帳房所管不過是個呆帳，有些大生意他們是作不來主的。刁大人，你說的到底什麼生意？如果可以說得回來，要多少本錢，我這裏有。”刁邁彭道：“生意呢，也算不得什麼大生意，不過弄得好才有對本利，弄得不好，也只有二三分、三四分錢。”太太道：“我亦不想多要，就有二三分、三四分，我已經快活死了。”刁邁彭見張太太于他深信不疑，便也不再推託，言明先叫帳房先生把所有的產業以及放在外頭的，一律先開一篇細帳。至於所說的生意，立刻寫信通知前途，叫他來合股。

自此以後，刁邁彭一連來了幾天，把這裏帳目都弄得清清楚楚。所有的房契、股票，合同、欠據、共總一個櫃子，仍舊放在張太太床前。還有什麼金葉子、金條、洋錢、元寶，雖沒有逐件細點，亦大約曉得一個數目，亦是統通放在太太屋裏。已成之產業不算，總共還有個一百二十幾萬現的。張太太又說：“分出去住一班狐狸，每人至少有三五萬銀子的金珠首飾。可憐我自己一個人所有的，也不過他們一個雙分罷了！他們十五人倒足足有五六萬！”刁邁彭聽了吐舌頭，借此又把張太太同一班姨太太的金珠價值亦了然於心了。

後來連著來說過兩注買賣，張太太都答應：一注是在上海

頂人家一片絲廠，出股本三十萬；一樁是合人家開一個小輪船公司，也拼了六萬。兩樁事張太太這邊都托了刁邁彭，請他兼管。刁邁彭說自己官身不便，於是又保舉了他的兄弟刁邁峭做了絲廠的總理；又保舉自己的侄少爺去到輪船公司裏做副擋手。張太太見兩樁買賣都已成功，利錢又大，大約算起來，不上三年就有一個頂對，於是心上甚是感激刁邁彭，托他還有什麼好做的事情，留心留心。刁邁彭滿口答應，又說：“各式賣買，好做的卻不少。但是靠不住的，我兄弟也不來說；設或有點差錯，放了出去，一時收不回來，叫我如何對得住大嫂呢。”嘴裏如此說，心上卻不住的轉念頭。

話分兩頭。且說那十五位姨太太有五位給了自己家裏的人出去另住，倒也堰旗息鼓，不必表他。單說那十位，一班都是年輕好玩的人，又是這們一鬧熱所在，此時無拘無束，樂得任意逍遙，整日裏出去頑耍。到得晚上，不是合夥喝酒，便是聚攏打牌。十個人分住了三所五樓五底的房子。每人都有三四個老媽、丫環。此外，底下人、看門的、廚子、打雜的，都是公用。初出來的時候，這十個人很要好，每月輪流做東道；輪到做東道那一天，十個一齊取在他家。從前張軍門在日，這些姨太太，上下人等都喚做幾姨幾姨，以便易於分別。這番留在家裏的三位是：大姨、二姨、六姨。跟著父母兄弟回家去住的五位是：五姨、十姨、十三姨、十六姨、十八姨。餘下十位，統共搬出來同住。這天輪當八姨做東道，辦的是番菜。此時只開了一片番菜館，食物並不齊全，在本地人吃著，已經是海外奇味了。當下八姨隔夜關照，點定了十分菜，說明白晚上上火時候送在家裏來吃。八姨是同十二姨、十五姨、十七姨同住的，說明白這天下午四點鐘先會齊了打麻雀，打過八圈莊吃飯。誰知頭天戲園子裏送到一張傳單，說有上海新到名角某人某人路

過此地，挽留客串三天，一過三天，就要到漢口去的，勸人不可錯過這機會。頭一個十七姨得了信就嚷起來，說：“明天一定要看戲，看過戲回來吃大菜不遲。”於是十二姨、十五姨一齊湊興，都說要看戲。八姨還不願意，說：“湊巧我今天做主人，你們在家裏也好幫著我料理料理。要看戲，明天我做東請你們，今天不放你們去。”無奈三個人執定不肯。八姨又嚇唬他們道：“刁道台出了告示，不准女人看戲，前天還特地叫人來關照，不要被他拿了去。依我還是不去的好。”十二姨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不信他連這點交情都不顧了，那還成個人嗎！”八姨見說他們不聽，便也無可如何，只得讓他們自去。

這裏客人絡繹來到，都是八姨一個人接待。內中又有十四姨，亦說是因為看戲，隨後就來。當下一算，只有賓主六人，打兩場牌還少兩位；便由八姨作主，把十二姨、十五姨，一家一個大丫頭，叫了來替主人代打。本地戲園散戲本來是極早的，這裏一幫人打牌打昏了，忘記派人去接。等到上了火一大會，只剩得一圈莊了，八姨吩咐燙酒，又叫廚房內預備起來，這才覺得他四個看戲的還沒有回來，叫聲“奇怪”，忙著叫人再去接時，忽聽樓下一片聲嚷，吱吱喳喳，聽亦聽不清楚。

八姨連忙靠在樓窗上向下追問，只見十七姨屋裏的老媽急的躁腳，說道：“不好了！三位姨太太連著跟去的人，被看街的兵一齊拉到局子裏去了！”八姨一聽這話，忙問：“這話可真？”樓下人說：“打雜的都回來了，怎麼不真！跟去的男男女女倒有七八個，一齊都拉了去。這個打雜的幸虧同局子裏有點親，所以單把他放了出來。”樓上下一番吵鬧，打牌的也就不打了。其中還有十四姨是同四姨、九姨住在一起的，至今不見他來，恐怕亦被街上的兵拉去。四姨、九姨又忙著問打雜

的：“可看見十四姨沒有？”打雜的說：“沒有看見。”大家更加疑心。八姨又問打雜的：“怎麼會被街上的兵拉去的呢？”打雜的道：“散戲場的時候，剛剛出了大門，就有十來個兵上來拖了就走，一拖拖到警察局裏的。老爺出來說：‘本道大人有過告示，不准女人出來看戲。你們這些人好不守婦道！等到明天一早，送到縣裏去辦！’”八姨道：“你們沒有嘴，爲什麼不說是這裏的呢？”打雜的道：“跟去的王二爺在街上就同他們說：‘這是張軍門的姨太太。’他們不理。到了局裏，見了委員老爺又說，委員老爺亦不理，說：‘無論什麼人，違了大人的告示，我們都要拿辦的。有什麼話，你們明天到城裏去說罷。’王二爺還要說時，已經被他們帶了下來。三位姨太太是另外一間房子，派人看守，其餘的都鎖著，預備明天解到城裏去。”

大衆聽了，面面相覷，正想不出一個法子。忽然見十四姨披頭散髮，闖進門來，說聲：“不…不…不好了！家…家…家裏來了一般強…強…強盜在…那裏打劫哩！”大衆聽他這一說，都嚇呆了。四姨九姨是同他同住的，要搶一齊搶，得了這個信，更嚇得魂不附體！八姨便問十四姨：“你不自去看戲的嗎？幾時回家的？十二姨、十五姨、十七姨被街上的巡兵拉了去，你知道不知道？你家裏來了強盜，你一個人怎麼逃走得脫的呢？”此時十四姨已經坐下，定了一定神，便含著淚說道：“可不是！我正是去看戲的。他們被巡兵拉了去，我不曉得。我看完了戲，因爲天冷，想換件衣服再到你這裏來。想不到一腳才跨進了門，強盜就跟了進來，嚇得我也沒有進房，就一直跑到廚房柴堆裏躲起來的。只聽得強盜上了樓……”四姨道：“啊呀！我的事情糟了！”十四姨又接著說道：“強盜上了樓，就聽得哄隆哄隆，像是開箱子，拖櫃子的聲音。樓上吵了半

天，又到樓底下翻了半天才去的。”九姨聽到這裏，亦就跺著腳哭道：“我就知道，我亦是逃不脫的！”十四姨又說道：“我一直爬在柴堆裏，動也不敢動！好容易等強盜走過一大會，看門的老頭子進來，才拿我拉起來。家裏至今只剩了看門的老頭子一個，其餘的用人都不曉得到那裏去了。”八姨便問：“可查過東西？搶去了多少？”十四姨道：“那裏查過！大約檢好的都沒有了！真正晦氣！也不曉得今年交的是什麼星宿，一回一回的遭這些事！”說完又哭。四姨道：“今兒這裏的三個扣在局子裏不得出來，我們家裏又遭了強盜，看來今天的飯是吃不成了！既然強盜已去，我們也得回家查點查點。這個明火執仗，地方官是有處分的。今天辦警察，明天辦警察，老爺在日，錢倒捐過不少；如今死了，警察的好處我們沒有沾到，違了告示，倒會把我們的人拿了去的！現在又出了搶案，不知道他們管事不管事！”說到這裏，四姨便起身拉了九姨、十四姨同走，說：“我們到底搶掉多少東西，也要回去查查看。查明白了，案總要報的，強盜總要替咱們辦的。”說完自去。

此時在座的人只剩得三姨、七姨、十一姨，連著主人八姨，一共四個。八姨因為兩下裏出事，甚是沒精打彩，又愁著十二姨……三個人明天到城裏出醜，又記挂著他三人今夜裏受罪。想要派人去瞧瞧，都說局子門口有人把著，不得進去。三姨說：“衙門裏公事我是知道的，只要有錢，就准你進去了。”八姨就拿出四十塊錢，仍舊打發打雜的去。這裏廚子上來請示：“番菜都已做好，客齊了，就好起菜了。”三姨說：“隨便拿點甚麼來吃了算數，番菜過天再吃罷。”無奈番菜館裏是點定的菜，不能退還，只好叫他一齊開了出來，敷衍吃過了事。

剛剛吃先，打雜的回來，又同了一個被押的管家一塊兒回

來。這管家名喚胡貴，也是張軍門的舊人。此番跟了幾位姨太太出來，大家都拿他當作自己人看待。胡貴當下說道：“今日之事，是警察局裏奉了本道大人面諭拿的。無論你是什麼人，違了本道的告示，一概不准用情。當時拿到之後，委員老爺就到道裏請示。本道大人說道：‘若論張軍門的家眷，我們極應該替他留個面子的。但是誰不曉得我同張軍門是把兄弟。我若容了情，以後還能禁阻別人嗎。現在是我格外留情，指示他一條路：你回去，就在今天晚上，叫他三個人每人拿出一萬塊洋錢充做罰款，就將他們取保出去。如今正在這裏辦警察，開學堂沒有款項，得此也不無小補。既保全他們的面子，人家亦不至說我徇情。如果不然，明天解到縣裏，公事公辦，打了枷號，也好叫衆人做個榜樣。我本有言交代在前，他們不聽好言，自投羅網，須知怪我不得。’委員老爺回來，就把三位姨太太叫了上去，叫他們早打主意。三位姨太太求他讓些，無奈委員老爺執定不肯，說是：‘本道大人吩咐過，要少一絲一毫都不能夠。’三位姨太太回說：‘就是照辦，一時也沒有這些現的。’委員老爺道：‘你們這班人好呆！沒有現的，首飾、珠寶、利錢摺子，都可以抵數，只要夠了三萬就是了。’三位姨太太還不答應。委員老爺立刻拿腔做勢，把個跟去的陳媽鎖了起來。陳媽說道：‘我又沒有犯什麼罪，爲什麼要鎖我？’委員老爺就動了氣，說他頂嘴，馬上拖他跪下，打他嘴巴。才打了十幾下子，陳媽的兩個門牙已經打下來了，淌了滿地是血。三位姨太太看了害怕，免得吃他眼前虧，所以無法答應的。”

八姨因這胡貴本來是靠得住的，便也不生疑心，到他三人房裏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把他三位的當舖利錢摺子找到，點了點數，就檢了三個一萬頭摺子交代胡貴，叫他拿這個去抵數。胡貴去不多時，又回來說：“單是利錢摺子，委員老爺不要。或

是股票，或是首飾，方可作抵。”八姨一想：“股票本來是沒有的，至於首飾，他三人出門看戲，都是插戴齊全了走的，每人頭上手上，足有萬把銀子珠寶金器，已經盡夠，何必再由家裏往外拿呢。”於是又吩咐了胡貴。胡貴去了一回，又回來說：“委員老爺有過話：‘光是利錢摺子不肯收，但是總得倍上幾倍，少了不能相信。’三位姨太太說：‘橫豎是暫時抵押，將來可以拿錢贖回來的。至於首飾不便交代他們，倘或被他們把好的掉換了幾樣，向誰去討回呢。’”八姨一聽這話不錯，就把所有的當舖摺子一齊交付了他，胡貴收了摺子自去。大家以為，這筆錢拿出，三位太太一定可以回來了。一切取保等事，胡貴色色在行，可以無須慮得。

三姨、七姨、十一姨因為要等他三個，一直也沒有回去。誰知一等等到半夜三點鐘，還不見一千人回來，滿腹狐疑，再派人到警察局門口探聽，只見局門緊閉，連個鬼的影子也沒瞧見。去的人回來說了，大眾更覺驚疑不定。只得自寬自慰說：“今天來不及了，大約明天一早一定總放出來的。”於是三姨、七姨、十一姨要回去。八姨害怕，要留他們兩位來做伴。他三人也不便一齊全走，商議半天，方才議定：七姨一個回去看家，這裏留下三姨，十一姨陪伴八姨。七姨去後，這裏又派人去看了四姨、九姨、十四姨一趟，曉得被強盜搶去的東西很不少，已經開好失單，專等明天報官。大家聽了，歎息一回，各自關門安寢。八姨直同三姨、十一姨閒談了半夜，也沒有合眼。

看看天色快亮，方才朦朧睡去。忽聽得有人有樓下院裏高聲叫喊，說：“快情三姨、十一姨回去！今夜家裏被賊挖了壁洞，東西偷去無數若干！七姨東西賽如都偷完了，七姨在家裏急的要上吊。”三姨、十一姨一聽這話，一骨碌爬起，坐地床沿上，卻是嚇的瑟瑟的抖，兩隻腳就像蹈在棉花裏的一般，要

想往床下走一走路亦不能了，又過了半天，方才有點氣力。三姨歎口氣，說道：“老天爺不長眼睛，爲什麼只管同我們幾個人做對頭！”八姨到此，深自後悔昨夜不該留他二人作伴；此時無話可說，只得推他倆回去，開好失單，趕緊報案。”好在不多時候，或者就可破案，也論不定”。又托他倆安慰七姨。三姨、十一姨急急的走了回去，幸喜前弄後弄是沒有許多路的。

八姨此時亦因昨夜的事挂在心上，也就起來不睡了，一面仍叫打雜的去到警察局打聽十三姨、十五姨、十七姨的消息。又說：“胡貴昨天已把款子繳了進去，怎麼還不放出來呢？”打雜的去了一會子，急得滿頭是汗，跑回來說：“局子裏人說：昨兒這裏並沒有派人拿什麼錢去。現在時候爲著還早，所以還沒有拿人送到城裏去。”八姨聽了，這一急非同小可！忙道：“昨兒胡貴不是說道台大人要罰他們的錢嗎？”打雜的道：“小的到局子裏，就把這話托小的親戚上去回了二爺，二爺又回了老爺。老爺還把小的叫上去，說：‘這個話雖是有的，道台要罰他們的錢，一個人也不過罰他們幾錢，並沒有這許多。你們不要被人家騙了去！你不來我這裏，我亦要派人到你們公館裏盡問一聲：如果是照罰的，我就緩點把人解城；倘若是不肯罰錢，早給我一個回信，我把人早解進城，也早卸我的干系。快去快來！’委員老爺的話如此，小的所以回來的。”八姨聽了，真正急的失魂落魄，絲毫不得主意，忙問：“你碰見了胡貴沒有？”打雜的道：“小的沒碰見他。若是碰見了，早把他拉了來了。”

八姨正在尋思，忽聽人報：“警察局來了一個師爺，一個二爺。”一問正是爲討回信來的。八姨躊躇了一回，只好自己出面去回他。見面之後，那師爺便說：“敝東是奉公差遣，並

不是一定同這裏爲難。就是道台大人要這邊捐幾個錢，也是充做善舉的。現在敝東特地叫我過來商量一個辦法。至於說是昨天晚上由尊府上管家送來幾個當鋪摺子，我們局裏卻沒有收到。難保是府上受人之騙，須怪我們不得。況且幾個利錢摺子又不是股票，就是再多些也抵不了數。現在逃走的這管家叫什麼名字，請這邊開出來，我們也好替你們上緊的查。至於現在每人罰他幾千銀子，並不爲多。應該怎樣，還是早點料理爲是。”

此時八姨一心只在胡貴身上，嘴裏不住的說：“所有的折了是我親手交給他的，如今被他拿了逃走了，叫我怎麼對得住人呢！”警察局師爺道：“好在都是你們自己的當鋪，派人去注了失，再補一分，不就完了嗎？”一席話把八姨提醒，一想只好如此，方把心上一塊石頭放下，重新商量罰款之事。警察局師爺一口咬定二萬銀子，一切費用在內，馬上就可把人保釋。八姨想：“銀子只要二萬，雖然還在分寸上，總望少點才好。”後首說來說去，跌到二萬塊錢，每人六千罰款，下餘二千作一切費用。八姨道：“洋錢現的是沒有，看來只好拿首飾來抵。他們各人首飾，昨兒各人都帶了出去，須得問他們自己，叫他們每人拿些出來暫時抵數。等到出來之後，再拿錢去贖回來，也是一樣。”

警察局師爺道：“沒有現的，只好如此。但是他三位昨天進來的時候，頭上並沒有戴什麼珠寶。敝東亦親口問過，都說：‘出門的時候，首飾原本有的，後來被拿，在半路上就卸了下來，叫人拿了回來了。’所以敝東才叫我們到這裏來的。”八姨聽了，又是一驚，忙說：“沒有這回事！昨兒我們底下人回來還說，所有的首飾，他三個都還帶的好好的呢。他三人不肯拿首飾抵給他們，所以才叫他來問我要摺子。一定是他們藏了

起來，哄你們的。”警察局師爺道：“我看未必，難保亦是貴管家做的鬼。姑且等我們回去問了他們再講。”說完，立刻帶了二爺自去。

此時八姨心上忐忑不定，一回又恨刁大人不顧交情，一回又罵胡貴“混帳”。不多一刻，局裏師爺又回來說：“問過三位，所有首飾早交給胡貴拿回來了。現在他們三人身上，除了衣服之外，一無所有，所以叫咱仍舊到這裏來取。他三位還說，自己首飾倘若果真都被胡貴卷了逃走，無可如何，總求你八太太替他湊一湊，今天把他們救了出來，少不得總要算還你的。”八姨一聽，楞了半天，一聲不響。師爺又催了兩遍。想想沒法，只得開了三位的拜匣，湊來湊去，約摸只有一半，一時逼在那裏，說不得只得自己硬做好人，把自己值錢東西湊了十幾件，拿出來交代與師爺過目。師爺還說不值二萬。八姨氣極了，一件件拆算給他聽：“一總要值到二萬四千哩。”師爺道：“你話原也不錯。但是一樣：你倘是一件件置辦起來，照現在市價，合從前市價，只怕拿著二萬四千還買不來，若是如今要拿他變錢，可是就不值錢了。至少再添這樣一半來，我回去是好交代。”於是把個八姨急得沒法。

正說著，齊巧昨兒番菜館裏一個細崽來收帳。因八姨是他老主顧，彼此熟了，他聽此說話，便代出主意，道：“這一定是師爺想好處。”一句話提醒了八姨，說道：“不錯。”商量送他多少。細崽道：“這位師爺常常到我們大菜館裏來替人家了事，多多少少都要。等我來替你問他。”果然那細崽到師爺面前咕唧了一回，講明白另送二百塊錢，方才拿了首飾走的。八姨不放心，又叫了個帖身老媽一同跟了去，順便去接他們三人回來。

果然去不多時，十二姨、十五姨、十七姨就一同回來了。

相見之下，自不免各有一番說話。彼此提到胡貴，十二姨說：“我們還沒有走到局子門口，在半路上，他走上來說：‘姨太太帶了這些珠寶進去是不便的，請姨太太悄悄的探了下來，我替你拿著。’我們一想不錯，一頭走，一頭探東西給他。說也奇怪，跟去的一幫人，只有他沒有被捉，在旁邊跟著，竟像沒事人一樣。後來到局子裏，還見他進來過一次。那時候我們心上嚇亦嚇死了，那有工夫理會到這些。誰知竟不是個好人！”

八姨道：“這也奇了！你們三個人在路上探首飾東西又不在少數，難道那些巡兵竟其一管不管，隨你們做手腳嗎？”十五姨道：“真的！說也奇怪！我們把首飾除了下來，他還說手裏不好拿，又問我們要了兩塊手帕子包著走的。拉我們的巡兵眼望著他，竟其一響不響。說穿了，這件事實在詫異得很！難道他們竟其串通一氣來做我們的？”八姨於是又把打雜的叫上來問，問他：“昨開到局子裏去，在那裏碰見胡貴的？”打雜的說：“小的才走到局子門口，胡二爺已從裏面出來。據他自己說，是委員老爺特地放他回來傳話的，就同了小的一塊回來。別的小的不知道。”大家聽說，正猜不出所以然。

卻好昨夜被強盜打劫的四姨、九姨、十四姨，被賊偷的三姨、七姨、十一姨，亦因為挂記這邊，一齊過來問候。大家見面，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各人訴說各人苦處。八姨問他們：“報官沒有？”三姨歎口氣道：“提起報官來，更惹了一肚皮的氣！警察局裏的委員也來踏勘過了，失單也拿了去了。不過那委員的口音總說是家賊。我就同他說：‘現在牆上有挖好的壁洞，明明是外頭來的。’那委員便說：‘是裏應外合。沒有家賊，斷乎偷不了這許多去。牆上不挖個洞，他們怎麼往外拿，豈不更為便當些？’委員被我頂的無話說，才拿了失單走的。但是一件：賊去之後，掉下一根雪青割腰。我們那些底下人都

認得，說是這根割腰像你們這邊胡貴的東西，常常見他割在腰裏的，同這一模一樣。我就趕緊朝他們擺手，叫他們快別響了。照這樣子，警察局裏還推三阻四，說我們是家賊，再有這個憑據，越發要叫他有得說了。”三姨一番話，衆人還不理會，獨有八姨這邊四位是昨夜受過他騙的，曉得他不是好東西，便道：“這事的確是他做的也保不定。”三姨忙問所以，八姨又把昨晚的事說了，於是大家便也一口咬定是他。

接著又問四姨等強盜打劫之事。四姨道：“你們的話竟其一絲一毫也不錯。依我看來，不但是自己人做弄自己，並且還是官串通了叫他們來的呢！”衆人聽了，更爲詫異。四姨道：“我打這裏回去，強盜是已經走掉的了。查查我們那些二爺，別人都不少，單單失了王福他爺兒倆。”三姨道：“王福是誰？”四姨道：“就是有兩撇鬚子的，南京人，常常到道裏去的。從前在老公館裏的時候，每逢刁道台來了，總是他搶著裝煙。刁道台著實說他好，還同他說：‘現在你們軍門過世了，只要你們在這裏好好當差，將來我總要提拔你們的。’後來我們出來，就派了他跟到我們那邊照應。只可惜他兒子小三子不學好，時常在外頭同著一般光棍來往。我昨天回去，不見了他爺兒倆，我還說：‘莫不是被強盜打死了罷？你們快去找找呢！’倒是看門老頭子明白，上來同我說：‘今兒這個岔子出的蹊蹺。’我問他：‘怎麼蹊蹺？’他說：‘小三子一向是一天到晚，一夜到天亮，從不回家的，獨獨昨天吃了飯就沒有出門。起先他還在他爺的床上躲著的。後來等到打過四點鐘，十四姨瞧戲去了，四姨、九姨到八姨那邊去了，他這裏忽而躺下，忽而又站起來到門外望望，好像等什麼人似的。後來一轉眼就不見了。等到出了事，一直就沒有瞧見他爺倆個影子。’我聽這話蹊蹺，今兒早上我就叫人到門房裏看看他倆的鋪蓋行李。看門的老頭

子就說：‘四姨用不著看，我早已看過了，床上只有一條破棉絮，別的東西早運走了。’這不是自己人做弄自己嗎。”這班強盜一定是王福的兒子引來的了。”

衆人道：“怎麼你又說是官串通的呢？”四姨道：“這個是我心上恨不過，所以如此說的。昨天出了事去報官，說是遲了。今兒一早出城來踏勘，官倒來的不少，甚麼縣裏、保甲局、警察局老爺共有好幾位，看了半天，一點說不出道理來，倒把我們的人叫上去盤問了半天。頂可笑是縣裏周官還問我們的人：‘來的這夥強盜當中，你們可有素來認得的人在內沒有？’這句話問的大家都笑起來了。我此刻也不管他什麼老爺不老爺，我隔板壁就說：‘強盜來了，一個個手裏洋槍，我們逃性命還來不及，那裏有工夫拿他們的臉一個個去認呢。’一句話，被我說的縣官亦笑了，連忙分辯，說是：‘無論有熟人沒有熟人，城廂裏出了搶案，我總得要辦的。不過你們要曉得，這強盜當中，有了你們認得的人，你們的心上也可以明白這一回事，用不著怪我地方官了。’你們衆位聽聽看，這位老爺的話蹊蹺不蹊蹺？”衆人聽了，也有說這話說得奇怪的，也有罵官糊塗的。

在座的人只有八姨見事頂明白，聽了他話，估量了一回，便說道：“據我看來，簡直昨天的事都是他們串通了做的。你們想，我們這裏的胡貴，他們那裏的王福，爲什麼都在這一天跑掉呢？被賊偷了東西，委員就說是‘家賊裏應外合’。被強盜打劫了，蕪湖縣反問：‘這夥強盜，你們認得不認得？’我想他們心上都是明白的，不過不便說出來就是了。至於我們這裏幾位卻是自己不好，不遵他的告示。說明白是姓刁的叫拿了。我看來看去，姓刁的頂不是東西！四姨，我且問你，你們的王福可是常常到道裏去的？”四姨道：“可不是！”八姨道：“姓

刁的同他說話，他回來亦告訴過你們沒有？”四姨道：“才搬到這裏來的時候，王福天天到道裏去，回來之後，有影無形，亂吹上一泡。近來這四五天裏，人雖是天天出去，問他那裏去，不說是道裏，只說是看朋友。我們還笑他，怕只是刁大人跟前碰下來；再想不到會出這個岔子！這都是我們軍門當初用的好人！”八姨道：“不要怪用人，這班小人本來沒有什麼好東西。怪只怪軍門活著在世的時候交的好朋友！真好本事！真好計策！半天一夜，都被他一網打盡了！現在十個人當中，只空了我一個，不曉得還要想什麼好法子來擺佈我，料想是逃不脫的！”

這面幾個人正談論著，只聽得外間也有人在那裏吱吱喳喳的說話。八姨便問：“是誰？”老媽回：“就是大菜館裏的，剛才來過了，如今又來。”八姨便曉得就是剛才同局裏師爺講價錢那個細崽了。爲他方才幫著出力，便掀開簾子招呼他。又說：“剛才辛苦了你了！”細崽道：“說那裏話來！自己老主客，有了事應該幫忙的，不瞞太太說：這個局子開了不到一年，我們吃煞他苦了！名字叫警察局，就是保護百姓的。街口上站的兵，吃了東西不還錢也罷了，還說他是苦人出身。偌大的局子，局子裏出來的老爺、師爺，搖搖擺擺，哼而哈這，走到我們大菜館裏，揀精揀肥，要了這樣，又要那樣，一個伺候的不好，兩隻眼睛一豎，就要罵人。再說說，還要拿局子的勢力嚇唬我們。我們伺候這些老爺、師爺，也總算賠盡小心了。他們的帳，我們本來是不去收的，好在賠亦賠得有限，樂得借此結交結交他們，以後凡事有得照應些。誰知好事沒有落到：一個月頭裏，我們夥計送菜到西頭黃公館裏去，路上碰見幾個青皮，有人說還是安慶道友一黨呢，迎面走來，不由分說，拿我們的夥計就是一碰，菜亦翻了，傢夥亦打碎了，還不算，

還拉住我們夥計賠衣服，說是鮑魚湯沾了他的衣服了。我們夥計不答應，要他賠衣服。彼此鬥了兩句嘴。他們一齊上前就是七八個，把夥計打了，又去報警察。等到店裏得了信，找趕了去，倒說老爺叫人出來吩咐，派我們不是，打碎碗盞是自己不小心，一定要我們店裏賠他們的衣服。我想大事化爲小事，出兩個錢算不得什麼，便自認晦氣，問他們毀了件什麼衣服，等我看好了賠還他們。那曉得老爺竟一口幫定他們說：‘衣服不用看。你拿五十塊錢，我替你們了事，不然，先把人押起來再說。’諸位太太想想看，天底下可有這個情理沒有？因此我恨傷了，想了想，好漢不吃眼前虧，當面答應他，回家打主意。當下老爺還把我們夥計留下做押頭，我也隨他去。我從局子裏出來，一頭走，一頭想主意，不知不覺，碰在一個人的身上，猛可間吃了一驚。擡頭一看，被我碰的那個不是別人，原來是我的娘舅。他問我：‘有什麼要緊事情，如此心慌意亂。連娘舅到了眼前都不認得了？’我被他這一問，怔了半天，才同他說：‘街上非說話之所。’急忙回到店內，把始末根由告訴了一遍。娘舅聽了，把胸脯一拍，說了聲：‘容易，無論他做官的如何兇惡，見了咱總是讓咱三分！’諸位太太，可曉得我這娘舅他是做什麼的，能夠眼睛裏沒有官？原來他自在教的。一吃了教，另外有教士管他，地方官就管他不著。而且這教士樣樣事情很肯幫他忙，真正比自己親人還要來的關切，連著生了病都是教士帶了醫生來替他看，一天來上好幾趟。我們中國人，隨你朋友如何要好，亦沒有這個樣子。所以凡是我們娘舅一個鎮上，沒有一個不吃他的教。如今且說那一天，我娘舅聽說我受了這個冤枉，馬上同我說，叫我說是這片大菜館他亦有分的。‘如今店裏的夥計被他們局子裏抓去了，今天沒有人做菜，沒人做菜，生意就做不成。現在已經耽誤了半天。趕緊把人放出

來，耽誤的賣買，就是要他賠也還有限。倘若到晚不出來，同他講：我這片店一共是十萬銀子本錢，一年要做二十萬銀子的生意。他弄壞了我的招牌，問他可賠得起賠不起。’娘舅交了我這話，要我就去說。我想不如拉了娘舅一塊兒同去。幸喜我們這個娘舅也不怕多事，就領了我同去。起初我們到局裏，老爺都是坐堂，叫我們跪著見的。這回我一到局子門口，他們是認得我的，便問：‘五十塊洋錢可帶了來沒有？’我說：‘沒有。現在我們東家來了，有甚麼話，請老爺問他罷。’他們進去回了老爺，跟手老爺又出來坐堂，叫我上去。我說：‘這事不與小的相干，該賠多少，請老爺問小的東家罷。’老爺問：‘東家是誰？叫他上來。’咱娘舅不慌不忙，走到堂上，就在案桌旁邊一站。老爺罵他：‘你好大膽子！這是皇上家法堂，你敢不跪！’咱娘舅說：‘縣大老爺的公堂才算是法堂哩，你這個局子算不得什麼。就是真正皇上的法堂，咱來了亦是不跪的。’老爺被他這一說，氣極了，問他：‘有幾個腦袋，敢不跪？’他從從容容從懷裏掏出一尊銅像來，又像佛，又不像佛，頭上有個四叉架子。委員老爺一見這個也明白了，曉得他是在教。登時臉上顏色和平了許多，同他說：‘我這事不與你相干，用不著你來干預。’我娘舅說：‘我開的店，我店裏的人被你捉了來，一點鐘不放就耽誤我一點鐘賣買，半天不放就耽誤我半天的賣買。我今番來到這裏，問你要人還在其次，專為叫你賠我們的賣買來的。’這句話可把委員老爺嚇死了，臉上頓時失色。幸而這老爺轉灣轉得快，一想此事不妙，也顧不得旁邊有人無人，立刻走下公案，滿臉堆著笑，拿手拉著咱娘舅的袖子，說：‘我們到裏頭談去。’咱娘舅道：‘你只賠我賣買，還我的人就完了，此外沒有別的話說。’委員道：‘我實在不曉得是你開的，是我糊塗，得罪了你，我在這裏替你賠

罪。’一面說，一面就作了一個揖。又說：‘你既然老遠的來了，無論如何，總賞小弟一個臉，進去喝杯茶，也是我地主之誼。’同娘舅說完了，又回頭同我說道：‘這件事我要怪你：你頭一趟到這裏，爲什麼不把話說明白？早知道是他老先生開的，這事豈不早完了呢。’正說著，又回頭叫站堂巡兵：‘快把他們的夥計放他回去，他們賣買是要緊的。’此時咱娘舅聽了他這番說話，又好氣，又好笑，還想不答應他。他手下的人一面已經泡了兩碗蓋碗茶出來，我一碗，娘舅一碗。娘舅不肯到裏面去，他們就在公案旁邊擺下兩把椅子，讓我們坐。老爺又親自送茶。咱娘舅道：‘老爺，你不要忙這些。我只問你：我們的事你怎麼開發？’老爺道：‘統通是我不是，你也不用說了。今兒委屈了你們的夥計，拿我的四轎送他回去，打碎的傢夥統通歸我賠。闖事人，我明天捉了來辦給你看，就枷在你們店門口。你說好不好？’依咱娘舅的意思還不答應。是我拉了娘舅一把，說：‘能照這樣也就罷了，饒了他罷。’娘舅方才沒有再說別的。後來卻著實拿他數說一頓，說：‘我們幸虧在教，你今天才有這個樣了，若是平民百姓，只好壓著頭受你的氣！’娘舅說一句，他答應一聲‘是’，口口聲聲，總怪手下人不好。然後我們兩個人連夥計一齊坐了轎子出來的。諸位太太，你想，這個老爺不是我說句瞧不起他們的話，真正是犯賤的！不拿吃教嚇唬他，沒有五十塊洋錢，他就肯同你了嗎？如今非便五十塊不要，並且賠還我們碗盞，闖事的人還要辦給我們看。”

三姨道：“後來那個鬧事的到底枷出來沒有？”細崽道：“第二天那老爺果然自己來找我，要叫我同著他去拜我們娘舅。過天又托出人來說，說那幾個光棍都逃走了，請這邊原諒他們點。如果一定要辦人，沒法，亦只好上緊去捉，捉到了，一

定要重辦的。後來我想這件事我們已經占了上風，安慶道友就是哥老會一幫，他們黨羽很多，倒不好纏的，不要將來吃他們的虧。因此我就同來人說：‘請老爺看著辦罷。’也沒有說別的。後來道台刁大人聽見了，把委員老爺叫了進去，大大的埋怨一頓，埋怨他這事起初辦的太糊塗了，爲什麼不打聽明白就把人押起來，幾幾乎鬧出教案來。刁大人還說：‘不要看我是個道台，我的膽子比沙子還小。設或鬧點事出來，你我有幾個腦袋呢？也不光是這樣，或是上頭制台，亦何嘗不同我一樣呢。上頭尚且如此，你我更不用說了。以後總要處處留心才好。’諸位太太，請看這些樣子，若要不受官的氣，除了吃教竟沒有第二條路。倘若不早點打算，諸位太太都是女流之輩，又有財主的名聲，以後的虧還有得吃哩。”

八姨道：“你的話固然也不錯。但是這件事你娘舅也忒煞荒唐了，怎麼自己也沒有股子好說是股東呢？倘或查出來不是，豈不連累了教裏的名聲？教士肯幫人的忙，有了病他還替你請醫生，他的心原是好的；像你們仗著在教，招搖撞騙，也決計不是個正道理。”細崽道：“在這昏官底下，也不得不如此，不然，叫我們有什麼法呢。所以一占上風，我亦就教娘舅不要同他急了，爲的就是這個。”欲知衆人聽了心上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複雨翻雲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測機關

卻說張軍門的姨太太聽了番菜館細崽的說話，心上自忖，曉是刁邁彭同他們作對，將來此地萬難久居，除了吃教，亦沒有第二條可以抵制之法。於是等細崽去後，商量的幾天，仍把那個細崽喚來，叫他找了他娘舅替他做了個介紹，一齊進了教。自從他三家被偷、被搶、被罰之後，至今也有一個多月，強盜同賊查無下落，就是被罰的三位，金珠首飾拿了進去，等到備了現錢去贖，倒說上頭不要，定要吃沒他們的東西。就是被胡貴騙去的利錢摺子，本典之中，竟亦不肯挂失，摺子補不出，利錢亦取不到。

他們一幫人急殺了，只得去求教士。幸喜這位教士人極公正，先問他們有無別情，等到問實了，便說：“地方官、警察局，本是保護居民的，如今居民被盜賊所害，問他保證的何事？至於利折被騙，例可挂失，首飾作抵，理應贖回，又斷無掙住的道理。”於是把這事詳細細寫了一封信給刁道台，請為追究。大眾見教士允為出力，方才把心放下。按下不表。

且說他三家出事的那天晚上，警察局委員先到道轅稟知：“有三位張府上姨太太出來看戲，已飭巡兵遵諭捉拿到局，請示辦理。”刁邁彭傳諭：“從重示罰，以昭儆戒！”第二天委員把首飾繳了進去，刁邁彭便叫收起。委員又稟兩家被劫被偷

情形，以及家人胡貴騙去利折各話。刁邁彭尚未回答，恰好首縣又來稟報此事。刁邁彭道：“‘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不打劫他們的打劫那一個呢。雖然城廂出了盜案是老兄們的責任，但這件事據兄弟看起來，他們兩家實在是咎由自取。這兩件事，老兄們能夠破案，固然甚好；倘然不能破案，我本道決計不催你們。就是他們來上控，我亦要申飭的。”

首縣同委員于本道近來的做事本也有點風聞，聽了這話，自然樂得丟在腦後了。刁邁彭還說：“利錢摺子又抵不了罰款，怎麼會被底下人騙去？不要是倒貼了底下人罷？這個倒要查個實在。好好用久的，怎麼會逃走？”首縣等見本道如此說法，也無話可說，只得退下。刁邁彭便趕到張太太那裏去送信討好。又說：“這一下子，可被我把他們弄倒了。”又說：“他們有幾個人的當舖摺子亦被底下人騙了逃走，如今他們想注失，要當舖裏照樣補給他們。這件事我兄弟卻不答應。好好的底下人，怎麼會逃走？好好的摺子，怎麼會失掉？這事倒要查訪明白才好。”張太太本來是恨這班姨太太的，聽了刁邁彭的話，甚是歡喜，立刻叫帳房寫信吩咐各當舖管事：“如果有人要來補利錢摺子，不准補給他。叫本人來同我說。”帳房答應，自去照辦。

這裏刁邁彭又趁空說法張太太的銀子，無非又是什麼織布局、肥皂廠、洋燭公司、自來水公司、造紙廠、紙煙公司，有的八分利，有的七分利，有些竟還利大於本，一年就有一個頂對的。張太太相信了他，當他是好人，自不免爲其所惑，大捧的送到他手裏，盡他去使用。如此者又是一個多月，張太太的現錢是早已卷光，做生意搭股分還不夠，刁邁彭便說：“當舖是呆生意，不如把他抵押出去，抽出本錢來好做別的。”張太太信以爲真，亦就托他經手。

此時姓張的資財已有二百多萬在刁邁彭掌握之中了。一日正在衙門裏獨自一人盤算：“如今錢弄到手了，如何想個法子，遠遠的脫離此處才好。”忽見外面傳一封信來，說是某處教會來的。刁邁彭一聽“教會”二字，不免已吃一驚，及至拆開來一看，原來寫的是絕好的華文。信上就是責備他不能保衛百姓，以致盜賊充斥，案懸不破。後來又提到：“張姓婦人罰款，前以飾物作抵，原說准其贖還。何以備款往贖，委員拊住不付？辦事殊欠公允！今該婦某某氏等已經皈依敝教，本教會例應保護。所有某某氏等被盜被竊兩案，應請嚴限地方官迅速破案。至某某氏既備現款，自應准其將飾物贖去，務希飭令該委員即予發還，是所至盼”各等語。刁邁彭看過之後，賽如一盆冷水從頭澆下，一時想不出如何複他。一回又罵：“這些女人真正刁惡！意敢拿教會來壓制我！”想了半天，只好自己佯作不知，一齊推在首縣、委員身上，說已割飭他們遵照來函辦理，含含糊糊，寫了回信送去。

教士看了，還當是道台果不知情，下屬蒙蔽上司，也是有的。於是又耽擱了半個月，仍然毫無音信，教士不免又寫信來催。豈知這半個月裏頭，刁邁彭早已大票銀子運往京城，路子都已弄好。這天教士來信，恰巧這天他接到電報，有旨賞他三品卿銜，派他做了那一國出使大臣了。刁邁彭得了這個信，自然歡喜。”但是事難兩全。如今張太太一邊的銀子已經全數弄到了手了。至於那些姨太太的，明的暗的亦已不在少數。人貴見機，如今他們是有人保護的了，況且我目前就要到外洋去，正同他們打交道，倘若貪心不足，把名氣弄壞了，反倒不好。應該放的地方，少不得也要放手，這方是大丈夫的作用。”想罷，便把洋人文案委員請來斟酌了一封信：“除盜賊兩案，仍勒限印委各員嚴拿懲辦外；所有某某氏存抵首飾，准其即日備

價贖回。”利錢摺子亦答應補給。

教士得到這封回信，自無話說。那被罰的十二姨、十五姨、十七姨都趕著把東西贖了出去。張家當舖早經刁邁彭言明由他經手抵出去的了。然而暗底下仍是他掌管。說不得自認晦氣，另想法子敷衍。他們大眾見刁邁彭如此辦法，雖然那兩家一時破不了案，也就不像從前迫得緊了。按下不表。

單說張太太那面聽說刁邁彭出使外洋，不覺心上老大吃了一驚。心上盤算：“我偌大一分家私一齊托他經手，他今出門，多則六年，少則三年方能回來，所有他做出去的賣買，叫我同那一個算呢？”馬上差人一面拿帖子到道台衙門賀喜，順便請刁大人過來商量善後事宜。刁邁彭直至把教士回信打發去後，方才過來，見面就說：“大嫂不來叫，兄弟也要過來了。天底下的事竟其想不到的！”張太太還當他說的是出外洋一事，便說：“這是朝廷倚重大人。大人有這樣聖眷，將來到外洋立了功回來，怕不做尚書、侍郎，就是督、撫，也在意中。”

刁邁彭聽說，皺了皺眉頭，說道：“不是這個。”張太太見他氣然不對，忙問：“又有什麼事情？”刁邁彭又故意躊躇了一回，方說道：“這事卻也不好瞞你，如今大嫂被外國人告了。”張太太聽說他自己被外國人告了，不覺大驚失色道：“我是中國人，他們是外國人，我同他‘井水不犯河水’，他爲甚麼要告我呢？”刁邁彭道：“不說明白了，不但你聽了糊塗，就是我聽了也詫異。這件事原是你們這裏的人起的。”張太太忙問：“是我們這裏的什麼人？”刁邁彭道：“還有誰！那是那班搬出去的姨太太。我倒是一片好心，幫著大嫂拿他們分了出去：一來省大嫂嘔氣，二來等他們自己過活，公中的錢也可省儉些。就是這一回他們被偷被搶，以及罰他們，也是兄弟幫著大嫂想竭力的拿他們壓倒了，免得將來生事。倘若兄

弟早替他們出把力，催催縣裏，還會到如今不破案。不曉得他們如今聽了什麼壞種的說話，一齊入了外國籍；中國官管他們不著，他們有了事倒可以來找我們的。大嫂，你想氣人不氣人！”

張太太道：“他們入外國籍，倒入的是那一個國度？可是你刁大人放欽差的那個國度不是？如果是你刁大人去的那個國度，務必拜託你大人同他們那邊皇上說了，遞解他們回來，不要他們這些壞人做百姓。”刁邁彭道：“他們入籍的那個國度，聽說是什麼‘南冰洋’、‘北冰洋’，也不曉得是‘黑水洋’、‘紅水洋’，兄弟一時在氣頭上也記不清楚。總而言之：他們現在已經做了外國人，我們總不是他的對手了。”

張太太道：“你說的可就是他們？還是另外又有什麼外國人出來告我？”刁邁彭道：“有是另外有個外國人，亦是他們串出來的。”張太太道：“就是告我，也得有件事情，到底告我那一樁呢？”刁邁彭道：“說來話長，等我慢慢的講。其實在這件事情，我固然替大嫂出力，我待他們也不能算錯。每人分給他三萬吊錢的當舖利錢，就拿按年八厘算，每年每人就有兩千多吊錢的利錢，無論如何，亦盡夠使的了，況且他們各人又有自己的體己。還要貪心不足，串了外國人，進了外國籍，反過來告你大嫂，似乎也覺得過分。兄弟得了這個信，一直氣的沒有吃飯，人家來道喜，一齊擋駕，就趕過來通知大嫂。”

張太太著急問道：“到底他們告我是些什麼話？”刁邁彭至此方說道：“告你吞沒家財，驅逐夫妻。”張太太道：“這也奇了！我們軍門留下的家財，不是我承受誰承受？至於那班東西原是分出去的，他們另住，我何曾趕他們出門？這種說話未免太煞欺人了！況且我做大婆的，就是真果的要趕掉他們，他們也只好走。我不過背個不賢的名聲器，總說不到家當上

頭。”刁邁彭哈哈一笑，道：“大嫂，你就是誤在這上頭了！現在的世界比不得從前了。從前做姨太太的，見了正太太賽如主母，自己就同買來的丫頭一樣。所以太太說打發就打發，人家不能說他不是。如今各色事都是外國人拿權。外國人講平等，講平權，是沒有什麼大小的。你是軍門身上下來的人，他們亦是軍門身上下來的人，同是一樣的人，就不分什麼高下。有一個錢，大家就得三一三十一平分，如此方無說話。倘若你一個人多拿了，他們少拿了，就可以說話的，就可以請出訟師來同你打官司的，總得大家扯勻才好。”

張太太道：“我是中國人，我不懂得什麼外國理信。刁大人，你亦是中國官，你為什麼不拿中國的例子駁他呢？”刁邁彭道：“我心上何嘗不是如此想，但是我這個官沒有這個權柄可以管得他們。”張太太道：“你刁大人既沒有這權柄管他們，等他來的時候，你不理他就是了。他們能夠拿你怎樣！”刁邁彭道：“我不理，他們要到南洋、兩江制台那裏去的，兩江制台不理，他們還會到外務部。這兩處只要一處管了帳，我們總沒有便宜沾的。”張太太道：“依你說怎麼樣？可是要我把家當拿出來分派給他們，還是拿我趕出去，請他們回來住？不然，怎麼樣呢？”說道，就急得哭起來了。刁邁彭道：“大嫂，你且慢著，不要發急。他們如此說，我不得不過來述給你聽。少不得我總要替你想法子。就是我自己沒有權柄管理外國人，也總要挽出人來替你們和息的。”說罷，亦就告辭回去。

張太太還想留住他，托他想法子。刁邁彭道：“我的心上比你大嫂還要著急。就是你不托我，我亦要替你想法子的，不然，我怎樣對得住大哥呢。兄弟自從接到電報放欽差，忙的連回電都沒有打。目下實在沒有工夫，等兄弟回去打好主意，明

天再來同大嫂商量罷。”說完自去。張太太等他去後，心上自己盤算，說：“刁某人每逢來在這裏，何等謙和，替我做事，何等忠心，怎的今天變了樣子？難道放了欽差，立刻架子就大起來麼？如此，也不是甚麼靠得住的朋友了。”轉念一想：“我這分家私一齊在他手裏，如今要同外國人打交道，除了他沒有第二個。況且他本來是這裏的道台，如今又放了欽差，說出去的話，外國人無論如何總得顧他一點面子。我如今是漢腳的蟹，賽如瞎子一樣，除了人一步不能行；無奈，只得耐定了性，靠在他一個人身上的了。”按下張太太自己打主意不題。

且說刁邁彭回到衙門，一面又要忙交卸，一面又要預備進京陛見。一霎時又是外國人來拜，一會又要出門謝步。一回又是那裏有信來，有電報來。一回忙著回那裏信，那裏電報。真正忙得席不暇暖，人仰馬翻。少不得每天總要抽出空來到張公館坐上五分鐘或是三分鐘。張太太見了面，頂住問他“怎麼樣”？刁邁彭無非一派恫嚇之詞。張太太又問：“如何對付他們？”刁邁彭只是一口咬定：“一個錢不能給他們的。”起先張太太聽了，又把刁大人當做忠心朋友，自己怪自己那天幾乎錯怪了他。豈知一連幾天，刁邁彭來了幾次，都是這個說法。反至問他：“照此下去，幾時可了？”刁邁彭皺著眉頭，說道：“若是不給錢，要他們了，可是不容易呢！”張太太說：“刁大人，你是快走的人了，不趁在你手裏把事早點了結，到了後任手裏，叫我去找誰呢？”刁邁彭道：“昨兒省城裏已有信來，派來署事的這位候補道，我也同他見過面的。等我見了他，竭力托他就是了。”張太太一聽，事情不妙，連忙拿話頂住刁邁彭道：“一定要在刁大人手裏了結。”刁邁彭隱約其詞，似乎嫌張太太一個錢不肯放鬆，這事總不會了。張太太卻一口咬

定：“要我往外拿錢可是不能。”

刁邁彭見話說不上去，只得另外打主意。當時辭了出來，回到衙門。齊巧有個保人壽的洋人，因在南京得到刁邁彭放欽差的消息，就有刁邁彭的朋友替這洋人寫了封信，叫他到蕪湖來兜攬生意。刁邁彭看朋友的分上，少不得自要照顧他些賣買。恰巧這日正從張公館回來，想不出一個哄騙張太太的法子，等到見了洋人，忽然有觸斯通，便道：“你這趟寫遠的跑來，總得替你多拉幾注賣買才好。”洋人自然歡喜。

刁邁彭便說：“我有一個朋友，姓張，家裏很有家私。我薦你到他家裏去。但是我這個朋友只有女眷在家。你先到那裏，不必同他們說甚麼，停刻等我到來，有我替你拉攏，自然一說成功。”洋人更爲感激不盡，立刻問明方向，獨自先去。刁邁彭亦跟手坐了轎子趕來。

洋人先到那裏，雖有翻譯，因爲刁大人交代過，叫他不要說什麼，他只得響。不過門上見是洋人，問那裏來的，只回了聲“道裏來的”。門上人聽說是道裏來的，摸不著頭腦，只得請他廳上坐了再講。一面泡茶，一面進去報知女主人。張太太聽了，只當是告他的那個外國人抄家當來了，嚇得什麼似的，連連說道：“這怎麼好！這怎麼好！你們快去先把刁大人請來，等他想個法子，先把洋人弄走了才好。”

家人奉命，飛跑趕去，走到半路齊巧刁大人也來了。刁邁彭轎子裏看見，先說道：“我正要到你們太太這裏來。現在可是外國人來了？”家人道：“正是。”刁邁彭催轎夫快走，趕到張公館下轎，走進大廳，先向洋人拉手，說了聲“你這裏的事，一齊包在我兄弟身上，其實你也無須來得的。”洋人由翻譯傳話說道：“我是要來，我是要來。”刁邁彭未曾下轎，那個請他的家人早已趕快一步回到家裏稟報太太知道，說：“刁

大人聽說洋人在此，已經趕了來了。”等到刁大人下轎到廳上同洋人說的話，張太太早已趕出來，在屏門背後聽的清清楚楚。一聽他倆所說的話，洋人說“我要來”，刁大人說“你的事一齊包在我身上”這兩句，再要合拍沒有，竟是爲著打官司來的。張太太不聽則已，聽了之時，登時魂飛天外，面上失色。

說時遲，那裏快，刁邁彭向洋人說完了兩句話，立刻起身到後頭來。一見張太太流淚滿面，一名話也說不出。刁邁彭道：“此處不便，我們到裏頭去講。”果然張太太跟刁邁彭到得裏面。張太太一把眼淚，哭著說道：“別的話不必講。自從軍門去世之後，我這裏一家一當，都在你刁大人手裏。爲今之計，弄到這個樣子，你刁大人不來救我，更指望誰來救我呢！”說罷，跪在地下，不肯起來。

刁邁彭一面讓他起，一面故意做出噁聲歎氣的樣子，說“這是怎麼好！這是怎麼好！叫我怎麼對得起死的大哥！”一個人在客堂裏打了幾個旋身，又出來同外人喊喊喳喳了一回。不見洋人走，他又進來同張太太說道：“如今之計，只有一個法子，少不得我要被人家說我不避嫌疑罷了。”張太太一聽有法子好想，立刻問他是什麼法子。刁邁彭想要說出口，又頓住了不說，道：“到底不便，到底被人家說起來不好聽，只得另外打主意。張太太看他又有不肯之意，不免又把眉毛蹙起來。”只見刁邁彭又在地下旋了兩三遍，把牙齒咬緊，說道：“這是沒有法子的事，爲朋友只得如此！我爲了朋友，就是被人家說我什麼，我究竟自己問心無愧。”旁人看他自言自語。坐立不定，都莫知其所以然，大家正在楞住的時候，忽然聽他說道：“大嫂，現在洋人不肯走，兄弟只有一個法子：等我去同洋人說，說大嫂現在剩得有限家當，其餘的因爲替軍門還虧空，早已全數抵押出去了。他若問抵押給那個，你只說我經手。但

是口說無憑，你快叫帳房立刻寫好幾張抵押據，隨便寫抵給張三、李四都可以，由你畫了花押，交代給我。洋人不相信，我就拿這個給他看。我替你經手，連當舖，連錢，連銀子，一共是二百六十七萬，你就照這個數目寫給我，可好不好？”

畢竟張太太是女流之輩，聽了此話，馬上就叫自己的帳房上來照寫。不料這帳房倒是有點忠心的，近來因見刁邁彭的行為很覺不對，平時已在女主人面前絮聒過多次，無奈女主人不聽他話，也叫無可如何。此時又叫他出立憑據，他便兩眼癡煞癡煞的頂住了刁邁彭，一聲不響。後來女主人又催他，帳房只是不寫。刁邁彭何等精明，早已猜著其中用意，忙道：“貴居停這一分家當一齊都在我一人身上。我如今是要出洋的人了，說不定十年、八年方得回來，正要找個人交卸了好走。像老兄辦事這樣鄭重，實在可靠得很，倒不如趁今天我們做個交代罷。”刁邁彭一面說，面上卻是笑嘻嘻的。張太太看了不懂，只是催帳房快寫，寫好了就交代刁大人。那帳房想了一回，歎了一口氣，提起筆來，一氣寫完，有些話頭怕自己寫的不合式，只得隨時請教刁大人。刁邁彭見他肯寫，也就不刁難他了。等到寫完，又逐句講給張太太聽過，催著張太太畫過字。刁邁彭道：“你們不要疑心我要這個，不過給外國人瞧過就拿回來的。”說著，便把筆據袖了出去，又同洋人咕嚕了一回，洋人同他拉拉手，帶了翻譯自去。

刁邁彭果然來把筆據交還了張太太，叫了聲大嫂：“這個東西果然有用！把這東西給洋人看過，居然一聲不響就去了。大嫂，你暫請收好了這個，等洋人要看時，我再來問你討。”張太太道：“這又何必給我呢？刁大人收著不是一樣？”刁大人道：“不可！不可！人家要疑心我吞沒你的家當的。”

列位看官看到此處，以為刁邁彭拿筆據交還與張太太，一

定又是從前騙蓋道運劊子的手段來，豈知並不如此，他用的乃是“欲擒故縱”之意。蓋道運的事情關係蔣撫台，出入甚重，所以不得不把劊子掉換下來。張太太這裏，橫豎欺他是女流之輩，囊中捉蠶，是在我手掌之中。不過想做得八面玲瓏，一時破不了案，等他擺脫身子，到了外洋，張太太從那裏去找他呢。所以他當下把筆據交代之後，仍回自己的衙門，同保壽險的洋人鬼混了一陣，只說是張太太一定不肯保。洋人無可如何，只好聽之。他卻又耽擱了兩三天，一直不到張公館。

畢竟張太太放心不下，叫人去請，推頭有公事。張太太少不得自己親來。刁邁彭見面之後，只說：“你大嫂之事，不了了自了，包你那個外國人是不來的了。就是你們那班姨太太，曉得官司打不出，也一齊癟了念頭了。這兩天我倒替你很放心，很快活。你自己著急的那一門？”張太太道：“我所急的非為別事，有你刁大人在這裏一天，我自然放心，設或你刁大人動身之後，那外國人又來找起我來，卻如何是好呢？”

刁邁彭聽了此言，故意“啊唷”一聲，跌足躊躇道：“這一層我倒沒有慮到！到底你大嫂心細！然而據我看起來，不要緊，橫豎你給我的那張抵押據在你手裏，你拿出來給他看就是了。”張太太道：“這張據應該是你拿著，不應該在我手裏。”刁邁彭道：“我拿著不妥：一來你大嫂雖不疑心到我，我也要防別人說話；二來我把這筆據帶了出洋，等到洋人來了，還是沒得給他看。如今這事沒有別法想，只有你把那張假筆據拿出來，等我替你上個稟帖給上頭，預先存個案，再結結實實的找上兩個中人，就是我出洋去，有中人替我說話，有起事來，只要中人出場，洋人自然不來找你的了。”張太太的筆據是帶好了來的，馬上交出。又問中人是誰。刁邁彭屈指一算，後任明天好到，便約張太太三天回音。張太太自回公館。

這裏刁邁彭等到後任接了印，便向後任說：“從前在此地住的有一位張軍門，如今死了。他的家眷因爲軍門去世之後，官虧私虧共有二百多萬，一齊托兄弟替他經手，把家產抵還清楚，現在分文不欠。恐怕再有人訛他，所以托兄弟替他稟明上頭，並在道、縣各衙存案，以免後論。兄弟適因交卸，未曾趕得及辦理此事，現在只好費老兄的心了。”說罷，便把替張太太代擬的稟帖以及抵押據，還有捏造的人家還來的借據，一齊抄粘稟帖，請後任過目。後任因爲他是欽差，上頭聖眷優隆，將來不免或有倚靠他的地方，所以於他委的事，絕無推卻，趕著簽稿並送，第二天就詳了出去。諸事辦妥，方才到張太太那裏報信。上頭的批稟來不及，只好拿了道、縣的批頭給張太太看。又講給張太太聽道：“現在你生怕我走了，沒有對證。如今好了，道裏、縣裏一齊存了案，又稟了省裏三大憲，將來沒有不准的。不過批稟一時還不得回來。將來稟帖批過之後，新道台少不得要來招呼你的。而且道裏、縣裏都存了案，他倆就是活對證。他們走了，就是後任換了，有案卷存在他們衙門裏，終究賴不脫的。如今這事辦得萬妥萬當，人家只曉得是你抵押到我名下，那洋人決計不會來找你的了。就是再有話說，不要你出頭，道裏、縣裏就會替你出頭的。你說好不好？”張太太又問那張筆據。刁邁彭道：“附在卷裏，你也不拿，我也不拿，是中人替我們守著，那是再要妥當沒有。”張太太默然不語。

刁邁彭又忙著說：“現在我就要走了，倒是我經手的帳，總要交代了才好走。一切生意都是我手裏放出去的，一時又收不回來，少不得找個靠得住的人接我的手。”說著，便喊一聲：“來！你們把七大人請進來。”又回頭對張太太說：“這是我的堂房兄弟，就是上回薦給你在上海管事情的。我去了，只有他可以接我的手。如今先叫他進來見見大嫂，以後有什麼

事情，大嫂就好當面交代他了。”說著，七大人進來了。穿的衣服並不像什麼大人老爺，簡直油頭光棍一樣。張太太此時迫于刁邁彭面子，只得同他見禮。

刁邁彭道：“我這兄弟只能總其大綱，而且他一個人亦來不及。現在兄弟又把上次問大嫂要去的幾個差官留心察看，見他們辦事都還老練，我特地挑了又挑，挑出七八個真正尖子，幾注大生意，每一處派他們一個去管理銀錢帳目。”張太太道：“他們字都不認得，當得了嗎？”刁邁彭道：“爲的是自己人，無論如何總靠得住些，就是字不認得，數目是總認得的。”因爲不夠，又把本宅的帳房一齊派了出去。刁邁彭一面分派，一面又叫拿筆硯把他經手的生意以及現派某人管理某事，仍托本宅帳房拿張八行書開了一篇細帳交代了張太太。自從張太太請他經手這些銀錢，某處生意，某處生意，不過嘴裏說得好聽，始終沒見一張合同，一張股票，一個息折。大約現寫的這片帳，在他就算是交代的了。好在張太太是女流之輩，盡著由他哄騙。至於一班帳房，一班差官，因見大家都派了事情，也就不來多嘴了。交代清楚，刁邁彭便跪下磕頭辭行，照例又叮囑了幾句。張太太少不得也說幾句客套話。然後刁邁彭拱了拱手，帶著兄弟而去。

且說刁邁彭的兄弟就是上回所說的做絲廠的擋手的刁邁昆了。這人最是滑不過。但是刁邁彭有些事情自己不能去做，總是托了這兄弟去做。兄弟有利可圖，倒也伏伏帖帖聽他的使喚，做他的聯手。這遭刁邁彭賺了姓張的二百幾十萬銀子，自己實實在在有二百萬上腰。下餘幾十萬，這裏五萬那裏三萬，生意卻也搭的不少。其中就算這兄弟經手的絲廠略爲大些。當初原爲遮人耳目起見，不得不如此。等到後來張太太把抵押的憑據票了上頭存了案，他卻無所顧忌了。但是還怕兄弟並那張

太太手下一班舊人說出他的底細，特地替兄弟捐了一個道台，一面在上海管事，一面候選。其他張府帳房、差官等等，湊攏不過十幾個，面子上每人替他預留一個位置，其實早同擋手說明，派的都是吃糧不管事的事情，沒有一個拿得權的，不過薪水總比在張府時略為豐潤。這班人有錢好賺，誰肯再來多嘴。歇上三五個月，有另外薦出去的，也有因為多支薪水歇掉的。總之：不到一年，這班人一齊走光，張太太還毫無知曉。

等到張太太拿不到利錢，著急寫信到上海來追討，刁邁昆總給他一個含糊。後來張太太急了，自己趕到上海來，東打聽，也是刁家產業，西打聽，也是刁家股分，竟沒有一個曉得是姓張的資本。於是趕到絲廠裏找刁邁昆，說是進京投供去了。問問那班舊人，都說不知道。張太太又氣又急，只得住了下來。雖然沒有趕他，卻也沒有睬他。自己又是女流之輩，身旁沒有一個得力的人。幹急了兩個月，心想只得先回蕪湖，再作道理。誰知看了日子，寫了船票，正待動身，倒說忽然生起病來。張太太自到上海，一直就住的全安棧，一病病了二十來天。在蕪湖來的時候，本來帶的錢不多，以為到了上海，無論那一注利錢收到手，總可夠用，那知東也碰釘子，西也碰釘子，一個錢沒弄到，而且還受了許多閒氣。等到想要回去，原帶來的錢早已用沒了，還虧當了一隻金鐲子，才寫的船票。後來病了二十幾天，當的錢又用得一文不剩。上海無從設法，無奈只得叫同來的底下人寫信回家取了錢來，然後離得上海。

等到一到家，刁邁昆的信也來了，說是：“剛從北京回來，大嫂已經動身。兄弟不在上海，諸多簡褻。”但是通篇並無一句提到生意之事。張太太又趕了信去，問他本錢怎麼樣，利錢怎麼樣。他一封信回來，竟推得乾乾淨淨，說：“上海絲廠以及各項生意原是君家故物，自從某年某月由大嫂抵與家兄執業，

彼此早已割絕清楚。如不相信，現有大嫂在蕪湖道、縣存的案，並前署蕪湖道申詳三憲公文爲據，盡可就近一查，屆能欺騙”各等語。信後又說：“大嫂倘因一時缺乏，朋友原有通財之義，雖家兄奉使外洋，弟亦應得盡力，惟以抵出之款猶復任意糾纏，心存影射，弟雖愚昧，亦斷不敢奉拿”云云。

張太太接到這封信，氣得幾乎要死！手底下還有幾個舊人都慫恿他去告狀，當下化了幾十塊錢，托人做了一張狀子，又化了若干錢，才得遞到蕪湖道裏。蕪湖道檢查舊卷，張某人的遺產早已抵到刁欽差名下，有他存案爲憑，據實批斥不准。張太太心不服，又到省裏上控。省裏叫蕪湖道查複。這個擋口，刁邁昆早已得信，馬上一個電報給他哥。他哥就從外洋一個電報給蕪湖道，說明存案之事。任你是誰做了蕪湖道，只有巴結活欽差，斷無巴結死軍門之理，因此張太太又接二連三碰了幾個釘子。不但外頭放的錢一個弄不回來，就是手裏的餘資也漸漸的銷歸烏有。因此一氣一急，又生了一場病，就此竟嗚呼哀哉了！一切成殮發喪，不用細述。

但說刁邁彭在外洋得了這個消息，心上雖是快活，然而還有一句說話道：“他那所房屋極好，我很中意，現在不曉得便宜了誰了！”

做書人做到此處，不得不把姓刁的權時攔起。單說姓張的家裏自從正太太去世，家裏只留了三個寡婦姨太太。此時公中雖然無錢，幸虧他三人還有些體己，拿出來變變賣賣，尚堪過活。而且住著一所絕好的大房子，上頭又沒有了管頭，因此以後的日子倒也甚爲安穩。

有日家裏正爲張軍門過世整整三足年，特地請了一班和尚在廳上拜懺，就把他夫婦二人的牌位用黃紙寫了，供在居中，以便上祭。這日約摸午牌時分，三位姨太太正穿了素衣上來哭

奠。正在哀哀慟哭之時，忽然外面跑進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進來。這人是個瘦長條子，面孔雪白，高眉大眼，儀錶甚是不俗。雖是便衣，卻也是藍寧綢袍子，天青緞馬褂，腳下粉底烏靴，看上去很像個做官模樣。家人們見他一直闖了進來，又想攔又不敢攔，便問：“老爺是那裏來的？請旁邊客廳上坐。”那人也不及回答，但見他三步並做兩步，直走至供桌前跪倒，放聲痛哭，哭個不了。一面哭，一面跌腳捶胸，自己口稱：“兒子不孝，不能來送你老人家的終，叫我怎麼對得住你呢！”一面數說，一面還是哭個不了。衆人聽了他的聲音，都爲奇怪，暗想：“我們軍門那裏來的這個大兒子？”但是看他哭得如此傷心，又不敢疑他是假，只得急急將他勸住，問他“一向在那裏，幾時來到此地？”他擦了擦眼淚，一見有三個穿素的女人，曉得便是三位老姨太太，立刻爬在地下，磕了三個頭，口稱“姨娘”。

行禮起來歸坐，不等衆人開口，他先說道：“我今日來到這裏，我若不把話說明，你們一定要奇怪。我的母親劉氏，原是老人家頭一位姨太太。彼時老人家還在湖南帶兵。有天聽了朋友一句玩話，立時三刻逼我母親出去，一刻不能相容。其時我母親已耽了兩個月的身孕，老人家並沒有曉得。虧得我母家彼時手裏光景還好，便把咱老娘接到長沙同住。後來等我養了下來，很寫過幾封信給老人家，老人家一直置之不理。後來等到我七八歲上，忽然老人家想到沒兒子的苦。不知那位曉得我母子的下落，便在老人家面前點了兩句，聽說老人家著實懊悔。不過此時老人家已經得缺，恐招物議，沒有敢認，然而卻是常常托人帶信，問我們母子光景如何。後來又過了十幾年，老人家已補授提督，我的母親亦去世。其時我已有二十多歲了，好容易找到從前做狼山鎮的黃軍門，曉得他同老人家把兄弟，我

就去找他把話說明，托他到老人家跟前替我設法。黃軍門就留我住在他衙門裏；後來又帶我到鎮江，見過老人家一面。彼時正議續娶這一們姨母，原說是沒有兒子的，所以仍舊不敢認。我回家再三托黃軍門替我位置。以後每年總寄兩回銀子給我，每次三百兩，一年六百兩。娶親的那一個，又多寄了一千兩，都是黃軍門轉交的。又過了三四年，黃軍門奉旨到四川督辦軍務，就把我帶了過去。其時我已經保到都司銜候補守備。在四川住了五個年頭，接連同土匪打了兩回勝仗。總算官運還好，一保保到副將銜候補遊擊。這個擋口，想不到黃軍門去世。幸虧接手的人很把我看得起，倒分給我四個營頭，叫我統帶進來。幾年家裏的情形，除掉老人家告病及老人家去世，我是知道的。但是相隔好幾千里，又恐怕家裏大娘不肯認我，所以一直連封信都不敢寫。如今是有差使過來，到了漢口，碰見黃軍門的大少爺，才曉得這邊的事。心上惦記著這邊父母同已去世，不曉得家裏是個什麼樣子，所以特地趕過來看看。原來家裏還有三位姨娘，料理家務，那是極好的了。”

這一番話，說得三位姨太太將信將疑。大姨太太年紀最大，曉得舊事，知道張軍門是有這們一位姓劉的姨太太，爲了不好趕出去的，後天下落，亦從未見軍門提過，至於兒子，更是毫無影響了。那人見三位姨太太怔住不響，曉得他們見疑，忙從靴子裏取出一搭子信來，一面翻信，一面說道：“我的名字叫國柱，還是那年黃軍門要替我謀保舉，寫信給老人家，叫老人家替我題個名字，後來回信，就題了這‘國柱’二字。這裏還有老人家親筆信爲憑，不是我可以造得來的。而且我還有一句話要預先剖明：我現在也是四十歲的人了，功名也有了，老婆也娶了，兒子也養了，有現成的差事當著，手裏還混得過，決不要疑心我是想家當來的。”一面又叫跟班的把護書拿來，取

出好幾件公事。據他說，全是得保舉的憑據，上頭都有他的名字，翻出來給人瞧。三位姨太太瞧了，亦似懂非懂的。當時大家便問他：“吃飯沒有？”他說：“一到這裏，才落了棧，沒有吃飯就趕了來的。”又說：“我是自己人，不用你們張羅，我也用不著客氣。至於我到此只能耽擱幾天，找和尚拜兩天懺，靈樞停在那裏，你們領我去磕一個頭。事情完了，我就要走的。”

雖然說得如此冠冕，人家總不免疑心。他自己亦懂得，趕忙吃過飯。回到寓處，取出一張五千銀子的銀票來，仍回到公館裏來，托這邊帳房裏替他到莊上去換銀子。銀子換到，馬上交出三百銀，作為拜懺上祭之用。慢慢的又同三位姨娘講到家裏的日子，曉得公中一個錢都沒有，三位姨娘都是自吃自的，便說：“我這回銀子帶的不多，回來先拿五千銀子過來，以備公中之用。至於三位姨娘缺錢使用，等我寫信往四川再彙過來。”人家見他用錢用得如此慷慨，終究狐疑不定。

大姨太太私下便出主意，說：“他倘是真的，而且做了這們大的官，很可以叫他去出出場，到道裏、縣裏去拜望拜望。人家兒子養在外頭，等到大了再回來歸宗的很多，是真是假，等他到頭碰碰去再說。如是假的，他一定不敢去見。”主意打定，趁空便同他說了。誰知他聽了此言，非但不怕，而且甚喜，說道：“我是老人家的兒子，這些地方極應該去的。雖說兒子養在外頭，長大之後歸宗的很多，但是說出去終不免叫人疑心。我想總求這邊姨娘先派個行底下人跟了我同去，等投帖的時候，務先把話說明，人家便不疑心了。等到拜過之後，我還要重新替老人家開吊哩。”

到了第二天，果然張公館裏派了兩名家丁，一名差官，過來伺候少大人拜客。道裏、縣裏、營裏統通是新換的官，自從

張軍門過世之後，家裏又沒有人同官場上來往，大眾都不曉得他的底細，更樂得借此蒙混過去。只有幾家土著的老鄉紳，還有往年同張府上來往的幾家鋪戶，如錢莊、票號等類，間或有兩家留心到張軍門並無兒子一層。等到家人把話說明，一來事不幹己，二來此時張府早經衰敗，久已彼此無涉，因此犯不著前來多事。等到客人拜完，家裏人沒有了疑心，便讓他家裏來住。

齊巧這位蕪湖道是個老古板，因為張軍門從前很有點名聲，因此于這張大少爺來拜時，立刻請見，而且第三天就來回拜。見面之後，問長問短。張國柱並不隱瞞，竟說明自己是“先君棄妾所生。‘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此時先父母停柩未葬，還有三位庶母光景甚是拮据，說不得都是小侄之事。”又說：“小侄在外頭帶兵幾年，從前先君在日，常常寄錢給小侄使用。如今先君一死，卻再想不到他老人家有許多官虧私虧，以致把家產全數抵完。此事還是從前刁老伯經手，各衙門都有存案，料想老伯是曉得的。如今生養死葬一應大事，無論小侄有錢沒錢，事情總是要做，盡著小侄的力量去辦便了。”

蕪湖道道：“尊大人解組歸來，聽說共有好幾百萬。即使抵掉不少，看來身後之需，或不至過於竭蹶。就是幾位老姨太太手裏，諒想還可過得。再不然，這所房子，亦值得十多萬銀。”國柱道：“無論先君有無遺貲，總之，這些事情，在小侄都是義不容辭的。況且病不能侍湯藥，死不能視含殮，已經是不可為子，不可為人，如今再來搜括老人家的遺產，小侄還算個人嗎！所以小侄一回來，先取五千金存在公中，以備各項用度。下去所缺若干，再到四川去彙。莫說公中無錢，就是錢，小侄亦決計分文不動。至於賣房子一句話，更非忍言！”一番話竟說得蕪湖道大為佩服，連連誇說：“像世兄這樣天性

獨厚，能顧大局，真是難得！……”又問：“世兄少年料想讀的書不少？”張國柱回稱：“還是在黃仲節黃軍門世叔那裏讀過幾年書，經書古文統通讀過。”蕪湖道道：“我猜世兄一定是有學問的，若是沒有讀過書，決計不懂這些大道理。”說完，又連誇獎。自此，張國柱有了蕪湖道認他爲張軍門之子，而且異常看重，自然別人更無話說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徑假子統營頭 靠泰山劣紳賣礦產

話說四川來的張國柱，自從蕪湖道認他爲張軍門的少爺，再加他自己又能不惜錢財，把一公館的人都籠絡得住。而且所辦的事，所說的話，無一句不在大道理上，因此衆人聽了更爲心服。他見大勢已定，便說：“老太爺、老太太靈柩停在此地，終非了局。”便與三位老姨太太商量，意思想再開一回吊，然後靈柩送回原籍。算了算，總得上萬銀子，一面打電報到四川去彙，一等錢到了，就辦此事。三位老姨太太自然無甚說得。誰知過了兩天，不見電報回來。張國柱器喪著面孔，咳聲歎氣的走了進來，說：“老天爺同我作對，連著這一點點孝心都不叫我盡！我這人生在世界上還能做什麼事呢！”大家問他：“回電怎麼說？”他並不答言，只是呼嗟呼嗟的哭。大家急了，又頂住問他。他說：“四川的防營，前月底奉到上頭的公事，這個月就要裁掉。我這趟出差，本是有個人替我的。我打電報去同他商量，叫他無論在那裏暫時替我挪彙七八千金，再拿我這裏的幾千湊起來，看來這件事可以做得體體面面，把老人家送回家去。那知憑空出了這們一個岔子，叫我力不從心，真正把我恨死！”大姨太太道：“老爺在世，有些手底下提拔過的人，得意的很多。現在有你大少爺在此，不怕他不認，寫幾封信出去，同他們張羅張羅，料想不至於不理。”張國柱道：

“不可！不可！老人家的大事，怎麼好要人家幫忙？我雖暫時卸差，究竟還算騎在馬上的人，朝他們去開口，斷斷不可！不是怕他們疑心，我爲的是‘人在人情在’，如今老人家已過世三年，彼此又一直沒有通過音信，他不應酬你，固不必說；就是肯應酬，一處送上二三十兩，極多到一百兩，於我們仍舊無濟，而且還承他們這們一分情，實在有點犯不著，還是我們自己想法子好。”

過了一天，張國柱又說道：“雖然我那邊差使已經交卸，究竟我在這裏不能過於耽擱。既然錢不湊手，說不得只好‘稱家有無’。況且從前已經開過吊，此時也不便再去叨擾人家。馬上找人看個日子，盡半個月之內就送柩起身。除掉幾處至好之外，其餘概不通知。”

他這半月之內，得空就往道裏跑。見了蕪湖道，恭順的了不得。後來又拜在蕪湖道門下，說甚麼“門生父親去世的早，老一輩子的教訓門生聽見的不多。如今拜在門下，受老師一番陶熔，庶幾將來可以稍爲懂得做人的道理。”這種話灌在蕪湖道的耳朵裏，豈有不樂之理。曉得他四川差事已撤，目下正在爲難，自己出於至誠，送他二百銀子。不要他出名，竟替他寫信給所屬各府州、縣替他張羅，居然也弄到將近二千銀子，統通交代張國柱。張國柱自然感激。

看看動身的日子一天近似一天，張國柱就在廟裏開了一天吊。凡是發有訃聞的，道台以下，都來吊奠，到客雖然不多，而場面卻也很好。張國柱披麻帶孝，叫兩個人攙著出來給客人磕頭，拿著哭喪棒，嘴裏乾號著，居然很有個孝子模樣。因此三位老姨太太以及合公館裏人瞧著，都爲感歎，都說：“還算我們軍門的福氣，有這們一個好兒子打發他回家。”

內中忽然有位素同張軍門要好的朋友，也是本地鄉紳，是

個候補員外郎。姓劉，名存恕，獨他不十二分相信，背後裏說過幾句閑說。就有人把這話傳到張國柱耳朵裏去。當時張國柱也沒有說甚麼，但在肚皮裏打主意。

本來說明白開吊後就動身的，如今又一連耽擱了七八天還沒有動身。蕪湖道問他：“爲什麼還不動身？”他思思縮縮，要說又不肯說。蕪湖道懂得他的意思，曉得一定是錢不夠，問他是否爲此。他到此也只得實說。蕪湖道道：“如今遠水救不得近火，就是我們再幫點忙，至多再湊了幾百銀子，也無濟於事。況且你這回回去，路遠山遙，又非兩三天就可以到的。就是回家安葬，亦得開開吊，驚動驚動朋友，那一注不是錢？從前我很想叫你把房子暫時押抵頭二萬金，以辦此事，你世兄不肯。如今依我的主意，只有這們一個辦法。你世兄萬萬不可拘泥。姑且照我的說話，回去同你們老姨太太商量商量。好在尊大人現在只剩得三位老姨太太，也不消住這大房子。就是遲兩年，等你世兄有了錢，再贖亦不妨。”

張國柱聽了這番說話，心上很願意，面子上卻故意躊躇了半天，說道：“老師教訓的極是。且等門生回去同幾位庶母商量商量，當再來稟複。但是門生還有一件事：老人家帶了這許多年的兵，又補授實缺多年，總算替皇家出過力的人，如今去世之後，連個照例的好處都還沒有辦准。小侄意思：想仗老師大力，求求上頭督、撫憲，能夠專折替先君求個恩典，或照軍營積勞病故例，從優賜恤，倘能辦到一樁，存沒均感！”說著，又爬在地下磕了一個頭。蕪湖道道：“這是世兄的一點孝心，愚兄豈有不竭力之理。不說別的，就是尊大人在安徽帶兵，年代亦就不少。世兄一面把房子押掉，扶柩起身。我這裏一面就替你辦起來。大約頂快亦得好幾個月的工夫。”張國柱又重新磕頭謝過。

當天蕪湖道就留他吃飯，說是：“今天因為開辦學堂，請了幾位紳董吃晚飯，帶著議事，就屈世兄作陪。”張國柱聽了此言，自然不走。少停客到，不料那個疑心他的劉存恕也在其內。張國柱一見有他，立刻吩咐底下人：“回家到我屋裏，床頭上有個皮包，替我取來。”這裏一面入席，張國柱的管家已把皮包取到，交給主人。張國柱把皮包接了過來，一手開皮包，一手往裏一摸，早摸出一張紙來，嘴裏說道：“今天趁諸位老伯都在這裏，小侄有件東西，要請諸位過一過目。”一面說，一面把那張紙頭遞到劉存恕手中。

劉存恕接過來一看，原來是一個劄子。再看劄子上的公事，乃是欽差督辦四川軍務大臣叫他統帶營頭。公事上頭，拿他的官銜都寫的明明白白。衆人見他拿了這個出來，都莫明其用意。衆人一面傳觀，只聽得他又說道：“先君討世之後，因為官虧，家產業已全數抵押出去，一無所有。小侄不遠數千里趕回歸宗，耽當一切大事，自己吃了苦不算，還要賠錢。一切事情都瞞不過我們這做老師的，老人家真能曉得小侄的苦處。因為外面很有些不相干的人，言三語四，不說小侄回來想家當，便說小侄這個官是假的，所以小侄今天特地拿出這劄子來，彼此明明心迹。”說完，隨手把劄子收回，放在皮包之內，交代跟人先拿回去，自己仍舊在這裏陪客。

當下衆人看了他的劄子，都無話說。只有蕪湖道當他是個正經人，便指著他同衆人說道：“從前他們老太爺致仕之後，聽說手裏著實好過，何以一故下來，竟其一無所有？只有他一位世兄真正是前世修來的！他所做的事，很顧大局。這趟回來，非但他老太爺的好處沒有沾著，而且再賠了好幾千兩銀子，真要算難得的了！現在想要扶他老太爺靈柩回去，一個錢沒有，如何可以動得身？我勸他暫時把房子押幾個錢動身，他還不

肯。這種好兒子，真正是世界上沒有的！”衆人聽說，自然也跟著附和一回。

卻不料在席有本衙門裏一位老夫子，早看得清清楚楚，獨他一言不發。等到席散，同同事講起，說：“我辦了這幾十年的公事，甚麼沒有見過？連著照會尚且有朱筆、墨筆之分，至于下到劄子，從來沒有見過有拿墨筆標日子的。凡是‘劄’字，總有一個紅點，臨了一圈一鈎，名字上一點一鈎，還有後頭日子都要用朱筆標過，方能算數，而且一翻過來，一定有內號戳記一個。他這個劄子，一非朱標，二無內號。想是我閱曆尚淺，今天倒要算得見所未見。”他同事道：“這話我不相信。劄子上的關防總是真的。”老夫子道：“關防固然是真的，難道就不許他預印空白麼？他本是黃軍門的世侄，到了四川，一直就在黃軍門跟前。黃軍門過世，他還在他的營裏，這個擋口何事不可爲？不過我們心存忠厚，不當面揭破他，也就罷了。”

再說張國柱回到家裏，只說是蕪湖道的意思，要上稟帖托上頭替老人家請恤典。但是目前上上下下各衙門打點，以及部裏的化銷，至少也得四五萬金。三位老姨太太齊說：“這事固然是正辦，然而一時那裏有這些錢呢？”張國柱道：“這是老人家死後風光的事，無論如何，苦了我一個人，到處募化，也總要辦成功。”後來轉轉灣灣，仍逼到“抵房子”一句話上，但是仍出自三位老姨太太嘴裏，並不是他創議。他到此時，得風就轉，連說：“若是只爲盤送靈柩，無論如何，我總是不肯動這房子的。……如今替老人家請恤典，數目太在了，不得不在這房子上生法。”

次日出門，仍舊托了道裏的帳房朋友替他經手，竟抵了五萬銀子。蕪湖道聽見了，反說他是正辦。又說：“某人的老太爺不在了，只有三個小，又沒有孩子，一所大房子，還不是空

了起來，現在抵給人家，到底好先收兩個錢用用。”跟手見了張國柱的面，又說：“你四川的差使聽說已經交卸，將來三位老姨太太回去，少不得要你養活，你沒得差使的人，如何托累得起！我們大家要好，我總得替你想個法子。”張國柱聽了這話，立刻請安，謝老師的栽培。蕪湖道道：“你一面扶柩動身，我這裏一面想法子。目下我就要進省，等你回來，大約亦就有眉目了。”按下張國柱拿了銀子，隨同三位老姨太太伴送張軍門夫妻兩具靈柩，回籍安葬不表。

且說這裏蕪湖道，果然過了兩天，因為別事晉省，帶著替張軍門請恤典，替張國柱謀差使。從蕪湖到省，搭上了火輪船，馬上就可以到的。下船之後，先到下屬預備的公館休息了一回。隨手上院，照例先落司、道官廳。一進官廳，只見先有一個人已經坐在那裏了。看樣子，不像本省候補人員。彼此請教“貴姓、台甫”。蕪湖道先自己說了一遍。那人忙稱：“太公祖。”自稱：“姓尹，號子崇，本籍廬州，以郎中在京供職，一向在京是住在敝岳徐大軍機宅裏的。”

蕪湖道明白，便曉得他是綽號琉璃蛋徐大軍機的女婿了。於是又問他：“這趟出京有什麼貴幹？”尹子崇因為同他初見面，有些秘密事情不好出口，只淡淡的說道：“有點小事情要同中丞商量商量，也沒有什麼大事情。”隨問蕪湖道道：“太公祖所管的地方可有什麼好的礦？”蕪湖道看出苗頭，估量他此番一定是為開礦來的，便亦隨嘴敷衍了幾句。

恰巧裏頭先傳見蕪湖道。蕪湖道上去回完公事，就把張軍門身後情形以及替他求恤典的話說了一遍。又說：“張某人原有一個棄妾所生的兒子，一直養在外頭，今年也差不多四十歲。從前跟著黃某人——黃鎮——在四川防營，保至副將銜遊擊。這人雖是武官，甚是溫文爾雅，人很漂亮，公事亦很明白。現

在扶了他老人家的靈柩回籍安葬去了。但是現在四川防營已撤，張遊擊沒有了差使，可否求求老師的恩典安置他一個地方？”

原來這撫台從前做臬司時候，同張軍門也換過帖的。官場上換帖雖不作準，只要有人說好話，那交情亦就登時不同泛泛了。撫台原蕪湖道的話，馬上說道：“原來張某人還有個兒子，兄弟聽見了很歡喜。況且是故人之子，我們應得提拔提拔他。可巧這裏的營頭，新近被剛欽差回京，一共做掉了三個統領。有十幾營還是張某人手裏招募的。如今他既然有這們一個好兒子，我這個差使暫不委人。你回去就寫封信給他，叫他葬事一完，趕緊回來。至於他老人家的恤典，等他到了這裏，我們再商量著辦。我同他老人家是把兄弟，還有什麼不幫忙的。”蕪湖道道：“既蒙大師賞恩典，肯照應他，職道去就打個電報給他，叫他把葬事辦完趕緊出來到差。”撫台道：“如此更好。”蕪湖道退出，自去辦事不提。

後來這張國柱竟因此在安徽帶了十幾個營頭，說起來沒有一個不曉得他是張軍門的兒子的。他扶柩回籍的時候，早把三位老姨太太安頓在家。手裏有了抵房子的五萬銀子，著實寬裕，自然各事做得面面俱到了。等他在安徽帶了幾年營頭，索性托人把蕪湖的房子賣掉，又賣到好幾萬銀子入了他的私囊。倒是分出去的幾位老姨太太仗著在教，出來找過他幾次，弄掉了幾千銀子，此外卻一直太平無事。不必細述。

如今且說同蕪湖道在官廳子上碰見的尹子崇，等到蕪湖道見了下來，撫台方才請他。他還沒有來的時候，撫台就皺著眉頭對巡捕說：“他只管天天往我這裏跑些什麼？誰不曉得他是徐大軍機的女婿，一定要把他這塊招牌拈出來做什麼呢？而且琉璃蛋的聲名也不見得怎樣！”正說著，尹子崇進來了。撫台是有侍郎銜的，尹子崇是郎中，少不得按照部裏司官見堂官的

體制，見面打躬，然後歸坐。撫台雖不喜歡他，但念他是徐大軍機的姑爺，少不得總須另眼看待。

尹子崇當下先開口說道：“司官昨兒晚上又接到司官岳父的信，叫司官把這邊的事情趕緊料理清楚，料理清楚了，就叫司官回當差。過年上半年謁陵，下半年又有萬壽，叫司官不要錯過了機會。”撫台道：“世兄這邊除掉礦務事情，還有別的事嗎？”尹子崇道：“不瞞大人說，就這善祥公司的事，司官就有點來不及了。司官創辦這個公司的時候，說明白招股六十萬，先收一半。雖不是司官的錢，司官卻很費張羅。就是司官的岳父，也幫著寫過幾封信，才有這個局面。不要說礦是好的。但是三十萬銀子已經用完了，下餘的一半股分，人家都不肯往外拿。”

撫台道：“只要礦好，眼看著這公司將來一定發財的。再加以令岳大人的聲望罩在那裏，你世兄又是槩槩大才，調度有方，還怕不蒸蒸日上嗎。下餘的一半股分，只要寫信催他們往外拿就是了。利錢既不少人家的，將來發財又可操券，人家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尹子崇道：“不瞞大人說，這件事壞在司官過於要好，實事求是，所以才弄得股東裏頭有了閒話，銀子不肯往外拿。”撫台聽了詫異道：“這又奇了！倒要請教請教。”尹子崇道：“當初才開創的時候，司官就立意事事省儉，所以自從開創到如今，所有的官利一齊都沒有付。原說是等到公司獲利之後，補還他們，原不想少他們的。不料他們都不願意，把後頭的股本就此拮住不付。”撫台道：“呀！原來有此一層。現在你世兄的意思打算怎麼樣呢？開礦本是件頂好的事，不但替中國挽回利權，而且養活窮人不少，若是半途而廢，豈不可惜！現在你世兄有令岳大人的面子，還是勸人家趕緊把股本交齊，或者再招蒙新股。況且這個礦明擺著是個發財的事

情，料想人家不至於不肯來。但是兄弟有一句話說：“利錢總應該發給他們。俗語說得好：‘將本求利。’有了利錢，人家自然踴躍了。”

尹子崇聽了撫台的這番說話，臉上忽然一紅，好像有許多說話一時說不出口的。停了半天，方搭訕著說道：“大人教訓原極是。但是司官的岳父有信來叫司官回京，不願司官再經手這個事情。況且近來兩個月，先招的股本用完，後頭的一半人家又不肯拿出來，司官已經經手墊了好幾萬銀子下去，所以也急於擺脫此事，能夠早脫身一天好一天。”撫台道：“照閣下的意思怎樣呢？”尹子崇道：“司官亦得回去同股東商量起來看。”

撫台見無甚說得，只得端茶送客，等到送客回來，又跺著腳朝著手下人說：“我們中國人真正孱頭，沒有一件事辦得好的！起初總是說得天花亂墜，向人家招股。等到股本到了手，爛嫖爛賭，利錢亦不給人家。隨後事情鬧糟了，他又不願意幹了。現在也不曉得他打什麼主意！我沒有這大工夫陪他！再來不見！”手下人答應著。不在話下。

且說尹子崇這回上院，原有句話要同撫台商量的，後來被撫台幾句話頂住，使他不能開口，便也沒精打彩，回到善祥公司裏。幾個公司裏的同事接著問：“那事回過中丞沒有？方才那個洋人又來過了。他的意思，這件事一定要中丞預聞，總得中丞答應了他，以後他到這裏開起礦來，大家可以格外聯絡些。”尹子崇道：“這洋人怎麼這樣糊塗！他不相信我，他一定要撫台答應他他才肯買，我就是不肯折這口氣！你告訴他：這個公司是我姓尹的開創的，姓尹的有什麼事，自有姓徐的擔當！他撫台能夠怎樣？若說他撫台不答應，叫他同我老丈去說！我如今賣定這礦！至於洋人怕撫台掣他的肘，不肯保護他，

問撫台可有幾個腦袋，敢得罪外國人！”

尹子崇正在一個人說得高興，一回那個買礦的洋人又來了，後頭還跟著一個通事。尹子崇一見洋人來了，直急的屁滾尿流，連忙滿臉堆著笑，站起身拉手讓坐，又叫跟班的開洋酒，開荷蘭水，拿點心，拿雪茄煙請他吃。當由洋人先同他帶來通事咕嚕了幾句，通事就過來問尹子崇：“同撫台碰過頭沒有？”尹子崇道：“這個礦是我姓尹的手裏開辦的，一切事他作不了我的主。況且還有敝岳徐大軍機在裏頭。將來你們接了手，盡著這一分省分，任憑你愛到那裏開採，你就到那裏去開採。我們可是怕他不保護？只怕他沒有這個膽子。依我說，你們盡管放心去幹。有什麼說話，你索性來同我講，等我去同我們老丈講，包你千妥萬當。”通事當把這話翻譯給外國人聽了。外國人又咕唧了一回，通事又同尹子崇說道：“我們敝洋東的意思，說這個公司雖是你尹先生創辦的，但你尹先生只算得一個商人。就是敝洋東，他也不過是個商人。雖然是一個願賣，一個願買。然而內地非租界可比，華商同洋商斷不能私相授受。爲的這開礦的事是要到內地來的：洋商尚不准在內地開設洋棧，豈有准他在內地亂開礦的道理。況且還有一說：就是在租界上華商把賣買倒給了洋商，或是單挂他的牌子，也得到領事公館裏去註冊。如今我們敝洋東走到內地來接你的賣買，怎能夠不經兩邊官長的手就能作準呢。你們中國人說起來總說外國人如何不講情理，如何不守條約，這件事，敝洋東的意思一定要兩邊官長都簽了字，他才肯接手。”

尹子崇聽他的這一番說話，心上老大不自在。通事早把他的命意統通告訴了洋人；再加他那副惱悶的情形，就是通事不翻給外國人聽，外國人也早已猜著了。那洋人的心上豈不明白：這事倘或經了撫台，除非這撫台是尹子崇一流人物，才肯把這

全省礦產賣給外人，任憑外人前來開挖，中國官一問不問。倘或這撫台是稍微有點人心的，念到主權不可盡失，利源不可外溢，是沒有不來阻擋的。只要撫台不答應他，這事就辦不成功。所以一回回要尹子崇把這事上下打通，方肯接手。至於尹子崇雖說是徐大軍機的女婿，然而全省礦產即關係全省之事，撫台是一省之主，事關國體，倘若撫台執定不肯，就是軍機大臣也奈何他不得。

尹子崇剛剛聽了撫台一番說話，曉得拿這話同他去講，一定不成，然而面子上又不肯坍台，只好處處拉好了丈人，叫洋人不要聽撫台的話，有話只同他講，他好去同他丈人去講。不料這洋人乃是明白事體的，執定不肯。尹子崇恐怕事情弄僵，公司的事擺脫不得還是小事，第一是把公司賣給外國人，至少也得他們二百萬銀子；除掉歸還各股東股本外，自己很可穩賺一注錢財。因此被他搭上了手，決計不肯放鬆。

閒話少敘。且說當時洋人聽了尹子崇的話，也曉得他此中爲難，心上暗暗歡喜。一人自想：“公司雖然接辦不來，弄他幾文也是好的。他有個軍機大臣的好親戚，還怕沒有人替他拿錢嗎？”於是笑嘻嘻的就要告辭。尹子崇還是苦苦留住不放，一定要商量商量。那洋人腦筋一轉，計上心來，連忙坐下聽他說話。尹子崇無非還是前頭一派說話，自己拍著胸脯，說道：“你們這些人爲什麼一點膽子都沒有，一定要撫台答應才算數！他的官做得長做不長都在咱老丈手裏。不是說句狂話：我們做出來的事，他敢道得一個‘不’字！他要吱一吱，立刻端掉他的缺！還怕沒有人來做！”

通事不響，洋人只是笑。尹子崇又催通事問洋人。通事問過洋人，回稱：“只要你丈人徐大軍機肯簽字也是一樣。”尹子崇道：“肯簽字！一定包在我手裏。”洋人道：“既然如此，

尹先生幾時進京，我們同著一塊進京。倘若徐大軍機不肯簽字，非但我這趟進京的盤纏要你認，諒是我這趟由上海到安徽的盤纏以及到了這裏幾多天的澆用，都是要你認的。”

通事說一句，尹子崇應一句。因他說的有“一同進京”一層，尹子崇道：“這層暫時倒可不必。等我先進京，把老頭子運動起來，彼時再打電報給你們，然後你們再進京不遲。但是——一件：事情不成，一切盤纏等等自然是我的。設或事情成功了，你們又翻悔起來，叫我去找誰呢？”洋人道：“彼此是信義通商，那有騙人的道理。”尹子崇道：“但是口說無憑，你總得付幾成定銀擺在這裏，方能取信。”洋人想了一回，問道：“付多少呢？如果是我翻悔，說不得定錢罰去；倘你翻悔，或是竟其辦不成功，怎麼一個議罰呢？”尹子崇道：“我是決計不翻悔的。”洋人道：“你雖如此說，我們章程總得議明在先，省得後論。”

尹子崇道：“是極，是極。”於是躊躇了一回，先要洋人付二成。又說：“這全省的礦，總共要你二百四十萬銀子，也總算克己的了。二成先付四十八萬。”洋人嫌多。後來說來說去，全省的礦一概賣掉，總共二百萬銀子，先付二成四十萬。洋人只答應付半成五萬。又禁不住尹子崇甜言蜜語，從五萬加到先付十萬，即日成交。先由尹子崇簽字為憑，限五個月交割清楚。如其尹子崇運動不成，以及半途翻悔，除將原付十萬退出外，還須加三倍作罰。

此時，尹子崇一心只盼望成功，洋人當天付銀子，凡洋人所說的話，無不一一照辦，事情一齊寫在紙上，自己簽字為憑。寫好之後，尹子崇等不及明天，當時就把自己的花押畫了上去，意思就想跟著洋人要到寓處去拿錢。洋人說：“我的錢一齊存在上海銀行裏。既然答應了你，早晚總得給你的。橫豎事情已

經說好了，我在這裏也沒有什麼耽擱，明天就回上海。你們可以派個人一塊兒跟我到上海拿銀子去。”

尹子崇聽了，心上雖然失望。無奈暫時忍耐，把那張簽的字權且收回。又回頭同公司人說：“叫誰去收銀子呢？”想來想去，無人可派，只得自己去走一遭。當同洋人商量，後天由他自己同往上海，定銀收清之後，他亦跟手前赴北京。洋人應允，自回寓所。這裏尹子崇也不知會股東，便把公司裏的人一概辭掉，所以公司辦的事情一概停手。又把現在租的大房子回掉，另外借人家一塊地方，但求挂塊招牌，存其名目而已。凡是自己來不及幹的，都托了一個心腹替他去幹，好讓他即日起身。正是有話便長，無話便短。兩天到了上海。收到洋人銀子，把那張簽的字交給洋人。洋人又領他到領事跟前議了一回。此時尹子崇只求銀子到手，千依百順，那是再要好沒有。他本是個闊人，等到這筆昧心錢到手之後，越發鬧起標勁來，無非在上海四馬路狂嫖爛賭，竭辦報效好幾萬，不必細表。

他來的時候，正是五月中旬，如今已是六月初頭。依他的意思，還要在上海過夏，到秋涼再進京，實實在在是要在上海討小。有班謬托知己的朋友，天天在一塊兒打牌吃酒，看他錢多，覷空弄他幾個用用，所以不但他自己不願走，就是這班朋友也不願意要他走。

後來，還是他自己看見報上說是他丈人徐大軍機因與別位軍機不和，有摺子要告病。他自己自從到了上海，一直嫖昏，也沒有接過信，究竟不曉得老丈告病的話是真是假。算了算，洋人限的日子還有三個多月，事情盡來得及。但是一件：老丈果真告病，那事卻要不靈。心上想要打個電報到京裏去問問。又一想自己從到上海，老丈跟前一直沒有寫過信，如今憑空打個電報去，未免叫人覺得詫異。左思右想，甚是爲難。後來幸

虧他同嫖的一個朋友替他出主意，叫他先打個電報進京，只問老頭子身體康健與否，不說別的。他便照樣打去。

第二天得到舅爺的回電，上寫著“父病痢”三個字。尹子崇一想，他老丈是上了歲數的人了，又是抽大煙，是禁不起痢的，到此他才慌了，只得把娶妾一事暫擱一邊，自己連夜搭了輪船進京。所有的錢，五成存在上海。二成彙到家裏，上海玩掉了一成，自己卻帶了一成多進京。

當下急急忙忙，趕到京城。總算他老丈命不該絕，吃了兩帖藥，痢疾居然好了。尹子崇到此把心放心。但是他老丈總共有三個女婿：那兩個都是正途出身，獨他是捐班，而且小時候，仗著有錢，也沒有讀過什麼書，至今連個便條都寫不來。因此徐大軍機不大歡喜他。他見了丈人，一半是害怕，一半是羞愧，賽如鋸了嘴的葫蘆一般，不問不敢張嘴。如今爲賣礦一事，已在洋人面前誇過口，說他回京之後，怎麼叫丈人簽字，怎樣叫丈人幫忙，鬧得一天星斗。誰知到京之後，只在丈人宅子裏幹做了兩個月的姑爺，始終一句話未曾敢說。看看限期將滿，洋人打了電報進京催他，他至此方才急的了不得，一個人走出走進，不得主意。如此者又過了十幾天。買礦的洋人也來了，住在店裏，專門等他，不成功好拿他的罰款，更把他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似的。

自古當：“情急智生。”他平時見老丈畫稿都是一畫了事，至於所畫的是件什麼公事是向來不問的。尹子崇雖然學問不深，畢竟聰明還有，看了這樣，便曉得老丈是因爲年紀大了，精神不濟的原故，這件事倒很可以拿他朦一朦。又幸虧他那些舅爺當中有兩位平時老子不給他們錢用，大家知道老姊丈有錢，十兩、八兩，一百、八十，都來問他借，因此這尹子崇丈人跟前雖不怎樣露臉，那些使他錢的舅爺卻是感激他的，所以

郎舅當中彼此還說得來。尹子崇也曾把這賣礦一事同他舅爺談過，幾個舅爺都一力攬掇他成功，將來多少總得沾光幾文。當下大家都曉得尹子崇被洋人逼的爲難，都來替他出主意。

後來還虧他一個頂小的舅爺，這年不過一十九歲，年紀雖小，心思最靈，仗著他父親徐大軍機的喜歡他，他便幫著出壞主意，言明事成之後，酬謝他若干。尹子崇自然應允。他先把外頭安排停當，然後回去運動老頭子。曉得老頭子同前門裏一個什麼寺的和尚要好，空閒了常常往這寺裏跑。這寺裏的當家和尚，會詩會畫，又會替人家拉皮條。他既同徐大軍機做了一人之交，惹得那些走徐大軍機門路的都來巴結這和尚。而且和尚替人家拉了皮條，反絲毫不著痕迹，因爲徐大軍機相信他，總說他是出家人，四大皆空，慈悲爲主，凡是和尚托的人情，無論如何，總得應酬他。和尚做的這些事，雖然瞞得過老大人，卻是滿不過少大人。幸虧這和尚見了少大人甚是客氣，反借著別的事情替少大人出點力，以爲求容之地。這些少大人雖然明知道他的所爲，因爲念他平日人還恭順，亦就不肯在老頭子跟前揭穿他的底子。這番尹子崇小舅爺替他出的主意，就靠在這老和尚身上。

老和尚曉得少大人有此一番作爲，便也不敢怠慢。檢了空日，備了一桌素齋，預先自己到府邀請徐大人這日赴宴。徐大軍機自然立刻應允。到了那天，徐大軍機朝罷無事，便坐了車子一直徑去，見了和尚，談詩談畫，風雅得很。正談得高興頭上，尹子崇先同小舅爺趕到寺裏，說是伺候老爺子來的。徐大軍機並不在意。和尚見了，竭辦拉攏，說道：“備一桌素齋，本來嫌人少；如今你二位到這裏，陪陪老大人，那是再好沒有的了。”二人亦謙遜了一回。

老和尚丟下他二人，仍去同老頭子談天。才談得幾句，忽

然聽得窗子後頭一陣洋琴的聲音。和尚耳尖，聽了先問香火道：“這是誰又在那里弄這個東西？”香火道：“就是前天來的那位外國王爺。”和尚道：“叫別的師傅陪陪他，不要怠慢了人家。我這裏陪徐大人，沒工夫去招呼他，就說我不在家就是了。”香火答應著出去。這個擋口，尹子崇郎舅兩個也已出去。徐大軍機便問：“這外國王爺是怎樣的一個人？”和尚道：“人倒是很好的一個，也是在教。他的教原同我們釋教差仿不多，都是一心向善的。他自從到京之後，一直就住在他們公使館裏。前頭到過寺裏一次，是我出去陪他的。我雖然不會他們的說話，有了通事傳話，都是一樣的。這人彈得一手好洋琴，還會做做外國詩。有一部什麼外國人詩集，當中選刻他的詩很不少，可惜都是外國字，我們不認得。倘若懂得他們的文理，同他唱和唱和，結交一個海外詩友，倒是一樁極妙之事！”

徐大軍機道：“你既然說得他如此好，為什麼不請他來會會呢？”和尚道：“講起外交的禮節，他既來了，原應該我自己去接他的。況且他也是王爺之分，非同尋常可比。但是難得今天你大人有空，我們正想借此談談心，所以讓他們去陪他也是一樣的。”徐大軍機道：“停刻我們還要在這裏吃飯，倘若被他闖進來，反為不美。我看還是請他來會會的好。如果他沒有吃飯，就讓他一塊兒吃素齋，我們的禮信總到的了。”和尚巴不得這一聲，立刻丟下徐大軍機，自己去請。

一霎時只見和尚在前頭走，洋人在當中，尹子崇郎舅兩個跟在後頭。洋人身旁還有一個人，想必是通事了。進屋之後，徐大軍機先站起來同他拉手，他亦趕著探帽子。徐大軍機一見兒子、女婿都跟在後頭，便說了聲“你們倒同他先會過了。”和尚連忙湊熱鬧，說道：“虧得請他進來。他剛才見

少大人、尹姑爺，把他樂的了不得，正商量著一同來見你老大人哩。”當下分賓歸坐。寒暄得不到三五句，和尚恐怕問出破綻來，急急到外間調排桌椅，催他們入座。從前，徐大軍機在寺裏吃飯，都是一張方桌，同這當家和尚兩個人對面坐的。如今多了四個人，六人三對面，方桌亦還坐得下，再不然，加張圓桌面子也坐得很舒服，很寬展了。那知和尚竟不其然，只見他對著香火說道：“徐大人常常來的，外國人還是頭一遭哩。一時頭上，素番菜來不及辦，就拿這中國菜請他，似乎覺得不恭敬些。現在我一個法子，你們到西書房裏把那張大菜桌子，那些椅子都搬過來，用大菜傢夥吃中國菜。我們依他一樣，他總不能說我什麼了。”一霎時，調排已定，隨請入座。徐大軍機走到外間一看，只見擺的是很長桌子。和尚便說：“徐大人，咱們今天是中西合璧：這邊底下是主位，密司忒薩坐在右首，他同來這位劉先生坐在左手。靠著主人右手這一位，在他們外國人算是頭一席，所以你老大人無須同他客氣的。”當下坐定之後，和尚又叫開洋酒、荷蘭水。洋人不會用筷子，又替他換了刀叉。當下說說笑笑，都是些不相干的話。徐大人找出多少話來應酬他，都是少大人，尹姑爺同著翻譯替他支吾的。

等到吃過一大半，約摸徐老頭兒有點倦意，不曉得洋人同翻譯說了幾句什麼話，翻譯便同少大人說：“我們敝洋東極其仰慕徐大人，從前沒有到中國時候，就常常見人提起徐大人的名字的。他現在跟著我們中國人，亦很認得幾個中國字。”和尚急忙插口道：“認得了中國字，將來就好做中國詩了。只是我們不認得洋字，不會看他的詩，實在抱愧得很。”和尚說的話大家亦沒有理會。那通事劉先生又說道：“敝洋東的意思，想求大人把大人的名字三個字寫在一張紙上給他看。”徐大軍

機聽了大喜，立刻叫拿筆硯。又見洋人從身上摸索了半天，拿出一大疊的厚洋紙，上頭還寫著洋字，花花綠綠的，看了亦不認得。通事把這一疊紙接過來送到徐大軍機面前，說道：“敝洋東嫌中國紙不牢，身上一搓就要破的，請大人把三個字寫在這張紙上。”徐大軍機此時絲毫不加思索，立刻戴上老花眼鏡，提起筆來，把自己的名字三個字端端正正寫了出來。通事拿回給洋人看過。洋人又咕嚕了兩句，通事又把那疊紙梟去幾張，重新送到徐大軍機面前，說道：“敝洋東想求大人照樣再替他寫三個字。前頭寫的是他自己留著當古玩珍藏；這寫的，他要帶到外國去，把這三個字印在他的書當中。”和尚又幫著敷衍道：“想是這位外國詩翁今天即席賦詩，定歸把他今天碰見老大人一齊都做了進去，所以要把老大人的名字刻在他的詩稿當中，這倒是海外揚名的。”和尚一面說，徐大軍機早已寫完，又傳到洋人手中。洋人拿起來往身上一藏，然後仍舊吃酒吃菜。和尚見事弄好，便丟了眼色給香火，催廚房趕緊出菜。

一霎席散，讓少大人、尹姑爺陪了洋人到西書房裏吃茶，他自己招呼徐大軍機。徐大軍機又坐了半天，喝了兩杯茶，方才坐車先自回去。至此和尚方才踱到西書房來，正見少大人在那裏指手劃腳，自己稱揚自己哩。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洋務能員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別具肺腸

話說老和尚把徐大軍機送出大門登車之後，他便踱到西書房來。原來洋人已走，只剩得尹子崇郎舅兩個。他小舅爺正在那裏高談闊論，誇說自己的好主意，神不知，鬼不覺，就把安徽全省礦產輕輕賣掉。外國人簽字不過是寫個名字，如今這賣礦的合同，連老頭子亦都簽了名字在上頭，還怕他本省巡撫說什麼話嗎。就是洋人一面，當面瞧見老頭子簽字，自然更無話說了。

原來，這事當初是尹子崇弄得一無法想，求叫到他的的小舅爺。小舅爺勾通了洋人的翻譯，方有這篇文章。所有朝中大老的小照，那翻譯都預先弄了出來給洋人看熟，所以剛才一見面，他就認得是徐大軍機，並無絲毫疑意。合同例須兩分，都是預先寫好的。明欺徐大軍機不認得洋字，所以當面請他自己寫名字；因系兩分，所以叫他寫了又寫。至於和尚一面，前回書內早已交代，無庸多敘。當時他們幾個人同到了西書房，翻譯便叫洋人把那兩分合同取了出來，叫他自己亦簽了字，交代給尹子崇一分，約明付銀子日期，方才握手告別。尹子崇見大事告成，少不得把弄來的昧心錢除酬謝和尚、通事二人外，一定又須分贈各位舅爺若干，好堵住他們的嘴。

閑文少敘。且說尹子崇自從做了這一番偷天換日的大事業，

等到銀子到手，便把原有的股東一齊寫信去招呼，就是公司生意不好，吃本太重，再弄下去，實實有點撐不住了。不得已，方才由敝嶽作主，將此礦產賣給洋人，共得價銀若干。”除墊還他經手若干外，所剩無幾，一齊打三折歸還人家的本錢，以作了事。股東當中有幾個素來仰仗徐大軍機的，自然聽了無甚說得，就是明曉得吃虧，亦所甘願。有兩個稍些強硬點的，聽了外頭的說話，自然也不肯幹休。

常言說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尹子崇既做了這種事情，所有同鄉京官裏面，有些正派的，因爲事關大局，自然都派尹子崇的不是；有些小意見的，還說他一個人得了如許錢財，別人一點光沒有沾著，他要一個人安穩享用，有點氣他不過，便亦攛掇了大衆出來同他說話。專爲此事，同鄉當中特地開了一回會館，尹子崇卻嚇得沒敢到場。後來又聽聽外頭風聲不好，不是同鄉要遞公呈到都察院裏去告他，就是都老爺要參他。他一想不妙，京城裏有點站不住腳，便去催逼洋人，等把銀子收清，立刻卷卷行李，叩別丈人，一溜煙逃到上海。恰巧他到上海，京城的事也發作了，竟有四位禦史一連四個摺子參他，奉旨交安徽巡撫查辦。資訊傳到上海，有兩家報館裏統通把他的事情寫在報上，拿他罵了個狗血噴頭。他一想，上海也存不得身，而且出門已久，亦很動歸家之念，不得已，掩旗息鼓，徑回本籍。他自己一人忖道：“這番賺來的錢也盡夠我下半世過活的。既然人家同我不對，我亦樂得與世無爭，回家享用。”

於是在家一過過了兩個多月，居然無人找他。他自己又自寬自慰，說道：“我到底有‘泰山’之靠，他們就是要拿我怎樣，總不能不顧老丈的面子。況且合同上還有老丈的名字，就是有起事情來，自然先找到老丈，我還退後一層，真正可以無

須慮得。”一個人正在那裏盤算，忽然管家傳進一張名片，說是縣裏來拜。他聽了這話，不禁心上一怔，說道：“我自從回家，一直還沒有拜過客，他是怎麼曉得的？”既然來的，只得請見。這裏執帖的管家還沒出去，門上又有人來說：“縣裏大老爺已經下轎，坐在廳上，專候老爺出去說話。”尹子崇聽了，分外生疑。想要不出去見他，他已經坐在那裏等候，不見是不成功的，轉念一想道：“橫豎我有靠山，他敢拿我怎樣！”於是硬硬頭皮，出來相見。誰料走到大廳，尚未同知縣相見，只見門外廊下以及天井裏站了無數若干的差人。尹子崇這一嚇非同小可！

此時知縣大老爺早已望見他了，提著嗓子，叫子一聲“尹子翁，兄弟在這兒。”尹子崇只得過來同他見面。知縣是個老猾吏，笑嘻嘻的，一面作揖，一面竭力寒暄道：“兄弟直到今日才曉得子翁回府，一直沒有過來請安，抱歉之至！”尹子崇雖然也同他周旋，畢竟是賊人膽虛，終不免失魂落魄，張皇無措。作揖之後，理應讓客人炕上上首坐的，不料一個不留心，竟自己坐了上面。後來管家上來遞茶給他。叫他送茶，方才覺得。臉上急得紅了一陣，只得換座過來，越發不得主意了。

知縣見此樣子，心上好笑，便亦不肯多耽時刻，說道：“兄弟現在奉到上頭一件公事，所以不得不親自過來一趟。”說罷，便在靴筒子當中抽出一角公文來。尹子崇接在手中一看，乃是南洋通商大臣的劄子，心上又是一呆，及至抽出細瞧，不為別件，正為他賣礦一事，果然被四位都老爺聯名參了四本，奉旨交本省巡撫查辦。本省巡撫本不以爲然的，自然是不肯幫他說話。不料事為兩江總督所知，以案關交涉，正是通商大臣的責任，頓時又電奏一本，說他擅賣礦產，膽大妄爲，請旨拿

交刑部治罪。上頭准奏。電諭一到，兩江總督便飭藩司遴選委員前往提人。誰知這藩司正受過徐大軍機栽培的，便把他私人、候補知縣毛維新保舉了上去。這毛維新同尹府上也有點淵源，爲的派了他去，一路可以照料尹子崇的意思。等到到了那裏，知縣接著。毛維新因爲自己同尹子崇是熟人，所以讓知縣一個人去的。及至尹子崇拿制台的公事看得一大半，已有將他拿辦的說話，早已嚇呆在那裏，兩隻手拿著劄子放不下來。

後來知縣等得長久了，便說道：“派來的毛委員現在兄弟衙門裏。好在子翁同他是熟人，一路上倒有照應。轎子兄弟已經替子翁預備好了，就請同過去罷。”幾句話說完，直把個尹子崇急得滿身大汗，兩隻眼睛睜得如銅鈴一般，吱吱了半天，才掙得一句道：“這件事乃是家嶽簽的字，與兄弟並不相干。有什麼事，只要問家嶽就是了。”知縣道：“這裏頭的委曲，兄弟並不知道。兄弟不過是奉了上頭的公事，叫兄弟如此做，所以兄弟不能不來。如果子翁有什麼冤枉，到了南京，見了制台盡可公辯的，再不然，還有京裏。況且裏頭有了令岳大人照應，諒來子翁雖然暫時受點委曲，不久就可明白的。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了，毛某人明天一早就要動身的，我們一塊去罷。”

尹子崇氣的無話可說，只得支吾道：“兄弟須得到家母跟前稟告一聲，還有些家事須得料理料理。准今天晚上一準過去。”知縣道：“太太跟前，等兄弟派人進去替你說到了就是了。至於府上的事，好在上頭還有老太太，況且子翁不久就要回來的，也可以不必費心了。”尹子崇還要說別的，知縣已經仰著頭，眼睛望著天，不理他；又拖著嗓子叫：“來啊！”跟來的管家齊齊答應一聲“者”。知縣道：“轎夫可伺候好了？我同尹大人此刻就回衙門去。”底下又一齊答應一聲，回稱：“轎夫早已伺候好。”知縣立刻起身，讓尹子崇前頭，他自己

在後頭，陪著他一塊兒上轎。這一走，他自己還好，早聽得屏門背後他一班家眷，本已得到他不好的消息，如今看他被縣裏拉了出去，賽如綁赴菜市口一般，早已哭成一片了。尹子崇聽著也是傷心，無奈知縣毫不容情，只得硬硬心腸跟了就走。

霎時到得縣裏，與毛委員相見。知縣仍舊讓他廳上坐，無非多派幾個家丁、勇役輪流拿他看守。至於茶飯一切相傳，自然與毛委員一樣。畢竟他是徐大軍機的女婿，地方官總有三分情面，加以毛委員受了江寧藩台的囑託，公義私情，二者兼盡：所以這尹子崇甚是自在。當天在縣衙一宵，仍是自己家裏派了管家前來伺候。第二天跟著一同由水路起身。在路曉行夜宿，非止一日，已到南京。毛委員上去請示，奉飭交江寧府經廳看管，另行委員押解進京。擱下不表。

且說毛維新在南京候補，一直是在洋務局當差，本要算得洋務中出色能員。當他未曾奉差之前，他自己常常對人說道：“現在吃洋務飯的，有幾個能夠把一部各國通商條約肚皮裏記得滾瓜爛熟呢？但是我們於這種時候出來做官，少不得把本省的事情溫習溫習，省得辦起事情來一無依傍。”於是單檢了道光二十二年“江寧條約”抄了一遍，總共不過四五張書，就此埋頭用起功來，一念念了好幾天，居然可以背誦得出。他就到處向人誇口，說他念熟這個，將來辦交涉是不怕的了。後來有位在行朋友拿他考了一考，曉得他能耐不過如此，便駁他道：“道光二十二年定的條約是老條約了，單念會了這個是不中用的。”他說：“我們在江寧做官，正應該曉得江寧的條約。至于什麼‘天津條約’、‘煙臺條約’，且等我兄弟將來改省到那裏，或是咨調過去，再去留心不遲。”那位在行朋友曉得他是誤會，雖然有心要想告訴他，無奈見他拘墟不化，說了亦未必明白，不如讓他糊塗一輩子罷。因此一笑而散。

卻不料這毛維新反於此大享其名，竟有兩位道台在制台前很替他吹噓說：“毛令不但熟悉洋務，連著各國通商條約都背得出的，實為牧令中不可多得之員。”制台道：“我辦交涉也辦得多了，洋務人員在我手裏提拔出來的也不計其數，辦起事情來，一齊都是現查書。不但他們做官的是如此，連著我們老夫子也是如此。所以我氣起來，總朝著他們說：‘我老頭子記性差了，是不中用的了。你們年輕人很應該拿這些要緊的書念兩部在肚子裏。’一天念熟一頁，一年便是三百六十頁，化上三年功夫，那裏還有他的對手。無奈我嘴雖說破，他們總是不肯聽。寧可空了打麻雀，逛窯子，等到有起事情來，仍然要現翻書起來，真正氣人！今天你二位所說的毛令既然肯在這上頭用功，很好，就叫他明天來見我。”

原來，此時做江南制台的，姓文，名明，雖是在旗，卻是個酷慕維新的。只是一樣：可惜少年少讀了幾句書，胸中一點學問沒有。這遭總算毛維新官運亨通，第二天上去，制台問了幾句話，虧他東扯西拉，盡然沒有露出馬腳，就此委了洋務局的差使。

這番派他到安徽去提人，稟辭的時候，他便回道：“現在安徽那邊，聽說風氣亦很開通了。卑職此番前去，經過的地方，一齊都要留心考察考察。”制台聽了，甚以為然。等到回來，把公事交代明白，上院稟見。制台問他考察的如何，他說：“現在安徽官場上很曉得維新了。”制台道：“何以見得？”他說：“聽說省城裏開了一片大菜館，三大憲都在那裏請過客。”制台道：“但是吃吃大菜，也算不得開通。”毛維新面孔一板，道：“回大人的話，卑職聽他們安徽官場上談起那邊中丞的意思說，凡百事情總是上行下效，將來總要做到叫這安徽全省的百姓，無論大家小戶，統通都為吃了大菜才好。”制台道：

“吃頓大菜，你曉得要幾個錢？還要什麼香檳酒、啤酒去配他。還有些酒的名字，我亦說不上來。貧民小戶可吃得起嗎。”

制台的話說到這裏，齊巧有個初到省的知縣，同毛維新一塊進來的，只因初到省，不大懂得官場規矩，因見制台只同毛維新說話，不理他，他坐在一旁難過，便插嘴道：“卑職這回出京，路過天津、上海，很吃過幾頓大菜，光吃菜不吃酒亦可以的。”他這話原是幫毛維新的。制台聽了，心上老大不高興，眼睛往上一楞，說：“我問到你再說。上海洋務局、省裏洋務局，我請洋人吃飯也請過不止一次了，那回不是好幾千塊錢！你曉得！”回頭又對毛維新說道：“我兄弟雖亦是富貴出身，然而並非綽綽一流，所謂稼穡之艱難，尚還略知一二。”毛維新連忙恭維道：“這正是大帥關心民瘼，才能想得如此周到。”

文制台道：“你所考察的，還有別的沒有？”毛維新又問道：“那邊安慶府知府饒守的兒子同著那裏撫標參將的兒子，一齊都剪了辮子到外洋去遊學。恰巧卑職趕到那裏，正是他們剃辮子的那一天。首府饒守曉得卑職是洋務人員，所以特地下帖邀了卑職去同觀盛典。這天官場紳士一共請了三百多位客。預先叫陰陽生挑選吉時。陰陽生開了一張單子，挑的是未時剃辮大吉。所請的客，一齊都是午前穿了吉服去的，朝主人道過喜，先開席坐席。等到席散，已經到了吉時了。只見饒守穿著蟒袍補褂，帶領著這位遊學的兒子，亦穿著靴帽袍套，望空設了祖先的牌位，點了香燭，他父子二人前後拜過，稟告祖先。然後叫家人拿著紅氈，領著少爺到客人面前，一一行禮，有的磕頭，有的作揖。等到一齊讓過了，這才由兩個家人在大廳正中擺一把圈身椅，讓饒守坐了，再領少爺過來，跪在他父親面前，聽他父親教訓。大帥不曉得：這饒守原本只有這一個兒子；

因爲上頭提倡遊學，所以他自告奮勇，情願自備資斧，叫兒子出洋。所以這天撫憲同藩、臬兩司以及首道，一齊委了委員前來賀喜。只可憐他這個兒子今年只有十八歲，上年臘月才做親，至今未及半年，就送他到外洋去。莫說他小夫婦兩口子拆不開，就是饒守自己想想，已經望六之人了，膝下只有一個兒子，怎麼捨得他出洋呢。所以一見兒子跪下請訓，老頭子止不住兩淚交流，要想教訓兩句，也說不出話了。後來衆親友齊說：‘吉時已到，不可錯過，世兄改裝也是時候了。’只見兩個管家上來，把少爺的官衣脫去，除去大帽，只穿著一身便衣，又端過一張椅子，請少爺坐了。方傳剃頭的上來，拿盆熱水，揪住了頭，洗了半天，然後舉起刀子來剃。誰知這一剃，剃出笑話來了。只見剃頭的拿起刀來，磨了幾磨，嘩擦擦兩聲響，從辮子後頭一刀下去，早已一大片雪白露出來了。幸虧卑職看得清切，立刻擺手，叫他不要再往下剃，趕上前去同他說：‘再照你這樣剃法，不成了個和尚頭嗎？外國人雖然是沒有辮子，何嘗是個和尚頭呢？’當時在場的衆親朋友以及他父親聽卑職這一說，都明白過來，一齊罵剃頭的，說他不在行，不會剃，剃頭的跪在地下，索索的抖，說：‘小的自小吃的這碗飯，實在沒有瞧見過剃辮子是應該怎麼樣剃的。小的總以爲既然不要辮子，自然連著頭髮一塊兒不要，所以才敢下手的。現在既然錯了，求求大老爺的示，該怎麼樣，指教指教小的。’卑職此時早已走到饒守的兒子跟前，拿手撩起他的辮子來一看，幸虧剃去的是前劉海，還不打緊，便叫他們拿過一把剪刀來，由卑職親自動手，先把他辮子拆開，分作幾股，一股一股的替他剪了去，底下還替他留了約摸一寸多光景，再拿鏤花水前後刷光，居然也同外國人一樣了。大帥請想：他們內地真正可憐，連著出洋遊學想要去掉辮子這些小事情，都沒有一個在行的。幸虧

卑職到那裏教給他們，以後只好用剪刀剪，不好用刀子剃，這才大家明白過來，說卑職的法子不錯。當天把個安慶省城都傳遍。聽說參將的兒子就是照著卑職的話用剪刀的。第二天卑職上院見了那邊中丞，很蒙獎勵，說：‘到底你們江南無辮子遊學的人多，這都是制憲的提倡，我們這裏還差著遠哩。’”

文制台聽了別人說他提倡學務，心上非凡高興。當時只因談的時候長久了，制台要緊吃飯，便道：“過天空了我們再談罷。”說完，端茶送客，毛維新只得退出，趕著又上別的司、道衙門，一處處去賣弄他的本領。不在話下。

且說這位制臺本是個有脾氣的，無論見了什麼人，只要官比他小一級，是他管得到的，不論你是實缺藩台，他見了面，一言不合，就拿頂子給人碰，也不管人家臉上過得去過不去。藩台尚且如此，道、府是不消說了，州、縣以下更不用說了，至於在他手下當差的人甚多巡捕、戈什，喝了去，罵了來，輕則腳踢，重則馬棒，越發不必問的了。

且說有天爲了一件甚麼公事，藩台開了一個手折拿上來給他看。他接過手折，順手往桌上一撩，說道：“我兄弟一個人管了這三省事情，那裏還有工夫看這些東西呢！你有什麼事情，直截痛快的說兩句罷。”藩台無法，只得捺定性子，按照手折上的情節略略擇要陳說一遍。無如頭緒太多，斷非幾句話所能了事，制台聽到一半，又聽得不耐煩了，發狠說道：“你這人真正麻煩！兄弟雖然是三省之主，大小事情都照你這樣子要我兄弟管起來，我就是三頭六臂也來不及！”說著，掉過頭去同別位道台說話，藩台再要分辯兩句他也不聽了。藩台下來，氣的要告病，幸虧被朋友們勸住的。

後來不多兩日，又有淮安府知府上省稟見。這位淮安府乃是翰林出身，放過一任學台，後來又考取禦史，補授禦史，京

察一等放出來的。到任還不到一年，齊巧地方上出了兩件交涉案件，特地上省見制台請示。恐怕說的不能詳細，亦就寫了兩個節略，預備面遞。等到見了面，同制台談過兩句，便將開的手折恭恭敬敬遞了上去。制台一看是手折，上面寫的都是黃豆大的小字，便覺心上幾個不高興，又明欺他的官不過是個四品職分，比起藩台差遠了，索性把手折往地下一摔，說道：“你們曉得我年紀大，眼睛花，故意寫了這小字來蒙我！”那淮安府知府受了他這個癩子，一聲也不響。等他把話說完，不慌不忙，從從容容的從地下把那個手折拾了起來。一頭拾，一頭嘴裏說：“卑府自從殿試，朝考以及考差、考禦史，一直是恪遵功令，寫的小字，皇上取的亦就是這個小字。如今做了外官，倒不曉得大帥是同皇上相反，一個個是要看大字的，這個只好等卑府慢慢學起來。但是今時這兩件事情都是刻不可緩的，所以卑府才趕到省裏來面回大帥，若等卑府把大字學好了，那可來不及了。”制台一聽這話，便問：“是兩件什麼公事！你先說個大概。”淮安府回道：“一件爲了地方上的壞人賣了塊地基給洋人，開什麼玻璃公司。一樁是一個包討債的洋人到鄉下去恐嚇百姓，現在鬧出人命來了。”

制台一聽，大驚失色道：“這兩樁都是個關係洋人的，你爲什麼不早說呢？快把節略拿來我看！”淮安府只得又把手折呈上。制台把老花眼鏡帶上，看了一遍。淮安府又說道：“卑職因爲其中頭緒繁多，恐怕說不清楚，所以寫好了節略來的。況且洋人在內地開設行棧，有背約章；就是包討帳，亦是不應該的，況且還有人命在裏頭。所以卑府特地上來請大帥的示，總得禁阻他來才好。”

制台不等他說完，便把手折一放，說：“老哥，你還不曉得外國人的事情是不好弄的麼？地方上百姓不拿地賣給他，請

問他的公司到那裏去開呢？就是包討帳，他要的錢，並非要的是命。他自己尋死，與洋人何干呢？你老兄做知府，既然曉得地方有些壞人，就該預先禁止他們，拿地不准賣給外國人才是。至於那個欠帳的，他那張借紙怎麼會到外國人手裏？其中必定有個緣故。外國人頂講情理，決不會憑空詐人的。而且欠錢還債本是分內之事，難道不是外國人來討，他就賴著不還不成？既然如此，也不是什麼好百姓了。現在凡百事情，總是我們自己的官同百姓都不好，所以才會被人家欺負，等到事情鬧糟了，然後往我身上一推，你們算沒有事了。好主意！”

原來這制台的意思是：“洋人開公司，等他來開；洋人來討帳，隨他來討。總之：在我手裏，決計不肯爲了這些小事同他失和的。你們既做我的屬員，說不得都要就我範圍，斷斷乎不准多事。”所以他看了淮安府的手折，一直只怪地方官同百姓不好，決不肯批評洋人一個字的。淮安府見他如此，就是再要分辨兩句，也氣得開不出口了。制台把手折看完，仍舊摔還給他。淮安府拾了，稟辭出去，一肚皮沒好氣。

正走出來，忽見巡捕拿了一張大字的片子，遠望上去，還疑心是位新科的翰林。只聽那巡捕嘴裏嘰哩咕嚕的說道：“我的爺！早不來，晚不來，偏偏這時候他老人家吃著飯他來了。到底上去回的好，還是不上去回的好？”旁邊一個號房道：“淮安府才見了下來，只怕還在簽押房裏換衣服，沒有進去也論不定。你要回，趕緊上去還來得及。別的客你好叫他在外頭等等，這個客是怠慢不得的！”那巡捕聽了，拿了片子，飛跑的進去了。這時淮安府自回公館不題。

且說那巡捕趕到簽押房，跟班的說：“大人沒有換衣服就往上房去了。”巡捕連連跺腳道：“糟了！糟了！”立刻拿了片子又趕到上房。才走到廊下，只見打雜的正端了飯菜上來。

屋裏正是文制台一疊連聲罵人，問爲什麼不開飯。巡捕一聽這個聲口，只得在廊簷底下站住。心上想回，因爲文制台一到任，就有過吩咐的，凡是吃飯的時候，無論什麼客人來拜，或是下屬稟見，統通不准巡捕上來回，總要等到吃過飯，擦過臉再說：無奈這位客人既非過路官員，亦非本省屬員，平時制台見了他還要讓他三分，如今叫他在外面老等起來，決計不是道理。但是違了制台的號令，倘若老頭子一翻臉，又不是玩的，因此拿了名帖，只在廊下盤旋，要進又不敢進，要退又不敢退。

正在爲難的時候，文制台早已瞧見了，忙問一聲：“什麼事？”巡捕見問，立刻趨前一步，說了聲“回大帥的話，有客來拜。”話言未了，只見拍的一聲響，那巡捕臉上早被大帥打了一個耳刮子。接著聽制台罵道：“混帳王八蛋！我當初怎麼吩咐的！凡是我吃著飯，無論什麼客來，不准上來回。你沒有耳朵，沒有聽見！”說著，舉起腿來又是一腳。

那巡捕挨了這頓打罵，索性潑出膽子來，說道：“因爲這個客是要緊的，與別的客不同。”制台道：“他要緊，我不要緊！你說他與別的客不同，隨你是誰，總不能蓋過我！”巡捕道：“回大帥：來的不是別人，是洋人。”那制台一聽“洋人”二字，不知爲何，頓時氣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裏半天。後首想了一想，驀地起來，拍撻一聲響，舉起手來又打了巡捕一個耳刮子；接著罵道：“混帳王八蛋！我當是誰！原來是洋人！洋人來了，爲什麼不早回，叫他在外頭等了這半天？”巡捕道：“原本趕著上來回的，因見大帥吃飯，所以在廊下等了一回。”制台聽了，舉起腿來又是一腳，說道：“別的客不准回，洋人來，是有外國公事的，怎麼好叫他在外頭老等？糊塗混帳！還不快請進來！”

那巡捕得了這句話，立刻三步並做二步，急忙跑了出來。

走到外頭，拿帽子探了下來，往桌子上一摔，道：“回又不好，不回又不好！不說人頭，誰亦沒有他大，只要聽見‘洋人’兩個字，一樣嚇的六神無主了！但是我們何苦來呢？掉過去，一個巴掌！翻過來，又是一個巴掌！東邊一條腿，西邊一條腿！老老實實不幹了！”正說著，忽然裏頭又有人趕出來一疊連聲叫喚，說：“怎麼還不請進來！……”那巡捕至此方才回醒過來，不由的仍舊拿大帽子合在頭上，拿了片子，把洋人引進大廳。此時制台早已穿好衣帽，站在滴水簷前預備迎接了。

原來來拜的洋人非是別人，乃是那一國的領事。你道這領事來拜制台爲的什麼事？原來制台新近正法了一名親兵小隊。制台殺名兵丁，本不算得大不了的事情，況且那親兵亦必有可殺之道，所以制台才拿他如此的嚴辦。誰知這一殺，殺的地方不對：既不是在校場上殺的，亦不是在轅門外殺的，偏偏走到這位領事公館旁邊就拿他宰了。所以領事大不答應，前來問罪。

當下見了面，領事氣憤憤的把前言述了一遍，問制台爲什麼在他公館旁邊殺人，是個什麼緣故。幸虧制台年紀雖老，閱曆卻很深，頗有隨機應變的本領。當下想了一想，說道：“貴領事不是來問我兄弟殺的那個親兵？他本不是個好人，他原是‘拳匪’一黨。那年北京‘拳匪’鬧亂子，同貴國及各國爲難，他都有分的。兄弟如今拿他查實在了，所以才拿他正法的。”領事道：“他既然通‘拳匪’，拿他正法亦不冤枉。但是何必一定要殺在我的公館旁邊呢？”制台想了一想，道：“有個原故，不如此，不足以震服人心。貴領事不曉得這‘拳匪’乃是扶清滅洋的，將來鬧出點子事情來，一定先同各國人及貴國人爲難，就是于貴領事亦有所不利。所以兄弟特地想出一條計來，拿這人殺在貴衙署旁邊，好教他們同黨瞧著或者有些怕懼。俗語說得好，叫做‘殺雞駭猴’，拿雞子宰了，那猴兒自然害怕。

兄弟雖然只殺得一名親兵，然而所有的‘拳匪’見了這個榜樣，一定解散，將來自不敢再與貴領及貴國人爲難了。”領事聽他如此一番說話，不由得哈哈大笑，獎他有經濟，辦得好，隨又閒談了幾句，告辭而去。

制台送客回來，連要了幾把手巾，把臉上、身上擦了好幾把，說道：“我可被他駭得我一身大汗了！”坐定之後，又把巡捕、號房統通叫上來，吩咐道：“我吃著飯，不准你們來打岔，原說的是中國人。至於外國人，無論什麼時候，就是半夜裏我睡了覺，亦得喊醒了我，我決計不怪你們的。你們沒瞧見剛才領事進來的神氣，賽如馬上就要同我翻臉的，若不是我這老手三言兩語拿他降伏住，還不曉得鬧點什麼事情出來哩。還攔得住你們再替我得罪人嗎！以後凡是洋人來拜，隨到隨請！記著！”巡捕、號房統通應了一聲“是”。

制台正要進去，只見淮安府又拿著手本來稟見，說有要緊公事面回，並有剛剛接到淮安來的電報，須得當面呈看。制台想了想，肚皮裏說道：“一定仍舊是那兩件事。但不知這個電報來，又出了點什麼岔子？”本來是懶怠見他的，不過因內中牽涉了洋了，實在委決不下，只得吩咐說“請”。

霎時淮安府進來，制台氣吁吁的問道：“你老哥又來見我做什麼？你說有什麼電報，一定是那班不肖地方官又鬧了點什麼亂子，可是不是？”淮安府道：“回大帥的話：這個電報卻是個喜信？”制台一聽“喜信”二字，立刻氣色舒展許多，忙問道：“什麼喜信？”淮安府道：“卑府剛才蒙大人教訓，卑府下去回到寓處，原想照著大人的吩咐，馬上打個電報給清河縣黃令，誰知他倒先有一個電報給卑府，說玻璃公司一事，外國人雖有此議，但是一時股分不齊，不會成功。現在那洋人接到外洋的電報，想先回本國一走，等到回來再議。”制台道：

“很好！他這一去，至少一年半載。我們現在的事情，過一天是一天，但願他一直耽誤下去，不要在我手裏他出難題目給我做，我就感激他了。那一樁呢？”

淮安府道：“那一樁原是洋人的不是，不合到內地來包討帳。”制合一聽他說：“洋人不是”，口雖不言，心下卻老大不以爲然，說：“你有多大能耐，就敢排揎起洋人來！”於是又聽他往下講道：“地方上百姓動了公憤，一哄而起，究竟洋人勢孤，……”制台聽到這裏，急的把桌子一拍道：“糟了！一定是把外國人打死了！中國人死了一百個也不要緊；如今打死了外國人，這個處分誰耽得起！前年爲了‘拳匪’殺了多少官，你們還不害怕嗎？”

淮安府道：“回大帥的話；卑府的話還未說完。”制台道：“你快說！”淮安府道：“百姓雖然起了一個哄，並沒有動手，那洋人自己就軟下來了。”

制台皺著眉頭，又把頭搖了兩搖說道：“你們欺負他單身人，他怕吃眼前虧，暫時服軟，回去告訴了領事，或者進京告訴了公使，將來仍舊要找咱們倒蛋的。不妥！不妥！”淮安府道：“實實在在是他自己曉得自己的錯處，所以才肯服軟的。”制台道：“何以見得？”淮安府道：“因爲本地有兩個出過洋的學生，是他倆聽了不服，哄動了許多人，同洋人講理，洋人說他不過，所以才服軟的。”

制台又搖頭道：“更不妥！這些出洋回來的學生真不安分！於他毫不相干，就出來多事。地方官是昏蛋！難道就隨他們嗎？”淮安府道：“他倆不過找著洋人講理，並沒有滋事。雖然哄動了許多人跟著去看，並非他二人招來的。”制台道：“你老哥真不愧爲民之父母！你總幫好了百姓，把自己百姓竟看得沒有一個不好的，都是他們洋人不好。我生平最恨的就是

這班刁民！動不動聚眾滋事，挾制官長！如今同洋人也是這樣。若不趁早整頓整頓，將來有得纏不清楚哩！你且說那洋人服軟之後怎麼樣？”淮安府道：“洋人被那兩個學生一頓批駁，說他不該包討帳，于條約大有違背。如今又逼死了人命，我們一定要到貴國領事那裏去告的。”

制台聽了，點了點頭道：“駁雖駁得有理，難道洋人怕他們告嗎？就是告了，外國領事豈有不幫自己人的道理。”淮安府道：“誰知就此三言兩語，那洋人竟其頓口無言，反倒托他通事同那苦主講說，欠的帳也不要了，還肯拿出幾百銀子來撫恤死者的家屬，叫他們不要告罷。”制台道：“咦！這也奇了！我只曉得中國人出錢給外國人是出慣的，那裏見過外國人出錢給中國人。這話恐拍不確罷？”淮安府道：“卑府不但接著電報是如此說，並有詳信亦是剛才到的。”制台道：“奇怪！奇怪！他們肯服軟認錯，已經是難得了；如今還肯撫恤銀子，尤其難得。真正意想不到之事！我看很應該就此同他了結。你馬上打個電報回去，叫他們趕緊收篷，千萬不可再同他爭論別的。所謂‘得風便轉’。他們既肯陪話，又肯化錢，已是莫大的面子。我辦交涉也辦老了，從沒有辦到這個樣子。如今雖然被他們爭回這個臉來，然而我心上倒反害起怕來。我總恐怕地方上的百姓不知進退，再有什麼話說，弄惱了那洋人，那可萬萬使不得！俗語說得好，叫做‘得意不可再往’。這個事可得責成你老哥身上。你老哥省裏也不必耽擱了，趕緊連夜回去，第一彈壓住百姓，還有那什麼出洋回來的學生，千萬不可再生事端。二則洋人走的時候，仍是好好的護送他出境。他一時爲理所屈，不能拿我們怎樣，終究是記恨在心的。拿他周旋好了，或者可以解釋解釋。我說的乃是金玉之言，外交秘訣。老哥，你千萬不要當做耳旁風！你可曉得你們在那裏得意，我正在這

裏提心吊膽呢！”淮安府只得連連答應了幾聲”是”。然後端茶送客，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紆尊禮拜堂 重民權集議保商局

卻說江南官場上自從這位賢制軍一番提倡，於是大家都明白他的宗旨所在，是見了洋人，無論這樣人如何強硬，他總以柔媚手段去迎合他，抱定了“鬻不我開”四個字的主義，敷衍一日算一日，搪塞一朝算一朝。制台如此，道、府不得不然；道、府如此，州、縣越發可想而知了。

幾個月前頭，不知那裏死掉一個外國有名的教士。這教士在中國歲數也不少了，一年到頭，勸人爲善，卻著實做些好事。偶爾地方上出了甚麼民教不和的案件，只要這位教士到場，任你事情如何棘手，亦無不迎刃而解的。所以各省的大吏亦都感激他。後來奏聞朝廷，不但屢次傳旨嘉獎，而且還賞過他頂戴、匾額。由外洋進來傳教的，總算數一數二的了。誰知皇天不佑好人，他年紀並不大，忽然得了一病就此嗚呼哀哉。他們在教的人開什麼追悼會、紀念會，自有一番典禮，不用細表。

單說這位制台大人，從前因辦交涉也受過他的好處，此時聽見他的兇信，立刻先打了一個電報，足足有好幾百字，去慰唁他的夫人、兒子，又特地派了自己的二少爺同著本省洋務局老總胡道台，帶了吊禮，坐了輪船，前去吊唁。一直等到送過教士的夫人、兒子回國，方才回來。自有此一番舉動，大眾愈加曉得，不但同在世的洋人往來酬應必不可少，就是吊死送葬

一切禮信也不能免的。因此便有些州、縣望風承旨，借著應酬外國人以爲巴結制台地步。

目下單說江寧府首府該管的一個六合縣。這六合縣在府北一百一十五裏，離著省城較近，自然資訊靈通。此時做這六合縣知縣的乃是湖南人氏，姓梅，名颺仁，號子賡，行二。這人小的時候，諸事顛顛預預，不求甚解。偶然人家同他說句話，人家說東，他一定纏西；人家說南他一定纏北。因此大家奉他一個表號，叫他做“梅二纏夾”。幸喜他凡事雖然纏夾，只有讀書做八股卻還來得，居然到二十歲上掙得一名秀才，到二十七歲上又掙得一名舉人。有人說：他前一科就該得意的了，只因爲一首八韻詩，是“平平平仄仄”平起的，後四韻忘記了，卻又鬧個“仄仄平平仄”，變成功仄起的了。因此，房官看到那裏，圈不下去，就打了下來。批語上拿他三篇文章贊他天花亂墜，只可惜詩上倒了韻，不能呈薦，著實替他惋惜。等到出榜之後，梅颺仁領出落卷來一看，見是如此，不禁氣憤填膺，不怪自己錯了韻，反罵主司去取不公，歎自己“文章憎命”。當時有他一個同窗聽了他的話，便駁他道：“子賡，你的文章並沒有薦到主司跟前，也不是你文章做得不好，是你詩上弄錯了韻，出了岔子，是怪不得別人的。”梅颺仁至此方才明白過來，曉得自己粗心所致。只是他命中注定有個舉人，到了下一科，便是他發達的那年，自古道：“福至心靈”，三場完畢，沒有出岔子，等到出榜，居然高高的中了。

梅颺仁的父親單名一個蔚字，是個候選通判。此時正跟了一位出使英國大臣鳳大人做隨員在上海。沒有等到聽見兒子的喜信，十天前頭，就跟了欽差坐了公司船起身。他父親的爲人生性愛小，歡喜佔便宜。離了上海還沒有三天，這日正值風平浪靜，他一人飯後無事，便踱出來到處閒逛。後來走到一間房

艙門裏，齊巧這艙裏的外國客人，因事到隔壁艙裏同別的客人談天，忘記把自己艙門帶上。這梅蔚看了看艙內無人，又見那張外國床上放著一個很大的皮包。他曉得外國人每逢出門，凡是緊要的東西以及銀錢等類都是放在這皮包裏頭的，他便動了垂涎之念，也不管自己是何職分，並是何身價，且忘記自己這趟跟著欽差出洋還是替國家增光來的，還是替國家丟臉來的，此時都不在念，一心一意只想偷他一票，以為：“我此時身在外洋，就是破了案，也沒有人認得是我的。”主意打定，便躡手躡腳掩入房中，把個皮包提了就走。一提提到自家那間艙內，急忙將門掩上，想把皮包打開來看，誰知又是鎖著的，後來好不容易拿小刀子把皮包劃破了，把裏面的東西一齊抖出，誰知這皮包內只有一卷字紙、幾本破書、兩個“金四開”，此外一無所有。他看了雖然失望，因想兩個“金四開”也值得好幾文錢，總算意外之財，這趟買賣未曾白做，便也甚是開心。後來那個失落皮包的客人當時雖然也著實尋找，後來找不著，又因所失甚微，隨亦沒有追究，所以未曾破案。

船上因為他是中國欽差的隨員，每逢吃飯，都叫他跟著欽差一塊兒吃大菜。用的傢夥，什麼刀叉等類，有些都是金子打的，黃澄澄的著實可愛，而且也很值錢。他看了這個，又舍不得了，每逢吃飯，總要偷人家一兩件小傢夥。而且非但他一個，連他的同事，一位候選知府，也同他一個脾氣。當時船上因為差的東西多了，查來查去，方才查出是中國欽差隨員老爺們幹的事。那船上的洋人便氣極了，不准他們再到大餐間裏去吃飯。欽差也曉得了，面子上很難為情，私底下叫了他二人過來，著實申飭他二人一頓。梅颺仁的父親還不服，說道：“咱們中國的錢被他們外洋弄去的也不少了，趁此拿他點東西也樂得的。”欽差聽了格外生氣。到了倫敦，就想咨送他回國的，因為接

到電報，曉得他的兒子中舉，因此才攔了下來。後來還鬧出許多笑話，下文再表。

目下單說這梅颺仁中舉之後，接到他父親從英國寄回來的家信，自然有一番歡喜說話；接著又勉勵他，無非叫他潛心舉業，預備明年會試。末後說到自己，還要自己信口胡吹，說他自到外洋辦理交涉，同洋人如何接洽，洋人如何相信他，欽差如何倚重他。好在沒有對證，騙騙自己的兒子罷了。”信上還說：“我的底子不過通判，將來保舉雖然可靠，然而一保同知，再保知府，三保道員，其中甚費周章，而且耽誤時日。”意思想叫兒子把家裏的幾畝薄田，還有幾處市房，一齊盤給人家，拿出錢來，等兒子明年上京會試的時候，替他上兌捐一個分省補用知府，如此一保便成道員，似乎來的快些。梅颺仁得信之後，遵照辦理。

等到事情辦妥，已經過了新年，急急起身，跟了大幫舉子上京會試。頭二場幸喜沒出岔子。到了第三場，他每策止限定三百字，不知怎麼一個不留心，多拽了一張，鬧了一個曳白。他急了，便胡湊亂湊，把這條策多湊了一頁。雖然沒有被帖，然而每篇都是三百字，這篇鬧了個“大肚皮”，文理又不甚貫串，自然就吃了這大肚皮虧了。等到出榜，名落孫山，心上好不懊惱。一面急急忙忙想替老人家把官捐好，便即出京。

齊巧這年山西鬧荒，開辦急賑。忽有人同他說起：“目下只要若干銀子，捐一個大八成知縣，馬上就得了缺。”他聽說不覺心上一動，說：“老人家的保舉總在三年之後，等到開保的前頭再給他報捐也不為遲，何如我此刻先拿這錢自己捐個大八成知縣？倘或選得一個好缺，這兩年之內，先賺上幾萬銀子，也未可知。”主意打定，便把老子的事務閑起，先辦自己的事。果然天從人願，不到半年，便選到江南做實缺知縣去了。總算

他官運亨通，一選就選到江南六合縣知縣。到省的時候還是前任制台手裏。前任制台是個老古板，見面之後，問了幾句話，梅颺仁都是老老實實回答的。前任制台喜歡他，說他是書生本色，因此並不留難，馬上就叫藩台挂牌，飭赴新任。到任之後，公事一切尚稱順手，過了半年，無甚差錯。制台既是古板，有些性情，同洋人交涉的事件，自不免就要據理直爭，不肯隨便了事，因此洋人在他手中不甚得意。上憲既如此，做下屬的也想以氣節自見，都要批駁洋人一兩件事情，以為表見之地。

這梅颺仁的為人，雖然沒有什麼大閱歷，然而上司的意旨卻也不敢不留心；既留了心，還有什麼不照著辦的。六合縣在內地，同洋人來沒有什麼交涉。一天有個教民欠了人家的錢不還，被他抓住了理，打了這教民一頓。這教民本來是個不安分的，所以教士並不來保護他。梅颺仁因此揚揚自得，便上了一個稟帖，以顯他的能耐。齊巧前任制台奉旨來京，未曾來得及批他這個稟帖，已經交卸，後任就是現在這位媚外的新制台了。在拉管卷內看見這個稟帖，心上老大不高興，便說：“朝廷敦崇睦誼，視教民如赤子，不憚三令五申，叫地方官極力保護，該令豈無聞知？乃膽敢虐待教民，又複砌詞瀆稟，以為見好地步，實屬糊塗謬妄！除嚴行申飭外，並記大過三次，以為妄啓外釁者戒！”不倫不類，罵了下來。梅颺仁接著一看，賽如一盆冷水從頭頂上直澆下來，心想：“前任制憲是如此，後任制憲又是如此，真正叫我們做屬員的為難死了！但為今之計：當王者貴，少不得跟著改變從前的宗旨，或者還可立腳。”

凡是初次出來做官的人，沒有經過風浪，見了上司下來的劄子，上面寫著什麼違幹、未便、定予嚴參等字樣，一定要嚇的慌做一團，意思之間，賽如上司已經要拿他參處的一般。後來請教到老夫子，老夫子譬解給他聽，說：“這是照例的話句，

照例的公事，總是如此寫的。”頭一次他聽了，還當是老夫子寬慰他的話，等到二次、三次弄慣了，也就膽子放大，不以爲奇了。又凡是做官的人，如在運氣頭上，一帆風順的時候，就是出點小岔子，說無事也就無事。倘若正在高興頭上，有人打他一下悶棍，無論大小事件，他吃了這個癩子，心思登時不靈，手足也就登時無措了。

目下單表這梅鵬仁到任已經半年，各種什面都算見過，再加制憲垂青，公事順手，雖然他的爲人平時有點顛預，因在運氣頭上，倒也並不覺得。只可惜忽然換了上司，變了局面，結結實實一釘子碰了下來，正是上文所說的，“在高興頭上，被人打了一下悶棍”，登時弄得兩眼漆黑，走頭無路。一回又想做好官：“索性同上司去碰上一碰，就是革職，也博個強項聲名。”一回又想：“自己巴結到這個官，也很不容易，而且缺分又好。倘或同上頭鬧翻了，莫說參官，就是撤任，在省裏閑空起來，這是何犯著呢！況且這捐官的錢原是預備替老人家過班的，如今還沒有補上這個空子，已經把功名丟掉，怎麼對得住老人家呢。”有此幾個講究，少不得就要委曲下來，改換自己的宗旨。照此看來，人家雖稱他爲“纏夾先生，”其實他並不纏夾。但是他自從受了這個癩子，少不得氣焰登時矮了半截，不但精神委頓，舉止張皇，就是說話也漸漸的言無倫次了。六合離省城最近，制台一舉一動，都有耳報神前來報給他的。他見制台是如此舉動，越發懊悔他自己的從前所爲，只因矯枉過正，就不免鬧出笑話來了。

南京城裏回子頂多，因此這六合的地方也就不少。有天一個回子被一個人扭到衙門裏喊冤。喊冤的人叫盧大，回子叫馬二。盧大控告馬二，說被馬二一拳頭打掉他一個門牙，淌了若幹的血。同馬二評理，馬二不服，掄起拳頭，接連又是三拳，

現在腰裏膀上都受了重傷，所以扭來求大老爺伸冤。

其時，正值梅大老爺早堂未散，一聽是鬥毆小事，合吩咐把兩造帶到案前跪下。梅大老爺先把名字問個明白，然後又追問爲什麼彼此打架。盧大尚未開口，馬二先搶著說。才說得一句“回大老爺的話”，梅大老爺曉得他是被告行兇打人的人，心上先有三分不願意，他便把眼睛一楞，拿驚堂木一拍，罵了聲“忘八蛋！老爺還沒有問到你，用你插嘴！”兩邊差役一見老爺動氣，便一齊吆喝：“不准多嘴！”老爺至此，方才細問盧大端的。

盧大道：“小的在南街上王公館裏管廚。王公館的主人喜歡吃燒鴨子。這馬二店裏，油雞、燒鴨子、咸水鴨子都有。小的整天上街買菜，總到他店裏買半隻燒鴨子。這天買了菜回來，又到他店裏，小的就拿菜籃子往他櫃檯一擺，他就同小的翻起來了。小的同他講理，說：‘我同你也算老主顧了，就是借你的櫃檯擺擺籃子也不打緊，用不著這個樣子。’”

梅大老爺說：“是啊，他怎麼樣呢？”盧大道：“他把眼睛一豎，說道：‘別的事情咱同你講朋友，這個可來不得！’”梅大老爺道：“你怎麼說呢？”盧大道：“我說：‘我的籃子擺未已經擺了，收不回去的了。你待怎麼我的？’青天大老爺！這馬二聽到這裏，也不同小的再說什麼，便伸過來一拳頭。小的一個不防備，早把小的的門牙打下來了，現在還在這裏尚血哩。小的趕著問他爲什麼打人，他舉手又是三拳，這可把小的打壞了。”

梅大老爺一聽這話，便把驚堂木一拍，臉上露著一團怒氣，指著馬二罵道：“好個混帳王八蛋！他借你櫃檯擺擺籃子，什麼大不了的事！你膽敢行兇打人，這還了得！”說著，就伸手到籤筒裏去抓籤，想打馬二的板子。

那馬二急了，便在地下碰頭，說道：“我的老爺！你聽明白了再動氣，小的是在教啊。”梅颺仁上次原是因為打了教民，碰了制台釘子，這番一聽“在教”二字，不覺心上畢拍一跳，忙從籤筒裏先把那只手收了回來，心上獨自想道：“好險呀！幾乎鬧出點事情來！”一面拿袖子擦頭上的汗，一面又吩咐馬二快說。說話時，那梅大老爺的臉色已經平和了許多，就是問話的聲音也不像先前之疾言厲色了。當下只聽得馬二回道：“大老爺明鑒：小的從老祖宗下來一直在教。”梅颺仁道：“原來你是世代在教。你們教裏的規矩我曉得的。快起來，快起來，不要你跪著說話。”於是馬二站立在公案西邊，原告盧大倒反跪在下面。

只聽馬二又回：“小的櫃檯借給他擺擺籃子，原不打緊。大老爺可曉得他籃子裏是些什麼。”梅颺仁道：“是些什麼？”馬二道：“請大老爺問盧大。”盧大介面道：“籃子裏有什麼，有他媽媽的肉！”梅颺仁把驚堂木一拍，道：“公堂之上，由你信口罵人，看來就不是個安分東西。給我打嘴！”左右一聲吆喝，登時幾個人上來，猶如鷹抓燕雀一般，揪住盧大，打了十個嘴巴。老爺又問馬二。馬二道：“小的是清真教門，豬肉這件東西原是忌的。盧大籃子裏又是豬頭，又是豬蹄子，不幹不淨，就往小的櫃檯上一擺。小的先同他好說，叫他不要擺；不料他倒惱了，開口就罵小的，說什麼‘豬爹爹’、‘驢祖宗’，可把小的氣急了，順手推了他一把是有的。小的並沒有敢拿拳頭打他。這都是他渾告，求大老爺的明鑒。”

原來梅颺仁一時糊塗，只認做中國人吃了教便稱“在教”，並不會想到回子也稱“在教”。雖是馬二拱了出來，他還是執迷不悟，連說：“你們教裏規矩，自然是吃了教就得念經，念了經就得吃素，什麼葷腥原不准進門的。這件事是盧大不是。

……依我老爺的意思，盧大就先該打。”

盧大一聽老爺要打他，連忙分辯道：“他的教並不是人家吃的那個教，用不著吃素，他自己還宰雞鴨哩。”梅廳仁道：“無論他那一教，都是一樣，本縣皆有保護之意，斷不容你們這些刁民欺負他的。”說著，又喝令：“拖下去打！”盧大急了，拚命的磕頭，說：“求老爺的恩典！”梅廳仁道：“你這東西可惡，不能如此便宜你！你還是願打呢，還是願罰？”盧大又磕頭道：“大老爺的恩典！小的一個當廚子的，那裏有許多罰呢？”梅廳仁道：“不罰不成功！現在姑念你初次，我老爺格外加恩典給你，你拿出三十塊錢給馬二重修櫃檯，就此完案。如果不罰，打八十大板，枷在馬二店門口三個月。你自己想，還是走那一條路好？”盧大又磕頭道：“三十塊實在罰不起。”後首求來求去，減到十二塊洋錢，當天還沒有。梅廳仁便吩咐拿他交保出外措資，限三天交案；隨囑咐馬二到第三天當堂來領。馬二打了人，倒反打了贏官司，好不高興頭。可憐盧大挨了馬二一頓打，老爺非但不給他伸冤，還要罰他出錢，真正晦氣！

閒話休表。且說轉眼之間，三天限期已到。盧大的怕打，早已連借帶當，湊了十二塊洋錢送到衙門裏來。此時老爺正坐在堂上理事，盧大把洋錢交了上去，老爺吩咐他一旁靜候，等到馬二到案具領，准予銷案。盧大無可如何，只得息心屏氣，等在外面。誰知一等等到散堂，那馬二還沒有來。老爺沒有工夫等他，早已退堂。盧大卻不敢就走。後來好不容易等到了上燈，馬二才來。老爺叫原差出來，問他為什麼到此時才來。他說他的老師父死了，前去幫忙，所以到這會才來的。原差據情稟複。

老爺便問：“可是他教裏的老師父？”原差道：“正是。”梅廳仁心上盤算道：“上回我打了那個吃教的，他們教幫中一

定是恨我了，如今我何不借著這件事情同他們聯絡聯絡，不但可以解釋前嫌，而且叫上頭制台瞧著心上也歡喜。況且近來不多幾時，那一省死掉一個教士，制台還派了自己的二少爺前去吊孝。我的官比不上他，總得自去走一趟，叫人家看了也鄭重些。”想定主意，仍叫原差出來問馬二，問他們的老師父在那裏死的。馬二照說一遍。梅颺仁又叫原差出來留住馬二，說：“老爺要去上祭，叫你領路，一塊兒同去。”馬二自然遵命。梅颺仁便吩咐大廚房裏立刻備一桌祭席，叫人挑著，自己亦就頂冠束帶，出來上轎。馬二在前領路，一領領到清真寺門口，歇下轎子。老他出轎，其時已是深夜，亦看不出上面寫的是幾個什麼字。梅颺仁還疑心他們是個禮拜堂，連忙踱到裏面，忙著叫跟來的人擺設祭筵。那馬二卻早已去找老師父的家小以及他們那般在教的，霎時男男女女，亦就聚了七八十個人。有些都是聽說大老爺來上祭，趕著來瞧熱鬧的。但是聚了一屋子人，梅大老爺舉目四看，並不見一個外國人。心想：“教士的家小總應該是洋婆，怎麼如今來的全是些中國人呢？”

正在心上疑疑惑惑，不提防那桌祭筵才擺得一半，已被那些回子打了一個空，登時人聲鼎沸起來。還有人提起一個豬頭摔到梅大老爺這邊來，一齊嚷著說：“不要放掉了那狗官！他不是來上祭，竟是拿我們開心來的！”原來此番梅颺仁來的孟浪，只聽了“在教”二字，便拿定他是外洋傳教的教士，並不曉得是回子，倒反備了豬頭三牲來上祭，豈知越發觸動衆回子之怒，鬧了個沸反盈天！梅颺仁幸虧馬二保護著，從人叢裏逃出來。走了幾步，跟班的差役們方才慢慢的跟了上來。

梅颺仁轎子是已被衆回子拆散的了，只得步行回衙。一頭問馬二：“你們這裏傳教的總不止你老師父一位別的外國人以及你老師父的家小都到那裏去了？”馬二到此方對他講：“我

們雖然在教，並沒有什麼外國人，大老爺不要弄錯了。”梅颺仁又問左右。跟班的才回稱：“這裏是回子的清真寺，並不是什麼外國人的禮拜堂。”梅颺仁怪他：“爲什麼不早說？”跟班的回道：“小的至今沒有明白老爺到那裏去，只知道老爺叫馬二領路，所以一齊就跟到這裏來的。”梅颺仁又問馬二：“你們老師父可是那個住在堂裏的神父？”馬二道：“我們只叫老師父，不曉得什麼神父不神父。”梅颺仁至此方才明白過來，自己沒有問清，拿著回子當做了外國傳教的了，但是臉上又落不下去，回衙之後，立刻坐堂，把剛才傳話的原差叫上來罵了一頓，又打了二百屁股，總算替大老爺光了光臉，才把這事過去。

自此以後，梅颺仁有十幾天沒有出門，生怕路上碰見了回子再來打他。其實衆回子當時雖然鬧了個沸反盈天，當中究竟也有幾個懂事的，說：“他無論如何不好，總是地方官，倘一翻臉，你們總敵他不過。”因此到了第二天，大衆亦就偃旗息鼓，沒有鬧到衙門裏去。梅颺仁聽聽外面沒有什麼動靜，方才一塊石頭落地。

又過了些時，上頭有文書下來，叫地方官提倡商務。六合是個小地方，又是內地，沒有什麼大生意的。梅颺仁卻因上回責打了教民，碰了制台釘子，一直總想做兩件仰承憲意的事，以爲取悅之地。無奈越想討好，越不討好，以致誤認教民，又被回子糟蹋了一頓，心上好不煩惱。如今得了這個題目，便想借題做一篇新鮮文章。上頭的公事是叫地方官時時接見商人，與商人開誠佈公，聯絡一氣。地方有事，商爲輔助；商民有事，官爲保護。總令商情得以上通，永免隔閡之弊。

劊子上的話是如此立意，原非不善。梅颺仁因想借此做番事業，便把劊文反復細看，看了十來遍，忽然豁然貫通，竟悟

出一個道理來。當時拿了劄子，一直奔到老夫子書房裏，對老夫子說道：“據兄弟看來，上頭的意思還是重在‘地方有事，商爲輔助’的一句話上。輔助什麼？不過要他們捐錢而已。本來現在地方上很有些上頭交辦的公事，什麼學堂等等，一齊都要地方官籌款，如果辦不起來，還有處分。兄弟正在這裏發愁，如今可巧有這件劄子，我們以後的事倒有了些把握了。”

老夫子接過劄子，大約看過一遍，歪著頭想了一回，不禁一跳就起道：“颺翁！你真可謂讀書得間了！你說的一點不錯，上頭正是這個意思！但是話雖如此說，我們辦事須有個秩序。上頭既叫我們保護商人，我們如今先不說捐錢的話，先借一個地方，或是公所，或是總會，以爲接待商人之所，等他們一齊來了，彼此也聯絡了，然後再向他們開口。人有見面之情，你開出口去，他們總得答應你的。”老夫子說一句，梅颺仁應一句。等到老夫子說完了，他又一連說了兩句：“著！著！我兄弟就照你老夫子的話去辦。前天兄弟看見制台轅門抄上寫著省城裏已經設了一個保商局，派了黃觀察做總辦，大約亦就是辦理此事。我們姑且托他到省裏打聽打聽章程是個什麼樣子，我們也照辦一個，可好不好？”老夫子道：“好好好，就是如此。”

幸喜這梅颺仁是個躁性子，有了一件事，從不肯留過夜的，當天就本城城隍廟裏借了三間房子，做了一個接待商人之所。門口挂起一面招牌，上寫“奉憲設立保商局”。另外兩扇虎頭牌，是“商局重地，閒人免入”八個大字。一面又仿照劄子上的意思，請老夫子擬了告示，曉諭一切坐賈行商，叫他們都到這裏來聚會。又稟明上頭，委了本縣典史王朝恩王太爺做了駐局的委員。縣大老爺公事忙，不能常常過來問信，商人有什麼事，都找王太爺說話。這是後話不題。

且說當時忙了幾天，就檢定日子開局。恐怕開局的那天商人來的不甚踴躍，一面由梅颺仁先發帖子請客，凡是城廂內外，大大小小的紳衿，一概請到。又叫典史王太爺坐著轎子到各輔戶一家家去拜，勸他們到這天來入會。誰知到了這天，做買賣的來的仍然不多，大家不曉得大老爺安的甚麼心，所以有些人不敢來。只有一向同地方官有來往的幾家紳衿，還有兩個同帳房裏有首尾的一家錢莊，一家南貨店的老闆來了，合湊起來不到兩桌人。梅颺仁甚為掃興。客人到齊，勉強入座，一席是梅颺仁自作主人，一桌是典史王太爺代作主人。

坐定之後，大家喝了幾杯酒，坐首座一位紳士是北門外頭大夫第，知府銜、候選同知蔣大化，先開口道：“老公祖，你這件事辦的甚好啊，你是怎麼想出來的？治弟真拜服你。”原來梅颺仁頭天晚上先在老夫子跟前叨了許多教，這回聽了蔣大化的話，便搖頭鼓舌說道：“這件事呢，雖不是兄弟一個人主意，然而兄弟亦早存了這個心，所以發個狠，特地趁在兄弟任上，把這件事辦成了。一來上頭有個交代，二來兄弟以後叨教之處甚多。到了這個地主，諸位既不須拘什麼形迹，就是兄弟有什麼為難之事，也可以當面商量。否則，你們諸公請想：這們一個六合縣，周圍百把裏路的地方，又要辦這個，又要興那個，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叫兄弟怎麼來得及呢。”梅颺仁這番說話總不脫他將來借此籌款的宗旨。

此時在席第五座是改試策論新科發達的一位孝廉公，身上也捐了個內閣中書，姓馮，號彝齋。據他自說：舊學不見得怎樣，新學他卻極有工夫的，所以改試策論，馬上就中，只可惜會試的卷子上有“目的”兩個字，在他自己以為用的是新名詞，房官看了還好，卻不料到了大總裁吏部尚書塔公手裏，看到這裏，拿起筆墨豎了一個小小杠子，另外粘了一張低條，注

了十個字道：“以‘的’字入卷內，未免太俗。”因此就沒有中得進士。等到報罷之後，馮彝齋領出落卷來一看，見是如此，氣的了不得，大罵主司一場，急急收拾回家。齊巧上頭派了委員下來勸捐，他就湊了千把銀子捐了個內閣中書，借此可以出入公門，干預干預地方上的公事。

這日請客，有他在座。他聽了梅颺仁一番說話，心上老大不以爲然，便想借此吐吐自己胸中的學問，於是不等別人開口，他先搶著說道：“老公祖，此言誤矣！治弟很讀過幾本翻譯的外國書，故而略曉得些外國政治。照著今日此舉，極應該仿照外國下議院的章程，無論大小事務，或是或否，總得議決於合邑商民，其權在下而不在上。如謂有了這個地方，專爲老公祖聚斂張本，無論爲公爲私，總不脫專制政體，治弟不取也！”說著，又連連搖頭不止。梅颺仁卻也奈何他不得，彼此楞了一回。

第二座一位進士底子的主事公，姓勞，名祖意的，開言說道：“治弟有外孫，新近從東洋遊學回來，他的議論竟與彝齋相像。我們這一輩子的人都是老朽無能了，‘英雄出少年’，倒是彝翁同我們這外孫將來很可以做一番事業。”馮中書見他倚老賣老，竟把自己當作後輩看待，心上很不高興。想了一想，說道：“到了這個時候，也沒有什麼事業可以做得。除掉腹地裏幾省，外國人鞭長莫及，其餘的雖然沒有擺在面子上瓜分，暗地裏都各有了主子了。否則我們江南總還有幾十年的等頭，如今來了這們一位制軍，只怕該五十年的，不到五年就要被他雙手斷送！”

勞主政道：“那亦不見得送得如此容易，就是真個送掉，無論這江南地方屬那一國，那一國的人做了皇帝，他百姓總要有的。咱們只要安分守己做咱們的百姓，還怕他們不要咱們

嗎？你又愁他什麼呢？”梅颺仁道：“勞老先生的話實在是通論，兄弟佩服得很。莫說你們做百姓的用不著愁，就是我們做官的也無須慮得。將來外國人果然得了我們的地方，他百姓固然要，難道官就不要麼？沒有官，誰幫他治百姓呢？所以兄弟也決計不愁這個。他們要瓜分就讓他們瓜分，與兄弟毫不相干。勞老先生以爲如何？”勞主政道：“是極，是極！”兩個“是極”，直把個梅颺仁贊得十分得意，馮中書卻早氣得把面孔都發了青。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呈履歷參戎甘屈節 遞銜條州判苦求情報

卻說馮中書當下聽了梅老公祖及勞老先生一番問答，心上想道：“這個人竟其絕無一毫國家思想，只要保住他自己的功名產業，就是江南全省地方統通送與外國人，簡捷與他絕不相幹！但是百姓好做順民，你這個官將來卻無用處。誰不曉得中國的天下都是被這班做官的一塊一塊送掉的！他如今還說出這種話來，豈不可笑！”一個人肚皮裏正尋思著，忽又聽得梅颺仁說道：“勞老先生，江南地方被外國人拿去，倒是一樣不好。”

勞主事忙問何事。梅颺仁道：“不是別的，只有我們這一位制憲實實在在不好伺候。他一到任，我就碰他一個釘子。這幾個月，兄弟總算跟定他走的了，聽說他還是不高興我。你想，我們做下屬的難不難！”勞主事尚未開口，馮中書搶著說道：“這個老公祖倒可以無須慮得的。如今他是上司，你是屬員，等到地方屬了外國人，外國人只講平等，沒有甚麼‘大人’、‘卑職’，你的官就同他一般大，上頭只有一個外國皇帝，你管不到他，他也管不到你，你還慮他做什麼呢？”

梅颺仁聽了，似信未信，未曾開言，又是勞主事搶說道：“我原說彝齋兄的宗旨同我們外孫一樣。這平等的話，我的外孫子也是常常說的。”馮中書聽了，格外生氣。究竟因他上了幾歲年紀，又是一鄉之望，奈何他不得，只得忍氣吞氣，草草

把酒席吃完，各自分散。

自此以後，這梅颺仁竟借此聯絡商人，捐了無數的款項，把地方上什麼學堂等等一切可以得維新名譽的事情卻也辦了幾件。他又自己愛上稟帖，長篇大套的，常常寫到制台那裏去。等到時候久了，上頭也就回心轉意，說某人還能辦事。

列公有所不知：凡是做官的，能夠博得上司稱讚這們一句，就是升官的喜信。果然不到三個月，藩台挂牌，把他升署海州直隸州。梅颺仁得信之下，好不興頭，立刻親自進省謝委。省裏回來，那個委署六合縣的也就到了。梅颺仁忙著交卸，帶了家眷、幕友、家丁徑到海州上任。

海州這個地方緊靠海邊，名爲要缺，其實從前並沒有什麼事情，直至近兩年來，有些國度總想霸佔我們中國的地方，不時派了兵船前來中國江海一帶口岸往爲巡弋。每到一處又不就走，有時候還要派人上岸，上來的人，多多少少，也不能定，不說是測量形勢就說是操練兵丁。封疆大吏尚且拿他無可如何，至於地方官更不消說得了。

閒話少敘。且說梅颺仁到任之後，剛剛才有一月光景，他所管的海面上忽然來了三隻外國兵船，一排兒停住了不走。第二天大船上派了十幾名外國兵，一齊坐了小劃子下來，後頭還跟了通事，走到岸上，向鋪戶買了許多的食物，什麼雞鴨米麥之類。買好了，把帳算清，付了錢，仍舊坐了小劃子回上大船，並沒有絲毫騷擾。有些鋪戶見是外國人來買東西，故意把價錢多說些，因而倒反沾光不少，還望他第二天再來買。

這個檔口，便有人飛跑送信到州裏，說是海裏來了三條外國兵船，不知是做什么來的。州官梅颺仁聞報，不覺大吃一驚，馬上請了師爺來商量對付的法子，又說：“這來的兵船倘或他們要同我們開仗，我們這裏毫無預備，卻怎麼是好呢？”一面

著急，一面又叫人去知會營裏，倘或鬧點事情出來，只好請他們先去抵擋抵擋。梅颺仁只顧忙亂，頭上的汗珠子早已有黃豆大小滾了下來。師爺見了他這副發急樣子，又好氣，又好笑，連忙勸他道：“現要頂要緊的是先派個人到船問他到此是個什麼意思，倘若是路過這裏，沒有什麼舉動，彼以禮來，我以禮往，也不必得罪他們，但是也得早早請他離開此地，以免地方上百姓見了疑懼。倘或是另有別的意思，他們船上的大炮何等利害，斷非我們營裏這幾個老弱殘兵可以抵擋得住的，必須快快打電報稟明上頭制台，請示辦理。”

梅颺仁正在束手無策的時候，聽了師爺的說話甚是中聽，立刻照辦。但是一時又不曉得是個怎麼辦法：“誰有這個膽子敢到他們船上去呢？”師爺道：“兩國交兵，不斬來使，我們派個人去是決計不要緊的。”梅颺仁便問：“派什麼人去？”師爺想了想，說：“東家是一縣之主，去了不便，而且這些船上都是外國人？本衙門裏沒有翻譯，現在只好借重州判老爺同學堂裏英文教習去走一趟，問他個來意，便好打電報到南京去。”

梅颺仁道：“是極，是極！”馬上叫人把州判老爺請了過來，把這話告訴了他，請他辛苦一趟。州判老爺生恐外國人拿他宰了，一味推三阻四，先說：“晚生不懂得外國話。”梅颺仁道：“有翻譯。”州判還想說別的，齊巧請的那位英文學堂教習也來了，問知來意。幸喜他讀過幾年外國書，人還開通，又聽得這事不會白做的，將來州官總得另外盡情，馬二答應說：“應得效勞。”又幫著勸了州判老爺一番，方允一同前去。

州判老爺跟了教習走出來上轎，一頭走，一頭說道：“外國人是個什麼樣子，我兄弟還是小時候在洋片子瞧見過兩次，到底同我們中國人一樣不一樣？見了他要行個什麼禮？我們

一上船，該用個什麼手本？還是怎麼說？”教習道：“外國人不過長的樣子是個高鼻子，樞眼睛，說的話，彼此口音不同，此外原同中國人一樣的。老父台見了他只要拉拉手，也不消作揖，也不消磕頭，只要拉拉手就好了。但是拉手切記用右手同他拉，千萬不可拉左手，是要得罪他的。”州判老爺道：“得罪了他便怎麼樣？可是他就同咱打仗？”教習道：“那亦未見得，不過像煞不敬重似的。你想，你不敬重他，他心上會願意嗎。”

州判老爺道：“我往常聽見人說：‘外國兵船上，無論那裏都裝的是炮，只要拿手指頭往桌子上一擡，就轟的一聲，立刻把人打死。那年李中堂放欽差出去，也不知到了那個國度，人家炮船上請他吃飯。他一點沒有預備，跑在人家船上，問那兵官說著話，一言不合，那個帶兵官拿起茶碗往桌子上一摔，登時一個紹興壇一樣大的炮子彈了出來。幸喜我們老中堂坐的地方偏了，一點沒有打中身上。你說險不險呢！這事一則是老中堂的福氣大，二來也虧他老人家從前打“長毛”，打“捻子”，見多識廣，大炮的聲音，耳朵是聽慣的了，見了這個樣子，只微微的一笑，並沒有說什麼。那船上的兵官見一炮打他不中，心上反覺過意不去，翻過來好好的送他上岸。第二天就辦了許多金珠寶貝到老中堂跟前求和。老中堂允了他的和，准了他五口通商，所以如今才有了這些外國人。’我說的可是不是？我如今不怕別的，單怕他開炮。我是自小被炮仗嚇壞了，往常聽見放鞭炮總是護著耳朵的。”

教習聽他引經據典，說得津津有味，心上著實可笑，也不同他計較，便道：“中堂大官，所以船上開炮迎接他，我們去是不開炮的。你去見他，也用不著什麼手本，拿張片子，到了船上，我替你傳話就是了。”說著，一同出來，上了轎，坐了

轎子一直擡到海邊上。小劃子早已預備好了。

州判老爺雖說有教習壯著他的膽子，走到海灘下了轎，依然戰戰兢兢的，賽如將要送他上法場的一樣，扶了劃子。船小人多，不免東搖西蕩，又把他嚇得“啊唷皇天”的叫，伏在一個人的身上，動也不敢動。好容易撐近大船，扶他上梯子。他擡頭一看，船頭上站著好幾個雄赳赳、深目高鼻的外國兵，更把他嚇得索索的抖，兩隻腿上想要一點力氣都沒有了，忙找了三四個人，拿他架著送到船上。他此時魂靈出竅，臉色改變，早已呆在那裏，拔一拔，動一動，連著片子也沒有投，手亦忘記拉了。幸虧那個教習擋在頭裏，一到船上，同人家拉過手，就打著英國話，問人家那裏來的，到此是個什麼意思，船上人回答出來，才曉得並不是英國來的兵船。幸虧英國是普通的，大家都還懂得兩句。船上的帶兵的還是個提督職分，聽說中國官派人來問他蹤迹，他也打著英國話說：“我們路過這裏，想上去打獵玩耍兩天，就要開船走的，並沒有什麼意思，你們不必驚慌。”教習把話問明白，亦就同人家拉了拉手，攙了州判老爺下船。

州判老爺自從上船，一直也沒有同人說一句話。此時回到小劃子上，定了一定神，方算是魂靈歸竅，拿手把頭上的汗沫了一把，說道：“出娘肚皮，今兒是頭一遭，可把我嚇死了！這官簡直不是人做的！”教習也不理他，只瞧著他覺著好笑。他見人家不理他，又搭訕著說道：“聽得說外國人如何如何，其實也有說有笑，很好說話的。”教習道：“既然如此，老父台為什麼不同他攀談樊談呢？”

州判老爺把臉一紅道：“他同我言語不通，叫我說什麼呢？”教習道：“不要緊，有我替你傳話。”州判老爺道：“同你到這裏已經勞你的神了，還好再打攪你麼？我兄弟心上愈覺不

安了”！說著，劃子靠定了岸，他倆仍舊坐轎進城銷差。見了州官，州判老爺膽子也壯了，張牙舞爪，有句沒句，跟著教習說了一大泡。等到把話說完，梅颺仁方才明白此番兵船的來意，於是一塊石頭落地。又想道：“外國人來到這裏，雖然沒有什麼事，也樂得電稟制台知道，顯得我們同外國人也還聯絡，所以才會偃旗息鼓，平安無事。”主意打定，請教師爺，師爺亦幫著他說得很好，連忙找出“電報親編”，寫好碼子，叫人去打。州判老爺又求著把他親自到船上見洋人周旋的話敘上。梅颺仁應允。州判老爺請安，謝了一聲“堂翁栽培”。然後鼓舞歡揪，跟了請來做翻譯的那位教習一同出去。梅颺仁親自送了出去，只同教習說道：“以後還要仰仗。”教習道：“理應效勞。”霎時別去。

且說電報打到南京，制台一見上面敘著有三隻兵船，登時大驚失色；及至看到後半，業已問過無事，臉色方才平和下來。忙傳通省洋務局總辦上院斟酌辦法。這位制台是向來佩服外國人的，洋務局老總也就迎合著憲意，回道：“如今不問他是做什麼來的，既然他們老遠的從外國跑到我們中國，總之，他們是客，我們是主，這個地主之誼是要盡的。”

制台道：“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曉得來的是個什麼人？”洋務局老總道：“梅牧電報上原說是個水師提督。”制台道：“是啊，提督是個什麼職分？在我們中國是武一品大員，可以節制鎮道，連你老哥都要歸他節制的。現在就拿我們的官來比他，他來了，地方上文武統通應該出境接才是。現據梅牧的來電看起來，直到派了翻譯上船問過方才知，可見地方上預先就沒有一點預備。這班地方官也總算糊塗極了！據兄弟的意思：趕緊回個電報給梅牧，叫他連夜預備一座公館請他們上岸來往，住一天供應一天。梅牧是地方官，這錢說不得要

他賠兩文；賠的多了，我們再調劑他，等他好放心竭力去辦。我們這裏再放一隻兵輪去，算是我特地派了去接他們到南京來盤桓幾天的。如此，或者叫他們心上歡喜。你老哥以爲何如？”

洋務局老總自然是順著他說：“好極！准定遵照大帥的憲諭辦理。”制台立刻就同洋務局老總當面擬好一個電報，知會海州梅牧；一面傳令派了一隻兵輪，連夜開足機器，徑向海州進發。按下慢表。

且說海州知州正在衙內同一班老夫子商量辦法，忽然接到制憲回電，見是如此，便也不敢怠慢，立刻叫人到學堂裏仍把那位教習請到，請他到船上傳話，就說：“制台有電報請貴提督到岸上去住，已由梅知州代備寬大房屋一所。”那船上提督便道：“我們來此非有他意，上次即已言明，雖承貴總督美意，敝提督實實不願相擾。況且我們的船再過一兩天就要離開此地的，決計不要貴州梅大老爺費心。”教習見洋人不願到岸上居住，便也由他，回來回復了梅颺仁。梅颺仁得了這個信，甚是爲難：若是依了洋人，隨他住在船上，深恐怕制台說他不會應酬；如果再叫翻譯到船上去說，又怕洋人討厭。想來想去，不得主意。

這個檔口，齊巧省裏派來的兵船到了。船上的管帶是個總兵銜參將，姓蕭，名長貴。到了海州，停輪之後，先上岸拜會州官。梅颺仁接見之下，蕭長貴當把來意言明，又說：“兄弟奉了老帥的將令，叫兄弟到此地同了老兄一塊兒去到船上稟見那位外洋來的軍門。兄弟這個差使是這位老帥到任之後才委的，頭尾不到兩年，一些事兒不懂，都要老大哥指教。”梅颺仁道：“豈敢。”

蕭長貴道：“兄弟打省裏下來的時候，老帥有過吩咐，說那位外國來的帶兵官是位提督大人，咱們都是按照做屬員的禮

節去見他。你老大哥還好商量，倒是兄弟有點爲難，依著規矩，他是軍門大人，咱是標下，就應該跪接才是。”梅颺仁道：“現在又不要你去接他，只要你到他船上見他就是了。”蕭長貴道：“兄弟此來原是老師派了兄弟專到此地接他來的，怎麼不是接！非但要跪接，而且要報名，等他喊‘起去’，我們才好站起來。這個禮節，兄弟從前在防營裏當哨官，早已熟而又熟了。大約按照這個禮信做去是不會錯的。”

梅颺仁道：“要是這個樣子，我兄弟就不能奉陪了。我們地方官接欽差，接督撫，從來沒有跪過。如今咱倆同去，我站著，你跪著，算個什麼樣子呢！”蕭長貴道：“做此官行此禮，我倒不在乎這些。”梅颺仁道：“就算你行你的禮，與我並不相干，但是外國人既不懂得中國禮信，又不會說中國話，你跪在那裏，他不喊‘起去’，你還是起來不起來？”

蕭長貴一聽這個話，不禁拿手抹著脖子，爲難起來，連說：“這怎麼好……”梅颺仁道：“不瞞老兄說，這船上本來我兄弟也不敢去的，有我這兒翻譯去過兩趟，聽說那位帶兵官很好說話，所以兄弟也樂得同他結交結交，來往來往。況且又有制憲的吩咐，兄弟怎好不照辦。現在也不好叫你老哥一個人爲難，兄弟有個變通的‘法子’。”蕭長貴忙問：“是個什麼法子？”梅颺仁道：“你既然一定要跪著接他，你還是跪在海灘上，等我同翻譯先上船見了他們那邊的官，我便拿你指給他看。等他看見之後，然後我再打發人下來接你上船。你說好不好？”

蕭長貴聽說，立刻離坐請了一個安，說：“多謝指教！兄弟准定如此。”梅颺仁道：“可是一樣，外國人不作興磕頭的，就是你朝他磕頭，他也不還禮的。所以我們到了船上，無論他是多大的官，你也只要同他拉手就好了。”蕭長貴道：“這個又似乎不妥。雖然外國禮信不作興磕頭，但是咱的官同人家的

官比起來，本來用不著人家還禮。依兄弟的意思，還是一上船就磕頭，磕頭起來再打個千的爲是。”

梅颺仁見說他不信，只得聽他，馬上吩咐伺候，同了翻譯上船。剛上得一半，這裏蕭長貴早跪下了。等到梅颺仁到船上會見了那位提督，才拉完手，說過兩句客氣話，早聽得岸灘上一陣鑼聲，只見蕭長貴跪在地下，雙手高捧履歷，口拉長腔，報著自己官銜名字，一字兒不遺，在那裏跪接大人。

梅颺仁在船上瞧著，又氣又好笑。等他報過之後，忙叫翻譯知會洋官，說：“岸上有位兩江總督派來的蕭大人在那裏跪接你呢。”洋官聽說，拿著千里鏡，朝岸上打了一回，才看見他們一堆人，當頭一個，只有人家一半長短，洋官看了詫異，便問：“誰是你們總督派來的蕭大人？”翻譯指著說道：“那個在前頭的便是。”洋官道：“怎麼他比別人短半截呢。”翻譯申明：“他是跪在那裏，所以要比人家見短半截。”又說：“這是蕭大人敬重你，他行的是中國頂重的禮信。”洋官至此方才明白，忙說幾句客氣話，無非是不敢當，叫他起來，請他上船的意思。翻譯翻了出來，梅颺仁便派人招呼他上來。

一霎蕭長貴上了船，翻譯便指給他說，那位是提督，那位是副提督，那位是副將。蕭長貴立刻爬在地下，先給提督磕了三個頭，起來請了一個安。只見他從袖筒裏掏了半天，摸出一個東西來。翻譯在旁邊看得明白，原來是一套華洋合璧的履曆，倒很拜服他想得周到。只見他倏地朝著洋提督跪了一隻腿，拿履曆高高舉起，獻了上去。洋提督不曉得他拿的是什麼東西，忙問這邊同來的翻譯，翻譯同他說明，方才親自離坐，接了他的履曆。蕭長貴至此，亦把那只腿伸了起來。又觀什麼副提督、副將見禮仍舊是磕頭請安。雖然人家不還禮，幸虧他臉厚，並不覺得難爲情。一一見完之後，方趨前一步站著，同洋提督說

話。

洋提督同他說話，請他坐，他說：“標下理應伺候軍門大人，軍門大人跟前那有標下的坐位。”洋提督再三讓他，方才斜簽著臉坐了一點椅子邊。洋提督說話他不懂，都是翻譯代傳。

翻譯聽了洋提督的話，答應“也司”，他亦坐在一旁，高聲應“是”。人家見他好笑，他也並不覺得。只聽他又朝著洋提督說道：“回軍門大人的話，標下奉了老帥的將令，派標下來迎接軍門大人到南京去盤桓幾天。我們老帥曉得軍門大人到了，馬上叫洋務局老總替軍門大人預備下一座大公館，裱糊房子，挂好字畫，挂煙結彩，足足忙了三天三夜。總求軍門大人賞標下一個臉，標下今日就伺候軍門起身。”說完之後，翻譯照樣翻了一遍。

洋提督道：“我早已說過，再過上一禮拜就要走的，另外還有事情到別處去。多承你們總督大人費心，我心領就是了。”蕭長貴聽洋提督不肯進省，忙又回道：“軍門若是不到南京，我們老帥一定要說標下不會當差使，所以軍門動了氣，不肯進省。

現在求軍門無論怎樣幫標下一個忙，給標下一個面子，等我們老帥看著歡喜，將來調劑標下一個好差使，標下是一家大大小小都要供你老人家長生祿位的。”說完，又請了一個安。於是翻譯又把話翻了一遍。

洋提督聽完，笑了一笑，叫翻譯同他說：“你們不必強留我，南京我是決計不去的。”蕭長貴見他心上甚是懊悶，便道：“既然軍門大人不肯賞臉，亦是沒有法子的事情。標下是奉了老帥將令到此伺候軍門大人的，軍門大人有什麼差使，盡管派下來，等標下去辦。”洋提督也同他謙遜了兩句。梅鵬仁又當面虛邀他到岸上去住，又說：“公館一切早已預備妥帖。”

無奈那洋提督只是不肯下船。大眾見無甚說得，方才一同辭別下船。梅颺仁自己回衙理事。蕭長貴卻不敢徑回南京，天天還是拿著手本，早晚二次穿著行裝到洋提督大船上請安。洋提督辭過他幾次，他不肯聽，也只得聽其自然。

洋提督原說是七天就走的，卻不料到第五天夜裏，蕭長貴正在自己兵船上睡覺，忽聽得外面一派人聲，接著又有洋槍、洋炮聲音，拿他從睡夢中驚醒，直把他嚇得索索的抖，在被窩裏慌作一團，想要叫個人出去問信，無奈上氣不接下氣，掙了半天，還掙不出一句話來。正在發急時候，忽然一個水手從船頭上慌慌張張的來報信道：“大人，不好了！有強盜！”蕭長貴一聽“強盜”二字，更嚇得魂不附體，馬上想穿褲子逃命。急忙之中又沒有看清，拿褲腳當作褲腰，穿了半天隻伸下一隻腿去，那一隻腿抵死伸不下去。他急了，用力一登，豁拉一聲，褲子裂開了一大條縫。至此方才明白穿倒了，重新掉過來穿好。把長衣披在身上，來不及鈕扣子，拿紮腰攔腰一捆，拖一雙鞋。手下的兵丁還當是大人出來打強盜哩，拿了手槍上前遞給他。只聽他悄悄的同旁邊人說道：“強盜來了，沒有地方好逃，我們只得到下層煤艙裏躲一會去。”說完，往後就跑。幸虧走得不多幾步，船頭上的水手又趕來報道：“好了，好了！所有的強盜都被洋船上打死了，還捉住十幾個。請大人放心，沒有事了。”

至此，蕭長貴方才把神定了一定，站住了腳，問旁邊人道：“我現在可是做夢不是？”大家都聽了好笑。蕭長貴又怔了半天，說道：“你們說什麼強盜已經捉住的話，可是真的？”一個水手道：“怎麼不真，是標下親眼見的，一共捉住有十二三個哩。”蕭長貴道：“你們看清楚了沒有？不要還有人躲在黑影裏，我們出去被他宰了，白白的送了命，那可不是玩的！”

我看還是不出去的爲是。就是出了什麼盜案，都是地方官的處分，我們是客官，何苦往自己身上拉呢。你們也快快息燈睡覺，把艙門關好，要緊！要緊！”說罷，他老人家先自脫衣上床，仍舊歇下。兵丁們亦樂得省事。於是大家安睡了一夜。

次日起來，向來蕭長貴到洋提督船上稟安總是每早七點鐘就去的，這天怕去的早了，路上遇著什麼強盜的餘黨，恐防不測，特地又緩了一個鐘頭才去的。等到蕭長貴到了洋提督大船上，海州梅颺仁亦早已來了。原來這天晚上洋提督船上捉住了強盜，次日一早就叫人到城裏送信。梅大老爺一想，捉住了大盜，地方官有保舉的，所以一得信就趕著出城到船上，求著把強盜帶回城裏審問。幸虧那位洋提督並無一點爲難的意思，立刻把十三個強盜統通交給他梅颺仁，又怕路上或有閃失，特地派了八名洋兵幫著解到城裏。蕭長貴一見強盜果然拿著，登時膽子壯了起來，立刻回船。也派了幾名兵幫著護送，以爲將來邀功地步。當下梅大老爺督率一班人把強盜解到衙門，打發過洋兵及蕭長貴派來的兵，馬上升堂審問。起先那些強盜還想賴著不認，後來有幾個熬刑不過，只得招了。原來都是積年的大盜。其餘的見他同黨已招，曉得抵賴不脫，也只剩一一招認。

梅颺仁心上想道：“我今天平空拿住了許多大盜，雖然是外國兵船上出力，究竟是在我地面上，稟報上去面子總好看的。”於是心上甚是快活，立刻叫書辦把強盜供狀敘了文書，申報上憲。又請老夫子詳細替他做了一個電稟，專稟制台。電稟上先敘此番外國兵船到來，他如何竭力聯絡，竭力保護，以致那兵船上的提督如何感激他，想報答他。又敘他：

自從到任之後，懸賞購線捕拿巨盜，久已萑苻絕迹，閭閻相安。乃於某日風聞有大股盜匪道出卑境，卑職先期商明外國兵船，請其屆時幫助，當荷應允。不料某晚三更時分，據眼

線報稱，該盜窩藏某處。卑職立即督同通班健役前往捕拿。惟是盜黨甚多，卑職深慮所帶勇役衆寡不敵，因即一面設法誘至海灘，一面密告外國兵船，果蒙協力兜拿，共捕獲積年巨盜一十三名。經卑職帶回卑署，詳加鞠訊，俱各供認歷年某案某案，肆行搶動不諱。除將供招另文申應，懇祈憲示遵行外，所有此次外國兵船幫同緝獲積年巨盜，應如何答謝之處，卑職不敢擅專，理合電稟，乞諭祇遵。”云云。

電報發了出去，梅颺仁趕忙又親自到洋船上謝洋提督幫助之力。又說：“敝縣已把此事電稟制台，馬上就回電，制台亦總是感激的。”意思想留洋提督多住兩三天，以便稍盡地主之誼。洋提督謙遜了幾句，仍舊是不肯久留。梅颺仁只得告辭回去。

且說南京制台接到海州知州梅颺仁的電稟，從頭至尾看了一遍，登時臉上露出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忽而紅，忽而白，于紅白不定之中又顯出一副笑容，忙把總理洋務文案候補道史其祥史大人請到簽押房裏面商。這位制台是專門講究洋務的，就是簽押房也是洋款擺設，居中擺了一張大菜桌子，一面三把椅子，底下一位是主位。當下史其祥史大人進門，歸坐之後，制台先把海州上來的電報稟給他看過。史其祥一面看，一麵點頭，看完之後，便問：“老師是個什麼主見？”

制台道：“我想此事，外國船上的洋兵替我們捉住了強盜，還肯交給我們地方官自己審辦，這就是十二分面子。他們既給咱面子，咱位也不可以不顧人家的面子。我想現在既已審問明白，都是積年巨盜，本應該就地正法的，我們如今且不要批下去，電諭海州梅牧把這些人犯的案件以及應該得的罪名詳細敘明，叫翻譯翻成英文照會過去，應該如何辦法。就他們不死，我們也樂得積些陰德。你道如何？”

史其祥聽罷，歇了一歇，說道：“這是我們內地裏的事情。既是大盜審明之後，就地正法乃是我們自己的主權，他們外國人本不應該干預的。依職道的見識，還是老師自己批飭下去，將該盜就地正法，似乎不必咨照外國兵官。至於他們出了力，應該如何答謝，或是電飭梅牧親到船上一趟代達老師的意思，或是辦些土儀，如羊酒雞蛋之類，犒賞兵丁，亦無不可。這是職道愚昧之見，請請老師的示，可行不可行？”

制台聽罷，亦楞了一回，說道：“你的話呢，固然不錯，然而人家顧了咱的面子，咱們一點不和人家客氣客氣，似乎心上總過不去。我看土儀呢亦得送，這幾個人怎麼辦法，我的意思總得讓讓人家，等人家退回來不管，我們再自己辦，那就不落褒貶了：我這是面面俱到的法子。我看還是如此辦得好。”史其祥道：“這辦案的事實實在在是我們自己的主權，那外國人是萬萬不可同他通融的。”

制台一見史其祥還是執定前見，心上很不高興，便道：“我兄弟辦交涉也辦老了，這些事還有什麼不懂。你們總是頑固見識，到了這個時候，還是一點不肯讓人。但是據你剛才所說，究不能夠面面俱到，總得斟酌一個兩全的法子才好。”史其祥笑著說道：“強盜歸我們自家辦，就是保守我們自己的主權。再送些土儀給他們，也總算有情分到他們了。除此之外，實在沒有第二條法子。”制台聽了，面孔一板道：“你這人真好糊塗！我剛才怎麼同你講的？這件事非往常可比。強盜雖然應該歸我們辦，你不想這回的強盜是那個拿到的。人家出了力又不想咱們的別的好處，難道連這一點面子還不給他，還成句話嗎！我辦交涉辦老了的，如今倒留個把柄在人家手裏，叫人批評兩句，我可犯不著！”說完，鬍子一根根蹺了起來，坐著不言語。

史其祥見制台生了氣，一想不妙，怕於自己差使有礙，便暗暗說道：“主權不主權，關我甚麼事，用得我幹著急！我起了勁，白得罪了上司，于我有什麼好處呢？”但是一時又想不出一個轉彎的法子。躊躇了好半天，只得仰承憲意，自圓其說道：“職道的話原是一時愚昧之談，作不得准的。既然老帥要想一個兩全的法子，足見老帥於慎重邦交之內，仍寓挽回主權之心，職道欽佩得很！現在職道想得一法，是主權既不可棄，邦交又當兼顧，請請老帥的示，可行不可行？”制台道：“你快說！”史其祥道：

“請老帥立刻電飭梅牧把拿到十三個人當中把爲首的先行就地正法幾名，伸國法即所以保主權。下餘的幾個，若以強盜論，原應該不分首從，一律斬決，如今且不將他定罪，就遵照老帥的剛才吩咐的話，送交外國兵官，聽他處治。他要他死，這幾人本有應得的死罪，他要開脫他們，我們也樂得就此積些陰功，也不負老帥好生之德。”制台聽到這裏，一面聽，一面點頭，嘴裏不住的贊好，不等史其祥說完，忙搶著說道：“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到底你史大哥有主意，所以兄弟凡事都要同你商量。現在就作準照你辦，立刻擬好電報，送到電局，飭令梅牧遵照辦理。”

按下省城之事不表。單表海州梅颺仁奉到制台的複電，立刻照諭施行，請了本營參將從監裏把前番審定的五名盜首提到大堂，驗明箕斗，登時綁赴校場，一概正法。殺人的時候，他同營裏一齊穿著大紅斗篷。殺人回來，照例先到城隍廟拈香。回到衙門，又照例排衙，然後退入簽押房。大凡他們做官的人忌諱頂多，又怕的是鬼，說是穿了大紅斗篷，鬼就不敢近身了，再到城隍廟裏一轉，就是有點邪魔鬼祟，亦被城隍老爺叫小鬼拿他趕掉。等到回到衙門，升坐大堂排衙的時候，衙役們拿著

棍子趕出趕進一陣吆喝，無論有多少冤鬼早已嚇都嚇散了。曆來相傳都是如此說法。究竟做官的人誰被冤鬼纏過又沒人見過，不過借此騙騙自己，安安自己的心罷了。

且說梅廳仁回到簽押房，因為洋提督後天就要走，連夜到學堂裏又把那位教習拿轎子擡了來，請他翻譯這件公事，以便照會洋提督，請他的斷。那位教習起先還拿腔做勢，說來不及，又說：“爲人辦事須有一定時刻，晚生今天在學堂裏已經教了幾個鐘頭的書，到了晚上極應該休息休息。如今又要我翻譯這些東西，這是最傷腦筋，晚生還是帶回去，等到空的時候再翻好過來罷。”

梅廳仁一聽他話不對，只得挽出師爺同他講說：“洋提督後天就要走的，這件公事，無論如何，明日一早總得送過地去。吾兄辛苦了，敝東自應格外盡情。千萬辛苦這一遭罷！”那位教習聽說“格外盡情”，無奈只得應允。當下就在梅廳仁簽押房裏調齊案卷翻譯起來。梅廳仁跑出跑進，不時自己出來招呼，問他要茶要水，肚子餓了有點心，一回又叫管家把上海艾羅公司買的“補腦汁”開一瓶給他喝，免得他用心過度，腦筋受傷。那位教習見如此，心上也覺過意不去，只得盡心代爲翻譯。無奈這件公事頭緒太多，他的西學尚不能登峰造極，很有些翻不出來的地方，好在通海州除掉他都是外行，騙人還騙得過。當下足足鬧了八個鐘頭，只勉強把制台的意思敘了一個節略，寫了出來，念給梅廳仁聽過。梅廳仁除掉說好之外亦天他話可以說得。

當下梅廳仁立刻叫人把寫好的英文信送到船上。那位教習深曉得自已本事有限，恐怕外國人看了他寫的英文信不懂，非自己前去當面譬解給他聽聽是斷乎不會明白的，連忙挺身而出，說：“這信等我自己送去。”梅廳仁見他如此要好，自然歡喜。

誰知等到他到了船上見了洋提督，呈上書信，洋提督看過一遍，又看第二遍，看來看去，竟有大半不懂，忙問他：“信寫的什麼？”他只得紅著臉，把這事一五一十說給洋提督聽了一遍。洋提督道：“幸虧你自己來，你倘若不來，我這船上懂得各國文法的人都有，單就是你的英文沒有懂得。”說罷，哈哈大笑。那位教習曉得總是寫的信上拼法不對，所以被洋人恥笑，羞的紅過脖子。當時洋提督說道：“既然貴國法律這幾個人都該辦死罪的，就請貴州梅大老爺照著貴國的法律辦他們就是了。”那位教習又請洋提督同到法場監斬。洋提督欣然應允，隨即約定時刻。那位教習先回來送信。

梅颺仁立刻照會營裏擺齊隊伍押解犯人同到法場。才走到那裏，洋提督帶了幾十名洋兵也早來了。外國的兵腰把筆直，步代整齊，身材長短都是一樣，手裏托著洋槍，打磨的淨光地亮，耀人的眼睛。等到到了法場上，一字兒擺開，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及看中國的兵，老的小的，長長短短，還有些癆病鬼、鴉片鬼，混雜在內。穿的衣裳雖然是號褂子，挂一塊，飄一塊，破破爛爛，竟同叫化子不相上下。而且走無走相，站無站相，腳底下踢哩搭拉，不是草鞋便是赤腳，有的襪子變成灰色，有的還穿一雙釘靴。等到到了法場上，有說笑的，也有罵的人。癆病鬼不管人前人後隨便吐痰。鴉片鬼就拿號褂子袖子擦眼淚。拿的刀叉一齊都生了鏽了。比起人家的兵來真正是天懸地隔！洋提督走來同中國官見面之後，先拿照像機器替犯人拍了一張照，等到殺過之後又拍了一張，然後分道自回去。

其時梅颺仁已將憲諭飭辦的羊酒雞蛋送洋人的禮物都已辦齊，就托省城派來兵輪管帶蕭參將上船送禮。蕭長貴一聽要他去送禮，又把他興頭的了不得。因為這分禮是替制台送的，是面子上的事情。立刻穿好農帽，把禮物裝了幾台盒。活豬活

羊各一百頭，由兵役們牽著，他自己卻坐了一頂小轎跟在後頭，說：“這兩年在船上當差事舒服慣了，把騎馬的本事忘掉了。”霎時到得船上，禮單是早已托翻譯翻好的，兵船上的人看了都還明白。蕭長貴是船上來過多次了，熟門熟路，人都有點認得。見了船上的人，無論是兵官，是兵丁，是水手，見了洋人就請安。見了洋提督，再請兩個安：一個是自己請的，一個是替制台請的。他那副卑躬屈節的樣子，洋船上的人早已看慣的了，都不以爲奇。當下洋提督吩咐叫把禮物全行收下，犒賞來人，又叫一員小武官陪了蕭長貴大餐。這一頓飯直害得蕭長貴坐立不安，神魂不安！還有些兵丁見來熟了，都不同他客氣，拉著他的辮子，打著洋話問他“可是尾巴不是”？蕭長貴話雖不懂，曉得是拿他開心的話頭，便漲紅了臉，低著頭，一聲也不敢響。

一會吃完飯，又在洋提督跟前稟謝過，然後告辭，一直回到州衙門。彼此會面，商量了一回明天送行的儀注。蕭長貴仍說要在岸灘上跪送。又邀了本營參將擺齊隊伍一塊兒去跪送，本營將亦就答應了。此時梅颺仁又把本城的文官一齊約定次日一早先到本衙門會齊，然後一同出城上手本。大家倒都應允。

慢慢的梅颺仁又講到：“這回拿住強盜雖然是外國人出力，看上頭制台的意思甚是歡喜，將來保舉一定是有的。”蕭長貴聽到這裏，跑過來深深一揖，托著替他帶個名字。梅颺仁爲他是制台派來的，即日回省，還望他幫著自己說好話，馬上和應。接著翻譯又求保舉。梅颺仁亦答應，又說：“往來傳話，這遭是你老哥頂辛苦了，應該，應該！”翻譯歡喜的了不得。

說話之時，前番上船探信的那位州判老爺正同別人頭話，忽然聽到這邊談保舉，立刻丟掉別人，趕過來朝著梅颺仁說道：“堂翁，還有晚生呢？”梅颺仁一聞此話，不覺怔了半天，

才慢慢的問道：“你老哥還有什麼？”州判老爺道：“不是晚生說句誇口的話，這件事要算晚生的頭功。堂翁，你還有什麼不知道的，他們一個人不敢上去，不是你堂翁委了晚生同了這位翻譯老夫子去的嗎。”梅廳仁道：“是啊，去了也不好說是頭功。”州判老爺著急道：“晚生不去這一趟，那外國人怎肯同我們要好，替我們出力？晚生不求堂翁別的，只求將來開保案時候，求堂翁把晚生這段勞績敘上，制台大人看了是決計不會批駁的。將來借此晚生得能過個班，也不枉堂翁的栽培！”說著，又請了一個安。梅廳仁只得淡淡的說：“我們再商量罷。”

州判老爺恐怕事情不妙，呆坐半天，忽然心生一計，便悄悄的拉了那位同去當翻譯的教習一把。兩個人一同告辭出來。州判拿他讓到自己衙門裏坐了，同他商量說：“這事是你第一個出力，兄弟還在第二。總而言之，沒有第三個人可以蓋過咱倆的。我看我們這位堂翁疑疑惑惑，是有點靠不住的。我們不如趁今天晚上洋船還沒有開，咱倆同到他們船上，求他出封信給制台保舉。咱倆索性丟掉他們。你說可好不好？”翻譯聽罷此言，想了一回，心想：“他的話確也不錯，走外國人門路似乎覺得比中國人妥當些。倒難爲他想出這條好法子來。”連說：“好極！……你如果要去，有什麼話，我替你傳去。”州判大喜，立刻開抽屜找出兩條紅紙，又把西席老夫子請來，托他代寫兩張官銜條子：一張是自己的，一張是翻譯的，都把自己一廂情願的保舉開了上去。寫好之後，立刻飛轎趕到海灘，下轎上船。

此番州判老爺曉得外國船上的人沒有歹意，放開膽子，不像前番戰戰兢兢的樣子了。船上的人問他：“來做什麼？”翻譯說是：“要見你們提督的。”船上人只得領他進見。此時

州判老爺因有求於人，不得不自己格外謙恭，見了洋提督，磕頭請安，竟與蕭長貴一式無二。幸虧洋提督早已司空見慣，看他磕頭，昂不爲禮，直等他站起，方才用手指了一指，是讓他坐的意思。他亦明白，於是斜簽著臉，朝上坐下。當由翻譯敘述來意。洋提督一頭聽，一頭笑，一面又搖搖頭。州判老爺瞧著，話雖不懂，意思是明白的，曉得有點不願意的意思，心上甚爲著急，想要插嘴，又不知說什麼是好。而且說出來的話，他們亦不懂得。

正在左右爲難，只聽得翻譯又嘰哩咕嚕的說了半天，方見洋提督笑了一笑。翻譯便回過頭來從州判老爺手裏把兩張銜條討過來遞給了洋提督。洋提督看了不懂，又問翻譯：“這上寫的什麼？”翻譯卻把州判老爺的一張翻來複去講給他聽。州判老爺一旁瞧著，暗暗歡喜，以爲這事總可望成功了。翻譯說了一回，便約州判老爺一同走。州判老爺便急急的問他：“我們的事怎樣？你看會成功不會成功？”翻譯道：“停刻再說。”州判老爺無奈，只得去替洋提督請了一個安，算是告辭，然後同了翻譯出來。一出艙門，又問翻譯：“到底咱們的事怎麼樣？翻譯道：“等我們回去再細談。”此時直把個州判老爺急的頭上汗珠子有黃豆大小！究竟事情成否不得而知，禁不住心上畢卜畢蔔跳個不住。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製造廠假割賺優差 仕學院冒名作槍手

卻說海州州判同了翻譯從洋船上回到自己衙門，急於要問所遞銜條，洋提督是否允准出信。當下翻譯先說洋提督如此不肯，經他一再代爲婉商方才應允，並且答應信上大大的替他兩人說好話。州判老爺聽了，非凡之喜。一宵易過，次日又跟了同寅同到海邊送過洋提督開船方才回來。蕭長貴亦開船回省。

過了一日，梅颺仁果然發了一個稟帖，無非又拿他辦理交涉情形鋪張一遍，後面敘述拿獲大盜，所有出力員弁，叩求憲恩，准予獎勵。等到制台接到梅颺仁的稟帖，那洋提督的信亦同日由郵政局遞到，立刻譯了出來。信上大致是謝制台派人接他，又送他土儀的話，下來便敘“海州文武相待甚好，這都是貴總督的調度，我心上甚是感激”。末後方敘到“海州州判某人及翻譯某人，他二人托我求你保舉他倆一個官職；至於何等官職，諒貴總督自有權衡，未便干預。附去名條二紙，即請台察”各等語。制台看完，暗道：“這件事情，海州梅牧總算虧他的了。就是不拿住強盜，我亦想保舉他，給他點好處做個榜樣，如今添此一層，更有話好說了。至於州判、翻譯能夠巴結洋人寫信給我，他二人的能耐也不小，將來辦起交涉來一定是個好手。我倒要調他倆到省裏來察看察看。”當日無話。

次日司、道上院見了制台。制台便把海州來稟給他們瞧過，

又提到該州州判同翻譯托外國官求情的話。藩司先說道：“這些人走門路竟走到外國人的門路，也算會鑽的了。所恐此風一開，將來必有些不肖官吏，拿了封洋人信來，或求差缺，或說人情，不特難於應付，勢必至是非倒置，黑白混淆，以後吏治，更不可問。依司裏的意思：海州梅牧獲盜一案，亟應照章給獎，至於州判某人，巧於鑽營，不顧廉恥，請請大帥的示，或是拿他撤任，或是大大的申斥一番，以後叫他們有點怕懼也好。”誰知一番話，制台聽了，竟其大不為然，馬上面孔一板道：“現在是什麼時候！朝廷正當破格用人，還好拘這個嗎？照你說法，外國人來到這裏，我們趕他出去，不去理他，就算你是第一個大忠臣！弄得後來，人家翻了臉，駕了鐵甲船殺了進來，你擋他不住，乖乖的送銀子給他，朝他求和，歸根辦起罪魁來，你始終脫不掉。到那時候，你自己想想，上算不上算？古語說得好：‘君子防患未然。’我現在就打的是這個主意。又道是：‘觀人必於其微’，這兩人會托外國人遞條子，他的見解已經高人一著，兄弟就取他這個，將來一定是個外交好手。現在中國人才消乏，我們做大員的正應該舍短取長，預備國家將來任使，還好責備苛求嗎。”藩台見制台如此一番說話，心上雖然不願意，嘴裏不好說什麼，只得答應了幾聲“是”，退了出去。

這裏制台便叫行文海州，調他二人上來。二人曉得外國信發作之故，自然高興的了不得，立刻裝束進省，到得南京，叩見制台。制台竟異常謙虛，賞了他二人一個坐位。坐著談了好半天，無非獎勵他二人很明白道理。“現在暫時不必回去，我這裏有用你們的地方。”兩人聽說，重新請安謝過。次日制台便把海州州判委在洋務局當差，又兼製造廠提調委員。那個翻譯，因他本是海州學堂裏的教習，拿他升做南京大學堂的教習，

仍兼院上洋務隨員。分撥既定，兩人各自到差。海州州判自由藩司另外委人署理。海州梅颺仁因此一案，居然得了明保，奉旨送部引見。蕭長貴回來，亦蒙制台格外垂青，調到別營做了統領，仍兼兵輪管帶。都是後話不題。

且說海州州判因為奉委做了製造廠提調，便忙著趕去見總辦，見會辦，拜同寅，到廠接事。你道此時做這製造廠總辦的是誰？說來話長：原來此時這位當總辦的也是才接差使未久，這人姓傅，號博萬。他父親做過一任海關道，一任皇司，兩任藩司。後首來了一位撫台，不大同他合式，他自己估量自己手裏也著實有兩文了，便即告病不做，退歸林下。傅博萬原先有個親哥哥，可惜長到十六歲上就死了。所以老人家家當一齊都歸了他。人家叫順了嘴，都叫他為傅百萬。其實他家私，老人家下來，五六十萬是有的，百萬也不過說說好聽罷了。只因他生得又矮又胖，穿了厚底靴子，站在人前也不過二尺九寸高；又因他排行第二，因此大家又贈他一個表號，叫做傅二棒錘。傅二棒錘自小才養下來沒有滿月，他父親就替他捐了一個道台，所以他的這個道台，人家又尊他為“落地道台”。但是這句話只有當時幾個在場的親友曉得，到得後來亦就沒有人提及了。後來大眾所曉得的只有這傅二棒錘一個綽號。

且說傅二棒錘先前靠著老人家的余蔭，只在家裏納福，並不想出來做官，在家無事，終日抽大煙。幸虧他得過異人傳授，說道：“凡是抽煙的人，只要飯量好，能夠吃油膩，臉上便不會有煙氣。”他這人吃量是本來高的，於是吩咐廚房裏一天定要宰兩隻鴨子：是中飯吃一隻，夜飯吃一隻；剩下來的骨頭，第二天早上煮湯下面。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所以竟把他吃得又白又胖，竟與別的吃煙人兩樣。他抽煙一天是三頓：早上吃過點心，中飯，晚飯，都在飯後。泡子都是跟班打好的，

一口氣，一抽就是三十來口，口子又大，一天便百十來口，至少也得五六錢煙。等到抽完之後，熱毛巾是預備好的，三四個跟班的，左一把，右一把，擦個不了，所以他臉上竟其沒有一些些煙氣。擦了臉，自己拿了一把鏡子，一頭照，一頭說道：“我該了這們大的家私，就是一天吃了一兩、八錢，有誰來管我！不過像我們世受國恩的人家，將來總要出去做官的，自己先一臉的煙氣，怎麼好管屬員呢。”有些老一輩人見他話說得冠冕，都說：“某人雖有嗜好，尚還有自愛之心。”因此大家甚是看重他，都勸他出去混混。無奈他的意思，就這樣去做官，庸庸碌碌，跟著人家到省候補，總覺不願，總想做兩件特別事情，或是出洋，或是辦商務，或是那省督、撫奏調，或是那省督、撫明保，做一個出色人員，方為稱意。但是在家納福，有誰來找他？誰知富貴逼人，坐在家裏也會有機會來的。

齊巧有他老太爺提拔的一個屬員，姓王，現亦保到道員，做了出使那一國的大臣參贊。這位欽差大臣姓溫，名國，因是由京官翰林放出來的，平時文墨功夫雖好，無奈都是紙上談兵，于外間的時務依然隔膜得很。而且外洋文明進步，異常迅速，他看的洋板書還是十年前編纂的，照著如今的時勢是早已不合時宜的了，他卻不曉得，拾了人家的唾餘，還當是“入時眉樣”。亦幸虧有些大老們耳朵裏從沒有聽見這些話，現在聽了他的議論，以為通達極的了，就有兩位上摺子保舉他使才。中國朝廷向來是大臣說甚麼是甚麼，照便奉旨記名，從來不加考核的。等到出使大臣有了缺出，外部把單子開上，又只要裏頭有人說好話，上頭亦就馬上放他。等到朝旨下來，什麼謝恩、請訓都是照例的事。就是上頭召見，問兩句話，亦不過檢可對答的回上兩句，餘下不過磕頭而已。列位看官試想：任你是誰，終年不出京城一步，一朝要叫你去到外洋，你平時看書縱雖明

白，等到辦起事來，兩眼總漆黑的。

閒話少敘。且說這個溫欽差召見下來，便到各位拿權的王大臣前請安，請示機宜，以爲將來辦事的方針。這些大人們當中有關切的，便薦兩個出過洋、懂得事務的，或當參贊，或充隨員，以爲指臂之助。還有些汲引私人的，亦只顧薦人，無非爲三年之後得保起見。當下只傳二棒錘父親所提拔那位屬員王觀察，已有人把他薦到溫欽差跟前充當參贊。幸喜欽差甚是器重他。他便想到從前受過好處的傅藩台的兒子。亦是傅二棒錘有出山的思想，預先有過信給這王觀察。王觀察才幹雖有，光景不佳，既然出洋，少不得添置行頭，籌寄家用，雖有照例應支銀兩，無奈總是不敷，所以也須張羅幾文。心上早看中這傅二棒錘是個主兒，本想朝他開口，齊巧他有信來托謀差使，便將機就計，在溫欽差前竭力拿他保薦，求欽差將他攜帶出洋。欽差應允。王觀察便打電報給他，叫他到上海會齊。等到到得上海，會面之後，傅二棒錘雖然是世家子弟，畢竟是初出茅廬，閱曆尚淺，一切都虧王觀察指教，因此便同王觀察十分親密，王觀察因之亦得遂所願。兩人遂一塊兒跟著欽差出洋。王觀察當的是頭等參贊。因爲這傅二棒錘已經是道台，小的差使不能派，別的事又委實做不來，又虧王觀察替他出主意，教他送欽差一筆錢，拜欽差爲老師，欽差亦就奏派他一個挂名的差使。溫欽差自當窮京官當慣的，在京的時候，典質賒欠，無一不來。家裏有一個太太，兩個小姐。太太常穿的都是打補釘的衣服。光景艱難，不用老媽，都是太太自己燒茶煮飯，漿洗衣服。這會子得了這種闊差使，在別人一定登時闊綽起來，誰知道這位太太德性最好，不肯忘本，雖然做了欽差大人，依舊是一個人不用，上輪船，下輪船，倒馬桶，招呼少爺、小姐，仍舊還是太太自己做。朋友們看不過。告訴了欽差，托欽差勸勸他。他

說道：“我難道不曉得現在有錢，但是有的時候總要想到沒有的時候。如今一有了錢，我們就盡著花消，倘或將來再遇著難過的日子，我們還能過麼。所以我如今決計還要同從前一樣，有了攢聚下來，豈不更好。”欽差見他說得有理，也只得聽他。好在也早已看慣的了，並不覺奇。

傅二棒錘既然拜了欽差爲老師，自然欽差太太也上去叩見過。太太說：“你是我們老爺的門生，我也不同你客氣。況且到了外洋，我們中華人在那裏的少，我們都是自己人一樣。你有什麼事情只管進來說，就是要什麼吃的、用的亦儘管上來問我要，我總拿你當我家子侄一樣看待，是用不著客氣的。”傅二棒錘道：“門生蒙老師、師母如此栽培，實在再好沒有。”說著，又談了些別的閒話，亦就退了出來。

這一幫出洋的人，從欽差起，至隨員止，只有這傅二棒錘頂財主，是彙了幾萬銀子帶出去用的。雖然不帶家眷，管家亦帶了三四個。穿的衣裳，脫套換套。他說：“外國人是講究幹淨的。”穿的襪衣衫褲，夏天一天要換兩套，冬天亦是一天一身。換下來的，拿去重洗。外國不比中國，洗衣裳的工錢極貴，照傅二棒錘這樣子，一天總得兩塊金洋錢工錢，一月統扯起來，也就不在少處了。

欽差幸虧有太太，他一家老少的衣衫，自從到得外洋一直仍舊是太太自己漿洗。在外國的中國使館是租人家一座洋房做的。外國地方小，一座洋房總是幾層洋樓，窗戶外頭便是街上。外國人洗衣服是有一定做工的地方，並且有空院子可以晾曬。欽差太太洗的衣服，除掉屋裏，只有窗戶外頭好晾。太太因爲房裏轉動不開，只得拿長繩子把所洗的衣服一齊拴在繩子上，兩頭釘好，晾在窗戶外面。這條繩子上，褲子也有，短衫也有、襪子也有，裹腳條子也有，還有四四方方的包腳布，色

也有藍的，也有白的，同使館上面天天挂的龍旗一般的迎風招展。有些外國人在街上走過，見了不懂，說：“中國使館今日是什麼大典？龍旗之外又挂了些長旗子、方旗子，藍的，白的，形狀不一，到底是個什麼講究？”因此一傳十，十傳百，人人詫為奇事。便有些報館訪事的回去告訴了主筆，第二天報上上了出來。幸虧欽差不懂得英文的，雖然使館裏逐日亦有洋報送來，他也懶怠叫翻譯去翻，所以這件事外頭已當著新聞，他夫婦二人還是毫無聞見，依舊是我行我素。

傅二棒錘初到之時，衣服很拿出去洗過幾次，便有些小耳朵進來告訴了欽差太太，說傅大人如何闊，如何有錢，一天單是洗衣服的錢就得幾塊。欽差太太聽了，念一聲“阿彌陀佛”：“要是我有了錢，決計不肯如此用的。我們老爺、少爺的衣服統通是一個月換一回，我自己論不定兩三個月才換一回，那裏有他闊，天天換新鮮。他一個月有多少薪水，全不打算打算。照這樣子，只怕單是洗衣服還要去掉一半。你們去同他說：橫豎一天到晚空著沒有事情做，叫他把換下來的衣裳拿來，我替他洗。他一天要化兩塊錢的，我要他一天一塊錢就夠了。他也好省幾文。我們也樂得賺他幾文，橫豎是我氣力換來的。”

當下，果然有人把這話傳給了傅二棒錘。傅二棒錘因為他是師母，如把褲子、襪子給他洗，終覺有些不便，一直因循未果。後來欽差太太見他不肯拿來洗，恐怕生意被人家奪了去，只得自己請傅二棒錘進來同他說。傅二棒錘無奈，只得遵命，以後凡是有換下來的衣服，總是拿進來給欽差太太替他漿洗。頭兩個月沒有話說，傅二棒錘因為要巴結師母，工價並不減付，仍照從前給外國人的一樣。欽差太太自然歡喜。

有天有個很出名的外國人請欽差茶會，欽差自然帶了參贊、翻譯一塊兒前去。到得那裏，場子可不小，男男女女，足足

容得下二三千人。多半都是那國的貴人闊人，富商巨賈，此外也是各國人公使、參贊，客官商人。凡是有名的人統通請到。傅二棒錘身穿行裝，頭戴大帽，翎頂輝煌的也跟在裏頭鑽出鑽進。無如他的人實在長得短，站在欽差身後，墊著腳指頭想看前面的熱鬧，總被欽差的身子擋住，總是看不見；夾在人堆裏，擠死擠不出，把他急的了不得，只是拿身子亂擺。

齊巧他身子旁邊站了一個外國絕色的美人。外國的禮信：凡是女人來到這茶會地方，無論你怎樣闊，那女人下身雖然拖著掃地的長裙，上半身卻是袒胸露肩，同打赤膊的無異。這是外國人的規矩如此，並不足為奇的。傅二棒錘站在這女人的身旁，因為要擠向前去瞧外面的熱鬧，只是把身子亂擺，一個腦袋，東張西望，賽如小孩搖的鼓一般。那女人覺得膀子底下有一件東西磕來碰去，翠森森的毛，又是涼冰冰的，不曉得是什麼東西。凡是外國人茶會，一位女客總得另請一位男客陪他。這男客接到主人的這副帖子，一定要先發封信去問這女客肯要他接待與否，必須等女客答應了肯要他接待，到期方好前來伺候。倘若這女客不要，還得主人另請高明。閒話休敘。且說這天陪伴這位女客的也是一位極有名望的外國人，聽說還是一個伯爵，是在朝中有職事的。當時那外國女客因不認得那件東西，便問陪伴他的那個伯爵，問他是什麼。幸虧那位伯爵平時同中國官員往來過幾次，曉得中國官員頭上常常戴著這翠森森、涼冰冰的東西，名字叫做“花翎”，就同外國的“寶星”一樣，有了功勞，皇上賞他准他戴他才敢戴，若是不賞他卻是不能戴的。那位伯爵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卻把銀子可捐戴的一層沒有告訴了他。這也是那位伯爵不懂得中國內情的緣故，休要怪他。當下那外國女客明白了這個道理，便把身子退後半尺，低下頭去把傅二棒錘的翎子仔細端詳了一回，又拿手去摩弄了一

番，然後同那伯爵說笑了幾句，方始罷休。

這天傅二棒錘跟了欽差辛苦了幾個時辰，人家個子高，看得清楚，倒見了許多什面；獨有他長得矮，躲在人後頭，足足悶了一天，一些些景致多沒有瞧見。因此把他氣的了不得，回到使館，三天沒有出門。

第四天，有個出名製造廠的主人請客，請的是中國北京派來考查製造的兩位元委員。這兩位委員都是旗人，一名呼裏圖，一名搭拉祥，都是部曹出身。到了外洋，自然先到欽差衙門稟到，驗過文書，卻與傅二棒錘未曾謀面。這晚廠主人請那兩位委員，卻邀他作陪。傅二棒錘接到了信，便一早的趕了去，見了外國人，寒暄幾句。接著那兩位委員亦就來了。進門之後，先同外國人拉手，又同傅二棒錘廝見，問傅二棒錘：“貴姓？台甫？貴處？貴班？貴省？幾時到外洋來的？”傅二棒錘一一說了。他倆曉得是欽差大人的參贊，不覺肅然起敬。

傅二棒錘仔細看他二人：一個呼裏圖，滿臉的煙氣，青枝枝的一張臉；一個搭拉祥，滿臉的滑氣，汕幌幌的一張臉。年紀都在三十朝外，說的一口好京話，見了人滿拉攏，傅二棒錘亦問他二人官階一切。呼裏圖說是：“內務府員外郎，現在火器營當差。”搭拉祥是“兵部主事，現蒙本部右堂桐善桐大人在王爺跟前遞了條子，蒙王爺恩典派在練兵處報效。”‘是咱倆商量：凡是人家出過洋的回來，總是當紅差使。所以咱倆亦就稟了王爺，情願出洋遊歷，考查考查情形，將來回來報效。王爺聽了很歡喜。臨走的這一天，咱倆到王爺跟前請示。他老人家說：“好好好，你們出去考察回來，一家做一本日記，我替你們進呈，將來你倆升官發財都在這裏頭了。’傅二哥，你想，他老人家真細心！真想得到！咱倆蒙他老人家這樣栽培，說來真真也是緣分。”’

傅二棒錘聽了他二人這一番說話。默默若有所悟，聽他說完，只得隨口恭維了兩句。接著便是本廠的主人同他二人說話，兩邊都是通事傳話。廠主人問他二位：“在北京做此什麼事情？想來一定忙的？”呼裏圖說是：“吃錢糧，沒有別的事情。”外國人不懂。通事又問了他，才曉得他們在旗的人，自小一養下來就有一份口糧，都是開支皇上家的。廠主人方才明白。又問搭拉祥，搭拉祥說：“我單管畫到。”廠主人又不知甚麼叫“畫到”。搭拉祥說：“我們當司官的，天天上衙門，沒有什麼公事，又要上頭堂官曉得我們是天天來的，所以有本簿子，這天誰來過，就畫上個‘到’字。我專當這差使。除掉自己之外，還有些朋友，自己不來，托我替他代畫的。所以我天天上這一趟衙門，倒也很忙。”

廠主人又問他二人：“這遭出來到我們這裏，可要辦些什麼槍炮機械不要？”搭拉祥正待接腔，呼裏圖搶著說道：“從前咱們火器營裏用的都是鳥槍，別的槍恐怕沒有比過他的。至於炮，還是那年聯兵進城的時候，前門城樓上架著幾尊大炮，到如今還擺著，咱瞧亦就很不小了。”當下廠主人見他說的話不類不倫，也就不談這個，另外說了些閒話。等到吃完客散，傅二棒錘回到使館，心想：“現在官場只要這人出過洋，無論他曉得不曉得，總當他是見過什面的人，派他好差使。我這趟出洋總算主意沒有打錯，將來回去總得比別人占點面子。”

一個人正在肚裏思量，不提防接到家裏一個電報，說是老太太生病，問他能否請假回去。他得到這個電報，心上好不自在。要想留下，究竟老太太天性之親，一朝有病，打了電報來，要說不回去，于名分上說不下去；如果就此請假回國，這裏的事半途而廢，將來保舉弄不到，白吃一趟辛苦，想想亦有點不合算。左思右想，不得主意。後來他這電報一個使館裏都傳開

了，瞞亦難瞞。欽差打發人來問他，老太太犯的是什麼病，要電報去看。他一想不好，只得上去請假，說要回國省親。又道：“倘若門生的母親病好了，再回來報效老師。”溫欽差道：“我本想留下你幫幫我的，因為是你老太太有病，我也不便留你，等你回去看看好放心。老弟幾時動身？大約要多少川資？我這裏來拿就是了。”

傅二棒錘一想：“這個樣子，不能不回去的了，眼望著一個保舉不能到手。至於回國之後，要說再來，那可就煩難了。”躊躇了一回，忽然想到前日呼裏圖、搭拉祥二人的說話，只要到過外洋，將來回去總要當紅差使的，於是略略把心放下。又想：“他們到這裏遊歷的人都要記本日記簿子，以為將來自見地步。我出來這半年，一筆沒記。而且每日除掉抽大煙，陪著老師說閒話之外，此外之事一樣未曾考較，就是要記，叫我寫些什麼呢？回去之後，沒有這本東西做憑據，誰相信你有本事呢？”

亦是他福至性靈，忽又想到一個絕妙計策，仍舊上來見老師，說：“門生想在這裏報效老師，無奈門生福薄災生，門生的母親又生起病來，門生不得不回去。辜負老師這一番栽培，門生抱愧得很。”欽差道：“父母大事，這是沒法的。你回去之後，能夠你們老太太的病就此好了，你趕緊再來，也是一樣。倘或真果有點什麼事故，你老弟一時不得回來，好在愚兄三年任滿，亦就回國，我們後會有期，將來總有碰著的日子。”

傅二棒錘道：“門生蒙老師如此栽培，實在無可報答，看樣子，門生的母親未必再容門生出洋。門生的意思，亦就打算引見到省，稍謀祿養。門生這一到省，人地生疏，未必登時就有差委。門生想求老師一件事。……”欽差不等他說完，接著問道：“可是要兩封信？老弟分發那一省？”傅二棒錘道：

“門生想求老師賞兩個劄子。”欽差想了想，皺著眉頭，說道：“我內地裏沒有甚麼事情可以委你去辦。”

傅二棒錘道：“不是內地，仍舊在外國。英國的商務，德國的槍炮，美國的學堂，統通求老師賞個劄子，等門生去查考一遍。”欽差道：“不是你老太太有病你急於回去，還有工夫一國一國的去考查這些事情嗎？”傅二棒錘道：“門生並不真去。”欽差道：“你既不去，又要這個做甚麼？這更奇了！”

傅二棒錘又扭捏了半天，說道：“不瞞老師說；老師大遠的帶了門生到這外洋來，原想三年期滿，提拔門生得個保舉，以便將來出去做官便宜些。誰料平空裏出了這個岔子，現在保舉是沒有指望。這是門生自己沒有運氣，辜負老師栽培，亦是沒法的事。門生現在求老師賞個劄子，不為別的，為的是將來回國之後，說起來面子好看些。雖說門生沒有一處處走到，到底老師委過門生這們一個差使，將來履歷上亦寫著好看些。”

溫欽差聽了一笑，也不置可否。你道為何？原來溫欽差的為人極為誠篤，說是委了差使不去這事便不實在，所以他不甚為然，因之沒有下文。當下但問他：“幾時動身？川資可到帳房去領。”傅二棒錘見欽差無話，只得退了下來，心上悶悶不樂。幸虧他父親提拔的那位王觀察此時正同在使館當參贊，聽得他這個消息，立刻過來探望。傅二棒錘只得又托他吹噓，王觀察一口應允。傅二棒錘又說：“只要欽差肯賞劄子，情願不領川資，自行回國。”王觀察正是欽差信用之人，說的話自然比別人香些。欽差初雖不允，禁不住一再懇求，又道是：“傳某人情願不領川資，況且給他這個劄子，無關出入。”欽差因他說話動聽，自然也應允了。

誰知傅二棒錘得到這個劄子，卻是非凡之喜，立刻收拾行李，叩謝老師，辭別衆同事，急急忙忙，趁了公司船回國。在

公司船上，足足走兩個多月方回到上海。在上海棧房裏耽擱一天，隨即徑回原籍。老太太的病乃是多年的老病，時重時輕，如今見兒子從外洋回來，心上一歡喜，病勢自然松減了許多，請了大夫吃了幾帖藥，居然一天好似一天。傅二棒錘於是把心放下。這趟出洋雖然化了許多冤枉錢，又白辛苦了半年多，保舉絲毫無望，然而被他弄到了這個劄子，心裏卻是高興。路過上海時，請教了一位懂時務的朋友，買了幾部什麼《英軺日記》、《出使星軺筆記》等類。空了便留心觀看。凡是那一國輪船打得好，那一國學堂辦得好，那一國工藝振興得好，那一國槍炮製造得好，雖不能全記，大致記得一、半成。到了臺面上同人家談天，說的總是這些話。大眾齊說：“某人到過一趟外洋，居然增長了這多見識。”傅二棒錘聽了，心上歡喜。仍舊逐日溫習，一直等到老太太可以起床，看看決無妨礙的了，他便起身進京引見。

到得京裏，會見幾位大老們，問他一向做得什麼。他便說：“新從外洋回來，奉出使大臣某欽差的劄子，委赴各國考察一切。事完正待銷差，忽接到老母病電，一面電稟銷差，一面請假回國。現因親老，不敢出洋，所以才來京引見的。”大老們聽了他這番說話，又問他外國的事情，他便把什麼《英軺日記》、《出使筆記》所看熟的幾句話說了出來。聽上去倒也是原原本本，有條不紊。大老們聽了，都贊他留心時事。又問他外國景致，這是更無查對之事，除自己知道的之外，又隨口編造了許多。那些大老爺有幾位輪船都沒有坐過，聽了他話還有什麼不相信的。傅二棒錘見人家相信他的話，越發得意的了不得。

引見之後，遂即到省，指的省分是江蘇。先到南京稟見制台，傳了上去。制台是已經曉得他的履歷的了。一來他父親做

過實缺藩司，從前曾在那裏同過事，自然有點交情；二來又曉得他從外洋回，南京候補雖多，能夠懂得外交的卻也很少，某人既到過外洋，情形一定是明白的，因此已經存了個另眼看待的心。等到見面，傅二棒錘又把溫欽差派他到某國某國查考什麼事情一一陳說一遍。說完，又從靴筒裏把溫欽差給他的劄子雙手遞給制台過目。制台略為看了一看，便問他所有的地方可曾自己一一親自到過。傅二棒錘索性張大其詞，說得天花亂墜，不但身到其處，並且一一都考較過，誰家的機器，誰家的章程，滔滔汨汨，說個不了。好在是沒有對證的，制台當時已不免被他所瞞。等他下去，第二天，同司、道說：“如今我們南京正苦懂得事的少，如今傅某人從外洋回來。倒是見過什面的，有些交辦的新政很可以同他商量。他閱曆既多，總比我們見得到。”司、道都答應著。

又過了幾天，傅二棒錘稟辭，要往蘇州，說是稟見撫台去。制台還同他說：“這裏有許多事要同你商量，快去快來。”傅二棒錘自然高興。等到了蘇州，又把他操演熟的一套工夫使了出來。可巧撫台是個守舊人，有點糊裏糊塗的，而且一向是謹小慎微，屬員給他一個稟帖，他要從第一行人家的官銜、名字，“謹稟大人閣下敬稟者”讀起，一直讀到“某年月日”為止，才具只得如此，還能做得什麼事情。所以聽了他的說話，倒也隨隨便便，並不在意。傅二棒錘見蘇州局面既小，撫台又是如此，只得仍舊回到南京。

此時制台正想振作有為。都說他的人是個好的，只可惜了一件，是犯了“不學無術”四個字的毛病。倘或身旁有個好人時時提醒了他，他卻也會做好官的。無奈幕府裏屬員當中，辦洋務的只仗著翻譯。要說翻譯，外國話、外國文理是好的，至於要講到國際上的事情，他沒有讀過中國書，總不免有點偏見，

幫著外國。所以這位制台靠了這班人辦理外交，只有愈辦愈壞，主權慢慢削完，地方慢慢送掉，他自己還不會曉得。此外管軍政的，管財政的，管學務的，縱然也有二三個明白的在內，無奈好的不敵壞的多，不是借此當作升官的捷徑，便是認做發財的根源。一省如此，省省如此，國事焉得而不壞呢！

閒話休敘。且說傅二棒錘回到南京，制台又謬采虛聲，拿他當作了一員能員，先委了他幾個好差使。隨後他又上條陳，說省城裏這樣辦得不好，那樣辦得不對，照外國章程，應該怎樣怎樣。制台相信了他的話，齊巧製造槍炮廠的出差，就委他做了總辦；又拔給許多款項叫他隨時整頓。不久又兼了一個銀元局的會辦，一個警察局會辦。這幾個差使都是他說大話、發空議論騙了來的。考其究竟，還虧溫欽差給了他那個考查各國的劄子。他雖然一處沒有去，借了這劄子的力量，居然制台相信他，做了這廠的總辦。那海州州判調省之後，制台拿他拔在廠裏當差。其時正當這傅二棒錘初委總辦，接手未久。亦是他倆官運亨通：傅二棒錘自從接差之後，諸事順手，從未出過一點岔子，所以制台愈加相信。當了兩年紅差使，跟手就委署一任海關道。交卸到省，仍舊當他的紅差使。那位州判老爺因為憲眷優隆，亦就捐升同知，做了“搖頭大老爺”，說是遇有機會就可以過班知府。後來能否如願，書中不及詳敘。

且說彼時捐例大開，各省候補人員十分擁擠，其中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做上司的人既漫無區別，專檢些有來往、有交情，或者有大帽子寫信的人，照應照應，量委差缺。有些苦的，候補了十來年永遠見不到上司面的人還有。因此京裏有位都老爺便上了一個摺子，請旨飭令各省督、撫，整頓吏治，甄別賢愚，好的留省當差，壞的咨回原籍，或是責令學習。摺子上去，上頭自然沒有不准，立刻由軍機處寄字各省督、撫照辦。各省

當中，有些已有“課吏館”的，奉到這個上諭，譬如本來敷衍的，至此也要整頓起來。還有些督、撫曉得捐班當中通的人少，也不忍過於苛求。凡是捐班人員初到省，道、府大員總得給他個面子，不肯過於頂真，同、通以下以及佐雜就用不著客氣了。

這些人到省，並不要他做什麼策論，也不要局門考試，同通、知縣只要他當面點《京報》。北京出的《京報》，上面所載的不過是“宮門抄”同日本的幾道諭旨以及幾個折奏，並沒有什麼深文奧義，是頂容易明白的。這時候做督、撫的人隨手翻一條，或是諭旨，或是折片，只要不點“騎馬句”就算是完卷。算算是並不煩難。無奈有些候補老爺仍舊還是點不斷。

傳說那一省有一個候補同知到省，撫台叫他點《京報》，點的是那一省的巡撫上的摺子。這位巡撫是姓覺羅，他當下拿筆在手，“某省巡撫”一點，“奴才”一點，“覺羅”一點。點到這裏，撫台說：“罷了！罷了！不消再往下點了！”當下那位同知還不曉得自己點錯，等到衆一齊點過，退了下去，還要指望上司照應他，派他差使。那知道過了兩天，挂出牌來，是叫他回籍學習。他到此急了，一時摸不著頭腦。請教旁人，旁人說：“莫非你點《京報》點錯了罷？”他還不服。人家問他點的那一段，他便背給人家聽。又道：“旗人的名字一直是兩個字的，‘奴才’底下‘覺羅’兩字一定是這位撫台的名字，我點的並不錯。”人們見他不肯認錯，也就鼻子裏冷笑一聲，不告訴他，等他糊塗一輩子。但是上司挂牌叫他回去學習是無從挽回得來的，只得收拾行李，離開此省，另作打算。此外因點破句子鬧笑話的尚不知其數，但看督撫挑剔不挑剔，憑各人的運氣去碰罷了。

至於一班佐雜，學問自然又差了一層，索性《京報》也不

要他點了，只叫他各人把各人的履歷當面寫上三四行。督、撫來不及，就叫首府代爲面試。只要能夠寫得出，已算交代過排場，倘若字迹稍些清楚點就是超等。至於寫不成字的往往十居六七，要奏參革職亦參不了許多，要咨回原籍亦咨不了許多。做上司的到了此時亦只好寬宏大量，積點明驚，給他們留個飯碗罷了。

閒話少敘。目下單說湖南一省，新近換了兩任巡撫，著實文明，很辦了些維新事業，屬下各員望風承旨，極應該都開通的了。那知開者自開，閉者自閉。當時正接著這考試屬員的上諭，撫臺本是個肯做事的人，當下便傳兩司商量辦法。藩台說：“同、通、州、縣，本有月課。現在考較他們，也不過同月課一個樣子”。臬台說：“其實只要月課頂真些考，考得好的，拔委差缺，那不好的，自然也要巴結上進。”撫台道：“這個我豈不知，但是現在軍機裏鄭重其事的寫出信來，總得另外考試一場，分別一個去取。我的意思不光是專考捐班人員，就是科甲出身的也應一體與試。”

齊巧藩台是個甲班，便道：“科甲出身人員總求大帥給他一個面子，可否免其考試？”撫台道：“這個不可。科甲人員文理雖通，但是他們從前中舉人，中進士，都是仗著八股、試帖騙得來的，於國計民生毫天關係。這番考試乃是試以政事，公事明白的方可做官；倘若公事不明白，雖是科甲出身，也只好請他回家處館。這樣人倘若將來拿了印把子，怕不誤盡蒼生嗎！”藩台聽了無話。

當下，撫台便叫藩台傳諭他們：自從候補道、府起至佐雜爲止，分作三天，一體考試。如有規避，從重參處。倘有疾病，隨後補考。這個風聲一出，人人害怕，個個驚皇。不但一班候補道台怨聲載道，自以爲已經做了監司大員，如今還要他同了

一班小老爺分班考試，心上氣的了不得。至於一班科甲人員尤其不平，心想：“我們乃是正途出身，又不是銀子買來的，還要考甚麼！”但是撫台既有這個號令，又不敢違拗，只得一個去打聽幾時才考，考些甚麼，打聽著了，以便出預先揣摩起來。

其中有位候補知府乃是一位太史公截取出來的。到省後亦委過兩趟好點的差使，無奈總是辦理不善，鬧了亂子，撤了回來，因此也就空在省裏。他雖然改官外省，卻還是積習未除。他點翰林的那年，已經四十開外，五十多歲上截取出來。目下已經六十三歲，然而精神還健，目力還好。每日清晨起來，定要臨摹《靈飛經》，寫白摺子兩開方吃早點。下午太陽還未落山的時候，又要翻出詩韻來做一首五言八韻詩。他說：“吟詩一事，最能陶寫性靈。”然而人家見他做詩卻是甚苦，或是煉字，或是煉句，往往一首詩做到二三更天還不得完。詩不做完就不睡覺。偶然得到了一句自己得意的句子，馬上把太太、少爺一齊叫了來，講給他們聽。有時太太睡了覺，還一定要叫醒了他，或爬在床沿上高聲朗誦，念給太太聽。他自從當童生起，一直頂到如今，所有做的試帖詩稿，經他自己刪汰過五次，到如今還有二尺來高，六十幾本，自以為在清朝當中也算得一位詩家了。後來朝廷廢去八股、試帖，改試策論，他聽了大不為然。此時已經改外候補，因為得了這個資訊，氣的三天沒有上衙門。同寅當中有兩個關切的，還當他有病在家，都走來瞧他，問他為什麼不出門。他歎口氣，對人說道：“現在是雜學龐興，正學將廢！眼見得世界上讀書的種子就要絕滅了”自此以後，白摺子寫的格外勤，試帖詩做的格外多。人家問他何苦如此，他說他是為正學綿一線之留延，所以不得不如此。大家都說他癡迷心竅，也就不再勸他。

又過了些時，聽見撫台有考試屬員的話，又說連正途出身的道、府亦要一體考試。他聽了更氣的什麼似的，說：“我們自從鄉、會、復試，朝、殿、散館以及考差，除掉皇上，亦沒有第二個人來考過。咱如今不該做了他的屬員，倒被他搬弄起來，這個官還好做嗎！”說著，馬上要寫稟帖給撫台告病，說：“不幹了！我不能來受他的氣！”誰知他老人家正在鬧著告病，倒說一連接到親友兩封來信：一封是他一個至好朋友，還是那年由京裏截取出來，問他挪用過八百金，一直未曾歸還。如今那個朋友光景很難，所以寫了信來問他討。又一封乃是他的親家，現任戶部侍郎，從前定過他的小姐做兒媳，如今兒子已經長大，擬於秋間爲之完姻，以了“向平之願”。這位待郎公親家乃是他一向仰仗的。想想自己女兒也不小了，留在家裏無用，早晚總要出閣的。還帳要錢，嫁女兒亦是要錢，眼面前就有這兩宗出款，倘若不做官，更從何處張羅？因此空發了半日牢騷。

過了一夜，第二天便出門拜見首府。因首府是他同年，彼此知己，好打聽中丞這番考試屬員是個什麼宗旨，所考的是些什麼東西。首府同他說：“聽說也不過策論、告示、批判之類。”他說：“若說策論呢，對策不過翻書的工夫，鄉、會三場以及殿試，我輩尚優爲之。至於作論，越發不是難事，不過做一篇散體文章，況且朝考亦要作論，這些都是做過的。至於擬告示，擬批，擬判，我兄弟雖是一行作吏，但自問並不同於俗吏所爲，一向於這公事上頭卻也不甚留心，不甚了了。驟然拿個稟帖叫我批，說樁案子叫我判，叫我寫些什麼呢？”

首府乃是一個老滑，聽了說道：“這些事情，只要准情酌理，大致不錯，也就交代過去，沒有什麼煩難的。”他道：“總要還他格式才好。這些格式我肚子裏一向沒有，怎麼好呢？”

首府道：“就像我兄弟出來做官，何曾懂得什麼格式，也不過書辦擬了上來，老夫子改好之後，再送我過目，瞧著有不對的，斟酌換兩個字罷了。老同年如其單要講究格式，其實只要一書辦足矣。”那位截取知府聽了，喜的了不得，連忙說道：“現在我兄弟就少怎麼一個人指點指點。如此就拜託同年，可否就在貴衙門裏書辦當中檢老成練達的賞薦一位，以便兄弟朝夕領教？也免得時刻來煩老同年。”首府被他纏不過，曉得他有痰氣的，如果不答應，一定還要纏之不休，只得應允。

等他到拜客回公館，那府裏的書辦也就來了。見了而磕頭稱“大人”，自己稱“書辦”。問他那一房，回說是“刑房”。這位太守公竟其異常客氣，因為他姓王，就稱之為王先生。又請王先生坐，王先生執定不肯。他說：“請教的事情多，坐了好商量。”原來這位太守公從前做八股的時候單練就一種工夫，是自己抄寫類書，把什麼“四書人物串珠”、“四書典林”、“文料觸機”等類，一概自己分門別類，抄寫起來。等到用的時候，自然是有觸斯通，取之不竭。如今撫台要考官，他想考試都是一樣，夾帶總要預備的。他的意思很想仿照款式照編一部，就題個名字，叫做《官學分類大成》。將來刻了出來，不但便己，並可便人。通天下十八省，大大小小候補官員總有好幾萬人。既然上頭要考官，這種類書，每人總得買一部。一十八省一齊銷通，就有好幾萬部的銷場，不惟得名，而又獲利。看來此事大大做得。因此便把這意告訴了王先生。

王先生聽了，楞了一楞，說道：“案卷有幾千幾百宗，一時那裏查得齊！況且書辦管的單是刑科，還有吏、戶、禮、兵、工五科的事情，再加現在的洋務、商務，一共有八九門，書辦一個人怎麼管得來呢。若是大人考較各種格式，依書辦的愚見，外面書鋪裏有一種書，叫做什麼《宦鄉要則》，買部來看看，

大約亦有個六七成。”

那位截取太守公聽了甚喜，聽了一遍不懂，又問了一遍，把名字問明白了，立刻寫了個條子，叫管家去買。不到半點鐘工無，居然買了回來。翻開一看，只見各種款式都有些。他老人家翻來複去看了一回，說道：“原來這書竟同我們做時文的所讀的《制藝聲調譜》一樣，只要把他讀熟，將來出去做官自然無往不利了。”王先生道：“這些都是個呆的，至於其中的巧妙，在乎各人學問、閱曆，書上亦載不盡許多。”截取太守公道：“這個你可辦得來？”王先生道：“辦雖辦得來，不過幾句照例的話，隨便寫了上去，仍舊要師爺改了才好用。”截取太守公道：“我現在只要有你的本事，我就不愁了。”兩個人談了半天，就要留王先生吃飯。王先生不肯，起身告辭，特地叫他把地名寫下，以便叫人來請。

等到王先生去後，這一位太守公足足盤算一夜，想來想去，自己本事總覺有限，不可冒昧出去應考，忽然悟到：“凡是考試都可以請槍手，理的，也有商量不出道理的，冒名頂替進場。等到明天，我何不把王先生找了來，就叫他充做我的跟班，一塊兒混了進去，等到題目下來，可以同他商量，豈不省事。”主意打定，次日一早便派人把王先生找來，同他密商此事，答應送他若干銀子，如得高等，得有差缺，另外補情。

王先生聽了，若笑不笑的躊躇了一回，說道：“大人既要書辦去做這個，為什麼昨天不說？書辦今天早上已答應了別人了。”截取太守公一聽大驚，心想：“人家倒比我還來得快！可見這事早已通行，在我今日並不算作創舉。”想罷，便問：“請你作槍的是誰？”書辦道：“是一位同知老爺，並不同大人一班。至於這位老爺的名字，書辦也不便說。橫豎到了那天，如其府、廳同一天考，只要書辦幫完了那邊，自然趕到大人這

邊來效力。倘若不在一天，那話更好說了。”這位太守公聽了，默默無言，只得另打主意。

原來這兩天所有的道員已經竭力運動，弄了什麼京信，撫台答應顧全他們的面子，免其考試，府廳以下均不能免。當下已定了府、廳爲一天，州、縣人多分作三天，統通到課吏館聽候面試。至於佐雜各員則歸言道代勞。

閒話少敘。且說到了考試府、廳的那一天，撫台因系奉旨的事，不得不格外慎重。天甫黎明，憲駕已臨課吏館。司、道大憲通同堂參與考。各官一齊翎頂輝煌，靴聲橐橐，卻個個手跨考籃，同應試的舉子一樣。當下遂一點名給卷。點完之後，司、道退出，照例封門。撫台特留下兩員候補道作爲場中巡綽官。當下發出題目牌。衆人擠上去看時，只見上面一共寫著兩個題目：一篇史論，一道策。史論題目是大家曉得的，總出在《禦批通鑒輯覽》一部書上。策題問的是“膏捐”。這膏捐一事，有些抽大煙的老爺們或者還明白一二，至於那些不抽煙的以及平時連《申報》都不看的，還不曉得是什麼事呢。一時人頭簇簇，言三語四，聚了多少人商量，也有商量出道正在聚訟紛紛之際，忽聽得一片聲喧，說是拿住了槍手。只見許多穿袍子，戴帽子的老爺，扭住一個又胖又大的一個黑漢，說：“他進來冒名頂替做槍手，如今要拿他去回撫台。”後來那兩個監場的道台彼此商量了一回，齊說：“這事情鬧到大帥跟前，恐怕弄僵，不好收場。”便挺身出來打圓場，勸諸位放手：“把槍手交給我們二人，我們替你們稟明中丞，查明白他那本卷子替什麼人槍的。查明白了，一面撤去這本卷子，再把本人嚴參：一面把槍手另外一間屋子看管起來，等到開門的時候發交長沙縣嚴辦。諸位不要耽誤自己的工夫。這件事統通交給我二人便了。”一衆大人老爺們見這兩位道台說話在理，果然把槍

手交出，衆人各自散去。那兩位道台這才進去面稟撫台。

撫台於此舉甚是頂真，一聽這話，忙說：“冒名頂替，照考試定章辦起來自要斬立決的。今天考試雖非鄉、會可比，然究系奉旨之事，既然拿到了槍手，兄弟今天定要懲一儆百，讓衆人當面看看，好叫他們有個怕懼。”說著，立刻叫巡捕官傳令開門，傳三大營，首府、縣伺候，說撫台大人今天要請大令殺人。衆官不知就裏，一齊奔到課吏館。誰知等了半天，即不見撫台出來，亦沒有別的吩咐。後來一打聽，不料拿到的那個槍手，查出那本卷子，不是別人，正是撫台二少爺的妻舅。他因爲要仰仗太親翁的提拔，所以特地捐了一個知府，寄託宇下。正逢著撫台考官，這位大人乃是個一竅不通的，只得請了槍手，代爲槍替。又有二少爺的內線，替他求求太親翁，料想超等總有分的。那知被人拿住了破綻。撫台一時未及查問明白，鬧得一天星斗，一時不好收蓬。衆人來了半天，巡捕上來請示，撫台只吩咐槍手發交首府，調三大營來，是恐怕再有人傳遞，特地叫他們來巡緝的，要殺人的話也就不提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慣逢迎片言矜秘奧 辦交涉兩面露殷勤

話說湖南撫臺本想借著這回課吏振作一番，誰知鬧來鬧去仍舊鬧到自己親戚頭上，做聲不得，只落得一個虎頭蛇尾。後來又怕別人說話，便叫人傳話給首府，叫他斟酌著辦罷。首府會意，回去叫人先把那個槍手教導了一番話，先由發審委員問過兩堂，然後自己親提審問。首府大人假裝聲勢，要打要夾，說他是個槍手。只顧言東語西，不肯承認。在堂的人都說他是個瘋子。首府又問：“這人有無家屬？”就有他一個老婆，一個兒子，趕到堂上跪下，說：“他一向有痰氣病的。這天本來穿了衣帽到親戚家拜壽，有小工王三跟去。王三回來說：‘剛剛走到課吏館，因彼處人多路擠，一轉眼就不見了。’王三尋了半天不見，只得回家報知。後來家中妻子連日在外查訪，杳無消息。今天剛剛走到府衙，聽得裏面審問重犯，又聽說是課吏館捉到的槍手，因此趕進來一看，誰知果然是他。但他實系有病，雖然捐有頂戴，並未出來做官，亦並不會做文章，叩求青天大人開恩，放他回去。”首府聽了不理，歇了一回，才說道：“就不是槍手，是個瘋子也監禁的。”那人的妻子還是只在下叩頭。

首府又叫人去傳問請槍手的那位候補知府。那位候補知府說是有病不能親來，拿白摺子寫了說帖，派管家當堂呈遞。首

府一面看說帖，管家一面在底下回道：“家主這天原預備來考的，實因這天半夜裏得了重病，頭暈眼花，不能起床。”首府道：“既有病，就該請假。”管家道：“回大人的話，撫台大人點名的時候，正是家主病重的時候。小的幾個人連著公館裏上上下下，請醫生的請醫生，撮藥的撮藥，那裏忙得過來。好容易等到第二天下午，家主稍爲清爽些，想到了此事，已經來不及了。”說著，又從身邊把一卷藥方呈上，說道：“這張是某先生幾時幾日開的，那張是某先生幾時幾日開的。”又說：“家主現在還躺在床上不能起來，大人很可以派人看的。”又道：“這些醫生都可以去問的。”首府點點頭，吩咐衆人一齊退去，瘋子暫時看管，聽候稟過撫台大人再行發落。

後來首府稟明了撫台，回來就照這樣通詳上去，把槍手當做瘋子，定了一個監禁罪名。“候補知府某人，派首具前往驗過，委系有病，取具醫生甘結爲憑。惟該守既系有病，亟應先期請假，迨至查出未到，始行遣下續報。雖訊無資雇槍手等弊，究不能辭玩忽之咎。應如何懲儆之處，出自憲裁”各等語。撫台得了這個稟帖，還怕人有說話，並不就批。第二天傳發出一道手諭，帖在府廳官廳上，說：

“本部院凡事秉公辦理，從不假手旁人。此番欽奉諭旨考試屬員，原爲拔取真材，共求治理。在爾各員應如何格恭將事，爭自濯磨，以副朝廷孜孜求治之盛意。乃候補知府某人，臨期不到，已難免疏忽之愆；複經當場拿獲瘋子某某，其時衆議沸騰，僉稱槍手。是以特發首府，嚴行審訊。旋經該府訊明某守是日有病，某某確有瘋疾，取具醫生甘結，並該瘋子家屬供詞，稟請核辦前來。本部院辦事頂真，猶難憑信，爲此諭爾各守、丞、府知悉：凡是日與考各員，苟有真知灼見，確能指出槍替實據者，務各密告首府，彙稟本部院，親自提訊。一經證實，

立刻按律嚴懲。飾吏治而拔真材，在此一舉，本部院有厚望焉！特諭。”

這個手諭帖了出來，就有些妒忌那位知府的，又有些當場拿人的，各人有各人的主意，有的是泄憤，有的想露臉，竟有兩個人寫了稟帖去交給首府代遞。次日衙期，一齊到了官廳。頭一個上來拿稟帖交給了首府。首府大略一看，一面讓坐，一面拿那人渾身打量一番，慢慢的講道：“事情呢，本來不錯，就是兄弟也曉得並不冤枉。但是一樣：誰不曉得他是撫台少爺的親戚，我們何苦同他做這個冤家呢。況且就是拿他參掉，剩下來的差使未必就派到你我，而且我們的名字他老人家倒永遠記在心上，據我兄弟看來，諸君很可不必同他多此一個痕迹。果然諸君一定要兄弟代遞，兄弟原不能不遞。但是朋友有忠告之義，愚見所及，安敢秘而不宣。諸君姑且斟酌斟酌再遞何如？”大家聽了首府的話，想想不錯。有些稟帖還沒有出手的一齊縮了回來。就是已把稟帖交給首府的，到此也覺後悔，朝著首府打恭作揖，連稱“領教”，也把那稟帖抽了回來。首府又細加探聽，內中有幾個心上頂不服的，把他們的名字一齊開了單子送給撫台。

撫台見手諭帖出了兩天沒有說話，便按照著首府的詳文辦理，略謂：

“某守臨期因病不到，雖非有心規避，究屬玩視，著記大過三次。瘋子暫行監禁，俟其病痊，方待其家人領回。”

一面繕牌曉諭，一面已把前天所考的府、廳一班分別等第，榜示轅門。凡早首府開進來的單子，想要攻訐他兒子妻舅的幾個名字，一齊考在一等之內，三名之後。這班人得了高第，無不頌稱中丞拔取之公。次日一齊上院叩謝。其實弄到後來，前三名仍是撫台的私人。

第一名，委了一個缺出去；二三名都派了一個差使；三名之後，毫無動靜，空歡喜了一陣，始終未得一點好處。至於那位記過的雖然一面記過，一面仍有三四個差使委了下來。衆人看了他雖不免作不平之鳴，畢竟奈何他不得。

只因這一番作爲，撫台深感首府斡旋之功，拿他器重的了不得。未久就保薦他人材，將他送部引見。引見之後，過班道台，仍歸本省補用，並交軍機處存記。領憑到省，稟見撫台，第二天就委了全省學務處、洋務局、營務處三個閣差使，又兼院上總文案。

且說這位觀察公，姓單，號舟泉，爲人極其漂亮，又是正途出身。俗語說得好：“一法通，百法通。”他八股做得精通，自然辦起事來亦就面面俱到了。他自從接了這四個差使之後，一天到晚真正是日無暇晷，沒有一天不上院。撫台極其相信他固不必說，他更有一種本事，是一天到晚同撫台在一處，凡是撫台的說的話他總答應著，從來不作興說一句“不是”的。

有天撫台爲了一件甚麼交涉事件牽涉法國人在內，撫台寫錯了，寫了英國人了。撫台自己謙虛，拿著這件公事同他商量，問他可是如此辦法。他明明曉得撫台把法國的“法”字錯寫做英國的“英”字，他卻並不點穿，只隨著嘴說：“極是。”撫台心上想：“某字同某人商量過，他說不錯一定是不錯的了。”便發到洋務文案上照辦。幾個洋務文案奉到了這件公事，一看是撫台自己寫的，自然是分頭趕辦。等到仔細校對起來，法國人的事牽到英國人身上，明明是撫台一時寫錯，然而撫台寫的字不敢提筆改，只得捧了公事上來請教老總。單道台道：“這個我何曾不曉得是中丞寫錯。但是在上憲跟前，我們做屬員的如何可以顯揭他的短處。兄弟亦正爲此事躊躇。”

此時單道台一面說，一面四下一看，只見文案提調、候

補知府、旗人崇志，綽號崇二馬糊的，還沒有散，便把手一招，道：“崇二哥，快過來！這事須得同你商量。”崇二馬糊忙問何事。單道台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又道：“現在別無辦法，只有托你二哥明天拿這件公事另外寫一分，夾在別的公事當中送上去，請他老人家的示，看他怎麼批。料想鬧錯過一回，斷乎不會回回都鬧錯的。”

崇二馬糊雖然馬糊，此時忽然明白過來，忙說道：“回大人的話：這件公事，大帥今天才發下來，明天又送上去，不怕他老人家動氣？又該說咱們不當心了。”單道台發急道：“我們文案上碰個釘子算什麼！差使當的越紅，釘子碰的越多，總比你當面回他說大人寫錯了字的好。況且他一省之主，肯落這個的把柄在我們手裏嗎。還是照我辦的好。”崇二馬糊拗他不過，只得依他。等到了第二天送公事上去，果然又把這件公事夾在裏面。撫台一面翻看，一面說話。後來又翻到這件，忽然說道：“這個我昨天已經批好交代單道台的了。”崇二馬糊不響。撫台又說一遍。崇二馬糊回稱：“這是單道說的，還得請請大帥的示。”撫台心上想：“難道昨兒批的那張條子，他失落掉不成？”於是又重批一條。誰知那個法國人的“法”字依舊寫成英國的“英”字。一誤再誤，他自己實實在在未曾曉得。等到下來，崇二馬糊把公事送給單道台過目。單道台看到這件，只是皺眉頭，也不便說什麼。爲的旁邊的人太多，他做屬員的人，如何可以指斥上憲之過，倘或被旁邊人傳到撫台耳朵裏去，如何使得！看過之後放在一邊。

等了半天，打聽得撫台一個人在簽押房裏，他便袖了這件公事，一個人走到撫台跟前，一掀門簾，正見撫台坐在那裏寫信。他進來的腳步輕，撫台沒有聽見。他見撫台有事，便也不敢驚動，袖了公事，站在當地，一站站了一點鐘。撫台因爲要

茶喝，喊了一聲“來”，猛然把頭擡起，才看見了單道台。問他幾時來的，有什麼事情。單道台至此方才卑躬屈節的口稱：“職道才進來，因見大帥有公事，所以不敢驚動。”撫台一面封信，一面讓他坐。等信封完，然後慢慢的提到公事。倒是撫台先說：昨天一件什麼事，“不是我兄弟已經同老哥商量好了，批了出去，叫他們照辦嗎？他們今天又上來問我。你看他們這些人可糊塗不糊塗！”

單道台道：“非但他們糊塗，職道學問疏淺，實在亦糊塗得狠。就是昨天那件公事，大帥一定曉得這外國人的來歷，一定是把英國人，不是法國人。職道猜這件公事，他們底下總沒有弄清，一定是英國人寫做法國人了。大人明鑒萬里，所以替他們改正過來的。”撫台聽了，楞了一楞，說：“那件公事你帶來沒有？”單道台回稱：“已帶來。”就在袖筒裏把那件公事取了出來，雙手奉上，卻又板著面孔，說道：“法國人在中國的不及英國人多，所以職道很疑心這樁事一定是英國人，大帥改的一點不錯。”

撫台亦不答腔，接過公事，從頭至尾瞧了遍，忽然笑道：“這是我弄錯了，他們並沒有錯。”單道台故作驚惶之色道：“倒是他們不錯？這個職道倒有點不相信了。”立刻接過公事，又仔細端詳看一遍，一面點頭，一面咂嘴弄舌的，自言自語了一回，又說道：“果真是法國人。不是大帥改過來，職道一輩子也纏他不清。職道下去立刻就吩咐他們照著大帥批的去辦。”撫台道：“這事已耽誤了一天了，趕快催他們去辦罷。”

單道台諾諾連聲，告退下去。回到文案上，朝著崇二馬糊一班人說道：“你們不要瞧著做官容易，伺候上司要有伺候上司的本領！照著你們剛才的樣子，就是公事送上去十回，不但改不掉，還要碰下來！”崇二馬糊道：“依著卑府是要在那寫

錯字的旁邊貼個紅籤子送上去，等他老人家自己明白。”單道台道：“這個尤其不可！只有殿試、朝考，閱卷大臣看見卷子上有了什麼毛病，方才貼上個籤子以做記號。我是過來人，還有什麼不曉得。如今我們做他下屬，倒反加他籤子，賽如當面罵他不是，斷斷使不得！《中庸》上有兩句話我還記得，叫做：‘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什麼叫‘獲上’？就說會巴結，會討好，不叫上司生氣。如果不是這個樣子，包你一輩子不會得缺，不能得缺那裏來的黎民管呢？這便是‘民不可得而治矣’的注解。”

單道台正說得高興，崇二馬糊是有點馬馬糊糊，也不管什麼大人、卑府，一定要請教；“剛才大人上去是同大帥怎麼講的，怎麼大帥肯自己認錯改正過來？求求大人指示，等卑府將來也好學點本事。”單道台閉著眼睛，說道：“這些事可以意會，不可言傳，要說一時亦說不了許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諸公隨時留心，慢慢的學罷了。”

又過了些時，首縣稟報上來：有一個遊歷的外國人，因為上街買東西，有些小孩子拉住他的衣服笑他。那個洋人惱了，就把手裏的棍子打那孩子，那孩子躲避不及，一下子打到太陽穴上，是個致命傷的所在，那孩子就躺在地下，過了一會就沒有氣了。那個孩子的父母自然不肯幹休，一齊上來，要扭住外國人。外國人急了，舉起棍子一陣亂打，旁邊看的人很有幾個受傷的。街坊上衆人起了公憤，一齊奮勇上前，捉住了外國人，奪去他手裏棍子，拿繩子將他手腳一齊捆了起來，穿根扁擔，把他扛到首縣喊冤。首縣一聽，人命關天，這一驚非同小可！等到仔細一問，才曉得兇手是外國人，因想：“外國人不是我知縣大老爺可以管得的。”立刻吩咐一千人下去候信。當時屍也不驗，立刻親自上院請示。

撫台見了面，問知端的，曉得是交涉重案，事情是不容易辦的，馬上傳單道台商量辦法。單道台問：“打死的兇手既是個外國人，到底那一國的？查明白了，可以照會他該管領事，商量辦法。”首縣見問，呆了半天，方掙扎著說道：“橫豎外國人就是了。卑職來的匆促，卻忘記問得。”撫台又問：“打殺的是個什麼人？”首縣說：“是個小孩子。”撫台道：“我亦曉得是個小孩子！到底他家裏是個做什麼的？”首縣道：“這個卑職忘記問他們，等卑職下去問過了他們再上來稟複大帥。”

撫台罵他糊塗，叫馬上去查明白了再來。首縣無奈，只得退去。回到衙門，把簽稿二爺叫上來哼兒哈兒罵了一頓，罵他糊塗：“不把那小孩子的家計同兇手是那一國的人查明白了回我，如今撫台問了下來，叫我無言可對！真正糊塗！趕緊去查！”簽稿門下來，照樣把地保罵了一頓，地保又出去追問苦主，方才曉得是豆腐店的兒子，是個小戶人家，沒有什麼大手面的。後來又問到外國人，大家都不懂他說話。首縣急了，曉得本城紳士龍侍郎新近亦沾染了維新習氣，請了外國回來的洋學生在家裏教兒子讀洋書，打算請了他來，充當翻譯。馬上叫人拿片子去請。等了半天，去人空身回來，說是：“龍大人那裏洋師爺半個月前頭就進京去考洋翰林去了。”首縣正在爲難，齊巧院上派人下來，說：“把外國兇手先送到洋務局裏安置。等到問明之後，照會他本國領事，再商辦法。”首縣聞言，如釋重負，趕忙前去驗屍，提問苦主、鄰右，疊成文書，申詳上憲。

閒話少敘。原來這事全是單道台一個人的主意。他同撫台說：“我們長沙並沒有什麼領事。這個外國人是爲遊歷來的，如今打死了人，倘若不辦他，地方上百姓一定不答應。若說是

拿他來抵罪，我們又沒有這樣的治外法權，可以拿著本國的法律治別國的人。想來想去，這兇手放在縣裏總不妥當。倘或在班房裏叫他受點委曲，將來被他本國領事說起話，總是我們不好。不如把他軟禁在職道局子裏，不過多化幾個錢供應他。等到他本國領事回文來，看是如何說法，再商量著辦，請請大帥的示，看是怎樣？”撫台連說：“很好。……”所以單道台下來，立刻就派人到首縣裏去提人的。當下人已提到，局子裏有的是翻譯，立刻問他是那一國的人，甚麼名字。幸虧鄰省湖北漢口就有他該管領事，可以就近照會。馬上又回明撫台，詳細由撫台打了一個電報給湖廣總督，托他先把情節告訴他本國領事，再彼此商量辦法。

這位單道台辦事一向是面面俱到，不肯落一點褒貶的。他說：“這事是人命關天，況且兇手又是外國人，湖南省的闊人又多，如果一個辦的不得法，他們說起話來，或是聚眾同外國人爲難起來，到這時節，拿外國人辦也不好，不辦也不好。不如先把官場上爲難情形告訴他們，請他們出來替官場幫忙。如此一來，他們一定認做官場也同他們一氣，紳士、百姓一邊就好辦了。但是一件：外國領事一定不是好纏的。外國人打死了人，雖然不要抵命，然而其勢也不能輕輕放他回去。但是如今我們說定這外國人一個什麼罪名，領事亦決計不答應。此時卻用著他們紳士、百姓了。等他們大眾動了公憤，出頭同領事硬爭，領事見動了衆，自然害怕。再由我們出去壓服百姓，叫百姓不要鬧。百姓曉得我們官場上是幫著他們的，自然風波容易平定。那時節兇手的罪名也容易定了，百姓自然也沒得說了，外國領事還要感激我們。內而外部，外而督、撫，見你有如此才幹，誰不器重，真是無上妙策！”主意打定，立刻就想坐了轎子去拜幾個有權勢的鄉紳，探探他們口氣，好借他們做個幫

手。

正待上轎，已有人前來報稱：“衆紳士因爲此事，說洋務局不該不把外國兇手交給縣裏審問，如今倒反拿他留在局中，十分優待，因此衆人心中不服，一齊發了傳單，約定明日午後兩點鐘在某處會議此事。又聽說一共發了幾千張傳單，通城都已發遍。將來來的人一定不少，還恐怕愚民無知，因此鬧出事來。”

單道台聽了，馬上三步並做兩步，上了轎，又吩咐轎夫快走。什麼葉閣學、龍祭酒、王侍郎，幾個有名望的，他都去拜過。只有龍祭酒門上回感冒未見，其餘都見著的。見了面，頭一個王侍郎先埋怨官場上太軟弱，不應該拿兇手如此優待，如今大衆不服，生怕明天鬧出事情出來，彼此不便。好個單道台，聽了王侍郎這番說話，連說：“這件事職道很替死者呼冤！……一定要稟明上憲，照會領事，歸我們自家重辦。好替百姓出這口氣！”

王侍郎道：“既然曉得百姓死的冤枉，極該應把兇手發到縣裏，叫他先吃點苦頭，也好平平百姓的氣。”單道台湊近一步道：“大人明鑒：我們做官的人只好按照約章辦理。無論他是那一國的人，都得交還他本國領事自辦。面子上那能說句違約的話呢？但是職道卻有一個愚見：這個兇手如今無故打死了我們中國人，倘若就此輕輕放他過去，不但百姓不服，就是撫憲同職道，亦覺於心不忍。所以職道很盼大人約會大衆幫著出力，等到領事來到此地，同他竭力的爭上一爭。倘若爭得過來，一來伸了百姓的冤，二來也是我們的面子。就是京裏曉得了，這是迫於公憤的事，也不能說什麼話。”王侍郎道：“官不幫忙，只叫我們底下出頭，這是還有用嗎？”單道台發急道：“職道何嘗不出力！要說不出力也不趕著來同大人商量的。”

一席話竟把王侍郎……一班紳士拿單道台當作了好官，說他真能衛護百姓。登時傳遍了一個湖南省城，竟沒有一個不說他好的。

單道台又恐怕底下聚了多少人，真要鬧點事情出來，倒反棘手。過了一天，因為王侍郎是省城衆紳衿的領袖，於是又來同王侍郎商議。見面之後，先說：“接到領事電報，一定要我們把兇手護送到漢口，歸他們自己去辦。是職道同撫憲說明，一定不答應他。現在撫台又追了一封電報去，就說百姓已經動了公憤，叫他趕緊到這裏，彼此商量辦法，以保兩國睦誼。如今電報已打了去，還沒有回電來，不曉得那邊怎麼樣。卑職深怕大人這邊等得心焦，所以特地過來送個信。總望大人傳諭衆紳民，叫他們少安毋躁，將來這事官場上一定替他們作主，決不叫死者含冤。所慮官場力量有時而窮，不得不借衆力以爲挾制地步；究竟到了內地，他們勢孤總可以強他就我。所以動衆一事，大人明鑒，只可有其名而無其實。倘或聚衆人多了，外國人有個一長兩短，豈不是於國際上又添了一重交涉麼？”

此時，王侍郎本系丁憂在家，剛剛服滿，頗有出山之意。一聽這話，深以爲然。但是于自己鄉親面上不能不做一副激烈的樣子，說兩句激烈的話，以顧自己面子，其實也並不是願意多事的人。當下聽了單道台的話，連稱“是極”。等到單道台去後，他那些鄉親前來候信，王侍郎只勸他們不可聚衆，不可多事，將來領事到來，撫台一定要替死者伸冤。他是一鄉之望，說出來的話，衆人自然沒有不聽的，果然一連平定了三天。

等到第四天，領事也就到了。領事只因奉到了駐京本國公使的電報，叫他親赴長沙，會審此案，所以坐了小輪船來的。地方官接著，自不得不按照條約以禮相待，預備公館，請吃大菜。一切煩文不用細述。等到講到了命案，單道台先同來的領

事說：“我們中國湖南地方，百姓頂蠻，而且從前打‘長毛’，全虧湖南人，都是些有本事的。他們爲了這件事情，百姓動了公憤，一定也要把兇手打死，以爲死者伸冤。兄弟聽見這個信，急的了不得，馬上稟了撫台，調了好幾營的兵，晝夜保護，才得無事，不然，那兇手還能活到如今等貴領事來嗎！”領事道：“這個條約上有的，本應該歸我們自己懲辦；倘若兇手被百姓打死了，我只問你們貴撫台要人。”

單道台道：“這個自然，不特此也，百姓聽見貴領事要到此地，早已商量明白，打算一齊哄到領事公館裏，要求貴領事拿兇手當衆殺給他們看。百姓既不動蠻，不能說百姓不是。他們動了公憤，就是地方官亦無可如何。不知貴領事到了這個時候是個怎麼辦法？”領事聽了他這番話，一想：“現在我們勢孤，倘真百姓鬧起事來，也須防他一二。”但是面子上又不肯示人以弱，呆了一呆，說道：“貴道台如此說法。兄弟馬上先打個電報給我們的駐京公使，叫他電回本國政府，趕快派幾條兵輪上來。倘若百姓真要動蠻，那時敝國卻也不能退讓。”

單道台一聽領事如此說法。亦就正言厲色的說道：“貴領事且不要如此說法。敝國同貴國的交誼，固然要顧；然而百姓起了公憤，就是敝國政府亦不能禁壓他們，何況兄弟。以前是貴領事未到，百姓幾次三番想要鬧事，都是兄弟出去勸諭他們。又告訴他們聽：“將來領事到來，自能秉公辦理，爾等千萬不可多事。”又告訴他們，貴領事今天初到這裏，他們已聚了若幹的人，想來問信，又是兄弟拿他們解散。若非兄弟出力，早已鬧出事來，貴領事那裏還能平平安安在這裏談天。就是打電報去調兵船，只怕遠水亦救不得近火。如今各事且都丟開不講，但說這個兇手，論他犯的罪名是‘故殺’，照敝國律例是要抵擬的。但不知貴領事此番前來，作何辦理？”

領事道：“是‘故殺’不是‘故殺’，總得兄弟問過犯人一次，方能作準。就是‘故殺’，敝國亦無擬抵的罪名，大約不過監禁幾個月罷了。”單道台道：“辦的輕了，恐怕百姓不服。”領事道：“貴國的人口很多，貴國的新學家做起文章來或是演說起來，開口‘四萬萬同胞’，閉口‘四萬萬同胞’，打死一個小孩子值得什麼，還怕少了百姓嗎？”單道台一聽領事說的話，明明奚落中國，有心還要駁他幾句，回心一想：“彼此翻了臉，以後事情倒反難辦。我橫豎打定主意，兩面做個好人。只要他見情於我，我又何苦同他做此空頭冤家呢。”想罷，便微微一笑，暫別過領事，又回到王侍郎家裏，把他見了領事，如何辯駁，如何要求，添了無數枝葉。不曉得的人聽了都當真正是個好官，真能夠回護百姓。後來大眾問他：“到底辦這外國人一個什麼罪名？”單道台道：“這個還要磋磨起來看。”

單道台此時也深曉得領事與紳士兩面的事不容合在一處的。但是面子上見了領事不能不裝出一副害怕的樣子，說百姓如何刁難，如何挾制；“如果不是我在裏頭彈壓住他們，早晚他們一定鬧點事情出來。”只要說得領事害怕，自然可望移船就岸。見了紳士，又做出一副慷慨激烈的樣子，說道：“我們中國是弱到極點的了！兄弟實在氣憤不過！如今我們還沒有同他爲難，聽說他要把諸公名字開了清單，寄給他們本國駐京公使，說是這樁命案全是諸公鼓動百姓與他爲難，拿個聚衆罪名輕輕加在諸公身上。將來設有一長兩短，百姓人多，他查不仔細，諸公是不得免的！”

幾個紳士一聽這話，起先是靠了大眾公憤，故而敢與領事抵抗；如今聽說要拿他們當作出頭的人，早已一大半都打了退堂鼓了。反有許多不懂事的人，私底下去求單道台，求他想了

個法子，不要把名字叫領事知道方好。因此幾個周轉，領事同紳士都拿單道台當做好人。

當下拿兇手問過兩堂，定了一個監禁五年罪名。據領事說：照他本國律例，打死一個人，從來沒有監禁到五個年頭的，這是格外加重。撫台及單道台都沒有話說。單道台還極力恭維領事，說他能顧大局，並不袒護自己百姓，好叫領事聽了喜歡，及至他見了紳士，依舊是義形於色的說道：“雖然兇手定了監禁五年的罪名，照我心上，似乎覺得辦的太輕，總要同他磋磨，還要加重，方足以平諸公之氣！”這番話，他自己亦明曉得已定之案，決計加重不為，不過姑妄言之，好叫百姓說他一個“好”字。至於紳士，到了此時，一個個都想保全自己功名，倒反掉轉頭來勸自己的同鄉說：“這位領事能夠把兇手辦到這步地位，已經是十二分了。況且有單某人在內，但凡可以替我們幫忙，替百姓出氣的地方，也沒有不竭辦的。爾等千萬不可多事！”百姓見紳士如此說法，大家誰肯多事。一天大事，瓦解冰銷，竟弄成一個虎頭蛇尾！

只有單道台卻做了一個面面俱圓：撫台見面誇獎他，說了能辦事；領事心上也感激他彈壓百姓，沒有鬧出事來，見了撫台亦很替他說好話；至於紳衿一面，一直當他是回護百姓的，更不消說得了。自從出事之後，頂到如今，人人見他東奔西波，著實辛苦，官廳子上，有些同寅見了面，都恭維他“能者多勞”。單道台得意洋洋的答道：“忙雖忙，然而並不覺得其苦。所謂‘成竹在胸’，凡事有了把握，依著條理辦去，總沒有辦不好的。”人家問他有甚麼訣竅。他笑著說道：“此是不傳之秘，諸公領悟不來，說了也屬無益。”人家見他不肯說，也就不肯往下追問了。

又過了些時，領事因事情已完，辭行回去。地方官照例送

行，不用細述。誰知這回事，當時領事只認定百姓果然要鬧事，幸虧單道台一人之力，得以壓服下來。當時在湖南雖隱忍不言，過後想想，心總不甘，於是全歸咎於湖南紳衿。又說撫台不能鎮壓百姓，由著百姓聚衆，人太軟弱，不勝巡撫之任。至於幾個爲首的紳衿，開了單子，稟明駐京公使，請公使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詰責，定要辦這幾個人的罪名。又要把湖南巡撫換人。因此外國公使便向總理衙門又駁出一番交涉來。要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顧問官 洋翰林見拒老前輩

且說駐京外國公使接到領事的稟帖，一想這事一定要爭的，便先送了一個照會到總理衙門，叫這些總理各國事務大人們照辦。列位看官是知道的：中國的大臣，都是熬資格出來的。等到頂子紅了，官升足了，鬍子也白了，耳朵也聾了，火性也消滅了。還要起五更上朝，等到退朝下來，一天已過了半天，他的精神更磨的一點沒有了。所以人人只存著一個省事的心：能夠少一樁事，他就可多休息一回。倘在他精神委頓之後，就是要他多說一句話也是難的。而且人人又都存了一個心，事情弄好弄壞，都與我毫不相干，只求不在我手裏弄壞的，我就可以告天罪了。

人人都存著這個念頭，所以接到公使的照會，司員看了看，曉得是一件交涉重案，壓不來的，馬上拿了文書呈堂。無奈張大人看了搖搖頭，王大人看了不則聲，李大人看了不贊一辭，趙大人看了仍舊交還司員。司員請示：“怎麼回復他？”諸位大人說：“請王爺的示。”第二天會見了王爺，談到此事。王爺問：“諸位是什麼意思？還是答應他，還是不答應他？怎麼回復他才好？”諸位大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句話也沒有。王爺等了半天，見各位大人沒有一句說話，又問下來道：“到底諸公有些什麼高見？說出來大家亦可以商量商量。”張、王、

李、趙四位大人被王爺這一逼，不能不說話了。張大人先開口道：“還是王爺有什麼高見。一定不會差的。”王大人更報著自己的名字，說道：“某人識見有限，還是王爺曆練的多，王爺吩咐該怎麼辦，就怎麼辦罷。”李大人道：“他二位說的話一些不錯。”趙大人資格最淺，就是肚皮裏有主意，也不敢多說話的，只隨著大眾說，應了一聲“是”。王爺見談了半天仍談不出一毫道理來，於是摸出表來一看。張大人說本衙門有事，王大人說還要拜客，李、趙二位大人亦都要應酬，一齊說了聲“明天再議”。送過王爺，各人登車而去。

過了兩天，公使館裏沒有來討回信，王爺同他四位亦就沒有再提此事。等到第三天，公使因為他們沒有回復，又照會過來問信。他們還是不得主意。王爺同他們議了半天，無非“是是是”，“者者者”，鬧了些過節兒，一點正經主意都沒有。這天又是空過去，亦沒有照複公使。等到第五天，公使生了氣，說：“給你們照會，你們不理！”於是寫了一封信來，訂期明日三點鐘親自前來拜會，以便面商一切。諸位王爺、大人們，只得答應他，回他：“明天恭候。”同外國人打交道是不可誤時候的。說是三點鐘來見，兩點半鐘各位王爺、大人都已到齊，一齊穿了補褂朝珠，在一間西式會客堂上等候。剛剛三點，公使到了。從王爺起，一個個同他拉手致敬，分賓坐下，照例奉過西式茶點。王爺先搭訕著同他攀談道：“我們多天不見了。”分使還沒有答腔，張大人忙接了一句道：“這一別可有一個多月了。”王大人道：“還是上個月會的。”李大人道：“多時不見，我們記挂貴公使的很。”趙大人道：“我們總得常常敘敘才好。”公使是懂得中國話的，他們五位都說客氣話，少不得也謙遜了一句。王爺又道：“今天天氣好啊。”張大人道：“沒有下雨。”王大人道：“難得貴公使過來，天緣總算湊

巧得的。”李大人道：“幸虧是好天。下起雨來，這京城地面可是有些不方便。”趙大人道：“我曉得貴公使館裏很有些精于天文的人，不是好天，貴公使亦不出來。”公使又問道：“前天有兩件照會過來，貴親王、貴大臣想都已見過的了，爲什麼沒有回復？”王爺道：“就是湖南的事嗎？”張大人亦說了一聲：“湖南的事？”公使問：“怎麼辦法？”王爺咳嗽了聲，四位大人亦都咳嗽了一聲。公使又問：“怎麼樣？”王爺道：“等我們查查看。”四位大人亦都說：“須得查明白了，再回復貴公使。”公使問：“幾天方能查清？”王爺道：“行文到湖南，再等他聲復到京，總得兩個月。”四位大人齊說：“總得兩個月。”公使道：“敝國早替貴國查明白了，實在巡撫過於軟弱。一班紳衿架弄著百姓，幾乎鬧出‘拳匪’那乍的事來。我們彼此要好，所以特地關照一聲。貴親王、貴大臣似可無須再去查得，就請照辦罷。”王爺又咳嗽了一聲，各位大人亦都咳嗽了一聲，但是也有吐痰的，也有不吐痰的。呆了半天，公使又追著問信。王爺說：“我們須得商量起來看。”四位大人齊說：“總得商量起來看。”公使聽了，微微一笑。幸虧這位公使性氣和平，也是曉得中國官場的習氣是捱一天算一天，等到實在捱不過去，也只好隨著他辦。所以當時聽了這班王爺、大人們的說話，也不過於迫脅他們，但道：“要等行文去查，那是等候不及。現在電報又不是不通，諸公馬上打個電報去，兩三天裏頭，還怕沒有回電嗎？”一句話把他們提醒了，一齊都說：“准其打電報地去問明白了，就給貴公使回音罷。”公使臨走又說了一句：“三日之後，來聽回音。”

等到送過公使，王爺說道：“這件事情，還是依他，還是不依他？倘若不依他，總得想個法子對付他才好。”四位大人當中，要算張大人資格最老，經手辦的事亦頂多，忙出來攔住

道：“王爺不曉得，我們同外國人打交道也不止一次了，從來沒有駁過他的事情。那是萬萬拗不得的，只有順著他辦。”說完，又回頭對王、李、趙三位大人道：“我們辦交涉事辦老了，這一點點訣竅還不懂得。”王爺被他駁得無話可說，歇了半天，搭訕著說道：“這件事情，你們到底查明白了沒有？”張大人道：“用不著。等到他們外國人來，他們說怎麼辦就怎麼辦，還要王爺操這個心嗎。”其實公使來鬧了半天，爲了什麼事，他們亦只曉得一個大略，是湖南出了一件人命交涉案件，公使不答應，說巡撫軟弱，挾制政府裏換人。究竟案中的詳情，他們還是糊裏糊塗一個個吃了“補心丹”，竅一齊把心補住，決不肯爲了此事再操心的。當下又談了一回，無非是商量把現在這位湖南巡撫調任別處，揀一個有機變的調做湖南巡撫。又是張大人出主意道：“我們調去的人，怕他們外國人不願意，何如等他後天來討回信時，探探他的口氣？他說那個好，就派那一個去，省得將來同他們不對，又來同我們倒蛋。”王爺點頭稱“是”。大衆亦就別去。

且說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聽了外國公使的說話，心上雖不甘願遷就他，卻也不違拗他。等到第三天公使又來討回信的時候，見了面拿他恭維了一泡。先時一個個手裏都捏著一把汗。後來提到正事，王爺頭一答應他：“准定把湖南巡撫換人。但是放那一個去，一時還斟酌不出這麼一個對勁的。最好是同貴國人說得來的，以後辦起交涉來，彼此有個商量，不至於再像這回事，弄得不討好。”公使道：“是啊，現署山東巡撫的賴養仁賴撫台這人就很好。前任黃撫台很同我們敝國人作對。自從姓賴的接了手，我們的鐵路已經放長了好幾百里，還肯把濰縣城外一塊地方借給我們做操場。貴親王、貴大臣是曉得的，敝國在貴省地方造了鐵路，不見得中國人不坐；載貨搭客，原

是彼此有益的事情。就是借地做操場，後來亦總要還的。不曉得前任黃某人爲什麼商量不通。賴撫台是開通極了，所以我們各國都歡喜他。以後貴政府都要用這種人，國家才會興旺。現在據我們意思：貴親王、貴大臣就奏明貴國皇上，竟把賴某人補授湖南巡撫，再揀一個同賴某人一樣的人做山東巡撫。如此方見我們兩國邦交更加親熱。諸公以爲如何？”

王爺聽了，望望四位大人，四位大人，亦望望王爺，彼此不則一聲，還是王爺熬不過，就近同張大人說：“既然他們說賴某人好，我們就給他一個對調罷？”張大人搖搖頭道：“使不得！使不得！賴某人一準升湖南巡撫，山東一席還要斟酌。這個是他們不歡喜的，調了過去亦不討好。還是陝西寶某人，從前做津海道的時候，很應酬他們外國人。凡是才進口的新鮮果子，以及時鮮吃物等類，他除掉送我們幾個人之外，各國公使館裏他都要送一分去。你說他想的周到不周到！如果把這種人調到山東去，他們一定喜歡的。”王爺道：“既然如此，我們就答應他就是了。”張大人道：“倒也不在乎一定先要說給他們。只要不駁他的話，他就曉得我們已經許他的了。王爺不曉得：老辦交涉的，本有這‘默許’的一個訣竅，凡事我們等他做，不則聲，他們就曉得我們已經允許了他了。”王爺點頭稱“是”。

他二人談了半天，公使等得不耐煩，又問：“怎麼樣？”他們幾個人只是守著默許的秘訣，無論如何也不做聲。公使急得發跳，還是王爺熬不住，同他說了聲“回來就有明文”。公使聽了這句也就明白，不再往下追問了。又說了幾句別的閒話，分手辭去。次日果然一連下了兩條上諭：湖南、山東兩省巡撫，一齊換人。先前的那位湖南巡撫，亦並沒有拿他調補陝西，落空下來，這也是張大人的調度，說他是得罪過外國人的人，一

時不好叫他有事情，總得冷冷場，等人家平平氣，方好位置他。閒話休題。

且說新任山東巡撫寶撫台，名喚寶世豪，原是佐貳出身。生平最講究的是應酬。做佐雜的時候，有一次跟著一位候補知縣一同到外州縣出差。候補知縣坐的是轎子，他不肯化錢，在路上或是叫部小車子，或是跟著轎子一路的跑。有些不知道的，還當是跟的差官、底下人之類，並沒人曉得他是太爺。亦是他運氣湊合：這年正在省裏候補，空閒著沒有事，齊巧本省巡撫有位老太爺最愛著象棋，就有人把他保薦進去，同老太爺一連下了十盤，就一連和了十盤。據寶世豪私下對人家說：“若照老太爺手段，贏他一百盤都容易；但是恐怕老太爺面子上過不去，所以同他和了十盤。”此時老太爺也明曉得寶世豪是個好手，但是自己生性好勝，不贏他一盤總不肯歇手。幸虧寶世豪乖覺，摸著老太爺脾氣，故意讓他幾步，等老太爺贏了一盤，光了光面子，果然老太爺大喜，連說：“我今天雖然贏了寶某人棋子，然而他的手段是好的。……只有他還可以同我交交手，若是別人休想。”

寶世豪聽老太爺獎勵他，甚喜。此時老太爺離不了他，先叫兒子委了他幾個挂名差使，拿乾薪水。後來碰著機會，開保舉，又把他保舉過班；連進京引見的盤費，都是老太爺叫兒子替他想的法子，無非是委派一個解餉等差，無庸細述。等到引見出來，走了老太爺門路，署過兩趟好缺，又著實弄到幾文。又一齊孝敬了上司。於是升過府班，過道班，保送海關道，放津海關道，一齊都是應酬來的。津海關做了兩年，只因有人謀他的這個缺，上頭也曉得他發了財了，就拿他升臬司，接著升藩司，如今升山東巡撫。他自從佐貳起家，一直做到封疆大吏，前後不到十年工夫。

他辦交涉的手段，還是做候補道的時候就練好的。等到做了津海關道，自然交涉等事情更多了。他練就的一套功夫是什麼？就是上文張大軍機所說的“默許”的一個秘訣。凡是洋人來講一件事情，如果是遵條約的，固然無甚說得；倘若不遵條約的，面子上一樣同人家爭爭，到後來洋人生氣，或者拿出強項手段來辦事，他亦聽那洋人去幹，決不過問。後來洋人摸著了他的脾氣，凡百事情總要同他言語一聲，他允也罷，不允也罷，洋人自己去幹他自己的。他有時碰了上頭的釘子，下來問那洋人，洋人道：“你早已默許我過了。你不許我做，我能做嗎？如今事已做成了，你再要我反悔，可是不能。倘若一定要反悔也可以，你賠我若干錢，我就歇手。你爲什麼不早點攔住我？如今我已經化了本錢，忽然攔住我，我不做，耽誤我的賣買，壞我的名氣，還得賠我若干錢，方能過去。否則不能同你幹休！”他聽了外國人的說話，仍舊無言可答。後來外國人又來問他討銀子，要賠款。倘或彼此說開了，也就不要了；有些說不開的。外國人問他要賠款，他還當真的給他。如此者三四次。上頭見他賠銀子是真的，以後的事曉得他爲難，只要外國人沒有話說，也不來責備他了。

且說他如今升了巡撫，自然是過了幾年，閱曆愈深。又加以外國人在他手裏究竟占過便宜，不肯忘記了他，一聽他來，個個歡喜。到任之後，這一個來找，那一個來找。凡是來找他的外國人，他沒有一個不請見，又沒有一個不回拜。一天到晚，只有同外國人來往還來不及，那有工夫還能顧及地方公上事呢。因此便有人上條陳說：“大帥萬金之體，爲國自愛，倘照這樣忙法子，就是天天喝參湯，精神也來不及，總得找個人能夠替代替代才好。”

寶世豪道：“外國人事情，他們一樣不懂，誰能替我？除

非現在有這樣一個人懂得外國人的脾氣，有什麼事情他替我代辦了，不要我操心，還要外國人不生氣，如此，我才放心得下。你們可有這們一個人？”大家保舉不出人，也就不往下說了。後來這個風聲傳到外國人的耳朵裏，便借此因頭硬來薦人；又引證海外那一個國從前沒有興旺的時候，亦是借用別國有本事的人做客卿，然後他的國度就此興旺了。這也不過借他做個向導的意思。

寶世豪聽了這個說話，心想：“這個法子倒不錯。用外國人去對付外國人，外國人同外國人有些事情，總容易商量行通，不消我費心。而且以後永無難辦的交涉。我倒可以借此卸去這付重擔，省得外國人時刻來找我，也免後裏頭嫌我辦得不好。橫豎有人當了風去，好歹不與我相干。”存了這個主意，馬上答應，就托外國人介紹，請了一位向導官。據他們外國人說：“此人在他們學堂裏學的是政治、法律，都得過高等文憑的。”寶世豪道：“我這一番的公事，十府、二直隸州、一百單八州、縣，所有的公事都要我一個人過目，我那兒來的及。有了這個幫手，我也可以歇歇了。”過了兩天，介紹的人先把合同底子送過來請寶世豪過目，滿紙洋文，寫的花花綠綠的。寶世豪不認得，發到洋務局叫翻譯去翻譯好。又由洋務總辦斟酌添了兩條，餘外無其改動。每月是六百兩薪水，先訂一年合同。寶世豪看了無話，就叫照辦。那洋人本是住在中國的，自然一請就到。等合同簽字之後，寶撫台便約他到衙門裏同住，以便遇事可以就近相商。那洋人本無家眷，原是無可無不可的，搬了進來。因為他姓喀，撫台稱他喀先生，合衙門都稱他喀師爺，官場來往，還稱他為喀老爺、喀大人，有些不曉得他的姓，都尊之為“洋大人。”

閒話休敘。單說他才接事的頭一天，寶世豪爲了長清縣稟

到一件命案，師爺擬的批不算數，一定要叫翻譯去同喀先生說過，請喀先生擬批。誰知講了半天，一個案由還沒有明白。大家都說：“喀先生學的是外國刑名，中國的刑名他沒有講究過，就是擬了出來，到部裏亦要駁的，還是請我們自己老夫子擬罷。”寶世豪無奈，只得拿回來交給自己老夫子去辦。又過了幾天，上頭有廷寄下來，叫他練兵，辦警察，開學堂。他得了這個題目，便道：“這幾件都是新政事宜，可要請教這位大政治家了，”即忙把喀先生請了來，同他逐一細講，要他代擬章程。喀先生道：“這幾件在我們敝國都是專門的學問。即以練兵而論：陸軍有陸軍學堂，水師有水師學堂。就以學堂而論：也有初級，有高級。我不是那學堂裏出身，不好亂說。”

寶世豪至此方才有點反悔之意，皺了皺眉頭，說道：“人命案件請教你，你說中國刑名你不懂。今兒這些事情，原是上頭照著你們法子辦的，怎麼你亦不懂？這樣不懂，那樣不懂，到底你曉得些什麼呢？”喀先生道：“你們中國的法律本是腐敗不堪的。現今雖然說改，亦還沒有改好。要我拿了你們的法委去辦事，我可不能。我要用我們敝國的法律，大帥你又怕部裏要駁。今兒你大帥所說的幾件事，在我敝國都是專門學問。如果你大帥一準辦這幾樁事，要我薦人，我都有人。至於問我曉得些什麼，將來倘如有了同敝國交涉的事情，不消你大帥費心，我都可以辦得好好的。”寶世豪聽了無話。所有新政仍舊委了本省司、道分頭趕辦，也不再去請教喀先生了。喀先生也樂得拿薪水，吃飯睡覺，清閒無事。不知不覺，已過了半年下來。

一天他有一位外國同鄉，帶了家小，初次到中華來，先到山東遊歷。因為叫人挑行李，價錢沒有說明白，挑夫欺他也有，全把那個外國人的行李吃住不放。約摸有二裏多路，定要

他五百大錢一擔。那個外國人恨傷了，曉得喀先生在撫台衙門這裏，便來找他，將情由細說一遍，又說挑夫一共三個。喀先生心上想：“在此住了半年，一無事辦，自己亦慚愧得很，如今借此題目，倒可做篇文章了。”便去找寶世豪，氣憤憤的說：“挑夫吃住他同鄉的行李，直與搶奪無異。貴國這條律例我是知道的，應請大帥將挑夫三名一概按例梟示，方合正辦。”

寶世豪起初聽了，還以為挑夫果然可惡，如其搶奪洋人行李，一定要重辦的。立刻傳了首縣來，告訴他這事，叫他辦人。首縣去不多時，回來稟稱：“人已拿到，並且問過一堂。此事原系挑夫同洋人講明五百大錢。因此洋人不肯付錢，挑夫一定吃住了討，說：‘五百一擔本是講明白的，少一個我可不能。’洋人氣急了，就拿棍子打人。現在有個挑夫頭都打破了，卑職驗得屬實。因此三個挑夫起了哄，說錢亦不要了，仍把東西挑回去，等洋人另外找人去挑，他們總算沒有做這筆買賣。後來還是房東出來打圓場，每擔給他三百大錢，行李亦早已變代了。據卑職看，這件事情早已完結的了，那個洋人又來叫大帥操心，亦未免太多事了。”

首縣一番話說得甚為圓轉，寶撫台一聽不錯，說：“挑夫亂要錢，誠屬可惡；你既打了他，又沒有照著原講的價錢給他，如今反說挑夫動搶，一定要我拿他們正法，這也太過分了！”便請了喀先生來，把情節同他講明，叫他回復那洋人，不要管這事。誰知喀先生不聽則已，聽了之時，竟其拍桌子，捶板凳，朝著寶撫台大鬧起來，說：“我自從接事以來，不按照你們中國的法律辦事，嫌我不好；如今按照你們中國的法律辦事，亦是不好！明明是瞧我不起，所以不聽我的話！既然不聽我的話，還要我做什麼呢！”當下那洋人又著實責備寶撫台，說他違背合同：“既然請了我來，一點事權也不給我，被別國人看

著，還當是我怎樣無能。這明明是壞我的名譽，以後還有誰請我呢！現在你把一年的薪水一齊找出來給我還不算，還要賠我名譽銀子若干。如果不賠我，同你到北京公使那裏講理去。”說完，就要拖了竇撫台出去。竇撫台問他：“那裏去？”他說：“北京去。”竇撫台說：就是要北京去，我自有職守的人，不奉旨是不能擅離的。你要去，你一個人先去罷。這是你自己要去，不是我辭你的，不能問我要薪水。”

那洋人一聽竇撫台如此的回絕他，越發想要蠻做。幸虧其時首縣還沒走，立刻過來打圓場，一面同洋人說：“有話總好商量，我們回來再說。他是一省之主，你把他鬧翻了，你在這裏是孤立無助的，吃了眼前虧，不要後悔！”洋人聽了這兩句話，一想不錯，方才閉了嘴不響。首縣又過來求大帥息怒：“大帥是朝廷椿石，他算什麼東西！倘或大帥氣壞了，那還了得！”竇撫台亦只好收篷，就吩咐把此事交給洋務局去辦。首縣答應下去，稟明洋務局老總，就同著洋務局老總找到洋人，說來說去，言明認賠一年薪水，以後各事概不要他過問。洋人只要銀子到手，自然無甚說得。

竇撫台自從上了這們一個當，自己也深自懊悔，倚靠洋人的心也就淡了許多了。後首有人傳說出來：這事一來是竇世豪自己懊悔，深曉得上了外國人的當；一來是他親家沈中堂從京裏寫信出來通知他，信上說：“現在京裏很有人說親家的閒話，說親家請了一位洋人做老夫子，大權旁落，自己一點事不問。這事很失國體，勸親家趕快把那位洋人辭掉，免得旁人說話。至戚相關，所以預行關照。”竇世豪得了這封信，所以毅然決然，借點原由同洋人反對，彼此分手，以免旁人議論，以保自己功名。

話休絮煩。且說他這位親家沈中堂，現官禮部尚書、協辦

大學士，又兼掌院大學士。雖然不在軍機處有什麼權柄，然而屢掌文衡，門生可是不少。他的爲人本來是極守舊的，無奈後來朝廷銳意維新，他雖不敢公然抵抗，而言談之間，總不免有點牢騷。有天，有兩位督、撫，又有幾個禦史，連上幾個折奏，請減科舉中額，專重學堂。老頭子見了，心上老大不高興，嘴裏說道：“不要說別人，就是他們幾位，從前那一個不是由科舉出身，如今已得意了，倒會出主意，斷送別人的出路，真正豈有此理！”後來打聽著上摺子的幾位禦史，內中有一個姓金的，一個姓王的，都是那年會試他做總裁取的門生，因此越發氣的了不得！無奈朝廷已經准了他們的折奏，面子上不好說什麼，只吩咐門上人：“以後王某人同金某人來見，一概擋駕。璧還他們的門生帖子，不要收。”門上人答應著。後來王、金二人來了，果然被門上人擋住了。兩人只得托人疏通。無奈他老人家個性發作，決意不收。兩人無可如何，只索罷休。又過了些時，又有那省督、撫奏請朝廷優待出洋遊學畢業回來的學生。他老人家得了這個信，越發鬍子根根蹶起，說：“這些學生，今兒鬧學堂，明兒鬧學堂，一齊都是無法無天的，怎麼好叫朝廷重用他們！這種人做了官還得得！”當下正要把他那些得意門生，凡是與自己宗旨相同的，挑選幾十位，約會在一處，請他們吃飯，商量挽回的法子。單子還沒有發出，又傳到一個消息。說要把天下闡觀寺院，一齊改作學堂。他老人家一聽這話，更氣得兩手冰冷，連連說道：“如今越鬧越好了！……再鬧下去，不曉得還鬧出些什麼花樣來！我亦沒有這種氣力同他們去爭，只有禱告菩薩給他們點活報應就是了。”這一夜，直把他氣的不會合眼，第二天就請病假在家裏靜養。

他是掌院，又是尚書，自然有些門生屬吏，川流不息的前來瞧他。大眾一齊曉得老師犯的病是醫藥不能治的，便有一個

門生告奮勇，說：“門生拚著官不要，拚著性命不要，學那從前吳都老爹的‘屍諫’，明天一定要上摺子爭回來，倘若上頭不批准，門生真果死給衆人看，總替老師出這一口氣！”沈中堂一看這告奮勇的人不是別人，正是侍讀學士旗人紳靈，號叫紳筱庵的便是。還是三科前那年殿試，他做閱卷大臣，把紳筱庵這本卷子取在前十本內，第二科留館。旗人升官容易，所以如今已做到侍讀學士了。沈中堂看清是他，忙把大拇頭一伸，說：“你老弟倘能把這樁事扳回來，菩薩馬上保佑你升官，將來一定做到愚兄的地位！”紳筱庵當時亦就義形於色的辭別老師，言明：“回家擬好摺子，請老師明天候信便了。”沈中堂聞言之下，喜雖喜，然而面上還露著一副哀戚之容，說：“筱庵老弟果真要屍諫，雖是件不朽之事，但是他一家妻兒老小靠托誰叫！我老頭子這們一把年紀，官況又不好，還能照顧他嗎！”於是呆了一回，等到衆人要去，一定要親自送他們到門外上車。衆門生執定不肯，說：“老師于門生向來是不送的。倘若老師要送，一定是拿我們擠諸門外了。”於是走到簷下，大衆站定不肯定。沈中堂道：“我不是送衆位，我是送筱庵老弟的。筱庵果然要學吳侍禦之所爲，我們今日就要一別千古了，我怎好不送他一送呢！”衆人見他如此說法，只得隨他送諸門外。

如今不說紳學士回去擬折，且言沈中堂送客進來，也不回上房，一直到自己常常念經的一間屋子裏，就在觀音面前，抖抖擻擻的，點了一炷香，又爬下碰了三個頭。等到碰頭末了一個，爬在地下，有好半天沒有站起。口中念念有詞，也不曉得禱告的是些什麼。後首起來之後，又上氣不接下氣的念了半遍《金剛經》，實在念不動了，只好次日再補。自此便在家養病，三天假滿，又續三天。老頭子一心指望紳學士摺子上去，定有

一道上諭。即使批斥不准或是留中，紳筱庵即說明屍諫，“他的爲人平時雖放蕩不羈，然而看他前天那副忠義樣子，決計不是說著玩玩的。但是摺子上去准與不准，以及筱庵死與不死，總應該有具確信，何以一連幾天，杳無消息？真令人猜不出是個什麼緣故。眼見得六天假期滿了，筱庵那裏還是無動靜。自己又不是怎樣病得利害，請假請得太多了，反怕有人說話。”無奈只得銷假請安。

衆門生屬吏見他老人家病痊銷假，又一齊趕了來稟候。沈中堂見了衆位，又獨獨不見紳學士。前天的話是大家一齊聽見的，沈中堂便問衆人：“這兩天見著筱庵沒有？我等了他五天，摺子仍舊沒有上去。難道前天說的話是隨口說說的嗎？如果說了話不當話，我也不敢認爲門生了！”其時衆人當中，有個同紳筱庵同做日講起居注官，一位“翰讀學”，姓劉名信明。他聽了沈中堂的說話，忙替紳筱庵辯道：“筱庵那天從老師這兒回去，聽說竟爲這件事氣傷了，在家裏發肝氣。請了許多中國醫生醫不好，後來還是吃了洋醫生兩粒丸藥吃好的。第二天睡了一天，第三天才起來的。正想辦這件事，湊巧那兩天熱，不知怎樣又忽然發起痧來。馬上找了個剃頭的挑了十幾針，幸虧挑的還快，總算保住性命。現在是門生大家叫他在家裏養病，不要出來，受了暑氣不是玩的。大約明天總到老師這裏來請安。沈中堂道：“原來說來說去，他的性命還是要緊的。他連外國大夫的藥都肯吃，他還肯爲了這件事死嗎。我如今也斷了這個念頭，決計不再望他死了。”言罷，恨恨不已。過了兩天，紳筱庵曉得老師怪他，但是不好意思見老師的面。後來好容易找了許多人疏通好了，方才來見。沈中堂總同他淡淡的，不像從前的親熱了。

原來紳筱庵紳學士，自從那天從沈中堂宅子裏回去，原想

一鼓作氣，留個千載不朽的好名兒。一路上在車子裏盤算這個摺子應得如何著筆，方能動聽。及至到家，才跨下車來，忽見自己的管家迎著請了一個安，說：“替老爺叩喜。”紳筱庵忙問：“何事？”管家道：“廣東學政出缺，外頭都擬定是老爺。小軍機王老爺剛才來過。因見老爺不在家，叫奴才轉稟老爺。今天王爺還提到老爺的名字，看來這事情倒有十分可靠。”

紳筱庵原想明天學吳可讀屍諫的，乃至聽了管家這番說話，不覺功名心一動，頓時就把那件事忘記了。他這一夜賽如熱鍋上螞蟻似的，在一間屋裏踱來踱去，一直沒有住腳，又想寫信去問小軍機王老爺。家人回稱：“時候已經不早了，怕王老爺已經睡了覺。”又要寫信去問別位朋友，一時又無可問之人。恐怕人家本來不曉得，現在送個信給他，反被他鑽了去，此事不可不防。因此足足盤算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正想出門探覓消息。上諭已經下來，早放了別人。紳筱庵望了一個空，一團悶氣，無可發泄，方想到昨兒在老師沈中堂跟前說的話，現在正好借此題目，發泄發泄。正提起筆來做摺子，忽然太太叫老媽來請，說是小少爺頭暈發燒，也不知犯了什麼症候。紳筱庵兄弟三房，只此一個兒子，年方十一歲。讀書很聰明，雖不能過目成誦，然而十一歲的人，居然《五經》已讀完《三經》，現在正讀《左傳》；文章已做到“起講”，先生許他明年就好完篇了的。因此紳筱庵夫婦竟拿他當做寶貝一般看待。一旦有了病，不但紳筱庵神魂不定，一個太太早靠在少爺身邊，一手拍著，一面淚珠子早已接連不斷的挂在臉上了。紳筱庵回到上房，一看這個樣子，一條英氣勃勃的心腸，早為兒女私情所牽制。少不得延醫服藥，竭力替兒子醫治，以安太太的心。這一鬧又鬧了兩天。等到兒子病好，恰值沈中堂假期已滿。他此時學吳可讀屍諫的心，早已消歸東洋大海。只是老師面前無以交

代，少不得編造謠言，托人緩頰，把此事搪塞過去。明知老師冷淡他，事到其間，也只好聽其自然了。過了些時，他這段故事，外頭都傳開了，都說：“老頭子發痰氣，逼著門生尋死。幸虧紳某人有意，沒有上了他的當。”

有天他老人家在家裏坐著，直隸總督來拜。見面之後，賣弄他這兩年派出去的學生，學成回來，很有些好學問的：“今兒召見，已蒙上頭應許，准其擇優保送，由禮部請示日期，在保和殿考試一次，分別等第，賞他們進士、翰林，以示鼓勵。將來這閱卷一事，少不得總要老先生費心的。這樣，門生多收兩個在門下，將來能夠替國家辦點事，大家都有面子。”沈中堂聽他說完，忙忙搖手道：“別的可發，只是保和殿考試一事，兄弟還要力爭。他們這些人都夠到殿試，以後要把我們擺到那兒去呢。就以我們這個翰林院衙門而論，幾千年下來，一直乾乾淨淨的；如今跑進來這些不倫不類的人，不被他們鬧糟了嗎！”說罷，悶悶不樂。

直隸總督此來，原想預先托個人情的，後見話不投機，只好搭訕著出去。那知這位直隸總督，上頭聖眷很紅，說什麼是什麼，向來沒有駁回他的。回去之後，果然保送了許多學生，請上頭考試錄用。軍機上先得了信。就有位軍機大臣，曉得沈中堂有迂僻脾氣的，便拿他開心說：“直隸總督某人送些學生進來，都被我們咨回去了。曉得中堂不歡喜這班人，所以特地告訴你一聲，也叫你歡喜歡喜。”沈中堂聽了，果然心上很快活，連連說道：“這才是正辦！……就是上頭准了他這個，如其派我閱卷，我寧可辭官不做，這個差使決計不當的。”

那位軍機大臣道：“中堂所見極是！”彼此別去。誰知到了第二天就有上諭，著於某日在保和殿考試出洋畢業學生。沈中堂看了，還當是軍機沒有這個權力阻當這件事，也只有付之

一歎，沒有別的說話，又過了兩天，考試過了。第二天派他做閱卷大臣。他此時告假已來不及，要說不去，這違旨的罪名又當不起。只得垂頭喪氣，跟了進去。幸虧試卷不多，而且派閱卷大臣也不止他一位，他自己樂得不管事，讓別人去作主。不過大概翻了一翻，檢一本沒有違礙字眼的擺在第一，呈進上去。等到引見下來，果然朝廷破格用人：頂高等的都賞了翰林；其次用主事、知縣，京官、外官都有。

那些用主事、知縣的不用去說他了，但說那幾個賞翰林的，照例要衙門拜老師，認前輩，這些禮節，一點不能少的。沈中堂當的是掌院學士，正管得著他們，少不得前來叩見。那幾位翰林雖然打外洋回來，不曉得中華規矩，然而做此官，行此禮，到了此時，說不得也要從衆了。於是打聽了規矩，封了贄見、門包，拿著手本，前來私宅謁見。不提防這位老中堂早就預備此一著，兩天頭裏便齊集了甲班出身的那些門生，同他們說道：“從前要進我們這個翰林院，何等煩難！鄉試三場，會試三場；取中之後，還要復試，又是殿試、朝考、留館。諸君都是過來人，那一層門檻可以越得過！如今這些人一點苦沒有吃著，止作得兩篇策論，就要來當翰林，以後無論什麼人也可以當翰林了！然而上頭有恩典給他們，我們怎好叫上頭不給他們。就是上頭派愚兄閱卷，愚兄亦怎好不去。不過收到這種門生，愚兄心上總覺不是。現在請了諸位來，彼此商量一個抵制的法子，就同他們上海抵制‘美約’一樣，總要弄得他們不敢進這個衙門才好。諸位老弟高見，以為何如？”於是一齊稱“是”。沈中堂又問他們抵制的法子。有人說：“應該上個折子，不准他們考差。凡是本衙門差使，都不准派。”又有人說：“這個翰林只能算做‘頂帶榮身’，不能按資升轉。”沈中堂聽了，不置可否。內中有一位閣學公，姓甄號守球，年紀

已有七十三歲了，獨他見解獨高，忙插嘴道：“老師所說的是抵制之法，抵制得他們自己不敢來才好。現在有個法子，他既然賞了翰林，一定要來拜老師，認前輩。老師不能不認他，他送贄見，亦樂得收他的。我們這些老前輩無求于他，等他來的時候，我們約齊了一概不見。我們不要認得他。就是在別處碰見了，他稱我們前輩、老前輩，我們只拱手說‘不敢當’，也不要理他。如此等他碰過幾回釘子，怕見我們的面，以後叫他們把這翰林一道視為畏途，自然沒有人再來了。但是要抵制，我們總要齊心才好。”衆人聽罷，一齊稱“妙”。沈中堂點頭稱“是”，連說：“守球老弟所論極是……愚兄樂得認他做門生，但是贄見亦要照尋常加倍。我們中國的規矩：凡是沾到一個‘洋’字總要加錢，不要說別的，我們大孩子新從上海來，他說上海戲園子規矩，洋人看戲加倍。他幾個雖不是洋人，然而總是外洋回來的，我問他多要並不為過，”衆門生又一齊稱“是”。於是當天議定，等他幾人來見老前輩時，一概不許接待，以為抵制之策。衆人一齊認可，方才別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分解。

第五十九回

附來裙帶能諂能驕 掌到銀錢作威作福

話說甄守球甄閣學在沈中堂宅內議定抵制之法：凡是新賞翰林的幾個學生來拜，一概不見，不要他們認前輩、老前輩。商議既定，果然大眾齊心，直弄得他們那幾個人，到一處碰一處，沒有一處見到。後來這幾個人曉得在京裏有點不合時宜，也就各自走了道路，出京另外謀幹去了。京裏的這班人聽得他們已走，彼此見面，一齊誇說：“甄老前輩出的好計策！”甄閣學亦甚是得意。

一天甄閣學在自己宅子裏備了三席酒，請衆位同年、同門吃酒賞菊花。沈中堂得了信，說是：“飲酒賞菊是頂雅致的事情，怎麼守球不請我老頭子？”就有人把話傳給了甄閣學，連忙親自過來陪話，說道：“不是不請老師，實在因為房子小，客多，怕褻瀆了老師，所以不敢來請。”沈中堂道：“我很歡喜。到了那天我要來。你亦不必多化錢，我亦吃不了什麼，不過大家湊湊罷了。”早已特特爲爲又添了一桌菜，揀老師愛吃的點了幾樣。這天約明白的兩點鐘會齊。不到一點鐘，老頭子頂高興，早已跑了來了。一間所請的客都是自己的門生，尤其高興。等到客齊，老頭子先創議，要人家做菊花詩。老頭子說：“什麼五古、七古，七律、七絕，我都有點忘記了。只有五律，只要拿試帖減四韻，我雖然多年不做，工夫荒了，還勉

強湊得成功。”衆人見老頭子高興，少不得一齊獻醜。當時各自搜索枯腸。約摸一個鐘頭，還是沈中堂頭一個做好。衆人搶著看時，果然是一首五律。然後衆人絡續告成，數了數一共二十七首。有三位說要回去補做了送來。彙齊之後，甄閣學一齊請沈中堂過目。其中只有兩個做七絕的，一個做七律的，九個做五律的，十五個做五絕。你道爲何？只因五絕比五律更好做，連中間的對仗都可以減去，所以大家舍難就易，走了這一路。當時沈中堂看了甚喜，說：“明天請守球老弟畫一張格子，分送諸位。另外各自再謄一張，中縫腳下，各人寫各人的名字；簽條上就寫‘翰苑分書菊花詩’。送到琉璃廠，等他們刻了板印出來賣，凡是寫大卷子的人，誰不要買一部。”衆人一聽，不勝佩服。

酒席吃到一半，甄閣學忽然起身向內，停了一回，拿了兩張字出來，送到沈中堂跟前，說是：“門生的兩個兒子做的，不曉得將來還有點出息沒有？”沈中堂道：“好啊！拿來我看。”原來都是和的菊花詩。前面寫著“恭求太老夫子中堂訓正”，下面注著“小門生甄學忠、甄學孝謹呈”字樣。沈中堂未看詩先看名字，說道：“好名字！一個人能夠記得‘忠孝’兩個字，還有什麼說的呢。”於是又看詩，連贊：“好口氣！……兩位世兄將來一定都是要發達的！都是我的小門生，將來亦‘于湯有光’的事。我很想見見他倆。”

甄閣學巴不得這一聲，即刻進去，招呼兒子紮扮了出來。沈中堂一看，大的約摸有四十外了，戴的是藍頂花翎，小的亦有二十多歲，還是金頂子，一齊都穿著袍套。見了太老師爬下磕頭，太老師止回了半揖，磕頭起來又讓坐。老頭子因見甄學忠是四品服色，曉得他一定有了官了，便問：“在那一部當差？”甄閣學搶著回道：“本來有個小京官在身上，如今改了

直隸州出去。”沈中堂道：“怎麼不下場？”甄閣學道：“已經下過十場，年紀也不小了，正途不及，只好叫他到外頭去磨練磨練。”沈中堂道：“可惜可惜！有如此才華，不等著中舉人、中進士，飛黃騰達上去，卻捐了個官到外頭去混，真正可惜！”一面說，一面又拿他倆的詩，顛來倒去，看了兩三遍，拍案道：“‘言爲心聲’，這句話是一點不差的。大世兄的詩好雖好，然而還總帶著牢騷，這便是屢試不第的樣子。幸虧還豪放，將來外任還可望得意，至二世兄富麗堂皇，不用說，將來一定是玉堂人物了！”接著又問甄學忠：“幾時出去做官？分發那一省？”甄學忠回稱：“這個月裏就辦引見，指分山東。”沈中堂道：“好地方！山東撫台也是我門生，我替你寫封信去。”甄閣學本有此心，但是不便出口，今見老師先說了出來，自然感激涕零。立刻又叫兒子磕頭，謝了太老師栽培。當時沈中堂甚是高興，吃酒論文，直至上火始散。次日甄閣學又叫兒子去叩見太老師。等到引見領憑下來，又去辭行。沈中堂見面之後，果然鄭重其事的拿出一封親筆信來，叫他帶去給山東巡撫。按下慢表。

目前單說甄閣學的兒子甄學忠拿了沈太老師的信，攜帶家眷前去到省。他父親因爲他獨自一個出去做官，心上不放心，便把自己的內兄請了來，請他跟著同到山東，諸事好有照應。他父親的內兄，便是他的舅太爺了。這位舅太爺姓于，前年死了老伴，無依無靠，便到京找他老妹丈，吃碗閑飯。甄閣學是做京官一直省儉慣的人，憑空多了一個人吃飯，心上老大不自在。幾次三番要把他薦出去，無奈人家嫌他年紀太大了，都不敢請教。這遭托他同到山東照應兒子，卻是一舉兩得。于舅太爺年紀雖大，精神尚健；於世路上一切事情亦還在行。甄學忠有這位老母舅照料，自然諸事一概靠托，樂得自己不問。于舅

太爺卻勤勤懇懇，事必躬親，于這位外甥的事格外當心。那些跟來的管家，都是在京裏苦夠的了，好容易跟著主人到外省做官，大家總望賺兩個，誰知碰見了這位舅老爺，以後的好處且慢說。但就目前路上而論，甚麼雇車子，開發店家，有心賺兩個零用錢亦做不到。因此大家沒有一個歡喜這位舅太爺的，而且都在少主人面前說他的壞話。

在路曉行夜宿，非止一日，早已走到山東濟南府城。稟到，稟見，繳憑，投信，一切繁文，不必細表。撫台接到沈中堂的私函，托他照應甄學忠，自然是另眼看待。到省不到一個月，撫台避嫌疑，不肯委他差使。齊巧那時候辦河工，撫台反替他托了上游的總辦張道台。算是張道臺上稟帖，向撫台說這甄牧如何老練，如何才幹，“目下正值需才之際，可否稟懇憲恩，飭令該牧來工差遣，以資臂助”各等語。撫台看了，彼此心心相印，斷天駁回之理。甄學忠奉到了公事，連忙上院叩謝。撫台當著大眾很拿他交代一番，又說：“你到省未久，本還輪不到委什麼差使。這是張道台有稟帖在此，稟請你去幫忙，好生幹！”甄學忠連應了幾聲“是”，下來大家都說他一定同張觀察有什麼淵源。還有人來問他，甄學忠回稱：“素味生平。”大家都不相信，還說他有意瞞人。甄學忠自己亦摸不著頭腦，人家都說他閒話，無可置辨。後來到得工上，叩見了張觀察，張觀察同他很客氣。第二天就委了他買料差使。上來叩謝。張觀察曉得買料事繁，當面薦了兩個人，一個蕭心閑，一個潘士斐，說：“他二人於辦料一切，都是老手。”甄學忠又怕薦的人沒有自己人當心，於是又寫信到公館，請他娘舅于舅太爺趕了來。于舅太爺一聽外甥有了事，自然也是歡喜的，便道：“這買料的事上關國帑，下關民命，中間還關係委員的考成。若是沒個人去監察監察他們，這些人我是知道的，什麼私弊都

會做出來。”因此接信之後，便趕著趕到工上。有他一個清眼鬼，自然那些什麼蕭心閑、潘士斐，以及一班家人們，都不敢作什麼弊了。然而大家一齊拿他恨入骨髓。不在話下。

且說甄學忠到省不及一月，居然得了這個美差，便有他的堂房舅子姓黃綽號黃二麻子的，前來找他。他太太是湖北人。這黃二麻子是他大舅子。齊巧這年正在山東濰縣當徵收，看了轅門抄寫得妹丈得了河工差使，他便想趕到省裏來：一來望望妹妹，二來想插手弄點事情做做，總比他當徵收師爺的好。主意打定，便在東家跟前請了兩個半月的假，上省找他妹丈。他這個館地原是情面帳，東家並不拿他十二分當人；他要告假，樂得等他告假。叫帳房多送了一個月的束脩給他做盤川；又托帳房師爺替他照官價雇了一輛車，派了一個差役送他進省，連個二爺都沒有帶。到了省城，黃二麻子是省錢慣的，不肯住客店，又因為同甄學忠的太太有幾十年不見了，雖是堂房兄妹，怕他一時記不得，似乎未便冒昧，況且妹丈又是從未見過面的人，因此便借了一個朋友家裏暫住歇腳。

他是午飯前到的，吃了飯就換了衣服，要去拜望妹妹、妹丈。他也不該什麼好衣服，一件複染的繭緞袍子，一件天青緞舊馬褂，便算是客服了。又嫌不恭敬，特地又戴了一頂大帽子，穿了一雙前頭有兩隻眼的靴。搖搖擺擺，算做行裝，也還充得過。打扮停當，忽然想起，“初次拜妹丈，應該用個什麼帖子？”他朋友說：“用個‘姻愚弟’罷了。”黃二麻子搖搖頭說道：“我這趟來是望他提拔提拔我的，同他兄弟相稱，似乎自己過於拿大。而且依我意思，用帖子亦不妥當，還是寫個單名的手本。你說好不好？”那朋友道：“令親是什麼官？”黃二麻子道：“舍妹丈是戶部主政，改捐直隸州知州。我們這位太親翁是現任內閣學士，除掉內閣大學士之外，京城的官就要

算他頂大。舍妹丈便是他的大少爺。”那朋友道：“他老子官大，兒子總不能世襲到自己身上，就算可以世襲，也沒見過郎舅至親可以用得手本的。”黃二麻子道：“這是官場的規矩，你沒有做過官不曉得的。我這趟來找他在工上弄事情做的。事情成功了，他做老總，我們在他手下辦事，賽如就同他的屬員一樣，怎麼今天來了不上個手本？不但見舍妹丈要用手本；就是去見舍妹，也是要用手本，先上去稟安，方是道理。”那朋友見他執迷不悟，也只好隨他，便說道：“你說的不錯。時候不早了，你快去罷。”

黃二麻子趕忙出門，一路問人，好容易問到妹夫的公館。自己投帖。門上人拿他看了兩眼，回稱：“老爺到工上去了，不在家，擋你老爺的駕罷？”黃二麻子又說：“既然老爺不在家，費心上房太太跟前替我回一聲，就說我黃某人稟安、稟見。”門上人聽他說要見太太，又拿他看了兩眼，問他：“同敝上可是親戚？”他到此方才說明：“你們的太太就是我的舍妹。”門上人連忙改口稱呼說：“原來是一位舅老爺。”又問：“同我們太太可是胞兄妹？”黃二麻子道：“同高祖還在五服之內，是親的，不算遠。”門上一聽不是親舅老爺，那臉上的神色又差了。但念他總是太太娘家的人，得罪不得，便道：“你老爺坐一回，等家人上去回過再來請。”黃二麻子連稱：“勞駕得很！……”

一霎時，門上人進去回過太太，讓他廳上相見。太太家常打扮出來。見了面，太太正想舉袖子萬福，黃二麻子早跪下了。磕頭起來，又請了一個安，口稱：“連年在外省處館，姑太太到了，沒有趕得上來伺候。”太太道：“不敢！”於是滿面春風的，問長問短。黃二麻子異常恭敬，竟其口口聲聲“姑老爺”、“姑太太”，什麼“妹夫”、“妹妹”等字眼，一個也

不提了。隨後提到托在工上謀事情的話，太太道：“至親原應該照應的，無奈這些事情都是你妹夫作主，不是熟手插不下手去，我亦不好要他怎麼樣。你既然很遠的來，住在那裏？”黃二麻子道：“暫時借一個朋友家裏歇歇腳，還沒有一定的住處。”太太道：“既然如此，你且把行李搬了來住兩天。你妹夫不時到省裏來，等他見了你，我們再來想法子。”黃二麻子聽了前半截的話，心上老大著急，及聽到後半，留他在公館裏住，便滿心歡喜，又著實說了幾句感激姑太太栽培的話，然後退了下來。一衆家人曉得太太留他在公館裏住，看太太面上，少不得都來趨奉他，一個個“舅老爺”長、“舅老爺”短，叫的鎮天價響。黃二麻子此時同他們卻異常客氣，連稱：“我如今也是來靠人的，一切正望你們老爺提拔，諸位從旁吹噓。我們還不是一樣嗎？快別提到‘舅老爺’三個字！……”大家見他隨和，倒也歡喜他。

過了幾天，甄學忠工上有事，自己沒有回來，差了于舅太爺到省城裏來辦一件什麼事。黃二麻子早打聽明白了。等到於舅太爺下車進來之後，他忙趕著拿了“姻愚侄”的帖子上去叩見。見了面，口稱“老姻伯”，自稱“小侄”。說到他自己的事情，又要懇老姻伯替他吹噓。于舅太爺是至誠人，看他規矩，便也認他個好人，過了一天，事情辦完，于舅太爺要回工上去。甄學忠的太太又來拜託他在外甥面前替他哥子幫忙，于舅太爺只得答應著。等到老人家轉過了身，一班家人都指指點點的罵他，黃二麻子聽在肚裏，心想：“他的人緣如此不好，倒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沒有事便到上房找妹子談天。面子上說是請姑太太的安，其實是常常親熱慣了，他有他的主意。湊巧這位太太最愛談天說閒話，如今有了這個本家哥哥湊趣，而且又無須避得嫌疑。因此這黃二麻子在妹子跟前很有臉，家人小子們

求舅老爺說句把話亦很靈。如此者約有半個月光景。有天甄學忠因公回省，到得家裏，聽了于舅太書的先入之言，心上早有了個底了。等到見了面，頭一樣他能夠低頭服小，就合了脾胃，答應同他一塊兒到工上去。

黃二麻子既到得工上，一看姑老爺的氣派可不小：雖說是個買料委員，只因他手下用的人多，凡是工上用的東西，無論一土一木，都要他派人去採辦；用的人多，自然趨奉的人就多；名爲委員，實則同總辦一樣。此時是于舅太爺拿總，專管銀錢。就是總辦薦的蕭心閑、潘士斐，亦都在總局裏派了有底有面的執事。黃二麻子初到，一個個都去拜望。提到妹夫還不敢稱妹夫，仍舊稱“我們姑老爺”。後來見大家背後叫“老總”，他亦改口稱“老總”。

過了兩天，老總派他稽查工料，他也不曉是稽查些什麼。他平時見了老總及于舅太爺不敢多說話，卻同蕭心閑、潘士斐兩人甚是投機。他倆念他是東家的舅爺，總比別人親一層。而且他在工上住了兩天，定要借事進省一趟，說是記挂姑太太，進省看姑太太去。人家見他走得如此勤，便疑心他縱然不是親兄妹，亦總是嫡堂兄妹了。有些話不便當面向東家談的，便借他做個內線，只要他在他姑太太跟前提一聲，將來東家總曉得的。幾回事情一來，他曉得人家有仰仗他的地方，頓時水長船高，架子亦就慢慢的大了起來，朝著蕭、潘一般人信口亂吹，數說：姑太太今天留他吃什麼點心，又爲他添什麼菜，又指著身上一件光板無毛的皮袍子說：“這件面子，也是姑太太送的。”衆人看了看皮袍子面子，乃是一件舊寧綢複染的，已經舊的不要舊了。潘士斐愛說玩話，便笑著說道：“你們姑太太也太小氣了，既然送你皮袍子面子，爲什麼不送你一件新的，卻送你舊的？”黃二麻子把臉一紅，想了一想，說道：“我們姑太太

本來要送我一件新的，是我不要，只問他要這件舊的。”衆人說：“有新的送你，你反不要，要舊的，這是什麼緣故？”黃二麻子道：“我們天天在工上當差使，跑了來，跑了去，風又大，灰土又多，新的上身，不到三天就弄壞了，豈不可惜！我所以只問他要件舊的，可以隨便拖拖。這個意思難道你們還不曉得？”

過了一天，姑太太差了管家來替老爺送東西吃食，順便帶給于舅太爺、黃二麻子一家一塊鹹肉、一盤包子。于舅太爺向來是自己一個人吃飯的，所以大家不曉得。黃二麻子卻如得了皇恩禦賜一般，直把他喜的了不得，逢人便告。又說：“我們姑太太怎麼想得這樣周到！曉得我們在工上吃苦，所以老遠的帶吃食來。從前我有兩個舍妹：大舍妹小氣的了不得，所以只嫁了一個教書的，不久就過去了；這是二舍妹，他自小手筆就闊，氣派也不同，所以就會做太太。這是一點不錯的。”

到了第二天中午，特地把姑太太給他的鹹肉蒸了一小塊，拿小刀子溜薄的切得一片一片的，擺在一個三寸碟子裏頭。等到開飯的時候，他拿了出來。一桌子五個人吃飯，他每人敬了一片，說：“這就是我們姑太太的肉，請諸位嘗嘗。”敬了一片，第二片他可不敬了，只見他一筷子一片，只管夾著往嘴裏送，一頭吃，還要一頭贊。等到吃完，剩了三片，還叫伺候開飯的二爺替他留好了，預備第二頓再吃。偏偏碰見這個二爺的嘴饞，伸手拈了一片往嘴裏一送，又自言自語道：“只聽他說好，到底是個甚麼滋味，等我也嘗他一片。”果然滋味好，於是又偷吃了一片。越吃越好吃，又自己說道：“一不做，二不休，一片也是吃，三片也是吃，索性吃完了他。舅老爺不問便罷；倘若問起來，就說是個貓偷吃了的，他總不能怪我。”主意打定，等到晚上開飯的時候，伺候開飯的二爺，只指望他忘

卻那三片鹹肉，不提才好。

誰知黃二麻子于這三片鹹肉竟是刻骨銘心，也決計忘不掉。一坐下來，還沒有動筷子，就問：“我的鹹肉呢？”偷嘴的二爺忙嚷著叫廚房裏添碗肉。黃二麻子道：“不是要廚房裏添肉，是中飯吃的我們姑太太肉，還剩下三片，我叫你替我留好的。”偷嘴的二爺曉得躲不過，瞎張羅了半天，才回了一聲：“沒有了。”黃二麻子眼睛一瞪，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說道：“那裏去了？”偷嘴的二爺說道：“想是被野貓銜了去了。”急的黃二麻子跺腳罵“王八蛋”，說道：“是我們姑太太給我的肉，我一頓捨不得吃完，所以留在第二頓吃，叫你留好，你不當心，如今被貓銜了去了。我不管，我只要問你要！你沒，你賠我的；你要不賠，你自己去同你們太太說去。”黃二麻只管罵，不動筷子。等到別人吃完飯，他還是坐著不動，一定要偷嘴的二爺賠他的。

那偷嘴的二爺行擲著嘴不做聲，盡著他罵。後來挨不過，走到門外，嘴裏嘰哩咕嚕的說道：“少了三片鹹肉，不過是豬肉，又不真是他們姑太太身上的肉，何犯著鬧到這步田地！”偏偏這句話又被黃二麻子聽見了，趕著出去打他的嘴巴，問他吃的誰的飯。一定上去回老爺，攆掉他還不算，還要打他的板子。別的爺們曉得事情鬧大了，都怪那個偷嘴的二爺不是，不該嘴裏拿太太亂講：“舅老爺是太太的哥哥，你亂講被他聽見了，怎麼叫他不生氣呢。他果然同老爺說了，你還想吃飯嗎？”那個偷嘴的二爺到此方才悔悟過來，由衆人架弄著，領他到黃二麻子跟前磕頭，求舅老爺息怒，不要告訴太太曉得。黃二麻起先還拿腔做勢，一定不答應，禁不住衆管家一齊打千哀求，方才答應下。那個偷嘴的二爺又磕頭謝過舅老爺恩典，方才完事。如此一來，黃二麻子把情分一齊賣在衆人身上，衆

人自然見他的情。他自己一想：“上頭除掉姑老爺，就是于舅太爺一位，餘外的人都越不過我的頭去。”自此以後，他的架子頓時大了起來。一班家人小子，看了老爺、太太的分上，少不得都要巴結他。還有些人曉得他在主人面前說得動話，指望他說句把好，也不得不來趨奉。

偏偏事有湊巧，于舅太爺病了十天。甄學忠一向有什麼事情，都是于舅太爺承當了去。如今他老人家病了，樣樣都得自己煩心，不上三天，早把他鬧煩了。到這檔口，黃二麻子曉得是機會到了，便格外在姑老爺跟前獻殷勤，甚至家人小廝當的差使，不該他做的，他亦搶在前頭。甄學忠覺得他這人可靠，漸漸的拿些事情交代他辦。他辦完了事情，一天定要十幾趟到于舅太爺屋裏看于舅太爺的病，伺候于舅太爺，什麼湯啊水啊，亦都是他料理。因此于舅太爺亦很見他的情，面子上很贊他好。卻不料他老人家的病一日重似一日。甄學忠還算待娘舅好，凡是左近有名的醫生都已請遍，無奈總不見效。他老人家自己也曉得是時候了，便把外甥請到床前，黃二麻子亦跟了進去。只見他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拉著外甥的手，說道：“老賢甥！我自從你令堂去世，承你老人家看得起我，如今又到你手裏，並不拿我娘舅當作外人，一切事情都還相信我。我如今是不中用的了！現在正是你要緊時候，我不能幫你的忙，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但是我死之後，銀錢大事，你可收回自己去管。一句話須要記好，‘人心叵測’，雖是至親，也都是靠不住的。”于舅太爺說到這裏，已經喘吁吁上氣接不到下氣，頭上汗珠子同黃豆大小，直滾下來。甄學忠此時念到他平日相待情形，不期而然的從天性中流出幾點眼淚，忙請娘舅呷一口參湯，勸娘舅暫時養神，不要說話。約摸停了一會，于舅太爺得了參湯補助之力，漸漸的精神回轉，於是又掙扎著說道：“不但銀錢大

事要自己管，就是買土買料，也總要時時刻刻當心。我活一天，這些事我都替你搶在頭裏，不要你操心，就是惹人家罵我恨我，我亦不怕。橫豎我有了這把年紀，也不想什麼好處。除了我，卻沒有第二個肯做這個冤家的。黃某人，人是很能幹的……”說到這裏，于舅太爺氣又接不上來，喘做一團。甄學忠扶他睡下，叫他歇一回。誰知他話說多了，精神早已散了，一個氣不接，早見他眼睛一翻，早已不中用了。甄學忠少不得哭了一場。趕緊派人替他辦後事，忙著入殮出殯，把他靈樞權寄在廟裏，隨後再扶回原籍。都是後話不題。

且說當他病重時，同他外甥說的幾句話，黃二麻子跟在屋裏聽得清清楚楚。先聽他說，“人心叵測，雖是至親亦靠不住”，不由心上畢拍一跳，暗暗罵他：“老殺才！你病了，我如此的伺候你，巴結你，如今倒要絕我的飯碗！幸虧沒有叫出名來還好。”等到第二回說，“黃某人人是很能幹的，……”照于舅太爺的意思，諒來一定還有不滿意於他的說話。又幸虧底下的話沒有說出，他就一命嗚呼了。碰巧他這位老賢甥聽話也只聽一半，竟是斷章取義，聽了老母舅臨終的說話，以為是老母舅保舉他堂舅爺接他的手，所以才會誇獎他能幹。他得了這句說話，等到于舅太爺一斷了氣，還沒有下棺材，他已把大權交給黃二麻子。黃二麻子卻出其不意受了妹夫的託付，這一喜真非同小可！當天就接手。接手之後，一心想查于舅太爺的帳目有什麼弊端，掀了出來也好報報前仇，誰知查了半天，竟其一毫也查不出。只有一間空房裏，常常堆著千把吊錢。他便到妹夫跟前獻殷勤道：“這許多錢堆在家裏，豈不攔利錢，何不存錢鋪裏，一來可生幾個利錢，二則也免自己擔心？舅太爺到底有了歲數的人了，無論你如何精明，總有想不到的地方。”只見他妹道：“你倒不要說他。工上用的全是現錢，不多預

備點存在家裏，一時頭上要起來，那裏去弄呢？”黃二麻子碰了這個軟釘子，自己覺著沒趣，搭訕著又說了幾句別的閒話，妹夫也沒理會他。他便回到自己房裏生氣，咕嘟著嘴，一個人自言自語道：“誰稀罕吃他的飯！這也算得什麼！”

正在氣間，齊巧管廚的上來付伙食錢。管廚的曉得他是主人的舅老爺，今兒又是初接事，不敢不巴結他。一進門，先請一個安，說了聲：“請舅老爺的安。”黃二麻子愛理不理的，關他什麼事。管廚的故意做出一副笑容，從袖子裏取出本伙食帳來，送到桌子上，卻又笑嘻嘻的說道：“又要舅老爺費心了。”黃二麻子是在現任州、縣衙門當過師爺的，自己雖然沒有經過手，規矩是知道的，曉得大廚房裏，帳房師爺有個九五扣。黃二麻子便拿起算盤，踢踢搭搭一算：五天應付九十六吊，照九五扣，應除四吊八百文，實付九十一吊二百文。照數發了出來。管廚的接到手裏一算，不敢說不對，只笑嘻嘻的說道：“舅老爺這是怎麼算的？小的不懂。”黃二麻子當是管廚的有心當面奚落他，便把算盤一推，跟手拿桌子一拍，罵道：“好混帳！你瞧不起我，見我今天初接手，欺負我外行，要來蒙我！通天底下衙門局子，都是一樣。我做帳房雖是今天頭一天，你當管廚的難道亦是今天頭一回嗎、你如果嫌少，你不要拿，替我把錢放在這裏！”管廚的碰了這個釘子，曉得一時說不明白，只好拿了錢，搭訕著出去。黃二麻子還罵道：“底賤貨！你不凶過他的頭，他就凶過你的頭，真正不是些好東西！”

到了第二天，管廚的特地送了黃二麻子一隻火腿，又做了兩碗菜，一碗紅燒肘子，一碗是清燉鴨子，說是：“小的孝敬師老爺的，總得求舅老爺賞個臉收下。”起先黃二麻子還只板著個臉，一定不要這些東西，禁不住管廚的一再懇求，方才有點活動。管廚的下去，當夜便找了值帳房的二爺，請他吃了幾

杯酒，托他同舅老爺說：“這個九五扣，照例原是應該有的，只爲舅太爺要替老爺省錢，叫我們辦‘清公事’，什麼伙食錢，酒席價，格外往少裏打算，也不要什麼扣頭。如今舅老爺來了。這個錢我們下頭亦情願報效的。但是有一句俗語，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無非還是拿著老爺的錢貼補他舅老爺罷了，舅老爺是何等精明的人，難道要我們賣老婆孩子不成？少不得還要拜求舅老爺在老爺面前，就說現在工上米糧柴火以及吃的菜，無一不貴。若照著前頭數目，實在有點賠不起。總得求他老人家看破些，自下個月起，每人伙食加上十個錢。如此一來，我也不至賠本，舅老爺也有了。至於老爺一天多化幾百錢，少處去，大處來，只要那筆材料裏頭多開銷上頭幾文，還怕這筆沒抵擋嗎。”

那值帳房的二爺吃喝了他的酒菜，少不得要幫他的忙，當時諾諾連聲。等到晚上，走到黃二麻子身旁，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只見黃二麻子皺了半天眉頭，說道：“既然如此，何不早說！老爺跟前，我已經說他做不下去，保舉了別人，換別人做了。如今叫我到老爺跟前怎麼再替他說回來呢？”值帳房的二爺聽了此言，亦爲一驚，口稱：“這事總要求舅老爺恩典！”停了半晌，黃二麻子又說道：“這們樣罷，老爺跟前，我還說得回來，只說接手的那個人家裏有事，一時不能上工，仍叫前頭一個做起來。以後我們再留心，另雇別人罷。但是要接手的那個人，我已經答應他了，明天就要來上工。這個只好你們底下去他商量。他肯讓自然極好，倘若不肯，也只好由他，我不能做出爾反爾的事。”值帳房的出來同管廚的說了。管廚的倒也明白，說：“也不過想兩個錢。等我認晦氣送他二十吊錢，叫他明天不要來。但是由我們底下勸他，一定不肯依的。這事情還得求舅老爺幫我一個忙，這錢就請舅老爺給他，方才妥

當。”值帳房的又上去回了。黃二麻子不說別的，但說二十吊錢太少，恐怕說不下去。後來又添了十吊，黃二麻子答應了，方才無事。自從管廚的有了這回事，大家都曉得舅老爺是要錢的，凡是來想他妹夫好處的，沒一個不送錢給他。等到妹夫差使交卸下來，他的腰包裏亦就滿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嘗滋味 嬉笑怒罵皆爲文章

話說黃二麻子在他妹夫的工上很賺了幾個錢。等到事情完了，他看來看去，統天底下的賣買，只有做官利錢頂好，所以拿定主意，一定也要做官。但是賺來的錢雖不算少，然而捐個正印官還不夠，又恐怕人家說閒話。爲此躊躇了幾天，才捐了一個縣丞，指分山東，並捐免驗看，經自到省。一面到省，一面又托過妹夫，將來大案裏頭替他填個名字，一保就好過班。妹夫見人有志向上，而且人情是勢利的，見他如此，也就樂得成人之美。

閒話休敘。且說黃二麻子到省之後，勤勤懇懇，上衙門站班，他拿定主意，只上兩個衙門，一個是藩台，一個是首府。每天只趕這兩處，趕了出又趕進，別處也來不及再去了。又過了些時，有天黃二麻子走到藩台衙門裏一問，號房說：“大人今兒請假，不上院了。”又問：“爲什麼事情請假？”回稱：“同太太、姨太太打饑荒，姨太太哭了兩天不吃飯，所以他老人家亦不上院了。”又問：“爲什麼事同姨太太打饑荒？”號房道：“這個事我本不曉得，原是裏頭二爺來說的，被我聽見了。我今告訴你，你到外頭卻不可亂說呢。”黃二麻子道：“這個自然。”號房道：“原來我們這位大人一共是一位正太太，三位姨太太。不是前兩天有過上諭，如要捐官的，盡兩月

裏頭上兌；兩月之後，就不能捐了？因此我們大人就給太太養的大少爺捐了一個道台。大姨太太養的是二少爺，今年雖然才七歲，有他娘吵在頭裏，定要同太太一樣也捐一個道台。二姨太太看著眼熱，自己沒有兒子，幸虧已有五個月的身孕，便要大人替他沒有養出來的兒子，亦捐一個官放在那裏。我們大人說：‘將來養了下來，得知是男是女？倘若是個女怎麼樣？’二姨太太不依，說道：‘固然保不定是個男孩子，然而亦拿不穩一定是個女孩子。姑且捐好一個預備著，就是頭胎養了女兒，還有二胎哩。’大人說他不過，也替他捐了，不過比道台差了一級，只捐得一個知府。二姨太太才鬧完，三姨太太又不答應了。三姨太太更不比二姨太太，並且連著身孕也沒有，也要替兒子捐官。大人說：‘你連著喜都沒有，急的那一門？’三姨太太說：‘我現在雖沒有喜，焉知道我下月不受胎呢。’因此也鬧著一定要捐一個知府。聽說昨兒亦說好了。大人被這幾位姨太太鬧了幾天幾夜，沒有好生睡，實在有點撐不住了，所以請的假。”

黃二麻子至此方才明白。於是又趕到首府衙門。到了首府，執帖的說：“大人上院還沒有回來。”黃二麻子只得在官廳子上老等。一等等到下午三點鐘，才見首府大人回來，急忙趕出去站班。只見首府面孔氣得碧青，下屬站班，他理也不理，下了轎一直跑了進去，大非往日情形可比。黃二麻子心中不解。等到人家散過，他獨不走，跑到執帖門房裏探聽消息。執帖的說：“太爺你請少坐，等我進去打聽明白了，再出來告訴你。”於是上去伺候了半天，好容易探得明白，出來同黃二麻子說道：“你曉得我們大人爲了什麼事氣的這個樣子？”黃二麻子急於要問。執帖道：“照這樣看去，這個官竟是不容易做的！只因今天上院，齊巧撫台大人這兩天發痔瘡，屁股裏疼的熬

不住，自從臬台大人起，上去回話，說不了三句就碰了下來。聽見說我們大人還被他噴了一口唾沫，因此氣的了不得。現在正在上房生氣，口口聲聲要請師爺替他打稟帖去病哩。”黃二麻子道：“這個卻是不該應的。他自己屁股有病，怎麼好給人家臉上下不去？平心而論。這也是他們做道、府大員的，才夠得上給他吐唾沫，像我們這樣小官，想他吐唾沫還想不到哩。”一面說完，也就起身告辭回去。

到第二天，仍舊先上藩台衙門，號房說：“大人還不見客。”黃二麻子道：“現在各位姨太太可沒有什麼饑荒打了。”號房道：“聽說我們大人，只有大太太、大姨太太兩位少爺的官，實實在在，銀子已經拿了出去。二姨太太同三姨太太，他倆一個才有喜，一個還沒有喜，爲此大人還賴著不肯替他們捐。嘴裏雖然答應，沒有部照給他們。他們放心不下，所以他倆這兩天跟著老爺鬧，大約將來亦總要替他捐的。這是私事。還的公事。向來有些局子裏的小委員，凡是我們大人管得到的，如果要換什麼人，一齊都歸我們大人作主。撫台跟前，不過等到上院的時候，順便回一聲就是了。如今這位撫台大人卻不然，每個局裏都委了一位道台做坐辦。面子上說藩司公事忙，照顧不了這許多，所以添委一位道台辦公事。名爲坐辦，其實權柄同總辦一樣，一切事情都歸他作主，他要委就委，他要撤就撤，全憑他一個人的主意。我們大人除掉照例畫行之外，反不能問信。弄得他老人家心上有點酸擠擠的不高興，所以今天仍舊不出門。”

黃二麻子聽完這番話，一個人肚皮裏尋思道：“他做到一省藩台，除掉撫台，誰還有比他大的？誰不來巴結他？照現在的情形說起來，辛苦了半輩子，弄了幾個錢，不過是替兒孫作馬牛。外頭的同寅還來排擠他，一群小老婆似的，賽如就是撫

台一個是男人，大家都要討他喜歡，稍些失點寵，就是酸擠擠的。說穿了，這個官真不是人做的！”一面說，一面呆坐了一回。號房說：“黃太爺，你也可以回去歇歇了。他老人家今天不出門，你在這裏豈不是白耽擱了時候？”一句話提醒了黃二麻子，連忙站起來說道：“不錯，你老哥說的是極，臬台衙門我有好兩個月不去了。他那裏例差也不少，永遠不去照面，就是他有差使，也不會送到我的門上來。”說著自去。

才進臬台轅門，只見首府轎子、執事，橫七豎八，亂紛紛的擺在大門外頭。黃二麻子心上明白，曉得首府在這裏，心上暗暗歡喜。以爲這一趟來的不冤枉，又上了臬台衙門，又替首府大人站了出班，真正一舉兩得。心上正在歡喜，等到進來一看，統省的官到得不少，一齊坐在官廳子上等見。停了一刻，各位實缺候補道大人亦都來了，都是按照見撫台的儀制，在外頭下轎。黃二麻子心上說：“司、道平行，一向頂門拜會的，怎麼今兒換了樣子？”於是找著熟人問信，才曉得撫台奉旨進京陛見，因爲他一向同臬台合式，同藩台不合式，所以保奏了臬台護院。正碰著臬台又是旗人，上頭聖眷極紅，頓時批准。批折沒有回來，自然電報先到了。恰好這日是轅期，臬臺上院，撫台拿電報給他看過。各還各的規矩：臬台自然謝撫台的栽培，撫台又朝著他恭喜，當時就叫升炮送他出去。等到臬台回到自己的衙門，首府、縣跟屁股趕了來叩喜；接連一班實缺道、候補道，亦都按照屬員規矩，前來稟安、稟賀。此時臬台少不得仍同他們客氣。常言道：“做此官，行此禮。”無論那臬台如何謙恭，他們決計不敢越分的。

閒話休敘。當下黃二麻子聽了他朋友一番說話，便道：“怎麼我剛才在藩台衙門來，他們那裏一點沒有消息？”他的朋友道：“撫台剛剛得電報，齊巧臬臺上院稟見，撫台告訴了

他。臬台下來，撫台只見了一起客，說是痔瘡還沒有好，不能多坐，所以別的客一概不見。自從得電報到如今，不過一個鍾頭，自然藩台衙門裏不會得信。”黃二麻子道：“怎麼電報局亦不送個信去？”他的朋友道：“你這人好呆！人家護院，他不得護院，可是送個信給他，好叫他生氣不是？”黃二麻子道：“撫台亦總該知照他的。”朋友道：“不過是接到的電報，部文還沒有來，就是晚點知照他也不打緊。況且他倆平素又不合式；如果合式也不會拿他那個缺，越過藩台給臬台護了。”

黃二麻子到此，方才恍然。停了一會，各位道台大人見完了新護院，一齊出來。新護院拉住叫“請轎”，他們一定不肯。又開中門拉他們，還只是不敢走，仍舊走的旁邊。各位道台出去之後，又見一班知府，一班州、縣，約摸有兩點鐘才完。藩台那裏，也不曉得是什麼人送的信，後來聽說當時簡直氣得個半死！氣了一回，亦無法想。一直等到飯後，想了想，這是朝廷的旨意，總不能違背的。好在仍在請假期內，自己用不著去，只派了人拿了手本到臬台衙門，替新護院稟安、稟賀。又聲明有病請假，自己不能親自過來的緣故。然而過了兩天，假期滿了，少不得仍舊自己去上衙門。他自己戴的是頭品頂戴紅頂子，臬台還是亮藍頂子，如今反過來去俯就他，怎麼能夠不氣呢。按下慢表。且說甄學忠靠了老人家的面子，在山東河工上得了個異常勞績，居然過班知府。第二年又在搶險案內，又得了一個保舉，又居然做了道台。等到經手的事情完了，請咨進京引見。父子相見，自有一番歡樂。老太爺便提到小兒子讀書不成，應過兩回秋闈不中，意思亦想替他捐了官，等他出去磨練磨練。甄學忠仰體父意，曉得自己沒有中舉，只以捐納出身，雖然做到道台，尚非老人所願。如今再叫兄弟做外官，未免絕了中會的指望，老人家越發傷心。於是極力勸老人家：只替兄弟捐個

主事，到部未曾補缺，一樣可以鄉試。倘若能夠中個舉人，或是聯捷上去，莫說點翰林，就是呈請本班，也就沾光不少。甄閣學聽了，頗以爲然，果然替小兒子捐了一個主事，簽分刑部當差。

又過了兩年，大兒子在山東居然署理濟東泰武臨道。此時甄閣學春秋已高，精神也漸漸的有點支援不住，便寫信給大兒子說，想要告病。此時，兒子已經到任，接到了老太爺的信，馬上寫信給老人家，勸老人家告病，或是請幾個月的病假，到山東衙門裏盤桓些時。甄閣學回信應允。甄學忠得到了信，便商量著派人上京去迎接。想來想去，無人可派，只得把他的堂舅爺黃二麻子請了來，請他進京去走一遭。此時黃二麻子在省城裏，靠了妹夫的虛火，也弄到兩三個局子差事在身上。聽了妹夫的吩咐，又是本省上司，少不得馬上答應。甄學忠又替他各處去請假，凡是各局子的總、會辦都是同寅，言明不扣薪水。在各位總、會辦，橫豎開支的不是自己的錢，樂得做好人，而且又顧全了首道的情面，於是一一允許。黃二麻子愈加感激。第二天收拾了一天，稍些買點送人禮物。第三天就帶盤川及家人、練勇，一路上京而來。

在路曉行夜宿，不止一日，已到了京城，找到甄閣學的住宅，先落門房，把甄學忠的家信，連著自己的手本，托門上人遞了進去。甄閣學看了信，曉得派來的是兒子的堂舅爺，彼此是親戚，便馬上叫“請見”。黃二麻子見了甄閣學，行禮之後，甄閣學讓他坐，他一定不敢上坐，並且口口聲聲的“老大人”，自己報著名字。甄閣學道：“我們是至親，你不要鬧這些官派。”黃二麻子那裏肯聽，甄閣學也只好隨他。黃二麻子請示：“老大人幾時動身？”甄閣學道：“我請病假，上頭已經批准，本來一無顧戀，馬上可以動得身的。無奈我有一個胞兄，病在

保定，幾次叫我侄兒寫信前來，據說病得很凶，深怕老兄弟不得見面，信上再三勸我，務必到他那裏看他一趟。現在我好在一無事體，看手足分上，少不得要親自去走一遭。再者：我那些侄兒還沒有一個出仕，等我去同他商量商量，也要替他們弄出兩個去才好。”

黃二麻子便問：“這位老大人，一向是在保定候補呢，還是作幕？”甄閣學道：“也非候補，也非作幕。只因我們家嫂，祖、父兩代在保定做官，就在保定買了房子，賽同落了戶的一樣。家兄娶的頭一位家嫂，沒有生育就死了。這一位是續弦，姓徐。徐家這位太親母止此一個女兒，鍾愛的了不得，就把家兄招贅在家裏做親的。那年家兄已有四十八歲，家嫂亦四十朝外了。家兄一輩子頂羨慕的是做官。自從十六歲下場鄉試，一直頂到四十八歲，三十年裏頭，連正帶恩，少說下過十七八場，不要說是舉人、副榜，連著出房、堂備，也沒有過，總算是蹭蹬極了！到了這個年紀，家兄亦就意懶心灰，把這正途一條念頭打斷，意思想從異途上走。到這時候，如說捐官，家嫂娘家有的是錢，單他一個愛婿，就是捐個道台也很容易。偏偏碰著我們這位太親母，就是家兄的丈母了，他的意思卻不以爲然。他說：‘梁灝八十二歲中狀元，只要你有志氣，將來總有一朝發迹的日子。我這裏又不少穿，又不少吃，老婆孩子又不要你養活，你急的那一門，要出去做官？我勸你還要用功，不要去打那些瞎念頭。你左右不過五十歲的人，比起梁灝還差著三十多歲哩！’家兄聽了他丈母的教訓，無奈只得再下場。如今又是七八科下來了，再過一兩科不中，大約離著邀恩也不遠了。偏偏事不湊巧，他又生起病來。至於我那些侄兒呢，肚子裏的才情，比起我那兩個孩子來卻差得多。我的倆個孩子，我豈不盼他們由正途出身，於我的面上格外有點光彩。無奈他們的筆

路不對，考一輩子也不會發達的。幸虧我老頭子見機得早，隨他們走了異途，如今到底還有個官做。若照家兄的樣子，自己已經憎蹬了一輩子，還經得起兒子再學他的樣！所以我急於要去替他安排安排才好。”

甄閣學說完了這番話，黃二麻子都已領悟，無言而退。一時在在那些同年至好，曉得甄閣學要出京，今天你送禮，明天我餞行，甄閣學怕應酬，一概辭謝，趕把行李收拾停當，雇好了車，提早三天就起身，前往保定進發。他第二個兒子甄學孝同著家眷仍留京城，當他的主事。按下慢表。

單說甄閣學同了黃二麻子兩個，曉行夜宿，不止一日，已到保定大老大人の公館，一直到他門口下車。原來大老大人の丈母一年前頭也不在了，另外有過繼兒子過來當家。大老大人因為住在丈人家不便，好在有的是妻財，立刻拿出來，另外典一所大房子，同著太太、少爺搬出來另住。當時黃二麻子招呼著甄閣學下了車，甄閣學先進去了。黃二麻子且不進去，先在門外督率家人、練勇卸行李。自己又一面留心，在門樓底下兩面牆上看了一回，只見滿牆貼著二寸來寬的紅紙封條。只見報條上的官銜：自從拔貢、舉人起，某科進士、某科翰林，京官大學士、軍機大臣起，以及禦史、中書為止，外官從督，撫起，以至佐雜太爺止；還有武職，提、鎮至千、把、外委，通通都有；又有甚麼欽差大臣、學政、主考，一切闊差使；至於各省局所督、會辦，不計其數。

黃二麻子一頭看，一頭想心思：“他老人家生平沒有做過什麼官，就是令弟二先生也不過做到閣學，他上代頭又沒有什麼闊人，那裏來的這許多官銜？至於外省的那些官銜同那武職的，越發不對了。就說是親戚的，也只應該揀官大的寫上幾個，光光門面；什麼佐雜，千、把，寫了徒然叫人家看著寒滲。不

曉得他一齊寫在這裏，是個什麼意思？”黃二麻子正在門樓底下一個納悶，不知不覺，行李已發完了，於是跟了大眾一塊兒進去。聽見這裏的管家說起：“二老爺進來的時候，我們老爺正發暈過去，至今還沒有醒。”黃二麻子雖是親戚，不便直闖人家的上房，只好一個人坐在廳上靜候。等了一會，忽聽得裏面哭聲大震。黃二麻子道聲“不好！一定是大老大人斷了氣了！”想進去望望，究竟人地生疏，不敢造次。心上又想：“幸虧還好，他老兄弟倆還見得一面。但這一霎的工夫，不曉得他老兄弟可能說句話沒有？”正想著，裏面哭聲也就住了。黃二麻子不免懷疑。按下慢表。

如今且說甄閣學，自從下車走到裏面，便有他胞侄兒迎了出來，搶著替二叔請安。剛進上房，又見他那位續弦嫂子也站在那裏了。甄閣學是古板人，見了長嫂一定要磕頭的。磕完了頭，嫂子忙叫一班侄兒來替他磕頭。等到見完了禮，甄閣學急於要問：“大哥怎麼樣了？”他嫂子見問，早已含著一包眼淚，拿袖子擦了又擦，歇了半天，才回得：“不大好！請里間坐。”甄閣學也急於要看哥哥的病，不等嫂子讓，早已掀開門簾進去了。進得房來，只見他哥哥朝外睡在床上，拿塊手巾包著頭，臉上一點血絲也沒有，的確是久病的樣子。甄閣學要進來的時候，他哥哥迷迷糊糊，似睡不睡，並不覺得有人進來。等到兄弟叫他一聲，似乎拿他一驚，睜開眼睛一看，當時還沒有看清。後來他兒子趕到床前，又高聲同他說：“是二叔來了。”這才心上明白。登時一驚一喜，竭力的從被窩裏掙著出一隻手來，拿兄弟的衣裳一把拉住。看他情形，不曉得要有許多話說。誰知拉兄弟衣裳的時候，用力過猛，又閃了氣，一陣昏暈，一鬆手，早又不知人事。兒子急的喊爸爸，喊了幾聲，亦不見醒。甄閣學一時手足情切，止不住淌下淚來。誰知他嫂子、侄

兒以爲這個樣子，人是決計不中用的了，又用力喊了兩聲，不見回來，便當他已死，一齊痛哭起來。後來還是常伺候病人的一個老媽，在病人胸前摸了一把，說：“老爺胸口還有熱氣，決計不礙。”勸大家別哭，大家方才停止。

悲聲停了一刻，忽聽見病人在床上大聲呼喊起來。衆人一齊吃了一驚，趕緊臬開帳子一看，只見病人已經掙扎著爬起來了。衆人又怕他閃了氣力，然而要想按他，又按他不下，只得扶他坐起。只聽他嘴裏還自言自語：“這可真正嚇死我了！”一連又說了兩遍，說話的聲音很有氣力，迥非平時可比。再看他臉色，也有了血色了。

甄閣學看了詫異忙問：“大哥怎麼樣？”只見他回道：“我剛才似乎做夢，夢見走到一座深山裏面。這山上豺、狼、虎、豹，樣樣都有，見了人，恨不得一口就吞下去的樣子。我幸虧躲在那樹林子裏，沒有被這班惡獸看見，得以無事。……”畢竟他是有病之人，說到這裏，便覺上氣不接下氣。衆人趕忙送上半碗參湯，等他呷了幾回接接力。又說道：“我在林子裏，那些東西瞧不見我，我卻瞧見他們，看的碧波爽清的。原來這山上並不光是豹、狼、虎、豹，連著貓、狗、老鼠、猴子、黃鼠狼，統通都有；至於豬、羊、牛，更不計其數了。老鼠會鑽，滿山裏打洞：鑽得進的地方，他要鑽；倘若碰見石頭，鑽不進的地方，他也是亂鑽。狗是見了人就咬。然而又怕老虎吃他，見了老虎就擺頭搖尾巴的樣子，又實在可憐。最壞不過的是貓，跳上跳下，見虎、豹，他就跳在樹上，虎、豹走遠了，他又下來了。猴子是見樣學樣。黃鼠狼是顧前不顧後的，後頭追得緊，他就一連放上幾個臭屁跑了。此外還有狐狸，裝做怪俊的女人，在山上走來走去，叫人看了，真正愛死人。豬、羊頂是無用之物。牛雖來得大，也不過擺樣子看罷了。我在樹林

子裏看了半天，我心上想：‘我如今同這一班畜生在一塊，終究不是個事。’又想跳出樹林子去。無奈遍山遍地，都是這班畜生的世界，又實在跳不出去。想來想去，只好定了心，閉著眼睛，另外生主意。正在這個檔口，不提防大吼一聲，頓時天崩地裂一般。這時候我早已嚇昏了，並不曉得我這個人是生是死。恍恍惚惚的，一睜眼忽然又換了一個世界，不但先前那一班畜生一個不見，並且連我剛才所受的驚嚇也忘記了。”

病人說到這裏，又停了一刻，接了一接力，家人們又送上半碗湯，呷了兩口。這才接下去說道：“我夢裏所到的地方，竟是一片康莊大道，馬來車往，絡繹不絕，竟同上海大馬路一個樣子。我此時順著腳向東走去，不知不覺，走到一個所在，乃是一所極高大的洋房，很高的臺階。一頭走，一頭數臺階，足足有一十八級。我上了臺階，亦似乎覺得有點腿酸，就在東面廊下一張外國椅子上，和身倒下。剛才有點朦朧睡去，忽然覺得身後有人推我一把，嘴裏大聲喊道：“這是什麼地方！你是那裏來的野人，敢在這裏亂睡！你不看裏面那些戴頂子、穿靴子的老爺們，他們一齊靜悄悄的坐在那裏？只有你這個不懂規矩的在這裏撒野，還不給我滾開！”我被他罵得動氣，便說：‘他們做他的老爺，我睡我的覺，我不礙著他們，他們不能管我，你怎能管我？你道我不懂規矩，難道他們那班戴頂子、穿靴子的人，就不作興有不規矩的事嗎？’那個人被我頂撞了兩句，掄起拳頭來就要打我。我也不肯失這口氣，就與他對打起來。洋房裏的人聽見我同那人打架，立刻出來吆喝說：‘這裏辦正經事，你們鬧的什麼！’那人見有人吆喝，馬上站住，我也只好住手。裏頭的人便問我是那裏來的。我怎麼回答他，一時間恍恍惚惚也記不清了。又忽然記得我問那人：‘你們在這裏做什麼？’那人道：‘我們在這裏校對一本書。’我問他是

什麼書，那人說是：‘上帝可憐中國貧弱到這步田地，一心要想救救中國。然而中國四萬萬多人，一時那能夠統通救得。因此便想到一個提綱挈領的法子，說：中國一向是專制政體，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只要官怎麼，百姓就怎麼，所謂上行下效。爲此拿定了主意，想把這些做官的先陶熔到一個程度，好等他們出去，整躬率物，出身加民。又想：中國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幾千百個；至於他們的壞處，很像是一個先生教出來的。因此就悟出一個新法子來：摹仿學堂裏先生教學生的法子，編幾本教科書教導他們。並且仿照世界各國普通的教法：從初等小學堂，一層一層的上去，由是而高等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等到到了高等卒業之後，然後再放他們出去做官，自然都是好官。二十年之後，天下還愁不太平嗎。’我聽了未及回答，只見那人的背後走過一個人來，拿他拍了一下，說聲：‘夥計！快去校對你的書罷！校完了好一塊兒出去吃飯。’那人聽罷此言，馬上就跑了進去。不多一刻，裏面忽然大喊起來。但聽得一片人聲說：‘火！火！火！’隨後又看見許多人，抱了些燒殘不全的書出來，這時頃刻間火已冒穿屋頂了。一霎時救火的洋龍一齊趕到，救了半天，把火救滅。再到屋裏一看，並不見有什麼失火的痕迹；就是才剛洋龍裏面放出來的水，地下亦沒有一點。我心上正在稀奇，又聽見那班人回來，圍在一張公案上面，查點燒殘的書籍。查了半天，道是：他們校對的那部書，只剩得上半部。原來這部教科書，前半部方是指摘他們做官的壞處，好叫他們讀了知過必改；後半部方是教導他們做官的法子。如今把這後半部燒了，只剩得前半部。光有這前半部，不像本教科書，倒像個《封神榜》、《西遊記》，妖魔鬼怪，一齊都有。他們那班人因此便在那裏商議說：‘總得把他補起來才好！’內中有一個人道：‘我是一時記不清這事情，

就是要補，也非一二年之事。依我說：還是把這半部印出來，雖不能引之爲善，卻可以戒其爲非。況且從前古人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就是半部亦何妨。倘若要續，等到空閒的時候再續。諸公以爲何如？’衆人躊躇了半天，也沒有別的法子可想，只得依了他的說話，彼此一哄而散。他們都散了，我的夢也醒了。說也奇怪，一場大病，亦賽如沒有了。

當下甄閣學見他哥子病勢已減，不覺心中安慰了許多。以後他哥子活到若干年紀。他自己即時前往山東，到他兒子任上做老太爺去。寫了出來，不過都是些老套頭，不必提他了，是爲《官場現形記》。